古本大學釋論序

所貴乎大學者學之爲大人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而孟子論大人迺歸於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何開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大人以其不失乎此者合乎彼愛敬仁義達之天下者惟其良也可欲之謂善不學不慮之謂良良者無欲善者可學而可慮學慮之善非其至也無欲之良乃至善也孔子知天命子思孟子亦曰知天皆是道焉夫惟良知良能之達於天何不失者之不合也哉故曰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自程朱表章大學列爲四書等於五經而儒者相與紹述闡其義或更定其文代非一家惟新建尊信古本而揭良知之說以發至善之蘊使天下曉然聞一貫性天之宗而洗濯其支離異同之習其有功於大學爛焉日月爭光顧學者局趣令

甲童習白紛僅以供舉子業而止微言大義或有待焉夫言不足以昭宣聖眞則不微義不足以羽翼世教則不大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存乎其人耳吳太史客卿以爲新建深于大學而尤揚其旨彌精彌廣撰古本釋論凡十篇有提綱有分釋爲辨以明明德爲大學之宗以親民止至善爲明明德之實而壹本于無我汪洋浩渺數萬言精者入性命之奧

而廣者極天地古今人物之變至其陳說治平經濟石畫裒然可見之施行此其胸中如崑崙渤澥珠玉玲錯靡不羅也成於言者如析旃檀靡不馨也既以洩聖人之微而又以通斯世之大有德者必有言其斯之謂歟

蘇子瞻晚嗜禪而作易解書傳論語說皆宿儒所未達撫之曰後有君子必知我者及渡海風濤中指三書曰天未欲使從是也而果濟焉然則君子立言第

有關於聖眞與世教者天且弗
違況于人乎客卿負才卓絕讀
書一過輒記不忘弱冠載筆承
明之廬猷而入山沉潛淨業二
十餘年其文章妙理不遜子瞻
而醇行和德浹于宗黨無間亦
復覩其格致誠正之効寔允蹈
之矣今其著作且富而是書一
出廼遂與易解三書竝爲學者
所宗服曰此今之蘇子也有覺
德行四方其訓之何必知已廼
在後世哉余與客卿筆硯頃緣
休沐時復抵掌文成遺指每有
當焉客卿固天授也哉余其猶
蓬之心夫顧得是書而讀之庶
幾黽勉執鞭從客卿後知所由
適於道之路也忘其謬陋而爲
之序
庚戌上巳友弟方大鎮拜手撰

古本大學釋論序

大學何爲爲吾心性而設大學名虛而心性是實心性何在在吾日用應感處見心性名虛而應感是實心性是實故必正心心性名虛心無可正故在格物

又一

格物者著察于應感之際所謂日可見之行者夫子約爲仁於視聽言動象山用工夫於人情事變一也由身而天下無非所格之物由修而治平皆吾見格之功故格致不必傳而古本原無差此陽明子之所標揭眞得孔氏之眞傳可以篤信無疑者而後之學者猶不免紛紛之議則亦辨名而不究實焉耳程子謂學有自信有信人者要之能自信而後能信人今不能信陽明子者吾以爲自未信也又何有于大學哉吳氏客卿契悟宗旨大暢玄風探古始之眞脉割訓詁之蔓藤以古本爲宗合爲一總分爲五別歸之明明德既相貫以明宗又互參以致詳總

又二

之于陽明子合轍嗟乎吳君其自信之人哉不佞幼而慕道長未有聞卒業吳君之論喜取信之皆同臭味良有合也予未識客卿識方伯公公於予有心期出吳君所製以示且命以言予强頳泚筆其間聊爲劒首之一吹且以俟後日之面證云

萬曆辛亥暮春朔日東越周汝登撰

又三

古本大學釋論提綱

古舒吳應賓著 姪用先校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大學之宗也親民而止於至善所以明明德也明德者身民合一知而已矣知止知本皆其明之反照者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提綱 一

實其知止之知則善止而明德之體不遷即用之體非離用之體也其功則在乎有定定者知而弗去之謂久則漸至于得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實其知本之知則民親而明德之用不匱即體之用非離體之用也其功則在乎格物格來也物謂身民也修身親民之謂格物身民歸一則

提綱 二

物格而知至于家國天下矣

右第一章統論大學之道謂之一周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獨者明德至善之體所謂大也發于意而為好惡好惡之辟曰自欺君子自謙以愼之所以誠意而親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意誠而止於至善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獨之愼與不愼而誠中形外皆不可掩是以君子嚴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提綱 三

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學然後知本修所以愼獨恂慄之謂誠中威儀之謂形外故盛德至善之光被于天下而親賢

樂利之功垂于後世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健不息純不已毋自欺者如是

提綱 四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止者極也知而用之則於止知其所止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所謂親民而止至善以明明德者如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知本者誠意之門意誠者知本之實無自欺而民不能欺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右第二章釋誠意與下四章之義相參謂之再周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提綱 五

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好惡之意不主乎身曰心正好惡之事一出于正曰身修
右第三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

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去好惡之私于身然後能持好惡之平于家國
與天下亦若是矣

右第四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
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提綱 六

孝弟慈者明德之大用親民之大端至善之大
經修身之大務與民由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以小喻大以情喻性在察識而擴充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提綱 七

恩以恕推令以恕行身以恕藏教成於家而治
平因之拂之則亂故君子慎所以教家者

右第五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
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
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提綱 八

民者家國天下之人也同其好惡所以親民同無所同乃曰止善知止知本以後念茲在茲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以誠形爲鑒或以得失爲鑒一也其格致誠正之助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提綱 九

守位者人也聚人者財也民之好惡於是乎在今之從違於是乎繫命之得失於是乎分可不愼與故散財之仁有國之大寶也

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爲君理財以聚民者技彦也爲君庸賢以利民者大臣也故欲好民之好惡民之惡者莫急于進賢而退不善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學之道忠恕而已矣事能絜矩之謂恕心無自欺之謂忠信者忠之成也忠信者深於自謙故愼驕泰者敢於自欺故僻得失之際微矣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生財之道可以足國可以足民國之財足而公利之仁可施民之財足而好義之利自至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

提綱 十

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絜矩之道存乎財理財之道存乎人外其身而身修則能好人能惡人而散財聚民以成孝弟慈之教不難矣非獨長國家者爲然也在下位者亦有之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提綱 十一

右第六章釋治國平天下通上三章與誠意之義相參謂之三周也○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總爲格物致知之釋而定靜安慮能得之義亦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由志學而至于從心也志學者知止知本之謂乎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明明德于天下而止于至善之謂乎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是之謂大學

古本大學釋論卷之一

古舒吳應賓著　姪用先校正

釋篇名第一

鄭註讀大爲太古字通也意謂此篇祖述成周教士之法而作故以大學名篇而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則併其所以教人之義而釋之矣稽古考文鄭說不謬近裏著已朱訓爲優祖鄭說者勿泥於六德之名宗朱訓者當通於一貫

之道殊塗同歸此之謂也今觀篇內以絜矩之道爲大道則知學絜矩之道者可以爲大學矣故所著論以義釋名以名統義目爲大學以定綱宗俟有道者正焉

大學者以大學也能起作用之本體也學其大也能合本體之作用也

大者天命之性也學者修道之教也學而能復其大率性之道也大者不二之體學者歸一之用大以家國天下爲一身學以修齊治平爲一事大以天地萬物爲真體學以中和位育爲實功窮宇宙之域虛空之量一言以蔽之曰大窮千聖之教萬德之淦一言以蔽之曰學

一曲之學非大全體之學爲大下達之學非大上達之學爲大有爲之學非大無爲之學爲大獨成之學非大兼成之學爲大盡人之學非大盡物之學爲大承天之學非大統天之學爲大讀

大學者引而伸之則思過半矣

堯執中舜精一孔一貫曾忠恕道統之傳若合符節中也一也其大之謂乎執也精也忠恕也其學之謂乎不學不大不忠恕不一忠恕者絜矩也絜矩所以親民也親民而止於至善以明明德於天下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大之妙稱曰中學之常道曰庸智者過于大學而可以知中庸矣通于中庸而可以知論孟矣通

於論孟而可以知六經矣通於六經而可以知
書契以前之先聖與萬世而下之後聖矣

釋古本第二

大學之有經傳也自伊川氏昉也然自綱自目自
宗自釋三代之文往往有之何必其爲經傳夫
稱其言者必目其人明有所承也故聽訟於止
之語及中庸所引孔子之言皆以子曰冠之豈
其千聖之心傳一篇之綱要乃獨隱畧不著若
將竊以爲已有哉故大學之書非經傳也一總
而五別也首章者總也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別也總所以統別別所以釋總也故明
乎總而別之綱可振明乎別而總之序可尋
夫欲立石經之傳而各歸其文於統傳之經如程
朱之所定者則必本末之後補以終始之釋格
物致知之後更以誠意在致知之釋又補以正
心在誠意之釋而後可也然而無可因矣無可
因而更之補之則必將鑿空杜譔而爲之矣此
朱子之所以姑舍是也求其密而反疎孰若因

其疎而察其所以密求其全而反偏孰若因其偏而會其所以全往夫之言聖人擇焉紫陽復起余小子其可以無罪

若是則明德親民止善本末之義皆可以無釋乎曰明明德者大學之宗也親民止善所以明明德也知者明德至善之體而物者身民通舉之名也通乎格物致知而何疑於親民止善通乎親民止善而何疑於明明德也哉然則一篇之

中無一字非此三言之釋而詩書所稱不過引古以證之耳本末終始先後之異首章已具又何釋焉

心者名也意者用也知者體也故心意知者一物也正心誠意致知者一事也釋之所以合而為一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體同而相別理一而分殊也釋之所以分而為四也物有本末本末皆物也身心意知對末而為能格之物者也

家國天下對本而為所格之物者也格末於本則家國天下為一身本能格末則身不在我而在家國天下故大學之境界一言以蔽之曰物而大學之功夫一言以蔽之曰格物格物者五釋之總也五釋者格物之別也總之義偏寄於別別之義皆所以明總也此格物之所以不必于專釋也且夫五釋之文迭為賓主而遞相發明者亦多矣別者尚不定于別而總者乃可夷于別耶人也者合五官百體而為言者也求人相于五官百體之外而增益之是非人也格物致知之義亦若是而已矣

然則心意知之為物也何居曰離身無心離心無意離意無知心意知者身之靈而家國天下之影也靈能應物影能隨物應物者不物之物也隨物者兆物之物也物中之本非物外之本也故合本末而言之曰物故以心觀物何物非心

以物觀心何心非物

問意誠心正乃至治平知至以後大有事在乃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得無漏乎故知別爲格致之釋而當有闕畧之文也曰從明明德于天下歷推其所先以至於修身乃知修其通于家國天下之身以爲家國天下之本者明明德之下手處也是故責已常周責人常緩而身以外一毫不敢以他求從修身歷推其所先以至於格

物乃知反家國天下之物以成其通於家國天下之身者修身之下手處也是故何物非我何我非物而身以內一毫不敢以他諉夫其不敢以他求者其功夫不離乎家國天下之民而不敢以他諉者其志慮惟專於身心意知之務由誠意正心以至於平天下皆格物致知之功也由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皆物格知至之驗也極而言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惟此知之徧

周而萬世之上萬世之下惟此知之貫徹吾尚謂治平之功未足以盡知至之蘊也何義之漏何文之闕耶

若是則知本者入門之知而知至者入室之知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談何容易而其爲衍文爲闕文明白甚矣曰此雙結之語也亦通結之語也此謂知本與知所先後修身爲本相應此謂知之至也與明明德於天下相應其意若曰如

此以先修其身謂之知本如此以明明德於天下謂之知至也云爾且夫靚嘉樹之槎蘖而題之以檉實未爲誕也善長養之而已矣試童蒙之夙慧而賞之以譽命未爲誇也善充拓之而已矣夫知本之知所以長養而充拓之者豈有他哉格物是也前乎格物而爲知本安在其爲衍文後乎格物而爲知至又安在其有闕文也哉大學一書或以修身而統格致誠正之事或

以知至而兼齊治均平之功或以誠意而備親賢樂利之休或以知本而蔽使民無訟之德圓融差別先後歷然差別圓融始終一貫語皆活句意必旁通居要則兩言該括而有餘致詳則五釋交參而非剩甚矣大學之善言道也豈可依語生解而起文字之障又豈可拂經從已而蹈師心之轍也哉

問古本淇澳而下乃至知本皆一篇之通證也獨

係于誠意之釋則疑於偏矣朱本分列于前以備四釋之義石本統結於後以應篇首之文不亦善乎曰此古本之所以妙於言也身附於家家附于國國附於天下天下附於天地天地附於太虛太虛附於心心者海也身者泡也家國天下者衆泡之別相也心動爲意意誠心正而明德之體廣矣大矣復其初滿其量矣混天地之內外而邊際有所不能窮括元會之始終而

古今有所不能異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知天地之化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爲靈通爲秘密蓋非耳目之所可及而方冊之所可陳也雲散月圓長空獨朗其誠意之喻乎沼沚之得月者家齊也溪澗之得月者國治也江河之得月者天下平也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先覺有言堯舜事業如

一點浮雲過太虛有旨哉此明德親民止善之證所以獨得係于誠意之釋而千聖不傳之蘊亦可默識於語言文字之外矣

釋首章第三

大非外假明明德而已矣明非獨照親民而已矣親非有爲止至善而已矣不言親或得體而遺其用不言止或徇外而柴其中言不頓彰道無多術默而識之明明德之一言盡之矣

可率之謂道兼指其能率之人以言道而不爲有餘能得之謂德獨指其可得之理以言德而不爲不足何則弘道之人非道外之人而盡性之

德乃性中之德也有性德有修德有成德性統宗而一致德時出而異名周禮之言智仁聖義中和也孟子之言仁義禮智也皆所以名性德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其修德之謂乎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其成德之謂乎依於性德而起修德依於修德而證成德依於成德而完性德即一即三非三非一故中庸曰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其曰尊德性者非以修德而尊性德耶其曰至德者非以成德而至於性德耶大學之明德詎性德也性德之名何此非彼何彼非此何多非一何一非多明也者智之異名也周禮之名性德者六而明統其始孟子之名性德者四而明要其終顯諸仁而爲親民藏諸用而爲止善在凡不減處聖不增貴非獨隆賤非獨殺一而已矣孰謂虛靈不昧之良知

而不足以當大學之明德也耶孰謂修身爲本之庶人而不可以明明德於天下也耶

水有潤德不必灌溉之既周也土有生德不必黍稷之既實也心有明德不必中和之既致也夫文直心而行之謂德小德之川流也心可直行之謂德大德之敦化也明德之德敦化發揮於川流慎德之德川流泯合於敦化故明德之爲虛靈不昧也考亭之言識其大矣

親者明之用止者明之體體隨用顯即親即明用以體藏常明常止

明德者靈知也明明德者真知也靈知之謂性真知之謂悟靈知逐境而妄知生妄知返原而真知啓依靈起妄破妄即真

問德本明也安用明之德非明也安能明之曰如日舒光光還照日悟真之明也明其本明而德體不增如水凝冰冰還成水破妄之明也明其不明而德體不減

親民者絜矩之道所以格物致知而明明德也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天之民也對身而曰家國天下身也民也皆明德中所現物也外民於身而拂之則靈知蔽于形骸之小如在塵鏡一物不容通民於身以親之則靈知包乎宇宙之大如無塵鏡萬物皆備

問程朱改新民而證以作新維新新建復親民而

證以赤子父母此二者何去何從曰此三君子者未之敢適從也從古本而已矣使古本新也雖赤子父母之喻連篇累牘亦但可以爲新之助而不當更之以爲親乃古本親也雖作新維新之語層現疊出亦但可以爲親之助而不必更之以爲新矣禮記一書醇疵相半其疵者君子駁其義未嘗更其文況大學之醇乎醇者耶

問親民之義教養兼收新則偏於教矣新建之言亮乎曰會之以全新之中何必無養會之以偏親之中何必有教此第二義也然則就當爲第一義曰惟親民之文可以明格物之義惟格物之義可以證親民之文此更者之所以不必更而補者之所以不必補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使新民之文果賢於親猶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況其不賢於親耶

問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今曰親民不幾于無等乎曰此以辭害志者也如以辭而已矣仁親以爲寶是夷親於民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夷親於物也親可以言仁言愛而民獨不可以言親哉且夫以天下爲家之謂親而一家之內長幼尊卑之分殊以天下爲身之謂最親而一身之中小大貴賤之體別學者患民之不親勿患愛之無等也

夫明明德者非自明而已也所以明民也自明之謂明明民之謂新不亦可乎曰自明者親民以明明德由教而入道也明民者使人皆親民以明明德即道而爲教也如翳眼人依方服藥所以治己眼既明廣施方藥所以治人身見者明德之翳也大學者方書也明明德者方名也親民者去翳之藥也果能親民而明民之道在其中矣是故時雍風動堯舜之所以親民精一執中堯舜之所以明民

至善者明德之體也明德以家國天下爲一體而自欺者二之乃有不善故去其自欺所以親民無欺可去是名止善

以衆不善觀善而善增以衆善觀善而善減何則有其善也有善之善非至善也若夫以天下國家爲一善而不自有者彼且惡乎增也惡乎減也虛而應寂而照德博而化無爲而成故曰止於至善

問新建曰至善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不亦悖乎曰乃所以深于言至善也夫無善無惡者言乎心之無我也心之可以爲惡者以其無善之我也心之可以爲善者以其無惡之我也心之可以止至善者以其無善惡之我而兼無爲善去惡之我也必曰有善無惡則以善爲我矣以善爲我則欲非性有而心之體隘體

陛者不足以合天地之大以善爲我則理有定職而心之用膠用膠者不足以妙陰陽之神惡乎其爲至善欲止至善者必也觀無我之體以起親民之用乎無我者至善也親民者法至善者也親民而復於無我則止於至善矣是故迷其無我惡固我矣善亦未嘗非我知其無我惡固無矣善亦未嘗不無彼以有我之善非有我之惡者五十步之笑百步哉以有善之善非無善之善者窈奧之薄日月而已矣

夫無善之體眞則爲善之功妄矣無惡之體眞則去惡之功妄矣若之何其以妄而契眞也曰依眞有妄善惡皆妄知妄本眞爲去皆眞眞者妄之體妄者眞之用執我以拂民者迷眞之妄以用而害體者也其喻也如火生於木而反燒木破我以親民者歸眞之妄用之繼體者也其喻也如果生於樹而能傳樹故吾所謂爲善者非

踐迹而爲也爲其無我而已矣吾所謂去惡者非逐鬼而去也去其有我而已矣始爲其無我及其至也求其爲之之我而不可得始去其有我及其至也求其去之之我而亦不可得妄非眞外眞假妄還眞還而妄體皆如妄盡而眞名亦喪不得已而強名之曰止於至善而已矣然則究無我之極則雖併至善而無之可也推無我之始事則知無善無惡之眞者安得遽舍夫

爲善去惡之妄也哉彼執無善而謂善不必爲執無惡而謂惡不必去是又以無善無惡爲我者也以無善無惡之我而縱其有身有欲之我賊民也如紂賊道也如莽罪之浮於鄉愿且萬倍矣何則彼以愿亂德此以無忌憚亂德也君子不得已而救之雖曰心有無我之善而無有我之惡也庸何傷

親民而有以爲者如水在波明穉于動雖鑑而無

全功親民而無以爲者如鏡當臺明合干虛不動而周萬象

未嘗止之而未嘗不止者天命之至善也人皆有之有其止之而實無所止者率性之至善也惟大人能之以其本止止其所未止者修道之至善也此之謂大學之道

格物致知者以親而明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者即明而止也齊治平者親之效定靜安者止之

符無修而修不慮而慮即止即明是曰克明知而無知得而無得即明即止斯爲敬止

知者止之光止者知之體非二物也知者明也止者誠也誠之爲物在聖不增處凡不減然而能使凡之爲聖者非誠也明也器用者空而空不能爲器人弘以道而道不能弘人

知止者知其不動也明德一善之體本靜而爲二見所動雖二而本一者未嘗二則雖動而本靜

者未嘗動也照之以不二而二可銷居之以不動而動可息能作此觀謂之知止恒作此觀謂之有定

有定者有不定也蓋有知其所止而志奪於攻取氣阻于怠荒神馳于離合者矣惡乎定定者於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時常觀不二無有動轉又復觀此能觀之知與所觀之止亦復不二無有動轉其心乃至造次顛沛無有散亂不生疲厭

如舟逆流篙櫓相續惟念直前更無餘想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孔子十五志學蓋知止也三十而立定何容易

靜者止體現前功用俱息所謂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冷煖自知非言可及如到岸舟篙櫓俱停任運而泊孔子之知命顏子之坐忘孟子之自得有旨哉

物我乍泯之謂靜動亂不息之謂安如器中水置

之安處雖有餘滓不能濁亂隨緣逐境兀兀騰騰稱物平施惺惺寂寂自得之則居之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之謂也

善用其慮然後能知止專用其慮然後能有定曰靜曰安則奠止矣止奠而妙明之慮出焉如大海水風波久息諸天宮殿悉現其中無所分別而普隨順一切分別孔子之所謂耳順孟子之

所謂逢源皆是物也

慮者雙照之謂也外照而時措時宜如日中天萬形莫遁明之至也內照則忘能忘所如火得空灰飛煙滅止之至也強名曰得實無所得止其所止歸於無止中庸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親民而止至善如此明明德之道無餘蘊矣

明止不二天之道也明止雙妙聖之德也從明入止而有定前之知從止發明而有安後之慮蓋聖希天之功也

本末一物也而末不可以為本始終一事也而終不可以為始先後之分不可以不知也雖然豈其舍後而為先又豈其急先而置後也哉厚薄之分存焉耳本始者求在我者也在我者不可以不厚末終者求在人者也在人者不可以不薄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孟子亦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是故欲明我之明德於天下則可欲天下之人由我而平則不可

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大學之所謂物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所謂事

末之所附曰本本之所該曰末非二物也造終之端曰始滿始之量曰終非兩事也勇以任之曰

先寬以居之曰後非異時也如是之知謂之知本謂之知所先後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求固求也其緩於求者正所以深於求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非固非也其緩於非者正所以深於非也其無先後之先後乎
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謂其蔽於身也違道雖遠而知本者近之謂其求諸身也釋氏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吾取以爲大學之喻
非欲不明非明誰欲明而欲者志學之孔子也欲而明者從心不踰矩之孔子也有志學之孔子而後有從心不踰矩之孔子志學而不至於從心者孔子之徒也舍志學而言從心則從其妄心而已是不知止不知本不知所先後者也求道愈迫去道愈遠

一室之內皆見者燈之明至於一室也百步之內皆見者燈之明至於百步也普天之下皆見者日之明至於普天也是故家國天下皆明德中物齊治均平皆明明德中事
問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此真大學也徒曰明己之明德於天下不亦陸乎曰非陸也乃所以爲大也如室中燈光徧一室一燈亦徧千燈亦徧此性體也

欲分千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即具千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明德皆明於天下其千燈之徧乎夫一燈之徧可分而爲千燈之徧而其所以分者燈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明德之燈而已矣燈衆則燈之分也亦衆而能分之燈非獨優也燈寡則燈之分也亦寡而能分之燈非獨劣也堯舜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禹皐哉勢不能也然而堯舜之

德未嘗不明于天下也孔子豈不欲天下之人皆顔會哉勢不能也然而孔子之德未嘗不明於天下也其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而已矣齊治平者由之之謂非知之之謂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爲由之之式而民之由與不由也勿論極萬世之遠其能由之者皆吾之使之由也此孔子之得邦家不必於春秋之世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爲知之之式而

民之知與不知也勿論雖萬世而下有能知之者亦吾之使之知也此孟子之開來學不必於及門之徒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言夫明德之同體也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而況于盡人之性乎又況於盡物之性乎然而能盡其性者必稱堯舜則能盡人物之性者亦必稱堯舜矣澤之被也有顯密言之示也有親疎教之入也有頃

漸曰精曰一曰中曰大曰明曰止其顯而親親而頃者乎是故欲已之明德徧明於天下者君子所以修大學之道欲人之明德皆明於天下者聖人所以傳大學之書

善平天下者握樞於國非姑置四海於度外待國之既治而後求其平也有天下者頃刻而忘四海則尸其位矣善治國者作法於家非姑置百姓於度外待家之既齊而後求其治也有國者

頃刻而忘百姓則溺其職矣善齊家者立表於身非姑置九族於度外待身之既修而後求其齊也有家者頃刻而忘九族則曠其官矣

天下國家之於身也其猶賓之於主乎賓有親疎而附於主一也禮賓有隆殺而禮之以主一也無主固不可以爲賓矣無賓又獨可以爲主哉故齊家者修其有家之身也治國者修其有國之身也平天下者修其有天下之身也不有家

國天下而修其身者修其與家國天下相酬酢之身也故士庶人之德不明於家謂之凶不明於國謂之悖不明於天下謂之孤修身於親民者家國天下惟一情之所通修身於止善者家國天下惟一性之所會物之有性者可合分殊爲理一物之有形者亦可析理一爲分殊故置天下而先國置國而先家置家而先身者雖非大學之道而猶可爲也若

夫身之於心也心之於意也意之於知也謂之曰一猶以爲剩況其二乎置身而正其心是光不藉鏡而照也置心而誠其意是波不合水而澄也置意而致其知是日不舒光而徧也非一非二孰後孰先無先而以先言之者語所重也無後而以後言之者推所由也益足以發明齊治均平之所謂先後矣故初曰先正其心而後曰在正其心先若可二在可二乎哉彼以文害

辭以辭害志者固而已矣

有寂然不動之知有感而遂通之知寂然不動意逐知藏感而遂通知隨意起於是乎有內省之照於是乎有近取之方於是乎有克治之嚴於是乎有存養之密皆所以達其感通之知而還於寂靜之知也感通之知還於寂靜而寂靜之知妙於感通還於寂者廓然而大公謂之知至妙於感者物來而順應謂之意誠故誠意者誠

之於知而已矣致知者致之以意而已矣

致知之知靈知也知至之知眞知也知止知本知先後之知似知也非似知不發眞知眞知起而似知銷非眞知不顯靈知靈知徧而眞知丧有行前之知知止是也有行時之知格物是也有行後之知知至是也有知前之行擇善是也有知時之行格物是也有知後之行止善是也非分非合可合可分無後無先或先或後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

窺穴沼之鱗而目至於洞矣聆九皐之音而耳至於天矣此格致之喻也格者來也有感通之義焉致者極也有偏周之象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備物之我大我也明德之性也而自我者小之我備之物靈物也明德之相也而自私者外之故執我則我在物外而廢殫靈知於家國天下其喻也若徃若馳若客

格物則物在我中而渾合天下於身心意知其喻也曰反曰歸曰來强恕而行克已復禮所以格物致知也天下歸仁反身而誠則物格知至矣故大學之道莫深于顏子莫辨于孟子

夫家國天下鄉所執以爲非我者也今而始悟其未嘗非我也謂之來可也身心意知固嘗執之以爲我者也非今而始悟其爲我也謂之來也何居曰鄉之所執者對物之我小我也妄知也於身曰形骸於心曰情識於意曰邊見猶之乎從覺而夢從憶而忘也未嘗徃也而可以言徃也今之所悟者備物之我大我也靈知也於身曰全體於心曰一善於意曰天倪猶之乎從夢而覺從忘而憶也未嘗來也而可以言來也孔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已非外敵也而言克也禮非外鑠也而言復也心非外馳外至也而言放言求

也身心意知之言來也庸何傷

格物者親民之妙義也致知者明明德也明於意曰誠明於心曰正明於身曰修明於家曰齊明於國曰治明於天下曰平格無格致無致誠無誠正無正修無修齊無齊治無治平無平曰止至善故紫陽之所謂三綱非三也明明德而已矣所謂八目非八也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

新建之致良知深於大學者也其曰爲善去惡者

物之格則權也非實也爲善去惡所以正事也事者處物之謂也而豈物之謂哉親民也來物也絜矩也一也不言正事而正事在其中矣正事之善衆善也來物之善一善也一善之與衆善其孰君而孰臣耶且夫明明德之義亦廣矣心曰正物亦曰正古之善言道者或不其然明德者知而已矣家之物格而知至於家國之物格而知至於國天下之物格而知至於天下物

格知至而大學之道盡之矣其曰知至而後意誠乃至國治而後天下平者因上文歷推其所先故此節還示其所後正以見夫明明德於天下者決當以修身爲本而不當遠求之外以爲齊爲治修身者決當以格物致知而不當獨求之內以爲誠爲正也語若漸造意乃頓圓恐人不了而以格物致知之眞修爲講習討論之虛見以物格知致之實證爲升高行遠之初基故

下文特表而出之曰此謂知之至也其爲明明德於天下不亦著乎

然則靜而后能安乃至慮而后能得猶之乎知至而后意誠乃至國治而后天下平也何彼則漸修漸證而此乃頓悟頓圓耶曰是互現之義也頓悟頓圓之中不礙漸修漸證漸修漸證之極始成頓悟頓圓誠正也修齊也治平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知至安也慮也得也豈不可一言以

蔽之曰靜哉猶未也誠意之釋結之曰此謂知本是則知本之知即可以攝知至之知而知至之知乃可以成知本之知也知止之於能得亦若是矣故謂一悟之後不必更修者妄也謂悟後之修有加於悟者亦妄也謂文字之知可以爲契悟之知者妄也謂文字之知無當于契悟之知者亦妄也

登山者引領而望其顚學射者操弓而睨其的此

求至之知也問長安於公車之道講鞠踧於上官之門此必至之知也裸體而犯冰霜之寒當空而仰日月之照此已至之知也諳於食之飽者不忘炊習于衣之温者不忘帛此常至之知也五官之竅閣闢于太虛五氣之養出入于一息此至而忘至之知也僧童冠于尋花問柳之途坐風月于淪茗焚香之夜此時至時不至之知也披名山之籍而履巉巖景高士之廬而勤跋涉此或至或不至之知也爭利于市而羨稽古之榮爭名于朝而美歸田之適此可至而不至之知也知非其至終于不至至非其知猶之不知通是說也程朱之先知後行新建之即知即行其說皆可以相成而不可以相詩矣

明明德於天下之事曰誠曰正曰致曰格道似屬于多岐故統言以申之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見天下國家不出吾身之外格致誠正總爲修身之功

心意知覺慧身也家國天下全身也兩者合一之謂大人皆有之大人能勿喪耳

有傳贊爲臣之士以位而言之也有隱居求志之士以道而言之也有農工商賈之庶人以業而言之也有市井草莽之庶人以分而言之也四者之以身托於家國天下均也其以事交於家國天下均也其以情通於家國天下均也平其通於家國天下之情正其交於家國天下之事以修其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所謂絜矩之道而已矣然則農工商賈之流何必無當於修身爲本之學而隱居求志之士何必盡去夫農工商賈之業也哉是故離人而明明德者非大學也擇人而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大學也

身之與天下接也不必其有之也而好惡形焉無

僻於家家齊矣無僻於國國治矣無僻於天下天下平矣本之治卽末之治惜所當者寡耳劒之吹毛識者不謂其不斷犀也身之爲天下主也不必其接之也而物我分焉忘家之非我家齊矣忘國之非我國治矣忘天下之非我天下平矣本無亂末安從亂特所會者隱爾鏡之處匣識者不謂其不辨物也故舜之天下平於深山尹之天下平於莘野說之天下平於版築孔

之天下平於曲肱顏之天下平於陋巷孟之天下平於市井草莽而況其與物相接者也所惡勿施而恫邦家之怨患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仁禮存心而無一朝之患皆言士庶人之學所以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也得志與民由之雖大行不加焉不得志獨行其道雖窮居不損焉人知之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人不知所謂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故大學之道無貴賤也無窮達也無天人也無古今也一善而已矣會末於本卽家國天下之境而施格致誠正之功達本於末卽格致誠正之時而親修齊治平之效身有崇卑而效之小大異身有寂感而效之微顯異萬邦之協和也四方之風動也效之大者也天下之人被之潟洽之成都也夾谷之歸田也效之小者也一方之人被之五典之克從

也四教之不倦也效之顯者也同道之朋知之克已之歸仁也強恕之反身也效之微者也自知而已矣惟聖知聖而已矣雖然未有不得於微而能得於顯不得於小而能得於大者也故微者顯之本也小者大之本也爲大於其小爲顯於其微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可以知親民之爲明

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以知修身之爲本矣

合天下國家以修其身者聖人之學同於道者也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者賢人之學同於器者也獨修其身而忘情於家國天下者畸人之學同於滅者也薄修其身而厚求於家國天下者庸人之學同於霸者也不修其身而徒責之家國天下則暴君汙吏邪士橫民而已矣陽修其

身以爲名而借名高以放利陰縱其身以爲利而假利權以致名利以濟其嗜欲之我而名以養其驕慢之我我常爲家國天下之所奉而家國天下常爲我之所患甚則曰身無身者五體有所不必喻修無修者四維有所不能閑薄忠信蕪潔而不爲肆恣睢饕餮而無厭竊聖人之精神爲盜賊之淵藪塗生民之耳目倒正學之戈矛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桓文之

罪人乎桀紂之罪人矣

知明德之常應常靜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絜矩之用燦然知其常靜故藏身之途閒爾知不如是而曰知止其所知者動而已矣知身民之非一非二謂之知本知其非二故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宏知其非一故明明德於天下之任重知不如是而曰知本其所知者末而已矣此二知者大學之初門也而其機皆係於有定不定則

終於似知而定則漸化爲真知矣

眼不自見因鏡而見心不自知約教而知先知先覺之言詮其後知後覺之鏡像乎誠意之釋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子曰先明諸心而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或驗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考諸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斯道也吾以爲知止知本之方便而

定靜格致之前茅也滋長靈根重陶德性迷賓豁目悟乃印心取之左右而有餘用之終身而不盡君子不可以不劄心焉

知本者智之事也知至者聖之事也智即以聖爲智聖即以智爲聖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至知終非無深淺而統之乎知至之終之非無漸次而不離乎知通是說者可以語大學之道

由知止有定以至於能得所以止善而明明德之體也由知所先後以迄於知至所以親民而明明德之用也雖然合內外之道也定靜安慮知之與體相應者也忘其內之所得而始成其爲至修齊治平止之與用相應者也隨其外之所至而不害其爲得誠意至末皆就物有本末以下之意而推廣之以備格物親民之事而所謂知止能得者亦無不交徹融攝於其中矣益足

以明夫親民止善之非二道而總之曰明明德於天下故君子觀於首章而知其爲大學之一周也

古本大學釋論卷之二

古舒吳應賓著　姪用先校正

釋誠意章第四

意能分別物我而馳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旨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卽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罪之魁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功之首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修民非意不親善非意不止故新建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

不欺者誠之用不二者誠之照不動者誠之體二故欺不欺而二者一矣動故二不二而動者止矣依體起照順照成用忘用合體謂之物格謂之知至謂之意誠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心知而好惡形焉好惡者知之發於意而心之應乎物者也我之與民心相近也知相似也而好惡之意且得有逕廷乎哉故雖有上智亦無以大異於天下而雖有下愚亦未嘗不知天下之同也然意依身以爲根而緣物以爲境則親疎相形也取與之權互操而得失之途不竝則利害相傾也身則親之欲其利不欲其害民則疎之可以利亦可以害此爲我之意所以常周而同民之知所以常昧也以我之意昧我之知欺人乎欺天乎自欺而已矣意也者攝政之宰百官之統率也欺也者君側之惡群小之宗盟也不察其欺則賢奸倒置而社稷危不絕其欺則忠邪代興而國是亂故欲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矣

目之所宜皆曰好色非獨西子南威之謂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居處也好者好之惡者惡之心知之屬莫不皆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夫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則幾於止矣故取以爲誠意之喻

如惡惡臭所惡者其誰耶如好好色所好者其誰耶我知之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何以知之以自謙之文知之謙者下人之謂也以容貌下人之爲謙未若以好惡下人之爲謙也知如此之爲自謙則知不如此之爲自欺

矣初曰毋自欺後曰自謙中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所謂隱而不發躍如也夫好民之好而至於如好好色惡民之惡而至於如惡惡臭其爲物之格民之親可知也其爲知之至德之明可知也其爲意之誠善之止可知也故大學之道惓惓而已矣

徒曰好善而已恐其好之以我而善之中有不善也惟曰民之所好好之則善不期爲而自爲且將併其爲善之我而無所托根矣徒曰惡惡而已恐其惡之以我而去之中有不去也惟曰民之所惡惡之則惡不期去而自去且將併其去惡之我而無所依附矣

有絜矩之方而後有同民之用能如惡惡臭之不思而得乎有克己之慮而後有溥物之公能如好好色之不勉而中乎此以知前之習於自欺者甚深甚熟而今之習于毋自欺者未固未純

也是以君子動靜語默於不二之鄉造次顛沛於無我之域頭頭不昧念念常知彌審彌怕愈習愈鍊功深力到物我之見雙消官止神行心境之端冥會通天下之惡以爲惡臭之惡而不識不知合天下之好以爲好色之好而何思何慮寂與家國天下同體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感與家國天下同用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乾坤鼓鑄於一腔營衛周流於六

合無意之意妙契靈知無誠之誠潛歸至善而
齊治均平特其功能之表著漸被之差別而已
易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夫含垢納汚而普擎一切者地也備物于我之
性也以高臨卑而狹小一切者山也賤物貴我
之情也情與性俱生而性常隨情性與情俱起
而情常拂性故爲我者不勝其多爲物者不勝
其寡孰能稱物之情而平其施也哉是以君子

抑其情山合於性地以我性地下彼情山多者
裒之使寡而猶恐其多寡者益之使多而猶患
其寡天下國家等心推置前後左右一道齊平
不顯亦臨是謂克讓無競惟烈乃曰篤恭仁覆
四海而不尸其功道行萬世而善藏其用謙之
至也善之至也誠之至也是故下濟之道智崇
效天極之而高明配天矣所謂謙尊而光者也
上行之道禮卑法地極之而博厚配地矣所謂

卑而不可踰者也謙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之貴謙也非曰謙也善不謙也惡故謙也又
非曰謙也福不謙也禍故謙也知性之無以上
人故順之而謙知習之恒欲上人故矯之以謙
也我自有習我自矯之我自有性我自順之不
謂之自謙而何矯習者克已之謂去其不謙以
成其謙謙之始也猶不謂之謙也順性者無我
之謂化其不謙而忘其謙謙之終也乃真謂之

謙也易曰君子有終其是之謂乎雖然未有不
矯其習而能順其性不慎其始而能成其終者
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夫忠信者自欺之反而驕泰者自謙之反由
怨之於忠也禮之於讓也好惡之於謙也一也
是故惟忠怨之道可以消自謙之文惟自謙之
文可以推好惡之旨康成讀之爲歎釋之爲厭
而考亭更以自慊之文或亦未占於稱物平

之象也

獨者不二之謂一善之體也慎獨者不欺之謂歸一之用也不見獨則同體之中千形競起不慎獨則一性之內百慮交馳坐上有向隅之夫舟中多敵國之衆而以藐然之軀抗毫末於泰山誇瞬息於終古欲天下之美盡在已也不亦陋乎

知同之有別則知別之爲同矣知親之有疎則知

疎之爲親矣身一而已五官不相知五內不相代多人乎哉手足之不思爪髮之不痛異人乎哉是以君子以天爲運動以地爲形區以家爲腑臟以國爲筋脉以天下爲膚理以禽獸爲身蟲以草木爲爪髮以天命爲心君以民之好惡爲痛癢以孝弟慈爲精神以爭奪爲疾病以渙散爲痿痺以克已爲鍼砭以强恕爲抑搔以天下歸仁爲康寧以忘物忘我爲保合以於穆不已爲壽命尸居淵默六合歸其範圍魚躍鳶飛萬象惟吾陶冶達此者謂之見獨保此者謂之慎獨獨也者一也一也者大也此忠恕一貫之學所以爲大學也歟

行師而遇竊枕之盜則執戟者之疑不敢交矣登車而陟羊腸之塗則攬轡者之目不敢瞬矣披褐而懷連城之珍則閒行者之息不敢喘矣持節而牧不乳之羝則嚙韝者之握不敢弛矣此

四者慎獨之喻也夫欺之乘人也常於其所不覺而溺人也常於其所甚安省之又省猶患其疎存之又存猶患其逸戒慎恐懼之功可須臾而忽也哉慎之愈密則見之愈眞見之愈眞而慎之愈熟及其至也無慎而無不慎矣此有定者所以終于得而强恕者所以至於誠也

治驕泰之情病曰自謙治物我之見病曰慎獨一也江海善下而萬水一水聖人善下而萬身一

身不自爲獨故能成其獨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溥其心意知于天下家國之身曰大人錮其心意知于四體百骸之身曰小人

閒居非獨處也獨處者能思不善而不能爲不善縱能爲不善而不能無所不至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用心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

者用愼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于照則一念用于妄矣念念不用于照則念念用于妄矣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其何所不至此所謂博奕之不若者也故士之不可閒居猶民之不可逸居也士用心于一善則可使知用心于衆善則可使由而民之用心于農于工于商賈者亦未始出于可由之教惟無所用心而博奕之不若則聖人之教窮矣故閒居者愼之際謙之

賊欺之媒也豈惟不可以語君國子民之道哉雖欲爲日用不知之百姓亦不可得矣君子之小人歟衆人之小人也蓬禽獸不遠矣戒之哉小人之所見者非爭利之敵則同利之朋而已君子不恒有小人之于君子亦不恒見不恒見而乍見若宵魅之于皎日而膏肓之于良醫也安得無消沮閉藏乎哉夫不善之是掩而善之是著何其知也小人自欺其知而君子能使之自

得其知此可以見獨矣若夫知善而不能爲也知不善而不能不爲也則一暴十寒之說也使其繼見之以朝夕恒見之以羹墻寧不與君子俱化哉故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東海有魚其漩如墨恐人之得已也以漩自覆漁者因其覆而得之君子之視小人也亦猶是也若夫小人之視小人則此既同其肝肺彼亦忘

其掩著而烱若觀火矣故同利之朋一旦化而爲爭利之敵則昔之妄其不善以相助者即今之鳴其不善以相攻者也是知人之明不待君子而有也昔之自蔽其不善以相成者即今之自發其不善以相證者也是自知之明亦不待見君子而有也以其所知達之於其所不知惡知小人之不爲君子耶

小人不必觀君子之深而一覩其威儀自若有所震懾而不敢肆是君子之誠而形也君子不必察小人之隱而一覩其眉睫自若有所呈露而不容藏是小人之誠而形也皆誠也皆形也皆獨之爲也其所以異者慎與不慎而已矣

君子不緣掩著之無益而後慎而自欺者不可以欺人亦慎獨之鑒也君子不緣指視之有赫而後慎而自畏者不敢以欺人亦慎獨之資也三人有師師此者也邇言好察察此者也吾於是

而知慎獨之多術也

十者盈數也言十而百千萬億在其中矣夫思不善者鬼神得而指視之爲不善者衆人得而指視之掩不善者君子得而指視之上下四旁昭布森列奚啻十目十手而已乎人皆以鬼神爲遠也故慢之而忘其嚴是痿痺之不可受鍼砭也使其不終于痿痺也則尸居有大祭之承矣以衆人爲同也故安之而忽其嚴是沉湎之不可語藥石也使其不溺于沉湎也則匹夫有勝予之恐矣以君子爲踈也故欺之而欲逃其嚴是諱疾者之不可投以瞑眩也使其不甘于諱疾也則典刑有時保之畏矣楊震之言四知有味哉知乃嚴嚴乃慎慎乃誠誠則無慎而無不慎矣詩云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指視之謂乎慎獨之謂乎

獨無二也豈有可視可指者如此而別有能視能

指者如彼哉如聲呼谷如谷聲如日舒光如光照日十目之視自視也十手之指自指也指視之嚴自嚴也常一而常二雖二而不二者也二之則獨不可見而其所謂愼者亦欺而已矣惡足以語誠意之學

好惡以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不善之誠於中也而必形于肺肝之見好惡以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善之誠于中也而必形於潤身之符

心之廣也非能爲廣也無所以封其畛故廣也體之胖也非能爲胖也無所以滑其和故胖也天運地處消歸冲漠之靈臺時行物生變現逍遥之泰宇以言其無外也曰居天下之廣居以言其無僻也曰立天下之正位以言其無閡也曰行天下之大道君子坦蕩蕩其是之謂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者性之喻也根者心之喻也枝葉花果者生色之喻也合根與果之謂樹合心與色之謂性合德與潤之謂誠物格者誠之一也知至者誠之明也心正者誠之虛也身修者誠之著也家齊者誠之入也國治者誠之通也天下平者誠之溥也皆誠也意誠而大人之能事備矣引古歷證畧同一揆而往往提撕喚醒使誠之面目恍然見於言語之外甚矣大學之善言道也

學然後知止見獨之謂也自修則定矣愼獨之謂也恂慄則定而靜矣誠中之謂也威儀則靜而安矣形外之謂也盛德至善則安而慮慮而得矣至誠能化之謂也所謂親民以明明德而止至善者如此

未知而學非無學時之修既知而修非無修時之學學矣者必當局學射者必操弓學時之修也知矣者不忘誦知射者不忘穀修時之學也

切磋琢磨所以損有餘非所以補不足也靈知者萬有之鏡也至善者衆妙之門也不惟無待於外而亦無外之可待如切如磋者發其蒙而已矣發一蒙復一蒙出發之又發而無我之善始明此以知其不可鹵莽而學也如琢如磨者去其垢而已矣去一垢復一垢生去之又去而有我之情始伏此以知其不可滅裂而修也

學所以學其無學至於無學而學之功始圓修所

以修其無修至於無修而修之事始畢彼以有學爲學有修爲修者親民止善之道不啻遠矣

學者自也修者足也家國天下者淦也在家而以學修之道行於家所以親家之民也在國而以學修之道行於國所以親國之民也在天下而以學修之道行於天下所以親天下之民也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學之惰於修而恂慄之不

繼者乎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其修之苦於恂慄而威儀之未光者乎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其恂慄之始形於威儀而至善之未止者乎

可欲之善非學不明有諸已之信非修不體充實之美恂慄在中光輝之大威儀著外大而化化而不可知則強名之曰盛德至善而已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所謂中禮者豈其有禮於彼而中之哉蓋曰其所周旋

即謂之禮也云爾不思不勉由仁義行時措時宜正已物正夫是之謂動以禮夫是之謂大而化夫是之謂盛德至善

小康之治未足以窺恂慄威儀之能大道之行未足以殫盛德至善之蘊莊子曰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吾於誠意亦云

親民者至善之用也親民而不能忘民善未至也

忘民而不能使民忘我善亦未至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非以其忘之耶雖然民可使相忘於盛德而不能自忘其明德不能自忘其遷善動之而變也相忘故莫知誰爲化之而神也卽恂慄威儀之有斐爲親賢樂利之無窮徵齊治均平之不朽爲小人者忘而不忘是爲從欲爲君子者不忘而忘乃

曰見知鼠之飲河鯨之吸海大小之量何啻千萬而水之爲水一也至善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禮之可得而損益者文也其不可得而損益者讓也讓者自謙之謂也謙者絜矩之謂也三代之禮深於讓矣後有作者其孰能廢之故五等之封華矣而親者必有以

親三物之教更矣而賢者必有以賢一遊之度湮矣而樂者必有以樂百畝之井改矣而利者必有以利覇王假之以服衆賢主用之以勝殘中主守之以保國安往而不踐乎絜矩之迹也哉此堯舜文武之道所以世法世則而仲尼之以萬世爲土也歟

有克已之明而後有克明之明明者已之明已者明之已已自有明已自復之明自有已明自克

之自已自克自克自明故莊子曰所謂強者非勝彼之謂也自勝而已矣

如何是天之明命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如何是峻德曰爲飛戾天魚躍于淵雖然此舌之言苦非苦之在舌也求劒刻舟去之遠矣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

是之曰顧諟天之明命

九族百姓萬邦黎民者峻德之境界親睦平章協和於變者克明之功能克明非內親民而已矣

親民非外自明而已矣

欺曰自欺謙曰自謙修曰自修明曰自明自也者我也備物之我非對物之我也德不明於天下而曰自明所謂養其一指失其肩臂而不知者也

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隱而非滅去垢之謂新如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新非故而無體平章於變總曰欽明故非新而無用時保緝熙乃為昭事去垢如浴葆真則溫常溫常知常知常新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故更新者常新而後本明者常明新忘其新明忘其明則所謂親民而止至善者也萬古如故者日月也萬古如新者日月也進乎鏡矣

日日新之謂不已不已則新者常新又日新之謂不住不住則新者無新無新常新變化於庸言庸行之途常新無新退藏於不覩不聞之域親民者日新之應迹也所親之民則而象之以相親則謂之作新民可也日新之明知也作新之明由也知者建極由者歸焉謂之明明德于天下由者從欲知者忘焉則止於至善而已矣

作也者示於當然會於自然激於不得不然明則動之謂平德之不忘志之大畏其有所作而動乎動則變變則化而莫知誰為矣是故作於上位而孝弟仁讓之化成作於下位而文行忠信之德備

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為親也煦煦而已新而不親其為新也察察而已

視民爲身親之而作其新是謂君子求諸已視民爲民今之而作其新是謂小人求諸人

天之明命在身非内在民非外一而已矣日新於身作新於民而命豈有不新者哉人莫不有舊邦而莫能新其明命欲新之者師文王而已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其所以緝熙敬止而仁敬孝慈信之爲萬世法也歟

極者至也自百川者至海而極自四方者至都而極自萬善者至一而極故一善者至善也體離用相謂之無極體涵用性謂之太極體隨用出謂之用極帝王之建皇極也聖人之立人極也用之而已矣用於一念如日月之始更用於念念如日月之常明用物於我而爲格致誠正用我於物而爲修齊治平用之以有用而大道行於天下用之以無用而至善止於一心窮宇宙物惟此極之顯攝盡宇宙事皆此用之時行不用則昏而常用則明不用則舊而常用則新不用則欺而常用則誠可以考三王而俟後聖可以建天地而質鬼神其斯以爲君子之用心知之者用極者也由之者用於極者也閒居者不用其極者也無忌憚者妄用其極者也

萬國朝宗者王民之邦畿也萬物皆備者天民之

邦畿也民之止於是邦也舊矣而能知其所止者千士不一也能止其所止者百世不一也不知者病於擇善之謬而不止者病於慎獨之疎止者極也慎獨者用極者也知止然後能用極用極而忘其極然後爲真能知止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是知也知至之知也非知止之知也何以明之以止於丘隅明之以鳥之止示人之止以鳥之知覺人之知而止之

所在特未定也如水中鹽可味而不可見如鏡中像可望而不可親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咏中庸之鳶魚可以悟止歌大學之黃鳥可以發知卽止卽知常止興於詩者興以此也思無邪者思以此也豈徒曰感其善心懲其逸志而已乎

穆者止之眞體慰者止之天光緝者止之妙用敬者止之純德仁敬孝慈信者止之差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者止之分位親民以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吾於詩得文王焉

天曰穆文亦曰穆穆者不顯之謂也不顯則不可知不可知則不可名強名之曰緝熙熙之緝非緝其熙也強名之曰敬止止之敬非敬以止也名之於君曰仁名之於臣曰敬名之於子曰孝名之於父曰慈名之於國人之交曰信而問其所以仁敬孝慈信則天下不能知也豈惟天下不能知雖文王亦不能自知也非不能知也無可知也無可知者無我也無可知之謂穆無我之謂止故止於仁者無我之仁卽仁之用而止非有我之仁至於仁之域而止也敬信孝慈亦猶是矣彼內見有我外見有家國天下而日思勉於五者之間所謂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惡乎穆也惡乎止也惡乎其爲至善也

然則君子之絜矩也意乎非意乎曰知無我之矩而絜之以無我之意思其不思以思去思勉其不勉以勉去勉有我之意克之而去無我之意熟之而去如藥治病病已藥除此意之所以誠而至善之所以止也不知無我則不知備物而其所絜者亦小矣惡足以語大道

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忻羨夫見可忻羨而援之於此必見不可忻羨而畔之於彼此我

之作好作惡而其流將至于拂人之性者也文王無忻羨無無忻羨無畔援無無畔援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以其順帝之則也謂帝之謂之可也以其不識不知也帝也文王也果且有二乎哉知止者去其畔援忻羨之我以順帝之則而漸至於不識不知則止矣帝者何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惡民之惡好民之好而帝則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知

識忘緝其熙熙將自緝敬其止止將自敬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則文王之所以至於止而學修之君子所當用其極者也如以穆穆而已不幾乎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哉

君臣父子皆交也仁敬孝慈言其感未及其應也與國人交則徵諸庶民矣止於信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不能忘矣其懷之而不能忘者正其由之而不能知者也不忘故畔者讓畔行

者讓路不知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已矣

訟者與國人交之大端也下之欺上也恒以不信而上之服下也必以信子路無宿諾信也施信而民信之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片言可以折獄然訟之志未盡化則訟之辭未盡息也必也使無訟乎善教得民變其俗於與仁與讓有恥且格作其敬於不識不知無情之習化爲用情不忍之心嚴於不敢蓋併其志而大畏之矣

豈特辭之不得盡而已乎而問其所以畏則畏者不知也使之畏者不知也所謂未施信而民信信之止也誠之至也修其身而天下平矣

易之序卦也而次訟於需需者飲食宴樂之事也訟也者爭於飲食之不足而嚮於宴樂之太至者也聖人治天下平之以政而民無不足之財齊之以禮而民無太至之樂此兩者所以使民無訟之實政也豈徒曰精神之所孚勢威儀之

所謂服而已耶

得無情者之情而罪以無情之罪得居間者之情而罪以居間之罪得舞文者之情而罪以舞文之罪則訟之得已而不已者寡矣以訟相加者寡則以訟相報者亦寡矣此治標之說也夫謂治標之藥可以治本者非也而謂治本之醫不必於治標也奚可哉亦在乎知所先後而已矣夫訟非必兩造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之交不平於

言者皆訟之途也不平於志者皆訟之端也施信者能折其不平而止信者能格其不平西伯執鞭虞芮恥爭大舜同人陶漁過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有訟則有聽矣聽民之訟非難聽已之訟爲難使民無訟固難使己有訟亦難何則物我之見心過也忻厭之情身過也此兩過者修士之所

時有而俗學之所謂不足攻者也是故有好學之智然後能自見有知恥之勇然後能自訟有力行之仁然後能自聽昭其情根塞其欺竇去其勝智絕其明從頭頭推勘兩造之獄俱陳念念了知三尺之威有赫告以有過則喜其孚號之訟乎不善未嘗不知其噬膚之聽乎訟之又訟以至于無可訟而是非之見消聽之又聽以至于無可聽而聰明之用泯久而徵誠而動民

志之大畏不亦宜乎夫察于外者密則察于內也必疎求諸人者厚則求諸己也必薄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欲見己之過者其必不見人之過而後可也欲聽己之訟者其必緩於聽人之訟而後可也若之何家國天下之人各具一訟志而又各具一聽訟之志也雖欲自見自訟而自聽也其可得乎此服膺之圖所以獨爲好學之首而三省之參所以獨傳一貫

之宗也歟

知本者嚴於慎獨誠意之始事也知至者徵於無訟誠意之終事也知至意誠而後爲真能知本矣力以成巧徐不異先即親即明常明常止而天下國家爲一身矣此大學之再周也

釋修身章第五

大學之道言格物亦盡言致知亦盡言誠意亦盡言正心亦盡言修身亦盡五者之於明明德一也得其一者全其五執其五者喪其一是以君子知本之爲貴也

修慝日損修德日益修身者兼之是故損其有我之慝而身不局於耳目口體之形益其無我之德而身不隔于家國天下之性

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異名內舍於身而外達于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人好人惡者借身以發機故即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作惡者緣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係於偏倚之鄉正心者正其忘身之心而已修身者修其從心之身而已是故益之而損者有身之病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之旨修身

釋直指病原識病不識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識治不識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修也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說者曰藥石可以去病而不可以養生心之善也猶身之生也正心者養之以善而已無病而虞病無可治而強治是求病也非治病也曰治病固難識病亦不易夫心有標病好惡之僻是也有本病物我之見是也標病感物隨動觸境而

代興修士之所時有也本病與身俱生潛滋而難覺赤子之所不無也善治病者未有不拔其本者也善識病者未有不察其標者也今以寒熱之小間為不病以喜怒之反常為非病是安其標也以參耆攻有餘之病以疏水補不足之病是益其標也標且不識而況於本乎識且不足而況於治乎勝理之病不治而在經脉經脉之病不治而在骨髓骨髓之病雖欲治之而不

可治矣夫善治而至於無可治者上智也不治而至於不可治者下愚也習其心於下愚之途而抗其辨於上智之伍惡乎知所謂善之非不善耶惡乎知所謂正之非不正耶是桓侯之自言無病而越人且望而走也夫恐性於嗜欲者所以伐其情標慎獨於同體者所以拔其見本硝黃底定而後參耆收補益之功痿痺既蘇而後導引保冲和之命孰謂尊生之不先於治病

也哉今之能為越人者寡矣名為越人而實為桓侯者眾矣吾不知天下之病何時而瘳也

四凶之誅忽慢而無所忿慢勝予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揆之勤好樂而無所好樂洚水之警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于民而不生于身也不生于身而曷嘗有于心哉心無在故無不在身無為故無不為寂感一如動靜皆定明止雙妙慮得俱忘而天下國家皆在吾一善至善之

中矣

以身見而拂民之好惡者非正以身見而同民之好惡者亦非正金屑雖貴入眼成翳此之謂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之所謂思其大學之所謂愼乎思之又思以至於無可思則形骸之我虛而耳目之官止心知之體徧而聰明之德全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

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夫是之謂安而後能慮夫是之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生乎身者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有所引於彼則有所不在於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驗之日用往往是也而況於家國天下之故乎心本自正以身之故而不正身本易修以心之故而不修欲正心以修身者亦在乎思之而已矣夫思之

為用也不苦甘不塞不通誠思其所以視雖至於視而不見可也誠思其所以聽雖至於聽而不聞可也誠思其所以食雖至於食而不知其味可也子曰發憤忘食其為正心者設乎樂以忘憂則無正而無不正矣

有而無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已具即用證體有為之應迹全超體妙用神

無念之靈知普照不偏不倚時措時宜正也修也寧有二道乎哉

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即歎其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曰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非但以靜坐為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排遣為功也何則有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之事行有餘力品節詳審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

矣離事求靜[illegible]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畔援忻羨而遣之以靜見物之可畔援忻羨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靜正如巨石壓草石潛滋當其靜時似有歸著及至應物猶然故吾君子奚取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之不生而求照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綿綿密密

寂寂惺惺從較勘得收斂從收斂得純一從純一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夫是之謂主靜以涵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求情念之不起而求性覺之不昧於事事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了了明明堂堂正正從敬畏得閑熟從閑熟得脫洒從[illegible]融從圓融得泯合夫是之爲攝動以[illegible]

絜矩之道非但用之於

動而亦用之[illegible]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illegible]所得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得入靜以保[illegible]之以明奠止雖止而不晦其明以止發明常[illegible]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物誠正所以不在家[illegible]天下之外而大學之修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之外也歟

然則孟子持志養氣之論奚若曰持志者誠意之別名也養氣者持志之方便也養之於動謂之

集義養之於靜謂之有事皆假道於身以去其身者也去之又去以至於無則意誠而心正矣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不知止則不能思誠不思誠則不能養氣不養氣則不能持志不持志則不能知言不知言則不能不動心

大學釋義

[illegible] 賓著 姪用先校

釋齊家章第六

依於身而有好好之[illegible]氷之矣而吾之身獨能求[illegible]乎哉違其好而有惡惡之斯拒之矣而吾之身獨能拒也乎哉是故有主有從有唱有隨有親有疎有厚有薄有取有與有施有報有讓有爭有得有失有多有寡有榮有辱有是有非有

同有異有德有怨有詛有祝而好惡之相加不可勝變矣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此五者好惡之大端而身之交於家國天下者也聖人不能無好惡之情而[illegible]因之以爲好惡之權好人之所好而不溢一所可好不掩其所不可好惡人之所惡而不[illegible]其所可惡不掩其所不可惡故曰惟仁[illegible]能惡人仁也者以天下國家爲身而

有其身莫[illegible]也

指身之辭也

身之也者往也其也者往而欲好惡之無僻也難矣難孰爲最曰[illegible]爲最何則其求之也深而無可厭故公者有[illegible]不易溥也其辟之也恒而無可代故莊者有所不易矜也其習之也安而無可虞故慎者有所不易閒也其乘之也載而無可遁故忍者有所不易堅也其惑之也漸而無可異故明者有所不易察也愈近愈昏愈昏

愈僻好惡之情動於我而不覺其有餘好惡之權制於人而彌苦其不足故美可好惡亦可好而親愛畏敬哀矜之僻作矣惡可惡美亦可惡而賤惡傲惰之僻作矣可以家人之好惡拂衆人之好惡又可以[illegible]人之好惡拂家人之好惡可以我之僻成家人之僻又可以我之僻攻家人之僻可聽[illegible]晚人之[illegible]間家人之親亦可借資於外而修家[illegible]

都君可掩比干可誅周公

可謂武庚可誅　言亦哀齊可樹叔武可死莊姜可疏朱虛侯呂氏姬可謂武嬰可后五侯可封三子可殺十常侍可用宣公之臺可築蒯聵之入可拒城郢　衆可誓商臣之甲可興而一家之中爲鎮鉶狄　凡蜮爲夷狄爲禽獸者不啻衆矣其禍中於國而毒流於天下可勝道哉其所以致此者以好惡之僻也好惡之所以僻者以吾之有其身也僻其好惡之情於身而妄

用其好惡之權於家者覇而已矣桓公之命行於諸侯而不行於六夫人五公子三嬖倖何者假仁於天下易而假仁於一家難也假仁者必以恩恩太用則家人押少靳而怨我者生其心矣假仁者必以力　太用則家人離少弛而侮我者乘其間矣假仁者必以智智太用則家人疑少疎而蒙我者尋其便矣故自有其身則吾欲自用而不[illegible]　兩人之所用不自有其身則

吾無可以自用而　少無可以爲人之用惡者自惡惡乎其以好掩美者自美惡乎其以惡藏本乎人情止乎天則孝弟仁讓之恩篤而禮義廉恥之維張中才庸一之養成而長幼尊卑之分定此峻德之明必先于九族而不忒之儀可以正四國也周南召南非爲之於家也爲之於身而已矣非爲之於有身之身也爲之於無身之身而已矣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其近之也非親愛哀矜之僻耶去身之僻于親愛哀矜則近之中有遠焉彼何所嘗于我而敢懷其不遜之心其遠之也非賤惡傲惰之僻耶去身之僻賤惡傲惰則遠之中有近焉我何所負于彼而不消其怨望之志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寬以居之豈惟女子小人之養爲然哉孟子曰中人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其爲道也亦若是而已矣

凡惡之可知者非特吾之能見之也特吾能聞而察之也至于子之惡而聞之途寡矣問子于母私之而掩其不善問子于僕畏之而掩其不善問子于友疏之而掩其不善問子于師自爲地而掩其不善問子于諸父昆弟長慮却顧而掩其不善何則父之溺於愛者難語以子之過也

以其觸忌而逢怒也父之嚴于督者難語以子之過也以其傷恩而取怨也嚴父之責善也以爲榮也稱其子之不善而嫌於辱之矣故怒其子也或至於已甚而聽其言也不免於中疑所謂一之已甚而不可以再者也況夫子未出於正而適啓其子以議父之端乎故非君子之有真愛者不肯以其子之過語父非君子之有術智者亦不易以其子之過語父也然而父之有

孽子者何也彼其言之者狎昵而乘我之昏故不得不聽浸潤而感我以漸故聽而不自知其聽聽則聽矣而言之者未必有當於子之惡雖其有當於子之惡而聽而怒之者亦未必有補於子之善也怒其不善而無補於其善則不如勿知而已矣夫親愛之僻於子也而不能知其子之惡親愛之僻於斯人也而不知不知其子之惡故親愛者僻之首而蔽之尤也以親愛之

僻成哀矜之僻而我爲其所愚矣以親愛之僻成畏敬之僻而我爲其所制矣以親愛于此之僻成賤惡傲惰于彼之僻而我爲其所顛倒矣故禮可踰也名可辱也怨可欲也禍可貿也身可危也而親愛之僻不可瘳也豈惟父子之親與妻妾之愛爲然哉家之有臧獲也官之有史胥也國之有宦寺也其惡之難知也亦若是而已矣何則彼見謂我能知之而惡夫言者之成

我以不明也彼見謂我能閉之而疾夫言者之成我以不武也其流之弊至于自知之而自安之自安之而自諱之寧兒于家害于國以爲天下戮笑而不悟也嗚呼內無反身克已之功外無直諒多聞之助而欲其母爲親愛之所蔽也何以異于反鑑而索照也哉

以智力爲田而養富貴利達之苗雖有知其碩者寡矣君子曰天下之疲聾殘疾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也操是心也則蔬食褐袍猶爲慚懼之府況貪天乎以人情爲田而養孝弟仁讓之苗雖有知其稿者寡矣君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操是心也則朝乾夕惕猶虞內省之疎況棄天乎故君子之養身也常抑其心于匹夫之下君子之修身也常抗其志于大人之上

正心之義已具于誠意之釋修身之目詳見於治

國之篇故此二釋獨指其病原之所在與其病勢之相因而已或結之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或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其義一也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好惡之見諸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修之釋發之而帥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

也人莫親於家故於修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得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釋治國 卷之三 九

釋治國章第七

孝弟慈之德出於性哉而用於身何則篤身之自出而有孝篤身之同出而有弟篤身之所出而有慈是三者由身而生也用其身以老老而爲孝用其身以長長而爲弟用其身以幼幼而爲慈是三者由身而成也私其身於妻子而孝衰厭其身於貨財而弟廢縱其身於悟淫而慈薄是三者由身而喪也今夫飽食暖衣而逸居者身之養也嬰兒得之以爲孩提孩提得之以爲少壯而其溺也則爲殤殀爲疾疢而已矣身之於飽暖逸居也猶舟之于水乎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學操舟者不就水無以得其數不畏水無以遠其害不忘水無以盡其神忘水者之水猶溺水者之水也其所以用之者異也孝弟慈之于身也亦若是而已矣嬰孩者喻其生乎身者也少壯者喻其成乎身者也殤殀疾

釋治國 卷之三 十

疢者喻其喪乎身者也民之相爭也以其有身也民之可使相讓也亦以其有身也身之動乎情也飽暖逸居之爲好而已矣飢寒勞苦之爲惡而已矣以身觀家知家之老者長者幼者其好惡與吾身同也而後孝弟慈之機發焉以家觀國以國觀天下知民之老者長者幼者其好惡與吾家同也而後孝弟慈之恩推焉孝弟慈非絕德非奇行也用吾身之力以濟其飽暖逸居之好於彼不足則寧自裒其所好以附益之而已矣用吾身之力以祛其飢寒勞苦之惡於彼不得則寧自處其所惡以酌損之而已矣夫裒好以益彼之好處惡以損彼之惡者讓之謂也故身者孝弟慈之依止也飽暖逸居者孝弟慈之器具也仁者孝弟慈之生機而讓者孝弟慈之實事也家之人讓而教成於家一家皆仁矣國之人讓而教成于國一國皆仁矣天下之

人讓而教成於天下天下皆仁矣此好樂好貨好色之所以可王而肉帛之政庠序之教所以成三代之隆也故達情之私所以爲公也廣爭之途所以勸讓也得讓之處而爲共由得讓之精而爲獨知淺言讓不過飲食之相分步趨之相代而極言讓則堯舜之禪太王之遷湯武之放伐皆是物也其道曰使天下之民各得其孝弟慈之器具以相讓而已矣禪也遷也以讓而

教讓者也易知也放也伐也以爭而教讓者也難知也何則因民之所不得不爭無爭之心導民之所可讓無讓之迹爭於一夫而讓之福流於四海爭於一時而讓之德光於萬世其讓也忘乎爭之我也其爭也忘乎讓之我也夫讓之我不忘則不敢于放伐矣爭之我不忘則不免于篡弒矣此湯武之異于莽操者非以其安天下之仁而以其無我之仁也故君子能用其好

惡之權于讓而後能用其好惡之權于爭好惡之權者無我是也今之君子曰我不爭是爭也曰我能讓是不讓也曰我能忘是不忘也皆以身爲我而不知其未嘗有我也以民爲非我而不知其未嘗非我也夫身可對民而假以爲我不可離民而獨以爲我也獨以爲我者其弊有四桀紂拂民而縱其嗜慾之我則孝弟慈之性賊矣申韓強民而任其智術之我則孝弟慈之

令苛矣楊朱棄民而私其精神之我則孝弟慈之機遏矣墨翟狥民而役其善勞之我則孝弟慈之用膠矣申韓之子桀紂也楊墨之于申韓也有逕庭哉其敝于有身之我而不足以成教均也夫不知嗜慾之非我者不可以罪桀紂不知智術之非我者不可以薄申韓不知精神之非我者不可以小楊朱不知善勞之非我者不可以外墨翟鑽燧之火以燎原爲慘烈不知其

不慎而可以燎原也勾萌之萃以傷稼爲蕪穢不知其不鋤而可以傷稼也故君子假道于身以孳好惡之同慎獨于身以防好惡之僻而忘我于身以用好惡之權夫至于忘我以用權而其爲身也大矣身大而孝弟慈之性通性通而孝弟慈之教達所謂親民以明明德而止于至善者也家國天下何有哉

五倫之人皆民也親其上而以之爲父兄親其下而以之爲子弟所謂以天下爲家者也夫以天下爲家之爲親孰若以天下爲身之爲親哉雖然天下爲身之親必顯于天下爲家之親天下爲家之親必本于天下爲身之親不能反天下以爲身而能合天下以爲家者未之有也借曰有之亦義襲而已矣霸者用之能暫而不能恒賢者用之能強而不能樂惡足以明明德而止至善也哉

輔君以道德匡君以諫諍殉君以軀命者群臣之移孝以事其君也以干戈衛社稷以租稅實府庫以仁讓成教化者庶民之移孝以事其君也

問有隱無犯之謂子有犯無隱之謂臣若之何以孝而事君哉曰君之師友寄于臣臣不犯而無以聞其過矣雖然以犯而藏已之垢則犯之乃所以欺之也故曰信而後諫親之過可聞于師友于不隱而無以全其恩矣雖然以隱而成親之過則隱之乃所以章之也故曰事父母幾諫有諸已之謂信信者犯之善經也而深于信者必察其幾防其漸之謂幾幾者隱之仁術也而妙于幾者必本乎信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至矣哉邇之所以事父遠之所以事君犯之所以爲忠隱之所以爲諍一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夫惟無犯

上之亂而後可以行犯君之患故夫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不孫以爲勇者孰謂事君之無資于孝也哉

弟之從兄也非曰徐行後長也云爾上必分其事親之勞而下必輔其慈幼之愛是絜矩之道也兄以此先弟謂之友弟以此從兄謂之恭其在國也爲師尹爲庶僚爲百執事聲氣相求指臂相順同心同德不黨不爭以保黎民以安社

稷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友於兄弟所以成其孝和於僚寀所以成其忠

夫孝弟之德至矣而稱孝稱弟之士何以次于行已有恥之士耶曰說在乎知恥近勇也反身不誠不順乎親則恥之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恥之謂之有恥則不使所恥者加乎其身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特其行義達道之一察而已故行已有恥孝弟之大者也若夫孝之恩推于宗

族而宗族稱之弟之讓及于鄉黨而鄉黨稱之之人也寧不亦事君事長之左契歟而明善誠身之學或未覩其大全矣是孝弟之未光者也必信必果之士非不孝于親弟於兄也慮不主于下人心不存乎體物養不足以守和矜而薦貞而孤宗族鄉黨之間言出而人尤之行出而人疑之者亦多矣是孝弟之未達者也故修身者莫備于孝弟治民者莫先于孝弟品士者莫

辨于孝弟

愛敬者慈之屬也臣民者子之徒也君子之敬其子也爲其代我於事親也故臣亮天工則君禮之曰尊曰敬曰體而爲君求士者可知也君子之愛其子也爲其代我于刑家也故民爲邦本則君仁之曰信曰惠曰寬而爲君養民者可知也

忘我之一則可通于衆矣忘民之爲衆則可通于

一矣故其使衆也若心之使身而衆之爲其使也若心之自爲使眼色耳聲捷于影響而莫測其端神行機動遞爲君臣而莫窺其朕慈之使衆亦猶是也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之使民也一氣而已矣使于氣者忘其爲天地之功聖人之使民也一心而已矣使於心者忘其爲聖人之德

古之君子之敬其妻也曰親之主也敬其子也曰親之後也皆無以有已者也今也不然私其妻曰事我者也事我者親則我事者疏矣私其子曰繼我者也繼我者進則我繼者退矣故宜于兄弟和于妻子而順于父母者愛之生乎親者也覬于父母爭于兄弟而私于妻子者愛之生乎身者也愛生乎親則我處下其事常主乎損我故其宛也萃家國天下之權以事其親而大孝隆愛生乎身則我處上其志常主乎益我故其宛也聚家國天下之怨以遺其後而真慈賊慈子者有身之大情也母之愛子也親于父而其保赤子也誠于壯子天下之言謙也有若母之身爲衽席以奉其赤子者乎天下之言讓也有若母之自處所惡以適其赤子者乎天下之言慎也有若母之寢食靡寧以憂其赤子者乎盡人而知不慮而知盡人而能不學而能此胥之成乎性而妄之幾于誠者也保民者如之則其惡民之惡也安往而不如惡臭之惡其好民之好也安往而不如好色之好也哉此三如者皆言其本乎自然合乎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是之謂親民而止于至善

然則人之慈子也亦可以謂之止乎曰非然也胥于無始者甚熟固不假於學慮之勞執于有我者甚堅固多陷于親愛之僻夫人之鍾情于子也或甚于身而其所以鍾情於子也則以其有

身也夫有身之明必不能善遍其所蔽而有身之愛必不能善推其所爲故可以子之好惡而拂已之好惡也亦可以子之好惡而拂人之好惡也其拂已也曰吾身之子也其拂人也亦曰吾身之子也私其身而不足又併其代吾身者而私之私其代吾身者不足又將併其代吾子之身者而私之愈私則愈溺而終身不能出也愈溺則愈惑而終身不能解也愈惑則愈擾而

終身不能安也是二見之首而動心之尤也惡乎止吾所謂如保赤子者不自有其身而身天下之身者也不自有其身之謂止一止一切止無止而無不止矣身天下之身之謂善一善一切善無善而無不善矣墨子不難摩頂放踵以慈天下而君子不與者以不知其身之無我故也故有身之慈用之于赤子謂之私用之于天下謂之蠢

母之保赤子也以已之好惡求之也而僻則失之于飽暖父之保壯子也亦以已之好惡求之也而僻則失之于貨財此有身之爲患而忠恕之入于邪者也王道本乎人情止乎禮義其觀于無我以行忠恕之道者乎豈惟教民保赤子亦如是矣是故不學而慈者良能之標而非其本也不慮而慈者良知之影而非其真也必也達其所慈者于天下而忘其能慈者于身而後可

以語致良知之學

不以貪戾之道私其身者仁讓之所以刑家不以貪戾之道私其家者仁讓之所以教國戾者拂也拂人之性者莫大乎貪故亂

夫好民之好者代爲之聚而已若之何而有求于民也惡民之惡者代爲之祛而已若之何而有非于民也不亦拂乎曰忠恕之道有行於養民也者有行於教民也者未有不養而可以教亦

未有不教而可以成其養者也故我能好民之好而聽民之以好相奪也則天下之遂其好者寡矣我能惡民之惡而聽民之以惡相與也則天下之違其惡者寡矣程子曰導之而生養遂治之而爭奪息教之而倫理明此三者君子所以達好惡之情而用好惡之權者也禮樂之興也刑政之弼也皆是物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作好作惡者爭之謂也遵道遵路者讓之謂也其曰王之道王之路者帥之謂也君子觀禁紂之令不可以仁天下而知堯舜之仁所以喻天下矣夫爭于民而民以爭報也讓于民而民以讓報也是物我之大情也動民於所可讓而民皆讓也禁民之所必爭而民愈爭也是應違之大機也本其情而善用其機端其帥而姑假諸令家人漸之國人儀之天下之人則而象之於成教乎何有

君子之求讓于民也豈徒令之以政哉修讓之德使實有諸己而已矣己有讓之德而民因以有讓之資以我之資從我之好而惡乎不喻于求讓之令君子之非爭于民也豈徒令之以刑哉修爭之慝使實無諸己而已矣己無所爭于民而民各得其所欲爭者于己我濟彼欲彼從我好而惡乎不喻于非爭之令此君子之所以法堯舜而帥天下以仁者也雖然以讓帥民而猶見己之有讓也讓未至也以不爭帥民而猶見己之無爭也爭未忘也以恕藏身非身藏于恕也夫以恕藏身者其喻民也以情如夏之氷如冬之日民知而懷之身藏于恕者其喻民也以性如室之空如鼻之息民安而忘之故天下國家之可均也賢者之所能也所過者化而所存者神惟聖者能之而已堯之無名舜之無爲其妙于藏身者乎不能藏其身而曰修其身吾未

見至善之能止也

古之教民者非獨曰老吾老長吾長幼吾幼以作民之興而已也又非徒曰制田里修補助謹庠序以待民之興而已也天子之執爵也世子之齒胄也王公之稱孤寡不穀也仁政之先窮民也蜡與厲之在祀典也以身先之而又以身後之以禮齊之而又以禮下之天子之心無一日不在窮簷蔀屋之卿百姓之情無一事不在廣

厦細旃之上以此思謙謙可知矣以此思慎慎可知矣以此思讓讓可知矣以此思怨怨可知矣此以善養人者所以能服天下而孝弟慈之教所以不勞而成也求于國者猶爾而況求于家者乎求其由之者猶爾而況求其知之者乎夫有諸已而後求其求也寧緩無諸已而後非其非也寧薄此堯舜之徒修身而善乎自藏者也若夫苛責于已之所無而厚誅于已之所有者

覇而已矣夫非獨在上位者有之也雖下位亦有之是故臣以之事君而納諂貢欺也子以之事父而幾諫亦夷也嘻嘻于家而無威如之吉也偲偲于友而非忠告之誠也於世爲覇功於道爲覇學而猶號於人曰桓文吾之所不爲也將誰欺欺天乎其亦自欺而已矣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皆言夫忠怨之道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也士庶人者隱居以求此忠怨之志者也而驗于家邦之無怨卿大夫者行義以達此忠怨之道者也而極于天下之可平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欲藏身于怨者其必念茲在茲而後可有諸已無諸已者格致誠正之真修求諸人非諸人者齊治均平之應迹

求之以我則不暇反其所有非之以我則不暇反其所無此不講于自謙之學者也謙也者裒我者也其牧之也卑而不敢有標奇炫異之心其需之也緩而不敢懷欲速見小之志故學于幼而後可行于壯溫故知新乃可爲師談何容易漆雕開以未信辭仕夫子悅之伊尹達可行于天下然後以先覺自任孟子四十不動始爲齊梁之遊孔子生知安行矣以禮則問以官則問以識大則學以識小則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自舉業之習行而五尺之童恥駕乎巍巍者不啻霄壤矣是焉知學幸而有知學者始行束修于先覺之門而竊竊然樂其朋來之樂曰大丈夫當如此乎嗚乎可以仕者慮必存乎下人而未可以仕者慮反存乎上人可以爲師者不悔於遯世之莫知而未可以爲師者不忘乎後世之有流譜不謙之相

去何如哉不慮無位患所以立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豈其祖述孔孟而未之前聞故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以不謙之心懷欲速之志惡乎其不流而爲覇哉念求諸人而已愈無愈非諸人而已愈有愈不能喻諸人而愈不能藏其身臨深以爲高諱疾而忌醫貪天之功以自多而攘人之善以自與未勞而施未善而伐未反而忠自欺之道無所不至揆厥所由則其心之主乎有我而不能謙以裒之之過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其王覇之辨乎余小子之蔽于我也又矣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說也蓋所以自藥其沉痼之疾而且請益于善醫之門也若曰無諸已而非諸人則其爲欺也大矣

以王道治天下而覇者之功可以嚮使以王道教天下而覇者之言不以人廢此又求與非之善

藏其用者也

唐太宗者納諫之賢君也而以受諫勉其臣曰卿等自不受諫安能諫人諒哉三代之治鄉有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皆欲聞其過也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而子產不之禁曰吾聞衆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所求乎下者如此而

況三益之友乎夫求諫而諫于君者誠受諫而諫于君者恕所謂古之遺直非耶後之君子不然所諫爲瓊林大盈也者而諷以素絲之節則當之也絶矣所諫爲飛燕合德也者而諷以綠衣之刺則諱之也堅矣所諫爲貂璫虎冠也者而告以在傍之蠹則聽之也莫矣所諫爲堂簾公輔也者而責以握髮之勞則承之也遏矣夫已好諫而欲君之好忠已惡直而欲君之惡佞

求于所無以爲陳善而非于所有以爲閉邪方且挾于諫之名而天下之人莫敢矯其非方且擅于諫之利而天下之輩莫能遵其望以此爲犯罪莫大焉臣以君之重爲重而不可以口舌爭也況君之自有其重者乎天以民之心爲心而不可以虛文格也況君之自有其心者乎楚莊王欲取夏姬申公巫臣諫之既而竊以奔晉共王曰其自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此

夫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者也爲人臣者誠盡得楚共王而諫之貪于君之仁以爲臣之直則可謂云爾已矣若之何爲共王者寡而爲巫臣者衆也則大學之謙與恕未之有聞焉耳

夫臣之所求于君與其所非于君者皆堯舜之道也有諸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是必舜禹之爲臣而後可諫于其君也世無舜禹之臣而君之欲聞其過也不亦難乎曰以得失之患憂社

穆以子孫之計保黎民以窮寃之慕思賢才以名譽之羣蹈仁義以田宅之求廣忠益以鹽梅之濟成和衷以帷薄之嫌違貴倖誠如是也抑亦可以爲舜禹之徒矣身爲舜禹之徒而諫君以堯舜之道奚不可哉夫士修之于家而後可獻之于廷司徒六行之教其所以求之者豫矣此又養士者之所宜亟講也

君子之道所當勸于天下者二報德與受諫是也

勸于報德則享爵祿者不敢忘朝廷食租稅者不忍忘百姓而其於事師事親可知也勸于受諫則爲小人者有所折其萌爲君子者有所補其闕而其于議禮議政可知也夫諫亦多術矣有君子之諫有小人之諫愛之而諫謂之仁下之而諫謂之禮利之而諫謂之讓隱之而諫謂之忠知之而諫謂之智此五者君子之所[illegible]也求諸人而有自求之益非諸人而有

益者也挾貴而諫謂之驕挾賢而諫謂之爭挾衆而諫謂之黨挾忿而諫謂之嫉挾詐而諫謂之賊此五者小人之所以諫也求諸人而因以塞人之求非諸人而因以拒人之非者也夫以君子之道諫者人亦報之以君子之諫此天下所以多直諒之誼也以小人之道諫者人亦報之以小人之諫此天下所以多翕訿之風也夫使天下之人相率而爲求諫爲受諫爲君子之

諫者其惟君相之以仁恕帥天下者歟

君子之藏身也非曰有身于此而故藏之也有身于此而故藏之則將與鳥獸同群而已矣君子之所謂藏者何也夫身之體本虛也而錮之以形骸則實而不可藏身之用本同也而限之以畛域則異而不可藏恕也者去其實以還其虛泯其異以歸其同者也夫還其虛者其爲體也如翳眼之拳浮于空而不可取是故吾之身日

酬酢于家國天下而時時不落覩聞歸其間著其爲用也如大海之滙合于水而不可分是故家國天下之願日取足于吾身而事事皆無聲臭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其恕之謂乎故以恕藏身者聖人之徒也身藏于恕則聖矣其身藏者其民亦藏其民藏者其恕亦藏其恕藏者其藏亦藏此所謂藏天下于天下而無所遁者也不曰止至善而何

新建之言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之應感爲體知無體以應感之是非爲體余請引而伸之曰萬物之色無體以目爲體萬物之聲無體以耳爲體萬物之臭無體以鼻爲體萬物之味無體以口爲體天地萬物之應感無體以心爲體應感之是非無體以知爲體是故求吾身于天地萬物之外而不可得也求天地萬物于吾身之外而不可得也因我有彼因彼有我非我無彼非彼無我顯諸仁而身與天地萬物齊章藏諸用而身與天地萬物俱寂一之曰明德而已矣至善而已矣夫知明德至善之爲一者其於民也惡乎其不親而其於身也惡乎其不藏也哉莊子曰墮肢體黜聰明忘形去智同于大通稿身之謂歟藏身之謂也

女子之始歸而詩人美之曰宜其家人此豈徒令之所能喻也哉由女之德可以知家之儀由民之俗可以知國之教故夫婦者人倫之本亦王道之本也修身者若之何不敬

民之取法國治在家齊之後身之作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於天下之效可以漸收而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可以不頓發也明明德於天下之事可以漸被而明明德於天下之

不可以不頓修也夫是之謂以大學夫是之謂學其大

古本大學釋論卷之四

古舒吳應箕著　姪用先校正

釋平天下章第八

老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長長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恤孤者恤民之孤也不曰上幼幼而民興慈者何哉幼幼之慈民之所有餘雖彼上之令猶與也恤孤之慈民之所不足必從上之好乃不倍也曰寡女之俗無之而不止何耶

曰是事于慈而不得也貧不能遍而恐爲鄰里揶揄也則瀕之老不及嫁而不欲取兄弟頻慮也則瀕之多不勝舉而憤其爲他人助勞也則瀕之憂于姑嗇之恤而懼其爲父母羞也則瀕之是以勢而奪情以俗而破意以愛而成忍者也限之以制則富者不敢聘子有所餘不之以儉則貧者不必慚其所不足而幼幼之慈無男女一矣豈必禁而止教而興耶

心知者明德之體一而已矣分而爲天地人物別而爲天下國家五材用焉五事行焉五典敘焉交涉代變萬之又萬而心知之體一也夫一心現於萬身而萬身萬心也猶一日現于萬水而萬水萬日也心無用相而可以爲萬身之用猶矩無方相而可以爲萬器之方也萬心萬矩也萬矩萬絜也物我者矩之形也好惡者矩之則也忠恕者絜矩之道也知乎以一心通萬心而

卒乎會萬心於一心者也夫物無踰矩之方而人多違心之用者何也豈非有心者之執我不若無心者之忘我耶夫無心之矩待人而絜者也待人故不能踰有心之矩由我而絜者也由我故能踰能不踰而又能使天下之不踰克其我而矩之用大矣忘其我而矩之用神矣矩也者其人之所以爲明德而天之所以爲明命者乎孔子之志學也志其不踰乎此者也知命則

不絜而自絜矣從心則無矩而無不矩矣無矩而無不矩者親民而止至善以盡其性者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仲尼之明德所以際天極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豈徒曰人倫之至而已哉豈徒曰民到於今受其賜而已哉

絜矩之文雖發於齊家治國之後而絜矩之義已具於親民格物之中知止知本以後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矣爲君者以之保民爲臣者以之事君爲士庶人者以之居仁由義修身爲本之事日可見之行也豈先有老老長長恤孤之道以興國人之孝弟慈然後有絜矩之道以興天下之孝弟慈也哉老老也長長也恤孤也即絜矩之道也以其推心謂之恕以其博愛謂之仁以其公利謂之讓以其閑邪謂之慎以其善下謂之謙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還虛爲之正一篇

之中皆是物也而謂其專爲治平設也豈惟以辭害志抑且以文害辭矣

善爲天下者絜以孝弟慈之矩示以孝弟慈之儀與以孝弟慈之具限以孝弟慈之分文以孝弟慈之禮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民安其孝弟慈之樂於家士移其孝弟慈之用於國而天下平矣其上焉者忘其孝弟慈之我於身極其孝弟慈之量於性而至善止矣此虞之五教周之三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下達者之由與上達者之知所以咸新於聖人之明德也歟

夫有萬物皆備之仁然後有萬心不二之矩強恕者絜矩以求仁者也反身而誠則天下歸仁而絜矩之功用息矣夫天下之歸者道之精而天下之平者道之餘也餘者以身萬國謂之親民精者以身太虛謂之止善

楊子不以一毛利天下而天下多言其言者以其

不取而不與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取而不與惡得不治雖然止天下之與易止天下之取難也墨子可以頂踵利天下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以其勞已而與人也使天下之人皆勞已而與人惡得不治雖然勞天下于取易勞天下于與難也然則楊墨之易天下也言而已矣天下之歸楊墨也言而已矣雖微孟子之距也惡足以塞孔子之道乎哉孔子之道絜矩之道也本其所同欲故民易從因其所自利故已不勞非于其可以無取故民不爭求于其可以相與故民興讓以我之身爲天下之身而內不見我以天下之身爲我之身而外不見物楊墨之中用於聖人之權而聖人之心忘乎楊墨之我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也

知天下之意同出於一心絜其意之同以還其心之一者聖人之忠恕所謂由仁義行謂天下之

意各出于一心因其意之似以絜其心之同者
賢人之忠恕所謂行仁義學聖人之學不至而
可以爲賢學賢人之學雖至而不可以入聖智
譬巧聖譬力巧勝者由五十步可漸至於百步
而徒力者於此毫髮於彼尋丈矣此大學之先
于知止而如切如磋之學不可以不亟講也
長短廣狹厚薄器之六方也而平于工師之矩上
下前後左右身之六方也而平于聖人之矩工

師以大器爲矩故不器而能器天下之器聖人
以大身爲矩故不身而能身天下之身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所謂
人倫之至者始於絜矩終於忘矩而已矣工師
之矩是方非員聖人之矩即方即員無党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所謂方也天下
各方其方而聖人無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所謂員也聖人獨員其員而

天下無外
絜矩之權有位者隆而無位者殺絜矩之道有身
者塞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
行其道而由之者圄於齊治均平之天聖人在
下則修其道以定其權而知之者傳其格致誠
正之學
天子之於人無上也處天子之上者天而已矣若
曰所惡於天無以使人所惡於人無以事天則

可乎曰天非蒼蒼之謂也有百神之天能顯示
天子以譴告者也有百姓之天能默鑒天子以
視聽者也兩者合而爲天子之所事而天子者
其所使以治天下者也天子之事天也猶子之
事親也事親者欲其我愛不欲其我怒事天者
欲其降祥不欲其降威此好惡之情也是故日
月薄蝕則曰吾之聰明得無有蔽之者乎雷霆
不時則曰吾之威命得無有竊之者乎甫賜愆

期則曰吾之德澤得無有壅之者乎皇辰失度則曰吾之政刑得無有亂之者乎是之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者也旁有大奸則曰吾得無矯天之命於若人者乎朝有倖位則曰吾得無棄天之職於若人者乎國有敝俗則曰吾得無曠天之理於若人者乎野有亂民則曰吾得無犯天之刑於若人者乎是之謂所惡于下毋以事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也天也者民之所共以爲天亦民之所各以爲天者也事天者獨天子乎哉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天子之所獨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民之所同也存其心者絜矩之謂乎養其性者明明德之謂乎

善乎君子之處橫逆也反其仁而不校反其禮而不校反其忠而卒不與校其所以不校者何哉愛敬已仁禮之符信也苟吾之仁禮而皆忠矣則彼人之不愛不敬而吾之可以自信者固在也吾之仁可以自信而愈懇于愛人吾之禮可以自信而愈安于敬人是故所惡於上不敢校之而貳于所事所惡於下不敢校之而苛于所使所惡於前不敢校之而忘于所從所惡於後不敢校之而傲于所先所惡於左右不敢校之而攜于所交始于自反終則併其能反者而不可得始於不校終則併其不校者而亦不可得

故君子之終身憂也絜矩而已矣君子之絜矩也止於至善而已矣

民也者人也異形而同性異用而同知以倫言之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處言之曰家國天下以位言之曰上下前後左右以情言之則好惡而已矣絜矩者因好惡之同然而法好惡之自然者也因其同然則衆人之疎可聯爲一人之親法其自然則衆善之行可融爲一善之

止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如保赤子其是之謂乎好惡者右身之情也身之好惡矣大於生死而生死者非人之所能爲也人之所能爲者養其天年之生以免於非道之死而已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養好其得而惡其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已好其得亦好其所親者之得已惡其失亦惡其所親者之失此孝弟慈之願所自生而齊治平之化所自起也夫使家國天下之民

皆以養生免死之道而老其老長其長幼其幼非財不可故民之所好莫大於財之有餘而其所惡莫大於財之不足夫欲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者理其財而已矣爲君相者理天下之民之財爲守令者理四境之民之財爲士庶人者理一家之民之財先人而後已急病而讓夷以經制定租稅以勤儉量出入以令共別事使以多寡辨貴賤以厚薄明親疎以勞逸序少長

以政刑息爭奪以交際存仁禮以施與廣德惠絜矩之道如是而已矣以之一事上謂之孝以之從前謂之弟以之使下以之先後謂之慈以之左右交謂之孝弟慈之輔行其道者謂之齊家治國平天下被其澤者謂之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人不可見諸行事亦無一時不可見諸行事者也其斯以爲親民之道

至渙者民也至親者父母也君子何以得至親之歡于至渙之民哉絜矩之道行焉爾禮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又曰父之于子也尊而不親母之于子也親而不尊是故合食教尊親之謂父母食之者不使其好惡之不足而教之者不使其好惡之有餘尊之者爲能用其好惡之權而親之者爲能通其好惡之志故君子之爲言也語其可以君國而子民也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誠其德可以君國也人雖不知而不害其爲君國也誠其德可以子民也人雖不知而不害其爲子民也民之父母以位而言之亦以道而言之也有其道無其位謂之素王素臣有其位無其道則天下之殘賊而已矣

大君者有國之主也師尹者有國之輔也大君能行絜矩之道則師尹帥庶僚而代其終師尹能

日我也者常與一之謂也五臟百骸之身一乎不一乎不一則無所私無所私者不可以爲我之體也然而未嘗無五臟百骸也意言運動之知常乎非常乎非常則無所定無所定者不可以爲我之用也然而未嘗無意言運動也絜矩者之于身也其猶行道之傳舍乎故君子假道于身之好惡以親民而剏心於民之好惡以忘我民親而我亦民矣我忘而民亦我矣合衆不

替絜矩之道則大君正南面而享其逸

好惡之權君統之臣分之故曰一命而上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雖然有辨利之以無我則爲絜矩爲格物而漸入於存神過化之天利之以有我則爲伐善爲施勞而顯食其爵祿名譽之報猶之乎利物也有我之於無我則浮漚之於大海而已矣

夫無我則無好惡矣若之何而能絜民之好惡也

一以爲大一而天地有所不能範圍合衆非常以爲大常而古今有所不能代謝夫是之謂無我夫是之謂真我

夫觀身無我觀民亦然哀我之好惡以益民之好惡不猶哀此器之空以益彼器之空乎曰瓦礫者巨人之所棄而孺子之所珍也哀我之所棄益彼之所珍而可以止其啼豈更問哉及其爲巨人也而亦知瓦礫之不足珍矣知其不足珍

而又將以之正孺子之啼矣無我者之於身也無以異於瓦礫也而況其養之哀身之養益民之養而使之由吾道且漸使之知吾道所謂善誘人而已矣由吾道而孝弟慈之教可成說在乎孺子之正啼也知吾道而孝弟慈之教可久說在乎孺子之爲巨人而復止孺子之啼也然則王者之養於人可知也不養於人則不能養人不養人則不能教人故聖人之養身也非爲

身也爲民也聖人之養民也非爲養也爲教也聖人之教民由也非爲由也爲知也吾於是而知明明德於天下之天權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其絜矩之謂乎

愼也者絜矩之眞心也愼則謙謙則恕恕則公公則明明則妙妙則忘忘則無愼無不愼而不知其所以愼愼也者不忘者也忘於不忘而終於忘知止故也知止而愼即愼即止由愼而止常

止常愼是故由一貫之前而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一貫之後而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有身之情易私有國之勢易縱作法於愼猶恐其僻況不愼乎僻於貨寶則朽蠹之財聚而離散之民多僻於聲色則娼嫉之夫張而聚斂之臣用飛廉惡來比干剖心而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轉而爲周之大賚彼獨夫者衣其寶玉以自焚其身而已矣此天下之大僇而萬世之炯戒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無他好惡而已矣失民之心無他拂其好惡而已矣桀紂好人之貧人亦好桀紂之貧桀紂好人之死人亦好桀紂之死桀紂好能貧人能殺人之人亦好能貧桀紂能殺桀紂之人然則非其自貧而自殺也一間耳彼以貧人之道自富而不知其適所以自貧彼以

殺人之道自生而不知其適所以自殺則亦失其所爲好惡之心矣僻以一人僇以天下爲人君者若之何不慎爲人臣者若之何不慎君不慎將僇於其民臣不慎非僇於其君亦將僇於其民爲君難爲臣不易蓋言慎也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蓋言僻也慎之與僻間不容髮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曰繼世以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

也由周而來亡國之若桀紂者胡亥楊廣而已矣豈天命之獨苛於後世耶我知之矣前之所命者其德不必若禹湯則後之所廢者其罪亦不必若桀紂矣且夫君不慎好惡之情而身爲僻則天下亂君不慎好惡之權而或代爲之僻則天下亦亂漢之孽作於宦豎而卓操爲承晉之妖興於宮闈而劉石斯起唐之亂兆於林甫國忠而開安史藩鎮之釁宋之禍胎於童蔡韓

賈而張女直蒙古之威一言以蔽之曰失衆則失國而已矣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成哀之所失者少也天命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桓靈之所失者多也是故以桀紂爲鑒而庸主具臣猶將邀宗社之福以桓靈爲鑒而前後左右居然有敵國之虞

充好惡之慎不至於爲堯不止雖其未至而亦堯之徒也充好惡之僻不至於爲桀不止雖其未

至而亦桀之徒也欲知堯與桀之分無他慎與僻之間也然則一念而慎則一念而爲堯之徒矣一念而僻則一念而爲桀之徒矣是堯桀之代興也語天下之不可不慎者莫如堯桀之代興語天下之可以慎者亦莫如堯桀之代興代興不已至於背馳背馳不已至於成性則上智下愚之不移而已矣可移而不慎不可移而不知所慎乃舉而諉之曰此氣質之罪也豈不謬

哉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徵辭也餘也者報施之及于子孫而人之所可見者也以可見者爲餘則必以不可見者爲正矣餘者於其子孫則正者必於其身矣報於身者有定則報於子孫者或有所不定矣盜跖之壽終未可爲盜跖賀也孀國者之傳世未可爲孀國者榮也然則親民之君子何必盡當以昭昭之慶而拂民之小人安能終逃於冥冥之戮也哉此東溟管子之意而余小子之所服膺也非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其孰能愼之

愼其德以啓心沃心者大臣事君之道僻其情以長惡逢惡者鄙夫患得之心豈惟放利之有鄙夫哉殉名者亦有之矣莊子曰名天下之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邅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其知絜矩之道者乎邅廬者非

薄之也以仁義之道于譽而據之也堅謂之廬宅以仁義之道親民而過之也化謂之邅廬其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愛則漆園之莊語而已矣

先修其身以爲本而家國天下之末在所後矣先愼乎德以爲本而人土財用之末在所後矣曰此有者後之之辭也夫聚人任土理財制用有國者所以布德于天下也舍是數者而曰愼德其所謂德者仁心仁聞而已矣是故理財之道主乎散不主乎聚曰愼德理財之心主乎民不主乎身曰先愼乎德夫是之謂知本夫是之謂知所先後

念念知身民之同體而不敢二之者愼獨之眞修念念知身民之同欲而不敢專之者愼德之先務

主忠信絜好惡謂之有德近者悅遠者來謂之有

人彊圉固田野治謂之有土閭闔實府庫充謂之有財公私咸給緩急可恃謂之有用

蘭絲玉食嬪御玩好宮室苑囿六者君之用財於身者也犧牲玉帛祿賜賑貸賓旅甲兵六者君之用財於國者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君之私何必非民之公哉本末之分存焉爾豐儉之數存焉爾禹平水土以開天下之財其用之也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絜矩慎德之道至矣哉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言無爲也絜矩慎德之道於無爲奚若曰民之所好因而好之非有好於我也民之所惡因而惡之非有惡於我也民之所求因而求之非有求於我也民之所非因而非之非有非於我也是

爲之而無以爲者也故曰君哉舜也有天下而不與焉所謂不與者豈惟不以其位爲樂也哉外不見天下之可與以我而內不見我之能與于天下也云爾故言舜之無爲者言乎其無我也使其有我則相帝堯爲矣舉五臣爲矣誅四凶爲矣禮群神爲矣恭己正南面亦爲矣惡在其有天下而不與耶故所謂有爲者非瘝癯犁黑之謂也爲之以有我而已矣所謂無爲者非坐嘯畫諾之謂也爲之以無我而已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至哉言乎

有身之情莫不自我而相物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自與而相取至恩莫如父母而或以妻子棄其養至嚴莫如刑罰而或以放僻危其身則民心之爭於財可知也拘者以爭爲爭巧者以不爭爲爭皆爭也治身之病者慶其血氣之足以自固而後伐其邪治民之爭者慶其食貨之

足以自完而後範其禮此水土稼穡之政所以
居敷教明刑之先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
攘攘皆爲利往此言天平世之爭也況於暴君
之所網羅汚吏之所搏噬以塗膏糞血之府而
望饑寒死徒之腹者平尤而效之者情也出而
反之者理也迫而應之者勢也導之爭愈爭愈
貪誨之奪愈奪愈悍爭奪於市而詐僞興爭奪
於野而盜賊起爭奪於朝而紀綱亂爭奪於君

所而社稷危矣探厥所由則爲民上者德之不
慎而僻其好於貨財之過也夫息爭於可以無
爭者覺世之大權也聚民於不得不聚者保國
之長策也孰謂王道迂濶而遠於事情耶
夫兩怒之言悖之小者也桀之言曰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是驕泰而悖於出也民之言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是怨痛而悖於入也有驕泰
之言者必有貪戾之政言之悖出貨之所以悖

入也有怨痛之言者必有爭奪之心言之悖入
貨之所以悖出也一言僨事其利之謂乎嗚呼
悖入之貨枵於府庫而君無所用悖入之言盈
于道路而君不得聞痛哉此商之亂所以極於
刑勝而周之禍所以成於監謗也諫諍之言上
或以悟主之心而下可以係民之望與其欺而
默也無寧欺而犯乎若曰納約自牖則君子之
事君矣

天下不可使一日無君一日無君則民或間之而
以爭奪亂天下此天之所以有成命也天下不
可使旦古一君旦古一君則君將恃之而以貪
利亂天下此天之所以無常命也天高而聽
於下民民愚而神成於非人所以考命之得失
者豈有他哉善不善之間而已矣
絜矩以親民謂之善絜無其絜親無其親謂之止
於至善善所以凝命也止於至善則命自歸矣

矣凝命者有得必有失故無常立命者無得亦無失故有常啓甲之善所以自得其命而禹湯之所立者不增桀紂之不善所以自失其命而禹湯之所立者不減

聖人之除暴取殘也非私其身也安天下之道在吾之有天下也云爾聖人之祈天永命也非私其子孫也久安天下之道在吾子孫之保天下也云爾何則唐虞之禪奸雄之大覬也聖人能之而不敢以爲恒者也桀紂之亂黔首之殘也聖人憫之而不欲其繼見者也於是乎昭謨訓以示子孫曰民可畏曰天無親使中材之主思創業而知勞撫盈成而知懼豈爰及乎以絜矩保民之道而爲祈天永命之圖故欲子孫之無喪師者欲天下之無暴君也欲社稷之有常奉者欲匹夫之有寧宇也不幸而遭不肖之嗣顛覆我典刑虔劉我蒼赤則夏商之季聖人固已

蚤見而預待之矣豈其懷患失之心徼難諶之命如祖龍所謂一世二世以至萬世而爲君者哉五子不罪羿之篡而怨太康之滅德微箕不姒周之興而憫獨夫之酣酒周公營洛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可以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至是而聖人之心見矣然則禹之待湯也何必滅於西夷北狄之怨而湯之德武也豈獨後於玄黃簞食之迎哉後之君子不察大人所以世及之禮又不白先王所以保子孫之心與其祈天永命之道切切然日取創業垂統保世滋大之說三令而五申之國以此成俗家以此成教乃至環堵之宮亂丘之園敝帚之享莫不欲其爲我之有而又欲其爲我子孫之常有寧身爲垢怨之府以犯鬼神之怒貽宗祧之羞而莫之恤也

豈非善之不明而侮聖人之言以貪天之命也哉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千百年無窮之計是說也吾以爲通於絜矩之道

或曰武王克商立微子而去之則奚若曰微子抱器行遯不之他國而歸周蓋深於天命矣命之未至聖人之所不能爲也命之既至聖人之所不能辭也歸於無我而已矣武王以無我代商故聖微子以無我歸周故仁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之謂也

善人以絜矩之道佐君以理財之道聚民有國者所與共好惡之權者也實善人之謂善而命之得也恒于斯棄善人之謂不善而命之失也恒于斯射父倚相其善人之細矣

賢犯之佐晉文也霸者之事也而其辭泰穆也則

王者之心也當其時豈逆知其戴君之將不永而姑假人情之貌以要譽於穆公也哉喪不可久而寧久時不可失而寧失故曰王者之心也有王者之心而不免爲霸者之事則未明乎大學之一善而已矣

愛其親而不敢惡于人所以能怨敬其親而不敢慢於人所以能謙故仁親者絜矩之本也夫其未得國也不敢貪于國而忘已之親豈其既得國也乃敢貪于財而忘人之親也哉此子犯之佐文公所以能和其民而爲諸侯主也求之霸臣吾必以子犯爲巨擘焉

民之好惡君能徧知之而不能徧代之故以絜矩之職分寄于群臣國之技彥君能徧舉之而不能徧知之故以爲賢之任首寄之大臣

樂正子無強智聞識之長而以好善優于天下強智聞識者他技之謂也善也者人之有技人之

彥聖之謂也已有他技則其於有技也必不能若已有之其於彥聖也必不能心誠好之矣故斷斷無技之心乃所以爲休休有容之心也夫技亦君子之餘事耳豈其身爲大臣而一技之不能有哉誠不自有其技焉爾古今之稱才藝者孰如周公而三握三吐以勞天下之賢士吾以知周公之心無他技矣他也者叵測之辭也懷不肖之心者曰他腸負小人之才者曰他技技非小人之才而自有其技則小人之才也處大臣之位挾小人之才以濟鄙夫之愚欲其無妨賢而病國也得乎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大臣之道

群臣之技用于人而無以有已大臣之技取于人而無以有已由相道可以知君道矣夫君之有高文而相之有鄭武也其殆庶幾乎

克已而無他技者王佐之才忘已而無他技者聖人之道

有薦賢之臣則能格其君爲寶善之君有寶善之君則能化其臣皆爲薦賢之臣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拔茅之彙所以爲泰道之首也故曰君相所以造命

有技之臣可使阜民之財財足而各得其所以相保之具彥聖之臣可使教民之善善行而各遂其所以相保之心故食貨者絜矩之材木也教化者絜矩之繩墨也技藝者絜矩之匠作也大臣者絜矩之工師也工師得而作室之用周大臣庸而親民之道備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此之謂也憂之如何曰詢謀僉同諸艱歷試所以教萬世之爲人君者至矣

秦穆之言一个臣也王道也然必曰保我子孫而

後曰黎民尚亦有利則覇者之情見乎辭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尚書大學之所以有述也

好榮肥者惡衰歉好諂諛者惡正直此有身之情也爲師尹者不知所慎以至于僻故天下之人足以濟我之欲者則好之其足以形我之短者則惡之足以延我之譽者則好之其足以忤我之邪者則惡之所好者更相汲引不偏於庶位不止所惡者務爲排斥不況于章莽亦不止此

其於民之所惡所好不啻遠矣技彥退而膏澤屯讒諂興而苛政作毒痛之禍自民而移之於國可勝歎哉

小人之避賢也必先于得君其事君也必務爲容悅而求左右諸大夫之助君不能察而受其欺則好惡之權爲其所竊而是非之柄爲其所持植私交也反見以爲舉善排正士也反見以爲嫉邪方且股肱而心膂之以至于亡國破家而

不悟者衆矣非仁人之無我也而何以不惑于群小之党非仁人之同民也而何以洞察夫衆惡之公非仁人之神武也而何以不少姑息于四夷之逆哉娼嫉遠而大臣有休休之度矣技彥容而百僚有濟濟之風矣黎民子孫有不蒙受其福者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之謂也故仁人之惡人本乎愛人而仁人之愛人成于惡人書曰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益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雖聖人有戒心焉擇相者若之何不慎

忠邪之品莫辨于秦誓進退之衡莫精于孟子用人者合而觀之絜矩之道備矣

莫難于見賢既使之見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耶是天之奪其魄也故謂之命莫難于見不善若之何見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耶是君之以天下戲也故謂之過夫天非私爲賢者厄而君非

樂爲不善者寬兩者蓋相待而然矣管子以爲互文信也

民之所以好賢者爲其能理我之財也民好之爲民上者惡之是棄民也民之所以惡不善者爲其能奪我之財也民惡之爲民上者好之是虐民也棄民無衆虐民無親衆叛親離難以在上矣書曰罔攜百姓以從已之欲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此之謂也夫

舉錯者君大夫之所共操而是非者士庶人之所與有也舉錯不公而好惡僻于上謂之亂政是非不明而好惡僻于下謂之橫議兩者之不容于堯舜之世均也孰謂修身爲本之學可一人而不講也哉

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影謂之影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虛

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哉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謂也

昔者曾子唯一貫於夫子而以忠恕曉門人一也者會天地人物於我而不岐于二大之體也一以貫之也者轉天地人物於我而不住於一大之用也天下皆執其不住于一之用而迷其不岐于二之體我本大而執者小之道本大而執我者小之忠恕者以不二之二去物我之執于

用而以不一之一泯物我之相于體者也有率性之忠恕有修道之忠恕率性之忠恕者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也不修道則不成修道之忠恕者絜矩之謂也不至于率性則不神忠恕違道不遠以修道而言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兼率性而言之也故一貫者統天之大道而絜矩者承天之大道也蓋曾子之門有因言而得意者故述之以作大學而標其宗曰親民

其稱曰格物示其方曰絜矩一篇之中發明絜
矩申之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蓋至是而曾子之所以唯夫子與其所以
曉門人者昭然若示諸掌矣

忠者恕之實心恕者忠之實事恕之名見于齊治
之釋而以藏身寓忠忠之名見于治平之釋而
以絜矩明恕一而已矣時乎竝舉之而不爲有
餘時乎偏舉之而不爲不足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恕在其中矣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
乎忠在其中矣

物我不二之謂忠始終不二之謂信一也博文以
求之躬行以體之厚重以基之親仁以輔之改
過以新之徙義以化之吾惡乎知語下之非語
上耶吾惡乎知四教之非一貫耶日月之明望
之廣漠則遠覩之戶庭則近窺之穴隙則微而
其所以爲明者一也程子曰聖人初無二語亮

哉萬世而下有能祖述仲尼而知其解者是日
暮遇之也

顏子三月不違仁能主忠信矣滾雕開曰吾斯之
未能信所謂日月至焉者耶雖然知其所未信
而不安其所未信則日月之至不足以限之矣
行大道者志開之志學顏之學庶矣乎

夫曰忠信以得之爲不曰欺妄以失之曰驕泰以
失之爲不曰謙慎以得之乎曰此互攝之義也

無我見我者欺妄之本而言行之欺妄則其末
也自我自貴者驕泰之根而功能之驕泰則其
枝也欺妄之習發揮于驕泰之情驕泰之情還
滋其欺妄之習兩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好惡之
矩所以不能常絜者也忠信者所以伐欺妄之
本也謙慎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伏也同時
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言謙慎而謙慎之德已
彰其起也同時而起故謂之驕泰則不言欺妄

而欺妄之失已著誠意之釋毋自欺者謂之自謙謂之愼獨合而觀之大學之道可以恍然而悟矣

絜矩曰大道生財亦曰大道豈徒反聚斂而言之耶蓋曰不能生財則不可以絜矩也云爾故曰學以治生為急夫治生者非治其自生之財而治其相生之財也相生者孝弟慈之屬也民可使之由士可使之知者也在下位者生其財以

修孝弟慈之德而大人之事備焉在上位者生民之財以興孝弟慈之風而大人之教成焉故生財之道絜矩之道也以生財之道行絜矩之道功深於絜矩而求生無敢以害仁矣以絜矩之道契一貫之道情忘於一貫而殺身且可以成仁矣然則生財者乃所以善用其財而治生者乃所以不泰其生也無器而非道無事而非理無粗而非精無小而非大孰謂農工商賈之

業而不足以輔修齊治平之德也耶亦在乎本末先後之間加之意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者所以生財也因于可生導于方生保于長生和于並生夫是之謂生財之道者居常無以自生而緩急將至於奪人之生是故負其位而奪者暴負其志而奪者賊負其勇而奪者殘修生財之道者居常足以自生而有餘且可以資人之生是故孝可以及於宗族弟可以及於鄉黨慈可以及於孤獨惟勤可以開其無涯之生惟儉可以待其相續之生兩者老生之常談而聖人不能易也上非此無以足民下非此無以足君

生財之道與時偕行居今之世而井民之田亂也限民之田亦亂也無已則衷多以益寡乎西北之人力不足以勝地故多曠土東南之地利不足以養人故多遊食西北之民安於儉其所短

在勤故生而不足東南之民習於勤其所難在儉故足而不恒以土致人以人任土而天地之菽粟可使如水火矣以勤濟儉以儉守勤而閭閻之積貯可使若丘陵矣雖然欲勤之勸于西北非催科之緩不可欲儉之勸於東南非禁令之信不可爲民牧者約已以先之敏事以勞之觀變而盈縮之設誠而致行之於富民何有夫倉廩足而知禮節故四維可張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六行可成此有技彥聖之士所以智盡能索而斷斷休休之臣所謂吐哺握髮者也謂之大道不亦宜乎

生財之民當使其食人不當使其食於人生財之途當開其有以爲不當開其無以爲食人者農也食於人者末也有以爲者用物也無以爲者長物也夫民之所以逐末者非以末之利賢于農耶利之所以歸末者非以民之羶於長物耶富人之羶長物孰若市義而周隣里鄉黨之乏中人之羶長物孰若積聚而爲凶饑緩急之防貧人之羶長物孰若苦身而寬稱貸通負之擾夫長物者用之所得已而財之所不堪也得已而不已則不得已者將已之矣此養之所以不贍于親而信之所以不終于友也故富者以奇樂阱貧而貧者亦以子錢阱富貧富交相阱而天下之財訾矣天下之財訾而禮義之教不得行矣爲民上者於是乎不務其德而重騷動之不幸而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雖慈父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禮曰饑救飲水盡其憚斯之謂孝夫救水而可以爲孝則救水之外爲長物爲難得之貨矣事親猶爾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況於交際之往來乎易曰二簋可用享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故足民者亦在乎示之以

儉而已矣

今之大邑古之天國也而租稅於民者十數人而已視周之食祿者何其寡而所食之祿又何其薄也此食之不可以汰者也天下之政統於九卿而分隸于百執事官雖衆建而大者未必當視侯之卿小者未必當視子男之元士此食之可以無汰者也夫百官之祿無增而玉帛日增意者酌其等殺而四民處之乎尋尺之秩不益

而錦衣歲益意者慎其除拜而三世限之乎此兩者可以節其冗食者也至於養兵于衛轉漕于河則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大苦矣若之何兵之不足以禦武而漕之不足以實邊也此兩者不可以責其冗而可以責其蠹者也夫國之財耗於食而補助之政衰家之財耗於食而燕惠之道喪其奚一也季文子相魯三君而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社稷之臣晏子豚肩不

掩豆稱過下矣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食肉者妻之族無凍餒者假令兩公而在子雖未之能學至於執鞭所忻慕焉

蠲稅賑貸之詔莫亟於漢文帝而太倉都內之積莫盛於漢文帝益恭儉之所留亦神武之所制也其效至於家給人足斷獄四百可不謂仁乎夫人主之生財與衆庶之財生於四體雖守之以儉不過三年九年之餘人主之財生

於萬方稍節之以儉即爲不涸不竭之府設開一山澤不如斂一度支權一開稅不如損一營繕竭澤而取之漏巵而用之利權旁落于下而不知謗聲獨歸于上而不恤竊以爲生財之道左也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君推誠以任相相虛已以進賢因民之所自生而導之以生財不分而

各足因民之所可讓而示之以讓善隨教而興朝有明良喜起之風而國有孝弟忠信之俗君有安富尊榮之慶而民有親賢樂利之休昔人有言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其得人以仁天下之謂而已矣

夫財之在天下國家猶氣之在身也氣周流則身和而有所壅積則爲疙膈爲癰疽爲狠疾財周流則人和而有所壅積則爲朽蠹爲誘怨爲爭奪周流者散之謂也壅積者聚之謂也夫惟通天下國家之財爲一氣之轉旋而後能會天下國家之性爲一身之保合一身之謂大身大身之謂發身故生財之道散財之道也散財之道發身之道也非仁者不能以財發身非以財發身不足以謂之仁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吾於大學之理財亦云

[illegible]養之名聞者疾首傳數其罪曰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嗚呼彼謂財可以娛樂其身而滋大其勢也及其投四裔也而能載之後車以適魑魅之土乎即不然而脗脗之民耽耽之視有不乘間而闚其提如石氏之金谷者乎又不然而死期之至有能以阿堵緩鬼神之罰有能以賄賂免子孫之餘殃有能以遊魂乞靈而姑貪者乎財之壅也無當於白骸九竅之身而重錮其萬物一體之身身之傷也即以其多欲叢怨之財而悉化爲寇盜妖孽之財夫是之謂以身發財夫是之謂以財禍身此古今之大戒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而於上爲尤子產諫重幣於范宣子曰聚於宮室則諸侯二若吾子賴之則晉國二諸侯二則晉國壞晉國二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絜矩君子不能不爲之三

復

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蜚蜚距虛云爾哉事非我有爲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爲民而有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爲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爲其養民也用之於旅者爲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爲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君者亦爲其臨民而非爲

其獨異於民也其道曰不致其尊不可以托天下不逸其身不可以勞天下也云爾國之財生於民而散於民民之財輸于府而藏于府好仁者忘其爲誰之仁好義者忘其爲誰之義終事者忘其爲誰之事守財者忘其爲誰之財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之謂也夫是之謂使民由之之道

以百畝之不易五母二母之不遂爲已憂者農夫

也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鷄豚牛羊之畜固非食租衣稅者之所宜有而又豈居仁由義者之所宜有哉在上位者謂之肉食而不敢爲無故之殺在下位者謂之藿食而可以盡救水之歡君子柰何以君之賜民之膏物之命而急急於口腹之養宴樂之需使吾絜矩慎德之明不偏於血氣心知之屬也哉網罟之設不得已而權民物之輕重以爲艱食鮮食之衛

者也水土平田野治稼穡興而民之食於山澤者寡矣限之以分取之以時用之以禮而民之食於刀俎者節矣因於其所不得不因而制於其所可制吾於是而知聖人應世之大權也鄉黨之篇記孔子之所不食者不一而足豈特爲身與禮哉愛物之意存焉爾今之君子有能去肉王庖而實疏于鳥者乎慈以博愛儉以養廉澹以明志一舉而三善備焉謂其非孔子之徒

吾不信也

而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以爲民父母之心言之耳如以其實則爲聚斂之臣者必能爲盜臣而爲盜臣者必好爲聚斂之臣此二臣者豈其性之必不善哉蓋人心之安于利而勉强于義其所由來者漸矣欲治其本必也明絜矩之道以道之不然彼未見義之所以爲義而徒求其義雖曰造士士之智未易端也欲治其標必

也殊應更之勸以勸之不然彼未見義之所以爲利而徒非其利雖曰懲貪貪之風未可艾也嗚呼里選之制雖難行於叔季而講道論德之矩安可不出於　朝廷出於朝廷則所漸被者齊矣宴勞之典雖尚籍於考功而懸魚郤視之操安可不優其賚予優其賚予則所風厲者廣矣司世教者審辨而預圖之可也

君不知生財之不易而屑越於府庫者盜臣之資

也君不知節財之可富而濫徵於稅斂者亦盜臣之資也有國者與其困不足之民而盜於臣孰若損不經之費而藏於民事君者與其博諫臣之名而不能使其君知斂之不可聚孰若塞盜臣之實而或能使其君知斂之不必聚

不可以取而取者雖不盜財於府庫君子必命之曰盜財之人可以散而不散者雖不聚斂於百姓君子必命之曰聚斂之家此兩患者古之鄧

伯道其免矣夫予小子蓋甚悅之因書以自警

君之務財用者小人之罪也而君之親小人者亦君子之過也何則好順而惡逆者有我之大情也雖嚴於克己者猶不能無所出入而況未嘗克己者乎帝學廢而君之知克己者鮮矣聖學湮而臣之能克己者寡矣以不能克己之臣事不知克己之君而日偲偲焉欲其忠直之是親而諫佞之是遠也譬食人者奪其所甘而進其

所苦豈有不投簪而起者哉故君子之事君也不憂天下謂我之不能諫而憂吾君謂我之不可親謂我不能諫猶可徐圖其功以謝天下謂我不可親則將奉身以退而遂負吾君矣夫所謂不可則止者豈大臣之得已哉其計畫無復之耳苟吾君有一事一言一念之可得其間而吾不能爲之委曲濡忍徒以進退之禮潔其身而自解免也忠愛之道固如是耶故所謂大臣

者內不以爵祿名譽滑其心而外不以剛直公清盛其氣君有善則務將順之君有過則務匡之君有好名之心則誘之以名而無務撓之君有獨斷之志則歸之以斷而無務攘之君有所愛倖之人則併其所愛倖者而爵賞之君有所希望之事則就其所希望者而引導之吾何敢知君之信我歟不信我歟天下之諒我歟不諒我歟盡吾心焉爾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社稷有靈主宰自合人不足通而思邪之永明攻不足間而聚斂之謀黜豈其拂人從已後義先利以召迭興並起之菑害而至於不可救藥也哉顏淵使衛而夫子進之以虞曰虞者心齋也惟虛乃可以及化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嗚呼此帝王聖賢之大學所以不可不明於天下也進君子退小人以公孝弟慈之財而帥天下以仁

讓在上位者之絜矩也法君子鑒小人以生孝弟慈之財而相勸以仁讓在下位者之絜矩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道豈有二乎哉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格致誠正之實功也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格致誠正之明效也其故動無所在靜無所不在而身不僻于應物矣好能知其惡惡能知其美而身不僻于用

人矣求於已之所有非於已之所無而身不僻于帥天下矣絜矩以同民之情理財以興民之善而身不僻于長國家矣不僻之謂修真修無修衆齊治均平於一性無修徧修通天下國家於一身所謂親民而止至善以明明德于天下者無餘蘊矣故修身而下迄于治平大學之三周也三周之義不離一周一周之文即攝三周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存乎人焉爾

明鄭端簡古言所載石經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

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

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

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

之使爲國家畜財孟子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

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新本辨

古舒吳應賓著　姪用先校正

大學新本者今所謂石經大學也不言石經者非眞石經也非眞則僞不言僞者不敢盡辭也曰新本者望鄭註古本而言之也按晁氏禮記之書成于七十子之徒漢河間獻王上之劉向校定大小戴各有所刪傳至東漢馬融復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共四十九篇以授鄭玄謂之戴記而大學中庸在焉蓋古本也新本不知何許人以臆增改古本而始見于鄭端簡之古言其說曰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柏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　温陵蔡氏清莆田郭氏瑗新安潘氏璜各有說惟餘姚王氏

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衞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其後數十年唐禮部仁卿具疏上之未報而此本遂行于世一時學士大夫疑于補傳而未安于古本者蓋有取焉楚黃耿恭簡爲之括義姑蘇管僉臬爲之輯註而石經大學之名以是益章夫石經漢唐皆有之漢經乃桓帝時蔡邕奏詔以古文篆隸三體刻之于石而今亾矣秦中石經則唐文宗時所立惟隸書一體而戴記大學與鄭本纖悉不殊然則

古本乃眞石經新本則託于賈逵而妄以爲石經考也端簡信之而獨指爲石經大學豈謂古本之無石經耶以是知端簡之成乎心矣今按文獻通考及瞿運長元立石經質疑諸篇以覈其爲烏有而詮次綸貫輒以千一之慮明其不然此亦一石經彼亦一石經不可以無別故以古本新本言之有所設難則宗新本者自稱賈本而目古本爲鄭本云

瞿元立少師事管東溟先生先生欲立石經輯註屬元立商確元立徧索羣書有石經質疑及續質續記錫山書凡三通並見管先生石經附錄其博綜精覈殆不啻繭絲牛毛矣文煩不能悉引擇其顯著切要者録之于篇先生雖終以端簡之言爲據三至報緘然寧自爲莫須有之辭而不掩元立送難之牘其亦猶行古之道者歟益足以見新本之不復有他據矣

端簡古言所稱政和石經不知載于何書傳于何人予小子固不敢謂端簡之無稽也然竊以微顯闡幽之義莫大乎是端簡幸見程朱之所未見豈其愛墨池一滴水而不詳録其所自出以爲後之好古者地耶

端簡欲立新本大學而是時學者非安於朱本則喜於古本殆未易以口舌爭也故但載政和考經刻石之事及虞松所述賈逵之言俟後之讀

古言者知鄭本之外復有賈本而已其餘二本得失未嘗過爲適莫之論則正欲自處是非之外而明其爲述而不作者也然則左袒之意固隱然見乎辭矣

魏文帝始以黃初紀元在明帝則爲太和爲青龍爲景初在齊王芳則爲正始爲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爲正元爲甘露在元帝則爲景元爲咸熙而禪于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也端簡博通豈

其疎于考索至此瞿元立言魏者僞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稱虞松述賈逵之言者蒙莊重言之謂也不然則文成高弟爲之端簡驟見而喜不暇深考而筆之古言者也此兩者雖不可知然其爲端簡獨知之契則亦無辭以自解免矣

大學自程朱而後建議者金華王氏至新安潘氏凡八家皆莫能相尚獨新本一行而尊之者不

啻蓍蔡何耶正以出于不知名姓者何人而前輓于漢魏之名家後推于博雅之君子蓋有感人以虛之道焉使其自著名姓則與諸家等矣道之可明何須在我是亦君子之用心乎但其事既無文獻之徵而其義復不及古本之善此予小子所以忘其固陋而僭爲之辯也

虞松史不立傳獨於鍾會傳稍見梗槩安知有奉詔考定五經之事而衛覬邯鄲淳鍾會本傳亦

未有奉詔書經之文也陸士衡洛陽記載漢石經碑存毀甚悉使魏有石經何無一言及之耶溫公史鑑於石經書者五而朱子綱目因之一曰立石經即漢桓帝熹平二年事也二曰補三字石經即元魏神光元年從祭酒崔光之請補漢經之殘闕而未竟者也三曰遷石經于鄴在東魏武定四年四曰徙石經還洛陽在周大象元年五曰國子監石經成在唐文宗開成二年

使魏有考經刻石之事安得闕之而不書哉獨酈道元水經濩水註稱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而不言何人書及衛覬之孫恒撰四體書勢序云魏初古文傳自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而轉失淳法謂轉失淳法必非淳書矣二書雖有是言然正始石經絕無見者道元後魏人也安從見陸士衡之所未見耶按崔光請補石經之疏有云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

氏典論而魏明帝詔云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刋石大學與石經並蓋明帝以典論擬經也史又謂典論以火浣布爲無有正始初西域有獻其布者於是刋滅此論天下笑之乃削火浣之謬稱仍立石故流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而道元因之隋志有石經典論一卷亦以此也然則正始之石經非經也乃文帝之典論而明帝妄稱爲經者也爲新本者豈亦嘗攷索至此知世有正始石經之名故詭爲政和而處于隱顯疑信之間耶

按范史賈逵傳稱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嘗爲左氏傳國語解詁又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及周官解詁傳尾總之曰所註經傳義詁論難百餘萬言至於藏記未聞有所發明

蓋非其所受故也學爲二篇散列記中未爲世儒所重使逵能表而出之則過于專門名家者遠矣而史何以不之及耶唐仁卿疏於經傳義詁之上增一禮字其用心亦大苦矣

按隋經籍志載三禮本末甚詳今撮其畧而言之漢初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宣帝時後蒼最明大戴德小戴聖皆其弟子而河間獻王所得淹中古經其十七篇與士禮不殊而字多異至東漢鄭玄傳小戴之學以古今校之取其義長者爲註此儀禮之本末也又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而河間獻王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請置博士以行于世杜子春師歆因以傳受馬融作傳鄭玄作註此周禮之本末也禮記亦河間獻王所上至劉向校定是爲大小戴之自出而馬融鄭玄傳小戴之學此禮記之本末也是則三禮皆自河間獻王入于秘府而皆傳於鄭玄逵之

於禮惟周官與玄同出于歆儀禮戴記則玄所兼長而達未之速也今謂賈本大學獨得劉歆秘府之傳而鄭玄所註戴記乃高堂之私授蓋信于其所欲信而未暇深考耳

中庸作于子思緇衣作于公孫尼子月令作于呂不韋王制作于漢文時博士此孔穎達所識于戴記之序者也而大學之所自出未之前聞其篇中有曾子曰三字故朱子以爲曾子之意而

門人記之夫曾子之意非子思不能傳則謂大學之書非子思不能述奚不可哉必爲之辭以實之則鑿矣然新本之設本爲大學而併及中庸則子產立公孫洩之意也夫二篇之于盡性經世一而已矣以文義言之大學自有大學之經緯中庸自有中庸之經緯以理義言之可以大學爲經中庸爲緯亦可以中庸爲經大學爲緯必曰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吾斯之未

能信

焦太史曰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爲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顧皎字嘗見明皇老子註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如此按晁氏稱明皇因呂氏月令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運

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命李林甫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宋藝文志謂鄭本月令初在第六明皇升爲首篇號御刪月令至宋景佑改行舊文乃別行于世號唐月令是則明皇之所刪定者月令也非大學也使于大學有所刪定則亦將表而註之曰御刪大學而與月令頒頒篇首矣鄭註民之不能忘也下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是古本引淇澳之詩正在必誠其意之下

而他可推也孔穎達之疏作于貞觀十三年而與鄭註綸貫不異豈羽皇併其註疏而改之耶按隋經籍志孝經出于漢初河間顏貞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併前合二十二章劉向以顏本比古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是則

刪孝經者劉向也非明皇也惟於尚書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而改無頗爲無陂則朱晁氏得而着之于策矣使刪大學之五句而亂其章次吾恐明皇縱欲自諱而天下後世必不爲明皇諱也其增道德二字則直認之曰朕所加也何獨於大學而諱之故知文成所復之大學眞康成所註小戴所傳河間所獻之大學而非明皇所刪定之大學也由古本之眞而可以知新本

之妄矣

古本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緊接止善之脉而以知止爲入門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至也暗接親民之脉而以知本爲始事下文五釋顯寔雙承似疎而密似微而彰似偏而全似離而合眞三代之文也夫明德者知而已矣內照至善之體謂之知止而體者用之體也外照親民之用謂之知本而用者體之用也用分體而

費故大學之釋獨詳于親民體即用而藏故五釋之文皆通于止善豈有不會于定靜安慮而可謂之親民又豈有不徹于天下國家而可謂之止善者哉此知止有定靜安慮得之義所以不必于釋而亦未嘗無什也新本不得其解而謂損首章之有餘可以補格致之不足是廢君主之官而當以視聽之任也豈不謬哉

新本前以孔子之咏萇鴦爲知止之發端末以詩

人之贊文王衛武前王證止善之極則然則其所謂止者乃是君以仁爲止臣以敬爲止子以孝爲止父以慈爲止與國人交以信爲止德以民不能忘爲止業以沒世不忘爲止而於定靜安慮之義初無交涉豈大學之道專就感而遂通之後料理發皆中節之和而寂靜之體未發之中不必于湊泊脗合耶且據新本之文玩格物之旨不過量度其孰爲本始而當先孰爲末

終而當後靜安慮得必以知止爲始使民無訟必以修身爲本而已矣曾是而可謂之物格知至乎古本首章發揮此意已自洞然明白而又何待于更定乎或曰由知止而定靜安慮皆所以格物致知也至于能得而始爲物之格知之至矣謂之頓悟頓悟者悟未發之中體也由是而誠意正心以盡修身爲本之功由是而大畏民志以成齊治均平之化謂之漸修漸修者修

中節之和德也大學之宗矣貴于悟故不可無格致之釋誠意而下微詳于修又不可爲格致之釋今以賈本觀之悟修之先後既明求悟之功夫亦具此其賢于鄭本而可信者也曰有悟前之修有悟後之修悟前之修親民以求止悟後之修止善而親民故好民之好惡民之惡所以致未發之中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中致而中節之和出矣修即修其所悟悟即悟其所

修頓即以漸爲頓漸即以頓爲漸此一貫忠恕之道所以互照雙融而古本之文所以獨得其髓也今以誠意諸釋皆爲悟後之修而所以求其頓悟者不過曰知止定靜安慮而已欲令初學之士安所眞力而得入耶且所謂止者即動而止乎離動而止乎即動而止則不當獨標定靜安慮之文離動而止則必將盡弃家國天下之事此兩說者無一可者也若謂黃爲之咏使

人凝神定慮熟玩深思而自得其所止于應事接物之間則又與禪家參看話頭從緣入道相似殆非儒聖顯修忠恕而默悟一貫之教體也古本不立格致之釋而其旨自明新本更定格致之釋而其義反晦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古本之格物不得于心而有朱子之補傳補傳之格物不安于心而有今之石經補傳出而古本疑矣然其無可疑者自在也今之石經出而古本亂矣然其不可亂者自在也何以言之物備于我物即是我我備乎物我即是物身心意知能備之物也家國天下所備之物也有誠正修之釋則所以格其能備之物者可知有齊治平之釋則所以格其所備之物者可喻而於首篇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經之旨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為之釋也知格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傳之不必補矣知傳之不必補而益可以知經之不當更矣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之者疑之也史且闕疑而況于經乎疑且闕之而弗益而況于無可疑者乎

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各自為一事而不可相並各自為一義而不可相通則古本之有闕文信矣今以五釋之文參之則誠意之釋不曰德潤身心廣體胖耶夫意誠于中而至于心廣豈曰不正德形于外而至於體胖豈曰不修是正修之攝于誠意也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心之發而為意者也著于有所而至于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誠之過而誰過哉修必以正正必以誠是誠意之攝于正修也或曰誠以領好全惡為義正以靜虛動直為義毫釐係念即成方所非必如上文之所謂自欺也此猶其近似者也若夫心正身修之後而猶有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之僻身修家齊之後而不忘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之徵則何以解也家齊矣國治矣天下可運之掌矣而曰僻曰驕泰曰外本內末曰拂人之性曰爲天下僇又何以解也當知事理交參法戒互顯非此非彼卽始卽終謂五章之文皆所以釋修身可也皆所以釋誠意可也誠意修身之旨可交徧于五釋而格物致知之義獨不可默寄于一篇耶且新本亦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矣又何疑于溯文而更其所不

可更以補其所不必補耶其自爲駢枝亦甚矣

鄭玄訓格物爲來物詩云神之格思此其義之所自出也孟子不云萬物皆備于我乎以我而外天下之物謂之不仁謂之不誠強恕而行者絜矩之道所以反物于身也物反于身身反于仁則誠而樂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李善註文選運命論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矣以我之心而度物之心所謂絜矩之道非千然則度物者忠恕之始事而來物者一貫之大宗來物之中卽具度物度物之中不具來物此二訓之優劣也新本所取量度之義乃獨在于本末先後之間則又併其所謂度物者而小用之矣惡足以當大學格致之釋耶

古本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至也節節相生步步

相顧如刀砍流求其斷續之迹了不可得新本乃移物格一條于知至之後誠意之前與時藝過文相似所謂斷鶴之長而續鳧之短者也

引淇澳之詩者明誠中形外之符也引烈文之詩者指盛德至善之事也帝王之所以自明明此而已矣君子之所以用極用此而已矣文王之所以敬止敬此而已矣詩書之所稱盤銘之所識孔子之所詠皆以申明之復乎此而已矣故

誠意之釋大學之再週也修齊治平之釋誠意之餘緒也新本克明而下至止于信在堯舜帥天下一節之後淇澳而下至不忘也在穆穆文王一節之後以證一篇之義以應首章之文乃後世作文法爾其含嚼永之味不及古本遠矣

立言之體有正宗有引証正宗之所已明者引証以詠嘆之正宗之所未具者引証以發揮之如

古本誠意之釋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親民之好惡也亦止善之好惡也親民之意引而不發至于親賢樂利沒世不忘而可以悟矣止善之意微而不彰至于盛德至善緝熙敬止而可以悟矣孟子引齊相之言以申雪宮之論亦此意也且夫意者明德之所發也身者明德之所依也家國天下者明德之所照也誠意所以親民也家國天下則其所親之民也誠意而親民親民而心正心正而善止本末之物格無訟之化成而知本之知至明明德于天下之道如是而已矣若夫至善之止雖不離于家國天下而求之名義則惟誠正二字與之相應正心非他誠意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喻之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人贊之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咏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贊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可也其自證自知之蘊固非修齊治平之事所能盡矣明德親民止善之證非誠意之係而誰係哉不闕者疑其闕而補之不冗者疑其冗而更之故大學之有新本也猶玉之有瑕秩而已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新本之所增而以爲修身之事者也夫非禮者已之謂也已也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生乎身者也身見之已克而視聽言動之

禮很矣妙矣哉身有之爲言也不察其本有之義而輒增其本無之辭豈非陳失之耶

如保赤子因使衆之慈而證之也新本置之一人定國之後則疎矣夫國與天下之名可以通稱而富教之義可以互見釋治國而曰帥天下釋平天下而曰長國家治國之釋獨詳于教民而握機于恕平天下之釋獨詳于富民而歸本于忠此文之默相爲用者也新本必以帥天下之

文歸于平天下之釋不亦固乎

能絜矩者爲民父母不能絜矩者爲天下僇故衆之得失法戒之大端也非絜矩於理財不可以得衆非絜矩於用人不可以利民而得失之機決于忠信驕泰之一念治平之義亦既無餘蘊矣然散財者不得不講于生財之道而利國者不嘗求助于聚斂之臣此恒足之規好義之利不得不叮嚀于末簡也其辭不亦達乎其義不

亦確乎達則不必更矣則不可更而何新本之必改更之也夫民之所好者卑其財而已矣民之所惡者奪其財而已矣其好賢也謂能引衆賢以卑其財而已矣其惡不善也謂能引衆不善以奪其財而已矣是故絜矩之政親賢爲急而絜矩之心利民爲先由是觀之秦誓之文不當居愼德之先明矣他所更置雖曰無傷而校之古本亦未有以相尚孟子曰是亦不可以已

乎其新本之謂也

論語述 卷之一 浙汜陳說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天地無時少休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天地之化機不息也人心無時少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刻不有無人不然此人心之天理常存也但天道流行而人心有閒故聖人命之學以習之學者學其所本然習者習其所固有此心念茲在茲無少閒斷則純亦不已而天心來復矣天心

復則人欲淨天理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鳶飛魚躍孰非心體呈露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凡事習則說不習則不說所固然也然此理人人所有不必盡人皆習有同乎我者聞聲相思千里命駕彼此相證道合志同則同遊熙嶲之天共在無爲之內草木鳥獸皆有心知日星江河莫非同體其樂非尋常朋侶所可喻矣至世莫我知則彼失其本心而我自有獨得不拔之操遯世無悶下學上達默通帝載名安有不成者乎夫爲學之道止在獲心心之有理如木之有根說者入地而得生機樂則暢茂條達物無不生人無不說惟俗情間隔故此理不續而怫鬱隨之君子求吾心之眞則自得吾心之說得吾心之說則必有發揚之樂而慍不能攖今人欲得說樂而每以私意生其戚欲爲君子而終以俗情亂其眞求知一念紛擾終身何不以時習之功求本然之心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又曰潛龍勿用蓋爲學之道必以乾之初爻基之矣學字無所不包自性道聖天以至百工技藝皆是只時習自然說朋非泛然之友是同心同德者如詩人之李杜文人之韓柳只一二人不可多得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豈不是樂時習朋來精粗道器無不皆然至不慍二字則上通帝載不怨不尤於此方見得君子方可議學字根源

上論首論學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持世之大務也總見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篇終之總之不越一中即上論終之以時哉時哉則又時中之密義也 此章是三疊語不是三平語其工夫全在首一句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 學字原自渾全不必更覓他字代之工夫全在時習上時習處即是學學字渾看若云學不習習不時則破碎甚矣悅字正是時習中光景不是兩層 時習是徹上徹下語人性中原有無時不然者時習之正與這無時不然者相習程子云不須尋索不假矜持可想見悅的意趣 學到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魯論一書莫非言仁仁者天地所生之全理人之一

身自經天緯地以至事物細微道無不備人苟念及事親從兄則一身之道油然皆動故有愾愉之色必有和順之氣有繼述之志必有制作之禮此非因孝弟而有乃因孝弟而生生者體無不具而機有由興人之初生如菓之有核其根本華實無一不具於仁之中及入地而得生機則自根而本自本而枝自枝而華自華而實既實之後仍具一全體之仁故謂之仁人之爲仁猶是也當其生初無理不具及其備道仍如所生之初故統論仁則仁爲孝弟之本如菓未種而本藏於仁及論爲仁則孝弟爲爲仁之本如菓

既芽而芽又爲枝葉華實所自具今人于道往往不自覺至欲繼體承先則必念其身念其身則必思盡道思盡道則道之在我身者一全而無不全故武周達孝而郊社禘嘗皆因繼述一念勃然而不自已夫親曰事兄曰從從兄者非從兄之教令兄能事親而我盡孝以從之故武王纘緒而周公成德嗚呼若武王者可謂事親而若周公者可謂從兄也歟按首節從犯上作亂說起則爲仁之本亦應合天下言之蓋爲仁之功必太和洋溢而仁始全道字該得廣不獨仁民愛物是道即尊君親上亦道也

仁者人也而完其所以爲人的道理只在孝弟故下孝弟爲爲仁之本正與其爲人也緊緊相呼應 通

章重一生字生生不已是之謂仁 生字與稿字反不是漸漸生出來本壞則全體都稿本立則全體都活 先儒以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的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魯論一書有言爲仁者有言仁者從設施作爲言之則曰爲仁故孝弟爲爲仁之本事賢友仁爲爲仁之助從本心全體言之則曰仁通篇言仁甚多而此節首言鮮矣仁蓋仁者心之全德而德之根本總在于誠未有不誠而可言仁者一時不誠尚可誠于時時一事不誠尚可誠于事事唯巧言令色不唯不誠而心專作僞其增飾甚多而所鮮則仁矣夫中無實德

則全體皆虛心真一失而無妄不行終身自謂得計下達不知所返矣故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欲求仁者不可不以此爲深戒也

仁人心也巧在口令在色心體安在巧令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著心體故曰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學莫大於誠身誠身莫急於省心未有心不誠而身能誠者人心爲身無不誠而於身之所接每以身外而不實盡其誠究之心爲身之心心不實即身安得誠曾子省身正曾子自爲使待人一如待己則己之

心無不實而身即誠矣凡人自謀無不忠自待無不信自得無不習至待人雖設謀甚眞而必不能如己之忠雖交與甚篤而必不能如己之信師傳雖敬奉而必不能如自得之習故心之眞淳易失而心之滲漏最多曾子一日之間必致三省則其忠信篤實之心無毫髮間隙可知矣心無不誠斯身無不實以之求仁而仁全以之體道而道備此省身之要所以爲進德修業之本也歟

吾身二字最眞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爲欺人所以矇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自一毫苟且不得三乎字正是問心之詞習不徒求無負於師直求無負于此心耳必如顏之不惰足發方是

習 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不是無主惱的學問 謹按三省即常惺惺法不在事前事後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帝王平天下之道曰驕泰以失之諸侯撫有大國亦唯去其驕泰而已千乘之處事易矜臨民易詐役財易侈待人易暴而使民亦易擾凡以封域之廣民物之繁足以生驕侈之漸故曰敬信節愛時無非存忠信之心以爲出治臨民之本蓋事不敬則終必敝不信則令不從不節則財不繼不愛則人材易耗而不時則將有工役繁興而不能自禁者故必以五者爲心然後千乘之大不足侈吾之心而吾之心自足以周千乘之大不然心之不存而封靡爾邦其害可勝道哉

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眞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隱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 不曰治曰道見治國非徒法有道以經畫之 敬無形因事而見故曰敬事一介也而有六合之慮一息也而有萬年之憂 敬信要說得相因信即綰在敬事裏 節用非纖嗇之謂也因事制費我不爲侈愛人非姑息之謂也因情制法我不爲刻 凡國家有重費者必有重斂有重斂者必有重法法一重而人莫必其命矣故愛人實根於節用使民或違其時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要之根本都在敬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弟莫患乎多才多才者不仁之本也人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事長不敢不恭舉動不敢不謹出言不敢不信自無嫉忌比匪之傷而詩書與我日親矣若父母於子唯望多才則始基即入虛妄於是孝衰於親弟弛於長矯僞日習刻忮害人以至正人遠而邪人親即侈言博洽而實德既亡有陷刑辟而不自知者夫保持門戶以子弟謹飭爲先孝弟者知能之良謹信者樞機之要泛愛則萬物一體之心親仁則他山攻玉之助至於餘力學文既可束其心思亦可益其聞見立身有本學問有資

漸而充之身不期修而自修家不期昌而自昌矣若舍本務末而唯才是矜此五賢一不仁所以亡其族者也可不戒哉按此章是夫子爲千古家訓立法

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爲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則以二字甚緊恐一息偷閒心一息便放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生學問不出倫常然有學問而性情不至則學問反爲緣飾之具浮華之士賢人不樂以爲徒父母不樂以爲子明君不樂以爲臣良朋不樂以爲友非無

學也爲其自負過高則未盡而以爲盡未安而以爲安自爲多而爲人者必少倫常之大非才略所可盡於賢而有好名於親而有孝名於君而有忠名於友而有信名其外有餘其中未必篤實樸誠之士賢賢不使有餘好事親不使有餘力事君不使有餘忠朋友不使有餘信篤於內者文采常不足觀而一誠所將必爲賢親君友所倚賴聖賢爲學要使其人爲賢親君友所倚賴之人而已豈徒事此博通淹雅爲哉

爲學之士誠於性地實致操修則博物洽聞無往非敦厚崇禮之實學矣

聖門論學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種聞見之學故人若實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雖字未字虛看是確然深信之詞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首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凡人無在非學而先從威儀始嗑不堅不能藏物質不厚不能敦榮故小學之始習之應對進退以肅其容而大學之功亦必溫恭德隅以成其器然重非徒事於外也中心不實則意氣虛浮世情日深而道心日淺故忠信非爲重威而重威必先忠信然樂親暱

類恥過怙非亦不免有虛憍怠惰之習唯深以嚴憚之心而奮其有爲之氣則莊敬日強而德性堅定矣

夫威儀者定命之符中藏者外現之本粗厲之氣似威而不重頹惰之質似重而不威其爲不學一也君子忠信以立其誠乾惕以厲其志使學之在內者日進而不欺則容之在外者日斂而日肅是以厥孚而有威如之吉設燕朋溺志未有不弁鄙固陋者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且然況於學乎

不重不在外貌上看凡精神馳騖意氣飛揚俱謂之不重不重則無威嚴緣他心裏輕浮故外面輕佻非以不重爲外也所學不固不是乍得乍失之說精神意氣發洩在外全沒一些悃幅中藏之意故謂之不

固中庸謂苟不固聰明聖知固者藉蘊嚴密如金在鎔玉在璞與虛憍恃氣者大別　按不重是不固的徵驗若說不固本於不重便多一層　學則不固與則學不固有辨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而威重非取於色莊必以忠信爲主　忠信原是心體勿令客氣用事斯謂之主不是將此忠信來爲主於內　人自是要臨深以爲高　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

會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人生日用之事未必皆見眞心至喪祭之時雖悍夫亦眞心流露故本然之厚於此最著人主治天下將使人革薄從厚而從厚之道莫如因心喪祭之時上實致其誠而又制禮以達天下則一人自盡其心自能使天下各盡其心天良日生而善端滋長不必教

厚而民自厚矣夫民實有德無以發之或從而沮焉故去者日遠若不加沮而因心以引其端譬出外者立其室而招之人有不欣然樂赴者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大凡物莫不相距以機而相感以性相距以機者我以機往彼以機來鈎之愈巧而匿之愈深其患皆出於求相感以性者我自盡其所當然彼莫知其所以然傾心而告虛己以從有欲辭之而不能者故謂之得聖人盛德感人其至誠篤實發形於容貌辭氣之間如太陽照而爛爲朝霞大氣回而普爲和煦四方無不仰照故聖人出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縱橫之士揣摹迎合以求聞政一時或墮其機日久必滋其悔夫子一眞相與物情自忘使人接之如飲醇酒而坐春風自然客氣消除而眞心盡揭夫邦君欲得高賢以商國是者情也其樂坦白而惡權謀者亦性也彼欲自其懷來而我逆生其機數則人欲吐而我自距之人欲親而我自疑之耳夫子不求得而自無不得豈與世之傾危押闔者同哉彼務遊說

而工挾策者不知應感之道而專事逢迎宜其入於罟穫陷阱而不自知也

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察識而體會之其商度如此子貢拈出得字全從夫子身上摹擬並不向人分上著半點精神　按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而德則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　五字不分是一時俱形的湊合一處譬如日光觀者見有五色安得五色　卽如天地元氣濡之則甘雨噓之則和風零之爲清露布之爲祥雲皎之爲麗日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人子事親莫大於承父之道父在觀志志在由父之道也父沒觀行行無非體父之道也而必曰三年無

改何哉蓋道有變通父道在創子必繼之以守父道在守子或承之以創道體甚微非三年則不能知高宗諒陰恭默思道詩之訪落易之繼明必以泣涕戚嗟爲繼序之本非三年無改烏能變通而善繼述哉

不曰事而曰道有善繼善述意在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天地之道唯能節而後能和節者體也和者用也四時有翕聚而後有發動萬物有散殊而後有合同非有高下不易之位安有流行不息之用故萬物以靜

爲本天地以息爲機非故爲靜息也靜可以涵動動不可以涵靜息可以滋生生不可以滋息故節者天地之所以成萬物而普太和也制禮之始先王審知人情有自然之和其在性也喜必有怒哀必有樂其在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要本於陰陽五行秩然各得之條理故制三百三千以爲萬事萬物之準蓋經緯定而後成采章枝葉分而後成草木天下未有上下無序萬事貿亂而可成太和者後世蔑禮廢節以求簡易固已蕩覆而不可復逭而急疾徑遂之端亦非經世宰物之道夫唯如四時之不促不流而後爲太和之治哉

著一知字并和亦差認才知和而和便是不以禮節二句作一句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凡人一日見美易終身無咎難慷慨然諾近意氣執躬卑遜近長厚傾蓋定交近坦白其人本欲見美而勢不可繼必至渝其始念故見譽即見過之端君子措履之閒皆有大中至正之則信不爲小信恭不爲足恭因不致泛交驟與人相接不見可喜久而如一然後知其不渝故唯君子爲能無過夫天下尤悔之

集生於過薄者多生於過厚者亦不少好修之士求名過甚終不見諒於人君子以義理爲持循則胷有主宰而不營心於美名自能終始而無悔心也人苟曲意徇物有不顛躓而啓後悔者哉

信恭取友皆是美事人情所易動故必須合下討個究竟此章總爲徇人自失者發近字須斟酌此爲過義過禮者言非爲不及義不及禮者言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人生自少至老外而家國天下內而身心意知無日非有事之日無人非有事之人自人不知有事遂爲

一身謀居食而言不顧行侈然自滿其懷其不學無術之象可知君子未嘗為一身謀居食而汲汲皇皇止盡其所有事至出言之際淵默內藏不敢稍有輕發而有道當前則請益恐後此其心專為己不使一端稍軼其心可知矣夫人止一心騖於外者必疎於內疎於內者必滿於中故求安飽之心即怠事之心怠事之心即輕言之心輕言之心即自足之心君子不分心於事外不放心於事中營逐躁妄之意一毫不入其懷而學問思辨之功無時敢疎其念則其身何日非學之日何時非學之心哉謂之好學誠哉好

學也已

此章總以心字貫五句宜作一句讀總是個無窮之心須合三項意方完要知不求安飽就正有道俱是敏慎一時事非有三層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事也識得此事即欲不敏不可得即欲不忘安飽不慎言不就正有道亦不可得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理在天下而能旁通四達者存乎知知不本於心得弗能知也子貢剗削庸情匪朝伊夕自謂能去驕諂為已足及聞樂與好禮之言而知剗削之功尚少晶瑩之美則我之見為已足者古人猶以為未足也夫義理無窮今人之淺恒不如古人之深者其知晝之也未涉此境不知彼境之高身不入山而謂能知山之變者其知之境必不逮夫山之境天地之變無窮而人心之知有域子貢功深克治而能知通於陶融其知豈推測之知而往來豈有盡之往來也哉夫六經皆聖賢之書而三百之詩皆古今賢聖之徒咏歌揚頌故理無盡而功亦無盡今人功不逮聖賢而以章句訓詁為知詩者其可與之言詩也哉

子貢問時正是論貧富耳夫子就他得力處下一轉語闢開悟門其斯之云恍然有會此時與論貧富已不干涉靈機躍躍豈有盡境故夫子深與之一通章以不自足為主無諂無驕是已能消去一個貧富了樂與好禮併所謂無諂無驕者亦無處著腳無諂無驕還就人面上簡點樂與好禮却就自心上受用樂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驕還就日有一段好光景與貧相忘耳禮天理之節樂不是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自相浹洽當子貢說無諂無驕時勢如面壁而立得夫子進之而忽然開晝此中恍然躍然悟得這道理無窮終身兀兀更做不盡故引詩以咏歎其義也非因夫子之言達詩人之謂亦非謂詩人之意即夫子之說也要摹寫他感悟自歎之肯　按告往知來只是形容觸類妙悟意說他會中有個圓機活活潑潑無有窮盡往來相禪如環無端　此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古人爲學知希者貴蓋學愈深則知愈寡故己高于人則人不己知人高於己則己不知人然己果高於人當時不知後世亦必有知之者故不足患若己不知人則雖賢聖當前而以管窺以蠡測昧不見泰山安得不患乎

知人照人不己知看人當號好人半邊說蓋彼之學問高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測識得堂上人故當患從違法戒之語還是下一層 不知人之可患不須說到無益有損即此不知處便是失却眼了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睹夫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達於天下仁義禮智之根於性生東西南朔薄海內外無不皆然而皆於一人是視一人盡性天下各欲盡其性一人修道天下皆欲修其道此非有求動天下之意而類之所從有感必應故修己正人不能無政而政之所本在於一身人君修其身爲達道達德之身則一人喜怒天下之喜怒無不應一人哀樂天下之哀樂無不從彼其親義序別信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人與知與能而推乎其至雖昆蟲草木川嶽日星莫非此親上親下之理故書曰皇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極者

德也會歸者人人同此德也天之極在北辰人之極在德聖人首出而萬物睹北辰居所而衆星共夫豈有所勉強於其間哉中庸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誠內外無不敬信則不待賞怒而天下自平矣

堯之則天難名舜之恭己無爲文之不顯惟德皆有睹寐想見者故云然 至德淵微無可名象只有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爲可象耳十二字作一句讀只重居所不重衆拱此形容爲政以德之象非是譬無爲民歸之象 辰與星以精氣相屬以德爲政全是以精神相感名 天之所在極君之所在心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所以治人之思以其出於人之思者還以感動其

思故禮樂刑政範人之身而善變之思非詩不治蓋二雅三頌周南召南固足動人流連消其匪僻至於柏舟而下大抵淫亂之詩居多然讀桑中諸篇則知衛之所以亡讀溱洧諸篇則知鄭之所以弱觀敝笱在梁而齊有無知之禍觀株林夏南而楚有入陳之師則誦其詩論其國以知治亂之所由致心安得不愼思安得不正哉甚矣詩之爲教異而能正也

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渺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採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聲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易爲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 此章是一氣話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

講思無邪所以
蔽三百意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天地之閒止此一性人莫不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莫不有喜怒哀樂之節人主不知有性但以爲善去惡設施於章程法制之閒天下之人以善爲奉上之具而不知爲性情之爲於是以貌相承而不復有本然之恥德禮之君皇然自治其身於一身之倫紀無不修於一己之性情無不治致中致和身修道立而又設爲紀綱制爲品節使盡人皆有率由

之則則既動其所本然又予之以當然誰肯越禮悖德而自外於仁義者夫恥者本心之良非恥其不如人正恥其不如己恥不如人恥猶可已恥不如己恥能自已乎政刑之民無恥而德禮之民有恥者非民有異而所以見性者有異也民既見性油然以赴如水走下而歸於壑不動其恥天下甚大烏能人人而使之知哉

帝王所以激發天下變化齊民全在一點恥心人若無恥何所不爲然恥何從生生於善惡之相形也政刑之民緣無善者形之故風俗大壞　道德就在躬行處若說到外面便是齊禮了齊禮亦是道德內工夫蓋禮即有形之德也不是二時二事恥與格俱主心說如云傾心以至于善也格是翻然一變言非只

空空羞愧直是有恥而且格矣
恥字不輕　此章重格字亦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人自十五以至七十皆有志學以至從心之候但視乎所志之學何如志集大成之學者則爲集大成之聖志清任和之學者則爲清任和之聖至於一藝之精一術之善莫不由成童時志之而進而不已則亦必歷十餘年而一變故志之大小視乎其智之大小志之偏全視乎其智之偏全立者志乎此而不搖於

他也不惑者即所志之事之當然也知命者又此事之理之所以然也至於耳順則聞聲觸發皆達其原從心不踰則所謂官止神行以神遇而不以目遇也夫傑之九秋之奕輪般之斲王良之御養叔之射皆有從心不踰之妙則皆有由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之候故至人志其全且大者窮乎歲月焉而遂得其全恒人志其偏以小者窮乎歲月焉而亦得其偏人曷不以歲月相同之年爲希聖希天之學哉聖言徹上徹下非矜己以絕人正言己雖聖亦不能不由淺入深與時俱進耳有志聖學者以此章之旨

合乎孟子智聖之言而亦可知所從事矣淫聲入耳亦是不順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耳亦有帝則也善者不期迎而自迎惡者不期距而自距曰順

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非生知不待學也只聖人志學與人不同　立是志之堅凝處向往已深在天理上牢立脚跟任他紛華曲學俱搖動不得　按天命是天理本然不指氣數知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　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　正是夫子下學而上達的地頭洞徹本原天人一貫是一生得力處　聲入而以解迎之亦是逆　順亦心也特借耳根爲應發耳　按心與矩原非兩件吾心中原自有本然天則心即是矩只是學力未到或強心以就矩擬議即差矣聖心中天理爛熟運化無迹任心所之橫行直撞左來右去若自有一定之則而不踰者故借矩字明之　心之所之便是欲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大有意在圖之極而仍歸於方如珠走盤不出於盤　知天命至矣却十年耳順又十年從心此最可會蓋天命正須從

自家身子上打透耳順則即形即天命矣從心則即心即天命矣形是極實的易於凝滯要之形亦天命之散而成用也亦何嘗不虛矣耳順則悉歸融化實而能虛心是極虛的易於走作要之心即天命之聚而成體也亦何嘗不實矣從心不踰則悉歸調伏虛而能實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天下一理而已合乎理者子心安親心安天下之心無不安不合乎理者親心不安子心不安天下之心亦不安故子欲安親之心必先有以自安其心子欲自安其心必先有以安天下之心未有天下之心不安而子之心能安者未有子之心不安而親之心能安者懿子不知所以合理之道當求所以合禮之節禮始於先王傳於天下後世誠能修身以行禮則愉色婉容溫清定省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洞洞屬屬如將見之有不待言而無不盡者豈有汰侈疎略以遺親不安者哉

當時三家親恒極而設撥葬禮僭矣八佾歌雍祭禮僭矣夫子正欲借他事親之孝以感動他事君之忠故以無違規之　無違渾說不可說不違親亦不可說不違禮違即左傳昭德塞違違字　此亦偶然之事不必看作有心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孝莫大於守身守身莫急於無疾人自始生以至長大身雖有異而父母憂之之心則無異故壯盛衰老之年不異乳哺鞠育時也東西南北之身不啻懷抱提携日也即至父母沒世而疾痛疴癢之關必有幽明貫而呼吸通者賢者憂其敗德愚者憂其喪生人子念此安得不兢兢戒懼以爲終身無疾之本乎

唯字只惓惓懇懇之意不作獨字看　疾字雖說得寬然不必把心疾身疾對說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又曰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犬馬之養用力之小孝也敬則可以用勞可以不匱可以尊親弗辱矣不敬何別謂三者之無所分耳

註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供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前人看犬馬多在人子身上本文至於犬馬與今之孝者相對是謂能養與皆能有養相照似註疏當從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事親之道在乎知斯弗去樂而能生孩提之慕其親固無嚴厲之容亦無矜莊之色而婉愉愛慕併露於

貌言色笑之間實中心與之殊異故欲擬諸形容狀其所似以爲和而非和以爲敬而非敬不唯有之難而學之亦難不唯學之難而言之亦難凡尊養之隆儀節之備身外之文固不足爲孝子難事即所謂能竭其力者亦不過身之所爲而未可爲心之所著故夫眞能愛親者自有不可名言之色者也孝豈有可假諸於外者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凡心地昭融其外必多淵默故篤於躬行者必不多於辭說神於領悟者必不顯於聽受唯至明乃能至默故曰溫恭允塞又曰默而識之顏子之心即夫子之言夫子之言皆顏子之心人情遇所未有則知識橫生若逢其故我則固淡然漠然然能藏諸心不能顯諸用未見知行合一之妙顏子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不遷不貳三月不違凡私之處皆發之處則可以有言者亦可以無言也子曰予欲無言夫唯足發乃爲足述也哉

如愚足發是夫子形容之詞非果有兩境也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不違不應在言上看是顏子心中絕無分毫障礙間隔與夫子言默默契合無相背的意思如愚不作疑不作贊只是

形容他兀然嗒然之狀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私者獨也實臟腑透見處故曰私發是發夫子之蘊非發夫子之言也要知其私足發原是想像他蘊藏不是摹寫他發露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常人觀人論迹而不論其心聖人觀人即所行之事而知其事之所由來與其心之所誠然故矯情飾貌可以欺恒人不可以欺聖人今人行事偶善輒曰某也良某也君子但視其作略之迹不究其衷曲之微是以色取之士公行而瑕瑜不相掩者反訾議於世非聖人烏能識其所以然哉然世亦心知而掩於衆

口耳非謂僞士果可欺世也

觀觀察一時齊到觀由察安都在視以處非謂視之後纔用觀觀之後纔用察也做人從裏面做出來看人從外面看進去　三其字要看原不以意揣摩只就他身上細細參驗因物付物所以爲天下之至明以字訓爲字未盡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小人作用是以乃用力處　由者來歷也善或由於本來或由偶中或由夾持或由遷善改過或由於故犯或由於時勢之窮或由誤聽或由改節必虛以觀其出於何途然後差等不爽安者心安意肯之謂須於無意中察之察其所安不待其敗露即當平居寂寞之時而已知其伏變節之根矣　既所字則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安乎不安乎當云察其心之所安者何在　夫子不曾說絲無得而廋言若如此觀人不知人又將何以自匿蓋深慨人之情僞難知也與孟子口氣有辨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天下之理非我知所能盡故知貴其新天下之道皆古人所已言故理存乎故夫有厭常之心者必無意外之獲有喜新之念者必無觸類之知誠能於所習之業不廢研窮之知則至近而有至遠者存至常而有至奇者出以渺不相接之事而恍然有會於吾心方隅拘曲之見何足以牿之也哉深造自得左右逢原又何不可爲人師耶

意重知新然知新却從溫故來　溫有工夫如時習是也勿忘勿助如養丹火候　爲師不重只要描寫出心得之妙

子曰君子不器

記曰大道不器凡習於事者謂之器習於道者謂之不器常人習一事不能知事之所以然故專此而不能遍彼君子不專一事而能知事之所以然故事不必躬爲而能知其所以爲之之理以此使人則爲器使以此治天下則置天下如置器也夫器成物者也手執器者也手唯不器故能執器非君子知道爲能然哉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文采章身必有嘉言以垂後世常人得其一語可以寶之終身謂非君子不能爲此言不知君子乃從心得之餘而後爲言故言爲君子之言而君子非徒能言之君子設不能行亦不能言聖賢之書具存其能知聖言者幾何哉知且不能而況於言知君子之後從則欲知君子之言者亦必先行而後可也

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唯從躬行心得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　與他處論言行不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凡人性有陰陽故情有公私情有公私故人有邪正周者非必人人傾蓋也即獨親一人獨交一友而樂善之意不害其溥徧之公小人即人人結納而或以

貨利或以權勢或以刻害皆出於偏倚而無大公至正之懷故彰善癉惡不害爲仁植黨樹私不以爲愛若善終如始與隙末凶終又勢之所必然者夫豈可以強同者哉

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凡人思以用心學以養氣學古而精思以通之則萬理皆爲我有深思而好古以助之則一心有所據依故學而思所以致其學之用思而學所以助其思之功今人氣渾者多不能用心用心者又不能養氣是

以誦習心思往往能偏而不能兼夫積精則能生明氣盛而後化神學不思猶進飲食而不能知味也思不學猶餐霜露而不進飲食也大不能以誠身明善小不能以功業文章此傳世之士所以罕見於天下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天下之道本同安得有異異端者由一人之私言之也凡同乎人者無害異乎人者害人故說非一端害非一節但拒之如煬毒則可去害而衛生聖賢之道如布帛菽粟人人服之無害今人於日用飲食布帛菽粟之外別求一端以自異則有所異必有所偏有所偏卽有所害未有異於人而不害人者人可不以聖賢之道爲趨哉

此是正學術意攻字重看研求不深爲禍亦淺斯者卽辭也者決辭已者無他之辭端是端倪乃細微難辨處千里之謬起於毫釐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凡人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而怠於求知者往往自謂知之夫自謂知之者胷中必有模糊不眞知者也去其不眞知而後知不知了然呈露千知萬知俱從此出矣若獨知之地自覆自恕卽爲自欺必不能致知

以至於誠意此大學毋自欺所以爲誠意致知之要也歟

二爲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之意兩個爲字卽是兩個知字說者於首句著一道字於兩爲字解作兩謂字俱謬 子路非瑣瑣要廣見聞者只心粗不肯沉潛理會夫子特向頂門著針曰誨女知之乎謂必於本心知不知處沒髣髴乃所謂知之耳

子張學干祿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今人志存用世則言尚浮誇行多矯激用以驚世震俗謂可邀取榮名然言過乎物始之可以動人繼必爲人所尤則以浮誇而得者旋以浮誇而失矣行過

乎恒始之勉強以行者後必中心自悔則以矯激而
售者又以矯激而敗矣故尤悔之來生於固陋者多
生於侈肆者尤多唯夫博洽之中疑殆必闕而出言
制行尤必敬謹毋忽則不敢自信自安者終無不信
不安而祿之理於是乎在矣夫祿者非他即理之在
言行者是言可訂謀行爲坊表則一二人信之千萬
人亦信之一心安之千萬人亦安之無不信無不安
而謂別有所以爲祿者必無是也詩曰豈弟君子干
祿豈弟其斯在中之謂也歟

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胷中有所蘊亦
欲發洩而見諸事耳然用世之念未歸於平淡即有

外驕之病矣 按子張之干祿正在多聞多見上驕
驁故夫子以闕殆愼寡其失只將多聞見做個引子
別處皆說敏行愼言而此却連行也要愼正欲其反
博歸約也疑殆則闕其餘又愼看他精神意氣一味
收斂篤實而無分毫驕矜炫鶩正與干祿務外相反
闕疑殆不惟自己心上打不過且恐說出來做出
去誤天下後世愼其餘者自家信得過膽大氣高說
來做去也不中節也會取咎愼其餘要十分停當意
言寡尤行寡悔重宣言行字
語氣鄭重勿作過脈語輕渡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人心唯此一理理之所在不過是非因其所是而是
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謂之直于其所是而非之于
其所非而是之則謂之枉人心者可直而不可枉者
也人君舉直則人皆樂其直之伸人君錯枉則人皆
喜其枉之屈故未嘗有意服人而人自無不服後世
人君所舉自以爲直而民皆以爲枉所錯自以爲枉
而民皆以爲直則用聰明而愈不得其眞唯君之所
好在直而凡直道以事者不以忤己而去之所惡在
枉而凡枉己以徇者不以順己而親之則好惡不私
而是非自見天理得而人情亦無不得矣豈必術數
籠駕而後民服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天下一以心相接之天下也太虛之中無往非火而
萃其精者惟日大塊之內無往無水而統其氣者惟
月林總之倫莫不有心而綰其轂者惟君故太陽升
而萬物向榮太陰中於天而潮汐奔赴人君修其身
而四海作覩凡以極建而萬物自從其類也康子欲
得民心而不先自得其心將何者爲翕集之本乎臨
之以莊己之心敬矣孝慈己之心忠矣舉善教不能
實以己心勸相其間矣己心敬而民心有不敬己心
忠而民心有不忠己心勸相其間而民心有不勸天
下無是理也夫上所難得者民心耳政教號令得民

之財不可得民之心欲得民心者非以心感心不可也人君可不於己心求萬化之原哉

謹按使字不必說壞他下三句正所以使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聖人爲政必觀其所以設施之本而後出而圖君政之措置不同而其使民興孝興弟則一也欲使民興孝興弟而朝宁之上不可以明言孝弟則合於爲政者不合於朝宁合於朝宁者不合於爲政將何以爲爲政之本乎君子得志則措施於天下不得志則推

致於一家但有其本以爲敷布則一家與一國無異後人唯以政爲出治之具則是政止科條而無復所以爲科條之本也夫政有舍孝弟而別有所以爲科條者乎本原之地不正而欲下令於流水之源必無是也此聖人所以籌時而進退也

宣聖意在正倫借書詞以寄慨勿認眞說政始於家奚其爲爲政言卽此便是政更有何者是個爲政不泥定何必居位于託言意更自婉然　緣孝而說到友緣孝友而說到政卽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藹然不容乖之政焉有秩然不容混之政焉蓋卽其所施處皆眞心貫通卽有唐虞雍睦景象卽有宇宙和平氣概非政而何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車之爲車輪輻具馬牛全而非輗軏則無以行人之爲人五倫備達德全而非信亦無以行蓋外有可行之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犁然惟我所推施是卽兩服兩驂之任我馳驅也內有能行之本知足以知仁足以行勇足以守盡人皆稟於生初是卽壯輻大輿之克供任載也然而無誠實之心以綰之則道自道德自德猶之車自車馬牛自馬牛也道德雖具其何以行之乎中庸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信之所以貴乎立誠也

此章要揭出人字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眞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還成甚麼人故曰不知其可也言其不可爲人也非是不可行意其何以行就車說正意在言外　信乃人之命脈若因末句行字遂於涉世上論信則其所謂信者淺矣故知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而大車三句當是歎詞不是喻辭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之流行於今古者意與文而已忠敬質文者文也承敝易變者意也文必有所敝而意爲之通故意者損益可知之大原也凡禮之行其後必有所苦忠之

後苦愚質之後苦不靜文之後苦巧故忠必繼以質質必繼以文文則綱紀修明法度具舉似不宜復有變更矣而太密則拘太方則末故又必繼以略略也者通文之變而趨於便者也然至於去文趨便則苶節目存大綱上下無等父子相爭又不如詳且密者之足以防不肖也故詳者過曆略不及期周秦以後下至漢唐皆以詳存以略亡然則禮運世運又安有不可知者乎

禮字最重禮所以維世也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不外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做兩件便隔天淵　有一代之君臣必有一代之制作然此內有禮運相承是禮運即世運也　聖人語意不

是因往知來全是把古今因革大道理判斷一番據當日俗尚風氣也須要損益一番直有因時制宜意在　今日有餘者何在則後之所損可知今日不足者何在則後之所益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非其鬼者未有不知其不當祭者也而利害惑之則不當祭而祭矣既見爲義則固知其當爲而氣衰於中則又當爲而不爲矣夫惑於邪者必餒於正正大之氣不伸而欲不動念於禍福必無是也此遠鬼神所以必先務民義也歟諂非徒求福亦有免禍意在

諂主心生於非字勇主氣生於見字　其指祭者而言非己所當祭則精誠神氣所不屬也　見字須說得活只是大義當前已自曉得的也若是真見必定有真力　諂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

論語述 卷之二 浙汜陳詵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一第皆論禮樂禮樂之用在於嚴天下之大分而其本在於人心人心有藏然不容踰者謂之義有惕然不敢安者謂之仁義本於仁則義非外作故藏然不踰之則必由惕然不安之意以出之凡子不敢背父臣不敢後君皆是物也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禮樂則無惕然不安之意矣何者不可忍爲之哉以之僭上必無上以之偪下則無下上下俱行其忍而

謂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此仁所以爲人之安宅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凡奢僭之人大抵侈耳目之觀而不顧名義夫顧其名思其義則道理在目前事不必別求道法而道法在其中不顧其名思其義則越禮犯分俱從此出故官有名禮有器樂有章皆所以寓其義於名之內者也三家雍徹彼特不知雍詩爲何如詞耳舉雍詩之詞以示之而三家亦自覺其無謂矣此聖人所以重名而昭大義於天下也

就舞佾景象聳動他怵惕之心就歌詩語句提醒他羞惡之心兩下都不把名分與他說全從心苗中鈎剔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自在天地唯人有犁然惻然之情然後能佩服而與之周浹夫犁然非必盡在禮惻然非必盡在樂也仁者心安於理則自無貿亂之情故近禮仁者心與理安則必無乖戾之氣故近樂近禮近樂而禮樂皆爲我用矣若心無鑒別而欲考辨於度數心無諷然而欲協節於聲容必無是也夫仁者非徒至愛而又至明故先正禮而後和樂季氏八佾固季氏之忍

爲之而詩詞無取又孰非三家之不明爲之哉由不明而後忍此三家所以凶害於家國也

仁人心也禮樂由人心而生人心之秩然處流出是禮人心之諷然處流出是樂若人心亡雖襲前人舊迹亦自體貌不浹洽神形不融貫便無奈禮樂何要把仁字說得重斯須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的理禮樂爲仁者用也

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由心生自人以禮爲文而人日趨於奢亦自人以奢爲禮而禮日失其本矣同此簠簋玉帛之制反而求之於心不得不出於儉離而求之於外自然日趨

於奢知奢與儉之所由來而禮之本得焉矣夫禮之儉喪之戚總此誠慤之致耳人心之誠慤卽天地之清寧天地之清寧卽兩間之太一由一心之誠慤得兩間之太一天下事未有不始於此者則禮之本豈不在是而其爲問豈不大乎

本只在人心上儉則人心未雕未琢之眞也眞心正是大原委　放之問本大契夫子先進之思故不覺歎賞之曰大哉問謂其所關禮教極大以維禮卽以維世也　儉非纖嗇乃朴實惻誠之意本是個渾淪說話如何指點得破不若以奢儉形之與其奢也吾寧儉也但一歸於儉而本意了然矣禮是統言喪亦是禮其驗眞心尤爲親切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天子之尊亘古今徧海宇莫之敢褻譬如天焉豈以疆域之異而萬物有不戴天者乎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誠戴之也誠安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從來人事之非人力所能救者人力爲之挽回人力所不能救者鬼神爲之昭應故鬼神者視人力之不及以爲之補救者也冉有爲季氏之臣則宜有所匡正至不能匡正而季氏之怙非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矣夫神不享非類季氏之旅不徒淫祀實由僭竊僭竊之罪泰山必當禍之豈特無福而已哉此夫子所以以泰山儆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天下之理因應自然物我各得本無有爭爭之端因事而起君子於在己之脩爲取其多於在外之事物取其少我之所爭者皆人之所不能爭人之所爭者皆我之所不必爭又何有可爭之事射者爭之事勝負者爭之端君子於可爭之端而皆以揖讓爲進退

則凡天下所見爲必爭者君子以禮樂範之而內不相侵外不相陵舉視諸此也記曰樂至無怨禮至不爭君子無爭豈與守雌處下者同乎

無爭就君子見謂之君子則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中而皆化矣不聞太虛與萬物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讀書之道當會其理不當泥其事子夏素絢之問辭旨不能相通夫子以繪事答之亦姑爲就事之解耳乃聞後素之語而忽悟於禮後則是通其理不復執

其事凡自載籍以來肴之爲象陳之爲謨垂之爲法者皆可以理通之即皆可以詩通之也夫天地之數始乎一常卒乎萬萬者由一而兩參之者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風雅頌之流連孰不有太素之意存其先者乎知太素之所以先而天地萬物之理前古後今之書皆可一以貫之矣

聖賢兩兩相商一言一轉絕無粘帶却被後人看得葛藤了夏豈真不解詩言只要就此想出個意思被夫子撞開了天機故恍然曰禮後乎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於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夫子一生維禮正想著個本在却被禮後一語撞開了天機故又不覺喟然曰起予者商也三百篇盡如此看何等快活聖賢前後語意不過如此　詩人之意正謂不用鉛華生質自美即質素便可當絢爛了子夏却疑爲

字謂只素自好何消又加粧飾正暗合詩人主質的意思而問却含蓄不露　繪字就是絢字後字正破爲字繪而曰事便屬人工粧點之具　然不曰素先而第曰繪後語意大有含蓄　謹按以後字換爲字便出自然禮原是自然來的聖賢原無輕禮的意思　可與言詩與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凡詩之言雖此物連類深探其旨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素絢便悟到禮後上深得詩人正人心維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從周而曰周監於二代則有周禮而夏殷可以不設矣然一代典章自有一聖人之心思與數百年之風俗具其中使綜其條貫備其典章以與周禮並

垂豈不大善然能言者聖人之多聞不能徵者世代之升降杞宋既不足徵夫子即不敢筆之於書以啓斯人之不信述者如此況於作乎此夫子敬謹之意而非徒感慨之思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聖王緣情制禮各有義理存乎其間分所當然則行者盡其誠觀者闡其義意味無窮自有聖作明述之妙若踰禮越分行者侈爲美談而有識者觀之禮不足以象事樂不足以觀德徒有僭越之非絕無意旨之合雖勉強從事而無觀美之思矣魯禘之行爲君

者不知爲臣者不覺夫子義禮之宗春秋賞罰較然於胷安能以魯廟而觀天子之大祭哉曰吾不欲觀洵乎其無可觀也　全要從不欲觀三字著想謂其無意義可觀也

灌祭之始也夫子開頭便不欲觀不得添未灌以前等語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凡祭之義當其事者知之不當其事者不得知也天子祭天地天子知天地者也諸侯祭社稷諸侯知社稷者也大夫祭五祀大夫知五祀者也士祭其先士知其先者也知者祭之不知者不祭此幽明所以能

通義理所以能曉也禘之爲說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祖之所自出則自祖以下至於本支百世莫非一氣之所貫通知天之所由來則自天以下至於昆蟲草木莫非一元之所運會舉天下在掌握間又豈名位懸絕者所能揣測乎今人宰一邑者知一邑宰一國者知一國宰天下者知天下以一邑而欲知一國以一國而欲知天下其相去必有間矣禘之不知又何疑乎禘之說夫子不知他人豈能知之但能天下如視諸掌則其說自知矣重知字便有發揮 知如知縣知府之知謂管得來則知得來

禘義深遠只看既灌章註自明祀始祖矣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追到渺茫不可測識之際尋求至此天下之大眞正只如一點骨血何親何疎何遠何近此豈語言形容得 之於天下不必作治天下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鬼神何以來格以人誠敬之心格之也故當祭者可格不當祭者不可格如在之誠鬼神所憑以爲歆格者也若不與祭即有誠敬鬼神豈能相接乎夫鬼神非其物不憑故禮樂不可有僭差鬼神非人心不聚故精神不可有散越經曰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既灌三章可以盡祭之義矣如在之心非他人所能代故不與祭如不祭

三如字俱在心上摹寫 吾字不可忽方祭之初固我將我享既祭之後曰綏予格予皆以吾在也故曰如在 精神非人可代只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凝聚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虛位天者實理王孫賈以君爲虛位而以竈爲有權不知君之所在即天之所在理之主爲天順理者吉悖理者凶天即不言權而權自生豈藐弄威福者所能擬乎王孫賈奧竈之喻即獲罪之大者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女知神聽式穀之義則事君者可以精白乃心而自求多福矣

不然二字口氣極嚴 權臣蔑視人主固是獲罪於天如士君子附權臣以求進用亦是獲罪於天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文者條理節目燦然具備非徒繁縟之謂也二代忠敬之意得周而宣暢故二代以周而始詳而我周以二代爲有本三古之風至此而極夫子欲不從周得乎夫堯之文煥乎以大綱無不舉儼然日月之麗天也周之文郁郁以節目無不詳一如繁昌之布地也以周文爲不足而欲加之與以周文爲過盛而欲損之皆不知先王創制之意者也夫子識大識小無不學其於周眞有不可一毫妄議者矣

夫子因時人多譏先進文有未足故發此論以爲周已郁郁乎文矣從周卽從先進也　監二代不是以文去損益忠質乃損益忠質故文也　贊郁郁處全爲其得二代遺意周末文勝之文如剪綵爲花全無生意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知禮之家在知其義不在知其數然知其義不知其數仍然不知也知其數不知其義亦仍然不知也子之每事問者欲知其數也而入太廟每事問則不但知其數而且知其義矣蓋不知而問所問在禮知而猶問問卽是禮夫子雖不言知而夫子之知豈在器數間者乎

太廟二字便是書法宜重看　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夫子更不辨第云我雖不知禮我問處就是禮語意最要渾融　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之譏却拈出是禮如師襄章初不覺是道因子張拈出一般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天下德可以勉爲而力不可以強致以德爲程則不肖者皆可勉而至如唯力是尚則強者爭於前而弱者屈於後矣天下事皆起於強有力之爲強有力者莫不多尚人而上又爲鼓舞以興之則凌弱暴寡之患生而侵陵之害起治天下者舉有力之士而抑之使中使能貫革者不敢恃氣加人而不能之徒亦不見詘於所不勝則強弱大小不相陵而天下未有不治者矣夫古道之隆弱者有所處而天下安晚近之世弱者無所容而天下亂治天下者得不於古道加之意乎

古道不見於今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歎息謂非惘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爭之中而示之以不爭正先王治和民俗處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先王一物必有一禮一禮必有一意制禮之時不知幾君臣爲之斟酌及行禮之日而家國于焉維繫至積久漸弛而典物視爲弁髦矣夫有此禮然後有此物因物行禮而天祖民物之思舉在目前亡禮棄物而先王先公之意且委諸草莽矣則安得以一羊之無益而并亡數百年之典禮哉

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爲羊在夫子見以爲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　只羊存便禮存不必說可藉以復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凡禮本於心心存乎敬則外自無不敬心存乎肆則外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不以逢迎爲諂而反以盡禮爲諂夫禮之非諂不言可知以盡禮爲諂必其

不盡心於君者也苟內盡其心外安有不盡禮者哉事君盡禮上加不得一我字禮之非諂不必辨惟以禮爲諂則其所以事君者可知夫子此言非爲自己分辨只是提醒人心處　禮自有個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之使臣非徒爲奔走承順供一己之使令蓋天工人代凡命德討罪惇典庸禮有君以職要必有臣以職詳君臣相與盡志以奮庸熙載則雖有尊卑而所事皆天事安得不以禮臣之事君非徒爲爵位祿秩希一己之寵榮蓋非君何戴凡賢親樂利幹止養恬

君有磐石之安斯臣有蒙庥之福君臣相爲一體以貧安宗社則雖甚濶遠而利害實相關安得不以忠

夫禮者體貌忠者實心體貌必本於中心實心自無不盡禮知君臣事使之所由起而忠與禮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凡音皆起於心而人心必有所由感心之相通如聲之相應故聖王必先自治其性情性情正而言無不正言正而聲無不正故樂者聖王以一人之性情理天下之性情而即以天下之性情驗一人之性情者也人之觀感莫切於家而莫難於婦人女子喜則溢哀則悲女子之常文王生有聖德其喜怒哀樂莫非未發之中故有侃天之妹爲之配而后妃之德其幽閒貞靜見於葛覃卷耳之篇貴而勤富而儉則樂不淫矣嗟懷人置周行而終以不永懷不永傷則哀不傷矣夫有文王之聖而又有后妃之德此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宮中之女子亦皆感其和平貞其德性是以作爲詩歌儗諸形容狀其欣感皆有不淫不傷之致流露其閒而播諸管絃掌諸伶官詞旨音節皆能傳其發皆中節之妙夫器本於音音出於詞詞

根於心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未有心和而言不和言和而歌不和歌和而聲不和聲和而律不和者文王一身之性情正而后妃之性情正后妃之性情正而宮中之性情無不正千百世下讀其詞想其旨猶有優柔平中之餘音焉而況生當成周之世者哉麟趾騶虞洵乎太和在宇宙間矣

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根文王肅雍之德來惟聖主有肅雍之令範故閨中有哀樂之正情　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爲雅頌之卒章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人臣進說于君當其未成則易爲功及其既成則難爲力末世之君不能防微杜漸使權柄下移空名守府子孫不勝其憤與智小自用之人輕試一決及不成而憂囚斥辱宗社淪亡此皆事先失著而事後輕言易所謂大過棟撓者也君子於國家之事謹始慮幾當履霜之時卽爲堅氷之戒故事未成而言有功過此則天地閉賢人隱无咎无譽囊括自全非不欲

言也謂夫言之而無可言也哀公時三家事已成勢已遂咎在既往不在今日哀公懼宗社之將傾問於宰我宰我借戰栗一言冀其用威夫大勢去賢聖不能爲之謀用德固不足以有爲用威尤必有旦夕之禍君子于棟崩棟折之時歎息痛恨於前人者以未成而使之成未遂而使之遂因循積漸而至不救也夫子豈不欲救魯而曰不說不諫不咎終不能爲魯設一策蓋用威之說既不可施於太平無事之時尤不可施於大勢已去之後後世大權旁落政在私門往往一擊而至不救聖人之垂戒豈不遠哉按此章君臣師弟之間彼此皆用微言哀公之問懼宗社之不長也宰我之對欲決而去之也夫子之言謂勢不可爲也蓋權臣當國之際時事之難言如此

聖賢同一維魯之心宰我之言激夫子之議微當時三家強公室弱魯幾不社矣哀公問社倘有起敝之思乎宰我曰使戰栗勸其斷也不知季氏專魯已久其事成其勢遂其失已往而不可追一旦欲以誅勝之奈何輕言天下事豈多見其無益也　成在遂後既往又在成後凡進言要識先後著一落後著雖有忠愛之心無所措其口矣

敷陳曰說諍止曰諫罪責曰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凡人事功表見各隨材分而宅心念慮以爲居處功名之地者則視乎器之所存器者藏用之具而事功之所由全焉者也古今不乏功名之士而或則功成而天下安之或則功立而身名兩喪此非建功之難而處功實難管仲當周天子名號尚存之時固不得責以易疾爲王如孟子齊梁之論而其才亦不過一國有司之良又事齊桓多欲之主尤難概責以皐夔伊呂之儔但意念之閒苟知事功爲聖賢所不許而常有不足之意裕其中則驕溢之志何自生管仲不知而以己才爲三代以下所僅有故一匡遂足以爲

尊吾君伐楚遂足以爲畢吾業舉天下無有加于其上者故意氣滿盈不能自下崇臺具官僭踰冒上則其量豈復能加乎其外夫子於管仲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而於人則曰器小蓋許其才不許其器所以明處功之未盡也夫賞薄望深位高慮淺古今犯此以陷罪戾者何可勝數夫子言此以立人臣之戒欲後世持滿是懼功成不居耳後人以帝臣王佐小管晏夫管晏之不能皐稷夫人而知之矣擬人必於其倫夫子豈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哉

仲卽儉卽知禮無解于器小而兄三歸備官塞門反坫襲於濫且遍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儉者

每歛約而少漏大故疑器小爲儉知禮者多顧大體而不吝嗇故又疑不儉爲知禮然則二字口氣極急有十分回護意儉還是器小知禮卽不器小矣此或人暗解意也彼其最初發念只爲富強原無帝王之心體故功成後皆是富強氣象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天地聲音之道原在人心耳之間人惟節情養性以求之則高下不乖而元音可復太師典樂之官聖人告以知樂不過聲音節奏而帝王直寬簡栗之道舉出其中蓋情以文明理因器寓師曠之聰非六律不能正五音帝王之盛非聲容不能傳美善神器相附理固然也始作翕如則參差不齊以乖先後之度叅暴無餘以開交雜之端者皆無當於始作也從之純如皦如繹如則粗厲猛起之非純溺音滌濫之非皦急徼噍殺之非繹固不可以言成而且使人聽之樂或至於淫哀或至於傷者亦不足以言成也唯八音齊作而春容含蓄無急躁宣露之意五色成文而從律不奸有清明廣大之風至於百度得數之中又有迭相爲經之妙則終始相生而衆善兼備格神降祖莫不本此爲用而九變皆自此成矣夫樂之情原在性靈而聲卽性之所寄後世索之器數往往高下不

協而元聲無定不知反之性以平其志氣體之心以得其中聲然后按器而分清濁之數則成法具存而雅制可復若徒取秬黍玉尺以求之則尺寸之際何自而得至當之則乎凡言樂者固當以聲爲準焉可也

翕如不主八音齊作說翕合也聚也有春容含蓄意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發散始作時節奏宜如此從訓放是舒暢意翕從相關純如不必牽連翕如純中有皦皦中有繹乃一時事以成亦不是樂之一成承翕純皦繹來若曰樂必如此以成也此皆心術流通乃天地間自然之節奏故中間指點出數如字正是以心去想像其光景正在此數如字上見其可知樂之文在聲響樂之情還在性靈故不可言而可知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聖人之生皆由天意上世聖人類皆得位遇時以行道于天下夫子聖德在躬轍環終老而不得一日之知天之待聖人至此一變蓋必有其所以然封人一見夫子而以木鐸言之其眞有以知天意之微者天下之生以道爲遷道無時而或息聖終古而常存天於聖人固不在得位不得位之間也三代以上道法未備則使之作君以顯其文三代以下道法已周則

使之作師以宏其教道之教一明而道之法因以不墜矣秦火之後唐虞三代之制掃地無餘非夫子贊脩刪定之功後人孰從而識帝王之治哉天生夫子所以傳秦火不爇之薪而留萬世之人心於不熄也

木鐸之言莫之能易矣

封人請見非徒慕夫子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木鐸之說非爲夫子幸實爲天下幸也知夫子的作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天下無道句不可忽 按木鐸之說只是周流道路隨地開發以醒人心之昏迷也而教萬世意即寓使天使之作師以宏其教道之教一明而道之法因以不墜矣秦火之後唐虞三代之制掃地無餘非夫子贊脩刪定之功後人孰從而識帝王之治哉天生夫子所以傳秦火不爇之薪而留萬世之人心於不熄也

木鐸之言莫之能易矣

封人請見非徒慕夫子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木鐸之說非爲夫子幸實爲天下幸也知夫子的作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天下無道句不可忽 按木鐸之說只是周流道路隨地開發以醒人心之昏迷也而教萬世意即寓使天而君夫子不過文焉武焉而已使天而相夫子不過周焉召焉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天下萬世之聖賢猶故也惟縱夫子以德而窮夫子以位天之意微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以觀德聖王功成作樂其治化功德之盛皆藉羽籥鐘鼓以傳之故韶武之樂聲容皆盛但作樂之本聖人固未嘗有所掩飾於其間而樂之昭宣亦自有不可掩者韶之作在從欲風動以後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者其氣象雍容廣大洵有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焉武之樂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發揚蹈厲盛威中國之象洵有不能如韶之盡善者焉夫樂觀其深

揖讓征誅之迹固見於聲容氣數之中而性之反之之德亦流露於咏歌舞蹈之際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明倫察物無非生知安行則樂之作亦太和洋溢而無幾微之勉強武之德不泄不忘敬勝義勝不能如自然之安則情文雖盛而氣象不如樂之淺深不啻一堂覩之矣後世謂武之遜舜由於時會夫時會者事功之不得不然而非事功之所以然也設因時而不本乎德烏覩所爲帝升王降者乎聖人聞樂知德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章只論樂非評舜武也禪代性反是推原意非本旨 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

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風不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之盡善莫能形容而武之盡善不無遺憾樂也者象成之也韶武各象其成正是言揖讓征誅德之性反又上一層　美善只一事總是將聖人之功德歌舞出來聲容各極其盛是盡美處然仔細想其所以爲聲容一邊覺得更有進於此者一邊覺得猶有未慊于中者故徵有盡善未盡善之別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事條教法令隨時變遷而總以寬爲本爲禮之事揖讓周旋各有品節而總以敬爲本臨喪之事擗踊哭泣皆有儀數而總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掠美市恩以爲仁傴僂曲謹以爲恭節文熟習以爲喪末愈繁而本愈失豈足以當有識之士哉聖人以本

觀人故眞僞較然世人不知有本故飾名匿節往往爲其所欺凡觀人者唯操本以求之可矣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從來仁外無知能仁者必能知不知者必不仁人生之初天以渾全之理畀之人凡兩間之所以清寧萬物之所以繁盛並育並行之所以不害不悖皆是物也循理則觸處皆通不循理則隨往皆窒未有通而不知窒而不愚者仁厚之里盜賊不生爭鬬不作物無疵癘民無天扎天下之美孰大於是人欲居安辭危而不於仁是處其胷中茫無所見矣安得謂之知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心之全德本心之德何以失則惟境遇移之然處境亦無他法唯在求吾本心之德而已本心之德如玉之有質如珠之有光不以什襲而珍不以泥塗而賤仁者安乎仁則其處約也不知處樂也亦不知知者利乎仁則其處約也不易處樂也亦不易蓋天下唯仁爲至大天地萬物皆于仁乎是繫我而能仁

則天地于我歸懷萬物于我托命無不安不利之事涉於吾身亦安有可安可利之事較勝於仁者哉以處約樂如浮雲之過目隕穫之當前又何不可久處之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之不能好人惡人者一則我不能清好惡之源心多私欲而不能遂其好惡之正一則人各反其好惡之勢舉動皆有憑藉而不能行其好惡之權此二者在人與在己不同而其心之有繫則一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無繫不惟我心之好惡無偏而且能使我心

之好惡不達於人不止世徒謂好惡何難自主且無難及人豈知好惡之難固有如是之不能暢遂者哉夫必世有仁人而後好惡乃能伸於天下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心與天地萬物相通者曰仁而有以隔之則爲惡志於仁者能知我身與天地萬物並生則一念悖理必不與天地相通雖一時偶失而方寸之中自有能憬然不敢安者故惡則必不仁而志仁則無惡世每知己而不知人出其計較之私佐以作爲之力以求遂其不仁夫亦矢志於仁而後可去其怙私之惡也

志仁無惡就心上說著力在志字矣字不在苟字苟字是起頭說話此處要說得輕方見此心之妙此提宗學問今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東滅西起有何了期便是無頭學問說得仁字重惡自然著不得莫作理欲消長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人心之仁如青天白日萬物無不照臨惟有欲惡之念動其中大則晦蒙否塞如狂風驟雨之簸蔽小則起滅合離如浮雲往來之無定此皆學問未純故品詣不能成就君子於世境大端固能卓然自主雖深山大澤烈風雷雨而湛然不稍迷惑至於俄頃倉猝而其心絕無纖翳則唯功深養到無一毫欲惡之累以至此夫人心體不清則世境必爲沉溺而矯語鎮靜又不足以安之故唯專一於仁而後心不爲境奪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聖人之道貞一世之擾擾於欲惡者曷不貞一於仁而無閒乎

取舍存養不分兩項　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不處不去是從人情中認取天理來有曖然無欲淡然無惡意此仁也　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有是不處不去耳不重名上　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

之意不是起下文　終食之間欣戚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君子將欲惡念頭盡情拋捨種種運用如風遇樹不沾一點此終食不違之旨也造次顚沛皆是境心不著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顚沛我自寧謐　不去仁即是無違仁但去之關於世境上爭真妄違之際於心境上爭離合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人莫不好仁惡不仁故爲仁即在好惡人之好仁惡不仁莫不無以尚不使加故無不足之力蓋人之所以爲人者曰仁故遇仁無不好遇不仁無不惡仁之

勝不仁如水勝火故好之必至無以尚惡之必至不使加以仁原處於莫尚而不仁非可以外加故在仁爲理者在人卽爲力人之有口鼻耳目也其好美而惡惡出於天性之本然其好之而無遺好惡之而無遺惡亦出於力之所自具人唯不用其好惡故美惡當前而不知若用其好惡而謂好惡有不足之力則必口不足於味鼻不足於臭耳目不足於聲色必無是也天之生物也以是理而爲物卽以是理而爲性理之外無性性之外無力唯力出於性故力無不足火之性炎水之性流鳥之性飛魚之性躍人之性仁

合乎性者好不合乎性者惡故有仁卽好仁惡不仁有好仁惡不仁卽有好惡之力其好之惡之無不足如火好炎而無不炎水好流而無不流魚鳥好飛躍而無不飛躍耳安有力不足者哉其有不足如火好炎而不使之炎水好流而不使之流鳥魚好飛躍而不使之飛躍耳安有用之而有不足者哉故好惡者所以爲仁也好之而無以尚惡之而不使加者卽爲仁之力也人人好仁惡不仁故人人皆可爲仁人人有無以尚不使加之好惡故人人無不足之力力可以爲仁而人卒鮮者以爲仁爲甚難而不知卽在好惡以好惡爲無力而不知力之無不足也人但用好惡耳豈別有所以爲仁哉人但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耳豈別有所以爲仁之力哉有志於仁者卽自有之好惡而用之可也按心之爲仁如燈之爲火仁之爲好惡如火之蘇而能生明去暗星星之火其形甚微而其能生明去暗則一因幾微之仁而疑力不足於好惡猶以星星之火而疑其不能去暗生明也則以未嘗引而蘇之耳

夫子未嘗以難阻人只重人當用力上三節總是一意好仁惡不仁就是仁能好能惡就是力好無以尚惡不使加就是力足　好仁惡不仁俱在自己身上說好仁者必惡不仁不可作兩人看　無以尚不使加不可說此地位難到若說難便非汲引世人意下文說得容易　無尚之義只是形容此好之最真處如云此好更無可加不必將仁字更生比擬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正見惡不仁與好仁初非兩念勿將

爲仁又生一頭反與惡不仁者意不相洽　不使不是著力禁住裏面有個主張在不放他入來卽無以尚之之好是也　人之爲仁只是個好惡而好惡原卽人心此心原無以尚其或尚之者未用其好之力也非力不足於好也此心原無可加其或加之者未用其惡之力也非力不足於惡也　用力於仁不可說用力於好仁惡不仁好惡正是用力　卽力卽仁初無兩體隨用隨足豈有二候　當其力不足時卽是不用力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良苗雜於羣草之中非老農不能識天良藏於人心之內非聖賢不能知人當收斂閉藏容有矯情飾貌而不見其本然者唯夫檢點不及而瑕瑜不掩或失之剛或失之柔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則天眞流露

往往發現於動作之間蓋仁無不在人心習於惡者其有心固無仁可見而於過尚露其天真習於善者其平時固無在非仁而有過亦形其真摯人知過之亦足以觀仁則本心之良固無往而不見其常形者耳

此章不重觀仁重識仁於徵處當重仁字不重過字上句側重君子講下句便融洽過有二端或偶不及檢則本心之發露最真或勢不得已則真情之委曲可諒所以過處無心固是仁有心亦是仁按觀過知仁過與惡有辨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不可不聞而聞不可不急聞道之人有所以生有所以死故生死皆非虛幻不聞道之人不唯不可以生抑亦不可以死蓋人之生死無非道之始終明乎始終之原而後可不虛乎生死之故若徒生徒死則生亦虛生其將何以死哉

此聞非耳聞謂心聞也若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道與衣食相去不啻天淵志道則天地皆我官骸義理皆吾膏腴尚何衣食之有計衣食者雖志之而尚未知之又何好與樂之可言乎

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關頭恥字正與志字相映道內有無窮趣味却緣衣食而生恥只是趣味未洽

此章是夫子提醒關頭以堅士志志字正當重看玩未足口氣是激之之詞非絕之之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在天下如水遇地而各異其形君子於義如地比水而不形其閒蓋在物爲理者處物卽爲義因物付物而不於物稍有未當豈非比義之至但義在物而必以我意參其閒則此意卽與義隔而無水土相比之妙君子非去適莫以從義而有理而無意其閒善言見善行有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之妙而執兩用中有惟精惟一渾全無閒之功非君子孰能流行坎止而無毫髮稍歉於天下者乎

精神只在之於天下四字上適莫從我見生義從天下生毫釐之辨只在心體不在感應適莫專說處事與以可不可分適莫者俱憤憤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轉語須知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便非真機本體易曰水地比君子之於天下也義爲水天下爲地分開不得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懷德者從義日新如天之健行而不息懷土者滯於一偏如地之分土而異宜懷德之人豈復慮刑而德盛者心必小君子懷刑固與懷德之心而並至小人豈能感恩而志存利己懷惠之思亦必與懷土之意連類而不忘夫喻者

心之所通懷者心之所守智愈用則愈出藏愈久則愈深一彼一此判然不同豈有意爲岐向哉陰陽剛柔不可強合君子之力強而小人之力靡也君子之志高而小人之志卑也

看得透時一丘一壑之戀酬恩蓄德之私皆是土惠私心這小人莫輕覷他德與土對刑與惠對各有意在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易曰元亨利貞聖賢未嘗不言利也但由元而亨而利循行仁而盛而昌耳若不思利之由來而唯圖利是務則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有不斂怨而賈禍者乎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國家品式章程莫不由禮而禮非徒以品式防民必其君實能禮意自將凡用人行政之間不欲有矜己上人之意則君讓於卿卿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士下至庶人莫不彼此相讓而德化成矣夫國治於讓亂於爭驕亢之意自上先之而曰有禮則治無禮則亂綱紀雖張禮豈眞自能爲國者哉待人後行信乎禮不虛行也

禮非威儀之禮也即人主所立之制度品式是也故爲禮所以爲國讓則不以驕恣自處一團兢業的念頭上句爲國處正從其能爲禮見之下句不能爲禮處即是不能爲國處意無兩層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常人事事責望於人聖賢事事反求於己責望於人者我無位而求位人不知而求知其心全以騖外爲期是以得失不能自必反求於己者位有所以立知有可以知必思實踐其事是以實至名隨固有發揮之蘊即學成身隱亦有貞吉之輝蓋天下未有能立而終無位者未有可知而終不知者一技之精皆能顯身況修己治人之大者乎若不能立而求位無可知而求知無論終身精力皆歸無用位與知終如捕風即得之亦不免竊位過情之誚則何如立與可知

之爲足據也

不徒曰立曰所以立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經綸皆起於心奈何不患不曰可知曰爲可知則可知不在人稱而在我所以爲之是所當求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　從所立以爲患即所爲隱居求志是也不唯可以淡貪慕之思并可以療空疎之病從可知以爲求即所爲實大聲宏是也不惟可以去躐逐之想併可以治枯槁之習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聖人之道貞一一者之乎此而不及乎他也不及乎他則事事可通以之修己而已修以之治人而人治幽明遠近無不皆然

故曰一以貫天地唯不已故一元保合而品物形聖心唯不貳故至誠无妄而化育贊人唯心有所貳是以事有不達一則隨事盡心而能合乎道故一者所以通乎萬事萬物之本也凡人己心盡則待人必寬己心妄則責人必刻聖人非有刻責強人之事但天地中則溥爲太和人心忠恕斯攬爲一體忠則必恕不期然而然一貫雖不盡於忠恕而忠恕實可以言一貫以求子之心事父則盡孝以求臣之心事君則盡忠以求弟求友之心事兄友則必弟必信子臣弟友之道如是而天下之道無不如是矣夫天地之所以

生物者唯其至實而無一虛也聖人之所以備道者亦唯其至實而無少假也天地無心而成化非中則不能成聖人有心而無爲非忠則不能盡聖人從心不踰亦唯忠恕之臻於化耳而豈有他哉然聖人無所爲忠恕也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皆出於肫肫淵淵浩浩而無所倚但不從忠恕求之則不知所以一貫之實耳曾子之言忠恕其卽中庸之言至誠也哉

忠恕之內有一貫忠恕之外更無道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按忠恕兩字實是一以貫如元亨利貞四德亦是一以貫但忠恕實可貫萬事故曰一以貫之

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平天下則忠恕能貫自是實理曾子平日用力處却在忠恕所主旣透自覺了然唯是唯忠恕之卽一非是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　一是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貫是融貫之貫非推去之謂也貫就在一上看出吾道原無不一其無不一者卽貫耳此夫子直指本體渾成的話莫添心字理字　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妙在一而不在以也得一則貫矣　之字仍是道夫子點化甚微曾子開悟甚捷　曾子以忠恕爲一貫便是化了忠恕的光景故而已矣三字言此外無餘說卽唯字意　何謂也問道最散殊如何一以貫之也夫子之道道字卽吾道道字此只以忠恕解明夫子之道而一貫之旨自明不必

解釋一貫只暗會爲妙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心之幾微與義利之幾微曲折相赴而不容以稍間故同此一事君子以爲義之所在而必不可以利介乎其間小人以爲利之所在而斷無有義存乎

其際是以如氷炭之不相入如南北之不相侔自心術以至行事而天下國家之治亂因之夫小人之不能爲君子猶君子之不肯爲小人其幾微念慮之間有不入乎此而不能者世人欲以君子而用小人夫虎豹之喻搏噬蛇蝎之喻螫毒豈能強而轉之以喻馴擾乎彼君子之受欺于小人者亦可憬然悟矣一事之間有所爲而爲者謂之利無所爲而爲者謂之義喻義是於無所爲之中知其精微曲折當爲處喻利是於有所爲之中知

其窮工極巧當爲處

君子眞君子也小人眞小人也故別言其所喻如此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同事異

情處最宜剖晰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凡人不知自治則見人而不見己急於自治則見人之時無非見己之時蓋刻意反求無時不加內省至偶有所見而觸目警心非必借鑒於人必待見人而思省也不然人何日不見而得益者幾何哉

須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　思省是我性靈作主賢不賢都是借境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君與事親不同君臣之分尊尊則易忽非直不能感動故有犯而無隱父子之情親親則易察唯幾最能感通故有隱而無犯然諫不同而敬同人主所惡莫如欺不欺則雖強諫觸怒而知其為國故久而必從父母所愛莫如敬能敬則雖齊慄不言而喻其意旨故勉而必改蓋親以順為義父子之間不責善初雖微言繼則唯敬終并其敬而不欲形唯有服勞奉養而已古來大孝莫如舜舜事親底豫豈會以諫格其親哉曰幾諫不得已而諫焉者也曰不違不欲復諫也曰不怨并不知有敬也順之至也此事父母之道也看來始終幾諫說非是事父母三字讀斷家庭聚順固是大慶不幸至父母有過不得已而始則幾諫志不從則不違而尚存一悟親之心至不悟而勞則唯不怨而已蓋家庭之際止在悅親親悅自能至道原不在諫也禮記曰起敬起孝不敢復諫是也

敬乃是心勞皇不自安意即夔夔齊慄是也　幾諫者諫在幾上轉移古人學問在幾上研故事君親亦只幾上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男子志在四方豈能不遊但顯親揚名人生大願故策名委贄遂有馳驅靡定而不遑來諗者不知家貧祿仕可以不出封疆而皇皇求君唯身無內顧則然非所語於親在之日也後人違親事君其志止在功名遂有陷親大禍而不知者何其不慎守吾聖人之訓耶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凡少壯不知老者之衰父母年歲漸增精神漸耗父母常自知而人子恒不知往往視歲月為甚長於是親不欲遠其子而子常不克近其親親不欲勞其子而子常不克逸其親甚至親之愛子唯不足而子之愛親悠忽從事一旦親不及待而終身追恨無窮則唯習而相忘不知父母今日之年之不再得耳夫喜者旦夕之常而懼者無窮之慮人子欲事親而不逮大抵不知懼之念誤之苟知可喜之即為可懼安得一日而不思所以養親之志乎

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子日侍親側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蓋精

神氣血漸衰漸換人子若用心密察必覺有日改而月變者方謂之知　喜懼只是一念才喜自不得不懼此處眞是危惻不可告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人生天地萬物往古來今皆於我躬是賴知躬之統備甚大則知躬之負歉甚多而自少壯以至終老終無可逮之一日故朝乾夕惕唯恐後時尚何容心於發言之間乎人一日有言論必一日有闕遺曰不逮則終身無可盡寸陰無可虛知晷刻之難追則兢業不遑自有不能稍釋者矣

語氣一直說下恥躬不逮即是言之不出的精神非眞躬不逮而後恥勿倒補恥字古人實實修持密密體驗眞見此躬難逮豈敢容易開口　此躬爲千古難竟之局此恥爲一生莫釋之憤古人終日兢惕只在此躬字內不必添行字逮字下不得貼言字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根本實而後可以敷華內治修而後可以圖遠學問篤而後可以有爲未有廣心浩大而不至顚躓者也人之才分有限而事變無窮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小任重鮮不及禍故大過小過宜上不宜下貴本不貴末知任過之必殆則約之鮮失不亦宜乎

此專爲以才智自逞者發味一以字把柄在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君子持身處世學問事功難以殫述而其處心念慮無時不以訥言敏行爲兢兢蓋君子之功不可窮君子之學不可量君子之德行威儀立體致用未可一言盡而總不出訥敏之一念有以內守約而外致遠故言行爲一身樞機而訥敏爲言行關鍵人能常以君子之欲爲心何患不至聖賢地位乎　按此當重提君子方想得欲字意出

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工夫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途便難下手只一箇欲字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非兩撥而字宜死一節作一句讀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者人心所同得然知與好鮮者物慾氣質之偏天良不能以勝之也亦舉世所莫爲然而必有鄰者聲應氣求之理人事不能以限之也堯之帝也有舜禹之王也有湯文之繼也有武至於君臣會合師相相承皆有同心同德之人以爲心源印合之助此非有作而致之乃德之所必然者夫文章翰墨尚有同心如蘭之臭以相契況德之根於性命者乎凡修德者自可獨立而不懼矣

此論德行之德非論德性之德蓋論德性達之天下非但說不得孤也說不得不孤惟德行之德則投之聲色貨利之場而孤投之設行淫辭之黨而孤惟其孤故夫子發有鄰之論以明其不孤謂之鄰便有相

友相助相扶持之意非泛泛可多得者故曰必有蓋危詞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臣友之道納諫於君朋使不得已而言言之而委曲開導以相感未有不忻然樂聽者惟不思所以善導之方而惟事夫口舌則煩瑣過甚厭聽必生蓋良友直臣其以言名於後世者必其君友有可以直言者也能受言者不必數不能受言者不可數諫而用數無術甚矣辱疏之來曷足怪乎

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入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覓辱疏指出辱疏正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

論語述　卷之二終

論語述　卷之三　　浙汜陳詵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後人論人不求所以不廢之道而但隨世之所廢以爲廢夫隨世之所廢以爲廢則君必失良臣士必失良友甚至昆弟親戚亦必有失其可親之戚者聖賢論人居常則取之繩墨之中遇變則求之形迹之外世衰道微士不能無意外之辱但我無取辱之道則免爰與嗟遇患不足以自損若夫平時制行亦必以修身免禍爲兢兢夫子非以縲紲而取長蓋長與容俱無取罪之道但長不能免而容則能免耳夫常不渝變不拘者聖賢之論人也然而修身爲本聖人之爲擇配計者亦必先思防患之道哉

此只重表兩賢之素行擇配意只帶言兩邊形處一則因非其罪一則曰免於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於無眚學者省此可得立身法取長在形迹之外取容在繩墨之內不得於可妻內填素行無虧語亦不得於不廢上填謹言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凡人一身必欲處之城郭之中置之五都之地以爲

百物之所聚才技之所通可以潤其身家售其藝術乃若邦國都會賢才輻輳德業並具上之公卿大夫有練達博綜之略下之四方多士有懷抱蘊負之隆而不能借助高山取資麗益何異入都市而不能自立遇日中而無可自售者乎夫君子立身非專求友然聲應氣求鶴鳴子和我果有善於己則凡名卿良士碩行嘉言自然爲我取資如桔槔之取水磁石之引針不患不羣趨而並赴設有君子而不能取雖日居都會何益乎嗚呼朝市者世人取利君子取友所取不同而其有資則一士君子居是邦而不能取友

其知不又在世人下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凡器有大小用有古今可以見用而或可以褻用則其品也不貴可以尊用而或可以時用則其質也不古君子立身每期有用於世逮輕爲世用而見有輝煌廊廟可尊而不可褻者則爽然失矣即不輕爲世用而見有置身皇古昔有而非今有者則又爽然失矣故立品必求其至高而德業必期於古處士生斯世愼勿以有用爲懷而以尊貴之品讓諸人且以學問之隆讓諸古則其爲器也幾矣

瑚璉不作喻與宗廟百官美富相似只許賜勿註瑚璉器字固許他適用亦是根器先別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其通達之材不特可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不特爲今人所珍而尤爲古人所重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聖賢立教未嘗喜言人惡然人心有所甚惡而不能言者則必爲之論辨以著其非利口之人舉世心惡其僞而特以禦人口給不能不服其才故其害中於人心不淺夫子因或人之尚佞而言其屢憎於人蓋人心隱痛即公惡同然豈可以捷給徼才而昧吾本

心之羞惡哉或人因不佞而以仲弓爲仁則可知佞者必不能仁而仁者亦必不佞矣以爲雍惜不亦舛歟

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之意　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　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特外給於口本心之德安在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扶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內悔　謹按佞有二義有諛人之佞有亂義之佞此處指亂義之佞說重佞是重口才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君子之仕非仕其學也仕其學之可信也君子之學亦非學其仕也學其仕之可信也聖賢一堂講肆其

於天地之理民物之事前古後今之業修己治人之功何一不在居稽討論中但得於心者未必能應於手學於古者未必能施於今且所爲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者稍有一毫未善則其相喻於淵微者未必能篤恭而天下平也然則君子之學何時信而君子之未信何時已哉此夫子之說所以忘乎使仕之意而但見其莫逆於心也

此章是見性之學亦是經世之學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併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　仕學一理不應在施爲上討事業直從心源上尋把柄　信如會之唯顏之卓大徹大悟方是信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爲道而生至於道既不行則身亦可隱焉用栖皇故有浮海之歎然天下雖已遺道道終不能遺天下夫子贊修刪定之業功在天下道何嘗不行於萬世乎子路知避世之勇而不知濟世之妙故聞之而色喜豈知道濟天下化裁無方避世之身固不可爲忘世之心哉無所取裁蓋與夫子斯人吾與之心相去遠矣

先須味道不行三字夫子寄歎於浮海是傷此道之不行非謂天下之終可棄子路之喜以爲夫子此言無意復出耳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曰無所取材　按勇作急流勇退之勇看在果於忘世見之無所取材謂用舍行藏中還有個化裁之妙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時人視仁太易故往往以仁論人不知仁之道所以論學問之淺深不可以衡人品之賢否論學問淺深則雖功蓋天下澤被生民而存養稍有未純即不得

謂之仁人論人品賢否則凡兵農禮樂才堪任使即皆得以有用之才目之而不得概置之無用之地武伯見諸賢英才卓越以爲得聖人之教必皆足以成仁不知人之可見者才不可必者仁以仁論人則天下無全人即人言才則淺深皆可見夫子於武伯初問而告以不知所以明成仁之難於武伯又問而告以可使所以明論人之法蓋體之粹者一才亦足見仁體之偏者全才不足言仁禹之治水稷之明農皐之明刑夔之典樂何嘗不專一事然行所無事則爲仁人稍有偏倚即爲才人夫子於及門言從政則曰

何有於好學則曰未聞而爲邦之道非顏子莫語蓋心純乎仁則不滯於有事不滯於有事則能遍乎萬事此三月不違夫子所以獨許顏子而用行舍藏非他人之所得與者歟

仁道至大至精兵農禮樂也自能辦但沒些見長意思亦不專執一長性體純全作用自妙三子皆有用之才朝廷用人只要實實做得一件事倘能器使其才卽不知其仁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凡才哲之士往往自謂過人而人亦莫之及然莫之

及者大抵在才人而遇一沉潛純備之儒不覺圍於其中則人見爲不可及者正其有可以及者也蓋偏則易於見長全則難於著美全體渾備使人味之不窮而尋常耳目之觀反不如偏者之易於朗耀故喜偏者多而知全者少子貢之才固已學問人知之庸衆人亦知之矣然與顏子較偏全則顏子得十而子貢得一得其十者於理無不包於體無不備得其一者此則無餘而彼則缺欠故始視若可觀而細按則未至譬學書者之不能中鋒而學文者之遜於元氣也夫唯識全者能知全而以偏端自見者往往多出於自喜子貢以知二過人宜沾沾自喜矣而能知二者之尚在知十之一也則雖知在二而識已及於知十矣知知十知二之分際唯夫子能之而子貢亦然夫子能無終與之乎

說個吾與女弗如總是再三有味何敢望回一語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天地惟行故健人生惟行故不息人生一日之中不知當行者幾何稍一怠弛卽悔不及時故朝乾夕惕

凡以歲不我與而虛日可惜也敏行之人必夜以繼日惰行之人多俾晝作夜宰予晝寢夫子以朽木糞土責之正爲其不復思行而怠行之人必出於多言故復繼以聽言觀行蓋寡言則內斂內斂則精明精明之人未有不莊敬日強者安有怠惰而致晝寢者哉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天地之道能闔能闢能寒能燠而唯其誠一不貳故有以握陰陽闔闢之機君子之道可屈可伸可明可晦唯其純一不雜故有以協直方中正之義若以氣

質之強爲剛則有假剛以濟其私者勢必以慾而冒乎剛矣夫剛非他卽天地之无妄者是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大亨以正何從有慾慾者以穫而耕以畬而菑所行未嘗不是而但有庸心其間則必有不穫而不耕不畬而不菑者功至半途而氣衰中沮可惜也夫乾健不息人知其剛坤則柔矣乃曰至柔而動也剛則知柔以永貞而得剛慾則間斷而不得剛也人之有所爲而爲善者其皆不得剛之故哉

或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直就他心中粘帶隱微處識破剛能任重道遠若只在作用上看去之千里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人生之初莫不有仁仁者天命之全理萬物之同原不可以人我間之者也人心知有我卽不知有人不知有人卽但知有欲但知有欲遂因以生不欲既生不欲則必以所欲者求我而以不欲者加人至以不欲加人而禮義廉恥俱不復顧蕩然無有存焉者矣子貢於不欲而曰無加則無我之盡矣於人加諸我而曰無加諸人則人我之通矣不以一人之心爲心而以千萬人之心爲心則一心之中卽天地之理天下之大皆一身之公仁豈有餘事者哉子曰非爾所及蓋子貢以爲仁之始而夫子以爲仁之終也此其欲誠非易易也

不欲無加是把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聖門諸賢親承聖訓皆以心思爲領會不徒以口耳爲尋求故雖威儀文詞不止遇之於迹象而必解悟以相通乃若天載之微則雖口耳諄諄而必不敢以聽受爲心悟蓋千里之遠冥漠之中無形而能相接

者聞也聞者聞以心不聞以耳聞以精微之解會不聞以聲臭之相懸子貢於文章曰可聞蓋文章皆以目遇而子貢獨以心知見其然卽知其所以然凡夫動靜語默作止周旋人以爲威儀之節者子貢以爲定命之符也乃若性天之理於穆之旨夫子無日不與弟子言弟子亦無人不聞於夫子然不可聞者夫子所言在彼而揣測之見止於此夫子言之不啻千百里之遥而弟子聞之尚在跬步之內也事非身涉則影見徒虛學者必身至之然後能心領神會若謂口耳傳習爲可聞則世之聞道者何以亘古今而寥

寥也哉

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　文章本是有言的反不用言字性與天道本是無言的反用一言字此中俱大有意在可聞不可聞即於此中思之性天原非二道故著個與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凡事當前不及行而後事踵至必有悔不及追之慮今日不行而至明日則今日已虛此事不行而待彼事則此事已失後雖悼悔終已無可柰何故勇行者必不使事至當前而稍有姑待也子路勇行非必待

聞而始行而其勇行之心則非聞無以見乃即其有聞必行而亦未能狀其行之急故以未能行唯恐聞擬之夫川流逝波機不稍滯日月代謝晷不少停駟馬者必志在焉先然後能絕塵不墜也人柰何日復一日而與草木同腐哉

一氣說聞不留行子路之行也唯恐有聞子路之心也記者要形容子路急行之狀而難措諸詞故描寫其心事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節者非徒取一善以

該衆善亦且舉一善以掩衆惡蓋國家易名之典隱惡揚善固所以爲人子孫之地而聖人陶鑄之弘苟有微長可錄者無不表之以爲後世法也文子素行多疵其隱微固有不可告人者然一人之品質已汲而勤學好問爲文乃謚法之不可易者國家集思廣益取其合於法者錄之可矣豈沾沾刻核於一人之私行哉夫質美者多不學而才高者氣必矜文子以敏而好學下問則褒一人以爲百職事勸列國名卿夫子類皆節取蓋合衆善以成一善有稗家國者實多此善善長而惡惡短春秋所以爲千古之大法也

按此與公叔文子章不同公叔文子是美其薦僎一事爲千古以人事君之法此節專論謚法而不苛求人之意自見以下數章皆是評論時人莫非節取所爲斐然成章皆是夫子化裁處

學問只宜淺看敏字提起作主不恥與好字對下問與學字對總應上敏字學問當在大夫身上說　按是以二字夫子褒貶自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君子才全德備子產豈遂能全但居蕞爾之邦其民悉索疲敝而又族大寵多羣公子皆將基我於君臣上下之間子產一身不以君子之道自治必不能自安於危亂之邦而不以君子之道治人亦不能保全

於交訌之際子產嚴以治身而小心翼翼罔敢不共則上無讒謗之興下無疑貳之漸矣由是以修之身者致之君而寅恭祗畏不敢踰越以干罪戾之條由是以行之己者施之民而克剛克柔必能張弛而泯競綵之迹夫子以子產明哲保身而上下相安於倚賴故以君子之道許之夫管仲三歸反坫夫子許其九合之仁子產不倍不驕夫子稱其有君子之道蓋長才遠駕可以見功於強大之邦而國小勢危非以君子之道行之不能尊主庇民而身世無患也後世不察而以儒術爲寡效不亦疎乎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仕宦交游比肩事主有賢於我者有愚於我者有尊於我者有卑於我者有與我同類而可以言交者有不與我同類不可以言交而不得不交者賢者尊者能恕我愚者卑者不能恕我同類者責我不同類者委曲則狎我不委曲則恢嫉隨之故交友易交人難然交之道不在人在我我欲因人以爲交則變愈多術愈窮而交不能久我唯自禀其持身之道則萬變而人不渝敬也者賢不能加愚不敢怨同類者嘉其誠不同類者不敢慢積久亦歸欽服故交易也敬爲難易也久爲難平仲久而敬之則同者異者皆相洽而賢與愚者皆可共事矣平仲之交其眞足爲士大夫交人之法也歟敬非敬人乃自持以敬卽所謂無衆寡無敢慢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知敬不著在人身上人字與友字不同友是同心人則泛然相接者皆是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古人卜筮乃以鬼神決我心之疑非以吾心聽命於鬼神也凡人之心虛則靈著則蔽文仲以龜爲靈而欲奉龜以求靈則其心已著於龜矣心著於龜心已爲龜所蔽龜何能效靈於心哉何如其知雖有知亦無有矣此聖人所以先謀乃心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士大夫有一節之行人往往樂以全體稱之不知節之士聖人未嘗不以取人而推論心德則有所不許蓋仁者心之全德因心德而發爲事迹則其事必大若事迹不本於心德則雖事有足稱不過一人一

己之事而無關於天下國家故論仁者當問其心何如不當論其事何如也子文而仁必以忠消僭竊之惡不徒以忠忘榮瘁之私文子而仁必以清思討賊之討不徒以清明潔己之高即使力不能爲耍其宅心處慮必有昭然可見者未知焉得仁非忠清之不可言仁而子文文子之忠清不可以言仁也夫三子之才夫子止言不知其仁而此直言焉得仁蓋三子皆能從事於心而二人固未嘗從事於心也焉得以外而言其內哉伯夷伊尹柳下惠孟子皆許其仁則知仁全然不在事迹上

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凡人慮事始論其是非繼論其成敗則事理較然行止即決若慮及禍福則反覆相循轉輾不已而是非倒置其成敗亦有錯謬者矣三代以上論是非不論成敗非不論成敗也其所論者大則其所成者遠故有事雖不成而其是爲千古不可易者三代以下雖有是非不得不計成敗蓋先王之大經大法皆已銷亡則理不可獨恃故有理雖是而勢不可以徑行者若夫計較目前圖度禍福爲身計而不爲天下計則是非不明成敗不計以爲無禍而禍乃愈甚以爲得福而福乃消亡此皆三思之害爲之也夫動而說則吉說而動則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而況於三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凡人處危難而欲小慧私智以規倖免者未有不立殺其身者也衛當強鄰暴主猜防疑忌之時加以悍臣之直辭其於成公不啻甘心寢處焉矣武子以羈旅之臣縲紲從君刀鋸之禍旦夕不免設欲用智而韜藏隱晦以行之凶必立至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

者皆卿相傑出之才欲殺衛君其防閑當無不至殆毒何事可私行賄賂以脫之乎武子之愚唯不以艱危稍替其節而已人當國破君辱之時呼籲無路諒不復有勛名之思而乃忠誠懇至以其身周旋患難之間則其忠蓋誠篤英主必爲之心許故武子之心時時欲釋其君而文公不以爲疑納饘薄酰多方以求其生而文公不以爲怒及其事成得釋明白昭著坦然保君以歸而文公不以爲怨蓋其有死無二之心文公固已深諒之矣人莫不欲臣之能忠而尤難於主辱之能忠我有強鄰狠戾致怨其君之心而彼

有之死不悔之忠臣始終不二以求解免則雖英君
察相亦必憐其志而悲其意烏有既嫉其君而并其
忠臣而嫉之者乎晉文不殺衛君其時猶假天王以
立霸故未敢干擅殺之罪耳非武子之力足以及之
也人謂武子晦以獲全豈知武子固坦然調護而文
公自莫之害哉此其愚之所以爲不可及也

明於成敗利鈍是智不計成敗利鈍是愚愚者忠之極也非至忠不能有至愚不可及是贊歎其忘身殉國時說云愚者暗用其智謂其能韜晦故能成事是贊其智了保身濟君是武子拏定做的其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凡人不能全體皆道但有可節取便足受裁而受業之人雖有就學之心或攖情勢利矢志凡庸則道德之門反爲俗士之所託迹矣夫子道既不行欲思傳道於後而顧念及門莫非英才卓越矢志高遠之士絕無委瑣齷齪足以雜其胷襟則其寄懷高曠皆自命爲千古之人即皆可以傳千古之道夫孔門之徒皆仕季氏至求爲聚斂而由死孔悝寔有未能盡道者要其胷中爲公而非爲私可知也自非狂簡豈能治賦爲宰足以可使如是哉

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即狂裏面事不是不屑細微是廓落高曠意一切世故不入其胷次正是狂處成章即成其所爲狂也所以是裁的方法不當入高明中庸等語斐然須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非外邊章采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聖賢之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千古無可怨之聖人但清者取怨之道也其冠不正望望去之若稍有成心與其間則立異之心皆叢怨之府矣乃有遠惡人之道無念舊惡之心則雖孤立獨行仍是胞與爲量何怨之有今人居世稍有成心即不惡人尚多取怨況乎以成見而惡人者哉夫子非表夷齊也表夫無

成心者之未始不可以惡人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聖人惡矯僞之行訐以爲直惡其有刻薄之心委曲以爲直惡其有周旋之意蓋其見諸事爲不同而其出於釣名之心則一也微生高之乞醯不必有掠美市恩之心而但其曲意徇物必欲周旋以爲容悅其心思行事已非質任自然則闇然媚世或有背理逆心而不之止者夫訐以爲直其意淺淺者人所易知曲以爲直其術工工者人多不知即知之而不能言之也非夫子孰能指其隱忍之心哉

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假如徼生高乞醯一事何等委婉方便却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直者本心之體無些子造作而今不覺露出委曲相來下文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天下唯本然之心可以外無怨而內無怍稍有溢焉則遇事必多搖惑患害必思趨避外取怨於人而內貽羞於己故唯直道爲不可易也季文子之三思過於本然之思也甯武子無道則愚行其本然之志也柳下惠齊不溢惡於本然之外徼生欲溢美於本然之中

至於爲巧令爲足恭爲匿怨無非溢其本然之則故不免有怨恥之集夫本然者何也直也直則易易則簡簡則文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吾黨之狂簡其亦以直而後能成章也哉

重在恥字這兩種人總來都是外面要做好人飾爲謙厚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曰恥之正取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兩間之正氣已盡靡於小人而三代之直道願共扶於君子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受天地之理本與天下爲公胷中稍有私累便於化機有礙人知此身爲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則無論世間物用不足爲我有無即我身一動一言亦與天地萬物公共何從有人己之分聖賢分量雖不同而萬物一體之懷則一也顏淵季路侍夫子有盍各言爾志之問子路勇於有爲故以車馬輕裘朋友與共對顏子虛以自治故以善勞無伐無施對其有財不吝有善不居寔已進乎物我無間之域矣但大而未化猶有兢業不遑之意夫子因物付物不待安排老

少朋友目前皆吾與之人安之信之懷之舉世有同胞之量其視老少朋友如耳目臂指之相連而周遍於一氣之呼吸其視一身之耳目手足如老少朋友之共體而運用於不識不知之天其渾同之心覆載之量真與老少朋友有合體同流之美而非復有求合之心矣夫恒人之情於已常不忘而於人常易忘已不忘者一物之細一節之微驕吝不能去諸心人易忘者天地之大民物之繁殷然待命於吾前而每置之而不顧則唯見已而不見人是以專已遺物而不自知耳聖賢之學有諸已者無不化人所欲者無

不通人於日用之間耳緣目接而即舉大公之意以
通之雖以幾於無我何難哉按聖賢言志只在目前而人自不可及車裘與
共可能也而敝之無憾則難善勞不伐施可能也而無之則難至於老少朋友夫子亦非能盡天下而安之信之懷之也但老者不能盡而安之事無不盡朋友不能盡而信之事無不盡少者不能盡而懷之事無不盡則其心中可以自盡者固無一毫不盡可知也夫聖賢之道不在遠人正唯凡情所同而我必欲去其私盡其量則已夐乎不可及耳由回言願而夫子不言願者由回尚若未至而夫子則已至也此聖賢分量之不同也聖賢只一個無我不可看作聖賢位分各異要識得聖賢氣味相投車裘共敝顏類俠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也兩無字直是若無若虛氣象安之信之懷之必有其事豈曰因其固然而已聖人一副廣大心腸須要寫得懇惻不要只作因物話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過者意所晏安勢所便利人所易有亦所易知然明知之而明便之則沉溺不出者多矣若能內自訟則立志以求勝謹小而慎微如仇讎敵國之不可稍犯豈有依回隱忍而怙終不悛者哉世鮮能者故夫子歎之

訟必曰自且曰內者不靠口頭辨折不假意氣振刷只就一念獨知默默自訟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則人人皆有作聖之基但不能孜孜好學以葆忠信之真以全忠信之用則知之不明守之不篤聖人範圍天地貫徹古今不過以忠信之實心行忠信之實理故配天配地悠久無疆今人不能好學不知天下之理不出此忠信之心意謂天下之大必藉才智技術乃可變化不窮而忠信之真遂以日蹙日亡而不可復保夫子以身立教而曰不如丘之好學蓋顯然示天下以能保此忠信者無非好學之功為之也則其勉人為學而自居於忠信之人非聖人不能為此言也已

如字只作似字看忠信舊主美質說今主真心說好學舊指擴充說今指保任說學乃忠信上體認之功聖人即以忠信之心去學所以見得古今道理皆與吾本真相會自有不容怠倦處世人之學多不依本

念來用功支離層越不免隨意與為欣厭故曰不如丘之好學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

治世本無多端凡修己治人者道必簡舍己責人者事必煩而簡又非徒清淨之為也臨民不過教養兩途而心存抑畏則養必出於因民而教亦不逾乎利導安有繁苛督責之事自上不自治而唯知責民於是法令滋章而科條益密又有鑒其失者不知其弊

之出於肆而但見其病之失於煩於是矯之以清淨以爲不立法以繩民則因任而民自定不知先王非於人性之外別有所爲治人之方唯其修己自治無非欲盡乎一己之性而成則兼成是以兵農禮樂不過天地之常經而水火工虞亦皆行其所無事而人之就理如水之就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睹夫何煩擾之有老莊以仁義爲檄纚欲率天下而鳥獸同羣則雖稍愈於煩苛而終必傷於率略此千古興衰治亂之源而帝王心法授受得失之本也夫子可伯子之簡未必卽許雍之心而雍已慮夫蒞禮者之必爲

後世禍辨簡一言豈僅崇有之論所能彷彿哉

簡與敬不是兩件其能行簡處全從他精神縝密上來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直在所居處論簡可謂剖析入微故兩相印證處正千古帝王精一之傳 要知行簡亦只在居敬上見得居敬卽所其無逸敬則自簡非敬而又簡也 居敬行簡不分未事已事總都是臨民上看自古聖人行所無事何嘗要簡自無不簡如伯子地位亦高然聖人以兢業做本體子桑伯子以清淨做本體意欲掃除一切但有脫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原之意便屬不敬 凡爲治者尚簡而行簡者未必知居敬仲弓不獨知帝王惇大之體而且究極惇大之根源處斯言眞可以經世故夫子與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學問莫先於克己反身復禮以合乎天節之自然則自治嚴而德業進此學問之所以貴乎勉強也顏子節性防情豈必無怒而必不使之遷豈遂無過而必不使之貳其省身克己時時有檢身不及之思則拳拳服膺無少間斷積至三月不違皆此不已之一念爲之也夫弟子之中或尚記識或尚敦行何人不勉於學而此循循不息之心則唯顏子爲能無間於斯須自非篤志不怠必不能無少忽忘如此又用心切而用力勤誠有非羣弟子所及者夫子以爲未聞好學宜哉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處乃克己工夫也不是好學之驗 七情惟怒爲難制學問要攝情歸性若怒不中

節便是逐情若欲強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於天然節奏無分毫走作移徙便是不遷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必在情識幾微處纔動卽覺一覺便化此是不貳過之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財者聖人之所樂與但不當與而與則必有當與而不能與者矣何也爲其無可以繼也不當辭而辭則必有欲與而無可與者矣何也爲其無所以與也凡欲與莫如朋友當與莫如鄰里鄉黨而濫施而無節

潔己以爲高則有一人享其豐必有一人受其嗇一己居其名必不使天下蒙其福故聖人於用財無不普而亦有時而出於節者非吝也節之乃所以普之也聖人於臨財無不廉而亦有時而用其通者非貪也通之乃善其廉也冉子念子華之將母原思辭九百之爲多其意誠不可多覩然財者易匱祿者常經遇急而不能周則必悔繼富之可已有鄰里鄉黨之可予何必辭祿以爲廉夫子不以二子爲然者以急與富較而後知惠友之猶屬私情也以與與辭通而後知苦節之不可以貞也聖人之制度數議德行豈

不貴中正以通者哉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凡才不虛生而生必有用天地之英靈會聚而生一人如草木之英華必不藏沒於蔓草之內故千尋之材必有大匠之斲軼羣之驥必來伯樂之知才非有求於人而人自不舍夫才其精神有以相召也凡情緣者以人感召者以天天作之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氣求聲應皆以精神相感召非以情緣爲取合世俗愛憎每謂抑揚在人不知作者人而成者天泰覆非欲明德唯譽美惡皆與天通欲間之也得乎士

人進德修業亦唯齋祓其身以俟鬼神之用而已矣

此只泛論世類難拘絕不染著仲弓身上提出個山川見得俗情愛憎之外自有賞鑒非私意所得而貴賤之者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無私意即爲仁顏子之心光瑩純粹湛然如日月之常明此自克己復禮以來不遷不怒已進於緝熙光明之域故可以歷時而不渝諸弟子勉力持循則日月之間亦可以造於無私之境而合離斷續僅可以偶至而不能以常存蓋心之爲仁如鏡之本明塵埃掩蔽則昏翳失真人能刮去昏垢自然本體常明

顏子三月不違非有私惡爲之間也但不遠之復尚非純一不已之功而諸子日月至焉則欲歷一時而不能自必夫子於及門問仁或告以敬恕或告以五者或告以居處執事與人而唯顏子則告以四勿蓋敬恕者持循之功四勿者根心之事人能動容中禮則百體從令自然與仁渾合若勉強持循則理在彼而我竭力以赴之也故顏子言心言仁而諸子則言至蓋未與仁一不可以言仁即不可以言心也心學豈易言者哉

夫子於顏子特提出心字正是覩體相呈處心與仁一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

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至顏子學脈自別
此章仁字是指天理渾然一疵無累爲言三月只
是久意日月只是暫意　至非外至當其至時已到
仁地位與顏子不違仁都一樣但爭能久與不能久
耳日月至焉非一日一月方一至之說直是一日一
月裏都是仁　若論仁之於心日月至與三月不違
只一個血脈而心之於仁
則至與不違分際甚細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學問者政事之全體政事者學問之一節古人工虞
水火治水明農莫非學問中事而智廉勇藝文之禮
樂則成人而爲才德之宗由之果求之藝賜之達皆

有學問爲之造就而達才成德足以貫知識之倫從
政粗迹緒餘爲之有餘矣夫不學則從政係乎國家
有學則從政祇爲陳迹人可不知學問而漫然以從
政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聖賢義所不可一見即決必無轉念而辭氣温和亦
不過爲矯激以甚高蓋不可強者介石之操而不過
嚴者肥遯之法君子之於小人非必嫉之害之而後
去正唯好之慕之而能遠故以係遯爲疾厲而以好

遯爲君子設以季氏之愛賢而拒之過峻與執之不
堅皆非處遯之道矣易曰不惡而嚴又曰執用黃牛
之革遯亨之義唯閔子爲能無歉哉
季氏魯之權大夫而費又是強邑孔子相魯必先墮
費尤閔子所不肯居者故對使者而辭之　始終都
是決詞特有道
之言自爾温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凡盡性即爲立命伯牛以德行稱而嬰疾以死此命
之阨於氣數者也然無一言傳於後世而夫子一歎
卒與顏閔同稱則又命之貞於道德者也人果修身

立德自無湮沒不傳者何必藉言而名始彰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聖賢戒謹恐懼未嘗求樂樂者爲學而有得於心孔
之從心不踰而顏之卓爾有立也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天地之施化即我之施化天地之保合即我之保
合原未嘗有跼蹐不安之情自私欲間而我之襟懷
乃不與天地相似聖賢爲學以治其心其功全在於
克己克己者非於私欲既形而制之乃於私欲未形
而絕之也人心本體精明昭然無有一意之不見唯

私欲蔽錮而隱忍自安君子嚴以治之則無時或敢少放當一情未動而精明覺照之體炯然方寸之中至於一意偶形而端之所起卽心之所絕其於私不啻如敵之搗巢而水之窒穴必至根株盡絕而後止焉則其刻急嚴厲之心其操持蓋已苦矣至於功力深而本體自得瞭然有以復見吾心之天凡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無非吾心性體之廣大而條理之精微故取之無不遍證之無不合歡忻條暢如水之達其原而物之得所止故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必有彼此挹注之勞可以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而不必

有勉強作爲之迹其於配地配天考建質俟猶手足之爲持行而耳目之爲視聽不言自喻何樂如之夫聖賢克己之事爲憂而復禮之境爲樂私去而帝王聖賢之禮皆在吾一心之中則平地成天之業不足以動之矣區區貧賤之境何足以攖之乎然顏之卓立不遂若孔之從心要之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則其好之而樂之亦與夫子之樂在其中者不相遠爾若簞瓢陋巷以爲樂則常情且不必然而豈以是爲顏子賢哉

按不改其樂非樂貧亦非樂道回之心體原是活潑潑地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故境有遷而樂不改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滿腔子生意融融不知是樂不知不樂簞瓢陋巷也如此就是富貴顯榮也如此只是等閒渾無一事如何改易 凡人論造詣須看他當境何如惟當境乃是實際 悟得樂字便知我性體樂只是得我性體耳非眞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堯舜人人可爲乃此理人所同得至於從欲風動則湯武亦有未能故力之所在未可強也但知其可爲而爲之雖使中道而廢必有所立若以其難至而不爲則猶不出戶庭而謂不能行遠也其得歸咎於力乎哉

畫二字正相反畫者不悅悅者必不畫冉求之悅只是浮慕的意思所以以力自諉然力必用而後知不足畫地自限力且置之於不用矣安得借不足爲解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夏篤信聖人何嫌復有爲人之事但識其小而不識其大則便謂之不賢小人之儒亦猶是也子夏設教西河而以洒掃應對爲先務則其沾沾事爲之末抑可知矣故夫子以此廣之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凡一國有一國之士一邑有一邑之士唯在上之人

有以取之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邑之中圓通者有之拘方者亦有之親媚者有之落落者亦有之但上之人喜通而不喜方喜親而不喜疎則佞者進而賢者退雖有良士深匿不出耳予游爲宰承夫子之問而以澹臺滅明對此不在武城之有滅明而在子游之得滅明苟非子游喜正惡邪深明治道將捷徑之士羣滿邑宰之室矣雖有滅明其肯輕爲子游得乎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丈人帥師而致與尸雖殿後辱莫大焉之反以國家

之榮辱爲榮辱不以一已之功罪爲功罪故入門而有策馬之言蓋意念欿然則矜伐之心自去公忠體國則愧厲之心自生入門之時固不知其言之脫於口也夫君體國而不亢則雖敗而不責怨於臣故刪書有取乎秦誓臣體國而不私則雖功而不自專於已故魯論有取乎之反若謂自知其功而爲此言以掩之其於微生高之直何異豈夫子之所取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天地生人有賢必有否有君子必有小人全在維持世道之人伸此而抑彼則世風古而俗尚不偷蓋陰陽否泰之交一勝而一負聖人作易不過爲之扶抑內君子外小人此泰道所以吉亨也內小人外君子此否傾所以不利也祝鮀宋朝之世賢人君子隱鱗戢翼者可勝道哉利口之鄙夫顯於朝則拙訥之君子隱於野矣容悅之嬖倖寵於位則方嚴之碩士退於下矣稱先法古之儒必不與姍回佞倖之人同類而竝立則其世爲何如世而其責爲誰之責哉曰難乎免非人之欲爲鮀朝也有不得不爲鮀朝者也此夫子所以爲之深慨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常人視道爲身外之物故多悖道而不知聖人以身爲道內之物故唯遵道而不悔蓋天地之大聖賢之高事業之崇宏莫不由道而至戶者切近之物而出則高遠無窮聖人天地未能盡道而其在尋常日用者則固夫婦與知與能也以夫婦知能爲可忽而必欲高遠以爲期不幾以宇宙爲寬廣而戶可不由耶夫不由戶雖有萬里之遥不能出矣不由道雖有高遠之詣無所基矣人顧舍尋常日用而言高遠何耶

道只在尋常日用間不待外面尋求舉足便有到處不離世人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人自以爲身

在道外若不得其門而入孰知人
盡處道內正若不得其戶而出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大凡有眞質者必有眞文有眞文者必有眞質無文之質其質必鄙如磬瘠之物苦窳之器是也無質之文其文必淺如粉藻之飾巧僞之作是也君子忠信爲美禮樂爲用闇然之質而有日章之文如三代之鼎彝卞和之璞玉其質粹美其光淵然有不期然而自然者豈與世之強飾者同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物之生皆本乎天地之理未有一之不直者草木

理雖密緻而剖而聯之未有膠結而互相糾謬者人秉此理以生是非好惡皆有一定之理不可互易自私意擾而兩端交互善本好而忽摘其非以惡之惡本惡而忽求其是以好之於是情慾牽擾貪冒攻取彼此交錯而不能以直達夫理之直者雖周旋委曲而終無兩岐如繭之緒螺之旋首尾總皆一致若繩之爲網則必兩端交結而後成故聖人取之以命名明乎網羅之設未有不自兩端交倚中來者也人不之察而私意橫行一情之發而爲兩端之岐至於罟擭陷穽而莫之救也亦獨何哉

不以枉對直而
曰罔最可思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尚參之以識好則求之以心好者以心求理樂則心與理忘夫至心與理忘則天地之大象彙之繁前古後今之際皆我性體流行此其心爲何如心而其境爲何如境哉顏子不改其樂大舜樂取於人總之與善爲一是以鼓舞不厭然非知則好無由進非好則樂無由得人苦不能知不能好耳或知之而不好好之而不樂不亦謬哉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上者不從聞見而知不緣徑路而得卽心卽理而不必別言工夫所謂心之精神是爲聖也儒者天資高明學問充足自能得魚忘筌而不必有舍燈覓火之見若資稟下而學力未充則惟循循服習以使之漸進而有獲若舍節目而指精微則愚者惘然無知而賢智之流多有憑虛索照而流於邪僻者使世目爲異端而俗學因之妄誕皆不可語而語之故也聖賢垂訓言其有不言其無所以絕後人幽渺難卽之疑非謂其理果盡於是夫子教人各有依據而參賜不廢一貫平居常欲無言性與天道子貢謂其不可得

閒人奈何以詮釋講解之言爲刻舟求劒之用哉人
知聖人之所爲不可語而後可以知聖人之語矣
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不可之分耳不可二字須活一以貫之原不出忠恕之外曾子唯而門人疑便是可語不可語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文王仁敬孝慈信而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則務民事者正所以敬鬼神若移禍福之見於鬼神則其於民義也必不專而視幽明爲異理豈不闇乎易无妄之卦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地一无妄之

區耕必穫菑必畬而心有所異則揠苗助長之念生豈不妄乎故明其理不岐其見者知者不惑也爲其事不計其功者仁者無欲也樊遲資稟多雜夫子欲其密以居心並舉所務所遠所先所後以告之苟非立志純篤無能去昏駁而徹本體矣
不徒曰義而曰民之義蓋此義原是百姓之所日用愚夫愚婦之所不離提一民字正破鬼神須知務義內便有對越神明意 鬼神應主禍福上說不主高談玄妙說 吾人不惟此事外有所攀援方爲私意即就此事上有個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陰陽之理不過動靜其於物也水得之而爲水山得之而爲山其於人也知得之而爲知仁得之而爲仁其質雖殊其原則一而已一動一靜盡天地之藏一水一山具知仁之體人生氣稟清明義理完具則於其中各得不貳之體而爲知者仁者故知不必慕乎仁仁不必慕乎知而性情體效各有彼此之分純一不二同歸至極之理蓋知仁之不相雜猶陰陽之不相同而知仁之不相違猶陰陽之不相判唯其不雜一意之私故有合體同流之妙使稍有嗜慾存其間豈能

始終合一如此哉夫天地之道唯貴得一以貞若駁雜而不精則嗜慾紛擾之私適以自賊其爲人而已豈可謂之知者仁者哉
仁知一心而仁者知者各有所至 離開說正要人合來看纔見此心之妙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聖人常欲用魯非謂以弱爲強以衰爲盛也蓋王道之本起於民心風俗之間而成於禮義廉恥之大民心尚淳風俗尚厚則聖人之所以整齊之者不過綱紀法度之文而民之向化如草之從風不必別爲更張而其時雍於變易如也若人心已壞風俗已漓則

必滌其功利之汚革其夸詐之習使民心曉然知禮義廉恥之爲重而淩奪欺詐之可羞然後說禮樂而敦詩書乃能釋舊染之汚而就更新之化故唯人心風俗爲最急也聖人之道雖一而齊魯之俗不同故所變各有難易夫聖人治天下豈眞有異於人哉唯其視道而不視勢故寧用魯而不用齊耳設使齊變至魯其國勢之強弱民衆之多寡亦必有加於魯者而要豈聖人之所計也哉

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故皆謂之一變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人立制必有深意器所以觸目名所以觸耳皆使人因聞見以儆心顧名象而思義非苟求爲異而已觚主記載寧方毋圓有稜可畏董狐南史之所以守死而不變者也觚不觚而蕪詞穢史之害由此起矣一物之失而弊有不可勝言者況乎名器法制之大者哉人能謹守成法則關石和鈞俱可行之萬世而無弊矣按記此節於變齊之後則知齊變先王之制者多而魯猶未變故變齊者反其變以歸於不變則可以復魯之形象變魯者因不變而爲之蒸變則可以還道之精神

春秋時名存實亡者多矣故夫子舉一觚以寄慨古人制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破觚爲圓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與春秋大復古而議變法同旨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嫂溺手援不可以例天下以其視乎道也從井救人不可以責仁人以其視乎身也仁人君子既有救人之心必有救人之道豈空持一意不顧理之是非哉可逝可欺君子無逆億之心不可陷不可罔君子有比義之學比義之學精而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此條只辨從字從便人已兩失非謂愛已便不顧井中之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天地之道發育峻極聖人約之不過三千三百之禮而已三千三百之禮皆在人身以行之君子仰觀俯察以盡其藏多聞多見以蓄其德而其肯要所在則惟實體諸身以求視聽言動之則視聽言動之道得而天下之道皆得於身矣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其於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無不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以温故知新而其敦厚崇禮之效不過不驕不倍以明哲保身則知君子竭盡天地之藏無非求得吾視聽言動之則故凡燦陳之在典籍者體之於禮而無不實獲於我身者也夫日返博歸約則天下之人容有廢考辨而恃心思尚覺悟而輕學識者曰約之以禮

則三千三百非身不行天秩天序非身不著凡夫知之所及孰非行之所及哉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蓋天下之禮未有不以人行之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

此正發明博約合一之旨約即在博之中禮即在文之中博學於文不是夫子先教人用心汗漫乃謂天地間仰觀俯察莫非是道正指點燦然可見處令他尋討眼前步步皆實精神全在約禮二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聖人盛德精明如日月之麗中天何嘗絕人之見但唯聖人乃可以權非子路之不說後世之假託自便

者豈少哉夫子矢之則甚矣融通之不可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夫庸言庸行至於德博而化夫子謂之龍德則非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不能但有此德即有此民有此民皆有此德而民鮮久者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蓋唯不怨不尤然後能循循下學自非主持世道之人修身道立而以極之數言訓行於人則蚩蚩之民豈能遵蕩平正直之路哉文武既遠而世道衰微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按子思引此句以道言故下句加一能字夫子此句以德言故下文無能字德者一事一節皆謂之德如事親孝即孝之德事君忠即忠之德而民鮮久者則悖理亂道有不可勝言者矣子思爲道言對賢知愚不肖一流說其旨寬夫子爲德言對凶惡一流說其旨嚴蓋道有過不及而德則唯凶吉也　德即民之德民皆德之民曰民鮮久者不唯非德亦非民矣正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句對勘若說太過不及不著德字　如何一人可少此德如何一時可少此德鮮字久字可會勿添能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人心之於萬物如規矩之於方圓方圓雖多不踰於規矩萬物雖衆不踰於一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

無不具一心立而萬物之欲無不通人之所以爲心正仁之所以爲人也有規矩不能爲方圓必非規矩有人心不能爲仁必非人心人唯私意蔽隔故見已而不見人此猶置規矩不用而非規矩之咎但既有規矩即不必復論方圓之幾何既有心即不必復論施濟之衆寡非謂無所施無所濟也既知施則必無不施既知濟則必無不濟但恐心本施而或忘其施心本濟而或忘其濟耳取譬者在能舉此心而用之取譬即仁能取譬即仁之方方圓在規矩之中仁在取譬之中方圓之方在用規矩仁之方在能取譬一

舉規矩而方圓即在是一能取譬而仁之方即在是設於取譬而又求仁之方猶有規矩而又求方圓之方也天下有方圓之方而又求之規矩之外者乎但取譬不在遠而在近猶規矩不在多而在一一規矩足以為無窮之方圓近取譬足以為博衆之立達堯舜猶病之心即欲立欲達無窮之心仁者立達之心即取譬自然之心唯不事遠而事近故曰知遠之近譬之匠然能取譬者教以用規矩者也仁者立達是執規矩而用之者也堯舜猶病是用規矩於無終窮者也仁與聖雖殊要之皆一規矩耳而豈有外心以

言仁者哉

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己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教他向自己身上識取即欲即施即濟無等待無間隔眞是求仁易簡之方堯舜猶病就心說若不思博濟決非仁聖無窮之心仁只在己一念俱立俱達的心上不曰己欲立而欲立人直曰立人是立人正己立的實事除却立人何處覓個己立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諸事矣心無盡事亦無盡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衆耳

能近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開人我之障疾痛疴癢無一不與天地萬物相通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夫子述而不作是知周天下之理唯知周天下之理故篤信聖人之書自伏羲神農堯舜以來天地之理已盡洩於聖人之言夫子為之贊修刪定而天地之理已明不必別有創制而此理範圍莫越故知無不通學無不貫而著述之大自易詩書春秋之外無聞焉蓋刪定之事不過修明而垂教之功則揭日月而使之常昭導江河而使之長流也其功豈在作者下

哉 聖賢學問始終總成於信忘食忘憂憤樂相繼者信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亦信也後世讀先聖之書而欲窮高極深狹小天地以別為之說則皆恃一己之私智反入於疑竇而不之知也夫子尚欲竊比老彭後人獨奈何不師孔子哉學者雖有聰明於此當益自信

春秋時異端朋興各立門戶以相角夫子懼聖眞之不能統一也故特借述之一字以範圍今古分明維持道統的意思信而好直是尋聖賢正脈與先後天作者相契不只尋味糟粕信古正是信心此信心正千古相傳心印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述而一篇皆記夫子自勉爲學之意而三語尤可以見夫子爲學之眞子曰中人以上可與語上又曰下學上達上者何物達者何途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帝謂顧不在目而在不睹謂不在耳而在不聞非所謂默識而通帝載者歟然默識而不加之以學則以虛寂爲本體而枯槁之糞生子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無非學卽無非默也存心養性以事天無非默卽無非學也乃若時行物生則默乃所以誨無隱乎爾則誨亦所以默以此學卽以此誨安有厭倦而岐內外者哉夫學問之功固由心喻而實體諸身則知以仁顯故

學誨所以昭默識之實也已物之成在於無間而功藏於密則益乃無方故默識所以消厭倦之微也自非夫子豈能揭學問之指以示人哉

此章重一默字正學脈微密處謂之默識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　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而非默則墮於言詮　合人我而皆融於一默最微密最深遠故曰何有於我　默識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工夫不厭二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旣自任云爾到此處又云何有於我直是加一默識在地位自別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人知聖賢性天流行之樂不知聖賢進德修業之憂蓋唯有如恐不及之憂而後有隨在自得之樂憂者深念而人不知中發而不可解恒情所有聖人豈能獨無但常人之憂在世故聖賢之憂在吾身曾子曰吾省夫子曰吾憂省止警覺憂則迫切曾子省在人己交接之間夫子憂在德業始終之際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修德講學進德之事徙義改過居業之事以爲吾憂則必至之而終之矣乾卦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惟能乾而後能惕夫子之憂非眞乾卦九三之義乎

修德爲主惟修德故講學徙義改不善卽修德之目也　不修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惟日以不修爲憂而日求其修非有不修然後引爲憂也是吾憂謂是吾所終日孜孜汲汲者　德指性言勿涉外面與徙義相犯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聖心憂勤惕厲無時少懈而唯其朝乾夕惕乃能妙合自然人唯與道爲二故俯仰不能自寬若果與道相依則胷中原無迫促聖人全體皆道鳶飛魚躍無非性天流行則動容周旋何一非禮庠樂和之處故陽春轉而萬物歡榮大化行而百昌暢遂凡皆道體自然未嘗有所作意於其間也但聖人隨事異容故

鄉黨一篇類多齋莊戰慄之致而燕居無事則本體自呈蓋唯敬能和唯懼能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敬之守也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和之則也記者誌此於吾憂何有之後豈非慎獨潤身之驗乎

申申是展布的意思天天是欣暢的意思天天即在申申中 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恬之趣則內無自得之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孟子敘生民治亂之故欲承三聖而夫子亦志周公蓋堯舜文武君道之隆而周公臣道之極承三聖者所以正人心而志周公者欲以興周道聖賢身居下

位雖有君德而職代終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監二代之成其制作大備而於時近古不必博綜前聖而夢想周公即所以尊崇昭代夫學在文武知治貴從時志在周公則為下不倍孟子於抑洪水曰堯使驅飛廉曰相武作春秋曰罪我明乎戡亂開治雖在聖賢明主可作亦止地道無成之事而已而氣與年俱盛衰隨時夢寐不作亦即嚮晦宴息之義非真無復是心也抑吾衰一歎其又在鳳鳥河圖之後乎

子曰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學有全功道者天下人所公共之物也既已志之則必期其有得於心而在我始為可據但隨事有得皆謂之德而不免有勉強之勞行之既熟使痕迹俱忘而條理渾化斯謂之仁藝者道所散見未有藝而不根於道者優哉游哉無藝非道則形下之粗莫非形上之事矣夫天地間無往非道但志有去來據有勉強未能依仁所見猶滯至於依游則內外交融本末一致義理純熟渾然不知道體之為大形氣之為小性命之為微曲藝之為淺矣譬適市然五都之物我所欲得而有之者也市取以歸物為我有則據德矣在市之物百貨分列錯置於家任我取携非依仁乎若夫闔巷小物凡可為我有者兼收並畜待用無遺則五都之市皆歸囊括之中矣此為學之大全也

通是心學語意漸入佳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凡人視聖門若河漢幾疑聖人為不可親而已亦無從受誨不知聖人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無人不可以受教無人不有以教之故願學而來必使受教以去譬之大匠之無棄材而良醫之不遺溲勃也今人或欲擇人而後教或以不可而拒之是但知可誨之有誨而不知不可誨之亦有誨也曰未嘗無誨夫子

之教思寧有窮乎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天下人皆可入於善言外有鼓舞來學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學者寧可衆理之未窮不可一理之不盡故教者啓其端而學者窮其蘊恃乎學人之心力以通之凡理非一偏而教有難盡有當然者有不當然者有當然而不然者有不當然而然者教者一一以告之勢有所不能故道在於啓發學者於然而即知不然於不然即知其然且知當然之中有不然於不當然之中又有然則義無不方而理無偏泥故在於能反啓者啓其悟發者發其機反則於一理之中而究其上下四方之蘊則心能窮理而可更舉他端以告之矣若無欲達之意而遽告以此事之端無能達之機而又告以他事之道則得其端必不能竟其委昧乎此必不能窮乎彼雖以語之亦強聒而已矣夫理貴能窮而窮貴能力啓發者開反之端反者窮啓發之蘊一事徹而後萬事之理皆可徹設未能徹一事而欲徧通乎他事必無是也易曰義以方外人知一義之必有四方則亦何可茫昧以爲學也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發無不中喜怒樂易盈聖人節之而不使之過哀易歉聖人滿之而不使不及蓋天地雖主發揚而冬道不足不可以成四時聖人雖主太和而悲憫不足亦不可以言中節也無服之喪內恕孔悲非萬物一體孰能如是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凡聖賢之所以異於豪傑與豪傑之不能爲聖賢者視乎能藏與不能藏而已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禹稷稷契開萬世之功而未嘗有用世之意故出則取懷而于而處則卷懷而藏豪傑之士能行而不能藏用則乘時而建非常舍猶斤斤不能藏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也聖賢明於往來之理不在顏子能爲禹稷而在禹稷能爲顏子當行之時未嘗無藏之道於用之日未嘗無舍之幾是以至於窮神知化而不可知子路於無三軍之時而忽有三軍之請則其能行而不能藏亦明矣夫能行不能藏則

信而無屈來而不往但知致用而不知精義以其用壯用罔之心而試於至險至難之地當其用時則可矣至於舍時則何如君子視內外無兩途知往來無異理於無懼之時而深以戒懼之意用內謀之道以成其外著之功使大績不驚而行所無事則功成不居而可語於屈信往來之道矣夫豐功偉烈何代無之而安全者卒鮮然則思用世者烏可不明進退存亡之道哉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凡有所好而不能成者大抵求富之心害之也一技之微苟其能成必其能好苟其能好必不求富自一求富而道德功名文章才藝之事無一能成於天地之間夫志道德者好道德立功名者好功名能文章者好文章工才藝者好才藝是以各有所好亦各有所成今所務在此而所好在彼故亦同歸於無成然則富既不能而業亦不就豈不兩失之哉曰從吾所好凡有好者夫亦無紛吾心以專精於從事之內則亦可以日新而得富有之業矣

所好不著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

子之所愼齊戰疾

記曰防其邪物訖其嗜慾齊之愼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戰之愼也未達不敢嘗疾之愼也愼者思無不到慮無不周不使纖毫罅隙有所滲漏其間故祭則受福戰則必克禱則已久今人亦知當愼而誰則能無少慢易者乎聖人亦猶常人但必無少忽焉耳夫必無少忽其卽所以爲聖人也歟

聖心之愼要說得細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季札觀樂而曰無不幬無不載此不過就樂言樂耳

就樂言樂而見之所至未必卽樂之所至樂之所至卽已爲意之所至夫子於舜之所以爲德與所以爲治無不默會於意中乃不意於韶而盡傳之蓋作樂者夫子意中之所圖而爲樂者非夫子意中之所圖也舜負重華之德致功敘之成千載上下唯夫子乃能默契后夔於憂擊之中一一曲傳其所以然之故則作之者舜爲之者夔聞之者夫子三聖人心源相合不啻迹象之俱捐而聲臭之悉泯也夫觀者止於目遇故賢者以爲觀止聞者乃以神遇故聖人以爲不圖唯聖人能知聖人人亦烏知夫子三月不知肉

味之旨哉

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忘不知肉味要
學寫心與樂契兩妙於忘的光景不圖不是前此未
信今始信也 當聞韶時精神意慮凝聚融結不但
沉酣於聲音節奏併舞之玄德穆容恍然合體 夫
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門人記
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皆形容不得語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以公義言之則父命不如宗社之重伯夷似可以不
去以私恩言之則宗社不如父命之親故伯夷不可
以不去以家庭言之則兄弟不如父命之尊叔齊更

可以不逃以一心言之則父命又不可廢兄弟之戚
故叔齊亦不可以不逃夫伯夷去而叔齊不去千萬
世亦無有能議之者但事理稍有一端之未盡聖人
必求其可安以臻於至當故曰精義入神義之盡仁
之至也輒無必不可去之理則雖蒯聵逐避猶不可
立況乎以孫而禰祖哉夫微子去而殷亡夫子以仁
目之輒雖國人所立私心豈得自欺夫子論至求仁
則千萬世不得借公義以掩私心矣然子貢曰夫子
不爲蓋諸賢於衞事皆不能無疑而子貢於此亦尚
有恕辭也聖賢之論人嚴而虛矣

冉有子貢之疑非嫡孫當立之說當時蒯聵得罪於
父衞人不以爲君子鄙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衞
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爲重或者父子爲輕子貢之不
能決衞事者以此 求仁二字有力世人到利害上
只要尋條出路其心安理得處却不去求夷齊得國
豈患無名却畢竟求到心安理得處所以無怨衞君
得國亦自有名若
肯求仁何忍拒父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天地間流行坎止鳶飛魚躍何一非吾心活潑之機
故無所往而不樂自人以境遇爲菀枯於是遇富貴
則樂遇貧賤則不樂此在外之樂而非在中之樂也
聖人動容中禮從心不踰其於義如魚之於水相忘

於江湖而不煦濡於仰沫其不藉飾於臺池沿囿也
深矣蓋樂不繫富貴亦不繫貧賤但義在我則不義
自在外耳聖人不以貧賤驕人豈以輕世肆志爲樂
哉

聖人之心無所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貧賤
富貴都不相干 亦字最活曰亦在斯無不在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凡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爲之體不可預擬必
閱歷然後能知故曰五十而知天命但精力漸衰不
能隨時處中則雖識見所及而力不從心終與易不
能渾合故或後或先便成大過易曰君子以自強不

息夫子以識必五十而到力至五十而衰故必以五十之識見而假以少年之精神斯可以時行而無過夫少壯可行而患於不能知五十可知而患於無其力然則欲以精神心術之運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其德者非聖人孰能之哉然聖人猶曰假我蓋聖人雖與人殊其學而亦不能不與人同其年聖人猶曰無大過則人之不能學易而至於垂謬者蓋有莫知其所底者矣天人之理必至五十然後乃知故曰五十而知天命但易道精微非有少年之精力則不能隨時變易以與易道相配而五十始衰雖識見及此而力不能赴故必以少壯之精神而加以老成之識見然後可以隨時而不違乎易此夫子所以有假我數年之歎歟

易者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是無過大字不必泥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凡人心之所好則形為言言之所習則見為雅夫子思必無邪心必執中行必居敬何在非詩書何在非執禮故於平日而窺夫子之言知其皆在稱引之中而不離於心口之際者夫夫子非有意於雅言而三者自不離於夫子記者恍然思之知六經皆會於聖心而人不可以須臾離耳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無不敬故隨日用間若起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詩書執禮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　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四教罕言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著皆雅言何何也蓋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皆字可味　按勿說是三經夫子時未有禮經要看

執字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人當壯盛之時心思銳而莫當志氣勇而莫禦其發皇奮厲真能忘食忘憂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憤樂尋環倏焉終老其不已之致人人有之但樂功利者發憤於功利樂邪淫者發憤於邪淫及其老而論定則邪淫之泯沒不啻若飛塵而功利之崇宏亦不過好音之過耳聖人以壯往之才用之身心性命之內不悞入於旁蹊不漫投於世味亦猶夫人之心志而始而自得繼而兼成終而配天配地則唯用得所宜故迥然與人殊絕也夫葉公之欲得志也必有忘食忘憂之心吾人之欲有為也亦有專一不他之志但正用之為聖賢妄用之為邪僻唯在人之自命何如爾夫子於葉公之問絕不言其所憤何為所樂何事而但舉其孜孜不已之心以告之亦欲人以有用之才用之於當用之地則豪傑聖賢不難決機而自至矣

分明一生是學

却不露出學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夫子何以生知夫子之好古敏求即生知蓋夫子之心無時不與古合無念不與古通故能知古人之心皆我之心而好之如水乳之交融即能以我之心追古人之心而敏求如乾行之不息此非可強而致也唯其思路之通心源之合見古人之制作而一如其理之在吾心見古人之操修而一如其事之在吾性是以日就月將而不能自止若知不逮古人而古人與我邈不相及將有對古人而漠然不得其故者即欲敏求又烏能乎按今人凡有所好必由生知唯生來具有此知故能敏求不息如生知弈者好弈生知書者好書一按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按千古學脈惟此良知學脈相貫好古者契聖人之心也兩相印合處全是觸發自性之靈光若止是向人求乞便天地懸隔說者俱云我非生知由敏求乃有知聖人語意以者也二字煞却求之不曾打轉知上謹按好古敏求實是聖人生知處

子不語怪力亂神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流行充塞於兩間日月寒暑貞明貞晦至常而無怪盛大流行於穆不已乾健而非力四時順序宿離不忒至順而不亂鑒觀在上臨下有赫至顯而非神聖人之心亦猶是也道唯彝倫言必忠信則怪僻之論無自而興渾然太和純然天理則驟張之端無自而啓萬事得宜萬物得理則悖亂之事無緣而議務民之義盡人之道則鬼神之談無因而設夫不語者非強為禁制而不語以教人也心之所無斯口之所絕聖人亦唯詩書執禮為雅言耳而又何有四者之論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聖之所以為萬世師者以其能虛也人而自足往往好為人師聖人自視歉然則人人皆可為師夫至人人皆可為師則不特善者可師即不善者亦可師矣蓋師不在人而

在我人而能從能改則善者可法不善者可戒故三人皆為我師人不能從不能改即賢聖當前詩書在御亦與我無與況三人乎要之能從能改皆起於能師君子不欲多尚人此所以虛已為懷而芻蕘可採者歟見賢思齊見不善自省夫子已言之此言我師則夫子無時不有師保在前昭鑒在側聖人亦臨亦保之心於此可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凡人履險而不能自信者以其未嘗有德也德者天地之所以生人而有德在身未有不能生其身者豪傑之士履險而不危聖賢之徒遇險而能出蓋實有

天主於其間天非於險之時而後爲之解也生此德
卽具此理具此理卽完此生故往往危難之中而若
有鬼神報之者非必之於天而必之於德也然則人
亦自顧所爲予者何如耳何患桓魋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無隱非夫子之不能隱乃夫子之不能隱乎爾
也夫子之知能卽二三子之知能夫子之日用卽二
三子之日用使夫子有異乎二三子之行則二三子
可疑夫子之隱乃夫子不能有異乎二三子之行而

二三子反以隱疑夫子是夫子日以與二三子者覿
體相呈而二三子不能以是夫子者反身作合也則
亦何從而見夫子哉二三子亦以與爾者求夫子而
可已 按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一氣讀下今人都說無行不與大謬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夫子萬世師表及門之徒皆三代之英人必疑夫子
有異於人之教而不知夫子止以文行而非有他途
其文行又止以忠信而不爲殊絕夫非文無以學非
行無以修而學修非忠信又或有涉於浮華而墮於
詭僻者夫子教人必於四者聖賢豈有他術哉易曰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人誠以六
經爲根本而以庸行爲進修踐履篤實而無少虛妄
則下學上達不患不至聖賢地位耳 按述而一章或夫子自言或記者記述皆明夫子躬行實踐小心敬畏之意故始之以竊比老彭而終之以恭而安人於鄉黨求聖人僅可以得聖人之言貌若於此章求聖人則聖人之精神於是乎在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亡而
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天地止此實理實理在乎有恒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寒暑推遷萬古不易唯其充塞無妄故能始終不徹

人心無少虛假則實理自然常存加以美質爲善人
進以學問爲君子極以變化爲聖人總不出此常然
之理自人矯僞欺詐多方作爲欲以愚人本心遂失
夫天地之理唯常乃變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
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陰陽之氣充塞天地之間
推行有漸爲變合一不測爲神實則自能變化未有
虛而能變化者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
下何思何慮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誠有大小
故變有重輕譬之晝夜然有恒能一日者也善人能
一月者也君子能四時者也聖人則自一歲以至千

萬歲者也未有能千萬歲而不能一日者虛假之心無實理以為一日何以能千萬歲乎人知實理之方能變化虛詐之必無實理則作僞之徒亦可廢然而自返矣天地總一實理所以有恒人心便僞便是虛假那能有恒不日無恒而日難乎有恒蓋自日月寒暑以至飲食寢興何一不是有恒而虛假之人既無實理又以何者為有恒乎悟天地之所以恒則知三者之難乎有矣千古聖脈只在人心上識取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正謂恒本天地不貳之精而人得之為心便是人皆可為聖人的真脈就是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是接千聖之脈如之何弗思聖人不就神明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恒處為真切君子不可泛講才德出衆當指學聖人說亦須映有恒過善人節不得添一轉兩吾不得見俱要就人自己斷喪上說纔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接天地間惟此

一點真心是亘古亘今的故性日恒性心日恒心有恒者無善人的識見氣魄無君子的涵養工夫只是朴實頭內外如一真心尚未斲喪所以不謂有恒而謂有恒者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聖人不異常人常人行之聖人亦行但發皆中節必不稍過釣弋二者何嘗不欲求得而過於求得乃有綱與射宿之事聖人未嘗不為而為之不過即為聖人人亦於常人中求聖人耳豈必矯情立異而後為聖哉

聖人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釣釣自不綱與衆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無意無必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凡妄庸率意之人但求有見於世不復求知於心故生平聞見皆虛而此中毫無實得夫古人之言行不勝窮今人之言行不勝記其中與道合者罔不吉與道悖者罔不凶非細心為之考驗而治亂安危禍福得失皆莫能知其所以然矣唯古人已驗之事成鑒具存為之擇所從事而今人未定之迹證應在後亦可識之於心則至理昭然善否不爽積之既久而幾微疑似之間必有較然能明其故者妄作之人何嘗

不聞而聞若無有何嘗不見而見即忽忘終身茫然無知而欲動罔不臧難矣聖人不輕言作而唯教人求知蓋求知則聞見皆體於心事理漸歸融徹豈與世之無知妄作者同哉凡初涉世故者不可不以此為求知之法也知則自不作不知故妄作知之次也不復更說作字蓋不知則所作皆妄知則從善而行又何作哉從字對鈍作字識則從善不必言矣此作字與前作字不同前是作者謂聖之作此則作為之作也

重擇識上從聞見收向心裏來到那融會貫通處道理打成一片這纔是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君子成人之美唯知嘉與爲懷而不善之入聖門如洪爐之點微雪無不入焉即化故無人不可爲善而一念之美即可進於無窮設逆爲峻拒恒有激而爲吾道之敵者故聖人但使我心無不善而不計人之受善何如亦與天下同遊一善之中而已可者與不可者拒宜子張以子夏爲隘也

吾人本來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汚當體可以立洗聖人與潔之念不惟許其自新併可破吾人等待之見　此章原無錯簡與其進也三句緊著童子說人潔己三句推開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聖賢有以萬理具備爲仁者有以一私不存爲仁者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萬理具備之仁也又曰強恕而行此一私不存之仁也夫必有一私不存之仁而後可幾於萬理具備之仁而一私不存其權不在人而在我我而有私其仁即去我欲無私其仁即至夫至之非難不違爲難念之常存無時或息則天德之純積久自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以欲仁仁至之心加以自強不息之力有不日進無疆而爲成仁之士者哉

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爭一念轉移間欲即是此仁之覺覺即是此心之仁　按斯仁至矣與仁斯至矣有辨就我欲仁處已是仁至了若倒一字說仁斯至矣仁便在外便遠了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聖人中無意見當言則言司敗初問昭公知禮夫子自應答以知禮司敗後舉子言之過夫子自然直認以爲過蓋初答司敗之時夫子不知司敗欲證其過也後聞司敗之言夫子亦不知前有知禮之答也泛然議上不敢加以指斥之詞舉事而言不敢曲爲掩諱之論一言而不訐不阿之美具備焉非聖人孰能

爲此言也哉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如此問如此應理合如此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有過必知毫無掩護正是可幸處不要說到改過上　不解之解恍然可會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海之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不唯形處於下亦其氣爲之翕聚也書曰翕受敷施夫子於一歌之善必使反反而和其從容涵泳有出於自然而不知者蓋心和氣靜不使天下之善一毫泛過於我前此唯中藏翕聚故能眞誠茹納如此彼世之矜情傲氣遇大善而不知者豈特坳堂之量而已哉人知滄海之所以吐

吞則知聖人之所以取善矣

此最可想聖人樂善無窮之意只是取善勿添與邊歌而善定是優柔平中可以釋欲平躁此時已有和的意思然而不使復歌一番則未悉其妙未領其趣即此便是躁心浮氣聖人與人為善善與人同自不如此所以必使反而後和和者彼歌而我同歌人與我均遊於太和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凡人躬行未備則文章必無發見乃文曰猶人而行曰未得者人心多一發露即少一潛藏聖人自見文采光華昭宣盛大恐有意為表暴或至務華鮮實故深加檢點覺庸行之常有未能返躬自信者聖人篤實之心貞固如此今人實行未修而務求文采豈知

充實之光正在庸德庸言之內乎中庸闇然日章以淡簡温為文之實斯可謂知聖人之文者矣首句也字口氣略一頓作轉如云文莫猶人文原從行來的但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如此方吻合口氣文不專是言即所謂夫子之文章是也躬行有闇然實修之意究竟文行亦非兩件躬行即是文之根於心處不曰不得曰未得見孜孜求進之意不徒曰得曰有得則又有諸己之意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仁未嘗不為誨而自不知有厭倦夫子自謂為不厭誨不倦而不欲居聖仁蓋聖仁者渾全之名為不厭誨不倦者聖仁之實夫子居其實而不居其名若謂進而不已可以學為聖仁而不知不厭不倦已非學者所能及也夫視聖仁為不可學固不知作聖之功而以不厭倦為易學亦非體驗之實聖賢體之實而驗之真正不必重視聖仁而輕視為誨耳

夫子為世人看得仁聖太高似終不可學者故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謂便到却此不厭不倦我可自盡正欲人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為誨明學仁聖夫子指出學厭公西華已直參取不徒贊夫子仁聖也拈學字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鬼神即理理即氣盈天地間皆是也以為有則視不

見聽不聞妄想干求不可覬倖以為無則臨之上質之傍修吉悖凶鑒觀有赫故唯事事循理唯恐有負神明則兢兢業業自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夫永言配命即自求多福命之外無福即命之外無鬼神佛家竊儒者禍福之說而設為像以形之則是有像之處有鬼神無像之處無鬼神矣以是為禱直巫史之事耳豈儒者之所為乎

福善禍淫理之所有釀災祈祐理之所無聖人不為所有使知昭鑒不虛不有所無使知淫祀無益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者用物淫侈而不孫則儉有不可勝言者有無相

耀不均不和有者患其不繼而貧得無饜無者欣羨
畔援而巧詐橫生於是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夫天下之物視力以用之則不匱有天下者用天下
之物有一國者用一國之物有一家一身者用一家
一身之物是以物力有餘而民無爭鬬以一身而儲
一家以一家而儲一國以一國而儲天下毋論攻取
劫奪風俗敗壞而以千萬家效什伯國之用以什伯
國效一天下之用財物有不立匱者乎

此章奢儉不主禮說本文無禮字亦不在心上說只主世風言 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狂瀾有懲驕抑儲之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天下總一坦途人苟遵道而行無有作好作惡俯仰
甚寬何至有局促不寧之象小人唯不知道而以為
己為心所行皆成險阻是以患得患失而此心無一
寬舒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蓋履道則坦坦則蕩
蕩不履道則險險則憧憧往來自無一日不戚戚也
夫易險在己不在人人以世路為不平者其亦未知
履坦之道哉

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
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一章皆夫子好學深思謙恭善下敬慎樂易絕
無矜情傲志介於心思念慮之微故其盛德充符內
外無間自有沖和純粹之妙蓋曰竊比曰何有曰未
能曰豈敢大抵溫恭之意居多而憂而愼而不語而
不厭倦則莊敬日強自有威如之吉所以夢寐周公
歎想韶樂終身學易而雅言詩書執禮其起居游息
莫非道德仁藝旁皇周浹於俯仰食飲之間而無局
促隱微之過故鄉黨一篇止記夫子貌言服食動容
中禮而此篇則備敘夫子學問心思精神念慮而以
中和著其德輝所謂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也學聖人
者不可於此知其徵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凡人最難處者君臣父子之間最難居者奇節顯名
之事蓋君臣父子之際不可以為名高我居美名彼
必有受其惡者故事君有忠名事父有孝名處兄弟
有讓名皆非仁人之所欲也太王以孫有聖瑞欲舍
長立季雖非溺愛之私然使泰伯顯然居讓之名則
太王未免有圖度天命之心而季歷亦終無越次自

立之理而後世之舍長立幼者皆得援引而爲辭惟採藥一逃泯然無迹一若當日之天下爲季歷之所當固有者而太王不失爲慈父季歷不失爲弟弟矣已無稱名斯人無慚德其德之至爲何如哉　按聖賢處事見幾甚明堯舜知商均之不肖則讓舜禹而商均無失國之醜泰伯知季歷之將興則逃荆蠻而太王無立幼之嫌其視富貴功名總爲身外之事而於性分之加損無有也後世如唐太宗居不次之地建非常之功建成元吉不得宜君固矣然建成立勢必不終俟其敗而取之未晚也太宗之才豈不能扶

家定國者而殿庭嘗血亦獨何哉（太王翦商始有天下者也泰伯能有天下者也故曰三以天下讓即此見天下之不易有而不可有圖度天命之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吾心有自然之天則其名曰禮恭愼勇直四者皆美德也美德而不合於天則與無德同夫子爲不及者進之爲過者抑之無非教人以持循之道然有禮維何亦曰好學而已矣　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民性本自仁厚唯在主張世道之人感發而興起之中庸曰敦厚曾子曰民德歸厚薄豈人心之本然者哉（禮者天則也厚者民彝也言禮必言厚則無崇尚虛文禮勝則離之病故齊禮必先道德而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子夏悟禮後夫子嘉歎之曾論一書夫子無專言一禮字者此禮所以無專經而必在仁義之後歟）

節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節文之勞葸等正是無禮處非下一層　當恭而恭當愼而愼當勇而勇當直而直此吾心之天則也吾心之天則總而名之曰禮　民性仁厚特在主張世道之君子有以風之兩則字極緊

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記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曾子引詩以自明其平日敬身之道而以見其有終之意呼小子者欲其共勉於守身也觀此益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全而歸之斯可謂之無忝所生也已

孝子者豈惟終父母之身必將終己之身而後已父母生來便要盡這道理死時完全方謂之無忝所生（戰戰兢兢如臨如履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詩中卽寓保身意　手足不是借言正是發形盡性意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非僥免的意望門人亦守身也深甚警醒）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今人一至臨民容貌必暴慢顏色必欺詐辭氣必鄙倍蓋當居高臨下之時必有矜驕輕肆之態故聖賢每至臨民必曰莊以涖之又曰使民如承大祭蓋慢心一生而民情之欣戚事理之幽隱俱忽略置之世未有一身不能檢而能下達於輿情者聖賢知一顰一笑皆休戚所關出於我身者甚微而被於民生者甚大故兢兢業業以求治其性情必使清明在躬而後治理乃可以漸及蓋治四境者不在四境公庭之

賞罰當而四境自無不治治公庭者不在公庭一身之志氣清而賞罰自無不當聖賢之道最簡要最易操彼舍一身而責治百姓者其得謂之有道乎哉

所貴乎道言貴道不貴治術也貴道在三者先斯遠斯近固道也斯遠斯近而其他可無餘事亦道也唯一身治而他無不治故君子貴道不貴治

斯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　動正出三字不重亦無工夫重遠近字然不是遠與近是道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所以君子貴乎道也　正顏色喜怒哀樂各有正當的顏色根心曰信表裏一正也　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君子所貴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又豈有不治之籩豆哉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凡至有乃能至無至實乃能至虛有而非無則滯於有實而非虛則滯於實故有與實必至虛無而始化然非真無真虛也真無爲無則墮於無真虛爲虛則墮於虛唯有而若無其有也非形質之有實而若虛其實也非迹象之實故天下之境無不化而萬物之爭無不忘今夫異端之教以至無爲宗以虛舉爲升理非不精也而無爲真無則至理消滅虛爲真虛則蟬蛻形骸將天地皆非實有而萬物盡爲芻狗其何

以行日月而運四時會子踐履篤實凡夫日用行習可謂有之久而實之至矣而覺有與實之尚物與物也忽思夫不物於物而能物物則必自有而之無自實而之虛而已之生平未能從事於此故思一無伐無施之心以擬其若無若虛之境而以好問想其衷以不校擬其量則唯顏子爲能及此夫不曰庶幾而曰從事蓋庶幾者顏子之所已及從事者曾子之所未能不量其已及而思其未能曾子於斯其亦自今以往皆始終若無若虛之心也夫

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唯虛提事在前而因

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於言外　合五句看方見渾融虛靜之妙是形容之詞不可過爲分析　語意全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從好問說來最善形容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心事不作推原犯而不較正好想像虛無光景　非有非無非虛非實故借若字以顯其妙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臣最不幸者託孤寄命之朝最難處者託孤寄命之事蓋以人臣而操君柄舉一國之強宗大臣僉壬讒說莫不環伺於我強者欲其權移者忿其擅佞者希其澤詐者肆其欺故災禍之來鮮能保其終始唯有眞安宗社之才而又有毅然不易之節然後可以

扶危傾而受付託之重夫有才無節必爲禍福所搖一於艱貞又恐不能應變有才有節以當大任然後世猶有蹈不學無術之譏者則論君子者其必才節兼而又進之以學歟

百里之命即執國命之命有靈爽在握惹大節以事變言不指君子身上說　輔長君不難託孤難執國政不難攝政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託之重爲尤難君子人也蓋深許其有定見定力作用必從學問中來者

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凡人有量有力量大者能受力久者能勝以一人之身全天地之理非量大不能受以一身之功立萬古之極非力久不能勝使徒恃一心而無精神力量以赴之即有虛願奚益乎夫量生於力力生於志仁而以爲己任其志固已遠矣志至而氣足以充之則成始成終而爲備德之士此孟子之願學孔子所以必兼夫養氣也夫要知聖賢體段原自不同聖人有聖人體段賢人有賢人體段易乾卦象傳便是聖人體段坤卦象傳便是賢人體段雖由於養其實得於天者居多然曰以爲己任則先在乎立志夫子十五志學便是仁爲己任不知老之將至所以從心不踰弘毅得於天者固多而係於養者亦大故士須養到

子曰興於詩　立於禮　成於樂

詩非止託物比類自緝熙單心以至燕天昌後與夫淫邪禍亂自邇及遠莫不有其所以然學之安得不興然志意感發未能卓然有所持循則雖有其心而未有其具禮則自視聽言動屈伸俯仰與夫郊廟朝廷軍旅賓客範圍準則莫不秩然具備故上不亢下不諂可以常可以變豈不可立然興或過於激立或過於剛猶未可謂德之成唯淑之於樂則咏歌舞蹈朝夕涵養使吾心與樂爲一凡夫喜怒哀樂張弛闔闢賞罰刑政皆與天地五聲十二律清濁高下自然之和相爲中節而無趨數淫濫毫髮之差豈不有成

夫先王之世所以教人者如此其備而人之所以爲學者亦若是其廣大具足而非徒詞采章句之末也人才安得不多氣運安得不盛哉是以默然思之而不能不有感於先王之教也成於樂最難講天地清濁高下之和即人心喜怒哀樂之節也今人過於柔者即樂之哀過於剛者即樂之暴使人之行事如樂之太和豈不大成天地止一陰陽陰陽之變合播爲萬事莫不有其太和故列之則爲數顯之則爲色調之則爲味發之則爲聲而在人總涵於一性律呂上生下生之數即易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也以此窮義則義精以此體仁則仁熟人能朝夕涵養則剛柔陰陽發皆中節故曰謂之和

此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心學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故有道德齊禮之方不可使知故無刻責強民之事蓋躬行不已則感發自多若以知求民勢必爲瑣屑爲刻深治理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責民急則責己必疎三代以後大抵責己者疎耳何嘗不務責民哉

知與由只是一件但知必待其自學非可使耳由之而不知不害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凡亂生於激激生於疾疾貧之人而濟以血氣之剛則以氣而成其忿不仁之人而加以已甚之疾則以才而濟其惡皆窮於無所之以至此誠知獸窮之不可與搏寇窮之不可與角則才技者衆不可不亟以衣食之資羞惡無聊不可不亟以自新之路古來疾貧之亂多在野不仁之亂多在朝知禍亂之所由起而區處寬假以安全之又何有盜賊讒邪之禍哉

兩亂字生於兩疾字　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上之人知禍亂之所由起使之各得其所則稱善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凡性所自具而至於能盡者謂之才故盡己性以至

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者皆性所固有者也大舜舍己從人大禹不矜不伐唯其才出於性是以曠洛颺拜而不敢矜私若稍有驕吝存其中則性體已有蔽虧而設施俱由外氣故曰其餘夫才至周公必無驕吝稍有驕吝即非周公但器不足居才即如周公尚不足觀況非公乎人知驕吝之不可言才則舞智挾詐以爲才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則爲才不善用之則爲剩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凡以學爲爲己之事雖終身而不至於穀蓋天地之

大古今之遥修己治人之道存神過化之微學之終身不能盡奚暇外慕但近名之念即從務實之念而生耕可得餒學可得祿豈能不動於中乃三年爲學而終不至穀則所謂不耕穫不菑畬先難後獲者矣雖所得未知何如而其爲學已非爲人而爲己者積之久則其入愈深豈尋常爲學者所易得哉

至字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默潛滋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

富且貴焉恥也

天下最可樂者莫如道而人往往棄之者富貴之念累之也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取之非義意味無窮由此進之所造難量豈萬鍾于駟可易然人不能信往往疑道爲不如富貴而以貧賤爲可恥於是居危處亂而乘無道以自逞其雄至於身死名滅者不可勝數也夫道非學不知而學非信不入唯信之篤斯好之專而信好既深則必至於守死而不變蓋道非必死之物也人之所以至死者慕富貴羞貧賤不審邦之安危世之否泰漫然以身試其中是以挂禍亂陷刑辟冤爰興嗟莫知所自豈無故哉見幾不明引身不蚤無介石之操不能全身遠害則唯不善其道以至此道也者隱淪自甘見幾明決不爲逡尾之厲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身之翱翔不啻鴻之飛於冥漠則唯守死故能不死然非信之至則必不能好之專而非好之專則亦不能使其學之至於死而不易如此也夫不學之人信富貴而不信道故往往以死易富貴豈知身履危機欲求貧賤而不能哉是何不以篤信之心而積其學於道之中也

信即所信之道也守即守其所信而學者須將道字提起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凡人不當其任不知所任之難越俎而謀未有不粗疎鮮當者蓋政以位遷事以位異各專其責各任其事則無侵官之害亦無曠官之弊矣記曰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凡居官而不知其體未有能施之政事而皆當者也若夫總宏綱崇體要則又大臣之事而非代謀之比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凡樂必有始終關雎者樂之卒章也舉卒章則初之美盛可知夫子正樂頼師摯以傳師摯去而樂亦無

與言矣蓋雖有釐正之功必藉考擊之助雅頌得所而其間比音飭器亦必有高下之殊若雖有篇章而不能協律則亦無以昭太和於天地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人情矯僞變詐淺露者易知深隱者難識世有凌厲傲僻之人矜己上人恃才絕物卑世望而畏之其淫僻猶在容貌辭色之間使人知所避忌而其人亦尚有才可取有氣可使唯夫既不能爲欺世籠物之才而其心又不肯屑屑以居人後於是以其深情飾爲厚貌其坦率似狂其謹厚似侗其朴實似悾悾而究

其隱微之中行事之實雖狂而實非坦率雖侗而實非謹厚雖悾悾而實非樸實其人既不可親而於事必不能濟與之相因亦必有載胥及溺之禍而其自立亦必敗聖人能無深絕之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難成而易敗故甫得而旋失者爲學之事然也功難進而易退故欲及而恐失者爲學之心然也奔流急湍挽舟而上尺寸失手而漂流已不可勝計爲學之難亦如是也學者有如是之心而後可爲如是之學然有如是之學而猶不可無如是之心夫必優入聖域從心不踰而庶可以無或失之慮乎

二句總是狀學者用功時汲汲不已的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學無程限若見爲已及便是住足地位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聖賢所以異於常人者總一不與之心不與者非功成不居之謂理所當爲者爲之而初不以己爲之也事所當止者止之而亦不以己止之也蓋義之與比則行所無事無爲而成矣舜禹有天下其事固異於常人其功亦遠於後世然既無貪利之心亦無矜張之迹惟盡其心於當然而不知有富貴動名之事則

心體高明夐然物外視一心大而天下小豈不巍巍與太虛同體也哉舜禹以匹夫有天下而心體之高大如此此所以非後世帝王憂勞可及也

大凡以己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有巍巍所以表其心體也一塵不染迥然物外不與故無爲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之大萬類森然而莫能名其成功文章之一節堯之大如天廣運而莫能名其成功文章之一端蓋可

名之功其功必小可名之文其文易知天之生長斂藏何者非功而安能悉數其功天之賠回燦設何者非文而安能悉數其文惟不可悉數而後天之爲天乃非名言之所得而罄堯之命官分岳人人得盡其功而功何從指其績堯之協和於變人人燦著其文而文何從著其端唯人人各盡其性而後堯之爲堯更非稱述之所得而窮蓋天之大大於元是以萬物資始而流行各正以成保合之功堯之大大於德是以大明終始而乘龍御天以成萬國咸寧之治然聖人非有異於民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所以表率於民者惟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使之以類相從而已耳而經綸立本知化非聰明聖知者不能知然則其仁其淵其天民又何能名之也哉大字是夫子爲帝堯作贊與後世孟法相似巍巍乎唯天爲大是夫子自下註脚下文無能名成功文章皆天之大也蕩蕩巍巍煥乎堯之大一如天之大故曰唯堯則之

首句下箇爲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爲處大耳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天之大以神化無外言蕩蕩無名正是則天處更無兩層此二句總是形容無能名處蓋惟成功不可名所以加巍巍二字惟文章不可名所以加煥乎二字人終日在天中祇見天之萬類森然而已誰識天之大處堯之民祇見其成功文章之巍煥而已誰識堯之大處故曰無能名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天地氣運之隆替見於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係於君德之厚薄五臣所以奮庸熙載者唯其重華繼美復旦光華故運盛而能篤生周才雖逊唐虞然夏商皆不能及而其所以如是之盛者則周家世德作求而文王又恪守臣節故能蘊育培養至於武王以有十亂而與五臣並稱也夫周才媲美唐虞實周

之德能無愧於唐虞有積累之德而後能有蔚生之才千古人君可不修身積德以爲作育人才之本哉

按人才之難莫難於盛禹湯生於嵎起故佐命不過一人舜武上繼堯文則人才遂致類聚蓋國家培養百年然後賢才樂育而開出之才即一二人已當天心至於連類並生則非積德累仁不能致也後世人主當人才彙聚之時不能修身取人而摧殘戕虐以播棄之至於爲節義爲黨錮誅翦驅逐靡有子遺然後人才去而國隨之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岂知賢才彙生皆祖宗積德數百年所致哉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見周家世德作求自后稷公劉以至文王純心不貳然後有此十亂所以歎爲才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從古聖王心法總在天人上下之間蓋其心無時不對祖宗無時不敬天地無時不與天下臣民經理致治自然嗜慾清明一身服御不以間其敬天勤民之意矣夫曰菲曰惡曰卑固見聖王澹泊之致寡欲之功然必致美致孝盡力而後心有所不分故曰致曰盡見聖王敬勤之至竭誠之心必不稍有留餘以自

奉世以劑量得宜爲精一執中之心法者猶未知聖王以身勞天下之旨也聖人之心唯致孝致美盡力故自菲自惡自卑常人之心必能菲能惡能卑而後能孝能美能力然亦未必致盡如聖人此夫子所以先言菲而後言孝先言惡而後言美先言卑而後言盡力也

委其身爲天地神人之役而不敢一毫自愛此其心事最不易識故贊歎如此

論語述 卷之四終

論語述 卷之五 浙汜陳詵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贊易首言四德非不言利但常言之則人不以和義之利爲利而以功利之利爲利將人心因之而壞命者於穆之微陰陽之運皆人所不能違然屢言亦必有該於氣數而急於修爲者至仁則孔門所專言而亦罕言者仁道大而精夫子唯顏淵直告以克己復禮爲仁其餘如仲弓之敬恕無怨樊遲之恭敬忠皆持己接物之道而不竟語以仁子張才高意廣

雖語以仁而必期之行於天下樊遲先難後獲則就仁者而斷其可謂仁若司馬牛無可與語仁者止令於仁者之言以觀其訒譬如海然顏淵則直告以溟渤而無望洋之歎者也其餘或導之以江河或告之以溪澗皆由一曲以求盈科後進豈直舉仁而語之也哉知夫子之罕言則知聖人所爲庸言之信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學固不貴於博而名不可徒成聖人原不欲求名而一聞無名之言亦即有皇然沒世無稱之慮非慮夫

名之無成而慮夫學之不足以成名也夫人惟終身執一乃可成名而一藝之微亦非精義入神不足以成名於千古羿之射良之御其超絕古今者唯其專一不他然後能窮神以至於化也夫子學不貴博故自反而曰吾何執而執必貴精故論執而曰吾執御聖人心如太虛觸之即動其於形上形下之理渾然合一即藝即道未嘗有所判隔於其間子曰學而時習即執御一事非習之不厭豈能馳騁而周八極哉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賢治世制度必貴乎得中而挽回則貴乎有漸蓋世道安危全在人心斂肆之際處衰亂之後欲驟言復古必為世所驚疑唯夫綱常名分不敢稍有踰越而於衣冠制度不妨與世推移則人既不患其乖違而上天下澤之防人人亦自知警省麻冕之變為純拜下之卑而上非有絀奢崇儉之意然與其儉而示之反本著其泰而示以禁防使民知可變者聖賢初不強民以不變也則夫不可變者自有凜然不敢終變者矣聖人設施有漸如此後人道德不修而屑屑於官名制度至於輕變法而名禍亂不亦迂乎

麻冕之變人心漸薄日趨苟簡與拜上也是一齊都來的但制度循隨時斟酌若綱常萬古為重如何與衆俱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必固我其病甚淺而絕之甚難蓋常人之所以為常人者不過以此自為而儒者之所以為學問者亦往往以此自足至以此自足而儒者之害道無異於常人之害事矣聖人之心純乎至理當其靜存莫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及其動覺不過仁義禮智根心之用何容有一毫意見之私與其間哉天道元亨利貞故乾健而不已君子仁義禮智故自強而不息知

四德之所以全則知四者之所以絕矣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要就聖人心體上描寫不必著在事上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拳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己便是我皆是道理上偏有執著莫看粗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

子畏於匡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世運之相傳以文文者天地之精如草木之有英華而人之所以為心者也天地非文則日月無以明山川無以麗而兩間有否塞之憂矣人心非文則幾希

無以存彝倫無以敘而宇宙有淪胥之患矣故草木非華則萎世運非文則亂即一家之中而非藉文以傳則統緒必絕而家聲必墜故有世必有文有文即有天未有天而喪斯文者也夫子肩斯文之統繼文王之傳實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將萬世賴之以生況匡人之蠢爾豈比大禹之螬蜮乎知人之生死係乎文而氣運之隆替民物之屯亨皆於文乎決之矣此章可與仲尼焉學章參看知夫子實有得統於文王者在文王之所以爲文固是純亦不已要知博厚高明悠久非徒空空至誠無息已也文所以持世也無斯文天地不成天地世界不成世界以文在茲自信非徒欲傳世實有持世意夫子

明明靚著天意生已扶持一世文敎以補作君師之任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千古聖人未有不多才多藝者蓋氣質清明心思睿哲自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能庸人於天下之事大率能於此而不能於彼者其心必有所蔽故人之不能窺由心之不睿致之子貢能知夫子聖在多能之外而不能知夫子多能即在聖之中故天縱而加以又多能則是聖與多能爲二而人不能學夫子之聖者或不免妄思學夫子之多能矣夫子於聖既有所不居而多能必不可以立教故言鄙事以見多能之不足矜又言少賤以見多能之非所急而牢又引夫子平日之言以證多能之爲末藝蓋學問之士必以心性爲尊用世之人必以道德爲尚功名且不足貴而況一才一技之微哉

此節口氣只要迴避個聖字而不貴多之意在中知我謂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故字相照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天下之理即在天下之中我存一意於事先則事未至而蔽已生我留一意於事後則事既至而蔽益甚故不自有其知乃可以通天下之知鄙夫本自空空而所問之中必有兩端在焉叩而竭之不增知識於事外不留餘理於事中則事至而理自足理盡而識自忘矣夫聖人之道不過靜虛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守靜篤矣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則致虛極矣唯守靜故能止唯致虛故同歸鄙夫問雖空空而必有兩端可叩夫子心唯無知故能感而遂通使參以知識之私則問者不必空空而叩

者亦安能必竭哉蓋聖人心體原與天地同其太虛而鄙夫空空之兩端則卽太虛中自具之萬理也

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只爲明此心之體知乃知識聖心之中空空洞洞原無一物不增一識就是有鄙夫來問只因問還他就彼空空中所有兩端叩而竭之耳原不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自己心體上亦不曾有一毫知識加入故曰無知兩端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兩端卽所問中而已具其者無我相竭者無留識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子思伏羲舜文而不可得又不可以明言故託鳳鳥河圖以寓意蓋明王不作天下莫宗皇皇求君至此而有終已之歎非欲以鳳鳥河圖爲己瑞而歎其

不復能興王業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聖人之心無非天則外有所見心必應之其作其趨皆有出於不自知者今人亦有此心但不能廣感卽應而四體之中又不能不言而喻是以漠然若不相關耳不知惻隱恭敬人同此心唯聖人全之而能從心不踰求聖人者亦卽以己心驗之可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道之所以異於異端者以其無窮盡而無方體也異端以道爲無而無卽爲方所聖人無在非道而道乃無窮盡顏子仰鑽瞻忽何嘗於無行不與之外別有高堅前後但動容中禮從心不踰方以爲在此而道已在彼方以爲當然而又有所不必然此正至當不易之中而有神化莫測之妙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顏子欲學夫子而不知同歸一致之理求聖而不求諸己故望愈殷而聖愈遠夫子以博文約禮爲教令反而求之於己使知日月寒暑莫非往來屈信

參贊彌綸皆由視聽言動則天地古今皆我自具而性眞觸發自有不能中止之勢夫人莫不有才而才不在性外自惻隱之見赤子推而至於保四海皆吾生自具之良不能竭之則昧然罔覺誠由一不忍以至無不忍由一不爲以至無不爲則事物當前自有確乎不易之則不必學夫子而夫子之道無不在不必望夫子而夫子之道無不全所謂成性存存何思何慮但道無盡而夫子與爲無盡道無方而夫子與爲無方學者當此終不能免於有盡有方之慮則但知百慮之爲一致而不知一致之爲無窮也此窮神

知化之所以爲德之盛也

點出二我字見文與禮我所固有夫子只一開示云爾文不是名物象數之文即視聽言動日用之燦然者禮即本然之天則由博歸約即從視聽言動復到性靈上來此與克己復禮是一件工夫既是我自有的工夫即欲不博不能即欲不約不能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纔是性體本然作用不落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卓立曰有則非無曰如有則非有是不落有無境界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夫子以無而爲有爲難乎有恒正爲己所本無而強

爲有其心未有不自知者自知而自欺之人必不爲其所欺則欺其心者欺天而已矣吾人之心即天舍天無以爲心舍心亦無所爲天眼前實事自有可安而舍己而慕人世則事事皆屬虛浮必不能貞而可久故凡不當爲而爲者皆無臣而爲有臣者也夫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觀此則知人子之事其親者皆不可不以禮爲準則者也

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天地生物皆爲世用子貢意原在沽夫子兩言沽之則沽固無再計但善賈二字固得聖賢重道深心而輕露一求則已啓後人以干時枉道之病夫子不言藏亦不言求但曰待價則相時之意守道之心一一包舉其中聖賢兩言相去遠矣

沽之哉三句一氣讀意實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勿把待字看得太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

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天下境地不同而居之之心則一人心渾然太虛熙

然太和則異類可引爲同儕鹿豕可視爲交友非必擇地而蹈而後能泰然於心也夫子欲避世而一時寓言於九夷然以忠信篤敬之心行道德仁義之實則暴不能侵詐不能害雖蛟龍可擾而馴虎豹可狎而使而況於人乎況於世路之險巇荊棘乎易曰安土敦乎仁正君子居之之義也

不必說所居則化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精神何陋之解只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莫下死煞語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正者聲歌先後之次第堂上堂下之尊卑翕純皦

繹之和鳴皆賴夫子以釐正之而大者則在於雅頌得所蓋雅頌者樂之篇章雅頌失所則燕勞賜答僭差無倫郊廟朝庭紊亂失次諸侯郊禘大夫歌雍皆自此始矣夫子正之而雅奏於朝頌行於廟當歌者歌當止者止則篇章既正而名分自嚴名分既嚴而歌奏自協豈有家徹而歌相維享使而賦湛露者哉春秋詩樂失傳列國卿相類以贈答當否爲優劣則雅頌得所之功關於正樂爲不小矣

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陳戒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

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聖人進退周旋動容中禮而又時時反求蓋望道未能正不在大日用飲食之際無一而有於己則未至未能之心正從心不踰之道也若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則出入居處之間尚不合禮安能以至德而疑至道乎

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凡陰陽不可判隔曰太極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往來相繼而無一息之間者太極之爲也人心一息稍間則私欲潛滋天地一息稍間則薄蝕震裂聖人法天體道不使此心稍間於須臾動靜之間故戒愼不睹恐懼不間總欲自強不息以與天之不已者相赴而象不可指莫如川流夫子忽觸其機不覺慨然興歎蓋帝王緝熙不已故日昃不遑聖賢至誠無息故忘憂忘食人心一意稍懈即化機有虧凡功德不立而泯沒無聞者皆舍之一念積之也夫子首言時習又累言敏求蓋常人但見來之無窮至人則見去之無盡知逝者之爲不舍而化機之由故得新聖功之徙義崇德理不可執而事不可拘皆於此川流見之矣今人因循怠忽日復一日至於老而始歎去日之苦多也豈不悖哉

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 夫子拈一逝字舉宇宙無窮機括盡情點出 按歎不已亦歎迅速令人猛然警醒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德之所好本於性生故民之秉彝未有不好是懿德者但人心易動於欲故好德不如好色之眞人能知秉彝之爲性食色之非性則賢賢易色當有情動於

中而不能自已者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吾往也

天地間道德功業唯聽人之自爲欲止則止無不可止之機欲進則進無不可進之勢蓋穹隆高大之業莫非人之所爲吾之一身可以爲聖賢可以爲豪傑而不肯爲者雖跬步而不可以強致爲山之一簣與平地之一簣相去何啻千萬然撮土而積之積之不已可以至於丘嶽涓滴而注之注之不已可以至於江湖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人亦但患

不爲耳安有爲而不成者哉

吾往吾止語意只謂止則便是我自家不是進則便是我自家本事人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全是言當進不當止與爲仁由己話頭不同兩吾字對勢之難易說不對人說先說止而後說進此聖人絕妙鼓舞進止作一人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凡人解悟未至則聽語常有怠惰之情非必愚者始然即賢者亦不能免夫子語回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苟非理解神悟安能心靈煥發觸處洞然他人行之不惰尚在語後之時唯回語之不惰則當下即已承當不待日後理會方能力行不倦也神解如此夫子

能無深與之歎

語時精神煥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已處是不惰蓋描畫出妙解的行狀不可說行時不惰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說心裏說力行即在心解中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凡人不能遷善改過則積終身之功不能去一日之病故終身莫非止境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一日之中不啻千里矣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人欲進而不止其唯不貳過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苗無不秀而有不秀者何故秀無不實而有不實者何故不加功於人而聽命於天遂有出於尋常意料之外者人生不進則退不成則敗勢無中立事無定情功敗於垂成學廢於半塗皆苗之不秀不實類也

天下事自然者果足恃乎

學必時時策勵進一步方得一步到手若徒謂學貴要其成恐掉失了不秀句兩而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兩有夫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人生悠忽皆在後生彼以歲月方長曠廢亦不甚惜

豈知轉盼之間便是中年末路人於後生之時能作無聞之想則氣血方強自不敢蹉跎歲月若四十五十非不知悔而氣血向衰來日苦短如登山而足力不繼雖悔何進哉

只作一人看後生雖可畏而悠悠歲月則四十五十在轉盼間耳說可畏以啟動他說不足畏以警惕他古人原不分名實爲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者紀律森嚴如法之繩人理無可逃故必從巽者十分委曲如風之入物情無所拂故必說此是進言者之善全與聽言之人無與若能改能繹則言既有當自然受益無窮如不能改不能繹則雖貌若有知而心中實冥頑不覺矣雖聖人如之何哉 聖人誨人不倦而曰吾末如何蓋聖人所能爲者從與說而不能爲者改與繹也水雖善浸不能入石火雖善灼不能爍氷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聖人豈能強聒之哉

悅而不繹猶不悅也而甚於不悅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 法語下復綴一言字蓋聖人之詞稱引古訓動則先王故云法語 巽與之言謂即以法言巽與之言也不可解作巽語之言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心妄想欣慕不可謂志志者秉於理而不回貞於性而不易者也人性有善無惡故心之所之皆正人於富貴功名動謂有志不知願望期必本非根心盛衰險易隨時轉移豈能持久若猾士之恥汚濁烈女之慕貞廉視刀鋸若平常豈有外慕能奪其心哉三軍不易知其有與生俱來者耳

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不可奪方是志不專以生死言 志是好字眼若志在功名富貴之類只可謂之願欲不可謂之志 帥爲人奪志非人能奪之人只是自奪耳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學問無窮全在時時進步一意執著即成途轍愈入愈深學問之病常勝於不學之病夫子以不忮求許由不過因其一節言之子路遽以爲足遂有若將終身之意夫行有轍迹大抵皆爲求臧聖人與時偕行清任和俱不執一何況區區淡泊之志乎世人欲立名炫俗往往借古人之言以自明其臧豈知不忮不求有心出之即累境無心出之則佳境夫子一以爲何不臧一以爲何足臧一轉捷間而進與止之境分焉人知高明磊落之委可用而不可足則善矣

此章總在心上看心體要灑落最忌粘帶要沖虛最忌盈滿總此不忮不求之心用之則可以臧誦之則未足以臧前後只是一意聡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爲富貴所動　精神全在用字上意不可太露恐礙下　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子路終身之誦只是有意執著耳終身謂常要如此　何足以臧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足字宜味語氣似不宜得自喜之意　叫子路去想是道也緣何便足以臧　曉得是道也何足以臧方理會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古今不朽之事當前大抵不識身後獨享榮名蓋俗艷爭華灼人耳目而挺不敝之質者闇然獨守其真唯菀枯榮落之際而霜雪之姿獨存則享長久之名者未有不居世俗之後者也聖賢君子生前不遇身

後愈彰大抵如是然知者既鮮則守之愈難記曰如松栢之有心也夫必有後彫之質而後可以歷歲寒苟無松栢之心安得不與羣芳競艷哉　歲寒不必說到天步艱難處人事代謝歲功已成羣芳總歸銷歇而松栢蒼然獨存非隨常始終之運所能榮悴者昔聖昔賢無不如是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今人一生大抵皆在憂惑懼中見理不明守理不固則利害擾乎其胷險阻乘乎其外觸處憂虞真無一日可以泰然自適者不知世路雖有危機而以理自持則險阻俱無從入故人心險阻皆物欲之紛糾爲之我不以物累心則循理而行劃然自解險阻何由而至知者仁者勇者非有心求去憂惑懼也理全而性定性定而患消世俗之情自不能擾我常定之性耳

此自心體現成者說不必云工夫亦不必云次序是勉人進修意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惑與憂懼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是本根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學所以求道共學而未可與適道是徒務乎學之名

而未得乎學之實也可與適道矣而道外之搖惑多端道中之精義無盡不去其搖奪則下學之志不專去其搖奪矣而精義之功不深亦不能致窮神知化之妙蓋口耳之功不若心思之悟識見之到未必即力行之真至心守乎理而未能理從乎心則理與心二而猶未能即理即心也夫教者何嘗不以權爲學之標準然能示人以究竟而終不能強之以驟期故在乎學者之勉強自進令人欲以一本示人而謂學者之漸次可廢則亦何有可與不可與之分哉

權對立說不對經字說離經便不是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天地間陰陽善惡萬變無常而唯思則有以通之通之者何卽思之路是也心而思善則由性命以希帝載至於鑒觀臨汝保佑天申風雨節寒暑時皆此思善一念以通之心而思惡則由邪淫以干沴戾至於垂互舛錯妖孽災祥三光失明山川崩竭皆此思惡一念以通之夫思善則善無不達思惡則惡無不臻豈眞有物焉以爲之操柄哉陰陽之理條分縷晰各有始終必無於此思之而於彼應之者故思曰思路

知思之必有路則不思則已思則必至且無不卽至又何遠之有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同一言語有所甚易有所甚難鄉黨言之甚易者宗廟朝廷言之最難者夫子於人所易者難之於人所難者易之豈非時然後言之妙哉

此章玩一於字其在字便見時中之聖　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莫能展聖人則恂恂於鄉黨而大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立朝之際君未出則議事君既出則肅恭皆理之當然而聖之自然者

朝字蘸起作冒以君爲主　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其直與言主商確政事說　聖人豈以位之崇高而異待蓋下大夫位等而人衆非直殺且關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異語始湊和衷之雅無非忠於爲國意　踧踖是趨步不遑與與是踧踖處中適所謂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接有禮則不失禮於賓而可以全兩君之好至於動容中禮則鄉黨一篇無非此意

君召二字一篇之領一承君命卽儼如對君而襜如翼如恐已失禮於吾之君卽君失禮於鄰之君也惟節節中禮念念在君方不負乎君召之意　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　趨進主延賓而入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揖所立時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聖人敬君自入門以至復位始終如一無有稍替者也

此章以出入二字爲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立行皆入門事　位在門屏之間君常佇立於此以攝政謂之外朝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聖人過之則天威咫尺　堂是內朝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朝班之位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有媚茲於君之意　到復位時依然是入門之初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享禮有容色　私覿愉愉如也

敬以成禮和以達情故執圭則敬重君命也享覿則和遍君好也然敬非勉強和非假飾和亦敬之所發

總一隨時而中禮耳

此章以聘爲主享與覿亦聘中之事論聘又以敬爲主容與愉特敬中之舒　敬以成禮和以達情是一套事　按執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　夫子一捧著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爲君用是以身則鞠躬手則平衡當斯時也佩玉從容不啻臨事之懼矣尚得前面趨乎則蹜蹜如有循云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所獻圭璧非命圭也皮帛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私覿亦所以爲公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紅紫不以爲褻服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褻裘長短右袂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子之服邪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也

前數章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多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此言常服領緣之制重在不亂其制上　紅紫只重間色不正只舉褻服可該朝祭　紅紫皆豔色不以爲褻服戒奢與淫也　當暑二字亦有意　羔裘朝覲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麑裘視朔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蜡祭

息民之服以報土功而尚黃褐取祖褐之義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見裘之美曰褐　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　節宣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　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　佩者衷之旗也行清潔者佩茅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惟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尊親親之心非止爲惜費言　羔裘朝服玄冠祭服重其服所以重朝祭也　必朝服者重禮朔也魯不視朔老臣必朝所謂我愛其禮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衣服異於常數居食異於平時總欲致其精明以交神明之意

子之所慎曰齊精神在數必字見出　聖人之齊心齊也無一念不與神俱也　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純素之心　明衣日之所服者白晝如對元冥也寢衣夜之所服者夢寐可通鬼神也　居

食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　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能常存此心則飲食自中節若此心一放則最易玩忽故終食違仁聖人心無不存時之所值卽心之所安無有習焉不察者

所以粗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卽可以通神明之德

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聖人日用飲食莫非運用天理恒人習之聖人察之數不字必字通是無心自然合節　看不厭二字煞有斟酌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出天理必欲如是則流爲口腹之欲矣　食饐而下一步深一步但自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饐餲餲敗常人亦能辨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饑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禮始諸飲食先王制爲割之正醬之宜非以恣口腹以明禮也　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無量不及亂情不必矯而性自不易所謂不爲酒困也　衛生之嚴也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溫得天地之和　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　不宿肉者公所不留神之惠不出三日者家所不爽神之餘易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原是一件　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

席不正不坐

人心稍有昏放則不正之端必自几席間始若志氣精明則居正之道亦卽自几席間始蓋席者身之所處心正則身正身正而天下國家皆由此正矣　聖人心安於正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人之立身大段在於居鄉蓋可以居鄉而後可以立朝廷處邦國鄉人飲酒而必尊高年者所以教禮讓

鄉人儺而朝服以立者所以明正道敦禮讓而我不致獲罪於鄉人矣明正道而鄉人不敢慢褻於我矣

讓而正其居鄉之道歟

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徵不謹處　按王道之行也以禮敎始禮敎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敦禮敎事　儺之禮見於周官此是聖人不違俗亦不混俗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與人貴誠一有不誠饋遺問答皆虛文耳誠以交人有不見諒於朋友者哉

拜送是不欺背後不敢嘗是不欺面前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倉卒之中全然不以一物動其心非不愛物命也物之傷否有主之者而不足當吾之問耳

要在倉卒不計較之時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聖人事君盡禮總是動容中禮一節之微不敢忘敬則臨事受任豈敢忽乎此聖人所以為敬君之至也

種種周旋曲中總是事君盡禮　聖人非求合於禮惟心之所安即是禮要在平常中見得是聖人事

逮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

諸侯召其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名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所重在義所輕在財二節事雖不同要之輕財重義一意

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通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迅雷風烈必變

聖人凡事俱出無心但隨時而變應念而宜故不尸不容聖人一身本與天地同其卷舒而一有所遇則容貌立變蓋當其無事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其太虛也當其有事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其變化也非盛德孰能如是哉

首二句是敬以處己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家人屬目或在矜特大賓公謁時猶作意其他或朝廷交際不得不嚴乃曰寢曰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雖尋常日用妙合自然豈非盛德之至　此正聖人與天地共卷舒之象　此以車中所見言式凶服是哀人之死為生靈動吉凶之感式負版是重民之生為國家聚散

之恩　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即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有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絳其意以致敬禮之於賓主也　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家庶人當自察於身　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升車必正立執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車中之容處動時而仍不失靜體者也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升車而曰執綏方欲援之以上也此其立特暫時耳而必正立以執之見造次不離於正之意　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容貌言語飲食居處動靜無不畢備然皆聖人無心呈露妙合自然如太虛渾穆而時行物生初非一一有所檢點而爲之也學者離鄉黨以言夫子不見聖人之實然執鄉黨而求夫子又不得聖人之神世有衣冠中動作愼以至一行一止皆欲擬合聖人而不可與言聖人之道者則皆知執而不知化神之妙也記者處天下之人即認鄉黨爲夫子而於動容中禮不復深求其所以然故於一篇之終繫以雌雉之節蓋天下事從乎其化而求之則一物見天地之心從乎其迹而求之則俯仰亦不

足以盡高卑之理山梁雌雉當其無人則俛仰自適及其有人則山梁之險未必不甚於遁衛之危夫子方歎其時而子路共之即去其不可執著如此亦猶夫子之從心不踰而欲從末由也豈可以鄉黨一書爲刻畫之能而不思飛躍之妙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子之時中實夫子之龍德不言龍而言雉者夫子第以文明自居不肯以作睹自任耳學者知三嗅之作即時成之位則夫子一身無在非易真有流行活潑而不可以迹求者矣

鄉黨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耆耳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了無意必固我於其間鄉黨得此通篇都活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立乎後世以指前人則前人似有樸遫之風而後人若多繁縟之美然樸遫之意可以傳世而繁縟之餘必有虛浮淺薄以致流失者故祖宗立法必爲敦龐渾厚之規而子孫率由常有反古復始之意則淳意不漓而世運可久但江河日下樸者趨於文而文者必至於僞則流失壞敗勢將不可底止夫子挽澆漓

以返淳樸豈肯徇末流而忘先王之舊哉夫世運趨流最易且速父兄所守子弟即改昔日所見今日即非自非教化隄防未有不日新而月異者夫子即一身而先進後進其異如此操維世之權者烏可不爲之防微而杜漸也

先進氣味質朴眞似個野人後進饒有文彩眞似個君子此兩語形容正可想見古今人不同意味意却渾含 非必當時有是言只看當時意向如此讀中并時人字渾渾不露纔是子曰語氣 用之便操禮樂之權而以挽囘天下 蓋用禮樂以經世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聖賢篤生莫難於聚虞廷以五人著美周室以十亂稱休唯其會聚一時是以古今稱盛夫子周流天下師弟相從儼然師濟一堂明良會合所以勢雖危而不見其困時雖厄而不病其窮至於聚散無常而感慨係之則安處之時反不若陳蔡之厄矣記者因子言而類記及門之士見夫子悲喜之懷惟其人不惟其遇而及門之士眞能媲美虞周爲不可及也

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凡物稍有所異必有所助無論白黑異質涇渭殊途以彼投此必有所增即同一物而大小異量亦不能渾合無迹若以鏡合鏡而無大小之殊以水投水而無清濁之別則彼不加歉而我不加盈故合一而不見其增長之益顏子之心即夫子之心夫子之心即顏子之心語之不惰終日不違子若無所助囘囘又安所助子哉夫子言此明囘與子心體相同非徒以語言長益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他人之孝見稱於父母昆弟而未必見稱於他人閔

子之孝可以見稱於他人而難見稱於父母昆弟蓋閔子之父母昆弟其所處爲何如者乃精誠感格能使父母昆弟稱其孝而他人之稱反若因父母昆弟之言而信之則不唯己爲孝子而且親爲慈父弟爲弟弟矣夫舜之大孝唯其底豫故稱克諧若父母非之而他人稱之雖使名譽彰聞豈孝子之心所敢出乎

人子而以孝著非得已也然使我以孝著而父成其不慈弟成其不弟罪莫大焉安得爲孝閔子之不聞緣他一段精誠熏蒸透徹所以一家感化底幾大舜底豫模樣故夫子獨稱其孝首句要講不可只作提起語人不聞一語只就此把來作一案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之詩非止謹言實深於防玷蓋我心時時防玷則其言不期自謹所謂爲之難而言之訒者南容三復此詩則時時兢業而不敢稍放以失言固可知矣

噫觀尚德數語之問則知所以持身有道不廢無道免戮不信然哉

三復只是口誦心惟意擇配只箚言之 三復之意乃是一段精神眞修省處當作防玷之心看 世未有保其身如圭玉而不足以書於世者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直道而行方是視回猶子若稍有過情卽爲乞鄰之與矣鯉尚如此回不必加情厚之言仁至義盡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言行概不多見喟然一歎之外更無餘詞唯夫子平日之亟稱與此數章之悼惜猶覺其人宛然如在嗚呼苟有其德必有所傳何必汲汲立言而後自見於天下哉

此處須以曾子易簀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天下之道莫如人道難窮季路有鬼神與死之問則

必忽略於與人接物之宜而致疑於人生日用之理夫子實見人情難合生理難窮故平日言歸仁言無怨與門弟子所講求者無非入乎人情之中以求得乎大公至正之道而至於視聽言動莫非踐形盡性則知遺世非難而入世爲難了悟非徹而實踐爲徹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幽明交接不出一心成始成終無非一理天下無不一致之道故吾儒不必有分用之心但求盡其所當然而務究其所可知則誠無不達理無不通即言鬼言死無不一以貫之矣佛教以人生爲大患而因絕人以

求出世之道則是拔木根而求華采絕水源而索湍瀾也縱曰了徹豈與人道有裨哉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唯入羣不亂涉世無虞而後可謂能盡生人之道者矣

焉能焉知只如本文說去不必回轉事人可以事神知生可以知死等語 問意謂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然而至理無二子路果知事人必無鬼神之問矣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能事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直是提耳而誨之是令子路深省定非泛拒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路問士夫子告以切切偲偲怡怡則知學問有成未有不徹於氣象者蓋胷中稍有渣滓外貌必然形露閔子閒閒則其中和醇正可知冉有子貢侃侃則其剛方正直可知子路行行亦與侃侃相同然一往不回必多缺折理所固然無足深異夫子見其象而樂其成所以喜英才之有造而於子路之死夫子亦不能爲之挽回則其所得於天之分根於性生而不可解也聖人言吉言凶理固有不可易者豈有所爲推測者哉

閒閒侃侃行行總是磊落光明即斐然之章也 是夫子轉語與樂字原不礙

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國家典制莫如率由舊章而賦財爲尤甚蓋祖宗立法其慮事必周其防弊必審子孫更歷日淺必不能如前人之詳而取民之制在前人必節而後人必侈故惟古人之成法爲不可易也祖宗既量國用以取民其於豐儉盈歉之制若民上下之情經久通融之道亦既至詳至盡而無可遺議子孫以爲未善而欲更張則今日所易後日必加初時便民之端即異日厲民之具故作法於貪必濫觴不止閔子不言長府

之非而相商於舊貫之意蓋第言其非則從而不改一時或能見聽後日必復更爲惟使之追維舊制而緬懷前人知其意美法良不必更有改作語約而婉意深而長使魯人聽之說而能繹從而能改則言者不激而聽者有補法語巽言二者兼之矣夫子見其言婉故不明言閔子之意而第證其有中聖賢謀國之辭其不徑遂如此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又曰諷易諫難觀此章不可以知立言之道哉

凡論天下之事不貴於激切而貴於能感人激切者成名感人者成事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而

發於閔子者氣象雍容人自感動故夫子稱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聖門冲和純粹皆有涵養德性工夫夫子聞子路之瑟聲覺有逆於心而觸於耳者其高明正大固非世俗波靡然激烈太多便無隨時應節之妙故言奚爲丘門以儆切之欲其從容涵泳以免決裂之禍門人聞言而遂輕之則不復知聖人之意矣故借升堂入室以解門人之意蓋非剛正決不能登聖人之堂而既登聖人之堂者又當春容涵養無心應物以求明哲保身之道子路不終夫子固深惜之然人之委曲說隨以全身而免禍者其於子路之剛決又大相逕庭矣

子路地位儘高但病在氣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儆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不重鼓瑟下節固是爲門人致解亦是造就子路意　別其瑟爲由之瑟唆其門爲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奚爲二字乃詰其瑟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悟原是警醒語不是鄙薄語　未入非不入也只爭一轉言外亦便鼓由之進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胷中完全一道人之受病一見即知總皆以道

爲衡初非彼此方物子貢孰賢之問夫子各舉其病而直言之則已隱然一中作則鑑空衡平不待稱量高下自見矣子貢不知而以爲師愈胷中全在方人故有好高之病夫子曰過猶不及蓋道無定體隨時處中若有心好高必有虧卑邇過之不及於道正猶不及之未至於道也世之衡量人物者唯以道爲則則賢否自明若就人論列便參差不齊豈能一一權衡不爽哉

此章分明一中字然中字却未說破　道止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人欠缺處蓋不曾走到恰好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重發過之遠道而猶不及意自見　語意只重抑過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人生才學雖優最患用之不得其道蓋托身私室聖人亦不深求但立身有道處事有方雖借逕於私門而權衡於大道則變化經綸自有轉移鼓鑄之妙冉子仕季氏而爲附益之舉是徒知有經理之才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矣夫子以聚斂之事本非養民而附益之舉尤爲助惡故嚴辭以峻絕之蓋惡季氏不得不惡冉有而絕冉有正所以深絕季氏也鉄鉞之誅不是過矣

魯之國周公之國也不曰富於其君而曰富於周公此記者之微詞也　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季益則魯損周公其衰矣　攻而鳴鼓是聲大義之意攻求也實爲攻季氏地也

柴也愚　參也魯　師也辟　由也喭

凡人氣質稟賦各有一偏然銷鑠變化則皆可底於純粹之域蓋愚雖稍有蒙昧而其專一可用魯雖近於遲鈍而其樸實可資辟則近於偸張而無畏難之意喭亦失於粗俗而無矯飾之心知其短而用其長則氣質之偏不足爲性情之累矣噫此四子所以成章而夫子之所爲因材造就也歟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養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正所以化裁四子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大抵入道之資聰明不如淡漠作爲不若自然蓋才情發露即心思不能沉潛而淡漠之資決不從約樂繫胷懷也子貢貨殖非有貪貨黷利之心但才氣有餘自然不能安守而先幾度務總爲好用聰明夫子每欲以回進賜故稱曰其庶乎屢空蓋其含光默默體化無爲但有與道爲徒絕無一節可指而脩然之

內性天自流不必發露聰明自然藐不可及子貢才思勃發所遇之命不能順受而天資超絕穎悟無倫使其收斂精神何患不到顏子地位乎夫子對舉言之所以銷子貢之聰明令醇全於大道果能默悟靜思自不得不歸冷然銷歇處矣噫子貢之智尚不可用況世之矜小智而穿鑿矯僞者哉子之教賜眞不啻時雨之化矣

屢空只就他庶乎處點綴其光景脩然如此　億則屢中聰明人受病處在此可以籠策處亦在此看則字轉下口氣還說他好處　然意中却要破除他這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八心之善本由性生若待迹而善則拘守成轍牽制文義雖無踰閑蕩檢之嫌而精義入神者蓋少若不拘途轍妙合自然則天性高明入道彌近但從此深造則精微之理與帝載同符使盡於自守則不學無術終不能至無聲無臭之妙善人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是以僅爲善人而終不得至於聖人之域也然作聖之功非善不入學者欲泥迹而議之將併不得爲善人乎哉

總是此善者於有象者爲迹窮於至精至微者爲室若入室則善化於無迹不踐迹則從人之路更覩功在明善而已彼待迹而善則不得爲善人若由踐而入則不止爲善人不踐亦不入合來正想見個善人

二句直下勿添一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凡君子必期篤行篤行者謂其實而不虛厚而不偷故與之共學則可以入道與之共事則可以圖功若止於論篤則以色莊而冒爲君子其爲吾黨之敗類與同儕之僨事者不小矣夫人之與人浮囂固不可取而道德之士往往樂取謹愿之徒然不審其行而徒取其言未有不爲詭譎之子所欺者人之與人可不謹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聖門言行取其進不取其退未有行而反欲退之者但時勢有推移人事有險阻年少之子壯往直前辨理不精其粗率而入於非義者多矣未若父兄之多經事變智慮周詳也故勇往力行與長慮却顧相需而不相悖相濟而不相違子路勇行與冉有各異故夫子以有父兄在退之聖賢之道夫豈一端所能盡乎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恒人於患難之際倉皇急遽是以入於鋒鏑而不知夫子微服過宋顏子回何敢死其隱躍變化眞有如神龍之脫網不動聲色而從容自如者聖賢達權之妙夫豈尋常意計之所可測乎

回既遭難相失何以知夫子之必在曰以天之未喪斯文知之也又曰回何敢死則死生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其於出處之際去就之間見之甚明守之甚固大約耕莘釣渭之儔安處巖穴而無希望利達之心至於事君則行義達道而親見堯舜於君民易所謂庸行庸言見田龍德之大人也夫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輕二子正以輕季氏蓋爲大臣自不肯臣季氏臣季氏卽必非大臣也子然又疑不能不可則止爲從不惟不知二子抑且不知聖

門聖門之教扶植綱常維持名義與日月共其昭回豈肯以一朝委質遂爲得罪名教之人哉夫子斥言其事所以惕子然之邪心申正學之大義垂世立教之意深矣

大臣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二子臣季氏便失大臣體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　大夫之家安得大臣子然開口狂躁　大臣論品不論位　以道事君所謂異也以道去事則挾持眞自不小說得道字光明正大并不可則止俱蘊矣不可是道不可行正是以身殉道然勿說做諫臣模樣　由求所事者何君所以事者何道不曾見有異處　由求之仕季氏作田賦則從伐顓臾則從旅太山則從所不從者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所以未信而子說者正爲民人社稷之不可以不學治也以不學治民人社稷則民人社稷受其害而民人社稷之害必旋中於爲宰之身子路以民人社稷爲卽學夫使既學之人而治民人社稷則民人社稷何一非學以民人社稷而爲學則學又豈僅在民人社稷哉子路於未學之人而漫應之以既學之語所謂禦人口給而屢憎於人者夫子不惡子路而惡佞者欲使子路擬而後言毋徒以捷給取勝人

可不審愼熟思而輕於應對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帝王治世不過一禮禮非僅文爲制度也一人務馴其志氣天下胥化其嚣陵故君讓其臣臣讓其下都俞吁咈皆有敬畏讓善之思是以聲色不形而化成

天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亦既齒讓相先以禮敘坐矣夫子身爲師長而曰毋吾以也其不以長自居之意可知至使之言志而曰知爾則何以不徒以不知之故慫尤君相使之循分自省以求克副所知則反已內求師師相讓之意昭然於函丈間矣子路不知而率爾以對夫子所以哂之夫有勇知方由豈不能而壯往之氣凌駕無前天下將無有能自見者求曰以俟赤曰願學可謂謙讓矣至點而翛然物外氣度春容其淡漠寧靜與時偕行之致絕非馳騖功名懷材樂試之意而清寧胞與統會一心時行物生皆歸性命此眞堯舜禮樂期禮之大原皆在於此夫天地唯收斂是以能發皇帝王唯恭已是以能神化聖賢於經綸事業無所不包而胷中不存一物故出則取懷而予處則卷而藏焉點雖未即及此而瀟灑襟期不虛目前不圖分外乘時對育使三子兵農禮樂一切消歸何有則眞太虛無朕而得大禮至簡之原者矣夫禮不在文而在意功不在成而在謙經曲雖多以讓爲本顏子用行舍藏唯其胷無一有是以無所不有耳不然求之足民赤之禮樂何莫非爲邦者獨於由而疑其不足哉蓋一哂一與而聖賢爲國

之道可知矣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一身耳目口體皆有天然之則自人以此爲便已之私而天則之良蕩無復存唯克其便已之私以復其本然之則使一身之中動容中禮則元善之德無歉生初而爲仁之道於是全

矣天下皆耳目口體之人而不能循耳目口體之則故莫敢自許爲仁及見耳目口體之本然則以類相從而聖作物睹仁人之號翕然歸之故爲仁由己者非外耳目口體以爲仁正卽耳目口體以爲仁人之有己目能視遠耳能聽聰口能法言身能善動凡己之形原有捍外之力以衛吾本然之心故形性不隔而器道皆通若藉一心以指顧於百體則忽不及持而不仁者多矣唯能全夫天德之剛而自強不息不必事事稟命於心而非幾自不能乘故目自能却耳自能拒口自能絕身自能遠譬如人君身處法宮而

百官各効其職宮府一體元氣周流自成太和之治若事事稟承則元首叢脞而股肱墮惰安能臻治平之理哉是故克己者去其後起之己也復禮者復其本然之己也復其本然之己則己得而非禮自不得以干之今人一身持行動作無待指使而自能從心若視聽言動必待於心而後克則視聽言動無禮而必於心乃始有禮也豈可謂之爲仁由己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非以一心治百體而以百體衛一心使四體不言而天君泰定則形全而已全己全而天地萬物皆全矣己之不足而多一心以治之豈顏子請事斯語之意哉

己者形色之己禮卽天性也仁也克勝也形色是我躰不得的但要本體不要憑形色做主能主宰是謂克己只此是謂復禮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凡人爲仁之功必使此心與物無間而後可以爲仁質之高者全體直捷其量周乎天下質之漸者持循傍訖理亦通乎邦家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不一一則通不一則不通人當嚴威儼恪之時心思專聚凝

一故私意不得而間若燕閒怠忽而慢易之心乘之則忮害之端卽因以起故出門使民時雖易忽而不欲稍有怠弛無事一如有事小事一如大事而有我之私不能乘間而入由是推之施行自不見有物我而不欲勿施在人一如在己其於邦家自無有推之不得其通者矣夫人之不仁總緣有己有己之心由於不一而致以一爲主則此心常敬而恕自可推設此心不一則私意雜乘必無有不敬而能恕不恕而能通者仲弓請事斯語雖與顏子之直任有殊而其積累操存亦必有不懈於一息者矣

六句作一片看合來纔是個仁 仁只一心有二便不是仁 不欲勿施即是見賓承祭之心不分存發邦家無怨即是不欲勿施之心不分人已 顏子請事斯語有徑捷意仲弓則有積累纔密意

司馬牛問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凡人切於內求必不輕於外見仁者蘊蓄宏深器宇凝厚其於言也必有謹愼而不敢輕出者此非有作而致其然也人於隱微最易肆仁者則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人於人已最易私仁者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人於視聽言動最易放而仁者則非禮勿履人於計功責效最易奢而仁者則先難後獲凡夫朝營夕

惕孜孜不遑之事莫非爲其難而不爲其易夫豈於言而有易焉者乎今人一生總無一爲故終身但見其易苟其有意爲之斷無不知其難者知難則知仁而於訒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苟即於訒言爲之言亦豈易訒者乎

通章以心存二字作骨然夫子口中却未道破只想首句仁者二字便有下落牛却不理會到此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的心法不是謂天下事難做故不輕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人於意念方動之時隨念

推勘不使一毫入於非仁非義之爲則化險爲夷化塞爲通未有居仁由義而反有憂懼者蓋人世之險皆由心生心無險阻自無憂患易之習坎曰維心亨行有尚蓋險而不行則入於坎窞而不能出若遇險而行則如水之既有一坎而又有一坎以行之所以不盈而既平无咎也人欲出險以免患可不於內省勉其行哉

不憂不懼不在內省外不落內省後 不疚從心苗隱微處勘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不輕言命而倫常之際遭遇常奇故聖賢造命之功唯倫常爲最大堯舜有不肖之子頑嚚之親禹有方命圮族之父聖人於此皆無可如何然卒能保其嗣續幹其父蠱使親皆感悅而命可挽回者則德盛之極自有以格親心而歸大道也向魋欲弒宋公子頎子車與之同惡豈牛一人所能感格者然君子篤恭至於自修之盡則雖殊方異類皆可化爲同倫何況至親骨肉間乎子夏教牛以篤於自修則至誠

可化非謂疎者可親而親者反置之恝視也君子於倫常之變不得不歸於天而蒸乂克諧亦必積誠而不委之於命所以修己順親唯聖賢爲眞能造命也哉

通章只重盡其在我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弟非欲其舍自己兄弟認人兄弟也　君子自修只是一敬恭則其敬之及人者禮則其敬之善施者四海兄弟之意本與人來說而與人之恭則本敬來說　四海兄弟全是感化得力持己接人各盡其道則四海之內疎可使親何況至親骨肉間乎君子患不恭耳患不敬耳何患乎無兄弟

也末句當着自己兄弟說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人心本體虛靈何以易爲物蔽蓋心爲欲擾則中有所蔽而世之欺幻乘之浸潤之入以漸膚受之入以迫皆乘我於不及覺而得以行其欺詐之私唯我能窮理居敬而此心湛然常明則物情之來纖微畢照譬如澄潭止水稍有觸之靜體即覺安能或蔽蓋逆億雖巧而我心先動則一心之巧不足以勝詐不信之工唯我不與天下爭巧而天下之巧不能勝之則至靜以待天下之動至實以待天下之虛不必用明自無不照子張意在求明於遠夫子告以求明於心蓋求明於心則明即爲遠太陽升照自萬里同輝若燃火螢光則所照不過尺寸而已兩曰不行焉者非我不行人之譖愬而譖愬自不得行於我也以至巧之譖愬而於我皆不得行其不謂之明與遠而何耶

明是心體遠是明體明則必遠遠也一段正足上意非兩層此從心境上談明譖愬是設象耳求明者從不行處源頭磨勘令心體瑩徹如明鏡常懸自無不照不然浸潤膚受豈一時億逆可得耶故心之明而不蔽於近者是不行先一着工夫識先覺之賢便知明遠之故　子張意思從遠處討明夫子却從近處之蔽破之　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人心觸之不動便是虛空妙明照徹無際故曰體寂若太虛用照同白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國之道莫如人心人心者國家所以維持鞏固而善建於不拔者也古人兵食足於民信之中後人兵食足於民信之外足於民信中者倉廩實而百室盈武備修而忠愛至民間有三九之餘免胥皆干城之寄此治安之所以長久也足於民信外者掊克以取盈威侮以虐下上有強兵富國之謀而下有盜糧倒戈之患此危亂之所以速禍也子貢慮及時勢艱難施爲次第欲得權宜之術以開通變之門不知兵可去食不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蓋去兵者散軍以力

農賣刀而買犢俟田疇既足之日而徐以議兵車甲冑之征則一去兵而信已在去兵中矣去食者捐租而減賦散財以得民俟民力少甦之時而再以言輸將貢賦之制則再去食而信又在去食中矣夫去兵非銷兵去食非輕食以緩急輕重之謀明君民一體之志則常可處安者變可處危雖艱難而其國可貧弱而不可以亂天下萬世孰能違之夫權宜之謀聖賢不道無信不立正守經不易之言非權宜變通之說也國家履盛則足食足兵而信即在足之之中遇變則去食去兵而信又在去之之內聖人之委曲通

融以為守常處變法也豈與世之苟且旦夕者同哉

玩首節語氣驟然已見信不在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故夫子就其問答之而究竟歸重信字正見信不可與兵食並論也　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勿添權字　足食足兵非後世富強之說總是為民故緊承民信之矣句倉廩實而民啼飢非足食也武備修而民離叛非足兵也信字意已寓在兩足字內　先足食繼足兵此是施為次第而信則存於兵食之先行乎兵食之內者也　之矣二字可玩此只據現成說　何以去兵也兵於食信也何以去食也兵食去而信存可與民效死也去字無力看云少得那一件　不立在民上說然民既不立則國亦隨之如臣棄其君子棄其父是也　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併兵食而失之矣　去食去兵總是不為權宜苟且之術非果去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周末尚文故憤世者每輕言禮君子崇禮故聖賢不偏輕文蓋質之不能離文猶文之不能離質也君子立說但明斯道之本然不為一時之補救有所伸於此必有所詘於彼故君子之論必衡其平草野倨侮則人臣無以忠爵水升降則人子無以孝設治天下者而去其采章服物之華升降揖讓之節則名分必僭踰交與必相瀆所求不可繼而兵刑殘酷之禍繼

之古今用法而至於刻深者未有不由蔑棄典章而冒上無等者也子成以紛華煩縟為文故欲去文而存質子貢以文物采章為文故不欲重質而輕文子貢之所為文非子成之所為文也夫明乎文之所以為文則蔑禮輕肆之儔安得而行其說哉

兩賢俱有救世深心不必過為貶駁　子成所謂質乃反朴歸真之質非子貢所謂犬羊之鞟之質子貢所謂文乃表章文物之文非子成所謂何以文為之文兩人共剖其真等之無弊　子成謂文質為兩故欲去文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去文之質非質去質之文亦非文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猶字只是分析不開的意思莫作所係之均重看　君子指主張世教之人說此之虎豹所謂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君子之質自然有文小人之質則犬羊而已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爲百姓非以爲君也凡有土即有民有民即有食民不能自均而君爲均之故自農夫之上中下以差卿大夫士之祿而君處十焉上不獨豐下不獨嗇然後均平安和而禍患不作故爲人君者唯在節用以養民不聞剝民以侈用後世人主但知民以奉君不知君以養民遂多取以足用不知君猶一身民猶四體君猶本根民猶枝葉未有四

肢瘁而一身不傷枝葉害而根本不撥者有若以盍徹對哀公非獨爲計畝合作之爲均平也君以民爲家民以君爲主君之家大於民者幾何則君之用多於民者亦幾何使入者少而出者多是即民之費用無節也使入者多而出者少是亦民之鄙吝固陋也上以此爲程下以此爲式然後上下豐盈而國家鞏固苟惟用是謀而損下益上則必災害並興而禍亂踵至夫不以年饑爲民慮而以年饑爲用慮此魯之末季所以科斂煩興而國終不振也

公自惟平日賦輕無積貯故欲自今加賦以備之不是年饑反欲加賦　此是策備荒非救荒也有若意

亦如是　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畝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王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那行徹的好處出來　吾猶不足只見得君一邊所以下文從百姓說起　百姓之足不足須根徹法之行不行來兩與字最重是說民與之也此處正見國用之盈縮全是百姓操其權全要發得一體意出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人生以義爲據而不動於情欲之私則德美日尊而物誘日詘但義非外作皆在我心篤實之中人心一涉虛浮則事理日昧情欲日紛故愛憎之來因之而

益淆亂夫子言主忠信以徙義雖僅以爲崇德之功實所以爲辨惑之本蓋天下之事皆以義理爲依據初非我心愛憎所能移惟宅心不實則辨義不精而好惡任情至於欲生欲死而不能以自止惟心無不實則見義自明見義既明則有善不能不相從有不善不能不相遷遷善改過又何愛惡汨溺之有夫子不言惑之所以辨而但舉所爲惑以示之使思所以辨惑之道蓋從忠信徙義以辨惑則惑生而心即知之若從愛生惡死以辨惑雖逐念求辨未有不相尋於愛惡之中者也子張高廣之意多而忠信之功少

則一心之中必有好惡雜糅而不知其妄動者夫子所以語之

崇德辨惑都是治心工夫德本諸性惑生於情至誠而無妄者性也在返其所固有幻出而無端者情也須勘其所本無　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　主忠信徙義者如云主忠信去徙義也五字勿斷　忠信義之外別無德主徙之外亦別無崇　徙義註解日新宜玩并圓疑之謂也　所　愛惡主一人言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臣父子所以為政之大經者藹然有恩以相接秩

然有禮以相序則大綱小紀各得其宜而政事舉矣然夫子止對問政而景公即知食粟之不可必蓋國所與立在政事政所與立在綱常綱常不舉不唯政不能立即國亦不能存至於君臣父子無有能自保以謀其食者何況一身何況一身以外哉夫子所言至大景公所言至切天下至大之道未有不切於一身者人知大道之為切身則君臣父子相與人人反躬以求盡道而國與家永存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立　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果善其言則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何如則臣子之經自此定矣乃其言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揣頭腦而欲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父而制其子也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獄非言詞可折而曰片言折獄者非以言詞才辨折人之口正以忠信篤實折人之心也以我之口折人之口雖以嚴威加之亦必相觸而言益紛若平日果有不欺之行較然在人則相對自慚不待言詞之畢而民已俛首帖服矣夫子每思無訟而此以片言折獄許由雖未能消於無爭而已能服其衷曲則與世之逆億為能而人受情疑之禍者遠矣記者恐人以片言之決而以發奸摘伏為能事故舉子路之平日

而言之使人知諸神明而畏師保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則夫後之稱能吏而負斷才者其不可與語聖賢之道也明矣

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折獄非以言折之也以心折之也記者會得夫子稱許之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可以二字當味兩造具備曲直紛如機一出言遂屈折服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　平時無片言欺人故臨事可以片言服人記者恐後人以聰明取辦賜時故記此見取信之有素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夫子穆然想古靡爭之化欲得一感導之法潛消默奪使之相樂於道德以幾隆古之風然非可求之於民也吾身有感動之本而不以急效為心則寧為勿

穆不爲矜張寧爲篤厚不爲峻刻寧潤略以養民不
密網以縱俗其始雖不及威令之行而積漸自然必
有從欲風動之治矣蓋速效之治道德不若刑法之
易唯我有堅持不易之心而後功效之成若霄壤唐
宗於斗米三錢之後始知行仁義之效蓋治成之後
未有不知而能決之於始者鮮也故曰其始不立其
卒不成

使民無訟者不是禁民去爲訟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　聽在訟後法也使在訟先德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帝王之政皆由一心宰之而無始終內外之異蓋心
有不可見者隱微宥密之中退藏者易安於無事而
天行不息夕惕朝乾則無事之中莫不有事而所以
爲萬事之宰者得矣心有可見者張施敷布之際推
行者皆見爲有事而眞性流行不假粉飾則有事之
地同乎無事而所以運萬事之用者神矣夫帝王之
治莫非天德德無動靜之殊故治亦無內外之異居
之無倦者天之於穆而不已者也行之以忠者天之
行生而無爲者也性眞默運內外渾同非純王之治
孰能如是哉

若說行之無倦則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若說居之以忠則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效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眞性流行此爲純王之道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者長養扶助相與偕之大道而其於人之惡則必匡之直之亦欲去其不善以成其善蓋其忠厚惻怛之心見人之入於不善一如赤子之入井而必救之使出其性之本於篤厚者然也小人成人之惡者設謀布局與之同惡共濟而其於人之美則必沮之壞之必欲毀其善以入於不善蓋其陰邪

刻薄之資其性之敗善如蠹之敗物而必不使之完
其心之根於陰狠者然也夫人非君子鮮能有美而
無惡人非小人亦不至有惡而無美乃有君子而惡
者皆美有小人而美者皆惡然則人可不親君子而
遠小人且退小人而進君子哉

謂君子獎借人小人妒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爾超然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人性本無不正故正之帥人最易天下有帥人以邪而敢不正者未有帥人以正而敢不正者衾影之慚嚴於斧鉞況乎居表帥之位操敷布之權者哉知政之爲正則凡出身加民以令於天下者自有不容非僻者矣

政者正也只渾然釋之人已盡在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就政二字可玩即大畏民志意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上之於民豈有欲其爲盜但天之立君原使區分天下之民與之各得其所自君公大夫以至農工商賈

皆有室以安其居有田以養其生而又防邪訖欲以禁其非僻則民自安分而不至於亂譬如有物於此十人不能均分則必推一人以爲之宰而此一人者亦第與九人權其輕重斟酌多寡使之心意帖服則無譁然爭鬬之事設一人者爲身謀而不爲九人謀則九人之中強者爭弱者竊矣欲不爲盜豈可得哉

人豈甘心爲盜盜者只爲欲心勝便埋沒了這點羞惡本心若上果澹然無欲則本來不欲的念頭人孰無之尚肯棄身於盜賊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政者章程之令法禁之防原有風行草偃之勢以善道之如風入物侵肌膚而達腠理未有不巽而善入者不以善而以刑則隆冬霜雪百卉具腓果使殺肯無道尚有凋零蕭颯之狀況所殺未必皆當乎爲政者誠使爲善之意貫徹於爲政之中則操之有本施之有方以類相從如水就溼豈徒區區披拂而已哉必偃之喻夫子爲爲政尚嚴者喻之非謂民之從善僅以草草屈伏也

此夫子以德易刑之旨欲字深看民善即在欲善中而字意甚速不得以則字代之子爲政三字喚得重便見主張在予意欲善民善全在子爲政上描寫來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士人立身行已無一不與邦家相通然有以實行致之者有以矯僞行之者實行致之者其心主於收斂退抑惟恐一念不合於理以至見忤於人故人人爲其感孚此實行致之者也矯僞行之者其念在於舞

智欺愚務爲虛張夸大必先自居於仁而又恩誘威劫使人不敢指斥以稍同異於己故人人受其籠駕此以矯僞行之者也夫人人感孚而行無不達則在邦爲仁人在家爲正士若人人籠駕而名無不聞則小者不過欺世盜名而大者乃至亂邦竊國不唯爲士林蟊賊抑且爲元惡大憝誠有辨之不可不早者夫子誅少正卯命之曰聞人王莽自居周公其權能使漢室宗親以至九夷八蠻稱頌功德莫敢有異詞也聞人之禍豈微小哉

謂之曰士便非自了漢緣他精神必有感通處所以問達　此節以質直二字爲主而好義即從質直上看出察言觀色正是好義的工夫全要摹寫他小心謹畏不敢修然自是的意聖人特下此句爲慮以下人張本不重自考意下人者收斂退抑不爲軒昂恢大的模樣與無忌憚相反非與驕傲相反勿作謙恭解　三句是一氣話俱在心上說不必分立心制行待人接物名色　好義謂所行合宜甚有意與他處因時制宜不同眞正闇修之士只看得本分所宜做底去做更非有心駭俗　下人不在外面聲音笑貌乃深入思慮上此剛擾血氣工夫　曰奚曰察曰觀曰下步步緊密精誠所極何在不通　色取正與質直反行違正與好義反居之不疑正與觀察下人反兩邊對勘眞僞自別　居之不是心之所存亦是向人前居之也此正領色取來惟恐本相敗露故不得不泰然居於仁而不疑渾然塗人耳目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聖賢一心嚴苦刻厲一毫不敢自放而萬物無不歸懷蓋所藏愈密則所納愈宏此心纖累不容是以能翕張造化也樊遲從遊而有三者之問其所言不過洗心祓濯工夫而光風霽月皎日晴雲正與夫子出王游衍襟懷恍然默契故有善哉之歎而夫子所以語之者正教之以單心極密之功蓋先事後得非謂爲之而必無效也我唯致力於其所有事而其積久有獲者唯聽之於其所自致則雖修來日益而此心之敬遜愈深德不以之而日崇慝惡在我心深潛隱伏我伺其隙於彼而復隱其端於此旋滅旋起無可

隄防我唯專志一意以密察其所從來而必使萌芽之盡絕則急於治已自不暇於治人而一心之中豈復有潛滋暗長之惡慝至於惑不在外皆由一身血氣使之人之清明皆出於志而當夫血氣之乘則志不能以帥氣而氣皆出於僨盈故氣壹動志而志不能以自持若此心常清而知其爲惑則又何辨之不蚤辨慝夫三者治心極於至密絕無恢張廣大之功然我心既清而流行坎止魚躍鳶飛皆在一心靜會之中聖賢藏修息游豈徒游目騁懷而已乎

三項只平點下文亦平說還題不須牽紐　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翕張造物太空晴雲景況還適

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那不欣賞　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而勿正意既做工夫豈不要得但須火候自到工夫不覺自然有進步處　無攻人惡正是攻其惡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雖欲攻人自然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天地之德含弘光大而不能不區分類別於其間故知非仁不可謂知仁非知亦不可謂仁天地生生唯

其日月照臨是以萬物不能相害設天地無日月則生長之功廢矣帝王治世原欲盡人仁之而當務之急必先親賢誠得賢人而舉之而綱紀可立政教可施使萬物皆生成而舉世蒙休養者賢人力也第有賢不能無不肖有舉不能無錯舉者少而錯者多故或疑錯枉之非仁不知錯枉而舉直則人皆樂舉而畏錯樂舉畏錯則自必舍枉而慕直至於不仁者遠則舉世無不仁而吾心無不愛豈有賢否溷淆而謂能澤及萬物者哉是以帝王治世必先知人其知大者其仁大其知小者其仁小舜之舉皐舜所以仁帝者之天下也湯之舉尹湯所以仁王者之天下也後世王者其仁天下之大小唯視其所舉之人以為量耳豈謂錯衆人之非仁而舉一人之僅為知哉樊遲以舉錯為言知其真未知子言之富矣

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智分別處正是無不愛處仁知合一并相成亦說不得　仁人在上提衡世風須盡天下無一不仁乃是滿其覆載之量然欲不仁化於仁道莫妙於知知者所由鼓舞天下使人默趨於仁而不知者也　未達非並疑仁知之相悖只疑知之有妨於愛也　夫子舉錯二語只渾合答之其仁知相成之神全在能使二字却不說破只從知人想他轉移激勸之妙　不舉便錯只重一舉字故下文只說舉皐舉伊　緣其未達之意甫形夫子即照見而語之遲便謂舉錯二言只緣知人之後耳　謹按何謂也不是仍疑知妨於仁亦非謂化枉之事無與於知只謂天下枉者多而直者少如何便能化得

自子夏引舜湯之事為證始知鼓舞激勸之神并前未達之意亦釋然矣　一舉直而天下化所操者約而所化者博其言不亦富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善道忠於與言而出之以巽順也朋友義合在我貴於竭忠在人不可以盡歡善道者所以竭我之忠而不可則止者正善道之方不至於盡人之歡也聖賢學貴反求善交者在我而不在人設責善不已則友必相拒不惟於友無益亦豈我所以自修之道哉

此章以忠字作主善道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又是善成其忠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友不以文則爲聲氣爲結納始交不正流入於邪僻而不自知而我之身心壞矣友專以文則爲浮華爲議論子矜佻達漸且恣口吻以張標榜而我之學術荒矣以文會友非假文以爲合也文之結契在志意之中而默喻在精神之內我之知彼固以學術爲傾心而彼之所以爲我知者亦無世俗利欲之事則氣求聲應必無比匪之傷至於孳孳切切道德相長過失相規雖以文爲會合之端而敬業之羣莫非道德之助切磋之後德業自醇又安有華浮鮮實之慮哉

君子朋友之道如此以視世之交友者何如也

論語述 卷之六終

論語述 卷之七 浙汜陳詵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

至誠之道所以博厚高明而能成物者唯其貞固之功悠然不敝故前莫窺其所以始而後莫究其所以終也帝王先勞根乎天命率性之眞而不恃乎意氣才情之用子路疑爲百姓而先勞則先之勞之不過一時激勸之資而精神振作皆可有所倚以爲之矣不知帝王敬脩胼胝盡所當然初非勉強以率天下是以爲之之際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而究其所終

亦如天地日月之不可量若意有所止而表暴督率期效目前則淺薄之神必不能周天下之事而涵濡之意衰矣夫子因請益而告之以無倦使知所爲先勞者固無始無終而循循篤實以爲之者也則純王之道固與世之旦夕取功者異矣

曰先曰勞獨力承當更有何事請益已自倦矣故聊下一轉語 通在心上說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 按先是率先即有後求無後非意勞是即日昃不遑意 兩之字便透到心上可想見其精神整頓處先勞亦不專爲民而設實自家該盡的道理 無倦二字破他易視之心非慮其中晝而言也見先勞不是意氣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喜無厭平平常常做去逼等無倦纔是先勞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政之不能舉大體者大抵自用而不用人夫自用而不用人者其所親必細其所察必小其自視必高親細務則大綱之廢墜者多矣察小過則大姦之骫法者衆矣專己自足則人材之遺棄者廣矣故凡矜小能小察而不博求天下之人材者未有不害於爲政者也然有司小過或可虛已不用若賢才必知而後舉則聰明不得不任耳目不得不周不知帝王用人在舉而不在知我以實心隆禮於所知之人則人自

各以實心効用於推進之際故舉皐舉尹登進自無不公蓋知之所用在心思舉之所用在意氣帝王立政以意氣動天下不以心思馭天下以意氣動天下人人各效其忠盡以心思馭天下則已之明察有窮物之情變無極一家一邑且不能周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爲政者在乎大體而不在乎小明也

爲政貴識體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體舉爾所知亦舉賢才之大體　三句平看　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爲一體此眞若已有之其心好之之眞心也夫子告以舉爾所知者言只自盡心不憂人不能盡心正所以實其一體之視而破其耳目之藩也舉所知中有多少難盡處只此處塵蔽悉開舉一人與舉千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盡知耶若泛作公共的反爲人開一推委門戶矣　自己精神渾合無

際連天下精神
都一時振起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先王設爲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以綱紀天下其始不過一名而天下之人卑不敢以亂尊親不敢以亂疎歡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義以相序有不遵者

刑罰隨之故紀綱得萬事理設天下而無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名則人類雜糅漫無統紀凡發號施令之事彰善癉惡之文俱無以陳說稱道而推施敷布由之阻矣故政成於行行出於言言出於名未有名不正而可言言不順而可行者也衛君不父其父則已無父之名蒯聵不子其子則亦無子之名無父之名而欲與父言慈得乎無子之名而欲與子言孝得乎不能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而教孝教慈之事不成則不和不序而刑罰滋多民咸不得遂其生矣故聖王曲成萬物名以命之名者萬事之本禮樂刑

政之所由具也夫子爲政於衛則必使蒯聵正其爲父出公正其爲子蒯聵正其爲父而蒯聵亦思有父則必不欲違父命而得國出公正其爲子而出公不欲爲無父之子則亦不欲越其父而爲君蒯聵尊父命如伯夷而出公重天倫如叔齊則名一正而蒯聵之父子與夷齊之兄弟俱卓然竝立於天地之間矣子路不知正名之重而以名爲空言故夫子謂其爲野而後儒又以爲夫子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然後衛君父子之名始正則又爲子路之所迂者矣按出公稱靈公爲父自是時人俗見疑統緒應父子相傳遂改稱名以從之初不計及拒父也及蒯聵欲入而稱兵

以從則皆始於不知有父之故夫子欲使靈公正其爲祖出公正其爲孫則不得不父蒯聵父蒯聵則必迎養迎養則蒯聵爲一國之父而不必復思得國他日天性之爛俱消亡矣此眞爲政急務而子路疑爲空言故以爲迂豈知衛國之事遂爲千古大惡使一正其名則頑名思義更無乖離賊殺之禍則名之所係何如後人疑禰祖爲繼祖遂有更置衛君之說夫已定之位而欲更張是夫子爲萬世開亂端也禮記檀弓仲子舍孫立子而夫子曰立孫則孫不可繼祖之說爲無據矣聖人作事所操甚微而轉移甚鉅故有過化存神之妙若如註中所言則如泥中關獃不啻挾泰山以超北海矣豈有立道經動之神乎觀夫子之處衛事而知聖人之治天下眞有運於無形而又不出平常之理耳

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爲迂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 天下有一等議論見爲空言而實關朝政衆論紛紛其主持全在君子身上若率意妄言世人便得借爲口實故君子寧闕所不知徐俟公論之自定耳 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下不順

不成不興不中無措一齊都到非其流之弊也 君臣父子是名稱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即是言事即相臨相接之際一應事體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天下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從其大者爲大人從其小者爲小人稼圃者小人之學也禮義信者大人之學也大人非爲民而學禮義信但禮義信之學原合天下以爲學吾不能遺天下以爲身故禮義信合

天下而共成其身天下亦不能異我以爲性故有禮義信而天下皆自動其性吾之所好者在於禮義信則敬服用情人各以禮義信之情應之至於四方襁負而至然後知學之大者天下莫不歸往而非徒委諸無用已也聖門之學豈徒使自有餘而已哉

躬耕獻畝聖人嘗爲之矣然聖賢志在用世而樊遲之請專心學稼圃其視樂道於畝畝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願奴失主 禮義信正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學之大也三上字須重

喝 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古人讀書視書與身爲一故以書爲日用之具而即可以得書之益後人讀書視書與身爲二故以書爲口耳之資而不復能得一書之用詩三百篇政治得失之故人情物理之宜無不皆備世之盛也由閨門而雍肅遍乎江漢世之衰也由妃匹而怨亂及於四方凡政之本諸身而達乎天下者無不於詩而悉見也其言情也或托物而興思其言理也或因事而引緒心氣和平而詞旨約達故善言者又莫詩若也若善讀之則政與使無不得不善讀之則詩自詩我自我而不能相通夫有國家者以書與治二則雖讀書

而治不能隆有身者以書與身二則雖讀書而德亦不進大不能以治天下而小不能治一身縱極淹洽奚爲哉

達與專對非誦詩時要如此誦詩而有得自然有此效驗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下之視上如影之隨表故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人君出令未有不教人爲善禁人爲非者也教人爲善而不能自迪於善禁人爲非而先自即於非雖有誥令誰其聽之聖王灼見其原故有而後求無而後非總以一身爲立教之本蓋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人性之類固有相同矣況居高以爲之倡乎有國有家者其均以一身爲民之表可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周之盛也周公康叔秉文武之道以立國而魯衛爲侯國之宗周之衰也周公康叔之遺風尚在而無人焉振起而脩明之是以國勢民風相尋而不可止人徒見其衰弱陵替不謀而同豈知其先固秉禮教於一家者哉

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並舉而歎有惜之意有望之意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人之居室知其有節而常存一見足之心則量入爲出敦本節用不求充實而充實自臻公子荆當居室之時隨在皆有自足之意故由始而少而富既非全無經緯之謀而曰苟合曰苟完曰苟美亦無貪黷無饜之意蓋其心不侈其謀不急是以身無盈滿而家不危亡也若惟日不足而役財驕侈則已身必賈怨子孫必淫侈封殖之家未有不再世而敗者也聖人與人同欲非不許人謀生但謀之而善則其家可長存謀之不善則富室可立匱故有天下者循大道而

衆寡疾舒不聚斂而其財可恒足有一家者善居室而苟合苟完苟美不蠹貨而其家亦可常盈人之居室曷不以公子荆爲法哉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聖賢觸目經心無在不與萬物同體衛民雖庶國無善政其汲汲皇皇者必其謀衣謀食者也其搶搶攘攘者必其無禮無義者也夫子見其形即見其心知夫生民有欲不謀其安不可以遂其生也見其心又見其性知夫秉彝攸好不復其性不可以恒其心也

夫民貪則思亂富則思驕故富之教之亦千古帝王共有之事但視同膜外固不復思其所以加而恃爲富強者又或剝而使之損苟非以大同之心而以生成爲己任亦安能身之所接而即動於心心之所遍而即措於事哉撫有斯民者其目擊而心存可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聖賢治世不過舉其條理而輕重布之大端不出富教二事而修身體道以立極於上尊賢育才以輔治於下則始之所施不過紀綱法度之宜而繼之所成遂有風行草偃之勢蓋其握機有要大旨在於安民而其致治有原治人必先自治是以粗者在於典章期月可以畢具精者根於性命三年亦能有成夫夫子神化之妙立道綏動豈必定以時計今第曰苟有用我者則是脩其廢墜還其舊觀使春秋之國復爲成周之盛而已而未嘗有所三年淹也惜哉

當時亦有用夫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期月已可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蓋恨不得終三年淹也玩期月而已可也中有一已字則知可也是已試之驗只望世久用以要其成耳　三年而有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三代以上無所爲殘殺之治也殘殺之治其君以功

利立國其民以爭鬬相先積習相洽無君臣父子之親無仁恩和義之効其風至於詩書禮樂蕩然無遺而唯以殘爲性以殺爲能是雖明王聖帝不能以歲月易之唯夫寬大之君長厚之主捐煩去苛文網疎濶使民寬其手足易其心思漸知父子之親室家之保然後可澤以詩書摩以仁義然非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使耳目悉化而心思悉忘不能革其兇暴之心去其殘殺之習夫宿醒之人不可驟加衣冠洪爐之金不可驟施磨琢必俟其醒而淬其烈然後可從容施治殘殺之難除亦猶是也嗚呼爲邦而曰善人則

不必與之遠言夫禮樂善人而至百年則乃可與之漸復其天良仁暴之相懸如水火之相射其難革如此故曰已日乃革之爲人上者其可以殘殺之風導民成俗也哉按殘殺之治唯秦俗爲然漢高文景皆以善人爲邦文網疎濶風流篤厚賈生說以禮樂謙讓未遑至武帝乃徵孺生尚文學六經始出夫子之言豈不信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規模遠德化宏其脩身必無責望於天下之意而治民亦非期效於旦夕之間故已之精神至誠不息於內而已之張弛優柔不迫於外所爲既非淺圖而成功亦遂深入於肌膚性命之內世人言治往往

急於近功是以功利督責欲速見小而其民終無善治王者道德齊禮更化善俗其初若無近効而大化之成至於道德一風俗同人盡賢良戶皆君子而無一人不興於仁讓也豈尋常旦夕之治所能彷彿哉按舉世皆仁非三代不能仁字看得眞必世之理自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政者爲紀綱爲法制條教號令總以率人而期之於正大夫上承君之治而下以敷政於民則必浚明勵翼脩德正身然後可以承宣於上而統率於下夫子見當時執政怙侈鮮有脩德而自飭其身者故以正身教之

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議政於家無論公私邪正善惡是非此中多不可問而卽此不議於廷不謀於衆獨與家臣講論於私室之中則視魯事如家事而不復有綱維國體君臣僚寀存於其胷中矣夫機要之地衆知共見猶恐未公況可屏絕衆僚而獨謀私室乎若周諮博採翕受敷

施以求允當乎事理之正則又未足爲季氏道也

此非責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爲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別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於家者示宜公議於國也政與事只論公私不論大小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國家治亂徵於已形者甚大伏於未形者甚微故聖王圖治在於勃幾勃幾之要在於君心心以爲君爲難則兢兢業業莫敢怠荒博求天下賢人若子使嘉言日聞而承弼匪懈則上下交儆而國有浸昌浸明之勢矣若心以爲君爲樂又欲人之莫違予言則飾智矜愚巧文拒諫下亦袖手旁觀上下恬嬉而國有浸危浸削之憂矣夫知難之君必先好言恰淫之主必先拒諫視天下爲不足爲而後已之心自曰予聖於是嘉言不進而諛言日聞危亂之幾於是乎成夫義理無方一念偶足即有闕遺匹士且然況爲君之

大乎故爲君者必知難而後好言好言而後下陳善至人臣陳善而後人君有善亦一氣貫注而下莫之欲違否則臣有言而君違之則君有善而臣亦陽奉陰違以相阻格又安能一德一心而上意皆使下究哉此君之所以難而邦之所以喪也

總之爲君或有言其難或有言其樂各持其說以驚人主自擇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其與其喪全在爲之者何如與人言有何干涉 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只就人言添個知字便含意無盡蓋君心微動的機括便是國家昌熾的景象 以爲君爲樂原自不可 況惟以言莫予違爲樂真喪邦之言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說遠來非能家至而戶說之爲人上者其舉動有以大合乎民心則不期說來而說來自致若好惡任心而威福自恣無論虐下殃民四方裹足雖沾沾市德而以邀結爲心唯民至神不可強也葉公習於荊楚僭亂之邦帝治王猷未可驟語姑以其所欲得於民者語之使之返而繹其所以然則江漢之間其有濟乎

只開開論當如此而所以悅之來之者則引而不發被澤聞風還進一層 有意求其說且來則有不說不來者矣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聖王爲治無責效於治之心亦無見功於治之意有責效於治之心則爲刻急不爲優柔而禮樂百年之化不能相俟於遲久之間而刑名督責之術用矣有見功於治之意則爲目前不爲久遠而張施措注之問不能相忘於覆載之大而功利淺圖之迹見矣夫子以純王之道進子夏使知心無私欲而意見恢宏則名法不煩而端本正始若心有欲則所見必卑見既卑則規模必隘其所成就未有不苟且而卑陋者後人薄道德而言功利往往以仁義爲迂疎而王政

為難致豈非內多欲而外無遠見之故哉

此以純王之心言四句一直說下下二句是申明上意非推原語病根只在欲與見兩字上纔有欲便速欲正與王道之恬淡反纔有見便小見正與王道之渾噩反不達不成正欲與見所發之症候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世衰道微天下之人不復知有先王仁義之訓而欲矯激立名以自見乃為矯枉過正之事遂舉而名之曰吾黨夫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蓋天下自有大中至正之歸道德仁義之事皆當循之於學而不可

任之於心故以三千之徒被禮樂敘詩書而止求得乎心理之安初非有所為名高之事若夫有意求直無論君臣朋友夫婦昆弟雖父子天性不難攻訐以市之則人情之變即天理之異正道不明而人入於邪曲攻取背亂其害可勝言者乎人之不近情以為名者皆證父攘羊類也

人之生也直直是一點最初之心本無回護亦無矯揉認攻訐以為直即施於他人且謂之矯況父子之間乎　父子相隱卒然夢魂之中亦是如此不必著擬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註不求為直四字說得直截醒快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無不在但合動靜而一之則為仁離動靜而二之即非仁居處執事與人所感不一而其心則同恭敬忠其極至於顛沛造次而心無不一則操存無時可離而功深即為仁熟矣今人靜時操存遇事不能無失者亦未能合動靜而一之者也

仁無可指名恭敬忠字就境上指點使工夫有所持循　通節須打成一片看末句乃是從上三句而緊緊之詞猶造次顛沛必於是意必到夷狄不棄方是無不恭無不敬無不忠而合之即是無不仁　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國家取士必先品節而後才藝故上之貴得全才其次立名鄉里又其次不苟言行總有恥以立其防則雖才不足而行無愧皆可從政而置身於君子之林苟恥之不立無論無才之人不足比數即使才能華國名耀鄉邦文采動人要不可語於士人之數蓋有恥之人志在公家心存名教大者恥於不能襄國事

次者恥於不能振家聲又其次唯恐辱身蹈浮薄詭詐之譏是以雖至拘牽有狹小淺隘之目而不病其爲士若今之從政才氣非不張文采非不贍而但其汲汲營營非圖尺寸卽爲錙銖其處心宅慮不過如市廛列肆日計斗筲圖升斗之利而已如此之人無益於民生無功於名教於家國又何賴乎

重行己有恥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己有恥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己處有虧　士人自立只有一己而已之防閑只有一恥然不曰立己而曰行己此蓋不在株守一身上論使四方卽己之行處也　就行上看出他一個恥心與有所不爲有別小人不是器量淺狹只是拘泥見不到大處　當時從政者頗有動名而夫子鄙之如此可見士之所重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聖人教人止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而不入於偏倚畸曲之流故傳道之人莫如中行中行者以其循循謹謹一體乎身心性命之理而不恃才情意氣以勉強於有爲故入道之資中行最近然中行不可得而或取乎巧僞之徒則有害於吾道甚大聖人取人先觀其人之志氣而不敢漫焉以與之志氣勇往者其意一主於有爲而世俗猥瑣之事自有所不屑志氣亦非世俗所可同是以不能有爲卽能有守後世以吾道寡援而廣收羅以昌聲氣中行固不可得而所與者莫能嚴一介不苟之操是以依附影竊以爲吾道之害噫知聖人之所以與人而志氣之際孰得而假托之哉

此章大意只是爲斯道嚴所與不許人混入的意思　勿泥中字添出過不及話頭　狂士得聖人之氣魄狷士得聖人之骨力皆是超出俗態處進取者遵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有所不爲者心上有所不屑非徒矜持於事爲之迹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無恒之人敗事取羞深可畏懼聖人深見爲盈爲慆之徒於業既無所成於世又多所辱而恬不知戒自以爲得往往沉溺不返以相尋於無常故引南人之言而贊之曰善夫於恒卦之詞而惕之曰不占蓋儆戒危惕喟然思方言之與聖訓無不吝嗟而歎息之也而人多自辱亦獨何哉

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特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言也　恒是恒久不變之心非不徙業之爲恒也　正是抹倒無恒爲盈爲慆心事　或字有其來無方意令人寧然　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爲占哉一念覺來便是蓍文清夜思之亦有圖象是無時無處不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同之義亦似比周而彼以親愛之情言此以處事之意言則比周之辨在無事而和同之分在有事也君子同寅協恭樂羣敬業必無乖離忮忌之心故不和不可以爲君子而當夫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雖要歸於一是而不敢爲雷同故渾然中有分際小人渝渝訾訾引援爲黨必無中立不倚之操故不同不可以爲小人而及夫利害之交得失之際雖同爲是事而各有偏私故附和中無眞情夫君子之和亦無大遠於小人而唯不同乃見其爲君子小人之同亦無大異於君子而唯不和乃見其爲小人辨君子小人

者不徒信其相似之迹而必究其大異之心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世人論人大抵取好而不取惡是以鄉愿之流曲學阿世皆能弋取美名以惑人耳目唯聖賢能知其然是以不唯觀好而并觀惡然矯之太過必欲以皆惡爲憑則又有矯世絕俗以負異於天下者要之皆爲名高而不爲實行篤學之士必無是也世衰道微人鮮眞識不目而耳故巧幻易售不得之於此則出之於彼聖人心有眞知固以好爲定衡而又以惡爲借鑒使夫爲善之士出於人所棄好而非出於彼所巧弋也則其人之眞品於是乎定矣

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末二句善不善非對說要把善者之好參之以不善者之惡而人品始定耳玩本文其字自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國家班聯之體不過大小綱維率作興事以相統攝但有所爲事安有所爲說其事人而有所爲說者皆

非理道之正而一出於小人之爲也君子知有事不知有說故非道不說非道不說則所說在道其於使人但求集事而非爲己故隨材器使而無刻責強人之思小人不知有事故非道而說非道而說則說在非道其於使人但求適己而非體國故刻責求備而無寬大愛人之心蓋爲國必公爲己必私公則必恕私則必刻君子不求恕而自恕小人不期刻而自刻人唯不言說而言事則不唯我無小人之目而天下之小人亦不得苟且而進於吾前矣

通章以說形事要在易中影出難來難中影出易來君子之心全是爲國小人之心全是爲己器使處亦

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貴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大凡氣象不可以衡人而心術乃可以定人君子非仁不爲非義不行王公遇之失其貴貴育遇之失其勇不知者以爲驕矣而不知從容和緩特其氣象則然至於宅身嚴翼則雖暗室屋漏之中常懷臨深履薄之懼豈有自縱而失於驕者乎小人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對長者而不憚處廣衆而不懼不知者以爲泰矣不知矜己自足特其氣象則然至於衾影自慚則雖燕居獨處之時常有十手十目之象豈能俯仰

而無愧怍乎夫觀人於氣象則泰者每以爲驕驕者反以爲泰故多憎君子而畏小人若由氣象之顯而推原於心術之微則君子小人之分眞有如見其肺肝者人可徒以氣象觀人而爲小人所謾哉

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雖在氣象上見原却在心上　兩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緊嚴處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從來君子之性必稟陽剛君子之心必主內斂稟於陽剛者爲質直不爲委曲故剛烈果敢之氣邪曲不能侵而與之入道則私欲易除主於內斂者爲拙吶不爲巧利故樸遬少文之士浮華不能炫而與之進脩則闇然日篤世人徒見薄積之士軟熟易親華浮可喜而質任自然者遂畏憚以爲不可親不知害理之事皆出於陰柔猥懦之人而忠信之心多壞於巧言令色之意則自脩之與親人安可不知所以近仁之實哉

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士意疑士爲意氣才情之用而不徒和平謹厚之規夫子擬一篤實性情以告子路使知士之爲

士若是乎誠誠懇懇婉蛇委曲而絕無恢張凌厲之才則知切實和平乃士人學問之實功而行己之大要若稍有一毫矜張意氣皆學問不足而非才氣有餘也蓋天下行誼必出性情性情必貴涵養涵養既至則凡倫常日用皆中和純粹而不厭張以傷恩義之和若涵養未深則雖才猷氣概足以馳驟古今而激烈意多中和氣少則倫常之際未免偏任而必有所傷故士之爲金蘭爲風雨交友不一方而必本此誠篤之意以交友則朋友必無疎遠之嫌士之爲壎篪爲急難兄弟不一境而第將此和藹之情於兄弟

則兄弟必無乖離之咎士未策名委贄內外所接不過朋友兄弟而和平篤實如此又安有日用不宜推施或戾者哉推而廣之事功德業未有或出於性情之外者也此養之所以不可不急也

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切偲偲怡怡之前朋友二句是養成德性境自呈註中恐混於所施較多一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唯是省刑薄稅耕耨力田而設爲黨庠以修其孝弟忠信何嘗有意即戎但步伐擊刺之法既嫻於習田講武之時而尊君親上之風又已滃發於

涵濡歲月之內則教之七年而風俗既厚神氣自張豈必斬殺刑威而後爲即戎之道哉後人以兵農爲二事者要不講於教民之義也

善人教民只是教他爲善即修其孝弟忠信是也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可以即戎者即所謂可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者也亦可以有斟酌慎重之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帝王之師所以異於後世者其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故臨陣自有敵愾同仇之義後世不能教民而欲用民於一旦於是威劫巧制置之死地以求生而斃於鋒鏑者多矣夫民皆同儕不得已使戰不過手足之捍頭目耳愛頭目而斷手足手足去而頭目之存幾何乎後世言兵全以棄民爲勝策此孟子所以有善戰服上刑之說也

桓文後大都角力爭闘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善人教民則可以即戎此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然則民之死於兵非兵也其言甚懇切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事君之人敬事後食以自樹立於明時如不可爲則獨善其身而已若徒知好爵之縻不顧進退之義崇高華膴富貴逸樂哆然自以爲得而虛此國恩虛此

歲月虛此六尺之軀功業不建終與草木同腐豈不大可恥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己之所以爲仁者耳目手足各効其捍禦之能故內外渾融而形色皆爲天性克伐怨欲不行之未即爲仁者一心自謹其操持情欲雖有所不事但手持足行之際未必遂有萬理會歸之樂也夫隆冬積雪窮寒沍陰雖皎日中天不免肅殺之過惟陽和布德萬物發生然後熙然太和清寧交泰則唯志至氣從

然後爲全體周流之仁也哉

聖門求仁工夫止有遏欲一法克伐怨欲不行到此地位工夫與克己何異說者只因仁則吾不知一語遂以強制之說病之把難字一併抹殺不知吾不知最可味蓋工夫實到得手地位則本體中之離合止在自參自悟更不必問途於他人耳難即先難之難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入手處與克己稍異耳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之一身爲聖賢荷道統爲天地大生成汲汲皇皇始終不息而終不可以有已故聞義則徙見善則從總欲使此心矻矻孜孜而不敢有一念止息之處故至誠之悠久足配天地之無疆若既命爲士而胷中

常有息肩之地以自期則志氣不立德業不崇其於爲學必非闇然爲己者矣何況世俗紛華之見也哉

俗情濃艷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攘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爲學問真得力處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孫

有道之世直道大行君子一身朝野之所楷模四國之所瞻仰不唯行已之際無所瞻顧即宣之於言所當遲迴審愼者矣而正氣昌明信從者衆其峻潔高明之致不唯直見之於行而且直達之於言若夫世當無道則教化衰微風俗流失君子之行尤當世之所藉以維持者故行不可不危而至於出話之中則不能不巽順以達其理蓋世之所值不同而君子之於言亦異要之危言者言之直而非放恣也言孫者婉轉以明之而非遷就也若謂遭逢衰晚而遷就吾說以逢時則是枉道從人而已安得尚有危行哉

總是持身之法不必說到保身上　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行處　有道邊危言先危行無道邊危行先言孫危言危字在言字上言孫孫字在言字下極宜體貼　君子言行俱有大關係言孫正是轉旋無道的妙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天下皆知言勇之爲言勇而不知其所以爲言勇故辨給以爲言而言皆無實之言壯往以爲勇而勇皆血氣之勇不知有德之人吶不出口本不有言但學問成就當理而言則一言之少勝人千百故求言於有德雖不言而必有言若文辭華贍之人不過巧言捷給而已豈可謂之有德者哉仁者之人冲和純粹本不有勇但心無私累至大至剛則天德之強冒乎萬物故求勇於仁者雖不見勇而亦必有勇若血氣果敢之人不過一往莫禦而已豈可謂之有仁者哉人知德仁之言勇必不同於言勇之言勇則君子爲

學亦務求之德仁而不必求之於言勇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吉凶禍福皆出於天有意求之則脩德而或終於困不義而或處於亨無意求之則脩身累行側陋自揚而才力瑰奇之子或不得免焉古今賢人君子道德深厚潔行積仁而身居窮約者多矣而千載而下名聞益以彰顯號益以著與天地日月同其光昭者天之所厚或在彼不在此羿奡之才自謂可以取天下

而終不能保一身禹稷躬稼其事不過盡一身而後卒以有天下脩吉悖凶彰明較著然天人上下之際君子蓋難言之以爲無定則世之脩身自好砥志巖阿者何賴焉以爲有定而脩德以邀福飭行以格天遲之又久而不效而吾之心已悔矣半途之廢皆由於是夫子不能爲天言必定之理亦不能爲天言無定之數總以脩之冥冥者聽之昭昭而世之言禍言福言有言無者俱可以不必然夭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必有得於此故於其出而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夫子意言語默之間而已盡天道報施之極

矣

羿奡技力絕世無論取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之夫即謀一身且不足豈膺籙受符之具哉而乃至於有天下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力安排惟有反身脩德而已此已將禍福一筆掃除不是以無德仁有德王示勸戒也然此意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故夫子亦付之不答尚德二語全把此意點醒世上這種爭權競力之人絕無傷時尊己話頭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道甚微其隱在處心念慮之間其幾在往來絕續之際以仁論人最難輕許而不肖之流又往往因其隱微而冒托於仁以爲可矯僞以欺世不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心術之微而人之所無不知者人品之顯

人品既邪斷無有仁則世之爲色取爲行違者將不欺天而欺誰乎欲附仁者亦自念素履何如也

此章專爲小人假仁者發 這個小人直是色取仁之小人令人看他似君子一般故與君子相照不然小人之不仁何消說得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勞忠誨人情之所甚不得已而因出於勢之所必然此不待學習而能不待勉強而知發乎情而合乎義以自達其忠愛之心者而天下之人不明於必至之情或以勞而疑其非愛以誨而疑其非忠而忠愛之人亦欲爲苟且以依違其意以爲既用吾愛不妨

隱忍以全愛既用吾忠必須委曲以成忠於是姑息彌縫之說生而忠愛之道薄矣夫愛而勞亦愛之所不欲爲也忠而誨亦忠之所不願出也其勢既逆則其事易弛又安可遷就以爲之說乎

忠愛二字認得眞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卽是愛誨卽是忠非迹相反而相成之說能勿字乎字是商度之詞此一腔不得已之苦心要得無限曲轉意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古人覘國必視其國之有人與否詞命一事所以交於四鄰之國而鄰國因之以爲重輕者也君能用人

而人能稱職則雖詞命空文足以奠國家於勿替若人不敬事而事不盡心則或亢或卑必至名怨而招侮鄭介大國晉楚交爭卒能保邦睦鄰而不怨不怒者辭命之力也然非諸大夫各盡其長亦安能輯懌盡美如是哉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信乎爲相之道在乎用人而不在乎專己矣

鄭小國也介於晉楚脩好弭兵全憑詞命四子各擅所見既不嫌見己之長又不嫌形己之短同心共濟不相忌嫉深得河東協恭之意故夫子特稱之　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概作四平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春秋一書或稱爵或稱人諸侯而書名大夫而稱字其褒貶在一字之微而筆削垂萬世之遠此非一人之私意得與其間也事無一定之理而理無一定之情一事而善則善之一事而惡則惡之酌乎時勢之宜合乎事理之正而已子產之惠與人誦之誰嗣歌之則於嚴毅中表其愷弟管仲之功勳在王室名聞諸侯則舉伯氏以見人心之服子產管仲均非有得於聖賢之微者也而卽事言人不容過刻楚之子西不論不議固以見不足比數之意而又曰彼哉彼哉則知聖人胷中本無有惡而爲惡之人固不足以入

聖人之心也此聖人之所以隱惡而揚善也　按三段是瞻問瞻答之詞原無關紐不必主內夏外夷立說玩人字彼字卽春秋一字之褒貶也聖人之論人也其心虛其識遠不違庸衆以參萬世共協之情不執是非以留千古可疑之案故子產之惠則因之與人管仲服人之功則微之伯氏而楚之子西則又不論不議微示不屑之意　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曰彼分明與孔門各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稍知好禮者卽能爲之貧而無怨則非眞樂道者不能人情不甚相遠履順易處逆難人於處逆而若忘則處一化齊斯無往而不自得者矣

處貧處富只是一箇道理此處却將無怨無驕分別個難易出來正要人到處一化齊地位若斤斤在貧

富上較量便非本旨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怨也故無驕易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國家用人有開有劇開者唯取其守劇者兼取其才故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則論其學問賢則才與學俱善有政事之職者凡兵刑財賦國計民生皆視其人以爲休戚才所優爲則隨舉動而事皆就理其才稍絀則宜於上者或病下利於彼者或絀此非謂才可以廢守謂守不足以盡之必才守兼而後能勝任而愉快也公綽之才雖滕薛大夫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爲大夫者固必擇賢以濟國

事不徒寡欲而遂已也

夫子主意只要見公綽不可爲大夫而語氣溫婉如此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帝王淑世之功莫大乎禮樂禮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所以養人性情之德而不失其固有之良者也世之盛也教化大行禮陶樂淑雖中材可進於聖賢才智咸歸於大道天良葆固忠信不漓不唯爲有本之人而且爲有文之士世之衰也禮頹樂廢教化不興於是士皆輕信實而重才智任偏駁而棄天真無論雍和純粹之風不可得見即求一較然自命立意不欺者概乎無聞蓋人才之盛衰禮樂之興廢爲之

子路問成人夫子既即武仲諸人而進之以禮樂乃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蓋有禮樂則武仲諸人皆得與於成人之列無禮樂則武仲諸人不得比於忠信之人故與其有才智而無禮樂不若先志節而後才智夫子非以世道漸降而論人漸卑正慮天下棄禮樂而任偏長故不得不取忠信篤實之人以明天真之不可棄若謂世降而人不必然則武仲諸人其得謂非今之人乎哉

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應借四子來做個樣子只欲進之以禮樂耳禮實是三千三百之經曲樂實是五音六律之聲容古人成童舞象學詹誦詩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所以陶鎔氣質化其才知使偏而歸於德性端在於此今人動云文以吾心之中和便是無把柄學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天下不情之人中藏難測若使不言不笑不取則文

子幾於深藏隱忍刻深矯僞之徒而文子未必至是天下時中之人涵養不易若使時言樂笑義取則文子又幾於學優養粹動容中禮之詣而文子應不能然夫子始質其說既不輕議人之短而終疑其詞亦不輕信人之長權度精明好惡必察衡鑒在心絕不爲人輕惑如此此可以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人情釁惡常於臨事之際中有挾持而詞氣愈婉責之則彼得以支其說不責則彼得以遂其心往往自謂得計而人亦無如之何聖人爲明其狡猾之意而

著之曰要則指摘之所不能加者得此而人亦不得以自遁矣此春秋之所爲誅心而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據邑以請其詞若願其意實有所挾當時之人都未見他這意思故特拈破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假之大抵皆出於譎而無能以正率人者然桓公當周室不競之時首倡霸業義聲初動人心不疑故昌言大呼而諸侯即至不待陰謀詭計而天下服從文公之時霸者之機權露矣以善服人之意人人知之雖假正責人而人心不服則不得不假陰謀以濟之故伐衛致楚陰謀取勝無一不出於反覆詭祕之爲而不能爲光明正大之舉蓋齊桓晉文所乘之勢不同而非其心之有優劣也 嘗論桓文並較晉文略優桓公乘無知之禍急於得國不顧兄弟之義而殺子糾以入齊既已推刃同氣而又內行不脩姑姊不嫁卒之小人擅權嫡庶無辨至於諸子爭立身死不殯霸者之業及身而衰文公出亡在外當晉獻之喪穆公使人弔之動以得國之言文公此時稍不自振而藉手以入晉朝發足而夕得國矣文公知大德不可以假人秦欲不可以終飽一時失計患貽子

孫故假仁親之言以塞穆公之對使秦人不終樹德於晉而我不寄大命於秦彼其氣慨固非秦人所得而縻而又實知己才之必主晉祀惠懷當國勢必覆宗故從容暇豫以待事會之自定彼其十九年之中豈嘗須臾忘晉國哉其所以崎嶇列國艱難而不之止者不欲秦人居難報之恩而晉國貽無疆之恥故寧歷遊而不輕得國也夫急欲成事者紀綱不脩名義不正趨勢乘便以赴事功而國亦旋替緩於成事者不圖目前而爲子孫長久之計徘徊觀望審固以成吾業而其基亦累世而不衰襄公新立衰經伐秦

唯無大惠於先故一戰而杜遏數世之患世優齊桓而劣晉文蓋據成迹而不窺締造之神隨俗觀場非君子探本之學矣

總是夫子賤霸之意初非許其優劣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公創霸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霸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這個事業緣人心尚思王者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正譎是論其行事非論其心術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聖賢論人有從其心而論之者有從其事而論之者

以心論管仲則子糾爲桓所殺召忽之賢既已死之則賢者不可不死而管仲猶存謂其眞安於心則不可故子路既言而又斷以己意曰未仁乎以事論管仲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銷兵刑之氣除鋒鏑之殘民之免於兵者不知凡幾數十年中謂非管仲之力不至此則其事亦可謂仁故夫子就事而衡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蓋事之仁固不足以解其心之未仁而心之未仁亦不可以泯其事之仁合兩者而並存之而人之不幸而遭危難之時者生死之間亦可以自決矣

如字可玩如云你說未仁像這個也算得仁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聖賢權衡功罪但期有功民生故有以名教而取之者亦有以事功而取之者事關君父義不偷生苟不能雪恥復仇則唯一死以明不共之義是之謂名教勢係安危時當建樹苟可以奠安宗社則捐大節以立不世之勳是之謂事功夫有功名教者所以防亂賊之萌使大義明而人不能稱兵以逞則殺一身以安萬世之民故名教有重於事功而有功民生者其時之天下非我不安其時之侵陵非我不却我奮其匡襄之功而數百年之蒼黎沒齒不見兵革則一人之名分輕而百世之生靈重故事功有重於名教春秋之時非桓則王室不尊非仲則霸業不建齊之霸業建而晉楚秦宋亦得繼起迭興以互爲尊奬周祀之不亡管仲之力也以視爲功於子糾者其相去不大遠哉故曰但期有功於民生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大臣不難於薦賢薦賢不難於忘分但薦賢而使人知之則必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者故大者以樹黨援而小者亦市私恩皆非純臣公忠體國之道也僎之升非文子不達而薦者不言僎亦弗覺一若自與文子同升者則上不侵君之權下不樹己之恩忠而能晦惠而不私以此事君豈非千古純臣之極哉故夫子表之所以正天下之爲薦賢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才者國所與立而宗社人民實式憑之用當其才雖衛靈不至喪國況有道之君乎才當其用雖三子猶足存衛況賢才之士乎君子不求備於一人明主不借材於異代有聖智之君而謂無賢明之臣吾不信也明主得賢才而用之則保邦固圉奠安宗社以臻至治不難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人雖聖賢言時常有愧悔不逮之意則其於爲自必勇勉奮發而不欲稍卽於安設言時了無愧怍自謂已然不肯黽勉以求實踐無論言大而夸赴之固必不易卽使切近之言亦必有漠然置之不復稍存於心者夫言不由衷言時已如無言安望其旣言又思爲之哉難之云者不唯難者難而易者亦不易也

不怍二字激發人必爲之志非謹言敏行等意

陳成子弒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征伐者國之大權綱紀者國所與立凡鄰國有僭竊

逆亂之事而我能征之不唯誅彼之亂賊而卽以伸我之國威故大義者天下之所共賴而亦我之所以圖存者也夫子請討陳恒是固魯君之所當爲君不能討而曰告夫三子則大夫亦當相君以致其討伐蓋齊已無君其勢必將及魯魯若無君勢亦必及三家非謂齊魯近而後有相及之勢誠以大義亡而天下無可存之國亦必無可存之家也不慮久遠而但圖目前則魯君與三桓何必無陳恒之臣哉

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而不敢不告一歎詞一警詞一見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君乎一見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在位之大夫乎　不敢有稟然不寧之意以大義挑發人心

全在不敢兩字上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人臣事君其難有二徇私者或不能犯顏強直者或不能精義此古今所以無純臣而君每以臣爲不足任臣又以君爲不肯受言也夫天下之事非一端所能盡君總萬幾之大則所見者全臣守一職之務則所見者偏我不能周知天下之事而但就一人之見以爲理所宜然遂矯激以求爭勝於理既不明而於心亦不靖豈可謂精白乃心者乎夫人君或爲宗社計久遠則冒不韙以行之或爲萬姓計安全則違衆

論以斷之其事既難白於天下其心亦難語於在廷人臣苟能求乎心理之安則必有能諒其君而曲體其隱者苟不揆乎理之大全而但執一見以爲不易至使上下相懟以陷其君於忿嫉此雖身受忠名必非聖賢事君之正也人臣讀書求道果能見理明而不拘於一曲權衡當而不溺於錙銖使我之見果能如乎君之全而君之明或未必如乎我之當然後不避喜怒以言之則我既無歉而君亦不違又安有知之不可犯犯之不可測者哉不此之務而徒犯顏以求名所以君不見聽而臣亦不得盡居於無過之地也

勿欺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既爲君子則知心性之功非由外作其本體自然之妙實有愈入愈眞而不能自止者故日新又新雖欲半途中止而必不可得若爲小人則志氣既靡識見愈下業已敗檢雖欲自振而不能而勢之所趨亦必至於流極而不可挽矣夫君子小人其初止義利之分而其後有舜跖之異措徑一殊而精神心術之間俱有不能自止之勢此幾希之不可不存而宅心必

貴乎愼始也歟

君子住脚不得小人留脚不住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人之一身萬物皆備故理無不具用無不周天地萬物無一不歸度內人知有己而孜孜汲汲以脩之使己之得於生初者仍全而備之於己如果之植地而生根生榦以至華實而復全其仁則其己不敝而常植立於天地之內矣後世但知利祿而以其學爲求知之具則耳目心思無一不爲人用而己之精神氣血日銷日鑠以至於亡夫爲己則天地皆合爲一己

爲人則一己皆付於他人人奈何以有用之己而爲無用之學哉

兩爲字卽註兩欲字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爲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爲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而無自以爲是之時故聖賢之道唯在檢身不及蓋人之一身無在非過一日之中忽忘怠惰不知凡幾恒人不知反己是以叢過而不

知君子反躬內考則過愈多寡愈難蓋未能之心非欲寡者不能知非能寡者不能有也此聖賢微幾而使者能言之宜夫子深賞之也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理道無乎不在故不知道之人其思常動知道之人其思常靜不出位者非謂止乎此而不之乎他也位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位有偏全而道無偏全必謂位不足盡道而欲出位以思之則必於此一道於彼又一道也夫道須臾不離大則莫能載小則莫能破儒

生可以學帝王一室可以參天地豈必出位以思而後可以盡道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人之一身言常有餘行常不足然行可過言不可過恥其言者於立言之時而胷中常有俯仰愧怍之意則不必收斂謹密而自有若不出口之意矣過其行者於敏行之時而一身常有至大至剛之氣則不必先行後言而自有邁往不息之心矣君子盛大流行之氣紬於彼而伸於此蓋唯切於爲己故志之帥氣如此

恥與過在心上說與敏愼不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心何時不憂何時不惑何時不懼繫辭演易莫非憂虞悔吝之文故他人以爲不憂惑懼君子無時不以爲憂惑攖者唯仁而後能憂唯知而後能惑唯勇而後能懼道本有是可憂可惑可懼之境也君子之心寔無有憂寔無有惑寔無有懼與道爲徒自有泛應曲當之理故他人不能無憂惑懼君子併不知有不憂不惑不懼者仁自忘乎其不憂知自忘乎

其不惑勇自忘乎其不懼道并無是不憂不惑不懼之心也夫無能之歎雖曰望道未見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夫子自言孰能及此哉子貢曰夫子自道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全體皆道而仁者知者勇者之名自有所不設矣

我無能焉全是自忘其能與中庸丘未能一焉不同無能只無能仁知勇自道猶云自謙自己的話此夫子自寫心得或謙謙或說化俱非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君子爲學主於爲己雖有知人之學不過窮理致知以清其心使萬物之來妍媸自照初非平居逐物而

取人物以臧否之也子貢方人欲使一代人物無逃於洞鑒之中而不知此心一馳則內照必失當人物之來必有一時反昏其衡鑒者不唯無益於己而且并失夫人矣夫子曰夫我不暇蓋專於治己自能明於照人君子知人之學固不在反己自脩之外耳

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夫子把自治一著換他方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人唯不能於己是以求知於人若於己果能何患不知亦何藉人知能爲聖者有聖者之事能爲賢者有賢者之事下而至於美大善信有一詣必有一詣之

獲又何以世之聲稱譽望爲哉然聲稱譽望未有不歸焉者也故君子患此不患彼

學而求能乃爲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不己知之心也患其不能全是求能處能字甚廣甚深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天下不明之人偏喜於用察不明於己故多疑於物多疑於物則胷中莫非詐不信之機而吾之眞明乃益紛然而爲所蔽矣君子不求覺物而唯求自覺一心之中湛然常寂而莫非至正之理則邪僞當前自不期覺而無不覺蓋涇以渭濁黑以白分我而常正自無不覺天下之不正者我而常誠自無不覺天下之不誠者若我不能覺而徒疑於人則我心炫亂反覆而欲以窮天下之變天下之變夫豈一心之所能窮者乎

先字要體認如鑑在此無物亦未嘗不照蓋先有照以待物非物至而索照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春秋之世長沮桀溺之流皆知世之當避而不可以有爲孔子豈不深知而乃周流不輟者孔子龍德大而化之潛見飛躍原與造化爲一體雖隆冬閉藏而

元氣自行於天地賢人君子隱居潔身自爲正道然主於獨善則但知有我不知有物聖人一身視聽言動未嘗以爲一己之手足耳目而皇皇求仕初非有所冀倖於其間是以雖不爲固而亦不爲佞也微生畝恐孔子有求合之心而以栖栖疑孔子是猶執斂藏以議造化夫大化流行豈斂藏一節所能盡哉

栖栖原是夫子本色然夫子所以不避其迹者全從一體萬物之念發之若執定自家主意膠柱鼓瑟則一膜之外已漠不相關矣豈不是吾身一大病痛故夫子以固爲疾無乃二字非直指夫子爲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爲栖栖之意若有令人不可解者果爲佞則無不合又何必栖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一日而致千里其力誠異於凡馬然力之所在天下人共見之而概置弗道德之所在驥若無以自異於凡馬而人爭稱之蓋德有餘而力不足不必千里皆可致用若有力而無德則詭衛竊譽雖日千里無益矣世之人知以德稱驥而至於稱人之際則往往不言德而言才夫才之僨事猶力之泛駕徒喜疾驅而不慮覆轍天下之害可勝道哉

驥有德亦有力但德重力輕原其所以稱爲驥者則不以力以德也要看稱字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聖人隨事循理毫無作意故心如太虛無所爲德亦無所爲怨其所爲報者唯其直而已矣天下之理有施必有報故彼以德來此以德往直也彼以怨來我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亦直也若知其爲怨而故爲德以報之則於報既有所不忘而於怨亦有所不釋推而至於義理精微則將有溷恩怨爲一致而等厚薄於無分者德施之來又將何報夫直非爲報德之地也循理而往德怨自分聖人報施一如造化之付萬物於無心而已豈沾沾較量於德怨間哉

世人有心於薄或人有心於厚惟聖人爲無心其報施其所自取則併可化天下之德怨而歸之大道

或人蓋有激於世之脩怨者而矯之亦厚道也然胷中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凡人怨天必不知天尤人必不知人天之理待我而盡則唯以我學天而何庸怨天人之理賴我而全則唯以我學人而何庸尤人天人之理皆在尋常日用之中舍日用而尋求於耳目手足之外必有矜奇炫異以冀人之我知而我之中心毫無實得欲與帝載之理相通難矣聖人於天人之間不以爲爲人而以爲爲己故所學總在一身我之耳目不過學我之聰

明而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我之心思不過學我之睿智而我之睿智卽天之睿智也唯其學在一身故所達遂及冥漠此唯己與天通是以己所獨知而必非他人所能知者何必好高立異以求人知爲哉子貢自謂知聖不知聖之自知卽子貢亦有不及知者何況悠悠斯世必不能執途人而語以上達之故矣

歎莫我知也夫非謂舉世之莫宗乃快聖心之獨契原是莫我知不是莫知我子貢自謂知足知聖總閒莫知一語則平日之所知者皆非眞矣故有何爲莫知之問　學以合天何曾怨天學以盡人何曾尤人不怨不尤正是聖人之學盡道於天人之間處道理分不得上下特其學處見爲下而達處見爲上

未達處皆下隨學來卽上若其未達必於下處未學也　處處是學處處是達卽處處是天天知全在自知內自知全在上達內上達全在下學內下學全在無怨尤內此潛脩獨得之事無與於人而人不知非無以異人而致其知之說自不怨至末一氣相承勿斷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一身所以舉世莫宗而猶皇皇不輟者但計道之在身而不計身之顯晦故當其及身雖周流歷聘而非爲利祿及其百世雖天地貞悔而終無改移其所任者重則其所遇者輕也道行道廢之命非子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天地否泰治亂之命伯寮借子路以尼孔子孔子不以爲子路之興廢亦不以爲吾身之興廢而直以爲吾道之興廢則其一身之中眞有與道爲體而不復存得喪之見者矣伯寮季孫何足以尼之哉

子曰賢者辟世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天下將亂唯灼於幾先者能辟之賢人君子懷才負德急欲自見於世豈忍湮沒無聞而見幾剛決雖遯世不辭若不忍忘物者必屢爲遷就而後徘徊以去蓋不能辟世則辟之之法不得不屢變而彌寬也乃其變彌寬而終不能不辟則天地之氣運可不爲之大哀乎

此聖人不忍辟世之意舉世皆亂惟賢者能辟之而所遇不同何必盡窮蓋其次有辟地甚而有辟色有辟言直至無可辟而後已此豈非辟人之士所嘗見笑於辟世者乎夫子何嘗不欲待世之清而終不忍爲忘世之果觀其論沮溺可想見彼以人品優劣論者誤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君子之留心斯世甚無已也天地生我而有身則我不能不變宣於天地我身居世而有學則學不可不顯著於我身故君子去世遲迴審顧惓惓無日不望我之見用者其辭世高蹈甚非心之所得已也春秋

之世浩然長往不復再計者七人則豈人之忘世乎抑亦世之遺人乎緬想盱衡眞有不能挽回之勢矣

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晨門一言爲諷爲譏俱不可知而聖人之心則一語道盡蓋知其可爲而不爲者忍人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者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聖人也聖人道在一身則無時不位育無地不堯舜過化存神斯人吾與何患何虞而皇皇辟世沮溺之流唯恐世之

涊己而自隱以求全則其藏於身者固淺也太陽之光豈以雨雪而廢照哉

封人知天晨門知人俱夫子知己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聖賢之心憂勞天下無時不以斯世斯民爲心當其處泰則行道濟時焦勞胼胝未嘗以身享一日之安及其處困則時雖不行而道期能濟故正人心誅亂賊明大義闡微言隱顯不同而其不辭難趨易則一

蓋辟世非難入世爲難忘世非難救世爲難致治於太平非難而開治於危亂爲難春秋之世禮教絕王道衰設士君子而皆爲丈人沮溺楚狂接輿之流潔然辟世高舉遠引於身非不甚便然文武之道孰爲脩明詩書之文孰爲刪定禮樂征伐賞罰刑政之失孰爲補救而亂臣賊子之心何所知懼夫子道德備而責任宏以爲非一時一世之身而千秋萬世之身故春秋之時無人不淪胥無處不陷溺而驅車歷聘以手援天下之民使汩沉昏墊之徒無不出狂瀾而登社席則懷襄可使爲平成沉淵可使爲坦陸豈特

淺深嘗測之智而已乎荷蕢之流徒以深厲淺揭沾沾揣測自矜涉世以譏孔子亦見其不知量也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但分量未到故決意長往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卽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眞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末之難句正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深厲淺揭總來要他斟酌當止則止只做一冷語看不可說盡 果哉不必說荷蕢言但果於忘世這他不難只是天下忘不得吾寧爲其難者耳只明自家心事打動他用世念頭是譏他不是譏他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觀易繼離之義則知諒陰之道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秩然不紊當然不易其辨上下定民志一因乎人心之固然而非有勉強拂抑於其間故法之驅人常難而禮之治人恒易特人主不能好之則雖有禮而民不從爲人上者實能專意篤志以好之則志氣謹嚴精神斂肅不必有所誥戒而民已服從蓋上以敬先下以敬應君臣退遜以交處於斂約之內而民猶強梗不化者未之有也此聖王所以不恃法而天下自爲正也

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字上欲人主以身作則之意 禮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

下一體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人之有己原合天地萬物而共成其身一念盈滿則天地萬物即在胞與之外故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又曰其弼直唯動丕應徯志人能脩己以敬則日用動靜莫非物則民彝之常而性天流行天下自默通於志氣設稍有怠惰而一念坐馳則志氣既疎而舉動莫非陳迹故古之安人安百姓者未有不兢兢業業而於己操其要者也蓋痌瘝厪念非從百姓問安危全於一己驗盈歉已而稍盈則雖衽席未登饑寒未釋而吾心必曰天下已治安也已而常歉則雖雍動已成平成已奏而已心敢曰已治已安乎故堯舜猶病之心正堯舜脩己之心此心無時不病則此心無時不敬此心無時不敬則必以脩之者安之而安無已時則脩愈無已時矣說以脩己爲有盡則以清淨爲脩而以虛無爲已夫豈帝王勅幾凝命之學乎

安人安百姓與人安百姓安有別須看兩以字言即以脩己者安之也不重人與百姓上安人安百姓是脩己全功不是脩己效驗非病有負於百姓實病有負於己之分量耳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吾人一生各有當盡之事少則有父子兄弟之親長則有前古後今之責老則有全生全歸之義成終成始循環歲月眞不得少有曠遜之時故生爲天下之所不可無死爲後世之所不可泯放僻之人遺棄一切凡脩己治身以踐形盡性者皆以爲煩苦勞瘁之事而不若放廢之爲高則碌碌虛生與蜉蝣幻化者無異豈復有乾惕進脩之時哉夫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正欲以無盡之精神乘有盡之歲月也豈

與葢親禮法浮漚生死者同哉

原壤蓋老氏之流彼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值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打動之

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正禮豈爲我輩設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聖賢教人必先馴其好上之心抑其虛驕之氣使循循能下則用志必深故爲學之功莫貴於篤實而篤實之志必自成童入學時始之童子與先生長者並行其志亦可謂進取然幼儀不習則志氣易驕一不愼而飛揚馳騖之意其學將不可以進矣夫子收其

矜已上人之心使之將命以習夫卑遜之意則蒙養有素漸進有恒他日循循深造於以上達不難夫弟子之道必先孝弟取徑速而志意賅其孝弟必有日以衰者故小學一書以洒掃應對爲先務先王教弟子之道固不欲早爲發露者歟

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夫子使童子將命全是消其客氣小學洒掃應對意正如此

論語述　卷之七　終

論語述　卷之八　浙汜陳　垂　信學齋

衞靈公第十五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凡人以道爲心則隨在皆可自得以遇爲心則逆境必有難安孔子周流列國非不知當世諸侯必無可以行之道但爲身求遇則所至必先揣摩而遭逢不偶勢必徘徊不去此爲身謀而不爲道謀是以不可

窮阨以至濫觴也君子唯知行道斯人吾與無人不可爲徒及見幾而作則又不可終日彼其大同之念介石之操初不計前途之否亨是以可至則至涅緇磨磷而不憂當行即行猛虎風波而不懼靈公問陳已必無復用孔子之意矣孔子遂行雖使明知絕糧亦必無可以復留之理豈以一時之困悔其初心乎易曰習坎維心亨行有尚在陳一事眞所謂身雖困而道則亨者矣

去國之決處困之亨不對說明日遂行句是上下關絡惟其決於去國故悟於處困也　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敎上故對以俎豆即正名意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凡人爲學有以強識爲學者有以貫通爲學者強識之學往往不能貫通則物而不化貫通之學又苦不能強識故陋而寡聞若夫能博而又能通非資稟獨與者不能然非無所博以爲通也天地之理始於一自兩儀開闢以至名物變繁莫非一之所流衍故名象之燦設理數之推遷制作之精微神化之通復皆有自然之理存其間特驟而語之則將有遺棄一切而好高以入於空虛者夫子不遽詔賜以一而先詰

以多使夫聰明才智既以博觀天下之變而忽返其所本然則必有瞿然而不自安者然後啓之以悟而迪之以通則既不墮於空虛亦不入於恣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自有以得貫通之妙矣蓋一非有可執而指之爲一也執一以求一將遇學而有不能得乎一之時唯於學得一然後無學非一無學非一故學無不通夫子之一既欲詔賜而又不能以語賜故必俟其既多之後而迎機以導之則賜必實有所以得一者而後一非臆度之一多亦非泛濫之多也世之學者果能好古敏求如夫子安有博學而不能貫通者乎

曾子章看道字此章看學字　聖人亦非全說不用博只言多學而識非我之本領處耳一字正對多字說貫字正對學字識字說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大凡有得於心未有不自知者心知有得是爲眞得得之所知斯爲眞知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人日用常行時時有得於已則身之所體必本於心躬之所踐必會於意未有所得而不知亦未有眞知而不由於得者今人以講習爲能以懸揣爲務襲取強索而不求於體驗之眞於是得非眞得知非眞知而德中

之意趣終莫知其自得之妙矣夫子語由以不知爲不知而猶恐所知之非眞知也故語以知德而使求知於體驗之實夫唯求知於體驗其斯爲獨喻而眞實得者乎

心之眞知處即爲德心之自得處即爲知此知正是體驗後之知都從吾身實踐中來深潛默會更覺此中有無窮滋味豈意氣用事者可同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天下之大皆有自然之理存其間而德盛化神自有以致篤恭天下平之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夫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天地設位而變化成能噓之卽爲風濡之卽爲雨鼓之卽雷霆照之卽日月何嘗有所作爲而一元資始萬化流形舜之德亦猶是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凡封山濬川明農治水與夫考禮定樂一皆出於性之所本然而神人以格上下以和故但見其恭已垂裳而不見其艱難創造蓋行所無事聖王亦能爲之而憂勤惕厲終不免有勉強之迹舜惟明物察倫運於幾先是以神化感通莫知其迹孔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意正如此紹堯得人所遇固爲極盛

然非盛德之至不能際此昌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夫唯德協上下然後天人感應苟非聖不可知孰能如是之光華而復旦者乎 按無爲而治如孔子正名而出公父子之爛不作詠少正卯而漢室王莽之亂不興所爲甚微而所治甚大故曰唯幾唯康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盡性而天地參矣無爲者爲而未嘗爲也其運用處了無可見耳非無所事事之謂 舜之無爲全在盛德感通之妙上紹堯得人二意不重 玩而已矣三字只是說他無爲意新說恭字解作篤恭之恭援居敬行簡爲證語氣未順

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人之一心本有至眞至一之體以其至眞而吐爲言則言無不信而其信必極於忠以其至一而體爲行則行無不敬而其敬必極於篤信極忠敬極篤則我之本體常存卽我之眞宰常現我之眞宰常現自我之動靜常貞矣蓋行非求之於外也外之境遇不同近而州里遠而八荒總在吾心眞宰之內吾心稍求之外則吾之眞意已漓而言行之間必有不能與人貫通者夫唯心不外馳卽一立而見其參前則前之外若有爲之屏蔽者一在輿而見其倚衡則衡之外

又有爲之阻抑者故一意不馳而此心常定此心定則天下之人未有不喜其忠信篤敬而言之無不從行之無不服矣夫人情雖有遠近而好惡則無不同人未有不好信而惡僞好敬而惡慢者也使舍已而求行又何所操以爲貫通之本耶

忠就貫在信裏篤就貫在敬裏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敬不篤至雖敬亦僞 此心相通處便是行 夫然後難詞也蓋使不能參前倚衡則亦不成個忠信篤敬與上節非兩層意 參前倚衡正是切近光景 玩二則字正當兩句杳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士人濟時行道必先有可以艱貞之守而後可以處亨通之時世之否泰無常我處亨而都俞颺拜人非不曰良臣及夫身履艱危或委蛇而不能立節或營逐而不能退藏即使時清主聖勳猷可觀而究其立身本末未必能始終一轍也唯夫較然不欺者不以世衰而唯阿行義達道者不以時晦而苟祿則其植基有本而清時建樹乃可信其有艱貞不易之操矣

夫盛明之世中才小善皆可奮庸苟非歲寒之資能不改柯易葉乎觀二子之所操可以有志於本矣

二子皆衛扶鼠之臣當重無道一邊見兩人能以氣節相維挽處初無軒輊　合有道無道只是如矢繩

見孤忠自許　伯玉周旋四朝未聞其卷懷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不能退者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君子篤於自修原不輕與人言其不得已而有言者傳道之心其不隨人而輕言者自修之密蓋知者之精明即仁人之覺照仁人操持甚密守已甚嚴常恐輕肆一言即於已身疎漏豈欲自炫躬修輕於矢口乎但果賢哲當前自不覩面失之而不可言者必不輕於告語知者之成物要必本於仁者之成已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凡心慕聖賢者爲志士德業有成者爲仁人飭身修行原非期必於死但德業必先立志學成志必有成而生死者志之立不立所由辨也殺身成仁以其生則害仁故死以成仁耳設可死而亦可生又何以殺身爲哉若蹈道知幾則固有不入於死者矣

無字口氣決有字口氣活　求即是害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朋友者爲仁之資猶工之藉夫器也而器之利不利在乎已心辨之一邦之中大夫以氣勢炫耀者多矣

而特擇才德兼備者事之士以浮華馳騖者衆矣而特取操修嚴密者友之此其一心之中莫非收斂篤實之意又安有紛華之奪其志匪僻之冒其幾者乎

人能以此砥礪則通邑大都無在非爲仁之地矣

顏淵問爲邦　子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帝王之治法千古已備唯在建極者執中而祇承之時者人治之大車者器用之宜冕者物采之貴三代聖王固已斟酌盡善君子監於前代必得其所以行之乘之服之之心則茂對育物利用安身大觀在上

即可紹述三王至於樂以養心凡所以格神人和上下者必於如天如地之韶求其盡美盡善以爲涵養協和之用則法皆帝王之法心即帝王之心自無非僻得人其中矣然帝王立法非難守法爲難祖宗創制原欲延及子孫而每患積漸毀棄日銷月鑠以至陵夷故祖法一日不盡天下一日不亡則必於其及身之時先爲廢法之戒鄭聲淫哇勿以入耳則凡燕女溺志之端俱屏絕矣佞人便給勿使得進則凡壞法亂義之徒無自入矣去淫去殆以絕其非幾斯內無啟德之漸外無壞法之端堯舜禹湯文武建中之

心法一以貫之而君臣克艱以期守法者不異虞廷咨儆之心矣萬世太平之治不在此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孔子因顏淵爲邦之問而各舉其一事言之行夏之時王政以時爲大也釐工厘載統之乎時矣乘殷之輅器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之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矣樂則韶舞慕有虞氏之至德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必無爲而治歟斯世於唐虞太和之域乎放鄭聲遠佞人張子所謂法外意也一日不讀則法壞虞夏君臣交儆者以此宛然典謨訓誥克艱保泰之徵旨　時的關繫甚大　此節有轉王而帝之意則字宜深味　此節勿看淺直是千古帝王心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帝王立法不爲聖子神孫計而爲愚幼子孫謀聖賢垂訓不爲居常無事言而爲勢窮理極計蓋不計愚幼不可以貽子孫不慮艱危不可以處無事也天下艱危不測之事即在衽席眉睫之間以爲我無愚不肖之子孫而愚不肖之患即在神聖相繼之時矣我非有艱危之時遇而艱危之阻即在太平無事之時矣唯刻刻爲愚不肖計而後吾之立法者可以貽愚不肖而常安時時爲艱危世境虞而後吾之立身者可以處艱危而不亂故所慮既遠而近憂自無若蹈常處故而以意外爲不足憂則必有猝不及防而發於不及覺者不然防危慮險聖賢豈有不及覺者而必爲是經久不易之圖哉

遠慮非遠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遠　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凡鼠竊狗偷之徒不爲光明正大之舉其首鼠兩端惟恐或得或失而不欲顯有作爲也文仲有可以與立之權柳下惠乃國人皆賢之士薦賢實大臣爲國之舉文仲知之而不與立是其於位時時患得患失若有不可終日之憂而不敢爲當位任事之實也偷合取容可不儆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於人已之間非有厚薄而唯是修爲之際則責之詳者爲厚責之恕者爲薄君子自處無事欲居於厚而躬修則可以自厚與人無事可居於薄而責人則可以薄故責已輕者非厚以待已者也正薄以待已者也責人詳者非薄以待人者也乃厚以繩人者也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欲不賈怨得乎審於厚薄之辨而責已自不得寬責人自不得重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躁妄之人果而自用不能自謀故聖人不能代爲謀

木石之人冥頑不覺不能自慮故聖人不能代爲慮然聖人亦非眞絕之也不可教之人而求爲可教亦唯即其所不能思者而一致思焉則躁者可進於沉潛頑者可趨於覺悟矣聖人教人豈有所爲高遠者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智之人挾數任術乘人闕捷因天下之人皆有隱然不忍直斥之意而鼓舞其私智以逞弄於大庭廣衆之間以爲我雖不義而天下之人終無如我何也豈知小慧自矜則大道不能移聖賢不能教雖有悔悟之萌終無改移之日由其自鳴得意是以莫可挽回也可不畏哉

此等人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慧邀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故孔子以爲難若里巷鄙夫夫子又何難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盈天地皆義也義之所在即理理必有節節之所至而文生焉而皆有和順之氣流行其間至於隲實光輝悠久無妄以成始成終故萬事萬物未有不本於天地之理者也君子學問深造涵養有成舉凡天下

之理無不畢備於胷故一事之來有全體之應凡夫日用動靜以至經緯萬端總唯一義以爲之體而其有節有文無過不及不至任義而疎者則禮以行之和順於道德從容於理義不欲恃義而亢者則孫以出之有孚盈缶以實心行實事集義而非以義襲者則信以成之在君子學問醇備初未嘗有心而爲之曰若者爲義若者爲禮若者爲孫若者爲信亦非既有是義而又必資禮以行藉孫以出緣信以成要之一事之立而皆有數端之理全學之功使非學問充周安能有此美備哉欲應事者其必學君子之學而

後可也

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　此章做精義之功看良是義以爲質便是義之與比其實能義了有何非禮處不遜處失信處天理渾然在中無可分別第就發出來的細細體認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遜到底成就無虛假處謂之信總是一個義質流出來自有許多妙處禮遜信亦是一時並至無甚先後　假令行不中節出之乖戾誠實不足豈但非禮遜信亦豈得是義　本文俱在裏邊說向外故不曰以義爲質而曰義以爲質禮遜信亦然總是一理渾全於胷中而發現出來的三之字指事言亦爻然本文無事字還指義字爲長但要用得圓融不圓融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又似有病　君子裁要想他純備意又想他融化意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天下之事其所爲能者無盡其爲我所當能者何窮

世有能而我不能之人所當能而我獨無之人即不責而我心之病實甚若人已知於我何益不已知於我何損雖有能必有知而君子又何病乎此君子負疚之心所以異於常人也

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凡有其實必有其名急而求名則爲已不實若始終無聞則又碌碌庸庸而無德彰身顯之實故無名之人與無實均病蓋名者實之符無實之名其名必早其後也歷久而衰有實之名始雖不著而後必彌彰

一技之能果臻其至必有聲聞況修德體道者乎君子善積名尊雖不求名而名無不得豈與世之草木同腐者等乎沒世不稱將悔之無及矣能無疚乎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學問人品不爲君子即爲小人故夫子辨之甚詳求諸己者天地萬物皆在性中道德事功非由外至凡二帝三王之道聖賢豪傑之爲經天緯地之能參贊位育之事皆於己乎具之故索之而不盡體之而不窮凡擴充體驗以期必得者無不於己乎求之者也小人不知己之爲大而但見在人之可夸不知己之

爲尊而但見在人之可貴舍義理而慕顯榮忘性天而事近小安得不舍己求人而愈趨愈下乎

此與爲己爲人有別　君子看得己眞會得己大無所不有道德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志在隨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故只求諸人　求字甚有力　求己并天地萬物俱得求人併身心性命俱失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凡人處世非立異以鳴高即黨同以合俗皆由立心不正學問未醇起於隱微方寸之間流爲世道人心之禍身名兩敗貽害無窮者皆此兩端爲之也君子品大而學宏當其持己方嚴不爲汙下苟且之事可

謂矜矣而自持則然而非與人爲亢也其與物無忤不爲矯激孤僻之情可謂羣矣而同人則然亦非與世爲比也夫一君子也立身甚端嚴行事甚中正入乎民物儔類之中而超乎俗情勢利之表以此入世又安有灾患及身而禍連家國者乎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屬之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　天下有兩種人一邊立異一邊尚同皆由識見不高力量不大惟君子有一副眞正精神主張世道能矜却能不爭能羣却能不黨不爭不黨正是善用矜羣處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用人迪知忱恂敷繹旁求或拔之於崇朝或信之於平日其所以克知灼見於三宅三俊之倫者固自有所以爲用人之法也而不以言而舉人君子聽言周咨博採斟酌權衡或舍短而取長或因小而知大其所以好問好察於執兩用中之際者又自有所以爲聽言之法也而不以人而廢言蓋以言舉人則世之巧僞辨給之倫皆得緣飾以干進矣故君子聽言之道雖至廣而於用人之途則不雜以人廢言則我之明目達聰之意無由廣布於天下矣故君子用人之法雖至愼而於聽言之道則不拘蓋其並行不悖也如此然非權衡自我操縱在心豈能一以出之

無不允當哉用人聽言者亦思君子之所以爲學焉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者如心之謂其待人也甚寬而無刻急猜忌之私故推行之道有取乎恕然寬於待人必嚴於治己吾心有操存戒懼之功則一念之起稍有偏私即克制之而不以加人故不以吾之所欲施人爲恕而以己之不欲勿施爲恕蓋時時戒愼而後吾之終身可以隨所施行而自無過動也聖賢言敬言仁言誠無一不從戒懼愼獨始則恕之一言又何不可終身行乎

己所不欲二句不是解恕字正是可行終身處　終身行之謂行此一言也非子張問行之行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天生斯民皆此同然之理見美必好見惡必惡雖有巧僞必不能易是非之眞故古之人即今之人今之人即古之人其風俗升降不同而其心之善惡是非較然不易者固千百年如一日也聖賢持世不能與天下無是非亦不能與天下殊好惡蓋我與天下同遊於太虛之中即我與天下同囿於一直之內三代

聖王愛民誠深導民誠至而其彰善癉惡者一因乎人心好惡之公蓋人之不能無好惡好惡之不能不加於善惡者直也好惡雖加於善惡而我不能有加於好惡者亦直也以天下之好惡還天下則以天下從一人以天下之好惡從一人則不能以一人強天下故忠可變質可更文可改而必不能移此直道者皆此生民爲之也聖人出類拔萃亦此一民而已矣觀我觀民聖人豈能強其類而行之哉

不曰無毀無譽而下兩個誰字已是帶着斯民也而言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風俗轉移不在百年必世而即在旦夕之間蓋有教化以爲隄防則人心常厚古道常存教化少弛而民之趨薄如水之就下故史闕文馬借人不過文武成康風俗之遺存什一於千百而昔之所有轉眼即無則任其奔流勢將何所底止故上之愛風俗如人之護元氣培扶保惜則永久可以不衰一不保惜而戕賊耗敗之端不一途而至衰老疾病豈待積久後致哉嗚呼老者不可復少而不知少者之易老薄者不可復厚而不知厚者之易薄毋怪乎後人歎恨於前人也

無隄感觀全在吾猶及三字上只就目前所見又已一變那不惻然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君子立德立功必使吾心確乎不拔而後能有所成就若持守不堅而一有以亂之則德業交喪而必有鮮終之慮巧言之人變亂是非炫惑利害其言若中於機宜而聽之必至於喪守小不忍者或姑息以失機或憤激以取敗一時有所不能忍而終身悔之無窮此皆吾心無貞固之操故不覺爲其所亂也君子知言則詖淫邪遁灼知其受病之由養氣則小利小功不足爲動心之害聽斷不搖而貞固幹事又何他

端淺圖足以惑亂之哉懷永圖者必堅定其心志可也

此爲立德立功者說兩亂字俱從自心而生此正是審幾之學

子曰衆惡之必察者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惡之必察者或耿介而不能隨俗或孤僻而不能從時常人惡其持守之偏君子觀其用心之苦凡立心忠厚者每能察之若夫鄉愿之流曲學阿世奸邪之士欺世盜名一人獨行其智舉世莫測其奸小則壞人心大則竊國家色取行違居之不疑邦家無不聞知貽禍有不可勝言者自非至明烏能識其堅僞

之智哉衆好必察非聖人不能爲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地生人卽以天地之全理賦之故人心卽易簡之原忠恕有化育之妙天下之人以道在人外而欲以道而弘人於是冥心滅智而別求一道以爲功則仁義害人而虛無荒誕之說起矣夫子以人能示天下使人知異端之所以害道者皆以道在人外而欲遠人以爲之者也則夫虛無杳渺離人以爲道者必不足以希聖希天可知矣

全是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　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太迂想吾人隨時隨地那一

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默動之也勿以人字專歸聖賢弘字空談位育　非道弘人就遠人爲道者指破迷途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生之過究亦無多而能改之人百不得一蓋行事之失或識有未周力有未到一時偶失自必悔悟此不足爲過也唯夫心之所累意之所偏往往一節之愆終身不能遷革則謂之過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以爲不貳過則一日之中去舊從新去卑從高進詣不知何極今人一念之妄終身係累而不能自除又安望其日就月將詣極致遠哉此

顏子之於人所以夐乎獨絕而不可攀附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君子爲學貴乎遵志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蓋寬以居之則從容有得而理無不安若迫切求獲而徒恃心思以索之則雖使有得亦危而不安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夫不得於心則宜朝研夕討博稽廣覽以厚其畜德之資斯原廣而資自深積之不厚而徒用其思有不冥心而流於虛寂者乎以聖人之思而猶爲無益彼索之空虛者夫亦可以返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祿者養賢之典學道者未有不得祿者也但以道謀祿則爲僞學君子謀道者也而必不謀食者也蓋一念憂貧則謀道之功卽爲謀食君子知學道之中有得祿之理而憂道之心必不可有憂貧之心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陋巷簞瓢其樂不改非謂如此已言盡道乃不如此不可以言謀道也人苟憂貧縱不謀食而學皆干祿人苟謀道縱可得祿而必不憂貧欲知食之謀與不謀其必於所憂辨之哉

祿在其中與干祿章不同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謀道而祿在其中是謀道謀食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此處未學正宜清楚君子憂道不憂貧纔眞是謀道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帝王修己治人之道總在天人性命之中而惟敬則足以全此理惟禮則足以顯此理故敬與禮君子所以修己而安人檢身以範俗者也守此而純全者謂之仁知此而不揺者謂之知人而能仁則固已精一執中能擇能守弼無不直行無越禮矣然內外人己

之間往往守諸身者易措諸物者難知及仁守而不能莊涖不過一時簡略之徵疵而民未生共則所爲居敬者猶有間也知及仁守莊涖而動不以禮或亦教令節目之未備而治化未醇則所爲好禮者尚未至也夫由知而仁固已直得乎帝王勅幾凝命之學矣而小眚亦足爲累是以帝王馭世合天下而治一身統萬物以爲修己必使兆民之衆四海之廣一如四體之不言而喻焉則宇宙之間太和洋溢莫非淑氣之熏蒸而百姓昭明睽天下無屯蒙晦塞之患其斯爲知及仁守之全功也哉

莊與禮總是仁守中事仁守總是知及中事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　及字要看得重此是請到非是想到此已悟得徹信得過了從此保任去不使一毫私意間斷方是仁守　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欵意也見無仁人流露之精神　亦是知未徹處　言雖知仁莊涖相須不偏而動民尤不可以無禮也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欵意　動是使民的意思禮字歸在民身上重我去以禮動民就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凡大才不受小知大德不爲小用以大受之器而求之於小智之能隱矣以小智之才而授之以大任之事誤矣宇宙民物之任必非便捷所能爲取集事之徼才而視儒修爲寡效則便佞之小人進而寵博之

君子退矣智深勇沉之士必不輕見其所長以偆利之淺夫而視之爲安危之重寄則舉世受小人之禍而終不得見君子之功矣夫小人必不能大而君子非不能小唯器大者雖小亦大故人不能知人不能知而曰君子有能有不能也烏足以語君子也哉夫子亦曰不可小知而已矣

只言大受非君子不可見君子足爲世道擔當民物負荷天下所不可一日無者非小人比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人之養身一日之間水火不備則饑餓凍餒交迫乎

其身而不可以爲生人之存心一息之間仁道不存則熏蒸搖惑紛擾乎其中而不可以爲心不可爲生則生之氣耗而身爲之槁不可爲心則生之理絕而心爲之亡心身之本也仁生之本也欲水火以養身而身之生理先絕雖徒食息奚爲哉然非曰仁之於生無形焉已也人苟日用飲食皆出於仁則身之安宅天之尊爵不驕不倍明哲保身豈有險巇不測之患哉洵乎水火與仁不可同日而語而人故遠之亦獨何也

民字包盡聖凡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道甚廣不能當仁則舉天下之事俱不敢擔當苟能當仁則百爲事業皆可以我當之而無難故爲仁之道止在一心而當仁之力自能充塞宇宙蓋當仁之事甚難當仁之力甚鉅人苟身任乎仁則一心內勘既知爲固有之物而生生不已自有以得夫不息之機堯舜禹湯文武有爲者亦若是豈以我身未足而欲退遜於他人哉不讓於師言其一無可讓耳

千古來積怯只是讓過前人去了這仁字指那大處難做處說讓不是謙遜是膽怯是志卑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天地之道無一息之停故變化錯綜而不可執一聖人執其易簡而觀其會通故圓融中正而不膠於一格吉凶之貞勝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天下之動之貞一倚伏莫如吉凶健運莫如天地往來莫如日月至繁賾者莫如天下之動而要皆不離於貞則知非貞不能效天下之動非變不能成天下之貞天下之人滯於方幅泥於成心意謂拘守一端遂可以盡大道不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天下之道未有或窮於變之中者也唯變而不失夫正故日新又新而不可以或息不然天下之變何以必聖人乃能盡之乎

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人臣事君各有當爲之事天子奉天以治天下設百官以理兆民其事非出於厚生即出於正德故大而公孤卿尹固爲天子燮理綏猷小而百司庶僚亦爲天子承流宣化非特告成功於天子亦以報生成於天地事君而知有事則莫不夙夜靖共爾位不敢棲遑偃息以耽樂於私家矣今人事君不知有事故戲渝夸眺徒爲身家利祿之謀不知干祿不回則神聽式穀事君之人共天位治天職其可但知求食也哉

看一敬字何等精神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者君子之心涵育熏陶長養成就或鼓舞以導其機或戒董以率其直其爲法也不一術而其爲道也不一方故君子之心不已於教無類者天下之人民吾同胞物吾徒與或舍其舊而圖其新或闢其邪而返其正風氣有所不能限宿習有所不能拘故君子之心不分於類夫高下有所不能不分者君子之教也而非君子之心有類也材質有所不能不異者斯人之類也而無不成於君子之教也若君子之教

而必擇人以施之則人之仰賴於君子者幾何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術之異爭於毫釐極於千里其彷彿影響之際常可以僞而亂真而不知岐途一分則南轅北轍必各至於無終極而止故人之才智無涯彼之往而不返猶吾之進而不窮謂說可互通必無是也今人於道術之分不知其所以異於是或援儒入墨或援墨入儒附會一生而眞僞面目不可復辨豈知其說之背馳若水火也哉然公私義利莫不皆然固不獨道術之大端爲然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君子之道重其實不重其華貴其本不貴其末道本也辭末也理實也辭華也君子唯取理足而道備何貴乎辭若不得已而有辭亦達其理道之本而已矣何以支離汗漫爲哉若夫輯懌之辭醇乎中而應乎外則又不期達而自達者也

辭須是達非其中誠有之流於既溢發於持滿不能達也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　達是通達辭之達者六經是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之所以不可離者唯是即立在立即行在行即言在言動容中禮即爲盛德之至而非謂動靜語默之外又有所謂虛空杳渺之道也異端於日用飲食之外別指一清淨寂滅之境以爲虛空杳渺之所存於是掩諂聰明放廢仁義悉舉道而推之吾身之外而手持足行不復有一載道之形此唯存一道之見於中是以遠人爲道而道愈益遠子張見子與師言而詢其爲道意蓋震驚夫道而且震驚於言不知子言固道則道固不在言之外而道爲相師之道則又道

之小節末曲而又非可以粗淺概之者也子張始疑道遠則有震道之虞既而知其爲道則又恐以道爲升降揖讓之數而不復思所以然夫升降揖讓豈能無故而中焉者乎

聖人全體是道行來不知拈起便覺及階言階及席言席皆坐言坐事極平常一有道與之間幾成奇特夫子云相師之道煞甚平常道非有名可示非有法可取舉足動步即由其中明眼暗眼共此一路因子張拈出故見是道非有所擬議其間也看一固字絕去安排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封建之意至深遠也先王建邦啓土而設五等諸侯綏羣繩聯以綱維天下其德大者其爵崇其功盛者其祿厚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等級相懸不啻倍蓰千萬之遠而天下之人處之而若忘安之而若故此非先王能以私意束縛強制之也天下之人莫不有爭而循乎當然之分協乎自然之情則莫敢過焉人情有所甚害而狃於小利者莫大乎懷不足之心而以爭取攘奪爲也聖王御世期以一人安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其所以治天下者使天下各得於分與情之中而其所以治一已者先以一身自守於分與情之內已之所居養尊處優疑若有大遠於天下者然恭儉撙節不敢馳情遠略以開疾怨之端故德冒天下功侔天地而其所以自奉者止規千里爲畿焉則其寧處貧寡而不獨私夫富強明矣爭取攘奪則我既取人人復取我我取人者處其一人取我者處其十我取其少人取其多爭相效尤而我遂爲天下所環伺傾覆之禍將在於此季氏之所欲在取顓臾而不知季氏之可憂在分公室夫公室者先王均利

和義以創建之而顓臾季氏之所賴以植立者也建魯以衛周建顓臾以衛魯然後有季氏無周則魯無以立無魯則顓臾無以存無顓臾以衛魯則季氏無以久今季氏憂顓臾以爲顓臾之不服我也而亦思顓臾之不服何以致之季氏分公室則顓臾背季氏顓臾背季氏則季氏之勢孤而將不能使其民季氏勢孤而不能使民則顛覆傾蹶而無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故季氏之憂實在顓臾而其所以不能不憂顓臾者則非顓臾之故今欲相夫子而扶持之則不在勤兵遠伐國家之制都城不過百雉而費之城廣矣

公室四分三入於私而公有其一則季氏之民多矣富擬周公而聚斂附益則季氏之財富矣今惟損多以益寡裒富以益貧使季無患貧患寡之心而魯有均和安之效則傾危之患去離析之形復子孫之憂何自而生或者曰季用二子而二子欲其寡貧勢必不聽夫寡與貧非取季氏之家而強分之也季氏取魯以富己不若以魯之富爲己富爭魯以強己不若以魯之強爲己強且明告以指臂相使必精神盛強而後百體暢遂則指大脛腫徒爲跛蠶痱癖之憂而非康強壽考之福勢必忘私爲公庇民尊主以邀福於周公魯公顓臾聞之且將奔走服從恐後矣又豈有子孫陵逼之患哉

季氏病根只是個欲字子孫憂即從此生出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深惡冉求斂懼季氏總之維魯之切耳欲強兵者先富國求爲季氏聚斂已先爲之地矣夫子獨歸過於求直窺他病根處　提出先王二字是把大名分壓倒他邦域二句根先王來不可分三項說且字是轉語是字是直頂語疊疊說下以先王爲主　欲之一字不覺吐露真情　當去意不重只重在位當諫　且字謂二臣欲與不欲未暇論且就爾所言不欲者亦已過矣　虎兕出柙喻季氏踰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櫝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　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　隱然分解昔者先王數句　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邑爲季氏子孫謀耳豈復知有魯哉　十二字一氣成文　提出均字作主下根均字遞說均者各安其分

所當得　季氏君臣病在不和不和之由起於不均以不均故不和而其勢必至不安而傾矣故夫子究極利害以杜後患非惟安魯亦所以安季氏　和即寓於均安故並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　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則利遠人以自益既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人之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所有也均安和便是修德不必增出禮樂文章等項　安字即上文安字謂安在均和之內也　季氏四分公室顓臾猶知有魯怎肯服季氏夫子不均不安之論正說顓臾所以不服之故也其曰相夫子正指不能張公室以致遠人之不服更不能止其竊據致使魯邦四分五裂而內變作如何反勤兵於遠　而字緊頂上說季氏之憂正與子孫憂相應蕭牆明其近也即變生肘腋意　誠知天下之大分誅伐無容下操由求宜有救正之言且酌國家之遠猷干戈豈容外動由求更當有憂危之警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之勢統於一尊則人人不敢越出於旁竊則一人不得專天子攬綱維則諸侯作屏翰而大夫士庶人莫不震疊服從以共遵於王路而蕩平正直之道天下由之而不知故大道之行其統在上朝廷無統馭則草野操是非故諸侯大夫士皆不能竊弄威福以得志於天下而越禮犯分之非人人有所不能忍故公議之存其流及下道統在上一人建極六服承

流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憑藉寵靈以安享長久而不知實賴於一人之休故一統之治常數百年而不變者非諸侯大夫士庶人共爲之而實一人之獨爲之也公議在下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敢擬諸侯陪臣賤隸尤不得盜僭威權以劫制天下而亂臣賊子人人所得而誅故僭竊之失逆理愈甚而愈速者非天子諸侯大夫能獨爲之而實庶人之共維之也西京之世文武成康之盛其於禮樂征伐無一不出於天子而庶人私議固無由作降至春秋隱桓莊閔之際自諸侯出矣僖文宣成之世自大夫出矣襄昭定哀之間陪臣執國命矣人心不歸公論不與顛覆之禍皆可屈指而計春秋之作其敢自外於庶人之議乎

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天子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不然而綱解紀弛權烏得不下移也　諸侯之上陵由於天子之下替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作俑則今日我之僭上實啓他日人之僭我十世五世三世論理亦是論勢自大夫出不言禮樂征伐不成其爲禮樂征伐也陪臣但云執國命而已爲公道不在朝廷故公議屈伏於草野　當時大夫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大註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然則曷爲而必於十世五世也內外相維大小相制磐石之勢猝難動搖故世數猶久後世權臣僭竊匹夫闖奸覆亡之禍相繼踵至漢三國唐五代皆其鑒也然則封建何負於立國哉

此節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因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　方三家專公室之勢而竊魯國之政本欲利其子孫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可狎我有上交畏友之心則精神肅而志氣嚴清明強固勵志進修不期益而自無不益矣我有狎比小人之心則防檢疎而矜心勝驕惰怙侈非幾日貢不期損而自無不損矣

自天子至於庶人道德功業莫不以友而成然友豈能損益哉亦我之自爲損益耳便便於我也善善爲之也直諒多聞之友必不便於己柔順利貞之道必不有所作爲於其間我取其便己而彼善於自藏其於友也何益乎

三益之友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三損之友使人日趨驕惰而不覺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出於情之所好而發於至深所好者正則無不益所好者邪則無不損禮樂人善賢友而必出於節於道於多不過志趨正大而由淺入深由外入內如水浸物而不自知驕樂佚遊宴樂則志氣日弛精神日散非併之來愈積愈錮如火銷膏而不自覺夫喜樂之意出於平時念慮之微而其損其益關於立身持世之大性情既殊學術無由而轉人可不知所以致謹哉按三益只淺看節禮樂朱子所謂講明不置是非不謬則存之謹守之正內有以善其莊敬和平之實而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不過悅慕勉強多賢友無非博收廣攬與履中蹈和見賢思齊者尚淺一層而由淺入深則可以進於成德樂善之域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凡人檢身之功未至則語默無常應對失節平日心無矜持偶有違宜尚多不覺唯於大人君子之前位望尊隆道德宏備其周旋中禮皆有盛德感人光輝發越之象而我以鹵莽之身承之不覺舉動張皇羞恧失措矣夫學者修身治心當初學之時即詔以應對進退之節周旋揖讓之容侍奉先生各有儀節至於學問成就猶必時然後言察言觀色唯恐一節偶誤以乖語默言笑之宜今侍君子而言非輕發即拙吶囁嚅則平居養心攝密之功果何在乎

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慵身之功所以如此察言觀色正恐自家失言非逆合人喜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生由少而老本有成始成終之理而碌碌驅馳俠焉征邁當少壯之時覩日月不甚惜至年齒漸衰始

知去日不再豈知眩亂反覆而不止者一皆血氣爲之也君子非有異人之歲月而能於血氣之中辨志氣之正蓋氣之乘夫血者有盛有衰與年齒爲轉移君子不敢任也氣之帥於志者無少無老與天地爲貞運君子必欲持也以必欲持之功寧不敢任之志於是君子之戒既貞而常情之變自去色鬬得者非君子果能無而血氣所至之病君子戒之而自無以擾其身也君子之心亦始終貞一而已矣

夫子教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 此戒當徹終身言三戒者只隨時之易流而爲之防耳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聖狂之分止在敬肆君子之心時時顧諟念茲在茲則戒愼之功自無所忽天命者秉彝物則之精萬事萬物之準大人則行爲坊表聖人則言爲訏謨君子畏天命非畏禍福實知天命之理即在吾心之中故知天命即知吾心知吾心則有不失吾心而爲大人先得我心而爲聖言者吾心之靈既已明明祇畏則大人安敢輕聖言安敢忽乎小人不知天命即不知吾心不知吾心則毫無忌憚舉天下事無有能攝其心者又安知有大人聖言之可畏乎君子小人之殊亦觀其有畏無畏而已矣

此示人以攝心之法全重在畏字上而知之一字正聖人指點路頭處蓋吾心常惺惺一念即是畏也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絕而聖狂分界止在敬肆之間是心上工夫不在外邊作念 天命即上帝臨汝之命所謂修吉悖凶是也 畏是君子之三畏皆是這點良知提醒此心纔昏昧便自流於無忌憚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人生唯有一知精而爲研幾顯而爲庶務內而存理過欲外而參贊經綸皆此一知所統具上古聖人徇齊敦敏不待研窮而思無不通故知即生而全斯爲最上其次知雖甚全而思有所蔽故假學以通知其

次知已有窮而心不自已故亦以知而能學至不能學則必不能知然天下無不能知者則亦無不能學者有知無不可學既學無不可知知之所存聖無所加愚亦無所損聖人豈有異於人而人豈有不全夫知者哉

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二次字非言相遠乃言相近皆是次於生知謂皆可與上者同歸也 生即於學看出學即從生帶來 人生來即有良知惟聖人不爲物欲所蔽合下即能保其所生之知以爲知故爲上常人爲物欲蔽其所生之知須學以磨鍊此知出來則即復其所生矣 困而學不說個知之極妙此還未到得知只肯爲學便向後有出頭日子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心之官則思心得其職則吾心無營無擾而明之體自全故視得思則明聽得思則聰色得思則溫貌得思則恭言得思則忠事得思則敬疑得思則問忿得得思則知難知義此萬事歸一心而天君有常主者也夫天君常主則隨在自能致防若一一致思必有忽不及覺者矣故君子無事不思而又曰何思何慮蓋唯何思何慮而後能無事不思此已發之和所以必求之未發之中者歟

思之體不可言一面兼於九若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體自若也何有於九乎九者就天下與

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不過此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 聖人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明聰溫恭等字正須着實體認方是九件若只重看思字便止一思矣 思是心視聽等皆心發竅處本原既醒觸處靈通視處即明聽處即聰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從來聖賢豪傑同此好善惡惡之理而美大聖神各有才品高下之殊人之具秉彝而好懿德莫不各有恒性之良而覺世綏猷必歸已正物正之大人蓋見善則喜聞惡則惡濟世潔身皆不出此而潔一身而遺天下猶未能全修已盡性之功大人非有殊於好惡之理而裁成輔相能以好惡極位育之全故處則負蒼生之望出則溥霖雨之施當其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固有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而不爲之概而及其遇清時遭聖主則轉移變化而能舉一世於時雍此性量宏功非一節自守之士所可及者夫學術不周世用則隘而不全事功不根性天則雜而害治君子已物一體而德業一原以好惡之徵而包舉乎斯世斯民之大出有爲而生不偶其人豈能旦暮遇之哉

通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語意重下節 求志達道亦只此好善惡惡根基人也然求志之人當下意念便曉得好惡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的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善不善指事言不指人言 學術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於性天便非達道未見乃歎出處合一之難非慨世語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其斯之謂與

今人圖目前之榮不顧身後之議以爲身後之事聽之悠悠而不可知不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道德不顯者不待易世而名不聞而躬備道德者歷久彌彰夫崇高赫奕以爲可以動人而不知名及身而偕喪困窮阻阨以爲湮沒無聞而不知顯懿之範昭

垂至今蓋人心自有眞鑒其不能以耳目眩惑之也

景公夷齊不可監哉

公論在斯民民字着眼
死之日到於今可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人情莫不甚愛其子一物之微常欲以貽子孫豈大道之傳不欲私諸其子但材質賦於生初上達在人

領受親者未必得傳疎者或已心會故有欲與不能欲靳不可者聖人固不私子而子亦無可私仁人之心唯欲傳道道得其傳則人人無異詩禮二者本於先王傳於後世唯能學者得之君子非欲遠子而公溥之懷誨人不倦蓋能學不能學在乎子而不在乎遠與不遠之間耳

詩禮一脈乃先王垂世之大法歷代相傳即夫子亦有不能爲異者此道脈所以歸於一統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妻者齊也理陰道而治內政內以修六宮之職而外以佐后王君公之治故大婚之禮聖王重之春秋譏奪嫡而妾亂政其故由於情欲之易移而其本出於名義之不顧意謂廢置由我寵愛皆可任心不知名位之正君實始之而臨臣民而交與國皆曾顯揚昭示以播告於遐邇燕昵之意豈所得私夫子告哀公以爲政而曰敬之至矣大婚爲大蓋推己治人之道莫先夫婦詩首關雎易始乾坤無非以王化之本起於門內魯論此章其亦此意也夫

邦君之妻四字極重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
君夫人如所稱君王后之義不可曰君之夫人

論語述 卷之九　浙汜陳詵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然卒不至受怨而觸禍者循理順應不涉以私而亦不以成見參與於其間也小人之心無往非機其險巇忍刻猜忌刻忮之心如矢之滿而必期於發我以有心應之則兩機相觸蹶

然而張唯彼雖出於險巇而我仍歸於篤實則我之機不生而彼之機自息雖有變詐無自而生陽貨欲以迷邦失時諷孔子孔子直以不可答之其氣雖出於婉柔其理實歸於正直至於吾將仕矣之言則直道其胷中之本懷而陽貨此時究不能以一毫加損於孔子亦併不能以孔子加損於其心則聖人不唯能使我心寂然不動亦且能使世俗險巇之心皆寂然其不動也直道之妙固何如哉

妙用全在時字上可以時亡自可以塗遇可以塗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即謂貨未嘗見孔子可即謂孔子始終是不見亦可陽貨問意全着孔子身上來孔子答意全不認作自家身上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人雖梏亡陷溺之時一念感觸天良自存見赤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見簞食之嗟蹴必有不屑之意其於賢人君子未嘗不近所以愈遠而愈不可爲者則所習不善以致然而非性之咎也夫相遠既由於習必無一旦猝然不可挽之勢而至於相遠之時未嘗無相近之體則奮然覺悟仍可自新人奈何因所習之不同而歸咎於所性之或異乎知所性之無異則性善之大同不言可決矣　天地之間止此陰陽

五行之氣流行不已於於穆之中其體粹然而至精其用純然而至順此即天地之理初無有善惡於間唯氣之所運不同而時之升降亦異是故有泰有否有剝有復屯亨不同而治亂懸絕此非氣之有殊而所運不齊以致然也乾坤之道不過坎離而聖人益之以震巽艮兌蓋以陰陽之氣而行乎山澤之中於是乎水火激射而雷風相薄故雷山謂之小過澤風謂之大過聖人說卦命詞夫豈無意於其間哉水至清也着於土則濁火之藏石亦至善也而焚薪燃膏則黑焰生焉蓋氣不能無着着不能不麗於形麗於

形則形之清濁不同而不一之致以出是故或澄爲甘泉或淆爲潢汚或供燔炙之需或爲燃照之用質雖不齊而體無二致澄之熄之以歸於本然之初則水火俱爲水火而非此之有所美彼之有所惡也人性之善亦若是而已人物有生之初浩然盛大之氣運於百骸而動於四體理器相用而知覺生血氣相乘而形質具其間靈者爲人蠢者爲物清者爲知爲賢濁者爲愚爲不肖其厚薄強弱敏拙高下之資亦實有出於性生而不可強者然非性之有是不同也性涵於虛而載於實涵於虛者仁義禮知信之德藏

於無形而莫得其體載於實者耳目心思之用徵於有象而顯著其功無形者本乎天有象者本乎地本天者親上故無不一之端本地者親下故有參錯之致人生氣質清濁不齊厚薄各異性若使然而豈知理之無分殊也哉夫子斷之曰相近亦欲人去人見天而識親上之理耳夫人之以息吹也其爲氣無殊而入乎物中則竽笙簫管犖然而不雜執途之人而語之曰竽笙簫管之聲無異人必油然笑然曰竽笙簫管之聲有異而吾之吹亦有異也則豈有二氣也哉知竽笙簫管之吹無異則知性之善亦無異而習之相遠不待言矣

此因人以善惡相遠歸咎於性故爲性分解猶云咎不在性而在習欲人慎習之意　其實性只一個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此章論性是從人習中拈出故曰相近此近字正從那遠處揭出語氣甚圓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智下愚質之不可變者也故雖不待習而亦有相遠之勢夫子既言相近又言不移恐人雖不以習爲性而又以質爲性耳先儒氣質之性信有旨哉

此章非發明習相遠正發明性相近蓋語意雖說不移主張全在可移上不移正是他上智下愚處於習相遠後再提此一句不惟使中人知慎習也亦使上智刻刻防習之移而下愚奮然求其所以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後世治人類以禮樂不如名法道德不如功利故上以刻覈爲能下以巧詐爲事先王敦詩說禮之意概乎無聞不知帝王治世將使賢者愛人而不肖者易使賢者與我共治天下必愛人而培護元氣而庶民服從於下則暴亂不生而干戈不作然非詩書禮樂以淑其心絃誦詠歌以平其志則智者逞智以虐民愚者恃氣以犯上禍亂相尋而兵刑遍天下矣夫子

平時與諸弟子言王道無非欲與千萬世之人道濟天下之意武城雖小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子游以此治邑而邑人弦歌則儒術之效於此可見治天下者果尊所聞以行之與斯世共興夫學道之治則庖丁之解有不舉斯民於三代之隆者哉

武城弦歌便是治天下的樣子堅二三子之信正望同以道濟天下之意　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化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正自言其尊所聞之意　道字該得大體樂亦道中事

偷弦歌亦體樂中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聖人用世如神龍變化勺水興波人果能用夫子則必奉身以從奉身以從則舉費以聽舉費以聽則強公抑私而以周道治魯以周治魯而周道可興於東方矣夫原泉之木不擇地皆可出有本之學不擇時皆可爲聖人亦但論其用不用耳豈論其所之之何氏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人之一心藏之密於無形而運之能通萬類者非徒抱此空虛之體也人心本然之體渾然太虛而蘊蓄包含自有溥博之用故止此一心而或肅爲恭或舒爲寬或篤爲信或健爲敏或慈爲惠皆有不待人爲而自然具足者人能充滿此心六合雖遥何理不貫唯人之視天下恒大而治一心也恒疎心本恭而傲乘之心本寬而隘奪之心本信而詐入之心本敏而怠誘之心本惠而刻間之非五者不全於吾心而吾心不能行五者則專己自私而心俱倀倀而無所用聖賢爲學非以心馳天下而以天下驗一心五者運

於乾健不息之中而量之所充隨所行之而無不效故恭寬信敏惠者本然之體也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者自然之效也本然之體全而自然之效即得何仁之不在一心而心之不足以周天下哉蓋天地一理而具五行人生一心而有五者天下之物無不統於五行之中則天下之人亦無一不歸於五者之內人或疑一心不足周天下則誠未知仁道之大矣

子張一生務外夫子把此心流露處指點本體出來正要以全副精神行徹底的作用大旨全在能行二字上五則字不落一層正示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　合恭寬信敏惠來此心更無絲毫走作方是仁非謂仁之隨在異名也

佛肹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君子所以不善不入者危不入亂不居也君子所以斯人吾與者磨不磷涅不緇也然堅白雖完何必定用磨涅蓋聖人道大德宏不善之來如紅爐之點徹雪入無不化安能逸我匏瓜一喻發出救世深心明乎先知先覺自當拯世覺民非若空空全無知覺之比也聖人事道之心於此見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君子經緯萬端裁成天下祇自懋其始終念典之功而以吾心實致於措施運量之際故隨其所著懿德自彰寬而爲鴻慈精而爲睿哲篤而爲允塞質而爲自然健而爲強毅爲明決無非一心知覺之靈以體會乎物理事幾之當而初無所作意於其間若以美名爲可慕而作意以好之未有不墮於一偏障於成見者也君子爲學非苟求爲名而已說諸心研諸慮以天下之理入而與吾之心會以吾之心出而與天下之理會隨其所至皆以不易之天則應之故措注咸宜而泛應曲當繁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蓋德行之際固不可以言爲者也蔽之始生於見見之成出於名名之美不能無好好則偏執而有所着故學者立標指而流弊之患生圖治倣古人而偏執之釁起夫子取古今之名德統而括之曰學所以化名目之陳迹歸於古人唯精之旨使去情見而務研求不爲格式方圍之學而求乎天人事物之宜則心原物理資深逢原可以爲用而不可以爲名影見不生而真體流露六德之用溥博淵泉而可以化裁天下矣

六言六個話頭也逼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得須是參研自心使我靈明透露到處逢原故終身有六德之用而未嘗有六言之名若只羨慕六個話頭即有一番情見爲之湊泊即有一番影似爲之障礙所謂六蔽也　學不是口耳只要心體上打疊明白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羣　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大凡爲學之要莫切於性情莫大於倫紀倫紀之道

以性情爲眞六經皆倫紀之書而唯詩可以理性情故以性情敦倫紀莫如詩蓋忠孝流連必莫可解於其心而後子臣之誼篤而治亂興亡之故上而朝廷邪正下而風俗貞淫燦然具備至情易流而止之以禮義氣易激而治之以和平皆所以淑之於隱微之中而施之於家國之大故婉愉篤棐而能喻君親以道若夫草木鳥獸旁引曲喻皆於人事有相爲感發之旨比而通之莫非忠孝之助故書之切性情而善倫紀者莫詩若也夫子教人必言詩禮而此備言詩益以告小子蓋欲學者以忠孝之心出之以和平之

意而興鳥獸草木同臻太和之化也歟

最易流者情得詩而節最難治者氣得詩而平上說四可以而即接以邇之遠之則知事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此節勿添可以字三百之詩一會一歎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意亦遂以湮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二南之詩不言文王之德而但言后妃之志行德惠以漸及於汝墳江漢之間蓋隱然刑寡妻而御家邦者不啻和風扇而萬物蘇也亦不言南國諸侯大夫之德而但言諸侯夫人大夫妻之誠敬奉祀以馴致

摽梅江汜之風蓋隱然內順治而外和理者不啻協氣流而熏蒸徧也風者動物之端物之動莫先於夫婦夫婦能化而天下自無不化故二南之篇以爲風始明乎修身以正其家者萬化之幾而感通之本也

正牆面而立則一物無所通風者神馳之物牆者形窒之物不能通斯物得而窒之罕譬而喻豈虛語哉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他溯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閡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周自武王周公考監二代制爲禮樂以陶淑天下故雖王道衰徵殊俗異政而稱禮述樂之風歷久不衰其稱引傳述誦說不置者先王教化之久流風未亡而漸遠本初者則沿習附會崇尚浮文而不復思其本旨也夫制作之初必有精意而精意之實人人可思夫子不明言禮樂之何謂而但以世之言玉帛言鐘鼓者使之取禮樂而重思之蓋反覆深思固有曉然自得者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凡中藏正者貌必和內方嚴者外必易和易之人初非有心以矜己亦非有心以媚人色厲者外爲矜張

之色以拒人之我規而於勢要關切之人則實有所以巧中其心之處使之善柔而可親蓋拒恒人愈峻而後要人之不爲我拒者其愛愈深外若不可犯而內與之比則化其人之嚴憚爲親昵而其人之愛我者弗釋矣此猶入人之室而竊其所藏而人不之覺豈不謂之穿窬之小人也哉

在與屬低是不好字面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德之在世如玉之在席瓦礫必不可同儕報瑜不必其相揜世之君子愛之而小人必不能珍之故昭然

顯白於世而非他物之所能假鄉愿之人欲使長厚稱於人而外爲廉潔以冒君子使無識之人辨之不能辨而營私自便者且欲學之以效眞此猶砥砆之亂美玉豈非德之賊乎

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愿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汚是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媚君子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人有所聞縱未能即行亦必默而體之使我心孳繹不忘庶於身心有所裨益旋聞之而旋說之於停蓄乎何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浮淺自棄者可不思所以藏密之功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不可與事君不必李斯之憂蒙恬盧杞之阻懷光也凡一司一職同僚共事如其識見庸陋志趨卑下則患得患失輾轉相尋於公事必僨而譴罰與之同受故惟鄙夫同事爲無可奈何也夫惟知其幾而早與之異則庶乎可以免患若夫亡國覆宗古今龜鑑昭然在目又豈說之所能盡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者禮教修明風俗淳朴民有三疾不過一己氣質之偏於斯世之大防無與今也或是之亡則防維既失禮教不明民氣稍偏即蕩檢踰閑而莫之或止求其如古亦不可得夫風俗淳即病而不失其眞風俗壞雖疾不能如乎古況乎德美行芳而冀其比蹤往哲哉曰古曰今知其必有以致之而非僅斯民之過矣

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　不但美德不如古即疾亦不如古有無限感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之悅目甚於朱鄭聲悅耳甚於雅利口悅心甚於正此皆人所易狎而難防者然紫之奪朱失目而已鄭之亂雅失耳而已利口亂正至失邦家則其所關豈止一身一官而已哉君子不爲美誘則三者之來皆能屏絕若惡正悅邪則聲色之間尚難防詭況於宣慾導諛者乎人知利口之易淆不啻涇哇之易悅則邪佞之來自遠之若鴆毒矣

聖人欲人嚴其防也非惡似而非者之謂　此如詩之興體用兩也字換一者字主客了然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一身全體是道何嘗貴言其不得已而有言者以小子未知所述而因以言而教之也然以言爲教則僅能教於言之所及不能教於言之所不及故以言爲教者其教淺以言爲述者其述不深夫子無言之欲正欲還其默識之初心以明夫爲誨之合一蓋誨人不倦誨即爲爲而無行不與爲即爲誨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其行其生有不知其所以行焉生焉者也天不因時行物生而有天而四時百物自不能已於無言之天時物不待言而行生而不言之天自有以行生乎時物故日月照而萬物明聖人作而萬物睹日月聖人無心於明睹而萬物自無不明不睹故止乎此自無不周乎彼今人有得於己即欲立言以教人此猶以日月之明而必欲分明以照物也萬物之蔽其明者不亦淺哉

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　欲無言無可言也至教也　夫子之欲無言眞處全在欲字上知天命之性則知修道之教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不屑之教非忍於棄絕也使之聞之正欲其反求而知所改耳夫子之門原壤拒孺悲孰非教不倦之仁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於三年之中往往哀毀不至雖服其服而無其容雖有其容而無其志及三年之後食稻衣錦而反悔三年之未盡此人子之至情與天地無終窮者故感時而尚有霜露之思而宰我以期年爲安則其不仁甚矣故於其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動之夫使以三年之愛而報服則其心亦以三年而盡矣但緣情制禮不得不然而猶欲短之何哉

孝子於親每事惟恐不足聊以自盡其心乃計時論序爲之議短將此心放頓何處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故夫子不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本心不能安處挑責之子生三年一語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不寧眞善於以仁屬人也　禮樂無所不在喪固

有喪之禮矣惟樂無所用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　父母於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久夫三年之喪乎乃挑他本心非以三年爲報服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人有心而無所用不唯德業不修即其身家亦有不能自全者矣故以博弈甚言之蓋人心之靈固不可以誤用而尤不可以不用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天下不患無勇而必有所以和順其心思輯柔其志氣而後君子以之配道小人以之保身故義以爲上有所以化天下剛暴之氣而收其堅強之用者也設惟勇是尚則君子小人俱爲暴亂得不爲厲階乎

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蓋義以爲上則當爲便爲無所畏避當止即止無所繫戀此即是大勇　曰尚勇便有意氣加人意不曰以義爲上而曰義以爲上正見宇宙第一等事業更無加於義之上者　精義即治氣之學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

爲直者

維持國法爵賞窮而佐之以罰維持世教攸好窮而佐之以惡君子心氣和平義理純備見夫刻薄少容無禮無義者惡之子貢見地明通情僞畢照見夫穿鑿巧僞假托名理者亦惡之君子所惡其人猶出於不知子貢所惡其人多出於作僞出於不知者惡其傷中和之德無學問之功出於作僞者惡其以奸利之心行自負之意君子之惡猶寬而子貢之所惡則較切矣

維持世教在國法則賞窮而罰佐之在心法則奸窮而惡代之　上節用而字是相反語下節用以爲字

是做造語　亦有惡乎對愛說居下流本是志行卑汙不但是在下位　湯亦有惡對君子說　稱人惡下訕上不畏強禦以立名此是假氣節勇無禮果而窒肆行周忌喜於生事此是假經濟徼名理以自文其奸此是假道德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君子畜天下無不欲措置得所而女子小人暫御左右最易忽忘稍有違宜而乖刺之端即見君子固不爲其所溺亦必處之得宜孟子以不泄邇爲存心豈細故哉

人情非近則遠說得此輩難養正見君子當有善養之道然非不近不遠之間其本源在修身不在用情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無聞已不足畏況復毀名墮行而見惡於人乎君子崇德廣業必在四十之前而悠忽失時何可終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天壤之內義理無窮義有大於君臣事有重於社稷唯在所處之人無私心而合天理則迹雖異而無不同微子於紂雖有君臣之義而視累朝之宗社則君臣爲較輕箕子躬傳聖道雖爲一朝之宗臣而訪道陳疇則更爲神禹之嫡子比干居其官則當死其職皆義理所當然而無一毫私意存於其間者也比干之死人人所知而一去一奴或有疑其心而且冒其跡者夫子命之曰三仁天下之理豈一途所能盡哉

專爲微箕暴白精誠蓋比干之死其心已見訴於舊世去則似於忘君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仁見此心之無愧　三人各隨力量竭誠爲之非有所擇求仁得仁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孔子道濟天下非不知直道之必三黜枉道之可逢時而周流四方轍環終老此非不能潛藏而終不忍

棄置者孔子道大德宏無干利祿之心而身之所至存神過化如日月之運中天不以陰霾而廢照天下被其照即沐其光是故道雖不行而身不忍隱微子數章序孔子周流不遇賢人君子議論譏切之詞而首之以孔子之許三仁繼之以我無可無不可蓋明以孔子之神化不可拘之以天下正道而賢人君子出處之正自不得比於聖不可知故微子之後繼以柳下逸民之後繼以樂官明乎唯孔子能權而他人不可也孔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其盛德光輝之著嘉言懿行之敷天下識其風流承其議論曉然知

古今宇宙之內有此道德仁義之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化時時可致則人心自正大義自明故行其道不隱其身求其志不計其遇雖當世諸侯無有能用之者而德輝所被感發自宏故孟子曰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賢人君子有益於世固不待得時柄用而後濟也孔子以一人之與易不若衆人之與易故於接輿沮溺丈人之流無不慇慇懇懇欲其同舟共濟以挽天下之滔流而狂者狂隱者隱守正不阿之士寧黜而知其無所之執簪秉翟之儔相率而忍於去其國嗚呼時勢至此天下事尚可

爲哉不肯去者知天下之無足易也果於去者見宗國之無可爲也舉世皆推委遜避而莫之肯爲而滔滔不返之倫益非聖人莫能易矣夫人才之盛衰國運之隆替所係也魯以周道立國其忠厚有以蘊育夫人才故篤生之盛比肩接跡至於今而士皆戢翼以處然則力耕終老亦豈賢人之願也歟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君子知其關世運而非人所爲第聖賢道德量各不同諸子之賢固不能希孔子之聖而隱居放廢中慮中倫則亦各得其仁云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泥谿之封孔子行道之一機也三月之相又孔子行道之一機也而皆不得行是以歷聘終身轍環空老然去齊之故不過禮遇不隆而去魯之行必於女樂之受則孟子所謂接淅而行與遲遲後去者眞知孔子之心哉

要識聖人去就不在禮遇之隆殺而在道之行否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實深感之矣齊人巽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魯謝不日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今鳳今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酷隱之流大抵以天雖高不敢不跼地雖厚不敢不蹐而棲身巖穴則俯仰何寬故遺世之人率多曠蕩不羈之意然長往之故則以今之從政者殆而是徒知非時而見之得禍而不知德之盛者固繳繞之所不及也子雖歷聘輿翔千仞者何異哉惜也趨而辟之使千載而下終不得聞吾孔子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聖王之易無道人得而見之孔子之易無道人不得而見之然當敎湮統絕之時而孔子以其身周流天下使春秋之世天下猶得見聖人之儀容而知有道德仁義之可慕是卽孔子之所以易天下也孔子不

肯逸其身以遺天下則聖人之心眞如天地之不能已於并包而無不覆載矣豈沮溺之流所能援而止乎

通章重一易字誰與易與不與易兩相呼應沮溺避世爲天下無道孔子轍環亦爲天下無道　有道不必與易正爲無道不得不易要想聖人斡旋宇宙造化在手氣象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聖人道易天下使第爲天下之故而於我身非所當爲則聖人亦無不可隱處之理唯人之一身知能具而倫物隨親義序別信之道無一可不行於吾之身則吾之一身安得宴然而已丈人殺雞爲黍留賓見子非與子路有夙昔之歡而義之所存不能自已則既不能已於朋友將不能已於君臣夫一家之內皆屬天倫而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以義合者疑其人爲而不出於天而不知非彼之能邀夫我而我自有不

能已於彼者也不能已於彼則義非外作而我之此心固有不可憩置者耳

天下何事非君卽如丈人勤四體分五穀亦天子草莽之臣也人自欲離義義何嘗離人若曰道不行矣而遂可廢君臣之義則三綱淪九法斁乾坤將毀而人何以自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聖人身雖隱而道則顯時雖違而敎則彰唯春秋之時無一能用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愈不能不行於

天地之間天地陰翳晦塞使非日月之照天下無以爲光隆冬寒氣肅殺使非元氣內藏萬物無以爲燠唯日月不損照於浮雲而中天之運自若故昏霾益仰其照元氣不損溫於窠剠而盛大之德自存故嚴寒益恃其溫夷齊不降不辱有所以爲夷齊者也惠連中倫中慮有所以爲惠連者也仲逸中清中權有所以爲仲逸者也彼皆有所可以成其是是以卽有不可而不能以大其功夫子德行充周渾然純備舉凡逸民意中卓然自見爲可者未嘗有所作意於其間則行無成迹道無方隅隨時用之何所不可夫子

敘逸民而識其末非以己比附於逸民之中明告天下以己之寧爲勞而不敢爲逸者有不同於諸人之行事者也孟子敘夷惠尹三聖而推孔子之德曰時蓋以孔子之所能爲者固三聖人之所不能爲夫子此章其亦此意也夫

從來聖賢各出手眼各自成一特世分疊如夷齊之門風既高千古矣而惠連又却有一般局面仲逸又却有一般行徑彼此不相蹈襲不求爲同而同謂之逸卽我夫子用行舍藏隱居待價儘逍遙自在是逸民第一流然而應世之跡又特覺有異焉者故敘次逸民而自附於末只開開敘次不必以時中立案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逸非隱逸之逸言其曾攘諸洒不可以常格拘者蓋逸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 先下許語纔指兩人想見一時神往 降志辱身只是和光混俗中倫中處亦要見不激不隨意在處世上說 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爲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言卽此已足見二子之爲人也非有不足意 身字根隱字來猶云身之將隱也中清亦不辱其身處權只在廢上看出當是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 我則異於是只閒閒說勿立諸人之案 惟以道爲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

非固執變化之說

大師摯適齊 亞飯干適楚 三飯繚適蔡 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禮樂者先王治天下之具典樂教胄上古命之賢聖而論之以直寬簡栗之敷故世道盛則禮樂之職列

於九官膠序黨庠無非禮樂其任至重其事至嚴魯室衰微禮壞樂廢典樂之官相率而爲避地之行非歎子之能見幾而魯之不加意禮樂以至此也觀於此章知周公之遺教泯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凡忠厚立國者後世雖或微弱然人心風俗培養弗壞故賢人君子接踵而生禮義綱常世世無失周公以尊親之道訓子所以培國家之元氣者至深且厚固不同於尊賢尚功之爲故齊雖富強篡弒相繼魯

雖微弱忠厚可風覽遺風者得不思所以建立之本哉夫鄒魯之地篤生聖賢宋之中葉肇開理學忠厚立國者其後未有不生聖賢之儔者也漢唐功雖高而澤不傳於後世則知開國貽模固無有加於數言之上者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語曰君之仁者善養士而詩之頌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培養人材莫如忠厚而深仁厚澤無有過於我周者故既有十亂以開其先復有八士以鍾其異而洙泗之聖萬古特隆嗚呼周豈特媲美唐虞而已哉

周有二字已是記者具眼見非特一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凡人自命爲士必將一己立身大節反躬內省使毫髮無遺憾則俯仰之間方可自立見危見得境遇之外攖者喪祭吾心之內出者外攖者利害不得而搖內出者愛敬無所不盡則制行無虧而宅心眞篤士至於此乃可以自立於天地間矣抑子張之學高明有餘故所言皆屬大節若沉潛純粹以底於精微之域其必君子之九思也歟

士君子立身須大節日理會一遍令無毫髮之歉方可自立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德之爲體無窮而道之爲理至一以德爲一定而前之所守不復移於後之所得則德不能日進而心體狹隘無以幾天德之全矣以道爲有二而始之所見忽遷流於後之所聞則道惑於紛岐而志氣薄弱無以致重遠之道矣夫道之量甚弘而我之德或不能赴則道大而德小德之守貴篤而我於道或不能堅

則德二而道離聖賢統緒亦安能有所肩任於其間乎

道德俱是心體執與信俱在心上說　不弘則執且爲方圓意見而無關性命不篤則信且爲揣摩影像而難語脩持彼雖自謂道德中人却如何倚任得他爲有爲士即承上道德說而世道在其中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聖賢學專爲己故取友宜嚴若浮慕併包必有比匪之咎然聖賢有擇友之法無拒人之法不賢之人其心必險其行必奸我以德義容納而甄陶之縱不能易其志慮亦足消其險阻若加之以拒則彼不能堪而角立樹幟舉戈相向之事作矣故君子之道有教無類而弟子之教泛愛親仁子張之言不無少過而言拒之失抑亦有當焉者乎

可者與不可拒愼交正理但拒字未免著意與毋友不如己者自別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射御書數之類醫藥卜筮之書未始不可以通大道而專其事者必泥其術然人自泥之而非必道之泥之也小道之泥遠者其管商申韓之術老莊道德之言歟管商申韓不可以成至治老莊道德不可以語聖功其斯爲君子之所不爲者耳

致遠恐泥只爲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映徹則入大入小各不相礙何至有泥小道該得極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　致遠如旋轉乾坤陶鑄民物印證先後聖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學問無間之功無不由於積累積累而能無間非中有眞知者不能亡非吾之本無乃其所固有者固有而至於失總由吾之不知吾能知之而且無日不知之則吾之所知衆能具焉而日知之心即爲無忘之心矣子夏之言意主積累而不息則久漸可進於自然謂之好學其必以日月之功漸可遇眞知之實乎

好學惟日孜孜重在日月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聖賢之學不過爲仁就知識言之則爲學就心思言之則爲仁日月無忘未始不可三月不違而以其知之日進則不言仁而言學學問志思亦止擇善之事而以其心之內斂則即進學而言仁蓋仁之爲道惟在心不外馳博學而歸於篤志切問而又能近思則逢原之學步步收入而吾之本心自將深造有得而

歸於自然矣夫博篤切近皆所以攝心而非即所爲心然攝之之心即爲所攝之心天下安有本然之心而不收斂切實者乎彼務泛濫而騁浮夸者知未足語於求仁之學也

學問志思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舍所攝之心心更何在故曰仁在其中 從學問收攝到志思上面志又不浮游思又不泛濫步步反入心來正求仁之方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工欲成事而事之成非居肆不能君子欲致道而道之致非學不可工居肆而不求所以成事則事亦無由成然天下有居肆而不成事者矣未有成事而不

由於居肆者也君子爲學而不思所以致道則道亦無由致然天下有爲學而不致道者矣未有致道而不由於爲學者也抑居肆不已亦必有成爲學不已亦必有致聖賢不輕言道而必重言學者其亦欲人深造而自得之哉

註有二說還以前說爲正 道無盡境故學無止法曰以致其道則何日是致時何日能已於學猶之居肆之工終身豈能離肆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小人何必無過但過而能改則亦不得謂之過而小人必曲致其彌縫多爲之遮飾蓋其心術之巧僞氣質之陰柔有不爲掩飾而不能者則其始本出無心而後乃成眞過此所以日陷於惡而不能自拔者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中和純粹未嘗有所作而致之但心之正者容必肅心之平者貌必和至於義理之正本無委蛇故其發之心聲有不期厲而自厲者小人邪僻之氣必無肅詭譎之情必無和反覆之言必無厲望之即之聽之者其亦留心而自得之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謗己也

君子正心誠意之功快足不欺於內愛民愛君之意眞純篤摯於中則此心自信人亦信之人信之者不欲勞而不得不勞則說以忘勞不欲諫而不能不諫則安以受諫厲己謗己非民與君之不能循道也人之一身交孚甚難稍有不盡而上下之間皆有責備非議之心君子獲上治民得不以誠身爲之本乎

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意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文孚則民信君信恐非朝夕之故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盛德之人動容中禮君子之道細行必矜若崇尚放達而流於不羈則惑世誣民其害於世道實甚唯夫大節較然無愧名教無慚幽獨其身果皆法言法行之身則瑜不掩瑕即有疎節濶目不失爲表裏洞達之人蓋大節不著而併先王之禮法而弁髦之其害豈止一人一身之事而已哉此悖禮害教晉世所以有淪胥之憂也

歸重大德下句因上句生來若大德未至不踰下便著不得可字　出入字要說得好蓋言大德可入不可出故曰不踰閑小則或介乎出入但不至蕩然於閑之外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而不能精義入神固爲粗迹精義入神而謂不在洒掃應對進退亦屬空言君子爲學在乎一貫而教人則有後先得其一貫者可以略迹而窮神有所後先者自將因此而識彼若謂門人小子之分如是而教之亦止如是則又非聖人之所以爲教矣

大學小學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換本末意解較圓　雖聖人亦只是下學至於上達

處大段著力不得　本是根本上做工夫　教有先後之分心無先後之異而學者淺深自在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優而不學則必有志滿自得之心而其所謂優者不過長才熟習之爲而無志氣自下之意矣學優而不仕則或有抱殘守闕之陋而其所謂優者不過詞章記誦之文而未必有坐言起行之實矣夫古人有終身不仕必無一日不學但仕有仕之事學以抑其優之心學有學之實仕以驗其學之用古人體用一原豈分仕學爲二致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人有致極其哀之情則情文不得不備故先王之制爲養麻喪紀者皆所以因人情而爲之節也若謂致極其哀而先王之禮可以不盡則先王制禮豈皆可已而不已者乎

而止者不極其哀之量不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聖門爲學所重者仁然爲仁之道貴淵默不貴侈張貴篤實不貴顯露子張之學足以動當世之聽聞來

君相之側席而未必得尤悔之寡日月之至尚有闕焉況三月乎聖門諸子雖不輕許其仁亦未有言其未仁者記者載此二節亦以見著乎外者之終鮮於內也

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
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學者爲仁必求深謹篤實之士相與有成則篤志進脩可與適道若志高意廣言論過難則意氣發皇才致凌越與之同事亦必有馳騖揺奪之患曾子學力謹嚴故其言切實如此非徒於張有非議之言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心本無不實而一經世故則隱忍意多故本可自致而不能自致聖賢孝弟忠信無不竭盡其誠然非有所假借於其間也以我自有之心而自致之耳今人親喪則能盡哀而事親事君鮮有能盡其誠者豈不足於此而有餘於彼歟人知親喪自盡之心爲何心則忠孝節義亦有不必他求而可自得者矣

乎字有感動人意欲人自反不自盡之處也
欲人自識其眞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人子事親溫凊定省禮有常經然不過一人一家之事唯在下者有明善誠身之學在上者有匡扶致澤之能則德成名立而可顯揚於百世孟獻子相三君而魯人稱之其用人立政必有足以垂模而利國者莊子守而不改肯堂肯構豈非孝之大焉者乎

莊子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字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而終身焉毋亦有感而稱之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人情相愛相敬而重犯法者上之禮敎脩也人情相

疾相怨而干罪戾者上之倡率非也上不脩道以治下使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斷肢體傷肌膚罔民而已亦何益乎上人念及此則哀矜惻怛之心不期生而自生後世逞擊斷之威舞摘伏之智苟能折獄自號如神聞曾子之言不有惻然深痛者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凡人爲善不期譽而譽自集爲惡不期毀而毀自歸然爲善未必彰聞而爲惡必無不著者凡人之情難於善善易於惡惡故我處受惡之地則天下亦無不

以惡歸之矣人欲辭惡名可不謹於自處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小人之過必文智者見之而愚者亦有不及見者然文者必不改而改者必不文君子無欺世盜名之心亦無怙終不遷之事故不畏於見而亦不憚於改苟欲隱其瑕疵避人抉摘則必有舞智欺愚以自鳴得意者安望其悔悟警省而不遷不貳乎此君子之能改正由於君子之不掩也

君子心體原自光明洞達毫無玷染堪與日月並懸故過亦如日月之食皆見皆仰只是足上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凡人不能得師往往高言上古狹小前人而至理當前反闕遺而無實獲不知累世相傳而得後聖則前聖人之心法固已盡備於後人特著在簡編流傳當世而人不能兼綜而統會之則無以紹述後人者即無以遠宗先聖堯舜禹湯之道至文武而大備非謂越文武不可以宗堯舜禹湯而不堯舜禹湯不可以爲文武故有文武即不必復言堯舜禹湯蓋學之相傳愈壇則愈精特學焉不全則記其大或遺其小誌其小或棄其大僅可謂之載道之器未可謂之備道之人傳道之聖人兼綜條貫統會源流舉後聖人之制作典章一一體會其精微而包舉其節目則後聖人之心法即前聖人之心法故師文武即有以師堯舜禹湯矣夫文武以前之堯舜愈於文武以後之堯舜以文武之能學堯舜也故孔子止師乎文武孔子以前之文武愈於孔子以後之文武以孔子之又學文武也故後世必師乎孔子若孔子之後又有能學孔子者而人必欲越後賢而別求孔子則亦舍焉不學之孔子而反學識大識小之賢不賢也謂識大識小之賢不賢其果愈於焉不學之孔子乎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凡人衡量人品必能審其學術淺深造詣高下眞知其蘊而品隲之則所見不虛而其言不妄吾之學術高乎彼使彼之底蘊不足當吾之一顧則議論非切彼亦受之而不敢辭若我不能如乎彼則必進其門

牆窺其堂奧使彼之所有我亦嘗心知而目睹之然後議其孰少孰多則所言亦非無當叔孫武叔其言固不足道子貢充積淺而發越多夫子道德高而包涵廣其意亦人所易曉第人不知量喜於議切常有揣摩影響以非議賢哲者不自知其身之茫然在門外也子貢之言可謂深中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前章言武叔之識見卑庸自不知聖此章言仲尼之

體量夐絕毀不可加人雖善毀而毀至日月則天下相與嗤然而笑之矣武叔之愚眞可憫也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日月之明人不能測其明何如也但就其照臨之被而覘其無幽不燭無微不入而已天地之大人不能測其大何如也但就其生成之功而見其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已夫子至德淵微神妙莫測其體量夐絕亦不可窺而但就其神化之功則可於得邦家者而思其無爲而治篤恭而平而已蓋堯德則天而民無能名唯就其成功文章之燦著者想見之而巍煥仍不可以言傳則功化之神正其德盛之至夫子德既如天而邦家治效依然一無爲之化則其測之無從者正其梯之無自者也聖不可知豈可易言幾及也哉賜之贊子與子之贊堯識相同矣

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蓋神化不可名而舉感應言之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 天原虛體何處尋階問級夫子之德妙入無形亦若是而已矣極其摹擬而不可得不可階三字宜玩 神化之妙雖無處不達於得邦家尤爲曉然 生榮死哀是說聖人關繫一世之象如太陽一出而萬狀欣欣都有生色太陽一沒天地慘闇皆有戚容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 寬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帝王相繼其傳天下也有道其治天下也有法所承雖各不同而爲治之心則一帝堯之授舜也以數言而心法之傳萬古不易故唐虞之治萬古長存帝舜之授禹也亦止此數言而淵源相契精神無間故禹之傳以數百祀湯承夏以造攻而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兢兢業業百世猶傳慚德之思焉故殷之治駿厲嚴肅武承殷以變伐而數仁除暴飭紀陳綱詳盡精明使人之戴新之思如戴舊焉故周之治數天哀對然皆有天下之已事也夫子居素王之位無尺土之

封而綜論治要以寬信敏公爲得天下守天下之本蓋循其道則治違其道則亂三代之規模在一世孔子之規模在萬世與堯舜無以異也夫虞夏殷周征誅讓禪事雖不同而同此堯舜之心三代以後封建郡縣制雖不同而同乎孔子之道堯舜以一中開三代之治故放伐弔民制禮作樂其事無所不備而不能越乎一中孔子以寬信敏公開萬世之治故匹夫受命身致太平其功不執一途而不能異此數者後之帝王以其一中而布爲寬信敏公則成登三咸五之治以其寬信敏公而求執中之道則有立法垂制之休百世聖人孰能易哉人主承天治民而本帝王之道以立國則不患宗社之不綿於久遠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

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舉爲政之全以繼帝王之後明乎執中者帝王之心法而尊美屏惡者古今之治法以心法爲治法則道心日益人心日損故美無不尊而惡無不屏蓋政之有美者非能自然而得其美也於有不美之中而一出以本原之學問則德心廣運自能臻純美之境而不虞有不美之端政之有惡者亦非有心而至於惡也以急疾之誤而又不知爲政之大體則欲速見小在己無爲惡之心而在民有受惡之實君子爲政

初非防其費怨與貪與驕與猛而立政有方宅心有要出治之際皆以學問之功居之則費怨數者自無由致至於恣睢瑣屑之病有以力除而痛窒之則居之有道行之有方天下不見其作爲之功而自有居敬行簡之治從政之善夫孰有加於此乎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聖賢爲學期於君子而止而人不能爲君子者每以窮達壽夭得失之心亂之此由不知命之故天之生人不異天之生物此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此

知命者任其所遭而適成其爲君子不知命者紛營擾攘無所逃於氣數而迄至於小人故有欲爲君子之心必有安於義命之識而至於在已一身莫要於立不特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貴其日強凡夫持身應世之間必有確然不易之則然後可堅定不撓而與物往來則賢否日接必辨之至明乃可以出門同人而無比匪之患而知人莫如知言知言莫如窮理窮理者理明於心則言之邪正自形而人之臧否立見此君子志氣清明而身世交盡所以立體致用而無不周不備之學也夫魯論首章言學而不言知以求知之功非學無由進故凡言多聞多見好古敏求皆所以明思不如學而欲知人知天以成其爲君子者非學無由也此章言知而不言學以爲學之道非知無以通故凡一貫諮賜足發贊回皆所以明學必本知而凡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非知勿達也夫時習之功以不慍終言禮之知以知命始蓋必有遯世無悶之心乃可有已物兼全之學此乾之初九必以潛龍爲六爻之首而作聖之功必以不知不悔爲之本哉

孟子述 卷之一 浙汜陳詩 著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天下仁則相親義則相敬而惟利則相奪相親者有所愛而不忍爲相敬者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忍不敢而後天下雖有甚可欲之事皆安於分限而不敢干國家治術之尚始於一人志慮之微而終詘於人心風俗之大人心巧詐凶害銛於鋒而疾於機惟夫仁恩義和有以柔其心而平其志故上不陵而下不偪自利之念動而熱中生熱中生而攻取作攻取作而父子兄弟之間皆行以克敵制勝之法故爭先處強出奇制勝之術無一不行於其中莫親於同氣而計及於利則亦無所不忍矣莫嚴於大倫而迫圖於利則亦無所不敢矣人人挾無不忍無不敢之心而凶害之禍乃還而中於上上人言利則其措置必乖措置乖則其下不能安處不能安處則必思所以自全之術平時無聯屬親遜之意篤其中一旦處於迫不及圖之勢而又示之大利以艷其慾則意外不測之事必起於地親勢迫之人且人心各懷忮忍則人心之危機卽陰陽之害氣故言利之朝必有災害並至之禍而亂逆之端總非我之所及防孟子初見梁王王以盛意相迎而孟子以一言直挫之其心豈有富貴利達之見存其中哉抑孟子此章急於攻利而未

暇細詳仁義故但以不遺親不後君總括其效而言之譬治疾者先攻其害而徐施其所治若夫仁愛義正之事孟子固未及爲王告也 言利之害至於簒弑幾之發於此而必及於彼者也聖賢戒言利所以儆簒弑之幾也太公爲治尊賢尚功周公曰其後必有簒弑之禍故曰人主治天下必先審所尚 天下之大皆人心爲之人心靜則天下治人心動則天下亂仁義者人心所固有而利者人心所爭趨言仁義則合天下爲一心而尊親萃於一人言利則人人自爲一心而一人孤立於上利害截然甚明大夫曰士庶人曰正人自爲一心處

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敷衍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霸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所以衛其防以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人主以天爲心則天地萬物莫非吾之一體故當憂而憂者當樂而樂天以生人生物爲心人主之心無時不與天通則田疇室廬皆吾之幹止也比閭族黨皆吾之戚屬也羣倫知識皆吾之髮膚也悲歎懽愉皆吾之欣戚也使天下父子恬嬉烟火萬里雍熙和樂患害不生則太和在宇宙觸目而皆遇之故曰星河黻以爲禮樂文章時行物生以爲性機道趣俯仰高深以爲澄懷泰宇凡夫耳聽成聲目遇成色莫非天地自然之可樂而初非窘蹙而無所怡情昏主溺于心而役于物但以炫惑耳目之物爲可樂不復澄心于太虛故一室之外天清地寧有不知睹鴻鴈不知鴻鴈之何以羣麋鹿不知麋鹿之何以友目雖與人同視而心各有所存則一室雖酣歌而四海痛毒痛也其樂豈可與賢君同日語哉聖賢伏處衡廬得其道則簞瓢陋巷而樂自存聖王統御萬方得其道則廣厦崇臺而樂不害人知帝王之樂無異於聖賢之樂也則可樂之幾在天地豈係臺池鳥獸哉　臺沼之樂樂之甚細者也孟子不暇與辨姑即以此引之聲動處全在末節見不以民樂爲樂即不能保其臺池鳥獸矣初聞之似可喜細思之轉可畏立言之妙如此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

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仁民之政莫過井田井田之制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日先王之世以九州之地而封千八百國之君以千八百國之君而各治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而置卿大夫士以及閭師族長宰正之官其尺土寸壤皆君之所歷覽也一夫一婦皆君之所諗悉也與受無奸

欺而老壯無蔽隱雖有府史胥徒不得行其奸郡縣設而天下之大皆統一人一邑之地稽古大諸侯而參佐不過一二嗚呼三代之制胡可復行於後世歟雖然仁民之政終無有踰於井田者也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皆有衣食材用以資其養生又使之各田爾田各宅爾宅桑麻翳野而雞犬相呼一家之中人各保其父母妻子之恩而習聞於孝弟忠信之義雖有水旱災荒平時耕九餘三足以贍其乏君又爲之發倉給粟以賑之民有壽終遂長之安而無死亡貧苦之患誰肯甘心棄身家以從盜賊者盜賊不生故兵革不作兵革不作雖有暴諸侯終不能以獨逞三代以後水旱作而萬里無烟盜賊興而千村滅迹平時貧富相耀而沃瘠不均富者饜粱肉而貧者甘糟糠人滿之地競雕鏤而輕本務土滿之地草宅禽亨而終不得耕有餘不足之形始於上而成于下焚劫掃蕩孑民靡遺之禍三代以上所絕無而後每二三百年而一見者不可謂非兼併之故也然後世三代之政一邑行之則效天下行之則不效豈先王之制宜于古而不宜於今而孟子之言終迂濶而無當歟曰孟子未嘗不有措施之漸也法度未立經制未周

三時川澤之饒未嘗不在天地人主立制度以爲之節宣使育者必遂生而生者必得長則一物之微自春歷秋而有倍蓰之增一夫之耕以少計多而獲無窮之食又令富者不得役財驕侈以暴殄天物則天下之人皆有衣食可資而材木可用天下無不衣不食不用之民而欲好亂以思逞者亦未之聞第三代以上撙節愛養不過王政之始事而分田制產繼其後後世恭儉約素即以此爲王政之終事而功成治定保其成彼夫烟火萬里網疎民富史冊侈爲美談而究其實不過行乎王政之始事然則王道何嘗不

利後世後世何嘗不行王道苟因其始而規其成必有大美可與而頌聲繼作者烏得謂王道不可行而或併其始而厭棄之歟梁王狗馬貨利以厲民而其盡心則曰移民移粟夫移民移粟王非不盡心也第爲國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聖王優游無爲而四海安後世衡石程書而天下亂者非心之不盡而不能講求治道以至此故爲室必定其制爲織必理其經立綱陳紀而後建國之規定建國之規定而後子孫世守而不替三代以上之規模降尊以親民三代以下之規模輯民以奉君制雖不同要不可以不

先立矣人主之要在於職簡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人主不能躬親而撫摩之唯恃立法定制而民自被其澤如天之風雨時而萬物自生也梁王移民移粟其間道路之廩給出納之侵飽不知幾何人主安得天下盡皆賢人而能奉宣德意者故王以爲盡心而孟子直以爲五十步非王心之不盡而盡之爲無益也

盡心之君平時如何愛養如何經制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歸往如不違二節幾是王道纔算做盡心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哉治貴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斂民數貴蠲恤天下不貴轉移一國不違節是王者法制未備姑就生民見成自然之利先爲之撙節裁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教養基地耳故曰王道之始　看王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　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無憾則王道規模已具嗣是而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王道備矣兩節是一套事　三可以字正王者節制之妙　衣帛食肉必五十七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莫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此又重明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人主爲政當因其始而究其所及人主在朝其行事甚微其利害甚不可見雖有飲食珍羞禽獸狗馬其

所費不過四海之毫末然人主者勢之所積也人主若是則卿大夫效之卿大夫如是則士庶人效之故朝有雕鏤之飾則下有不耕之民矣朝有纂組之衣則下有不織之女矣朝有水陸之陳則下有不產之物矣朝有食粟之獸則下有不粒之人矣人主所行之事在毫釐而其利害之及在萬里人主之舉動烏可不愼哉今夫肥肉肥馬王之所及見也饑色餓莩王之所不及見也梁王所見之物皆充肥而所不見之形皆羸瘠囷所見而忘所不見孰肯轉移而挽之溝渠乎且人主之心不可以有所存也心存於狗馬

則狗馬之人進狗馬之人進則養民之人遠養民之人遠則彌縫之術工梁王雖詔百官以養民而奉行者知其心安於狗馬則以養民爲具文而以狗馬爲實政矣梁王雖欲養其將若之何人主只厚於自奉卽率獸食人政之所關如此狗馬特耳目之一端耳而政必至殺人政字實際卽在庖有二句上說出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意自在其中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神於躍者不知有水神於飛者不知有山陵神於用民者不知有仇讎敵國人處天地間有強於我者矣有大於我者矣有扼於我者矣強於我者吾不能與之爭大於我者吾不能與之較扼於我者吾不能與之抗我出一身而強者膺其前大者乘其後險者攫其左鷙者攫其右吁人之罹於險阻也蓁蕪哉雖然罹於險無往而非險阻也不罹於險則趨乎渾濛之表囿乎神化之中旋轉鎔液於鴻鈞大爐之內而質無不銷塊無不化是故聖王者以其大氣渾融冲釋於上下之間而不屑屑與蓁莽疏荆棘者也聖王之用民也鬱者散之狹者寬之生者作之促者舒之弛者肅之頹者發之約以達之引而藏之煥乎使物之氣無不新龐乎使勢之神無不振方規百里之中而禮樂刑政教化之機愾然橫四海之內不必有所招携而邀結也元氣充則四遠之精思不期而自集是

故鋒鏑至寒而温以詩書則芒屈矣角筋至勁而洽以豆觴則革化矣韜略至祕而浹以天倫則機釋矣鬼神至隱而坦以含哺則慝散矣平時險巇削以爭於我者塊然束縛而不敢縱則我不必快於敵敵不必屈於我我之大化行而泰齊荆楚之君皆煦和而遊春圃之中矣豈必沾沾報讎洒恥而後爲雄哉雖然仁暴勢之不兩立也養亂我之所不敢也我化行而彼皆化而爲仁是固我之所深願也我化行而彼殘民以自逞則倒懸水火赫然震怒征之矣翹頸企踵又烏得而緩之夫兵忿者滅義者勝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聖王之所以救民者固不爲小忿動也不爲小忿動而天下之衆莫能禦則強大失其爲強大強大失而吾之志無不伸故聖王者應龍之翔於虛耳豈有所爲險哉從來無洒恥之法唯有自強之法如人之元氣實而病自去也至於敵國相較止論政治之仁暴不論形勢之強弱蓋仁未有不興暴未有不亡不必以我伐彼而天道亦自有必然者矣家國皆然制挺之說特因梁王洒恥言之觀滕文爲善之對則百里可王固不沾沾于報讎伐國也

仁政該得廣省刑薄斂乃摘其中大目暇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要想見仁政之民手足得以展舒心思得以優裕光景化國之日舒以長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　兩仁亦敵也兩暴亦敵也以仁制暴則無敵矣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定天下者在識天下之大勢一天下者在審天下之大情識天下之大勢而紛爭之局不難定矣審天下之大情而會歸之機不難得矣夫惟豪傑能識天下之大勢以爭天下而天下定夫惟聖王能審天下之大情以安天下而天下寧知其情而不識其勢則可以守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知其勢而不審其情則雖一時足以取天下而其後也不再傳而即失故夫能定天下而一之者必有英傑不世出之姿而以沈幾默觀夫萬物之化者也天下之既衰也英雄攬逐乘間並起命世之主灼然明乎討逐之機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當撫者撫當征者征指揮不數年而羣雄走死顛蹶而不敢抗非其兵之獨強也行事合機宜而討伐明分數則是明乎天下之大勢也萬物之生各有其情稿者望蘇而偃者望植故百卉俱昌之時朝露未晞莫不茗發穎豎以承流仰澤聖王救焚拯溺不崇朝而布大澤於民多難雖未夷而吾所有之衆已膠固而不可解則是明乎天下之大情也不明其勢兵敗身辱不明其情地雖得而旋失之英雄處草昧之中天下大勢瞭然如指諸掌非神武天授不能洞於心而決於幾而聖人文明濬哲審觀天地之化以察萬物之情故淵穆不言而天下治襄王既無英傑之姿卒然一問復無沈深之智以知類觀化天

下大器固非庸常淺俗之所可語也孟子烏得不決然去之哉

一統大勢如何必歸之不嗜殺者人各有心而要歸於欲生人心同處即是一一即定而不紛首尾結合天下惡乎定一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

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凡人入世既深日擾擾於戰鬬攻取之私則利欲薰心但知得失交競至於天良偶發以爲無端感觸而

不復能識其爲心故本心不能自得而俗情反視爲吾心譬童年適外者遇其父子兄弟而不顧而以路人爲至親故人世之患莫大於有心而不知其心乃若知其心矣則宜用之不窮文思廣運帝用之爲帝克廣德心王用之爲王秉心塞淵賢矣用之爲賢矣至一介之士欲立欲達亦可等量於施濟而汨沒久則機巧可以百出而本心反塊然而不可用非心之不可用也運量揣測之機有所長於彼則有所短於此故既已知之又患知之不能用若夫既已知之思所用之而習於世見又虞此心不足恃而或出於攻

取戰鬬之術也則一念欲用其心又一念欲徇乎世欲用其心是必不徇乎世也欲徇乎世是必不本乎心也而彼欲兩用而兼獲故交顧而全失之則又患忝之以他見夫不知其心是艮苗荒於蔓草不知其爲苗也知之不能用是識其爲苗不知擇地以播之也知用之而忝以他見是既已播種於田恐其不收反以稂莠雜樹之也聖賢欲農人先識其種而後可導之以田事故使人先識其爲心聖賢欲人識其種則即得耕耘播植之法以使之繁茂故告之以用其心之道聖賢欲人耕耘灌溉則必不求助於揠苗與

異功於稂莠故告之以用其心則必不可苟同於世俗之爲齊王不忍觳觫是仁心之見端也以羊易牛是仁術之呈露也而誘於功利習於驕侈天艮偶發旋起旋消而忽不及察以爲愛牛即愛牛以爲不忍即不忍更端詰之而茫然不能自解故必使知是心而後可以得其心齊王既聞是心之說則不忍之用保民王天下而有餘而推已及物之恩反如挾山超海之不可得此非有煩重而難舉也不過即吾老老幼幼之心以使人各得其老幼而齊王易於物而難於民猶不解其何以王故必使用是心而後可以保

其民齊王既知用心以保民則宜取仁政而急施之以吾惻怛慈愛之心力行發政施仁之事而意念之中終不能忘興兵搆怨之舉非必快心於興兵搆怨也以爲振長策而御宇內莫如興甲兵而危士臣不知興兵搆怨必不足以一海內而一海內必無事乎興兵搆怨聖人不殘民以求逞兎乎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必不雜出於他見而後可反本以行仁政夫反本以行仁政則人情之欲大可見也恒心恒產之有無從善之難易不爽也畫疆分井比閭族黨學校之制可考也不過舉吾心而一推之而三代聖王仁

天下之道釐然具舉於其中矣齊王何憚而弗爲乎五畝之宅一段孟子以告梁王則於齊王何難直舉告之而千翻百折直至末後方纔說出蓋仁政未嘗不在但須先有不忍人之心然後能行不忍人之政苟無此心即有五畝百畝之制而橫征暴斂與兵搆怨以困之亦不能使之仰足事俯足育矣中間大欲一段正齊王有是心而不能足王病根以興兵求王是以一服八以保民而王則天下皆歸但須以不忍爲之貫徹而以明察爲之經理則王政易於反掌末後止言明君不言仁人者凡輕重長短舉斯加彼難易本末皆唯明君而後能知之也

通章以黜伯崇王爲主以保民而王一句爲綱以是心足王句爲脉以不忍二字爲根以善推所爲爲作用以制民恒產爲究竟而其反復辨難處則以兩痴何與爲關紐 孟子只得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何遂挈定不忍二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務要他察識而擴充之 是心足王若謂推愛牛的心去愛民反倒行逆施矣只說有這不忍念頭便含箇王的端倪在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的光景方得

足字意　齊王口口言不忍却不知是心從何生據他說却似不忍在敝牖不在吾心故下文以見生不忍見死等語打破他何心之疑纔露出戚戚本意仁術不可謂巧法只言這箇委曲妙處乃出於不忍之心　齊王初不曉得仁術自孟子看來却是箇仁術正與君子遠庖廚之意暗合故引來爲仁術一證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脈耳　戚戚二字最妙正不忍之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啓而認取耳　此心已現前又復不解合於王處　舉斯心句正對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語一齊證合　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　將此不忍心與快於心處彼此稱量能無惕然快字下得狠　孟子略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鼓弄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民所以生在恒心而有恒心者先於恒產之足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　是故二字緊接上恒產所係之大明君即仁人行仁術無隱不察是明君其實即能保民者　必使字有經畫周詳意　制產未嘗不同然非百畝之田之制也

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爲厚斂之法耳　重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正明君之制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臣請爲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人將以樂爲樂乎抑以樂爲樂乎鐘鼓管籥悅耳之具羽籥干戚悅目之具大昭小韶悅心之具故樂音陳而怒心平哀志釋此以樂爲樂之說也民無疾疢乃制五禮紀綱大定乃正六律萬物豫順乃備八音故太和洽而徵詩歌宣金石此以樂爲樂之說也以樂爲樂衆人皆然以樂爲樂則惟一二人知之然吾見夫用樂者矣衆音陳於庭而觀者企竦而憂愁拂鬱之子爲之慷慨而悽愴清商入於耳而賞者移情而怨慕無聊之人爲之累歎而增歎則是樂同而人之樂有不同也含哺擊壤之世不必皆絃歌而鳴球

憂擊之隆實因之以起奏結繩穴處之時不知有文字而雲門大淵之樂實因之以成文則是樂備而先王之樂無不備也故陳諸漫於衰亂之世觀者不必皆喜矣奏新聲於大治之朝聞者不必生戚矣煩刑重斂以慶民而絃鐘鼓羽旄之盛以悅之不能強小民而媚其心矣車馬管簫有不備而聯父子兄弟之恩以與之民亦將勸君王而備其文矣故以樂爲樂其樂必獨以樂爲樂其樂自同齊王燕淫溺志但知以樂爲樂耳豈知以樂爲樂哉誠知以樂爲樂則厚生正德以保民省刑薄賦以裕物自將清心寡慾稽

古定律而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矣好惡不期正而自正豈必沾沾論古樂今樂之何以異哉天下之治亂見於民情之哀樂民情樂則室家相慶父子相保協氣熏蒸流爲太和而風雨節寒暑時疾疢不作五穀繁殖天下未有不大治者也民情哀則救死不贍憂戚靡騁憂愁怨嘆上干天和而旱潢乾水溢天札瘥癘盜賊繁興天下未有不大亂者也孟子此章是論天下憂樂之異不是說今樂古樂之同若眞以八音之樂言之則鄭衛之樂豈可同於韶濩之音哉

舉疾首蹙頞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

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妙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殺羊牧千仞之山而不敢登十仞之城者限於制也舟子遊江湖之涯而不敢從徑尺之井者畏其陷也人可懷百鈞之金而不敢藏錐刀之末者惡其刺也故險不在高惟峻則嚴患不在大惟深則溺害不在重惟銛則利文王豈眞撤囿以畀民毋亦惟是芻蕘雉兔之不禁而民亦必愛護保惜而不敢妄獵齊王

逞已防民禁愈嚴而民病之愈甚則是民不病上而上自爲之禁以名之病也夫物深藏則爭逐坦然示大共而人之取之者其必有分矣網設於深山之中鳥見之高飛獸見之却迹鳥獸且然而況民乎文王必使民于囿中芻蕘雉兔也但不設禁耳宣王以麋鹿而等於殺人是麋鹿爲王之麋鹿而民非王之民矣其私抑何甚歟此章重在爲物殺人上與民同只陪說不似他章專重與民同也

小民無知見利易動殺其麋鹿而罔

以殺身猶以麋鹿爲餌以罔爲阱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

人處於世無爲役役爾無爲憧憧爾因其所憑藉而運之以大略洗幾觀變以乘天下之勢則無論數折與蕞爾皆可以保民王天下而無難齊王問交鄰以圖苟且之安非有講信脩睦之意也聖王承祖宗之澤而撫有其民人則必不域志於苟安而務規恢乎大略故天下皆敝而我獨完則運之以仁天下皆強而我獨弱則運之以智天下強弱大小錯雜交處於其間則仁智兼施小大互事遵養時晦以默審夫天命之眞而運之以勇仁也者愾然藏天下者也智也者矍然應天下者也勇也者確然任天下者也有藏天下之仁而無其智則慕大度而無小心崇包納之名而無約制之略其究也慕虛名而受實禍有應天下之智而無其仁則任術數而鮮眞心舞譎詐之機而無豁如之意其究也有小就而無鴻功仁智不兼不可謂勇仁智相兼不期勇而自勇故天下而有好亂以逞者雖詰兵戎而亦爲不失交鄰之事諸侯處並爭之時而無王章之守必有小於我者矣必有大於我者矣必有小大不問而好亂以虐民者矣彼小則我大可用彼大則我小亦可用彼亂則無論小大而我皆可用齊王不思所以用其國而徒欲留意於玉帛辭命之間以爲國家之餘事夫天下無中立之勢也我不事小則大必削我不事大則小必亡我不定亂則必爲亂所乘而終折於強大故聖王必知所以用其國知所以用其國而後可以交鄰可以交鄰而後可以保國保天下矣　齊王問在交鄰孟子教以安民蓋以安民而交鄰則大自必事小小自必事大而鄰有暴虐其民者不得已而興師以征之矣若不爲安民而徒事交鄰則大必至於暴而小必至於亡又安有所爲交鄰之道乎人主撫有國家所保者唯民耳知有國之在保民則宮室衣服飲食田獵與夫朝聘會同皆可以成興王之大業不知保民則觸處皆害齊王不得其本而但計於事爲之末故一身皆以爲疾孟子唯知其本故隨事皆可興王天下成敗利鈍巧拙智愚無論何事

易於反掌唯在知本與不知本而已矣　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一國之民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鄰之不保其民耳畏天之威畏我不能事大以致不保其民耳　吳越錢武肅王能事大以保其民是以至今廟祀弗絕也

知仁勇須合看總歸在安天下上　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已反爲不仁不智了故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　以大事小雖欲感而化之同歸於仁以小事大亦必有以自立　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何曾教強去凌弱大去暴小此卽天之所在也樂天者休養生息天下成受其福容保無量畏天者不但不敢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　保天下保其國俱是實事非但氣象規模而已　文武之勇全從討安天下一怒安民非卽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凶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圉便是智小大成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知一怒之勇亦交鄰之道乎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名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聖王之渠渠夏屋何爲乎將以養賢也聖王之適館授粲以養賢何爲乎將以及民也聖王之養賢以及民何爲乎將以謀民之樂而去其憂也君不謀民之樂而去其憂則失其所以爲君民不得賢人以陳其情而達諸君則無以蒙其庥賢不得隆禮尊崇之奉以致其敬則孑然遠引而不肯輕進故君有羅紈之陳而士無文綺之飾則短褐而耕於野矣君有粱肉之餘而士無鼎烹之奉則藜藿而採於山矣君有連甍之居而士無巖廊之處則槃澗而窟於歌矣凡以君不念及同民憂樂故至此聖王降至尊而謀民依則無念不同乎民而不敢少安以怠其事故省方肆

覲採風謠也輯圭頒瑞屢省成也鸞輅蒼旂載耒耜也奄觀銍艾樂歲功也遊畋無聞病妨農也麵蘗不飭戒怡憂也夫安得不與賢臣咨嗟吁嘯以求民瘼與賢臣咨嗟吁嘯以求民瘼則君也毋厭倉箱臣也時陳水旱故聖王細旃廣廈而民不非謂其講道而論德也謂其設几授杖以綏黃耆也謂其拜老乞言而非處優之所也簞簠玉食而民不非謂其素絲鼎養以諮嘉猷也畋獵時巡而民亦不非謂其非熊非羆非龍非彪而有後車之載也此功敘之所以歌而簫韶之所以作也景公致意遊觀而晏子畜之故遊

觀不爲非齊王侈心宮室而孟子畜之故宮室不爲非書曰格其非心此孟子之善道也人主高居深拱豈能不出遊觀但以民事爲事則所樂者嘉禾滯穗所觀者男耕女饁所憂者草宅禽亨所說者泰交志同觀幽風之詩採桑獻豜升堂介壽上念其下下愛其上君民大同何等可樂若不以民事爲事而徒肆一已之遊觀則上樂而下不寧又何可樂之有然必歸之君臣相說者何也蓋必志在於民則君之樂臣必樂之若志不在民則不特民非其上而臣亦必怫然於心矣故景公之命太師而奏徵角二招者蓋舍民事之外別無君臣相說之道也虞廷所傳豈徒然哉齊宣雖處孟子於雪宮而雪宮終是齊王遊觀之處故下文遂言遊觀之事

以字著力言其憂樂不以一已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聖王處法宮之中居廟廊之上不下堂而澤施海內者非能別有以予之也惟因民之所欲而給其情故耕者九一知農之欲有餘粟耳仕者世祿知仕之念及身家耳關市不征知商賈之欲阜財耳澤梁無禁知庶民之佐鮮食耳罪人不孥知罪人之猶念後耳

鰥寡孤獨廢疾有養知四民之望恩尤急耳農無餘粟則農人傷仕無餘祿則仕心傷商無餘財則商人困恒人不能供七箸罪人無以保妻孥則生者促死者怨窮民呼籲而無所訴則憂愁之氣干天和故下之望澤無涯究不過饑者之思食壯者之思室耳上之施澤亦無涯亦不過因饑而予之食因壯而授之室耳因其饑而予之食因其壯而授之室故倉廩委積京坻相望而民不知其在君也在我也哀窈窕思賢才而民亦知其不淫也不傷也使民皆淡然漠然而無求於上則君又何以爲治且人之欲亦豈難知

而難給乎亦豈必蒿目憂世駢枝於仁義而失性命之情以慰天下之心乎以吾處億兆人之上而若難徧識乎其情以吾爲億兆人而思所以仰望於一人則亦必有可見之則以一人觀億兆人而若有億兆人之情以萃於一人以億兆人仰一人則亦各得其欲而即止故羣天下而無不給者一人給之也舉天下而歎屯膏者一人屯之也以一人之好貨好色盡天下阻饑鰥處而有餘以天下囿饑鰥處之人而吾被以一己之好貨好色而無不足故夫文王處法宮之中居廟廊之上發號施令而菀枯榮瘁無不各得其意以去者非他也饑思食壯思室由吾所我而推之焉耳嗚呼天下有情而不能自得聖人因其情而用之而仁政已徧於天下則聖王者非絕情非矯情因心作則而無不及情之人耳而崇虛任法何爲乎

百姓之所望于王者不過保積聚完室家而王者所以使民保積聚完室家者非能家至而戶給之也不過省刑薄斂而已稅斂薄則人思力田力田多則倉廩實而武備亦修故足食足兵而民自能信刑罰省則民無株累株累寡則拘繫少而室家保聚故長養生息而戶口繁滋是上之與民同好貨好色者仍不出文王治岐之政而已世祿者厚仕以厚民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書曰凡厥庶民既富方穀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皇極之道也

耕者五件是王政大綱無告一段就王政中抽出所尤加意者言之 孔子尊周孟子勸齊梁致王此典

文王事殷武王革命同意 公劉遷邠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爲先太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爲務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人主惡聞不治之說有三有志氣盈滿而功敗於既成者有縱慾敗度而神昏於喪亂者有馳情逸樂而心浮於躁動者身定禍亂享國日久侈然自以太平無復患難聞有憂盛危明之論以爲予既已知而不

復措意於治術故留禍宿亂而國旋壞於及身而齊王猶不至是極情縱慾志廣務荒方其長驅遠駕幾以六合爲隘而以山海之藏爲貧及乎天下爲仇而氣衰於一蹶不復欲聞盜賊而圖適意於崇朝而齊王亦不至是齊王質本醇良而心浮於氣躁故道德仁義之說亦知欣然慕之保民王天下之規亦知慨然求之而究之聲色貨利之念根於中而好善樂道之思浮於外故不復抑心靜氣以深求乎國之所以治聖王節情而愼慾故宅心深深則知難知難則樂善樂善則思未然故治安之志不敢存而其亡之言

不敢忽庸主任情而恃氣故宅心淺淺則好順好順則惡逆惡逆則恃已然故悅耳之言必深入而拂意之論不欲聞齊王顧左右而言他也豈僅辭窮於無以應哉亦其不肯降心以說繹乎法言耳果其清心寡慾約志抑情則藥石之規有由衷請問而自不能已者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古之用人嚴於未進之先後之用人嚴於既進之後夫嚴於既進之後以爲六典八法可計羣吏而獎之也詢事考言可綜名實而覈之也糾舉連坐可甄淑慝而別之也吾操吾法制而行吾激揚加之以明察

何患吏之不肅嗚呼君之於民猶母之於子也慈母保赤子必不可使子有一刻之不安人君養萬民必不可使民有一日之失所今以素行不審之人一旦臨之兆民之上人之畏法而潔清者十不得一其黠者必多剝民以媚其上幸而有清正剛介之大吏執法而臨之則必需之歲月以後又幸而人君黜其人而眞諸法而民之受其害者已數年矣不幸而所更之人復如是而民之受其害者又數年矣又不幸而腹心股肱盡如是而四方之民將沒齒不蒙用賢之福而國何以久聖王用人不艱阻於既用之後而審

愼於未用之先審愼於未用之先故天下無倖得之心不艱阻於既用之後故天下亦無必不得之道古之時公孤卿大夫相隔不過一二階上世衡人既審則終身一官而不改中世牧守之賢卽可入爲三公故久任下位而人皆安心於其職後世牧守卿貳層累而上如登天士人少壯膺一命終身不能致通顯得一官兢兢持守而惟恐或失故上世之法疎而密後世之法密而疎密而疎故濶略於未升而窘迫於已仕使人嚣然不服乎其上疎而密故簡易於既進而嚴辨於始升使人不甚重乎功名而亦不敢苟且以

圖倖進古之時黨庠州序皆儲才之地也閭師黨正皆論才之人也飲射讀法皆育才之時也小成大成皆衡才之法也移郊移遂皆厲才之用也小學大學復爲之論秀書升以達之司徒司馬復爲之辨論官材以進之至於論辨任官然後告於天子而授之爵祿故人無競心而亦無逸志自非然者吾稍借權於左右而人卽以事左右貳其心矣吾稍借權於諸大夫而人又以事諸大夫貳其心矣卽吾憑論於國人而不精核於獨鑒而狡僞之士猶將矯行立名以欺罔乎世而何能使所用之皆當夫世臣者非必權風沐雨盡同艱難之人也亦非必河山帶礪與國同休戚者也祖父有臣而可貽之子孫卽謂之世臣治世有臣而可留之亂世亦謂之世臣主少國疑大臣未附有人焉招不來而麾不去則大義於是乎定乃若父子相疑君臣猜沮雷霆萬鈞子臣隱情而不能達惟直節素著之人斧鉞不能加而君威不能劫然後可持其事而徐救其敗故國有世臣則上下之人信上下之人信則奸慝不能亂奸慝不亂則宗社人民俱可依之以鞏固彼國人者卑論僿俗不足以語此然憑至公而不狥乎偏聽則奔競之風必息而賢良

登進意亦必有瑰磊者艾之臣應運而篤生其中矣

太史公曰人君莫不欲舉賢以自佐然累世而不見者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也蓋人君用人大約採聽於左右諸大夫而左右諸大夫之言得進者由於人君無愼重之心當其用之之時或以供使令之役或以任職事之用則已耳無有計及於貽孫謀而燕翼子者故或以一人之言而進之或以一人之言而退之初不知得一賢才今日爲我之股肱卽他日爲國之柱石步步爲子孫計自不敢採聽於旁人耳然必察之於國人者何也國人之言公而國必賴民以立凡邀譽於左右諸大夫者必不實心愛民而眞能愛民者必不分心以事左右諸大夫夫不事左右諸大夫而唯實心於愛民則可以保子孫黎民而爲國之世臣矣

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爲世臣地　所用所親者眞爲民造福所去所殺者眞爲民除害可以爲民父母民與賢賢與國維而成故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人君所以能有天下者何以有兆民也人君所以能有兆民者何以有仁義也人君有仁天下服其丕冒人君有義天下戴其無私故仁義者人君所以聯天下爲一家萬姓爲一人者也君臣無仁義則君不能有其臣父子無仁義則父不能使其子兄弟無仁義則兄不能令其弟夫婦無仁義則夫不能保其婦朋友無仁義則友不能合其朋聯而合之而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相比而成大道離而異之而五倫之屬人各一心而俱謂之一夫矣一夫之謂人君且不可而況恒人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人所同賊仁害義則爲一夫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逐鼠干將莫邪可以剸犀象而不可以任庖廚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而帝皇王霸之所以辨也君子之幼而學也非先王法言不敢言故縱橫捭闔之辭不得而騁也非先王法行不敢行故揣摩迎合之術不得而工也非先王正道不敢道故富強功利之謀不得而習也欲正其君爲之稱述堯舜以導之欲明其道爲之居仁由義以守之彼欲事是君而執是政而人君不能尊德樂道國家不得端本澄原則寧袖手不爲不敢小就以輕一試故欲峻法以懾民則

皐陶遜能申韓矣欲裒斂以富國則大禹辭於管商矣欲殺人以爭地則湯武讓美孫吳矣責效於一事一長而不程功於助理宣化則伯益伊周羣推嗇夫僉壬矣惟其如是故君子不敢務小遺大而人君亦不敢重才輕德使君子喪其所守以致功業不駕於三王人君爲國尤甚矣萬幾至大非急疾小才所得而集也萬民至衆非詐僞小智所得而理也治道至隆非功利小謀所得而域也欲成其德必求誦法堯舜之臣以親之欲明治道必求賡居正位之士以議之既欲用是臣而畀是政而不先講求於尊德樂道不思致務於端本澄原則雖高爵厚祿而不敢虛縻

以留國士故欲明允以協中則欽恤之意不可望申韓之人矣欲則壞以成賦則宅揆之司不得授管商之佐矣欲戡亂以安民則兩階之榛無徒恃孫吳之臣矣勤求乎助理宣化而不責效於一事一長則正已物正斷無望之喬夫僉壬矣苟為不然而人君或責小而遺大君子亦枉道以阿世將國家壞於學製而治道何以克進於隆古嗚呼得賢人而欲小用之甚可為君子惜也愛吾國而不授之賢人又甚為有國者惜也此孟子告齊王意也 通章言大材不可小用次節因舍學從我而申言之亦見不可斃小之意

雖萬鎰不是價少還是說價多方形容愛的意思出治玉而自教膠琢鮮不壞玉治國家而教賢人從我鮮不壞國家 教字著力有把持牽制意

齊人伐燕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王意在取燕孟子告以視民之悅不悅而進以水深火熱之戒文王非不能救民水火者也非取之而水益深火益熱者也而曰不悅則勿取文王行之何也文王之時成湯伊尹之德未衰也太甲武丁之澤尚在也故家遺俗之猶存而流風善政之慇慇民皆存諸心而不能去於衷也雖奉暴君而肌膚之慘不勝其中心之傷雖歌孔邇而怙冒之仁益堅其王室之戴故人君雖無道而祖功宗德之靈長有以繫屬乎人心則德雖衰而命未改奸雄不得假小惠以收人心而妄圖乎天命故孟子舉文王以戒世之因亂而妄希竊國者乃若取之則尤不易矣黍離之感人

百其心先疇之思人一其志天下雖可取而易姓之後苟無曠世之澤以大變其心猶疊之恩以撫摩其衆則不能樂新恩而忘舊主故武王真救民水火者也必非水益深而火益熱者也而孟津之舉八百皆會而猶曰未可克商之後天下歸心而猶有頑民使功德不如武王而新附之民必鳥舉獸散而轉思擇主故閏運之會不數年而神器屢遷非必天運為之也無深根固本之道以維持鞏固則初植之木必易搖而新造之邦必易覆故孟子喻水火以戒世之得天下而不能堅凝之者嗚呼取之既甚難而堅凝又

不易而齊王何輕言取耶聖王之兵動於義後世之兵動於利動於義者行兵之時固不擾於民戰勝之後亦不貪其有故戰無不勝而勝不必取究其後也民心悅而天下歸有辭之而不能者故武王之取亦由文王之不取爲之也湯之征葛亦由非富天下之意天下信之至於弔伐既行雲霓慰望來蘇之衆無所他往故沛然爲政於天下今齊之強爲諸侯所畏固大異於天下信之者矣況乎水益深火益熱哉燕齊爲名公太公之後固不可以相併然燕齊之不能相併者一時之勢仁暴之不可同論者萬世之經聖賢之言論爲萬世而不爲一時然未有垂萬世而可遺之一時者也此所以與日月並行於天地也　燕齊世守封土取之民必不悅亦不專爲己私樂殺不能取齊亦是由此泰雖以蠶食兼諸侯不旋踵而六國後共滅之及項羽爲之掃蕩而天下始歸心於漢故秦之不能長有天下者一時之勢也漢之所以滅項者仁暴之分也民知離秦項之苦而不復有六國之思此漢之所以長有天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聖王用兵必昭義問於天下而後諸侯從必著仁聲於四方而後遠邇服義問者舉兵之名也諸侯處等夷之列同受命於先王而比肩乎共主名位均則勢不能以相下使非虐如韋顧放如葛伯無道如密崇而欲稱兵以伐國則諸侯必環顧四起同指於我彼以存亡繼絕爲名而責我以啓疆廢命之罪則兵不戰而自屈故天不與首禍而貴後起聖王不富天下而順人心非兵不利力不足也干戈糜爛之事天心所痛傷我實貪利而藉口於誅殘則天不可欺而人必囂然而競逐故必甚不得已而舉兵而後天人亦翕然而交集聖王兵起於後而發難者反爲驅除於先非義問克昭何以一戎而大定仁聲著愛民之實也天下至大萬方至廣我滅一國而萬國爲之堅拒則誅夷之畏也我滅一城而衆城爲之死守則屠戮之懼也聖王得一城使民宴然不知有兵蠲煩滌苛不過終日民之歸於聖王者適然如離虎狼之穴而投慈母之懷故舉暴亂如振槁而定天下如反掌世之用兵者見其易以爲天授而非人力不知除暴救

民則一城不殺卽爲衆城之招安有逆顏行而抗王師者齊王旣勝燕而僇民人毀宗社燕之神人恫而義士奮無諸矣猶不可逞況乎犬牙而錯置之哉聞之用兵之道不以亂易亂以亂易亂者雖死猶怨燕人雖可伐而齊王無湯之仁固不得謂之義兵矣況以利動而以暴終諸侯其誰能與之惟反民人止重器擇賢者而存燕後庶乎仁義並存而用兵之道得也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何罪宜王只合誅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著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著然昔日行

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驂之策相去千萬通節以置君一句爲主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古者兵行士卒從而有司爲之倡後世將帥從而士卒爲之倡此兵法之所以異而教兵者之所以不同也鄒與魯鬨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此後世所絕無也後世全軍覆沒將帥以身免者有之未有將帥死而民莫從者將帥死而民莫從則上世用兵之法而非三代下之所有也雖然有上世用兵之法則必有上世教民之道上世將帥卽有司有司與民有父母之恩有一體之誼平時疾痛疴癢稍不安而有司卽爲之撫摩故民之衞上如子弟救父兄手足捍頭目平時一德一心一旦戰陣則進而爭先而致其死故用之卽戎不可得而敗也兵以氣勝氣以心作後世而輯衆心於平時故臨陣出奇以制勝於

一旦或迫於險或乘乎便因時取事以僥倖於呼吸而初無必勝之道故御軍以嚴爲能以詐爲用幸而敵人不競則多方誑誘可以取勝不幸而敵與我等則勝負無常而士卒糜爛聖王則不然有不戰之師無不勝之師其用兵不尚詐力不用機謀不度山林不規險易而惟視乎衆心之一不一衆心一者勝之決也衆心散者敗之決也以百人敵千人而百人齊進而致死則千人者退矣以千人敵萬人而千人齊進而致死則萬人者退矣故聖王不以決機兩陣爲能而以平時教養爲尚夫兵之一耳目者旌旗也號

若父母之長吏身先倡率之愈於旌旗乎兵之作氣勢者鼓鼙也孰若萬衆之子弟踴躍奔赴之愈於鼓鼙乎故強與弱遇則強者勝智與愚遇則智者勝兩強相遇兩智相當若非仁政何以克敵而制其必勝哉夫三代用兵以有司先士卒者謂其恩義深而民自羣然以赴也後世仁義不豫直以白刃驅之故以士卒先將帥而決勝負於將帥之一心此危道也穆公以不仁之有司爲士先而欲民爲之羣趨而致死固以難矣戰國以後仁義不施日從戰鬬古法不用而爭講於詐謀故兵民分而有司與將帥亦遂判然

爲兩事要之三代後之人民其死於鋒刃之下者不可勝計矣

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饑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坐視民之死而不救正是出爾反爾處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聖賢有求己之道無事人之道求己易事人難我之力有涯人之欲無涯以有涯供無涯故始事之而人喜漸而忘漸而怒天下強者不一人大者不一國事此則彼怒事彼則此怒彼此交事則彼此交怒求己者我可有爲則爲之可守則守之可有爲而不可遽爲則從容觀變以待時可守而卒不能守則雖敗亡而名終不滅滕雖小國有城可憑有池可塹有民可相依敵國來侵攻難而守易我果無罪諸侯必有起兵而相救者卽不然而君民同死以守社稷千百載猶將歎息稱道而不置且君而主乎事人則羣臣懈將士懈百姓之心無不懈爭欲苟延以圖朝夕之安而敵吞噬之心反益熾君而主乎自守則上下同心百姓協力臥薪嘗膽以圖國之存十人之聚必有智

謀況舉國一心而豈難自守聖賢有至正而無權宜惟愈危難而正愈不可易故苟且之謀所不尚滕介齊楚事人亦亡守己亦亡然事人者有亡而無存守己者百亡而有一存且均之亡耳孰與肉袒牽羊以爲人民羞哉人不自立而欲託人以圖存悉索敝賦以伺人之喜怒而國之正務不暇謀此六國所以嬴秦日削月割而終至於亡也

兼事不能不事不可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精神全在與民守之上效死弗去全是平日仁政所感玩民弗去字是民弗忍去也是可爲也正教他著力下手做　孟子非教他以此抗齊楚特自守之道當如是聖賢於事變之際論是非不論成敗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人之能加乎我者人其不能加乎我者天人者何強凌弱衆暴寡大吞小是也天者何治亂相尋盛衰循環安危倚伏是也天下非險阻不足以開英雄非英雄不能以涉險阻英雄不與險阻期而險阻可以開英雄故英雄偏逢乎險阻險阻不與英雄期而英雄

不知有險阻故險阻適以開英雄水出於山崖之間不遇石不激金藏於砂礫之內不鬨火不成此險阻之開英雄也虎嘯於深山故威龍潛於沈淵故神使龍虎去山川而遊曠野則牧豎得而制之故英雄必生於險阻志氣也雄略也開創之人不與守成同土地人民政事傳之於祖宗則必守祖宗之法遵先世之舊故蹈常襲故不足以開英雄而大有爲之人必生於草昧太王居邠承故業因遺策亦足綿宗社於久遠然負太王之才必有荒作之略使無荒作之事亦不足以展太王之才周之基始於有邰衰於不窋篤於公劉亦云厚矣然業久難變俗久難移政久難創若世守侯封則邠已足若易侯封進王業非大華故不能鼎新狄之侵能使太王去邠不能止太王遷岐能料太王遷岐不能料太王成王業太王不遷岐不能披荆棘斬草萊立制度而開八百年之基不去邠不能易故俗啟鴻圖而使遺民不議朝廷不非不狄侵不能去人民遷宗廟而開剪商之略故有王業而乃有遷岐有遷岐而乃有太王有太王而乃有狄侵患難之來所以開聖賢也豈非天哉滕文不能爲太王之遷亦可爲太王之善不能爲太王之善亦可

爲滕文之善爲滕文之善則必有業可創統可垂創業垂統將後世子孫必有如太王者振起於其間安見築薛之舉不更爲異日王業之資哉此君子所以遇難而愈奮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

有進說於君者不要之於一定而權衡於兩端人必謂之浮有諮諏乎國是者不建議於不易而立論於推移人必謂之僞然而天下之道有經有權人君之才有能有不能國家處累葉之後爲遷國之圖能者革故鼎新而曠然大變不能者偷安苟且而漸至陵夷能者廟社不驚人民安集無失業之苦有異舊之觀不能者大勢渙綱維解終奄奄而不振然則遷不遷之間固未可一言概矣然亦有中主而不可不遷

者國家之存亡視民心之去留民心愛戴其君君去國而民不忍棄君則其開基必大君能固結民心君雖危而終不忍棄民則其功亦立子孫之勢已替祖宗之澤尚長則雖遷國圖存亦足綿宗祉於數世祖宗之業既衰子孫之勢又迫則一旦輕動必鳥擧獸散而不支是故能而遷者聖人也不得已而遷者中主也不可遷而遷者國亡家破而身亦隨之者也守國之謂經遷國之謂權能權者無不能經能經者未必能權經也者常人之所能也權也者非常人之所能也開創之規未易言矣精神無不貫心思無不通智慮超萬物之上聰明開百世之先是故維持密拯駁周數十年之間有百世不易之制守文之主處中葉蒙餘烬遵法守道亦云善矣豈能與神聖之君掃地更爲爭創業之事哉是故或遷而興或遷而亡視其君也或遷而僅存或遷而遠亡視其民也有聖君則必有仁政有仁政則必有民心有民心則必有國勢國勢立則與之遷而終不失民與之守而亦不失國若臨難求民上不施仁而責下以義欲與共國蓋其難矣

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遷而無失且膠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必出於守孟子必兼言遷者守亦甚難故

令之自擇　請擇之意教他自忖令知自家力量在守耳　兩說並陳却有先後大意只是勸他爲善以保民耳民心得遷亦不失民守亦不失國孟子之勝算如此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

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平公之時不患孟子不見魯君患魯君不見孟子孟子不見魯君辭而去結轍而遊視賢君而集其庭耳魯君不見孟子謀國之道不得聞先王之言不得誦周公之舊不知何以復積弱之勢不知何以強當時不傳後世無述天不尼賢實棄魯矣世之衰也人君各賢其臣而疎遠之賢反取決於左右之口故與不肖論賢而與愚者論智與愚不肖而論賢智何怪智

者皆愚而賢者盡不肖乎

孟子述 卷之一 終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有制物之器而不能運者神不習也有運物之神而不能成者器不具也器具神習而成就各異功業懸殊者術不倂也耒耜錢鎛農夫用之以成田事規矩

斧斤巧匠用之以成宮室繩墨師用之以成樂章水火鹽梅易牙用之以調五味縱橫詐謀策士用之以成伯功虛無堅白專家用之以騁浮詞道德仁義聖賢用之以成王業道不同也覆斝皐陶萊朱伊呂聚聖人之朝而屈於君周公處聖人之家而屈於子屈於弟孔孟崛起爲聖無聖人以厄之而終不得位運不齊也然則器以神用神以術彰術以道大道以運隆道器神會合而成堯舜之治者極隆之運爲之也惟農商之於業也亦然力田服賈鹿蓑熟羸紲明勤其芟柞而相其有無播種耕耘懋遷斂散而或則收倍蓰之獲或則水旱壅滯徒手而空勞則農賈不能與時爭利也惟策士之於富貴也亦然策士乘時赴會立談取卿相而當其困阨沮喪不能有妻子及其言論合意旨同排人骨肉而奪之位衛嬴赫奕卑天下無足爲我難者則策士不能與時爭雄也虞舜以歷山之農不階尺土而忽登天位周公憑累世之資躬有聖德而終於輔相是何易者若彼而難者若此文王化行江漢三分有二驎虞麟趾盛德休明可以王矣而卒不王武王纘緒一戎衣而取之非文之德遜於武而時不如武也孔子以尊周而取管

仲孟子以與王而卑管仲其說不同而義則同也春秋文武之澤未衰天子名號猶存請隧却捷空言足以威侯伯故時當尊周卽孔子不能與管仲殊功戰國七雄爭長人心不復知周王綱解大義垂周斷不能以王道維天下而民之暴虐日益甚不更新何以致治孟子以大義絕周而望與王其意與湯武革命之心無異故卑管仲賤其術并黜其功孔子嘉其功在一時而孟子明其罪在萬世非孔孟之異亦因時而與爲推移也嗚呼孔子有聖人之德而非與王之時故終身不敢言王孟子遇與王之時疑若可以有

爲於天下卒以無百里之封終抱空言以沒世則是天授孔子以德而靳孔子以時天不靳孟子以時而卒靳孟子以百里之地之勢也豈非時已及而運未至者爲之哉戰國之後時愈久亂愈甚民之暴虐愈困饑渴不能喻其殷而水火不能喻其痛是以躬聖德者不階尺土不俟積累崛起隴畝不數年而成天子之業非興王之易而時之積久不治爲之也

此章以齊王反手爲主德是根本時勢其所乘者以齊王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非三平論時勢雖並說亦宜側重時上看本章數時字可見以齊王乃孟子能以之王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攻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天下之理顯於言天下之事成於氣氣與理無二理與心無二心與言無二分氣與理與心與言而二之者異學所以叛道也合氣與理與心與言而一之者吾儒所以樹功也天地初判惟此陰陽人物始生惟此元氣陰陽不偏於一故爲萬肇之宗元氣不墮於形故爲百爲之本凡爲泰爲充爲光爲大爲神爲化者氣之超乎形者也凡爲槁爲暴爲蹶爲弛爲盈爲

僨者氣之雜乎血者也氣超乎形氣即爲理氣雜乎血氣斯爲質不以氣之純乎理者爲氣而以氣之雜乎質者爲氣故或任而縱或制而劫今試返觀於太虛聲臭不存而彌綸無所不貫則氣也不即爲理乎人心知覺運動本無不具然當一中未發之時萬理森然無不畢具自氣動而思食血動而思色食色開而生嗜慾多一思即少一理少一理即失一心今但以知覺運動爲其心而不究知覺運動之何主將犬牛無異於人心而制作之初不必聖人皆能仰觀俯察以心遍其故故惟默然靜存以澄觀於朗照則理

也不即爲心乎典謨訓誥聖人之言虛無清靜老莊之言藐姑莽菲愚賤之言人心即理而夫婦與知故匹夫匹婦其言皆足明道而心之蔽於偏者亦必以言達之氣居於未有心之先而言包乎理氣已出於既有心之後則心也不即爲言乎氣即爲理故不得於氣即不得於心心即爲言故不得於心即不得於言今夫氣非能振厲而充之也非能取諸於外有所一毫增益於其間也委靡槁落弱士之氣粗厲剛猛壯夫之氣冲和純粹賢者之氣過化存神聖人之氣不足者增一毫而不能有餘者減一毫而不得高者

爲日星隕者爲土石氣之在天不同也大者爲河嶽小者爲涓埃氣之在地不同也瑞者爲麟鳳惡者爲梟獍氣之在物不同也聖賢運天下於在宥匹士等毫末於丘山氣之在人不同也然而有可學有可學者非以氣助心也非以心令氣也以氣助心氣先而心後以心令氣心先而氣後心與氣微分而有餘不足之形成矣兵之精者士固聽命於將然必令之而後從驅之而後戰則將士猶扞格而難通善敎兵者不徒使之有勇而必使之知方方立於無形之中而勇生於有形之內以無形作有形故將士一體相親而臂指相使善養氣者不求於有形之心氣而求於無形之義求於有形之心氣而心氣皆形器之粗故視義爲在外求之於無形之義則心氣皆一義之爲而心與氣自吻合而成剛大之用今夫心與氣與義之不相離也其猶果之外附肉而中藏仁耶究其所以生者仁之萌芽而已矣陰陽行於兩間積於上則太清積於下則太寧布於中則太虛究其實也一物而已矣人之蓬然者非氣而冲然者爲氣蓬然者氣而冲然者義也人之惺然者非心而燦然者爲心惺然者心而燦然者義也無陰陽不備之氣故氣即義

無中和不全之心故心即義無是非不分之言故言即義能集義則義之闢而氣即行義之翕而氣即止若外義則決然而已矣能集義則義之合而言即是義之違而言即非若外義則紛然而已矣昔者千聖百王未有不心通天下之言而能開物成務於天下者也然而等量差殊安勉異致者志氣有小大故知言有遠近聞一言而若決江河氣之同乎天者也聞一言而嘉與樂受氣之全乎人者也聞一言而聲入心通氣超乎神化之上者也聞一言而知二知十氣囿於方隅之中者也麒麟鳳凰超於百族故神泰山

河海超於等倫故大千聖百王超於凡民故異孔子超於羣聖故盛孔子不求異於羣聖然而百王不能爲堯舜堯舜不能爲孔子者氣不侔也旭日升而萬方照一陽動而萬物蘇聖人作而萬物睹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雲從龍風從虎堯舜聖神文武孔子立道綏動夫孰非志氣之神於不可知耶吾觀五霸之霸也氣有餘而多助長病不能持志以成道義之功夷惠之聖也志勝氣而多守約病不能養氣以極剛大之量異端以義爲外則心與氣皆爲無用之物而枵然抱

空器以求義於天下夫枵然抱空器以求義於天下則義皆無與於我而不能遍天下之故不能遍天下之故則不能成天下之事不能成天下之事則大任之至或任氣爲之將氣先心而爲顛爲蹶任心爲之將心離氣而爲索爲竭顛蹶索竭而能無害於天下者未之前聞貢黝之氣顛而蹶而告子之心索而竭不動心者愼無爲貢黝之蹶而告子之竭則幾矣心之慊氣便充心不得氣便餒可見心氣原自合一無一不本於義而不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也

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討办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句所謂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此　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葉說來乃撮起事功歸重到心上蓋事功不消說得過到此處略有些挂礙便是動心　不動心有道必是養氣所致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胷中則所謂不動心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

二似字最妙所謂似是而非也只爲告子似孟子恐人誤認學脈故曰告子先我不動心亟欲辨此似是處　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旨所繫曾子守約全在白反上見得千態萬狀只顧自家理之是非此中豈不凝然貞靜故曰尤得其要　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讎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無暴心與氣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夫志以下兩舉志氣以見合一之體設工夫非支離也　以直養是持其志而無害是無暴其氣集義是持其志非義襲是無暴其氣必有事焉是持其志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無暴其氣實無兩項工夫然必如此方完密方爲善養氣　告子不得於言四語相連說下不以言與氣分作兩截不得於言原是心上受病他又勿求於心勿求於心便不得於心矣他又勿求於氣將其病根展轉相尋夫志以下

非但破其勿求於氣之說并破他勿求於心之說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養氣者養心知言者知心　孟子論浩然之氣緊要只在知言上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知得言方能養成氣自能知言　前槪論志氣曰帥曰持曰無暴尚爲粗舉此曰善養浩然已不可以形神內外言矣

難言不是眞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識得此氣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下面其爲氣也云云通在善養後指點其妙　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下文集字之意卽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　塞乎天地之間只不虧他本分力量耳正至大至剛處　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之氣配道義正塞天地之實際處　集如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樞而事事逢源　卽心之慊不慊由於義之集與襲便是義之在內處卽告子之以義爲外便見他不能集義以生氣處　告子外義從何見得據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處便見得他若曉得義在內便曉得心之不安處都是義之未安如何不求到心之慊

必有節以有事二字爲綱勿正勿忘勿助不過純此有事之功而已必有事正是集義之功正忘助正是義襲之害然正者忘助之根故先以勿正戒之語意相通說下歸在助長上見氣果非可襲而取也　勿正下忘助上另起一心字當有意義蓋就上句而想其心也　知言不在言上討分曉蓋集義工夫既到將自做個衡鑑以度物更無有不得於言而後求之心者所以辨別不爽毫髮也　當看四所字便見病源之在何處由言以知到源頭處由心以知到流弊處是甚見識　生於其心四字提起看心之病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非有先後次第知則俱徹耳　不曰不易吾知言而曰不易語言正以其無不得於言者俟諸後聖也　告子未嘗不是不動心却全不是道義了其病皆從不知義來故其心爲蔽陷離窮之心其言爲詖淫邪遁之言其害至滅裂於政事而爲大亂之道孟子知言精義之學也　仁智不作推原即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即教不倦見心體之公溥　學誨非兩事則仁智無定名　孟子願學孔子非不足於顏子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如此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人主承千百王之後紀綱法度燦然具備而治效不同民情各異者非人服之難而難於心之無思不服也百姓至微而思則至神故愚賤與知而各能議其主上之得失人主遵先王之法施德惠以覆露之宜若可以邀結於天下然澤施雖溥而深宮之內稍有

燕笑之非民即知其迺德之未純而不免舉聖哲以訾議於我且仁政未有不本聖德而能推行於盡善者也綱紀雖立而志氣不清則賢否混淆而奉行失實故有闕睢麟趾之德意然後可以行周官周禮之法度七十子之徒誦法孔子豈僅教誨訓迪云爾哉服其動容中禮而無行不與耳夫民仁則從不仁則畔驩虞之治民謂固然而豈感之哉惟夫聖德淵深然後歎息稱道鼓舞而不置故夫君民者不與以情而與以義情則私恩而義則大公萬人之聚且不可私恩感而況溥天之下聖王觀其大通而握幾於獨

握幾於獨者蓋與天下相與於無相與之中者也此以善服人章同意總言王者能使人心服是以能王天下非若霸者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也人字亦大概指諸侯說　通是借霸形王下節發明上節　王者中心行仁故其民中心悅服引詩特說思字以證心悅誠服之意　服至於思民情固極眞　德入於思王道亦極粹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天下國無常強亦無常弱居可爲之時遇有爲之主
則強居可爲之時遇無爲之主則弱強弱者人主所
自爲而非他人得而與焉者也國家幸當無事之時
盜賊不興水旱不作四夷賓服大臣恪恭天子春秋
鼎盛萬幾總攬於一人此一代不可多得之數十年
而古今不易多覯之數十代也天地貞元之運遞轉
而開此日之冲和祖宗締造之神積累而得一朝之

泰運前此干戈未戢規模草創則日不暇給後此氣
運不齊人事難定或水旱繼起盜賊煩興或蠻貊侵
中國或大臣執權主少國疑皆不暇留心於政刑國
家幸得以閒暇稱正一代治亂興廢所由關而子孫
榮辱久近所攸係人主息干戈而禦外侮不在富強
而在政刑有小國政修而不可以侵侮有大國政亂
而終至於滅亡如人壽夭不視形體而視神氣人主
欲明政刑則必博求天下之賢士置之左右朝夕孜
孜與之講道而論德政不在纖細而在大體刑不在
煩苛而在明允惟賢士能明大體而悉事情故與之
修明可以保邦而致治人主一身賢士所視爲去留
君德修則拔茅連茹以其類進君德隳則潔身遠引
莫肯從遊故人主盤樂怠敖不必遠賢賢人自遠世
主因無事之時安危利苗以逞一日之逸欲彼其禍
機皆已潛伏而昏昧不知日與羣小馳騁逸樂賢者
志慮遠而見幾明故時懷風雨漂搖之懼而主易悅
小人圖目前之富貴揣火積薪爭進諂諛故主易悅
主易悅者小人進也主易憎者君子退也小人長則
君子消國家安得興隆而不危亡哉成王之時文武
開創之業方新太甲繼成湯而立正國家極隆之會

伊尹周公聳動危懼惟恐失時蓋商周之時惟太甲
成王爲閒暇太甲成王賢則紹聞修德而開兩朝累
數百年之治太甲成王不賢則顛覆不造王業漸隳
故老成焦心惕慮以冀主德之清明迨沃丁之後商
業漸衰昭王南征周室遂替陰雨之來不旋踵即至
然則老成憂國惟恐後時卒瘝捋疽誠非漫然而過
計矣夫明主乘危圖治雖季世不患無時但事變殷
而勉強振作雖復興不能垂裕於久遠惟閒暇則精
神審而志慮周一世修明累朝蒙福故人主不可不
及時爲治庸主耽心逸樂廢棄正務禍患已迫猶以

爲暇縱恣行樂惟日不足暇與不暇固無定時要在人主自爲之耳明政刑雖恐政刑之有害於民故曰仁義樂怠教雖恐佚樂之不足於已故曰不仁

貴德尊士一直說言貴乎德而尊之也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賢能兼收正爲刑政之用耳明字極有精力明政刑是用人精神振奮處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爲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帝王所以創建非常而包舉一世者不過能任天下之人以立一代之政使英華之氣萃於朝廷而寬大之風留於斯世則精神鼓舞聚會而一統之治以成朝廷者天下精神之所聚也聚天下之精神於朝廷則氣勢昌而根本固堅強足以禦外侮而本朝有精明光大之象故三光明而萬物序若天下之精神不屬則槁落枯澀雖有君臣上下而人心索然去之故紀綱虛設而神氣日耗譬人精已消亡而倀倀抱其空器則萬物將議其後天下之大士民雖多然其學之先王而不悖措之當世合時務萬物所歸懷而百姓所屬目者亦無幾人所患者人主志在尊任而所爲賢者不賢所爲能者不能則在位多闕茸而俊傑反淪落天下之士誰復肯至於王前者乃若盛世之政必簡衰世之政必苛有附益於法之中者始以兩地而異法後則併其兩法而征之有增加於法之外者本以此意而立法後則舍其本意而加之先王之

法皆有所爲今不問其立法之何意而但主於竭財以厲民則困於法中與厲於法外皆非所以子元元養萬姓之至意也帝王之道不患人才不足用但患我用之非才不患經費之無財但患有財而濫費叢穴之士不乏先王之法具存惟尚美名而不圖實效則一人之志不足以鼓天下之心若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用者必才而才者必用不徒恃我心之尊使而實考之在位而皆當則可以厲士心而招隱逸矣一法不並征寡取而多與使民間之財力一征於公不復再賦於上則可以養民命而風四方矣天下秀

者惜才愚者愛力質雖不同而願望之心則一聖王以一人之政來天下之情使秀頑愚智輦轂夏荒莫不輻輳而環向於我則有分土無分民有分民無分心天下之民孰不延頸而跂望之哉天下賢士不輕從我遊而人主徒以威力與細民爭毫末故士無感慕而人無鼓舞人心渙散而君臣爭講捄聚於蕭索之朝廷則信乎大一統之難而漢唐之季之所以多禍亂也

信能二字重看當時諸侯假仁者多只少一信字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盈天地間皆水也盈天地間皆火也盈天地間皆善也水發於深而爲用甚遠有以導之則爲注爲灌爲流爲潰放而之乎四海而水不因四海而涸也火洩於密而爲用甚大有以續之則爲燔爲炙爲炎爲熾甚而至於烈山澤而火不以山澤而衰也善根於心而爲用甚神有以充之而爲勛爲名爲政爲事大而至於保天下而善不以天下而竭也水不盈天地則涓涓之流挹之即竭火不盈天地則星星之火寒之

即滅善不盈天地則惺惺之善遏之即止惟高山峻嶺寸壤尺土而莫不有水故川流不竭然一充塞其竇而流即止矣惟雷電交馳寒氷相擊而莫不有火故焚林不戒然燃指滅其燼而燃即熄矣惟陷溺蔽錮昏惑狂愚而莫不有善故引伸不窮然一念蔽其心而良即喪矣塞其竇滅其燼蔽其心雖有江河湖海焦金爍石參贊育物之功而闇昧而不得見烏在其爲盈天地哉雖然善之在天地也日用而不知非百姓之能用善而善自用於百姓也有流行不息之理是以日鼓舞而不倦鼓舞不倦故能生萬物生萬

物故萬物亦日用其所生以全於天地之間魚之生也由於水使魚而不得水則枯涸僵仆而不得動惟魚能用水而煦濡游泳以躍乎河海之濱然非魚之能用水而水之不能已於魚用也風之積也不厚則鳥之翔也不給然非鳥之能用風而風之不能已於鳥用也土之培也不廣則木之植也不大然非木之能用土而土之不能已於木用也水不已於魚用風不已於鳥用土不已於木用而謂善能已於人用哉善不已於人用而謂能過之即止施之即置哉是故寶之塞也甚易然源深流洪而巨石不能堙則非外

水以求達其崩崖裂石而出也水之力而已矣燼之滅也甚微然蘊隆薪積而引河不能救則非外火以求然其赫燄炎灼而燔也火之勢而已矣心之蔽也甚渺然感而遂通而沛然莫能禦則非外心以求充其昭明洞達而行也心之知而已矣人與先王同此心不能與先王同此知人能一物不蔽而渾全澄澈以貽於一心則四端之行自有充塞而不讓先王者矣斯有者如火之然而莫之遏泉之達而莫之塞也與離婁章既竭心思句各別一是言立法之難一是言能充之易也

不徒曰不忍而必加一人字根於一體者尤至切雖是遡其賦畀之初恰在感應上見 看一箇斯字何

等迅捷 全重在知字上人所以不能充者皆不知耳先王全體此心空朗澄徹無觸不知便無觸不流其所以行不忍之政如斯迅速無停待都是眞知上流行出來 保四海方是火然泉達究竟處 火有種嘘之即然泉有源濬之即達 四端根於性充之即生烏可已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情莫不欲尊而常處卑莫不欲安而常處危者何也舍其有保四海之量而冀倖於他人之我助則卑矣舍其有運掌上之安而勞心於萬物之爭勝則危矣人之能助我者未有能尊我者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彼惟常尊於我也乃能引我而使之上則我已處其下矣我欲與物求勝者物未有不與我爭勝者也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我於天下處一也安能以一物勝萬物則未有不危於物矣處其下危於物而欲出其上與其安猶却行求前抱薪救火也烏得謂之智哉聖賢所爲智者爭於

人之所不爭而求於己之所自足爭於人之所不爭故人莫之遏求於己之所自足故萬物莫能忌莫之遏故無俛仰攀援之勞而尊日益上莫能忌故雖離天下而立於獨而不涉於危疑險阻戰勝攻取人所爭也省刑薄斂人所不爭也公卿大夫人所爭也道德仁義人所不爭也損人益己人所爭也萬物一體人所不爭也人所爭者繫乎人人所不爭者足乎己繫乎人而爭之猶農夫汲水溉田終日之力不過數畝足乎己而爭之俄頃之間雲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矣農夫不望天之雨澤而冀其杲杲日出逞能於桔槔以與造物爭勝也其不謂之大愚矣哉夫仁不自以爲尊者也不自以爲安者也不自尚其事不自矜其能自卑而民敬尊之故有仁必有禮居安而慮危勞身以利物先憂而後樂故有仁必有義禮義者君子所以飭躬而處物也以禮飭躬以義處物君子兢兢然不敢言仁而烏敢言尊安然尊禮度義而居之以不求人之心則爲仁悅乎仁不知其他則爲智仁全而智禮義皆舉於中故君子擇術貴知自勝於物知自勝於物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安處善安處善而天下之大遂無有能奪之者矣通章敘人擇術意卑

與危莫如人役舍尊安而處卑危由於不擇術耳爲仁是擇術路頭正己是爲仁法門并曰正己即是仁也

術之必擇正恐其害仁 當時諸侯日尋干戈彼此相角只此好勝一念便不惜殫竭國力以求舒其憤故孟子以不怨勝己振起下反求諸己意正點破當時忿爭之習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物之能稍有所取而感遍變化以斂錫於下者蓋非尋常意量之所能擬也物飲於江湖水雖多不能稍

踰乎其量神龍河海不爲多而谿壑不爲少乘氣而升乎空虛溝澮之水可以變化風雨汩沈陵谷所取少而所施極多雖善思不能測其至吻呼其可量也哉大聖人於善猶龍之於水也善非不足於己而己之善原與天地而同量天地之善具於人故聖人之善亦具於人人之一言一行善雖小其理未嘗不通於天地聖人因其小而即會其全一言一行推而施之而即能彌綸天地鼓舞萬物故變通於聖心而不稍有一毫之執著無一毫之執著此所以爲純然一善也哉善之在天地也如水之注於地隨其曲折而

無不之也如金之鎔於冶不能雜一物以間隔之也惟無方體無拘執周流變化以充塞乎兩間故有纖微之念介其中即不能同善而神其鼓舞子路聞過而喜猶有喜之見存大禹聞善而拜猶有拜之意存人惟尚有不足於己是以稍有益之而即覺舜與天下同其善本無己本無人而又何以喜何以拜舜之耕稼陶漁與人爲善無異於爲天子者何也善無大小之分故舜雖賤可取與人善無聖凡之別故人雖愚亦能取舜人人各具一善我取善而人自感觸而莫禦故不必權藉而鼓舞自神人之鼓舞於舜猶萬

物鼓舞於天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有同善而不能相與者天降時雨則高山出泉雨出於山而山之泉因雨而益出惟其一氣渾同故天地相應而上下交感舜既與人同善人有不日進於善而不自知者哉善量充塞天地而人不能與之同其大者以其有己也子路喜於聞過禹拜昌言皆喜其有益於己耳舜則但知有善不知有己故人人有善可取即人人可與爲善天下之大無非人即無非善豈非與天同大而得繼善之原者乎與人爲善亦即就舜心言之不必說到人上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相似方見得舍己從人意出譬之土田子路與禹尚有此疆彼界在故告之以荒蕪之故灌溉之法則喜其有益於己大舜則天下之田皆其田故惟勸勉告戒而使人人各治其田使人人各治其田則彼我之形忘而畛域之迹化矣即樂取即與人即舍己初無兩層不作推擴看 從人之從不是能無從乎之從如從禽從戒之從言其所從事者皆人人同具之善也已最難舍不唯遷莫是已即喜拜亦是已必到與人爲善方忘已方是義之與比

大舜有大焉不是與由禹比較言至於舜又另自有一種廓落處正與後莫大乎與人爲善相照看 舜之大全在與人同上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萬物一體舍己以下都是說簡與人同 舍己二字最重 樂取以爲善若說取以爲己之善便小了只與上文善與人同下文與人爲善做一樣會意看便得 舍己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 取諸人節正形容善與人同 與人爲善猶云與人共爲此善也到此地位纔復得此善原初之本體舉覆載民物悉還其所自有何大如之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聖賢雖有高一世之行必不敢有輕一人之思故居之已而無心行之世而無迹被之天下有醇全之美

傳譌後世無流弊之偏天下皆循循焉不敢稍爲度越之事聖人能卓然不惑以行乎人之不能行雖庸德庸言而絕類離羣欲測其所至而不得而及其居心視天下皆父兄師保不敢謂不足與而苟同吾與天下日循循於揖讓進退之間而天下望之如泰山之不可躋江河之不可量學者規其大全究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擬其一節亦不至堅僻矯激而流於一偏故賢者莫能踰而不肖者可企及伯夷柳下惠何其行事之高塗徑之絕其芳蹤懿矩有以風天下而垂百世也人之清尚有一

物之可容而夷之清乃至纖微之滓而不得人之和豈無一節之稍異而惠之和乃至毫髮之辨而無容舉天下後世數千百年之人刻意厲行皎然以潔渾然以濁欲擬其蹤而及其臨事或有所屈而不能或迹愈近似而心有未純不能內外無間始終如一故千百世聞風景仰而奉之爲聖人雖然夷惠固已至乎聖人矣而聖之量卒不盡於夷惠聖人之行亦無以加於夷惠矣而夷不能爲惠之聖惠不能爲夷之聖夷不能爲惠之聖夷無傷於夷惠不能爲夷之聖惠無傷於惠然而天下之人學之則或清而流於僻或和而入於汚使天下終不敢謂夷惠爲聖人之極而學聖人亦終不可以夷惠爲法則以夷惠之行甚高而惜乎其出於不屑之心也出於不屑之心而後高則其高若有所倚而後能而去其不屑之心而夷惠亦自不能爲其高也夷惠猶能不屑以爲高而後之學夷惠者將徒學其高而不能學其不屑也大匠規矩爲方圓傳之他人而已失其巧學夷惠者安得不至是君子教人詣雖期乎極高而心則存乎主敬天下皆吾徒也是以就之不忍去天下皆聖賢之徒也是以日與相偕而亦不漫爲苟就觀其造詣卓絕

雖潔清自治與物無忤竭夷惠之力以求稍過而不能而其居心絕不敢有一毫之自恃故上可以造聖賢而下亦不失爲無過噫夷惠之所操皆不失己也夷惟恐失己而不事不立不友不處不言以爲己賢而不可近人之惡也惠自不失己而不妨使人狎我侵我以爲己賢而人皆可入於惡也夫己賢而不可近人之惡與己賢而人皆可入於惡是絕世遺人以爲己而其視己固一毫無與於人也君子將胥天下而同爲聖賢視人一如視己而豈敢稍有不屑待人之心以過高偏勝哉

敎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隘字敎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天下皆吾體何忍不屑必伯夷然後可以隘非隘不足以成伯夷必下惠然後可以不恭非不恭不足以成下惠後人却學他不得夷以世無可與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聖賢所以保邦致治者惟恃一道道者圖於未亂而不圖於已亂制於未戰而不制於已戰故無定之天時不如有定之地利有形之地利不如無形之人和道非徒如此而已天下事處於有形而道居於無形事處於有形故可指道居於無形故難言世主信可指之事而不知難言之道故與之言事則灼然不惑

與之言道則孤疑眩亂而不知從可指之事利害之顯者也利害顯者目前之利或更爲他日之害道則超利害之上以爲利害之權衡故不言利而自無不利不防害而自無或害天下皆曰若者利若者害道則以若者之利非眞利若者之害非眞害天下皆曰圖其利何顧其害置其害急謀其利道則以彼之所利則眞害彼之所害則眞利不挑一事言利害而合天下之事以權利害故以一事言利害而道之說窮以萬事言利害而道之說勝今夫戰勝攻取未有踰孫吳者也雖起聖王以談兵亦無有過孫吳者也然聖王不以孫吳之智爲勝而以不用孫吳之智爲勝孫吳徒有戰勝之智故言戰勝之利不復知戰勝之害聖王以不用孫吳爲智故與言戰勝而孫吳不能過不與言戰勝而孫吳於聖王如撮土處於天地而不知有無今夫言聚財莫如管商言法術莫如申韓管商申韓猶夫孫吳之於兵也管商申韓孫吳於聚財任法用兵能燭毫釐而權利害故其言莫能過然用數子以聚財任法用兵而一分之利即爲一分之害百分之利即爲百分之害者何也天下利害在萬事而彼乃就一事以務究其極故深入窮徑而不復

觀其大通可見之利不盈背而不可見之害溢萬世是以聖王務黜之而崇惇大以爲無形之謀夫無形之謀者何也天下之利害在人心而人心之多助視得道得道者爲一事言之不僅爲一事言之言理財者富於上不如藏於民也言任法者極於密不如漏於疎也言用人者取於才不如取於德也言導民者勇於利不如怯於讓也使禮義廉恥足以厲廉隅而忠厚寬大足以厚風俗則圖利無迹去害未萌銷鋒鏑而開太平何必管商申韓孫吳數子之紛紛乎哉

得道失道雖不專在用兵時言之即以用兵言願乎人心者爲得道逆乎人心者爲失道失道之國即使

戰勝而窮兵不已必有衆叛親離之禍故得道不專在用兵而用兵尤不可不得道也

總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天時地利低昂說下歸到人和末像非推本人和由於得道蓋章首說人和句已含有得道意人豈有無道而和者觀故曰字可見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

以天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白家言以我爲天下之所順攻彼爲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帝王所以賓師其臣而不敢恃人爵之貴者非故爲降尊以就卑也君之于下無所不臣天澤之分無所逃於天地雖有同起艱難內託心膂外寄股肱運帷幄爲謀臣其君相與造膝握手略君臣之分而聯骨肉之情一時恩禮莫及然可謂寵任親密未可謂賓之師之也古今有大人者神化侔天地道德隆古今雖無乘龍御天之權而德博而化能與帝王並立而特世者是爵位之所不得加勢分之所不得限故尊賢與貴貴並衡於天壤而君爲之屈何則治世以道德不以勢分天下以道德而尊爲元后則夫道隆德

備之人人君烏得不賓師之以拜嘉訪洛哉世之名爲尊臣而實陵夷者自桓公任管仲爲之也桓公任管仲本出於詐謀權力而不出於道德仁義詐謀權力急則親而緩則棄雖肝膈併納而勢力禁制故尊爲仲父而不過驅策名爲上卿而不過具臣帝王之尊臣不然也其講究在天人其勅幾在宥密其儆戒咨嗟在危微疾敬君臣相厲以德而不知其他故帝室之都俞不殊於師儒之函丈且夫有腹心之臣而無賓禮之臣者其君亦無能大有爲於天下者也一統之君雖有駿雄材智之臣與之贊畫密議而其根本之地政府之間必託之鄭重周密方正不阿之人而人君待之亦嚴憚尊禮而羣臣莫敢望蓋鄭重方正之人固不屑以智謀效心腹於寵昵而畫策之臣欲寄之根本之任置之朝端之上責其持守堅定論說仁義亦有所不能是故有謀臣而無重臣者功止於偏方有謀臣而又有重臣者業隆於一統無謀臣無重臣雖有國不能保何則其君有謀臣而無重臣則其心止知有詐謀而不知有道德矣一方或可以詐取天下必須以德致若謂有尚德之君而無秉道

之臣者未之有也管仲非伊尹之儔桓公以待伊尹之法待之業安得不卑功安得不下乎嗚呼以管仲之臣而人君待之以伊尹之任則任重德輕而不足以宏大業若夫以伊尹之臣而欲以管仲待之則耕莘鈞渭而處耳況待之又不能如管仲者乎三代下之重臣固不能如皐夔稷契然一統之君所親在彼而所敬必在此蓋知有仁義而濟之以有爲未有不能得志於天下者也不自重即非道德不能使其君敬尊君不尊德樂道不足以大有爲故自重處正敬君處非堯舜不陳正望其君爲堯舜者也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 此章若止就大有爲講尚不免爲策士假託唯歸到敬君方是聖賢學問本領

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爲是紛紛哉 其尊德三句

正是孟子不見主意　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聖賢之心不凝滯於物當其可受則受之不知其爲

受當其可辭則辭之不知其爲辭故應念即起而心自不違於義學者之心必圖度於物辨其可受而不辭心不忘其爲受辨其可辭而不受心不忘其爲辭故隨事度義而義終不去於心庸人於不可受之物而託於不必辭之名借不必辭之名以便其無不受之實我既居心不可問故人亦得以不可問之心加之我聖賢自克其心如以繩削木以矩絜方稍不正而斧斤即從而去之故濡睚隱忍之心一毫無所容恒人自暱其心猶人溺愛其子雖不肖而多方隱忍以爲之解脫故貪冒而卒爲人窺夫財者彼之所輕身者我之所重彼以所輕之物與我而我以所重之身與人其得失有不可以數計者矣猶曰我非人役明爲人餌而矯厲鳴高天下之人又孰得而欺焉者乎

則未有處還主孟子自處說不重他也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託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辭便墜小人之計矣　取字是被貨籠絡之謂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人臣有志而不得行道者固位之念也人君有臣而使之不得行道者顧惜之心也自有君即有臣非徒勢分而已凡以上下相須以求民瘼民有隱臣得而達之君有德臣得而行之故民必賴君而君必資臣人臣受職而擁高厚以肥身人君聚財封殖而不施澤以逮百姓皆不可爲國民之有君猶子之有父母

也父母寧齊一身而豐其子故父殖財而子不怨子之家裕而父母之養隆故子富而父母始樂人君殖財而不救百姓於溝壑人臣貪位尸祿不爲百姓請命於君使父餘粟帛而子困饑寒豈一體聯屬之誼哉人臣之患大抵緘默保持以爲非所得爲夫非所得爲者君止之廩粟而非一己之去就不以己之得爲不爲者自咎而以欲爲而不得爲者咎君故君不任受咎然君重視財而緩視民使臣逆上意以救民死禍患不可知而民死卒不救則民者君之民君不急之而烏乎急之夫臣者君所命君者天所命民者

天所生人臣愛民去位其福澤必貽於子孫若貪冒隱忍以自厚其身天必怒而絕其後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以勗臣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以勗君也人臣固不得愛身家以忘百姓而爲人君者亦愼毋私蓄府藏以使其臣抱不得爲之歎哉易益卦曰中行告公從言人臣無有偏私而以損上益下之道告公未有不從者也距心特不告王爾豈可以歸過於君哉觀王之自以爲罪則距心之罪益不能辭矣

五人爲伍持戟之士伍之長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不稱其職也　非諛之去只是以不去而明其罪不容誅也　反諸其人立而視其死是就牛羊者商確語總不是要他如此若當時轉溝壑散四方已立而視其死矣　須知牛羊一段意思已含在失伍內非兩層

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世之君臣師長所以維持一世者凡以奉若天道而已尊卑貴賤不與焉故師之事不同乎君君之事不同乎臣臣之事不同乎師以君之道責臣臣不任受以臣之道責君亦非所以爲君以師之道責臣臣不

敢居以臣之道責師亦非所以爲師君也者統天下者也臣也者任天下者也師也者範天下者也操柄以御物建極而錫福人君之事也不能總攬大綱而務究悉於一事一節之內以與臣工爭能則所務小而所遺必大故君之道無爲而已矣分職授任竭忠盡力人臣之事也不思畢智效忠而藉口於淡泊守高以解免其無能則固位取寵而臣節負故臣之道明去就而已矣師以明先王之道示禮義之準不出而就世則獨善無濟苟出而圖君則枉道辱身故酌去就之中以立乎去就之準使世不得執位以要我

而我亦不狥位以自困則守道而已矣古之君子出則已溺已饑處則簞瓢陋巷無有立朝而稱不仕者孟子以羈旅之臣處客卿之位此義古今所未有然上世君臣一德名雖臣而實則師戰國七雄並爭孟子道援天下不得君安肯輕易爲臣故四境不治可以責其君緘默曠官可以責其臣不足有爲可以去其國禮貌未衰可以居其地以其身爲斯道權衡進退之主而不爲勢分爵祿所拘縛則儀型表正何所往而不有益夫官守言責天之位也身在位中則位爲重而身之進退憑乎位覺世牖民天之道也道在

位外則道爲重而身之進退憑乎道憑乎位者居其位必盡其事不得廢事以虛位憑乎道者衛乎道不拘乎位不可執位以概道孟子與蚳鼃師臣不同而進退因之各異又安可以去位之一端概聖賢以道濟天下之事哉

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聖賢立朝廷之上不借譽於左右而能卓然特立不懼者非必有心以矯異也君子道德全而才猷廣經綸足以任大事人君雖不能與之一德一心亦知道可隆而國可庇則尊禮敬信小人必無所容其讒間人君在小人而至親昵者其心以爲工便辟而任使令而小人威福竊弄則朝士相與羣趨爭赴人主見羣臣無有抗其氣而駕其上者不復見重以嚴憚於上而小人見君待臣亦無有踰於己右者也則益肆其驕而長其氣勢故夫小人勢陵乎下者皆羣臣無有君子以折其衝也人君非甚庸愚無不愛國家而

欲得君子以與之共事世惟大奸巨慝能令人主以奸爲賢若便辟嬖倖之徒人君雖甚愛之而未始不知之其心以爲吾以國家付賢者而以諛佞悅耳目則耳目之欲不足以妨國家之務且其侮弄之小人亦欲藉君子以爲之彈壓以爲我有君子而狎昵之徒乃不敢儻然怙勢作威設無君子而人主峻防密制以御小人則君身甚勞而志意甚苦故世果有君子中才之主斷不棄之以小人從來正人不勝邪人者謹畏之士才不足濟世見識鄙而昧時勢以爭先人主不甚介有無於意故正常謀而邪常勝君子直

方剛大儼然柱石之荷棟樑喬嶽之鎮四海其在於鄉則四方望風采其在於國則天下被文明小人委蛇囁嚅欲邀一顧以爲榮而不可得而況敢讒搆以害之故人之比附於小人者其氣必爲小人所奪者也君子不藉小人而受知人主小人之氣亦未有不奪於君子者也小人氣奪於君子君子視其在側如蚍蜉則寬之可使感恩嚴之可使敬畏安有詭隨而反爲之下哉今夫人之見侮於鬼者以其心先有餒於鬼者也壯夫處幽昧之中而積祟爲之却避況以君子而立朝正色者乎

不與言行事非不與交談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凡人處事而稱盡道者惟其心之無慊而已天下道出於人心而心存乎自致人處倫類之中其心莫不欲有自盡之處欲盡而不得盡者道所不強欲盡而不能盡者道所不責可以盡矣力能盡焉而適如吾所欲盡之心則於事必處其厚而於倫必盡其道凡人處倫而不能盡道非道之難而吾心克盡之難以吾得爲之力行吾欲盡之心亦非有勞苦煩難之事然天下有心而不盡者初不在分所不得與力所不能而正在此處念即得之端而人每忍焉以自匿蓋心所欲爲準之以禮即爲制節謹度之事分所得爲勉之以力即爲竭情盡致之端乃禮無不可力無不能而每以貪冒隱忍之心當爲不爲遂至陷大惡而

不顧故夫不善之事皆非心所不知而正由於知之而心不盡葬親之事人心最痛似必無歉然天下盡心者即一物之微而必不使心歉然有不足不盡心者即親喪之痛而亦往往忍情以自安聖賢之爲豈有異於人哉亦惟使吾事事無有憾之心而行已臻於聖賢矣孟子葬親固猶夫人心之爲子者而非於心之外別有所以厚其親者也

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 儉非止愛惜此心不足處便是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刑罰爵賞天下之通義也然而必有其權天下惡不勝誅而罪不勝討使人人操一誅惡討罪之權則大亂於是起惟王命德討罪而人不敢干所以一天下

之紛而杜禍亂所由始雖然權也者亦義之所由致也先王積德累功有以感人心而格天命故羣奉一尊而制刑議禮復極一時聖君賢相之講求天下範之不能過故子孫世守而愚賤不敢倍設徒恃法制而德義不存將紀綱失而天下亦議其後齊人不可伐燕非齊不可伐燕而燕不可伐燕也燕之罪在於棄爵命而蔑王綱而齊之罪在於恃強大而貪土地爵命者天子所頒而土地者先王所錫齊貪土地擅稱兵以伐國燕私愛憎舉社稷以與人其罪正適相等故廢王命亂紀綱皆不可以令天下且夫爵人伐人皆天所命不可以意爲者也匹夫無賞罰之權道足以正萬世則擅天子之賞罰而不過侯服之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皆安於子臣之位而不得借稱討亂以階兵端戰國之時天下無王弔伐之事亦斯民之所企望然齊奉王命而行天討則爲方伯之事若齊順人心而拯水火即爲湯武之舉設義之不行而惟暴之爲則玉步未移而凶醜之德不足以敵未墜之權何則皇天惟德是親而鬼神非仁弗享以齊人之貪暴本無異於燕而乘間肆虐以利人之亂此無異於途人問殺人之罪而天下亦得以其罪罪之

也

此章當以天字爲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名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聖賢立國不顧一時之利而貽萬世之憂故小害不避於一時而大法必垂於後世天下有不可易者道而一時有不可知者事事與道合則本道制事道與事違則細事從道事也者一時之得失而道也者萬世之得失也國家必建賢親以衛宗社而賢親之中莫先同氣兄弟親而國有藩翰之助此萬世不易之

常道若兄弟相尤而斧斨以成國家之變則一時遭遇非人而非兄弟概不可恃人主常疑兄弟而刻急以成寡恩之漸究之枝葉削弱則根本易虧且國家傾覆之端原非尋常意料所及若兄弟非才而逆計其變而先棄其人則所疑之變尚未然而所棄之形已先見故全一時之兄弟為私恩而違萬世之經常為失道違大道而全私恩聖人甚欲之而不敢人主天親之際動係天下安危兄弟雖愚不可遺於疎遠支庶雖賢不可稍叅宗嫡我之立國既周則一人雖有失道當必有起而救其敗者又何必逆慮而先為之圖管蔡之叛周公未必不知之特以兄弟之親安忍計後之不改即後雖不改而無損於周又何得舍至親而疑手足以為子孫變法之漸故周公使管蔡仁也使管蔡而致誅夷周公之過而不得辭者也齊王於燕非有兄弟骨肉之親灼然可以措置而無遲者而昧利害以至於叛又安得援周公而為之辭

周公所處在兄弟之間其用心只在天理人情上便是為管蔡所欺然聖人於天理人情之外更不忍著一意見何害其為明　此節專刺陳賈之為君文過不粘帶周公

孟子致為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天地所生之物可常保乎說化出而日新今日之所發不能爲後日之所留也來歲之所生未始卽前歲之所萎也今夫草吾知其能華吾知其能葉一歲如是歲歲復如是未嘗有所終窮於其間而要所爲華葉者不可得而存也今夫物吾知其能生吾知其能長振古如是窮今亦如是未嘗有所斷絕於其際而要所爲生長者不可得而再也後之來也無窮而前之去也不復是以聖賢深觀大化之不再舉世之所爲物者一毫不加喜戚於其心而獨留無形之道以長存於天地今夫富貴亦天地之物也而人不知以

爲可留於子孫是世之所甚賤而彼以爲智者也自古迄今不知幾千百年矣凡夫神明之裔世祿之家攻取兼併之儔其子孫有在者乎無有也無有則夫人之計其子孫已愚矣而又計子孫而貽之以富貴無乃迷惑沒溺於勢利而不復知有代謝之說耶世之爲政者幸而富貴偶集於吾身則乘時會以留勳業於天地不幸而蔬水簞瓢亦必有所立以不朽於後世使役役不休舍其可以長留之物而以富貴爲必不可少亦見其惑矣夫貪鄙之端始於見之不明戕於心之不斷榮利中人如蔓草滋地膚寸之萌而稍久卽縈山谷故受萬不已必至十萬一身不已必至子孫聖賢絕遠榮利務塞其源而絕其根故介然不少流於濡忍人視子孫百年爲長久而一已之名不能以沒世聖賢慮及無窮而所圖者乃不役役於一身孟子在齊非爲欲富然卽以富貴言之亦必有履盛思衰之道焉人何以富貴爲長存而務進不休以至於汙賤而不自知也凡人但知富貴則己身不用必又使其子弟皆利之一念動之也若知富貴之外別有聖賢之道則飽仁義不願膏粱廣譽望不願文繡使其子弟爲道德功名豈肯營營逐利乎且以道德功名望子弟則子弟幸而通顯必能紹述箕裘若以罔利使子弟則子弟未有不蹈刑僇者故中言富貴而前後止言富蓋人之欲貴未有不從欲富來者也此所以欲貴而彌賤

求榮而多辱也

辭十萬受萬是辭此而受彼也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左右望而罔市利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爲利則一也今人利心不斷究竟入於龍斷之歸無有所謂士大夫無有所謂賤丈夫一而已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處近臣之職朝夕進說於其君可以調護君德事易而功倍而以維持賢人君子使之得安其位爲最大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若在禁近之地無官守責任之煩朝夕侍君左右有獻替之實而無其形有啓沃之功而無其迹婉言巽入而上不知故其言爲易從而其功爲甚鉅凡人身居親密往往權勢是矜故古今卒鮮忠讜若能直言勸諫必有裨益當時而至於佐佑賢人抑黜邪黨則尤有功於朝廷顯名於後世故近臣之職莫如進賢人主於賢人大抵嚴憚尊崇而不能親愛而賢人君子方嚴自處亦必不肯狎

昵以求媚於君所賴有人焉彌縫開導使大賢在朝時時有以堅人主之信向而必無動搖至於賢人之側則又時達吾君之情使之得安於其位故主臣相得而國家治安則近臣之名亦因之以不朽君子於近臣迹涉嫌疑必不輕爲交與而近臣以身無專責不以國家之安危爲己任故有可爲之地而無功名若近臣不以賢人君子之不交爲己疎而多方愛護以爲之保惜使賢人無去汝之思則人主尊榮而左右先寵近臣之功固不在大臣宰執下嗚呼奸邪所以肆志者往往近臣之力爲多也子思申泄適遇乎繆公之有人故得直己以行其道或人欲爲王留行其人必王左右之人惜乎有愛王之心不知所以留孟子之道也夫邇臣而苟心存於國家則形迹不彰而轉移甚鉅故曰邇臣守和豈得謂瞽御近臣不可建功名而安宗社哉

此章舊說只重無王命未確 孟子隱衷全在兩無人乎處所宜深玩 爲王留行是記者書法 留行之人必朝夕左右於王者故責之 魯繆公二段活看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 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語其勢則然耳 責其平日也非指留行說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天下有所甚不可解者聖賢審於天下之大較明知時勢有所不可爲而猶轍環而不廢豈誠役於利哉然使聖賢抱德以自馨一室而終老天下之父兄子弟奚所聞道德仁義之說故知聖賢之空言亦足爲法於天下固非爲一身計進退者也乃若戰國無王孟子欲興王道於天下身無尺土之階不得不致望於世主苟遇湯武則百里可行仁若遇中才之君挾強大之勢委心以從則亦可有爲於天下故東周之思反手之喻非僅空文自見實有所以致用而然則時勢以聖賢爲轉移吾又以知聖賢無不可爲之天

下也孟子言王望齊尤甚當時齊秦兩大秦不可入則抗秦者惟齊齊王夭資樸實使惟孟子之爲則乘時布德大化流行即不比隆湯武其成就要未可量桓公溺近聲色管仲猶用以致一匡況孟子之不爲管仲者歟鄒魯梁滕宋薛之邦地小民貧未必即能致王齊負海而處天下不入秦則入齊故人號爲東西秦孟子去齊是王業終不見於天下也王業終不見而齊將必折而入於秦天下安危視王今日之用不用夫安得徒逞意於一決乎悻悻之心蓋不足與語此矣

孟子本意總欲用齊王以安天下之民故有許多捨不得處 改諸照下王如用予看即改其不用而用之便是 望王之心在安天下上 此小丈夫亦是要君好的勿看低了但主意只爲自家便小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多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爲小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聖賢不得於時則顯名後世豈有遏塞係其心哉不

以遏塞係心雖不得位一動一言皆有功斯世豈待得位行道而始無負於天人哉天生斯民無主乃亂王者起而立法垂制以範一世紀綱法度森然具備然後人得性命之安五六百年頹廢委弛不可復振則更生王者治之而煥然復新故人類不至於盡天之生聖人甚難故平治天下亦甚難使聖人可百年一生天亦有所不靳惟貞元會合氣數推移必數百年然後生民之亂甚生民之亂甚然後聖人出而救之故五百年而一見至五百年不見則民之困已甚而天心幾不可知矣上古氣運極隆堯舜禹三聖人

聚一堂故洪荒昏墊不百年而文命敷四海湯文相繼皆五百年故文明至周而大備孟子時有王者起而輔之封建未改井田未湮繼從前之偉烈加之以修明假使僅五百年而止亦將復有聖人以興之必不至改郡縣尚并兼滅裂先王之法掃地無餘至於終古不復如斯也唯世遇數極而王者不興則聖澤將泯而王者不復衰周之末欲復生孔孟難矣故孟子之不豫所以憂千百世爲慮無窮也聖賢於身未嘗不樂於世味嘗不憂世治憂民之生世亂憂道之墜樂天與憂世固有並行不悖者豈有乖戾而不通者哉

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要之不豫從悲天憫人而發則其所爲不豫者正其所爲不怨不尤者也 重王者上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與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 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 如欲三句乃假設之詞吾何不豫是掀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豫也 若說未嘗不豫便與前此一時也二句不應了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從來君能用臣不能用君孟子欲用齊非能用王用齊之地與民耳桓公用管仲則霸用三豎則亂桓公信讒好色僅可用管仲管仲之學適足相桓公設管仲而遇湯武必不能爲伊呂之臣設桓公而遇孟子亦不能任之以成王道孟子因王好貨好色好勇以言王道不過自明其足王之術非謂好貨好色好勇之齊王眞能爲公劉太王文王武王也孟子不能使齊王爲公劉太王文王武王故在齊而志不留齊君子居是國能使其君若子弟用其言而信其教可以安富尊榮孝弟忠信故不仕而亦不即去夫客卿非仕也古有賓臣有師臣孟子欲存賓師之意於衰季之時耳豈與夫縱橫游說之士受人爵祿者同哉

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是恐受祿爲他累廉也

孟子述 卷之三　浙汜陳詵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人臣事君之道莫大於格心格心之功莫亟於世子

世子無功利詐獧之謀蹈常習故之見可以發硎奮新毅然有爲而不拘一轍但與之言國事而庶務未親不能遽悉其故惟夫天下大道皆出於我性之經綸使知萬事肇端於一性則不患從事無本而又知人性本無不善則夫欽明濬哲莫非性所固然而詐獧穢薄之端自不得入乎其心凡人非必重功利而輕道德但以道德爲性外之事則求之甚難而視之甚遠且見夫仁義禮智詩書禮樂之文紛紜錯綜疑與萬象同其浩渺則聖賢道德皆與我不相屬而欲一一講求其迹則畏難勉強而終歸無功不知道德事功總歸一性聖凡智愚亦同此一性人惟不知性故道德功業讓之前人而不爲若知性則彼亦一性此亦一性又安肯以得半之途域於自阻今夫涓滴之水圃於沼沚則停蓄壅閼而無所于歸入乎江淮河漢之中不已而終入於海人之有性猶地之有水也性之必至於聖猶水之必至於海也水流於江河而欲壅之使不入海人明乎性善而欲阻之使不入聖是矢已發而猶謂其不至的也豈勢所可止之事哉君子告君不瑣屑於細事不迫促以歲時開其從入之原而示以易簡之守使之反已近求源流洞達

凡夫古今大道無不灼然於胷則不言政事而所以立政事者自明不言人材而所以辨人材者自徹他日臨政有驗之愈明而證之愈合者既已入乎其途則必求乎其極如登山者必思陟泰岱之高觀瀾者必思睹河海之大欲中止而不能自已故臣不勞而君信篤說不導其源而務救其末遇事責難茫無歸宿我之告君者無原君之自求者無術而欲聽不倦雖英主有所不能況乎深宮毓德之儲君哉此孟子所以堯舜事君而亦爲敎世子之大法也 世子職在寢門視膳若告以人政得失或有以忠孝無術而生間隙者唯以道之大原使知反求於已則他日用人行政自不

曰讓堯舜此千古輔導世子之法即人之教子弟亦何獨不然

道性善正明堯舜可爲非以堯舜證性善也必稱堯舜示以準的便以此爲法也成覰節語意全要想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的口氣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照應說非僅證道一之旨善其身善天下總是吾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爲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下文喪禮井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諒闇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以爲軍國重任不可委寄他人後世人心不古冢宰未必得人即得人而國家之政萬無有君而拱手以聽臣下之理故有喪墨臨朝僅見一二而終不能通行於聖賢者豈非以臨民出政之事大哉曰此後世之治之所以不古若也帝王之治民也不在政令聲色之間恭已無爲而淵默守道則天下潛孚默喻豈必待言而治且紀綱定

於朝宁法令傳之祖宗上下相維冢宰亦不敢有所紊亂人主至性腴篤則大小臣工咸思淬勵以勸至治於休明豈一人敢有所隕越人主執極而運不在躬親細務秉道守禮而體志不違則無形之機樞倍嚴於有形之法制古禮之廢舉世相安而不覺滕君能舉曠典於習忘而謂不能振紀綱於廢墜能斷大義於獨見而謂不能決是非於同朝吾不信也君子治國唯在身先教國教家總以一身爲儀型之本故孝弟慈皆所先務況親喪之禮尤始即位之事之最大者乎君子於執玉高卑猶能知其君之安危若毀

容戚心以昭愛而人孰不知其後之能國帝王納身軌物不猜防以疑人苟不知所以宰治之本而但慮大臣爲不足信則冲齡踐祚之年垂簾決策之事既不可行吾不知當時之國究將何託也

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　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眞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惻怛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惻怛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眞可爲矣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養民之政莫大分田分田之制急於定賦人主既分田以界民使小民耕耘收穫而取所有以奉君似無大損益於天下然禹貢隨刊奏績而四隩既宅之後致詳於中邦成賦而不一及於分田則知君之養民

者田而田之累民者賦民非田不生而受田之後不詳取民之制則無藝之征遂爲小民無窮之害古今賦式最病民者莫如以田爲多寡而不以口爲盈虛人君但計天下之田按籍以求征稅而不計田之在民者何如故強者富而弱者貧但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上世有民則有田有田則有賦賦雖以田起而實以民制故民力均而上用足人主非常之恩不可長繼莫若立法以垂久遠三十稅一恩豈不厚而非立國之常故什一爲中正之制夏殷周貢助徹不同而同歸什一其畸民無不均之田田無不均之賦下取

十而上取一民無流移而國無重斂養民莫如三代而取民亦莫如三代然君子推之猶以爲貢不如徹徹不如助者何也蓋君民之勢甚懸而上下之情易隔立法之始祖宗與民本一體其豐凶不待言而相共後世狃法制之常而憚變通之計執一定以繩民歲有豐凶而賦無增減按額取盈以爲不失初意而民之受害已有轉溝壑而莫之救者乃若徹以遍計有無似無取盈之病然田無定限而收無定數暴君汚吏稍欲多取於數外民誰敢爭故貢之弊以有額爲民害而徹之弊以無額爲民害非徹果爲民害而使用徹而不用助則亦必有病民而不可行者帝王治世雖有美意以及民尤必良法以垂後一時之意可勝經制以宜民萬世之制可戢貪暴之多取今以田分公私而立爲定制公家所取必不夢及於私田則暴君汚吏欲多取粒米於公田之外而有所不可何也意之美在通多寡以爲衡而法之良尤在分公私以爲界公私爲界而歲之所入不必通多寡而多寡自均則所制嚴而所垂可久今夫萬夫之田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先王豈不知地宜惜利宜盡而

故多阡陌以使有遺利哉蓋亢旱之地固宜多溝洫以蓄水而霖潦徑遂欲使畛域較然而兼并不生則暢然無復奸吾制者故野以九一而國中以什一國中之地不多於野則貢之法不多於助可知也卿有圭田而餘夫有二十五畝圭田無征而餘夫之田亦無征又可知也先王取民如此寬而又因地定鄉因鄉定井使同力以奉公即同心以恤私蓋有助而分公私有公私而分先後有先後而別貴賤下以別乎上使野人養君子而即以興學校之原者此也分公私而公不多取於私分先後而先不敢奪乎後分貴

賤而貴不得虐夫賤上以別乎下使君子治野人而不干不仁之名者亦此也先王惟恐君上之威足多取於民而嚴經界以求遂仁民之志設僅欲民識公上之尊則什一自賦亦足明以下貢上之義又何必中公外私八家同井之紛紛乎哉夫王畿千里而有卿大夫元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則天子之祿僅居千里之十一以千里十一之地又取民十一之賦以供王朝之用則其入甚寡而用必不豐用不豐而入甚寡設稍有侈心而必思加賦於額外聖王清心寡慾力持夫制節謹度之原以遵夫節用愛人之旨故

昭然示公私而不敢多取所以嚴恭儉自守之防後世田不井授而取民之制徒計其合而不計其分甚且舉力役夫布之征一概之田畝之內使樂歲有田之民尚有稱貸取盈之困況凶年而有窮民無告者哉孟子告滕君欲其行助以取民非專為分田以制產齊梁之告止詳周制滕君之對權衡三代從本朝而推美商制所以明因戶授田藉而不稅為萬世取民之大法為國者不可不審也

遍章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用處　禮下即下制祿取民即下分田　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為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亦向歸於厚民矣　凶年取盈貢法不善若助則公田為君子私田為野人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流獘至此　不行助世祿何所取給自然不免過取不重世祿上皆所以字非止合鄉學國學說乃總結三代用心皆歸於明人倫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恒產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　正經界三字是綱領經界者公私內外之界限也　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者為奪取民財計也法不貸於豪右斯惠可及於榮煢分別出野及國中此不止泛論田祿正教之止經界處　九一以區數說十一以分數說　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

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有天地則必有君臣有君臣則必有貴賤有貴賤則必有仁義高卑大小上下俯仰之秩然非乎而莊子多之以爲勞許子厲之以爲逸有生人則必有父子有父子則必有飲食有飲食則必有嗜慾有嗜慾則必有患害有患害則必有理亂功德勤勞法則政教之煌然非乎而佛氏空之以爲無老氏虛之以爲寂有理數則必有對待有對待則必有倍蓰有倍蓰則必有什伯有什伯則必有千萬精粗長短輕重大小

之釐然非乎而齊物者剖之以爲德同之以爲治夫欲空乎法制政教者蓋欲泯乎高卑上下者也欲泯乎高卑上下者蓋欲齊乎輕重長短者也輕重長短而可齊則人何以爲心而物何以爲情哉人之有心也所以類萬物之情而使之同所以辨萬物之情而使之異物之不可不同也是天地之大德也天地一元而敦化故萬物無不同之性智愚異質而同道貴賤異勢而同倫仁智異名而同德刑賞異用而同功有不可不同者以敦仁故合四海以奉一王而道德一風俗同物之不可不異也是天地之小德也天地

變化而各正故萬物有不同之情廣谷大川異限寒燠燥濕異宜剛柔遲速異齊清濁異質愛敬異文有不可不異者以辨義故參互錯綜而差數明隆殺辨堯舜禹皐何以能去天下之難成天下之功受萬國之共球而不過也堯舜禹皐非能絕乎人離乎類以獨運其私心亦非一死生齊晝夜冥心無爲而成大功於天下彼其視天下君臣民物事爲不過一性故不得有所分岐彼其視天下輕重長短大小各有萬情故不敢混天下之分天下之性願則治逆則亂事雖萬變而理惟一原故在運之以一心天下之情賅

則理混則亂理無岐途而事非一轍故仍列之爲萬事水之就下性也而險夷洼洩洪波細流之分合不可一而齊也獸之遠人性也而沮洳藪澤依險伏匿之憑陵不可一而區也土地之宜穀性也而荼黍秔稻高下燥濕之不齊不可一而藝也人類之相親性也而恩義愛敬誨誘施報之異制不可一而概也不可一概而謂治水明農敷教奚啻倍蓰什百千萬之區分乎哉不啻倍蓰什百千萬之區分而謂可漫然不知所設施乎哉是故臣者職詳者也君者職要者也職詳者勞力者也職要者勞心者也君明乎治水

明農敷教之情而後能知夫治水明農敷教之人君知夫能治水明農敷教之人而後能得夫治水明農敷教之人而其人果足以治水明農敷教設君而不明乎治水明農敷教之分數則不能得夫佐治之相相不能明治水明農敷教之分數則不能得百執事之人以百執事胝足胼手所分任之事而皆於君乎一心圖之而謂君之心其勞乎哉其不勞乎哉是故義者藝之分也事之節也凡夫天下之道條分縷晰而不可一毫有所淆者義也故臣雖勞心而各司其職猶然以下奉上之義仁者理之元也善之會也凡

夫天下之道萬理渾全而不一毫有所遺者仁也故君不勞力而如天廣運莫非生成覆載之仁堯之則天無名舜之巍巍不與皆辨天下之至分以成一心之至合耳而君之事可同於臣乎不同於臣而況百畝之農夫乎嗚呼堯舜以君道治天下者也孔子以君道教天下者也古今之天下皆賴此數聖人之心思爲之區處各得而後理安故萬世之人得以衣冠而處饔餼而食耕陶互市而用設無此數聖人而萬古之世終於洪水鳥獸草木之天下而又安能饔飧並耕也哉異端之流畏勞心之難而樂勞力之易各出一說以欲駕吾孔子夫治天下之道安有能易吾孔子者耶許行並耕之說非欲齊君於民實欲齊民於君以肆其無忌憚之志勢必冒上無等而成悖亂凌奪之禍墨子二本之教非等其親於路人乃等路人於其親以啓其讒骨肉之端勢必以疎間親而構人家國之殃故二子之言其爲害甚深孟子拒之甚力而其爲功亦甚大

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義用心得人以代吾之治人是爲天下之仁義行而上之得人者始專其憂仁行而下之食人者始安其治失其義非堯舜之治失其仁非堯舜之心 許行始託神農君民並耕之說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

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藝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人莫不有本然之心以發爲自然之則聖王因其本然而制禮以序之故樂統同而禮辨異究其所爲辨異者正其所以統同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仁也仁之所以爲仁者天也天之生物也條貫萬殊品彙各別而究其所生之原不過一本陰陽之本太極也四時之本陰陽也人物之本父母也枝葉之由根榦也皆以一而始以萬而終夫其

以萬終者雖各有本哉究其所由始者未有不歸於一者也天下惟無始終也乃無本末無本末也乃無厚薄若猶然有始終哉未有始而不厚終而不薄者也木之生本大而末銳泉之達源急而流平夷子能識終始而不能識厚薄非其義之不明由其仁之不篤焉耳天下分不能自殊也由理之一以殊之理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之也無力理蘊於不自已而發乃至於無終窮一分而爲二二分而爲三三分而爲萬以萬歸一則一不得不厚以一分萬則萬不得不薄是故路人不葬戚之而已親之不葬則睨然不可以爲人此豈矯而爲之哉心有不能自已之仁故達之於事爲而聖王因制之爲禮設有可已之心聖王何必多其制而區分之哉夫吾儒所以異於異端者以其能辨天下之分而區之不厭其詳也區之不厭其詳故不害不悖而一元之仁合異學不能區分而欲概去節目以趨於便利夫概去節目而趨於便利則上陵下偪而萬物無各得之所萬物無各得之所則其害何可言而其亂何可止哉此異學之所以不可不斥也

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墨

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強作也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
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
人乘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
能直人者也

凡人入世視未然之功崇隆廣大以爲動業可立致
故往往喪其所守夫動業之若將然者皆其所不必
然者也以不必然之功而眩於若將然之心於是霸

王卿相疑在目前而尺寸之操以爲不必甚惜乃屈
已枉道以從之而迄於一無成就聖賢之所爲大業
者皆具之於已而不必之於世時至事起則取諸懷
而有餘而及其未來之時必不以此眩惑其心志故
蓋世之勳先嚴於一介之守虞人之不至知非其招
而已不知禽獸多殺以爲嫂人君喜怒以爲意也王
良之不獲知有御而已不知射之詭遇以爲奇工之
賤良以爲意也惟禽之獲不獲繫之人而御之範不
範守之已故御不失御之道射不失射之道一旦王
良執靶而由基決拾適然遭逢雖不獲一禽而天下

必誇其能事否則御嬖奚而驕郊原雖日獲十禽而
天下後世終不免賤工之目孰若委命甘拙潔已守
道爲榮哉且夫詭其道以求弋獲者雖或遇之於一
朝而終必僨轅而覆轍者也天下事不可以術勝而
功名之際必天人交至而乃成我能枉已以從人不
能必人之從我我能枉已而人或偶然以從我不能
必人終身從我而常識我枉已之心故夫枉已者已
然者也霸王者未然者也已然者不可追未然者不
可必進退失守而茫然無據以中處其間所枉或尋
而所直未必及尺豈不爲守道之所羞而并爲言利

者之所笑耶陳代以霸王可爲眩其心故欲孟子之
枉尺聖賢視萬事皆由尺寸彌綸天地不過一握跬
步一失而所隳不啻丘山豈肯以渺然莫必之功易
吾卓然自守之素哉世之一跌而不復振者皆炫於
不可知以失其可知者也

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但於
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故孟子詳辨其不可枉而
終告之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乃知君子之以道自
重正所以爲直天下地此處參他得到自是一毫假
借不得 且夫節提出一利字便是孟子勘破世情
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不可枉 末二句言非
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徙枉而無
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
理尚且不可況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見益明矣
前面發他一利字後面指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

道統行道者斷不可雜一分利心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凡人有所具於己而不藉於世是非可否得以直行於天地則快然之志可以達之天下而不私儀衍之流其心則一人之私也其氣燄熏灼皆藉於人而非己之所有也夫藉於人而非己之所有者彼之所喜而我喜之彼之所怒而我怒之設我而稍有是非可否之公欲達其真而直行其意而不得稍有所暢遂故馳驟之智君子鄙之而不爲君子之所爲君子者稟陽剛之德而無陰柔之氣其宅心制行皆有大共之理爲之據依達之於世初非強民以從我而守之於己即不及一人而無非天下古今所共由故小人之所自矜者以其喜怒震天下而不知一心之是非實不能以自伸者也君子不求震動乎天下而天下

之可否自不得而違之者也夫不藉於世而天下之可否不違則心之暢遂何如而氣之剛大何如耶營逐之徒苟知儀衍一意不能以自遂而妾婦之行亦可以無羨乎其爲人矣

得志三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大丈夫至此真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徧宇宙矣去儀衍縱橫何啻千里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女不私人然後可爲婦士不苟進然後可爲臣非心之不欲仕以爲所以正君而正國者視乎一身之立節而不可一念欺焉者也君子篤仕必見乎於僚友孚於僚友然後上信於君設有一毫苟且之心以急遽於始進則一念之私而後雖百爲而莫贖故君子不以毫髮之累而蹶丘山之功人莫不競功名而惡勝己一人始進而衆共伺其短長尺寸失守而人即以爲不足數故始進之日人已不置有無於胷後雖欲表建樹立天下莫之信又安能致君堯舜輔當道而格非心乎君子立朝必使其身無一毫之累無一

毫之累然後信於同朝信於同朝然後君亦爲之深信蓋策名委贄之心全無干榮求利之念則其不爲身家已積於中而達於外夫人而不爲身家以致匪躬而勤夙夜則雖排衆立異而人皆知其無所私故貪者慚而忮者釋況人君志在民物求得人以爲社稷者乎君子立功每易於俸士巧進君子修已立誠不求進而自無不進小人多方彌縫雖得之而國人羞稱夫不求進而自進則所言從而所行信雖得之而國人羞稱則跬步而有所不能遍故君子不泯泯於立朝而俸士止庸庸於奔逐夫人將建功名以傳後世而豈以赫奕顯庸欺庸人而愚耳目哉若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亦榮先之理則然而非謂厚身賤行爲足以顯揚而崇報也

皇皇如也連出
疆必載質讀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先王之道不過仁義仁義之道不過孝弟孝弟生於心而根於性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而君子守先待後獨謂仁義爲有功者人莫不習於嗜慾功利之私而以天良爲不足務故智者爭能愚者貪冒而

性生之業反寥寥千古間君子有趨利之智而惡其鄙有建功之才而嚴其防本吾不學不慮之良具有經天緯地之量而得志行道自足以開百世之休明若世無知我亦寧卷諸其懷而不用蓋人世功名不在利達而國家倚庇不在智能君子父天母地而有身其平居履蹈原自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君臣遇合不過吾道中敷播之大端若存心養性之功無非與天命相昭事則其無忝匪懈自非一功一績所可擬而至於道德經綸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使昆蟲草木莫不咸若又何論一官一職之長夫國家用

人而取集事所傷必多謨苟急以邀功或舉小而害大故尚功之朝為害必甚道德之士無矯矯之迹無赫赫之名而天下之功莫尚焉若簞瓢陋巷被衫鼓琴則又道中所遇之適然而未可以此夠道之塗轍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古之所謂王政者始於閭門征席之間謹於宮廟肅雍之際達乎朝廷邦國之大暨乎四夷蠻貊之遥使天下禮序而樂和遂生而復性其於兵不數數然也即或掌之司馬授之司徒陳之六師張之撻伐不過禁亂止暴王政中一事亦於兵不數數然也三代以上聖王起於矣封三代以下聖人出於草昧皆非有富天下之心當其保邦致治隨事立功不過經世宜

民綏猷匡贊如日用之必有飲食居處之必有衣服非必遂有窺神器之心至時有不得安事有不容已視天下無有能救百姓之人然後驅除掃蕩以廓清天下設有奸雄僭竊志在闇干則行事之初卽無容保天下之量故功業所就不過偏安而一再傳之間誅夷不免卽至宋王後淫不道不揣一已之力以侵鄰虐民其亡可翹足而待萬章謂其將行王政夫王政之行本無名號兆民不見其形鄰國不知其迹但聞風而景慕被澤而服從使天下諸侯莫不愾然嚮慕以抒誠委順烏容稍有不服之情以形其寤寐故

湯武之所征者所指在一人而士女之衆徒樂其休榮也天下之不順湯武者惟殘人爲暴而四海之大固棄之爲獨夫也安有招忌名禍如宋人之事之爲者哉萬章不知而以爲行王政亦聽其名而不察其實者矣

遺之牛羊湯實不罪葛非慨之也仁人用心婉至可想 湯行王政只在弔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辭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陽春至而萬物生旭日昇而爝火熄東風至而凍釋嚴霜零而草木節解天地之所以化萬物者非物物爲之惟大氣之能甄陶也君子之爲功於天下也集天下之智而已不參其謀握天下之樞而已不任其事運天下之規而已不居其名成天下之功而已不

有其迹凡所以挽回旋轉而人不知者不止一手一足之力亦不僅一人一事之功也大臣之職在格君格君之道在進賢進賢而使君子與小人爭衡正直與傾邪角立拙吶與巧佞騁辭澹泊與鑽營競進此正人之所必不爲矣已令讒人雜糅交處於親密之中而欲人主惡佞喜直紬邪崇正遠柔近剛戒慾好諍又勢之所不能矣夫爭勝旣君子不爲而辨奸又人主難事然則大臣欲正其君又烏得僅一進賢云爾哉君子之進賢也使百爾皆忠藎則謏言不聞於耳使宰執皆鼻夔則功利不動於中使瞽御皆正人

則非幾不貢於心使聰瞍皆勸諫則燕淫不溺於志所聞皆正言所近皆正人所見皆正事習與智長而德與性成則理義之悅日生而非僻之端日息又何必犯顏逆志上勞下怨而後希一日之功哉後世君臣務存形迹雖薦賢才往往嫌疑而不敢多進夫人臣有賢而不敢多進必其信未孚於平日而朝夕納誨亦不能使君灼然知所以辨賢不知所以辨賢故賢人與不肖炫惑交亂於胷中而進人或信其多而未必信其一至不信其一必併其多而疑之故大臣之一身或因進賢而反為讒搆夫人臣非多進賢才

之為難而能使君不疑之為尚設君已不疑於我而沾沾焉恃一善士以為用則其量亦不足數而其學問有不足言者戴不勝於宋王信不信未知何如然進一居州而不能進衆居州則一木之任耳又豈能與碩膚赤舄吐哺握髮比功能而較優劣哉

君心向善在賢人衆多處得力然亦須當路者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量不勝知進賢以傳其君矣而未知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此處不病於明必病於量故孟子從而廣之　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

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君子往見諸侯則失自守之道君子而必不見諸侯亦非待物之宏天下念雖微必顯志雖隱必彰情雖嫌必明迹雖疑必白君子欲見諸侯雖使傲睨君相蔑視王公故為峻拒之形以行鈞致之術天下視之

不過穿窬之巧智賈豎之營謀君子不求震人不求便已服先王之教而味道德之腴世無知我必無干進之心設諸侯而有慕義尚賢虛已求益君子與之周旋晉接其光輝可使挹道德之華其言論可使知仁義之重其方嚴可使識邪正之辨其醇備可使明儒行之尊正不必深藏遠引使天下謂高節非人情而獨行為迂濶夫人胷無名利之私雖使日處巖廊而人知其曠然不可滓設或身處泉阿而幾微動念天下之士亦必知其好爵之攖情蓋心術之公私必形之於容貌詞氣口談其類而詞旨風采不免唯阿

以詭隨則君相雖致尊崇而士君子觀之未有不鄙其情而羞其行者也君子處淫僻之時而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固特立獨行而又何病乎

遍章只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緣古以爲例便見非負意氣相激激自重之意隱然言表　孟子於干戴之下日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說箇迫斯可見則不迫未有可見者就是孔子亦非欲見陽貨者也只因他先以禮來是不得不一見耳若非有往拜之禮孔子豈輕身見之哉　陽貨先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爲己甚　由是二字可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全沒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此之夏畦或病其報報則是吾

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爲高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三代而下虐政橫行民苦其害如沈溺之思出久病之思起朝下令而夕奉行猶爲緩世主不知疾痛而泄泄相承民束於分而無可如何若有人焉慨然思復古破積習而法先王則聞之即傳傳之即慕延頸企踵以望大澤之流烏容稍緩以需旦暮天下立法之始必簡而後必踵增賦式之初其爲國用必裕後世煩費興而賦不足用不求所以去費之道而計所以足用之方乃爲橫斂以贍用不知斂愈多而民愈困民愈困而事愈繁事愈繁而用愈不足事勢循環而偏重不返君子痛惜於封建之廢井田之湮以爲民既貧而人君多方防患不得不殖財以自固嗚呼曷亦思人有百畝之富兵消盜息而什一固已寬然足用乎盈之志欲蠲征募美名也非能復古也夫復古者必定經制而講節用不求輕而自不多取若不

復古而一時驟輕後必虧用廢事而橫斂愈甚雖速改猶將階厲況又知之而不能速改者乎孟子爲復古不力者懼其禍而喻重斂以攘雞亦真痛其不義之至者矣

義利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聖賢有所甚急於天下而不敢使屯蒙晦塞者惟此人心之邪正而已矣兩間之奠麗日月之往來萬物之生成江河之流峙俱不可為天下天下有所以生由一元而萬化由萬化而一元於穆不已而大德敦化各正性命而品彙流行此惟有至同至辨而不可稍漓故在天地為貞元而在人心為仁義天地無貞元不能生人物而有毀燬之憂人心無仁義不能統

倫類而有冥生之患惟天地以人心為心而生之理始不絕雖然使人心常仁義則天地亦無藉聖人而聖人何有補救惟人心於仁義不能無純駁而天地乃有害氣流行其間害氣行兩間而禽獸夷狄放殺相尋而人始不能自生於天地人不能自生於天地則生人之類滅而禽獸草木充塞天下以天下而為禽獸草木充塞則聖賢之心憂而不得不補救以大其功今夫聖賢蔬水曲肱亦堪自樂簞瓢陋巷亦足自甘而不能不為功於天下之人心者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仁義仁義非聖賢不明故人

心非聖賢不正天下非聖賢不治今夫懷襄昏墊亂
雖不及人心而居處不寧則不暇謀仁義夷狄猛獸
則以異類害人心而人心始即於邪春秋之世臣弑
君子弑父逆亂不可勝道而人心始不可問至楊墨
橫而無君無父乃不徒亂賊之人舉天下學士大夫
口談仁義而皆以塞先王之道故聖愈遠則邪暴愈
熾邪暴愈熾則人心愈邪人心愈邪則禽亂愈甚不
有聖賢何以善其後自堯舜命禹開治而仁義之道
明其後閱五百年有武周閱五百年有孔子又閱百
年有孟子聖賢不世出而年湮代遠治少亂多然賴

數人而人類卒不滅天地卒不晦邪復正而亂復治
者皆聖賢因時事以大造於人心爲之也堯之亂在
洪水不抑洪水則人心不正殷之亂在殊族不驅殊
族則人心不正春秋之亂在亂賊不誅亂賊則人心
不正戰國之亂在楊墨不距楊墨則人心不正抑洪
水不同於驅殊族作春秋不同於距楊墨然聖賢各
隨一時之急而驅除討伐以成天下之功故禹開人
心之始治者也周公治人心之始亂者也孔子治人
心之既亂者也孟子救人心之極亂者也禹周孔孟
隱顯不侔行事各別要皆正人心以閑聖道則事不

同而功無不一也然則聖賢之所懼可知矣千百載
後不乏聖人之徒有心斯世然天下之治視其功不
視其迹視其補救不視其事爲必知天下之所以亂
然後知天下之所以治故惟以人心爲治亂之源人
心苟正雖貧弱而有不必憂人心苟邪雖強盛而有
所必懼若謂事必同而以先聖爲塗轍則是孔孟空
言洵不如禹周之實事耶夫洪水平異類遠而禹周
之道行亂賊懼楊墨息而孔孟之道亦行昔聖昔賢
亦惟爲功於天下之人心而已矣

君父二字是綱領仁義二字是關鍵不得已三字是
樞紐禹周孔俱就不得已面有功者說 瓢章內所

敘世道之亂一代甚於一代聖賢之救亂一代難於
一代洪水猶是氣化至變爲夷狄禽獸則人事俱失
矣然猶是上虐下也至變而弑君弑父則下逆上矣
然猶止亂臣賊子也至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賊
矣回視唐虞商周之亂又大有不同者故孟子之懼
尤切一人辨之又望世之人共言之 世界原是生
生世界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
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斡
濟古今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
當天下之生機絕矣 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
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不該於氣化而
曰警余此便是人事挽回氣化處聖賢相承俱是此
心 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作 此邪
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
公兼夷狄下節邪說暴行當是權謀說祕僻竊奸宄
之大者故下言弑逆之事 弑君弑父正是暴行然
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 人心
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 懼字重正孟子所
謂不得已處 聖王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
我兼愛四字爲綱以無父無君四字爲繭以禽獸二

句爲結局　好辨專爲楊墨而發大意以人類化爲禽獸故序禹周公之功皆舉禽獸之害言之而孔子作春秋懼臣子之弒君父亦以其爲禽獸之行也此孟子闢楊墨本意　暴行在事上顯肆其邪而誣行則在心上陰溺於邪暴行之邪說顯故孔子以權書陰維之誣行之邪說隱故孟子以昌言顯攻之孔子在事上誅心孟子在心上證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辨皆是除邪衛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聖道所以爲功天下惟立乎大中至正之軌旁通四達而不可終窮故閱萬世而無弊老莊楊墨釋氏之徒執一端而窮其極務隱怪而不能相通故行之一人不可概之人人行之一事不可充之萬事老莊貴自然而剖斗衡廢繩墨則非木石不能冥其心楊墨分人己而害仁義無君父則非禽獸不能滅其性釋氏之徒欲使人棄人倫戒刀俎則人類滅而鳥獸草木塞天下故聖學斥之曰異端夫異端未有不窮於無所之者也適東西者不離中道故四達不窮一往不已而務臻其極則得彼失此天下道里無終窮而東西無盡境適東不極而去西已遙方悔其歸之晚

也不亦誤哉聖人之制行也繩乎己而已不更核乎人也較目前而已不計其事後也使己之行常立於至精純粹之中而天下復寬然有容以自處故行不至於過而亦無所不及且仲子不爲不義之食則食己義不必計粟之尚有不義也不爲不義之居則居己義不必計室之尚有不義也吾身之居食可極之於至清天下之粟室不能窮之於所自舉吾身之義而欲窮天下之不義則舉天下無全人亦無全物夫君子成己而可使天下無全人亦無全物耶聖賢不苟同以徇人亦不立異以絕物立身行己而稍出之

以有心則流弊必有難窮之禍故老莊不已後必入於申韓矯激不已後必流爲盜跖君子稽其弊而知其終故平易近情而不敢爲一往難行之事異端但求足述務爲一往以求過乎聖人究之聖人不可過而彼之說亦窮於無所之學異端者亦但求充彼之操而彼之說已窮也世衰道微人多有假廉節忠孝以欺世惑衆者如王莽之謙恭節儉亦邪說暴行之類是也仲子雖未必有心欺世而後世必有援之以爲名者故孟子辭而闢之　此節雖不重在人倫然敢爲矯激之行者必包藏無父無君之心者也故孟子後復有以小信大之說　釋氏倒髮如齊亦是不能充類而實至棄人倫兄矯情之行皆爲棄人倫地也仲子不食弗居欲以其廉而棄母兄之束縛耳故孟子直以避兄離母斥之要之皆無忌憚之心爲之也

只重惡能廉一句是就仲子一偏之行而推之以見決非人之所能爲耳亦闢異端之意

孟子述　卷之三　終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語曰有治人無治法此言法重於人非言人重於法法重於人故惟立法以待人非人重於法故人能行法則以法屬諸人人不能行法則易其人以守法而必不變法以從人蓋法者至定而不可變至簡而不可紛至是而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可變民之可富而不可貧也下之當信而不當疑也上之宜寬而不宜暴也道德仁義之當崇而權謀術數之必不可用也此猶規矩有一定之方員六律有一定之陰陽未聞規而可易以方矩而可易以員六律而可雜以陰六呂而可雜以陽所謂一定而不可變者也何謂不可

紛上富民則唯薄斂以富之上信下則唯陳義以信之上用寬則唯省刑以寬之小惠小信之不必施而屈法市恩之不必用也此猶方員至煩而必無不一之規矩五音至變而必無轉移之六律未聞方員小而規矩與之俱小方員大而規矩與之俱大五音高而律呂與之俱高五音下而律呂與之俱下所謂至簡而不可紛者也何謂不可易世猶堯舜之世法猶堯舜之法行之則治違之則亂遵之則得變之則過因之則智革之則愚離輪不能廢規矩師曠不能廢六律廢規矩無以成其爲方員廢六律無以正其爲五音豈非至是而不可易者乎而人顧欲變之紛之易之者由於上之人不能信道而以禮爲輕下之人不能守法而以學爲迂此法之所以雖存而能因者少也天下非智力所能勝也天下之人之衆非逆詐所能窮也在乎以道御之上以禮自治則下以禮事上矣上以禮待人則人亦以禮自待矣以禮事上以禮自待則必無背禮犯義而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者矣而下有好學之臣則以仁義爲必可守以堯舜爲必可陳以君民爲必可致澤雖舉世有泄泄之風而一人盡匪躬之節必不以吾君爲不能而弛其蹇

蹇之心則陳善責難而自不徇君以輕廢夫法夫君亦欲行法而至廢法者以下爲不足禮也以下爲不足禮則不任道而任術而遂變法以繩人矣臣亦欲守法而忍於棄法者以君爲不能爲也以君爲不能爲則必曲學以阿世而遂棄法以事君矣孰知君不用法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用法則失其所以爲臣乎君臣相與廢法從事而民得被其澤可以法於後世者未之有也然所謂法者何也曰至定而不可變至簡而不可紛至是而不可易者也則仁是也

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綱語法者心之寄也心與法固自離不得章內雖以四個故曰

分段然玩其文意逐節相生無窮屬望之意俱在轉折處傳神　道卽在政內政卽所以行是道者故下文只曰不行先王之道又曰不因先王之道又曰上無道揆各以道言包政在內　仁心仁聞之仁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恩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眞有實心自然住手不得　四故曰字總斷上文　引詩以起下法所當遵意　提出聖人二字見仁政皆自聖人制出不可不遵此與離婁諸人用法者不同　聖人之竭正在繼之上見得竭字重看繼之口氣極緊　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心與政合乃可以成其仁先王之道也仁與知合乃可以善其治因先王之道也因之之功與作者等知所以成仁也　譬如傳播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　道外無法義卽道度卽法刑亦法度中事　道曰揆有員活意法曰守有一定意所謂君執員臣執方也　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鬬富強故言此以破之　胥胥不是解泄泄之實一則諷諭在朝廷寄念於憂國奉公一則清議在閭閻致慨於憤時憤世俱是儆官邪屬臣箴意　再點猶胥胥也明清議之可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制器之壞壞於變規矩之心治人之壞壞於越堯舜之心堯舜之仁非一言一事之所能盡也人君倣慕而效法之豈能事事皆如堯舜但不能如堯舜而一違堯舜則其治民必有仁而無不仁世主之患莫大乎以非堯舜之事而苟且而一爲之以非堯舜之事而苟且而一爲以爲我雖不及堯舜而亦不遠有害於民而不知稍違堯舜卽爲賊民暴民之事蓋凡可以仁民者堯舜已無不爲之者也若可以仁民而實非所以仁民者堯舜必無不知之而不以貽後人者也至堯舜之所不爲而或欲冒行之未有不陷於大惡者也舍規矩更無方員舍堯舜更無仁政人奈何於堯舜之後而爲堯舜之所不爲者哉幽厲之君亦爲堯舜之所不爲而已而豈遠乎

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正見不可不法堯舜處　至只是的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法堯舜不只在形迹上求玩所以二字便賅藏仁字在內　爲君爲臣者看得堯舜甚高不知是畢竟要法他的下文孔子語正明此意　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仁更無別路可躲閃處　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仁者徇理而不徇欲徇公而不徇私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同而其理欲安危公私得失則一也天

子諸侯卿大夫所徇愈大則得失亦愈大士庶人所徇者小則得失亦小然而得則安失則危由四體以至宗廟由宗廟以至社稷由社稷以至四海皆自一身之死亡推之故其存不難其亡亦易三代之天下得以仁失以不仁在反掌間耳誰謂天下大器其得失有異於庶人之一身哉縱欲者必亡縱酒者必醉欲無小大以所處之地爲小大人惟從理而不從欲則四體有康寧之樂而天下有磐石之安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人與天下同在天命之中其所以施之而卽應感之而卽通者唯其仁智禮而已矣天以仁智禮賦於人人得之以爲身人人同此身卽人人同此命自人不知天之命在一身而妄以身冀福於天於是不思愛人治人禮人而唯冀人之我親我治我敬日求福而福愈遠不知福者非他卽天之所爲命者是天地萬物莫不從命而生由命而聚我能配乎天之命自能獲乎天之福此非天與之而實自求之自求之者天下有一人不親不治不答必已之身有未仁未智未禮已身無未仁未智未禮天下必無不親不治不答故必我之身實能合乎天命之仁智禮則天下之人亦必無不合乎天命之仁智禮我之仁智禮无妄而天下之親治答亦无妄矣故反身者亦反乎天命之初而已天命者何物與无妄是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誠身也

專爲世主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　首節虛論其理次節方實以自反工夫着落在人身上引詩以自字映已字然點出配命來正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屬已身擔負此反求之功不可緩耳　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鏡於人意　天下歸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人言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必有維繫之處不由其本而推之不惟國與天下無異卽家與天下亦無異而骨肉悉渙爲秦越必由其本而推之則不惟天下與國一本卽天下與家亦一本而親疎總繫於同情人之一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而恒言不言者以天下國家得其本則皆得不得其本則皆失也奈何舍一身而馳情天下哉戰國縱橫類欲抵掌而談天下之故而身則忽焉其亦不思之甚矣

通篇只重本字序字不必入　不言身者貴身於天下國家也置天下國家於身之內則可使草木昆蟲

聯爲肺腑置身於天下國家之內則可使喘息呼吸通於胡越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國家親親賢賢褒表功德自祖父以貽子孫乃元氣所關故巨室者所以夾輔王室而君身亦以之爲考鑒者也人主修身立政則故舊之老成必欣然慕之蓋其聞見於先世者多密邇於君身者近故君有德教而巨室無不慕巨室既慕而國與天下亦無不慕也若不本德教則巨室先難措置又安能風流令行而大化翔洽乎此爲政者所責修一身以爲賢親之

本也

通章重德數二字言敬不以政而以德即敬扈者猶心服而況世爲忠貞者乎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後世設以兼并之豪爲巨室以詘法縱惡爲不得罪則非矣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爲不得罪於巨室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天下有順天之道有囘天之道順天者受命於天者也囘天者我自爲天者也順天者順其數囘天者囘其理天下皆氣數之天下而實有理道之天下以理御數則數亦爲理任數遺理則理亦爲數何謂數亦爲理大小強弱數也大德小德亦數也小固不可敵大弱固不可敵強而以小德役大德以小賢役大賢

豈非數亦爲理乎何謂理亦爲數德與賢之大小相役理也力與勢之大小相役亦理也而身之不能自勝者非理不可勝而若出於數之不可勝豈非理亦爲數乎善囘天者不以理從數而以數從理以數從理者吾之天定而氣數之天亦定則雖有強大而終不能以爭衡文王當殷季之時處弱小之勢陰行仁義初非與天下爭強大而德澤所被自親及疎自遠及邇始雖一國而漸迄於鄰封親之者衆而羣往之勢成則強大不敢肆而諸侯乃相承於一德故戰國以數而順天者也文王以理而順天者也以數順天

則終於不振以理順天則理得而天亦從故天下有不順之天無不順之仁行仁而天命集則天下終無不尚德而尚力之天後人不知天之理而但委於天之數且又不安於數而欲逆天以行之以小而謀大以弱而謀強是又景公之所不如者也欲其有存而無亡得乎

此章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　此天字最難看如云氣運是也　引景公一段不是受命蠻夷爲順天正是不能自強不免人役的證驗涕泣二字乃粧點他羞赧的光景下文恥字正從此生　必爲政於天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爲有道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從來有國有家其祖宗櫛風沐雨締造經營其臣民食德飲和養恬幹止原有磐石之安豈有敗亡之事唯夫不肖子孫罔知顧忌但取一身安樂不顧家國危亡而其所安所樂之爲莫非家國危亡之事一旦天命人心渙然離散遂至不可挽回皆非他人之故自古開創之君必先聽言君能聽言則安危之理著而治亂之道得敗亡之主所爲皆蹈危亡而彼自謂得意雖有老成之士痛哭直陳悍然不顧往往忠良戮辱而國亦隨之故人主苟能聽言必不遂至傾覆而國家至於傾覆必先拒夫忠言誠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亦在聽言而已矣而其如人之不仁何哉

全是激慷他受言聽諫意　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故爲淵歐魚者獺也爲叢歐爵者鸇也爲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治亂與亡得失之數可考而知者不待多言而決也觀桀紂之所以失則知天下之所以得矣觀諸侯之所以歐則知好仁之所以王矣觀不畜之不得艾則

知不仁之陷死亡矣夫天下雖大不過民心民心雖多不過欲惡以一人之欲惡違天下之欲惡謂之不仁以天下之欲惡爲一人之欲惡即謂之仁與聚勿施者已之欲聚之必欲其滿已之惡去之必欲其盡者也聚天下之欲如已之欲去天下之惡如已之惡則仁覆天下而歸往恐後矣況又有暴君爲之敺耶故好仁者非有煩苦難爲之事也不過舍一人之欲惡從天下之欲惡耳而人不能舍欲惡以得天下何耶

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爲援既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敺既勉好仁者之必至於王復徹不志仁者之必至於亡語語切至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安宅者雖當危亂之時必無傾覆之患正路者雖在險戹之地必有四達之途自人以禮義爲不必爲又或以仁義爲不能爲遂於仁義之外欲別擇一術以居由不知舍仁之外無可居舍義之外無可由唯仁則公公則物之所歸舍公而徇私忮害殘殺之端由此起矣唯義則正正則物之所與背正而從邪睽孤扞格之患從此生矣故人於仁義如魚之在水魚不可頃刻無水人不可一日無仁義人以仁義爲不足爲不能爲而自入於危邪者豈非自暴之自棄之也哉嗚呼不處危世不知胞與之安不入亂朝不知履坦之吉此孟子所以爲戰國人哀之也

自暴自棄者只因錯認仁義爲難要在別處居身站脚舍此就彼不知安危邪正之辨故說個人之安宅人之正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天下之險阻始於人心之不平人心之不平由於人心之各異不知天下雖大不過一人天下人雖多不過一心一心者何親親長長是已人莫不欲親其親欲長其長而或苦於不知或患於不暇不知者其禍淺不暇者其禍深由不暇而至不知則如飲鴆毒而惡膏粱昏迷狂亂害難殫述是以聖王養之教之教以使之知養以使之暇尚仁義而去功利而天下乃知各有其親其長之可親可長矣各有其親其長之可親可長而猶爭鬬劫奪以啓亂端者必無是也夫天下之治亂在風俗風俗之邪正在人心不厚風俗

而求天下之平如剝元氣而求一身之壽不可得矣

而人顧舍此而他求何哉

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 只存一求之之心便馳騖高遠其實天下之不平正由於此不說平天下而說天下平可見只在親親長長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悅親之事多端而唯誠身爲最至至誠之動甚大而唯悅親爲最眞父母望子富貴不若望子聖賢子身萬善具足父母之悅必有非外物所能喻者故子不得乎親雖天下不足解憂悅親至於底豫亦天下不易其悅父母之悅如此天下未有不悅者此卽動之本也故曰豫順以動雖天地如之蓋天地止此無妄順而動則悅不順而動則非悅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我之動以誠則人之動以悅信友獲上皆悅也皆悅我之順而動者也而要不若親心之悅爲最至故動在人而動之機在我思誠者去其不誠以至於誠者也

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善之理卽天之命使一身之誠實合乎天命之善則身之誠卽天之誠人之道卽天之道無爲物成天之所以不動而變者也天下安有天道而不能動物者哉

明乎此善卽誠也其純粹以精曰善其眞實無妄曰誠明卽是誠非明然後誠 盈天地間只是個誠隔不得形骸誠之至自能動物在自心上說非自人已感應之迹言也 動字下不着物字可見動機在至誠身上論不在物上論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帝王爲政必有以動天下豪傑之心使先衆人而爲嚮往則天下皆動其心而王業可成庸衆狃耳目而無遠圖可以私恩邀致而帝王不敢稍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非百姓能議我而慮有一二人如伯夷太公者心識其非則終無以令天下而天下亦終莫之能服也人之識量有高於都邑者有高於天下者吾

不計天下庸衆之毀譽以爲舉動而必計議高天丁之人之心之是非以爲舉動則行一事而可以動天下之一二人卽無不可以動天下之千萬人伯夷太公公天下之心文王養老仁天下之政以仁天下之政而收公天下之心而何伯夷太公之不歸伯夷太公歸而天下亦安有不歸者哉諸侯日望天下之歸而所行曾不足以當州里有道之人之一顧又何望乎超然傑出如伯夷太公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千古帝王功德在世無非主於生人故輕徭賦以厚其生畫井疆以定其守使諸侯內不相侵外不相陵然後民得以生養遂長而無死亡之患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民不能自生故置之君以謀其生凡夫班爵制祿封國建侯皆欲使均安和以免爭奪初非舉一國之人而爲一人謀土地者也後世封國既久視土

地人民爲已私而又有民賊之臣爲之助遂有孫吳蘇張商斯之流各出其私智以壞千古帝王之大法使天所以立君之意顚倒不復一存卒之宗社亡而封建終不可復雖具五刑以死何足贖其萬一哉

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凡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人而能掩其惡者人心自謂不可測度往往飾言貌以欺人不知人雖善飾不

能致飾於眸子人心有動必發於言而形於目使爲惡可以無動於心則其惡亦可不形於目乃惡發於心而心必徹於目則亦安有可掩其惡者以邪正之在胷而言既爲之吐露目必爲之昭著則亦安容其覆匿而我何患人之不可知哉

凡體皆以形用眸子則形而神故最良　莫能掩正見其良處　憑你良心喪盡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大凡誠僞之分止在順人與順已辨之約已以順人

則爲恭爲儉虐人以順己則爲侮爲奪此不獨人君爲然而人君尤大恭儉之君折節以求賢損上以益下勞一身以逸天下故天下宗一人爲元首戴一人爲君親若志欲恭儉而意存順己則一人不順必肆其侮一事不順必行其奪縱使飾貌矯情終不能泯其侮奪雖虛文假借奚益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道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君明臣良天地開泰上有好仁求治之君貴德尊士博求天下賢人君子布列在位而又屈身虛己以學於所不召之臣然後君德修而大本建有以立極於天下矣而爲之臣者起而贊襄黼黻立綱陳紀內而承弼匡違外而承流宣化然後舊染革而風俗新學術興而人心正舉天下出湯火而登衽席無一人觸網羅而陷刑辟者所爲匡濟時艱道援天下其不可易得如此若枉己徇人用權廢道勢必舍仁義而言功利棄禮信而尚詐諼溺天下益甚即不然而言仁義於功利之朝言道德於富強之主枘鑿不入竿瑟違時庸有濟乎孟子闢邪說正人心黜伯功崇王道尊仁義惡言利其所以援天下者甚大而淳于髡不知也

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髡所謂權舍所學以徇功利是也權在道之外　禮之內無豺狼道之內無妄媚　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王道援之此正時時以道援天下而默運其權處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家人之道莫美於聚順莫惡於乖睽骨肉之損傷非外物所能裨益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莫大於仁仁莫急於用愛家庭之際尤愛之所最切者文王雍雍在宮是以振繩繼美而睢麟之德意至於鳥獸盛草木繁一家之和可以充滿宇宙蓋文王后妃脩身齊家其和氣始於子孫而終於百物故騶虞之詩以爲鵲巢之應言太和在宇宙而本支綿百世也君子非不欲教子而勢有不順則不得不委曲以通之委曲行

而其所保者多矣天地之道和則祥乖則戾立家之道在迎祥去戾安得直情而徑行之乎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從來事守之道莫深於志氣之徹古稱昭事上帝小

心翼翼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無非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以我心曲體乎冥漠之隱初非有語言命說以及人故赫赫明明曰明曰旦皆以戒謹恐懼之心求不言而喻之志而天得之爲仁人君得之爲純臣親得之爲孝子故曰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又曰孝子誠身曾子一飲食之徹而每徹必請每問必有一日如是日日如是則其念茲在茲無時敢釋自然曲體親心隨在皆致其謹故所事在食而所養在志所養在志而所守在身以養志爲守身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夙興夜寐莫非無忝所生之意矣夫事我事之也守我守之也人以事守爲在外故求之於人君子以事守爲在已故求之於身以身爲事則事無不悅以身爲守亦守無不固所以獲上信友皆由誠身以悅親而凡守國守家以至守天命未有不本於一身者也此孝道之所以塞天地也

雖以事守並起重守身以事親上首四句空空說不失其身二段是通章綱領孰不爲事二段又探出本守來以明其大引曾子做個樣子總言其能事親而守身意自在其中添出便蛇足　守身含下養志發意不失身便是能事親若云遺親令名與下不貼惟其爲本所以爲大　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見曾子能事親處　要在一飲一食看他養志處只要拈出養志二字不必補出守身言養志則守身自在其中　養志面守身之理精矣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

以形養志貶曾元意不重　事親必如曾子纔是可蓋子之事親雖極至只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人情語以爲堯舜則樂語以非堯舜則怒語之樂則駸駸日進而不知語之怒則勉強聽從而心不以爲快故伊周之臣其君樂於爲善而不知而不能者往往先折其爲善之心夫大臣朝夕接見出入侍從從容論說以談二帝三王之道使君知聖人可學而至

孜孜不已以入道德之途則人必能別邪正事必能別是非間有一二舉動登進之失未久而即知其所以然何事我之舉其失而翹其過且為大臣而不責其過固有舉其職者右者天子有諍臣七人父兄以下各察其政瞽誦詩工誦箴大夫誨士傳言庶人議大臣朝夕左右而啓沃之使在朝皆直言而人君有不拒諫從善如流之美則君之過一而臣之諫百何用鰓鰓而戞戞者為故曰不足適者非不適也有適之者也曰不足間者非不間也有間之者也然則優游無為翔步容與遂足為大臣乎曰非也繩不直不

從木水不清不鑑物言已不端而物不應也大人正心誠意以端行已之原而格物致知以求人政之要使天下之理明而變化之權出舉天下事無不如吾意所欲為則人君尊崇嚴憚誠信而深服之必有不介而孚相喻於意言之表者非僅沾沾樸忠為足以正已而物正也

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 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身上做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君子行已止求全乎天命之本而合乎人心之同則譽之不以為喜毀之不以為懼況譽之出於不虞毀之出於求全者乎夫聚十百人而十百其心者聚千萬人而止一心故一家毀譽不如一國毀譽之公一國毀譽不如天下毀譽之大天下毀譽不如千萬世毀譽之正以一人之行質之千萬世不愧又何毀譽之足奪其衷偏辭之足亂其守乎不揆乎此而欲狥人之情吾見朝譽暮毀倏忽遷變而終無所止也

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毀已作惡況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二有字大有感慨 修已要自盡觀人要責實一切毀譽置之不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生閱歷彌久則險阻彌多偶出一言而曰我將如是幸而踐者有矣率此為常而能踐者幾何偶責一人而曰彼何如是幸而服者有矣盡人責之而不怨者幾何君子處世不求炫乎已不輕嘗乎物擬之而後言則言無不踐隱惡而揚善則人無不服若是者復何責其有責者必其輕於自誦者也必其喜於責人者也輕於自誦喜於責人皆必為人所責抑凡任其責者必知其難知其難者言必不易凡旁觀而輕言當局之事者其言亦何容易乎 按責難恩責之責亦兼責任之責總

之凡有責者必
不易其言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古君子之求師或師於古或師於今或師於野夫賤士非君子不及野夫賤士也其孜孜好問之心恐恐然唯懼已不及人故德彌甚者心彌下智愈廣者志愈深厚其基而濬其源故好善之心翕受乎天下後之君子其德未成其智未深輒以矜心驕物基未立而先創之源未得而先塞之欲求進德不可得矣夫君子非學自學而教自教也亦非德未成而不爲師德既成而即爲師也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當

其爲學不敢爲師當其爲師無非爲學則雖誨人不倦而終無好爲上人之心耳

此不是論爲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君子親正人則趨利之心自薄附權勢則謀道之心必輕樂正子既從子敖之齊即速見孟子何益然誠中形外胷有子敖則意中已無孟子遂若有不得已而一行者孟子姑以此責之而正子之燕朋溺師憚於見君子之罪其亦無所自解矣

玩亦來見我言外若別有所爲而來意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凡人親附小人謂可托足借徑不知窮達有命固非他人所與而小人喜怒任心不足以爲終身之依則後日無可恃惟目前之餔啜爲實耳嗚呼以天地生成之身不以數十年圖不敝之功而竭畢世之精神以計此朝夕之餔啜則惑甚也圖餔啜而乃出於學

古之道之門豈孟子之意所及哉

不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餔啜也徒字可玩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娶妻與不孝孰重不告與無後孰重娶妻而親不悅不娶可也不娶妻而無後不告可也聖賢守經達權不求辭乎庸衆之口而求合乎天下萬世之公君子斷之曰猶告蓋必有大乎經者而後舍經以行權設經與權等則離經未有不畔道者學者若舜之不得已以行權庶乎知所以用經也已

告不告總爲無後計而因不告以通其
告之權　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失脚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人莫不有性而性具於心欲於眞心識眞性則莫如事親從兄聖賢未生之始名象未理之先民生不知有愛敬不知有理義不知有親疎長幼尊卑上下之序而於生我之親無不事長我之兄無不從聖人起而強名之曰孝強名之曰弟由是而推之爲仁民爲

愛物爲尊賢爲敬老皆由此心而生則凡立人之道曰仁義者其名甚大其道甚華而其實則事親從兄是也而此二者之中有眞心必有眞知有眞知必有眞序有眞序必有眞樂皆無待於後起而自無所不包彼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欲去之而不可者非天然之眞知乎抑不假於外飾不容以徑情止乎不得不止行乎不得不行者非天然之節文乎且此二者之中其味無窮其趣不已歡欣鼓舞自有洋溢而不知者非天下之眞樂乎而凡智禮樂皆肇此矣夫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四德之良流動充盈是以熙然太和而蟠極於天地之際而此事親從兄之一心無不蘊蓄根極於其內則天下之道孰不有眞而大道之眞亦孰有眞於斯二者乎孟子每以孝弟言仁義而此以仁義智禮樂之道直指於人心至眞之中所謂綱須臾於一芥蔴萬卉於一粟者言近指遠蔑以加矣

天下之理盡於仁義禮智樂其實皆在事親從兄上可見道原於孝弟玩五個實字當作五平看勿以下三段承上二段　此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曰仁曰義曰智曰禮曰樂字亩名理那一件不包裹在這裏故各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　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設之知是本初帶來的良知即所謂知敬知愛是也弗去所以爲知莫說知了又要弗去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

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　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眞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以一腔眞心名仁名義名智名禮此孟子道性善常法而又收之以樂者是又將許多名號銷融於一樂中直到學處不知天籟自呈之始而後合粹然無雜之性體孝弟原有眞樂生處不著人力樂處亦無工夫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後人論舜以尊富饗保爲大孝而舜心人悅不足以解憂蓋崇高富貴雖足顯揚其親而親之不悅總無

解於其心故天下之悅不足以解親心之不悅也天地生我而爲人必得親而後可爲人親生我而爲子必順親而後可爲子舜卽天下皆得而此心唯憂不得親天下皆悅而此心唯憂不得親則親雖不盡道而我無不盡道我無不盡道而親亦必自喻於道矣夫人之不能盡道者以子與親較得失也子與親較得失故常見親之非道不知親卽爲道何容於親身論道道在悅親豈可謂親非道而不悅親唯以親之悅我怒我爲是非而不復知悅我怒我之有是非則有舜之事親而天下不復敢與親較得失矣不與親

較得失天下有不化父子有不定者乎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

從承事上悅親心爲得從道理上合親心爲順 人字對天地所生而言子字對父母所生言 舜盡事親之道何處見得只不得乎親二句便是舜之盡道舜終身負罪引慝無幾微見瞽瞍不是看他于田號泣只是自怨自責求盡爲人爲子之道耳所以畢竟能感悟得他 須要把定字化字與上豫字看做一個精神流貫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聖人者不遍窺測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措思於法宮宥密之中而化已遍於東西南朔之內此唯天命率性自有此心此理之同故化馳若神而無遠不屆人心私欲閡隔不能全其無障之天故方隅拘曲不復能通遐遠聖人存神過化雖身處一隅而化行六服其以一心通乎天地之命而類萬物之情如以手指日以目觀火洞然無有毫髮之疑故不待家至戶見而渝肌浹髓雖有嗜好異宜而教一化同情得治順此唯聖人心爲模範故天下各止其情以

相肖舜處東陲未嘗以身遍周於西也文處西鄙未嘗以身遠涉夫東也而東漸西被以至朔南暨者遐邇罔千百時地而一轍則後聖繼起百世固可知焉以道統言舉舜文以例其餘 自古無循塗守轍的聖人孟子從時地中點出一志字正要在作用各別處見其心心相印故不曰道同而曰揆一從性體中指出靈明把已出世未出世聖人都包裹在這些子裏 東夷西夷只言極東極西意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 中國二字正與東夷西夷相形看 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一揆揆字當以活字作死看指聖人心極協于揆度者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天無私覆故物無不覆地無私載故物無不載日月無私照故物無不照天地日月而有偏覆偏載偏照之物則物之遺於覆載照者多矣人心有所甚不得已好善之念必思有以及人雖在匹夫皆欲施惠第惠未施則殷然念惠既施則洒然喜故惠可遠施者不欲小惠以自阻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則惠之所及當在一國百年而不在一人一時以一國百年之惠而發之一人一時則善心已滿不能充之一國百年明矣夫帝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措之不言惠而惠

已徧乘輿濟人匹夫之事以卿相之尊而下行匹夫之事不幾使匹夫之權亦可以埒卿相乎故爲政貴持大體不以小惠非徒防偏亦以杜僭也

以平政二字爲主論政體不重貶駁子產 提出惠政二字便是書法 平字須說得妙是王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氣象 凡政之所以不平在爲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一悅字以破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天下分生於義而義必出於情義者可離可合情者固結而不可解故凡以義合者必以情聯朋友義合必實心乃能始終故朋友則曰有信君臣義合必深恩乃能維繫故爲君曰止於仁人臣忠愛之心出於情所固有然亦必有以發之君者臣綱父者子綱地雖上功於天天必先施於地今於子臣責忠孝不於

君父責仁慈是責子臣則嚴而責君父則寬也可乎舊君有服臣心原自無窮果以恩禮結之同僚不忘平昔何況君父人君深仁厚澤則草野之氓若一家節義之臣昭千古豈獨區區服制之私而已哉齊王有服之問似疑寇讎爲太過孟子答以寇讎見其無禮已甚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也然有禮無禮必以聽言爲先君臣相與總期膏澤及民此使臣所以不可不以禮也

重君之施一邊只是做人君使厚待其臣即身中皆敵國意若忠臣之自處又當別論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

君子沉幾觀變不待事之已及而後爲之故明哲而有保身之福士人讀書用世業已策名不得不委身事主至於禍機已見則去之不容不決蓋機之初萌吾猶可以自引失此不去則有徘徊欲退而不能者夫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草木之萌不折而後騶虞至物類且然況用世之君子哉抑爲人臣而彌縫補救以使其君不輕用殺者亦哲人所以自全之道也

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藉使有國者聞之惕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人君但自正其所以爲已不必責人之我從而天下自無不從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君行仁義而朝廷之上必有行仁義以悅其君者臣行仁義而四境之內亦必有行仁義以悅其臣者由一人以至千萬人四海之內如風之起於寥廓而萬物無不靡豈有上仁義而患下之不從者哉爲人君者亦自正其身而已不必問之民也

君仁君義主君身上說莫不仁莫不義主民感化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所爲者易簡而已直道而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必有委曲以媚世矯揉以震俗者大人學問正大志氣光明而豈肯爲之哉

非禮之禮非處正在禮上見非義之義非處正在義上見禮義從大人出大人不從禮義中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人生一身爲子弟之日少爲父兄之日多然爲子弟難爲父兄更不易子弟責在自成父兄責在成人父

兄不能成子弟則上無以承先下無以裕後且不能成物安能自成螺蠃蝡蛉游蜂釀蜜無非以歲月之功漸漬使然耳抑人鮮自棄大抵識不至力不充故不中不才有餘識餘力者養之雖路人可化況父子兄弟乎此人之責父兄所以倍於責子弟也

養字最重麟鳳有種芝蘭自芳豈盡天授正在惜其羽毛酒之兩露耳 棄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凡中藏淺薄遇事即無不爲其見小者必不能圖大者也其務近者必不能謀遠者也美善雖具而蘊蓄

未宏一念感發中藏不固雖有施爲而不能成大事者多矣唯平時不輕發越而綱常名教之大毅然爲之不辭則唯包含充積德器深沉是以遺大投艱獨能勝任愉快今人心思旁洩是以能小事不能大事詩曰秉心塞淵書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言能塞而後能深未有不塞而能深者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井旁行而甕穿穴豈能成及泉井收之功也哉

可以有爲卽在不爲中見得莫作兩截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君子義所當言雖疾之不以爲慮豈肯因循避禍若

居恒誦讀自修責已不暇何暇摘人且世路遭逢後患往往而有君子正言正行止求一身自爲豈能一一望之他人況言人過則自治必疎後患之來得不以自警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凡有所過必有所不及唯其中有不及是以發之而恒過也仲尼不爲已甚大者在仕止久速之間小者在與人接物之際中和不偏四時具備人情物理無不偕宜豈非時中之聖人乎

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已甚此是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盈天地間皆義也義之在事如水之在地大小方圓不可執一信果未始非義而又有義行於信果之中則信者不必信果者不必果其不必者正其所以爲義也夫執信果爲義則信果之中更無義於信果而求義則義乃不遺於信果之中大人比義如元氣透物表裏膚寸無不徧達豈信果中而更無義者乎

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天命之性理與氣俱原自渾全自知識漸起而理不能純卽氣亦不能固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豈赤子之所可擬但赤子情識不參嗜慾不起元氣渾淪不假造作大人道全德備而絕無一毫後起之私翕張開闔動合自然是以既無攻取亦無識解一心之中渾然天道而絕無人爲則雖德盛化神而總不失天眞之本體人能識取而保任之亦何人不可爲大人矣

按三代而下惟有漢高舉動皆不失赤子之心其天機運用皆以無心而合道妙故非後世可及

大人赤子作兩人看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大人字

不必解白文自解云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所論大人者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爲主惟不失赤子初心所以眞機運用便能破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能正物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人子事親雖合歡萬國嚴父配天不過人子庸行之常罔極報施之節與夫菽水負米夏清冬溫初無甚異於人何足以言大事唯於送死之際愴痛迫五中百年訣旦夕雖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而欲從無自人生更無他事可以與之並者安得不謂之大事乎讀至此章固與蓼莪並廢卷也

養生者雖失而猶可補
送死者雖悔而不可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天下理雖萬殊而出於一本故必有其原得其原者如掘井及泉自能用之不竭而又非可遽言夫原也遽言夫原則必凌躐爲功去枝葉而事本根以至師心自用憑虛索悟而所爲原者不眞君子循序漸進不爲凌躐淺嘗而學問思辨行必極夫博審愼明篤之道至於已百已千而口之所誦必會於心右之所稽悉合於志不必懸一理爲期而豁然貫通自有不期得而自得者夫至自得則見非影響而無危疑觀覰之憂理無盡藏必有挹之不窮之蘊至於日用動靜以及天地萬物莫非此理之所會通則未得而萬象皆陳迹者既得而飛躍悉眞機也夫驟而言原則揣摩之功必涉疑似疑似之見不能一朝居理非大原則支離而多扞格君子不務剽竊而務研窮不事旁蹊而事正道其理雖若迂廻而其後乃有萬理會歸之樂然後知口耳非眞而實體爲眞隱怪非道而庸常爲道也夫入德之功必由下學性天之故至人罕言而自得之效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眞功求眞得

哉

重一原字原是天所付本來之靈明原自安
自深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今人博學類以聞見爲功而不深求其所以然則泛濫而無所歸宿夫聖人前民利用事事必有其原而其原之所歸亦無甚多之處故陳迹具於簡編而精微亦即在載籍之內唯事事求其所以然則其事雖若殊途而其理必歸一致夫詩書禮樂歸於性命則同水火工虞合之危微無異但不博學則不能攬其流不詳說則不能窮其奧不涉其流探其奧而謂能

窺易簡之原者未之有也夫禹之治水天之高遠其道甚大而歸於求故乃與言性無異使非博學詳說烏能反求之而得其理哉

尊與約相對而中間點出詳說二字此正博約交會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善者人之所同非我所獨私之物以善服人則善爲已私而以我善勝人不善其爲善也必不眞養者如春風之被萬物如元氣之鼓太和我以其善修於宮廷朝廟之間而披拂乎四方六合之遠使強者得以

循理弱者得以自修則我之善行而天下之善皆得以自遂夫人之從善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未有不歸於善者但以僞行之人亦以僞應以誠行之人亦以誠應鞏笑之徵不能欺人況禮樂征伐之大者乎文王怙冒西土而化行及於江漢雖伐密伐崇而人皆服之矣

養育作成惟恐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天下災祥之數見於物怪者虛見於人事者實人以善爲念必與善氣相迎以惡爲念必與惡氣相迎賢者天地篤生民物仰賴明知其賢而故蔽之則天地爲之否塞萬物爲之屯蒙安有陰鷙之人而能吉祥止止者乎凡有進賢之責者誠不可不知所儆也

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蔽賢便不祥了不必說到另有不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情有所甚不可掩者居之甚固得之甚安不假經營而有所自至則問心自信可以俯仰而無慚若德薄譽隆矯僞者居之不疑然其夙夜貢疚之心有惶悚而不自安者蓋情者心之眞倪人欲自掩其心而心有耿然不昧之處每出其明以相照如火之藏而必露其光則心可掩而情不可掩有本之人不求聞而人聞不求譽而人譽顯當時而名後世其心何所不安無本者始而襲取既而釣弋既已多方炫鬻以倖獲之則又坦然自居惟恐人不信我不知心欺其面面詐其心雖靦然自飾以拒人之我嗤而心之愧怍固已深矣君子恥而弗爲非恥夫人也恥夫欲掩其心而我情終不我掩也則人之匿情飾貌以希一

旦之名者夫亦可以返矣

恥者獨知之疚也無實便可恥自欺不得　不曰過實而曰過情正在自己眞情所不能掩飾處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天地陰陽五行之理至誠充實而無虛而其誠之極至則自然積而生明如水之積而必爲波火之積而必爲燄故元氣運於兩間而日月之明生焉人物受天地之氣以生得其明之全者爲人得其明之偏者爲物鳥知飛魚知躍馬知行遠牛知任重其父子乳哺亦有慈愛天性之知而不能於此知之外更有所

擴人心窮天地察陰陽研賾於毫釐之微而包涵乎六合之大總此自然之明有以旁通而四達第識昏於氣而心役於慾則雖有無所不全之明而常與禽獸不遠焉天地之氣不過陰陽在人不過仁義陰陽運於天地日月之所以並行萬物之所以並育終古覆載之所以不敝皆此陰陽之所統攝陰陽顯爲仁義庶類之所以生成經緯之所以各得統同辨異之所以兼施無非仁義之所範圍人心明有不全則物有理而不知其通倫有道而不知其敘遂疑人心不能貫通於天地不知天積理以生明人得明而爲性未有仁義先有知能明察所以開仁義之先也一有知能即有仁義仁義所以爲明察之實也唯知能洞賾乎仁義而無形質氣象之可指操之存舍之亡則雖包天地統陰陽而不得不謂之幾希庶民者去之而不求其明者也君子者存之而不役於物者也大舜明物察倫非於物求明於倫求察也吾心本然之明察光明洞達而無毫髮障蔽之疑則物雖紛而我爲之正倫雖大而我爲之修其於品節制度裁成輔相未嘗一毫有所勉強而措則正施則行故天下未知敦仁行義之功而我莫非仁育義正之事則萬古

之仁義由舜而開又安有操存之跡勉強之勞乎雖然天下唯明不全故嗜慾紛而仁義爲之充塞經天緯地之功往往失於一物之蔽而不能存君子果能如舜之生安則誠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者如生安不易而幾希不可以不存則唯嚴辨於人心道心之徵而後吾心之明可以常覺而不蔽是以聖王不敢稍自暇逸而戰兢惕厲以求其存焉

庶民去之則人皆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也庶得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下之去耳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一就源頭上看如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此從

源頭上看也　仁義在倫物之中則於庶物明此於庶物也察於人倫察此於人倫也　倫物之一處即仁分處即義明察之分明處即行仁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帝王之道統必存諸心帝王之存心亦因乎世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者好惡清則明自無時而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求哲人充於有位存之於用人行政之際者爲已密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者當王室如燬之世凜帝謂臨汝之心雖德之盛無滅於禹湯而心之憂倍切於前世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敬勝義勝之心念茲在茲乃至刀劒戶牖而名言罔釋也周公以相道而承君道則其事倍難其憂倍至故本無不合而常有不食不寢之思亦無不得而恒有如恐不及之慮時愈降而心愈切則操存爲愈密焉蓋人心存亡之故亦有氣運升降之殊天道日運而趨於薄人心日變而即於澆使非數君子力持其間人之去仁義而即禽獸者豈少哉孟子雖各舉一事以見之而運會之微未始

不隨事而俱見矣

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敘羣聖憂勤惕厲存存不已之心方見保合幾希之理　既防其危又保其微正是聖人精一之學　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闕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　如傷未見只是形容文王一個無窮之心　四事不必指定上四條蓋三王本是四個人事即四個人的事然上四條亦在其中作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道莫大於人倫人倫莫重於仁義天下治大義明聖人治之以仁仁者所以合萬物之情天下亂大義不明聖人正之以義義者所以定萬物之分周室東遷王降爲風君父之義不明上不能以此爲政下不能以此爲詩齊桓晉文假此義以令諸侯而是非之眞不出聖人作春秋以存之存者存其義而已臣不敢以僭君子不敢以棄父亂賊之誅燦然昭著則人倫之分定而人倫之情亦合故義得而仁亦得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仁義開其治於上孔子以仁義救其亂於下要使千古之人倫明而後人心不同於禽獸微孔子則齊桓晉文其不爲賊仁義之首者幾何耶

契緊在末句義字上作庸命討王法也見於政教以達令天下則爲述述於歌咏以風化天下則爲詩寓

於褒貶以昭示萬世則爲春秋之義　詩亡是王者之詩亡也天子之詩名曰雅侯國之詩名曰風東遷之後乃有王國風焉由天子卑弱等於列國故也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曰義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歷聖相傳之道在於存心心非一人之心乃千萬世人人不易之心但心雖同具而統必有傳舜啓危微之旨故禹謹之於好惡禹無好惡之偏故湯承之以執中湯以中道用賢故文之臨汝彌切文以小心昭

事故武之敬勝周之待旦皆有明發不寐之思此皆以君相之權開一代之治至孔子則匹夫無位徒以古今大義托之空言而萬世不能違則古今之統至此一變孟子距楊墨黜伯功亦本乎人心之公而立教之統實出孔子蓋有孔子而性道以明有性道而幾希愈著孔子雖罕言性天而門弟子實傳之則孟子之言性善得不謂之私淑可乎夫楊墨之言害仁害義皆由性惡之說啓之性惡之言出而人與禽獸無異矣孟子言性善而後千古之人知戒懼爲心之本體而不敢放誕以去之則雖私淑孔子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孰非由此而傳焉者乎　按述土政言澤主教言王政有迹聖教有澤同此是非之義五世者就一家之內言之孟子受學子思則人字實主子思說聖賢帝王功業總在萬世但一家相傳則不過五世而盡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恒人察理不精每見一往可執之義便欲奮行不顧不知義在毫釐雖大端不爽而幾微稍誤處之率見之疎雖激烈亦與懦輭同過矣聖賢研幾審察必毫髮無憾而後揆之至當而必爲不然烈士之徇名與貪夫徇財同諺者豈少哉甚矣聖賢集義爲能精一

執中而不致清濁同議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從來凶人悍夫兇鋒猛烈舉世莫攖而斃之者往往即其黨類賢人君子逡巡懦怯而禍患不侵豈僅知人與不知人之過哉凶人宅心邪惡凡可同惡相濟者無不收之門牆冀其可爲己用不知險惡之人本非親義可屬而便利是乘莫若相習之易故操戈入室必其同類之人君子用意端方本非樹黨賊人則道義之交吉凶同患豈肯反戈相尋故羿之有罪不

在不知逢蒙而在所取之必逢蒙何者毒惡相蒸自相搏螫天下固不少逢蒙者唯恃我之無以取之可也人見凶邪肆虐往往憤恨而不能爲或不惜殞首碎身以伸其義豈知瀚嚢之中已有執弓而隨其後者乎則亦潛身以俟之而已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人之棄人甚決而天之鑒人甚微唯甚決故不可以小惡而爲之唯甚微故不可以小善而不爲西子蒙不潔去其不潔仍然一西子也而人已掉首而不顧

齊戒沐浴其本質未始不猥陋也而天已聲聞而降歆然則質美者豈可有美而自喪質惡者豈可甘心而自棄哉凡爲人者唯祓濯而日新可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於今不可變易者唯其理之自然而已矣理之自然者在天爲日星在

地爲河嶽在人爲五常莫非此理之所流行故順之則爲道矯之則非道一之則爲道雜之則非道天之日月星辰遲留飛疾經緯錯綜不勝其變也而推步千古而不易地之山川流峙泛濫奔趨潰決衝嚙不一其勢也而利導至今而不易人之氣質心思剛柔強弱智愚巧拙不勝其異也而五常至今而不易其自古至今者已然者也其已然不易者自然者也聖人因天而造曆因地以治水因人以立教不違性以作則唯順性以致用故前聖人創之後聖人因之千萬年如一轍者唯其自然而已賢智者流欲立說以

求異大者在於爲我兼愛並耕同價高者主於清淨虛無宵冥渾沌既已舍故而氷新遂乃違利而趨害故者道德也新者刑名也故者禮義也新者智詐也故者仁讓也新者強富也人人出其私心以相爭勝彼不同於此此不同於彼一二人不能相通而況千萬人乎而況古今天地乎然而無以爲也然而不能勝也使天而違其經緯順逆盈縮胕胸則冬夏爲之易位矣使地而違其注海注江朝宗順下則懷襄爲之終古矣使人而棄道德尚刑名背禮義任智數遺仁讓事強富則干戈相尋暴亂不止胥天下而沉淪

否塞尚可以爲天地乎故大智不鑿者不能鑿也至人無爲者無可爲也天以此清地以此寧人以此成已成物而欲有造作於其間得乎夫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智也人之智足以通天地周萬物足以通天地周萬物者舍性無以知人不以知天地萬物之性爲智而欲以智勝天地萬物之性夫天地萬物之性豈一人之智所能勝耶

從故字指出利字非性中有利不利之兩岐正見利者是性不利者即非性要人在發用處認出本來面目善字代利字解不得故本自利可見凡事只依性行去便是莫大神通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禹來立個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不是此喻於行所無事中須發出極大關係方能

聖發智大 申明不必鑿之意與上條語意一貫若曰智須行所無事豈惟治水爲然即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可坐而致況事物之理近在目前者哉智之不必鑿也明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凡人敬有所存則事物皆非具文而隨在必盡其禮公行有子之喪一家之私事也右師往弔君命之公事也君命之公事而行之公行之家人以爲君威稍

遠而逞臆以行者多矣豈知命之所在即君君之所在即禮禮不當言而踰階歷位以隕越其班次雖正言猶不可況脅肩諂笑以求媚於鄙人乎君子以禮持己則遇勢燄而我不得卑亢厲守高而人不敢怒其所以尊朝廷而儆褻人者固一舉足而無敢少忽矣

明朝廷之禮儆衆人之失非姑以自解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
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
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
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凡人學問未純每以意計難料之事悔其心是以人

我相較而我亦與人無異人莫不欲仁禮存心而但
其存之之時即欲冀人愛敬故愛人即望其愛我敬
人即望其敬我稍遇不愛不敬即謂仁禮無功而不
復自存其愛敬不知我稍不愛即與彼大不愛何殊
我稍不敬即與彼大不敬何異而猶斤斤較量是以
彼爲禽獸而我亦未免爲鄉人君子仁禮存心初不
冀人愛敬我愛人敬人而人愛我敬我固其恒情我
愛人敬人而人橫逆加我正可藉以自反反之不得
而終不弛其愛敬則仁禮常存而君子之爲人乃大
異於天下夫君子存心非以爲人正以爲己爲人者
必以君子責人天下安得人皆君子而亦於我何與
爲己者以古聖人爲法而常恐或至鄉人故一毫不
敢少懈而外物絕不介意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
有攸往穫而耕畬而菑稍有冀望即非无妄以仁禮
爲心而以愛敬責人則終身妄矣古之遭橫逆者莫
如舜舜不以橫逆之故弛其愛敬故克諧烝乂而爲
千古之聖人君子恥不爲聖人而猶恐不免爲鄉人
故自不較夫妄人妄人者人以愛敬待我而我以不
愛不敬待之者也鄉人者我以愛敬待人而即望人
之愛我敬我者也聖人者不責人之愛敬而無時不

愛人敬人者也君子愛人敬人而常恐恐焉慮其有
不愛不敬所以終身弗釋而爲異人之存心世人愛
敬未宏而先望人之報我稍有拂逆即憤激不平患
未至而心已動焉安見有異於人之懷抱也
存心不可見正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愛之一字正是
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討
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
能以自盡即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其不能感化
橫逆正是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
其處心與人不同耳　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
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
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　此
三節正見君子存心異人處　此是設言君子存心
必反求諸己的意不可認眞君子何忍此人如禽獸

正見得會獸乃不足與較而世豈有妄人人豈同於會獸此自反之必不容已而所以有終身之憂也
有終身之憂則自然無患矣正
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凡人懷才抱德皆欲自見以求有用於天下不能一

試則有濟世之具而苦於無施故窮處而欲慕有位小試而欲爲大行時未至而急圖建立皆違道而可致顛蹶者故爲禹稷易爲顏子難禹稷奠山川之位辨五穀之宜水土受其經理生民賴其粒食雖以八年之勤而功蓋天壤名垂萬世人生雖不能爲而誰不欲爲若顏子亞聖之德王佐之才可以進退百王考建質俟而居不蔽風雨食不過簞瓢隱約終身兀兀不試貧賤雖猶可堪遯世豈能無悶賢人君子至此而思躍淵者多矣然人不能違道道不能違世當亂世之時而欲爲平世之事則見功之心卽見過之本顏子以亂世之道處亂世故身雖能解鬬而世猶若鄉鄰守義樂道不失其身則禹稷之功卽在乎此夫顏子固不爲禹稷設禹稷之時而不當其事則飢溺亦非所急且使春秋而用顏子顏子亦豈遂爲禹稷然平世未有不用聖賢亂世雖用聖賢未有能使之久者故聖賢不論用不用止在所當之世何如耳

按此章是講顏子不爲禹稷非講顏子能爲禹稷所謂舍之則藏意正如此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聖賢觀過知仁取其徑情不取其矯僞徑情者舉世非之而不拒矯僞者舉世譽之而不取人物之生唯在於直直者雖入於過而其心必有不言之隱唯聖

賢能知其不可解之故而不輕絕以拒人爲善故獎
掖以成人之美世人見其迹而不諒其心往往任術
者獲譽而性眞之士反爲舉世所不容夫直者棄則
孤孽無以自暴其苦衷矯者取則詐僞得以肆賊於
仁義聖賢不徇衆論而必曲折以推究其心故取匡
章以白徑遂之情而斥仲子以嚴沽激之意聖賢之
取舍豈與世之悠悠者同哉

孟子不絕匡章因章子有不自安處欲成就之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

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
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
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
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三代而上君師之統出於一三代而下君師之統出
於二出於一則君之權重而師之尊易明出於二則
師之位卑而師之尊難明孟子客卿居齊人皆以爲
臣也而孟子以爲師也以爲臣則奔走不敢懈隨所

用之而不辭以爲師則禮節不可卑患難避之而不
與時人但知勢之在君不知道之在師故往往以臣
之責責師不知當其爲師則不可臣當其爲臣則不
可師曾子子思道皆可師而地有不同則固不可以
彼而易此也孟子以世無君我故甘辭萬鍾而不受
爵祿適遇湯武之君則祖稷君民亦有身肩鉅任而
不辭者豈圖一己之安而妄以師道自任哉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聖賢無異於人正唯人所當爲而聖賢無不爲非人

所不能爲而聖賢獨爲之也聖人明物察倫不過首
出庶物而聖作物睹亦唯以類相從異端欲表暴以
求異於人遂絕人類以立異豈知與人無異正堯舜
之所以爲堯舜耶人亦於人之中求盡其爲人而固
已大異矣

只在做人上說方與瞯字相關不必涉形性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

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今人富貴利達不過驕其妻妾妻妾炫於富貴亦或隱忍不言然其所以求之之道其妻妾無不知也則妻妾之心亦無不羞也夫宇宙千萬年而有身可以乘堅策肥者三四十年而止不以此時脩道德樹品

行垂名後世而溘焉無及雖悔何補夫粗糲甘旨入口雖殊下咽則同腐富貴貧賤當身雖異身後則同朽果以一二十年之卓立留千百年之芳名孰少孰多必有能辨之者然人品之隳往往由妻妾之見而生始恐以貧賤羞妻妾繼必以富貴驕妻妾究之以驕之者羞之則果足以驕之乎抑適足爲其所羞乎人亦以此思之而不必更爲所累矣

孟子述卷之四終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

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人情一往而深則生變樂之極而生哀愛之極而生憎喜之極而生憾皆以中無留情是以純極而反色

之在物也亦然白之至者爲綠青之至者爲元紅之至者爲赤唯其中無所解然後視之若變其變也乃其所以爲純也赤子不得其親則怨非怨也慕而不得則生怨怨而得之則嬉然以喜故慕而不至於怨猶未爲情之至也情之至者睹五色不見聽五聲不聞食五味不甘珠玉錦繡在前而於我無與然後其情專其心一哀樂喜怒交易而爲之代遷故喜陶猶舜慍戚歎辟終始無端若循環然舜之于田號泣慕也慕而可解則不能以怨父母雖不我愛我有所以事父母何者非竭我力何者非共子職即耕田可解

何況人悅何況好色何況富貴然而恝矣恝則非眞慕矣非眞慕則必有移其慕者而慕之情不能以一而至於變舜唯始終慕親故慕不得則不能不怨以慕爲怨怨非怨親以怨爲慕慕非可解蓋慕猶繫乎親怨則反乎己反己則必盡道盡道則凡在道之外者皆非我心所知者矣故瞽瞍底豫而舜之喜非天下大悅之所能喻也父母不得而舜之憂亦非人悅好色富貴之所能解也不能解故怨怨而諭親於道則悅由慕而怨由怨而悅總此一心中自爲循環而已而豈外物之所能解哉

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父母之不我愛爲不順於父母惟順於父母重重影出一慕字來又出一愛字形之愛字當不得怨字慕不得則憂憂莫解則怨合之爲怨慕二字　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　不若是三字直貫到底蓋使自謂我只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便吾事已畢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且奈之何此正所謂恝然處而孝子之心不若是也看來本文是如此．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而亦未嘗不怨慕也此是下文伏案　說個五十而慕見得舜於少艾妻子富貴皆經歷過了　方親之未順時則勞而不怨其慕也舉天下無以加及親之既順時則喜而不忘其慕也有天下而不與所謂終身慕所謂大孝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生人有身必五倫全備而後爲人凡廢一倫以全一倫者皆非聖人之所爲也故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篤於君臣信於朋友好合於妻子雖有時勢難兼之處必周旋委曲以使之無偏然後五倫之理全則一倫之道盡故聖人爲人倫之至匡章子父責善既非所以事親而出妻屏子則又傷其夫婦故君子憐其情而不取其事舜雖不告而娶與二女同事其親親

心必無不悅故既不廩其天倫亦不傷於親志所爲諭親於道非徒沾沾嗣續之計已也後人不知聖人之權每有兩倫不能並全之處遂廢一倫以全一倫豈知道無不全從其大者而善全其小者則兩倫俱可兼盡豈有五倫之理而相爲矛盾者哉處人倫之變者必知聖人之權而後可也

以對以字在子身上說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便不娶此是對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腰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凡人友于之愛本於性生有固結於心而不可解者四海之大民物之衆猶謂同體況同生於一氣並屬於毛裏者乎兄弟相尤大抵由於爭物聖人知物爲在外而兄弟爲最親外物可以力圖兄弟莫能強致無論牛羊倉廩干戈琴弤皆與我心憂喜無與即妃匹猶屬後起故其愛可弛而兄弟卒不可弛則彼雖不愛而我自不能不愛彼苟知能愛而我又烏容不愛蓋彼之不知愛者蔽於物也彼之猶知愛者出於道也彼之情有僞而情之道無僞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則彼實有愛兄之道在其心而豈有不可感動者哉人唯不知已有親愛之道故不能與兄弟同其憂喜亦惟不知彼亦實有愛兄之道在其心故雖

與兄弟同憂喜而往往以僞而不以誠夫以僞而不以誠此兄弟所以終疑而彼此不能相合也如果與兄弟同憂喜而至誠篤信以將之安有不可終合者哉

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道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痺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分封之制古聖人以盡親愛之情而後世反開猜薄之漸此非其制之不周由於情之不篤聖王之於昆弟但知親愛何有猜防猜防者由親愛之薄而生中庸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夫親之欲其富愛之

欲其貴高爵厚祿本出前人同爲一父之子何容少靳故富之必不可稍貧貴之必不可稍詘至於手足必好親惡疎好信惡閒我與兄弟有疴癢一體之誼使其喜怒悲愉無不可告語之處則兄弟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尚何逆節之萌致煩疑忌至責望之生由於威福威福之擅在於政事人民人情所欲者富貴所急者好惡兄弟既無不富無不貴而又無好惡之不同則政事人民固可以吏治之而不必復與昆弟食租衣稅得以時時入見天子推之親疎遠近以次而差則仁至義盡不必立法而法自周不必設制而制自善後世猜忌之主無尺土之封者固再世而敗而分封太甚或并人民甲兵而付之易世之後子孫僭叛滅亡則又親愛不得其道以至此夫君其國不必授以權子其民不必假以勢非有強幹弱枝之謀而一本之中自有親疎厚薄之道等殺之制禮所自生豈必過制曲防而以疑忌爲哉帝王之於子弟其必以是爲萬世法程可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君之尊無二上雖有攝政行事之權必不可無恪共臣職之誼則凡處居攝之任者固不得以僭偪開疑忌之端也親之恩無終窮雖無尊稱名號之加自必有崇隆奉養之實則凡有顯親之思者亦不得以崇高弛孝養之懷也大抵勢分偪則嫌隙易生名位尊

則儀節易怠舜攝位三十載而普天第知戴堯終喪乃踐帝祚則舜之所以盡事堯之道者可知瞽瞍雖不配天而深宮備其儀文萬方供其玉食則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者又可知以舜之事堯事親而猶有朝君臣父之疑則凡地偪位高者其爲疑謗叢集何如也夫舜唯秉政日久而君不知法宮小心而親底豫然後盛德之隆不爲千古臣民所詬病使稍有疎怠則媒孽生焉後世子臣嫌隙每以猜防讒搆而生必其敬慎未周以致此果如舜武之永言齋慄而以事堯者事君則率土皆臣而尊養備至安有疑貳之說得肆其誣哉

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下是原心末節又引舜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下大器天子神位後世以匹夫王天下且見堯舜以天下授人遂謂曆數可倖邀開後世以符命之端不知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眞有克當天心者天必不爲之篤佑而其所以深當天心者則一視乎其民天下大亂民生在湯火之中大度之君規模措置皆能灼見治亂之原故朝廷舉動適當乎草野之隱幽幾事肇端包涵乎一代之終始宅心若運規發謀若符契然後畀天下而使君之實爲萬方臣民所仰賴設人非天授而欲妄想非分天必不佑而立致敗亡堯以天下與舜孟子謂其不能人有以爵位私所知而

忽有物以敗其成以貨利貽子孫而卒爲他人有者一物之微猶有造物主之況神明之祚可輕處哉孟子以事治神享明天人協應之實而又恐奸雄僭竊或托徵應以惑民故引泰誓之言以明天心之不可矯蓋天道雖微而民心易見非有謳歌嚮往之誠雖徵應符瑞無當也況假托讓禪以覬人家國哉孟子此言立萬世之大防息奸諛之窺伺眞所以爲世道人心之砥石也

通章凡言天與處皆就人心之歸上論然以人證天非天人並重之說　堯以天下與舜此事載之典謨何須更問乃世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歎天下者尤屬可懼故孟子極稱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直透到頭然後知天下公器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　行出乎身事加乎民其實一也若啓若翼無不如意是即天示以與之之意　本說薦舜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正從民心上驗出天意　主祭如類帝祀宗等主事如徽典敬授等字在祥應上看出安即若于政率于訓是也然要歸重天與上　二十有八載重施澤久意朝覲訟獄謳歌之成歸正由於此蓋能使舜相不能使舜久其所以久則天使之固結於民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

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

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唐虞讓禪天心之眷注也而必驗之於民三王傳子民心之歸往也而一本之於天蓋讓賢之典曠古盛舉非以民心爲考據則人將援天以矯誣傳子之法百王不易非本天心爲繼述則必疑世及爲私意仲尼益尹周公皆有聖人之德而不登天子之位舜禹

匹夫之賤而忽膺受終之統天若有厚薄其間然唐虞運當極盛天亦以曠外之事行之後世人心漸偽非以一定爲準繩則必有篡弒相尋之禍天爲民而立之君苟民生樂業天必不助亂以輕啓禍端故天之愛繼世更甚於父之愛繼體不知天心而妄希盛德正統一亂害及生民豈足以知天心之通變哉按於田以下數章皆爲萬世父子君臣家國天下大經大法所以塞禍亂之源者皆在於是有國家者不可不深思也

通章只重一天字　舜薦禹禹薦益本欲均與賢也後來禹却與子當其未定之天舜禹自主張不得有薦無薦俱是天　天意已屬太甲則其四年二年天若或促之也其三年聽誨者天若啓之也　奉天

無心便是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聖賢身任天下無非斯道覺民以道覺民者處則養懷而守不以一物繫心出則稱量而施必使萬物蒙

澤其出處不同而其無往非道則一也蓋道莫大於覺民覺民莫大於堯舜堯舜之道非必時雍於變而後爲覺即一物不擾而自有默通帝載之理故行不拘轍迹世不覩汗隆總以祇祓其身爲自治治人之本伊尹耕莘不仕初不以君民自任而非義非道必不輕爲其所以嚴自守之防者固堯舜正己之道也及其幡然應聘即欲親見堯舜而先覺覺民不使一夫不獲其任天下之重者亦堯舜正人之道也夫正人之事古今不同而先正已而後正人總無不一伊尹羙牆堯舜當其處道義自守雖天下與一介無殊

及其出伐夏救民征誅與揖讓無二使人人得與斯道則遠近去就總無成心而歸於潔身以爲覺世之本後人懷才自負每欲隱忍以就功名及此身一辱而道義俱無所歸又何以爲功名之本乎學聖人者必識聖人之歸而後可與言聖人之道矣

伊尹一生事業總是樂道做到底若分樂道行道兩截便非　由天下干馴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　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後改亦不遂變初心一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耳　伐夏救民正所以廣堯舜之澤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凡人立身行已必由正道傍門側足最爲終身名節之玷蓋人唯禮義自立然後乃能正人名節所存即事功德業之所出君子上欲致君下欲澤民必行誼

無愧然後上下交孚若舉動稍愆則人人皆能指摘豈肯信其言行故禮義者人之大閑稍爲踰越未有能建功業者也干進之士托身邪徑躐崇膺旁觀艷之每視權門爲翕集不知窮通壽夭生初已然知命者德建名立長留天壤不知命者營逐終身湮沒已焉知命不知命窮達亦同而其能自樹立以表見萬世則非干進之士所能也君子小人氣類不同志趣各異人或借小人以自見不知一與之比必爲所傷故磨不磷涅不淄引而自遠乃能有立孔子雖道大德宏而非義必絕公山可往南子可見而彌子不

可主人於附托之際可不思所以自謹哉

通章全以進禮退義句爲骨彌子報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劫孔子也以威若孔子之自處也只是以禮以義　命之一字亦是借來轉出禮義二字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有命是對俾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爲俗人言安能向他分剖誰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

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凡人智者必不爲卑賢者必不爲賤進退之際不唯有道德者能嚴之即賢智者亦不肯苟合何也知卑賤之不能有爲而有爲者之必不卑賤也人情小慧私智以伺人顏色自謂可以有爲不知事功德業本非僥倖而成明哲者乘時之本也氣矜者作事之楨也識炳幾先而氣伸物上則利不能昏欲不能役設智識淺而品詣卑欲有建樹未之前聞從來陽剛正而陰柔邪俊雄之君子智足審幾才足御變挾其懷抱以揆時度勢雖於此垂而於彼必遇故終年不偶而志節彌高斗筲之子鑽營附托以期富貴雖有遇合不過目前豈復有心後世哉故志在道德者不以功名動心志在功名者不以富貴易意挾持大則成就亦大也百里奚知虞亡而不諫固知虞君不能用己而己將大有所爲是以虞亡不死設穆公不能知人則才與虞君不異安肯委身事之賢者不失身猶

智者不失言其識操總非苟且矣不以國亡之故輕失言其肯以相秦之故輕失身耶世之立功成名者高卑遠近不同要未有貪冒卑鄙而可有成者此失足之恨所以遺譏於千古也

前四段以首段爲主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君二段以下段爲主上一段弔起以存其案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神而明之謂之智默而成之謂之聖智也者寂而通者也聖也者達而化者也凡物莫不成於聖而神於智心之所得不能喻之手手之所爲不能安之物唯心與手與物之相應而後謂之神手聽命於心者也物聽命於手者也心不能運手而手不能運物則手有技而心不知其所以然物有則而手不能使之然雖終身從事而爲物也不精物之精者屈伸變化圓融超脫離奇淡泊莫可殫述而非徒心手之功也術之精者入於神而忘心手之迹精微之故心未動而手即隨運用之方手未舉而繇已得一心方識其然而機之所應耆然犖然故巧不在心不在手而在心不待手而直命夫物手不知物而直得夫心射之拙者皇皇汪視審固持之睨其鏃較其的沾沾不逾尺寸自謂一發命中而往而輒失善射者油然舉之而

舍矢如破此非視的者較明也智藏於氣之內而氣洽於智之中智偕氣以俱往一矢之遺心氣神合併俱注夫是故所發而輒中孔子之時未嘗揣摩推測以求各當而靈明所照無理不包其神規所措周流不滯而無一定之衡故行事未嘗有異而但覺宜然而無不然則不以心用而以神用三聖心非不知而行之所合各當於一而不能相兼故雖欲和而不覺已清雖欲任而不覺已和非必意爲一偏而知之所知行之所履適如其初合乎終始之節夫天下萬物莫不有始終而唯時能包乎萬物之始終三聖各自

爲其始終而孔子能包三聖之始終此非僅知之謂也知者知其所以然行者行其所當然至以其所知即達所行則不謂知而謂智三聖之不及孔子以是而已雖然金聲玉振鐘磬截然謂智不在知不在行則集大成亦不在金玉乎曰集大成果不在金玉也在金玉之能聲之振之也八音之中亦有金玉而金不能統夫玉玉不能統夫金唯集大成則奏之以鏞鐘而大昭小鳴無不作節之以玉磬而繁縟錯節無不止故衆音畢備而爲大成孔子始卒相成巧力兼備仕止久速隨所應而無不宜故無所往而不中三

聖心欲其然而力不能使之然力可以然而終莫測其所以然故雖中而不能中其的三聖之金玉烏得即爲孔子之聲振歟曰射之巧者一發輒中其次日日習之而亦可得中則巧以力生安見三聖之聖遂不能如孔子之智歟曰技之神者甫造而即得其極學而能者雖同至而終有遜焉且巧本天成而必由力而得則亦條理之始而非始乎條理者矣條理之始而非始條理則其射也可以從容布侯而不可以隨時猝應此自古迄今所以終未有如養由之善射者也

時是聖心神明圓徹無一毫凝滯下文智字正發此旨時妙於如環者大德之敦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衆集大成以明之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須知三子亦非無始終但條理集得不完備耳聖智非有先後如何分得始終始終云者自條理言也孟子又恐人泥始終爲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樂必兼金玉射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三子中在傍邊孔子則在鵠中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

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天地生人必生天下之物以養之養之而無人以爲之宰則爭有人以爲之宰而混而無所分別則亂專利以自奉則散散與亂皆非所以代天而理物也人所恃以養者食能以其食食人者賢賢之等有上上次中中次下故賢有等差斯食有厚薄而能定其等差均其厚薄使上不豐而下不嗇大賢不致受小祿小賢不致受大祿均平方正無不得食之人亦無不

稱人之食然後可奉天而爲天子故曰天子爲天下宰又曰以德詔爵以能詔祿德者可以宰物者也能者宰之而無不均者也必德可宰物而後宰之而無不均故頒爵必先於頒祿天子宰天下諸侯宰一國似不可以一位稱然天子諸侯不過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同以德爲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宰不過與上農夫上次中中次下同受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食故亦與五等六等而分一位與四等而受千里而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各以其德爲差次其差次者視天子之位爲降殺天子且不過與公侯伯子男分處一位而敢踰越以僭于至倍之二之三之四之以及十之亦各以其能爲受祿其受祿者視農夫之耕爲差等農夫固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食而豈容使食而浮人夫不使食而浮人則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各思敬事以稱食下不敢僭干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循分自安不敢越位以多取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天子與諸臣一德一心以天下之物分頒天下之人而不使有不均不和之歎貧寡不形暴亂不作上下相安長保祿位此周室頒爵祿之意亦天作君師之心也諸侯顧

欲去之夫天下之食豈一人所能獨有哉

國有大小而卿以上不加降大夫以下不殺者祿寖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寖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周制之曲盡如此　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宇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農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祿有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天下一以德相尊之天下也生民之初視其德之大小以爲君公卿大夫士而君公卿大夫士不能以一人獨爲理故必求同德者以爲之助而同德者又不肯以其德而臣乎我於是君公卿大夫士不敢以己之貴而輕其賢乃與之爲友其所以爲友者非徒一己之取資將以代天而理物故士有士之尊賢王公有王公之尊賢士之尊賢入則入坐則坐食則食而已王公尊賢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匪云過也天爲天下而設后王君公后王君公與賢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四體之助元首耳目之輔腹心可以相有不可相無故雖以貴相承而實以賢相助後世尊卑濶絕爲君者以勢分自高爲臣者以卑順自處但知君臣

之誼不知朋友之道是以下苦上之不親上亦苦下之不逮自天子以至卿大夫求其有同心同德之樂者鮮矣堯之爲君但知以德治天下以德治天下視其有治天下之德者則友之安知天子安知匹夫推之諸侯大夫知友德者必不挾貴苟挾貴者必不友德蓋天尊地卑所以貴貴天降地躋所以尊賢易曰天地交泰上能敬下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將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交之治於是乎成夫豈空空僅一友賢而已哉

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晉平帝堯正古之不挾貴者不必分優劣　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兩意自相照應三者之中挾貴尤所易犯故詳舉古人以立則　初舉孟獻子次舉費惠公次又舉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非以天子而友匹夫不足以見友道之極故又把堯舜立個樣子　終於此句是一章總轉語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

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敎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聖賢志在行道故嚴以愼非道之防而寬以來下士之意此非利其饋遺而使諸侯得將恭敬則賓主可以相孚道德可以漸達人莫不尊聖賢而慕道德而畏聖賢之莫可躋攀則疑憚疎遠而道愈無由行聖賢使人人得達慇懃則可漸引以至於道故不示人以唆厲而以交際爲往來蓋施報之道禮之所有聖賢行事但揆乎道而不參以心揆之以道則道所當交者交之道所當受者受之但彼不違乎禮則不必復致推求參之以心則以一已之心程天下之事必使天下皆如我心將我心終無達於天下之日孔子以獵較爲兆則當世不畏聖賢之行事孟子以交際爲兆則諸侯不畏聖賢之爲人人皆以聖賢爲可親而後聖賢之道乃可引其端而竟其緒矯激之流充類刻求至於避兄離母則是不揆乎道而但以心逆其爲禦也夫揆乎道則人人皆可往來逆以心則舉世莫非盜跖君子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夫豈以心

計其不義而托之於辭也哉

孟子之時列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士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承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爲接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爲兆孟以交際爲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離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　恭以致餽者言不恭以却餽者言以是爲不恭就即却餽者自家見得如此　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　爲之兆也　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爲悻悻意不重決去意　際可公養正與交以道接以禮互相發明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世人居官大抵皆爲祿仕祿仕者僅可以膺一命之
吏不可居三事之班卑賤之秩職任輕微名實易副
等而上之位愈高則任愈大故不言事而言道事可
以力圖道不可以苟徇治其事不盡其道猶之不治
事也豈徒以修舉職業爲能乎君子居崇高之位則
必思保邦之道爲生民謀治安爲國家圖久遠至於
進退可否一依乎道而不可以依違故不與小吏競
一節之長而與人君謀治亂之要豈有攖心利祿計
及身家者哉世之居高位而懷寵祿者其於心之負

疚何如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
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
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
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堯
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
尊賢者也
君子居國固不專爲養身之謀人君用賢則必先有
養賢之典易曰觀頤自求口實君子有德以養其身
故無朶頤之凶人君養賢以爲萬民故有由頤之吉

君子而輕於就養人君而不能養賢皆非所謂養正
之吉也無職而受賜則其志但知有食矣亟餽而勞
賢則其養不知有道矣士以氓而受餽君遣人而致
餽則庶乎可謂之養矣然而賢不在養在乎悅亦不
在悅在乎舉君子行道濟時則利澤加人而食祿無
愧豈僅沾沾鼎烹之奉而已哉堯之於舜非徒養之
實欲舉之唯其舉之是以其養固不同賜亦不同餽
蓋養者其禮而非眞君之所以悅賢與賢之所以求
悅於君者也而況於託乎
士之在人國論分則氓也論德則賢也君而氓之既
不敢上同於君又何敢下同於臣君而賢之則不特

當有養之之道猶當有舉之之道能養則不必借名於周能舉則又不必借名於養故終之以虞虞示則
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白我而託乎彼其意偪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偪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餽若常繼既恐勞賢悔悟不餽却又廢禮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以上只說個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束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養能尊乃成其爲悅只是一意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千古有道德有勢分上古以道德爲勢分晚近恃勢分而忘道德士君子抱道自高寧屈於勢分之踰不屈於道德之尚屈於勢分者雖以懷古之儒有道之

士使之執庶人之役而不辭不屈於道德者雖以天子之尊千乘之貴不敢召之使見且欲友之不能夫不敢召之使見者非士之矜己自尊也君之欲見者以多聞以賢士之自守者以禮以義士有士之禮庶人有庶人之禮當其庶人則不敢爲士當其爲士則不可爲庶人君以庶人待之士亦以庶人自待君以士待之士即不得以庶人之禮事君故循禮則爲義違禮則非義士人跬步尺寸之間莫非以禮自防安得以非道廢義而隕越貽譏乎天下同此禮義人人不能盡由故必視乎君子君子以一人之禮義爲天

下之率從故見君者其事小視天下者其事大君子視履考祥乃能爲觀天下豈肯輕狥其君而以不賢自屈哉若委贄爲臣而君召無諾則顚之倒之自公召之固有爲臣之禮在耳

禮義二字作骨子前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後云夫義路也禮門也正相照應　禮只是安爲下之分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　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　此節正明君子所以不可召之故全重禮義二字上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形骸寐而如覩其人習簡編而如聞其語豈其人之音容果在乎亦有生里閈而不相知者賤者不敢與貴者同科小賢不敢與大賢同列豈其人之室廬果遠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士之所稱爲友者未有不合志同方而謂之知心者也士人等類各殊品量不一一鄉之士不能知一國之善一國之士不能知天下之善不能知而相爲友勢必不能況詩書載籍之間士之聲施天壤者豈少哉生唐虞之世者爲唐虞之人生三代之世者爲三代之人以簞瓢責禹稷則禹稷爲沽名以飢溺責顏子則顏子爲固陋如是而曰古人與我相知古人則未也夫必能知古人之心然後能爲古人之事我不知古人古人何損而我必不能爲古人則亦安能友古人故欲尚友者非徒希古人之迹必當知古人之心生今之世誌古之事必何如而後可以擬古人古人爲我又當何如斯友善之益耳今人論古不知古人之世不諒古人之心徒以責備之詞施之古人以爲我能尚論則亦未嘗身處其間而以相契之心爲之籌度也沾沾誦讀何爲乎

朱本文口氣首節只據現成說重在我先進善而後可以友人此是應求的道理　知人論世不出誦讀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國之有卿夾輔王室故成周盛時周召分陝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未聞以臣而易君者至於大過則必昏

狂惑亂實有顛覆之憂天命人心無復更留之理然而微子不能安殷而孟子言此者亦猶湯武放伐事極則然耳伊尹放君猶古諒陰之義後世不察希慕古人援立不愼倉猝爲之不學無術以致覆宗豈偶也哉學古人之事者其必曠觀天地之大義而後可也

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總爲宗社之計下段泛言有過前段特說有大過者說到易位故從大過說起　去亦所以感悟人主處卽反覆進諫之心

孟子述卷之五終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之氣卽理得其精者爲人粗者爲物粗者血氣心知也精者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卽在

心知而物之心知止於氣人之心知全乎理止於氣者疾痛飢渴運動往來人與物皆有之全乎理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唯人知之而物不能譬之木然人其華實也物其枝葉也譬之果然人其仁也物其埒殼也故仁義之爲人猶仁之爲果果之生理在仁人之生理在仁義有其氣無其理則不能生生然物亦未嘗無理也杞柳之物本榦相生枝葉相附條分縷晰不可參錯故一本者卽仁萬殊者卽義而特不可以爲桮棬本根枝葉杞柳之所有也桮棬非杞柳之所有也凡順乎物者爲性賊乎物者非性由本生榦

由榦生枝由枝生葉此順乎杞柳者也卽杞柳之性也梏棬戕賊杞柳者也非杞柳之性也非杞柳之性不可指以爲杞柳豈人之性不可指以爲仁義乎人之生也於父子無不親故敎之有親於君臣無不敬故敎之有義於夫婦無不別故敎之有別於長幼朋友無不序不信故敎之有序有信有之云者其所本有者也於本有者而使之有故順之而非以賊之如以仁義爲性外而以性爲塊然木石之物不幾以根榦枝葉非杞柳之性而第以木之塊然者爲杞柳之性耶夫剖斗折衡彼以性爲渾然無朕者故欲求之

於太虛然有太虛卽不能無物有物不能無陰陽有陰陽不能無仁義如以人性無仁義則必杞柳無枝榦而後可也夫杞柳且不能無仁義而況人乎

告子認性本無仁義故著一以字又著一爲字不知仁義卽性孟子就他爲字翻出戕賊字來直中他病根所在 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但知水之爲物不知水之爲性故以善惡爲無分不知無定者非性一定者爲性水性必就下火性必炎上土性必生而木性必達故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未有物而無分者無分則亦無東西上下無東西上下則亦安有東西流與上下親之物乎天地設位而上下分日月運行而東西定莫非一性之爲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各正性命人得其全故陰陽不愆萬理具足爲不善者特人自失其本然耳豈以懷山之故而以逆行爲水

之性也哉以決之流爲水告子且不知水無論性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凡說各有主主理而言無論仁義禮智性也卽知覺運動亦性故謂知覺運動之外別有仁義禮智之性則視理爲生外之理而其理亦虛此有物必有則合形色天性而一之者也主氣而言無論知覺運動非性卽其所謂仁義禮智亦非性故謂仁義禮智之理

不在知覺運動之中則視生爲理外之生而其言愈
滋此仁內義外總以爲非性而二之者也夫生不出
仁義之外而仁義則在生之中不究其中而襲其外
但見知覺運動以爲性而不復思所知之何物則心
知血氣禽獸皆與人同氣而幾希之際人無復與禽
獸異理安見貴賤人與禽獸之分哉夫色之白
同而白中之質異究其白中之質而碱砆美玉且有
萬不相侔者何況羽雪玉之判然者乎按生之爲性
穀未始非禾之所生而禾之莖葉枝本則但可謂之
禾未可謂之穀人與物同生於天地之氣物得其粗
爲莖爲葉人得其精乃始爲稻粱耳今以人而暴
殄天物者則又未知人與物之同出一原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
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
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心之不能已者爲仁心之不能已而出之無不宜者
爲義仁義皆本於心故仁義卽所謂性天下之氣皆
理故天下之外皆內人之甘食悅色是與生俱來者
也然有存乎中者也見食色而好之是情之出於愛
者也然不有甘之悅之不一累其心者乎食色可好
故好之是事之應於外者也然不有甘之悅之不敢
過其則者乎出於愛者愛之理而不累其心者心之
德也應於外者事之宜而不過其則者心之制也惟
有所爲德與所爲制故仁爲心之全體而義爲心之
裁制告子心在外求所見無非皆外以生爲性則但
見知覺運動爲生不知知覺運動之中有所爲涵衆

理而具萬事者矣以愛爲仁則但見情好親暱爲愛
不知情好親暱之內有所爲民胞物與者矣以長爲
義則但見拜跪揖遜爲長不知拜跪揖遜之中有所
爲溫良敬恭者矣指食色爲性奚特義外卽其仁未
始非外不特仁外卽性亦未始非外孟子不折其所
爲仁先折其所爲義亦不折其所爲義先折其所爲
長長人之長不同於長馬之長而曰彼長而我長之
是長人之長無異於長馬之長也慈愛之愛亦不同
於愛憎之愛而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愛
弟之愛無異於者炙之愛也以長馬之長爲長則長

固在外以嗜愛爲愛則愛亦在外以在外之長愛爲仁義則仁義固在外以食色之甘悅爲性則性又何莫非外此猶執康粗爲米執膚殼爲果執血肉爲人將犬馬牛無異於人而秦人與吾弟又何異於秦炙與吾炙哉然而弟與炙不能不分則楚長吾長亦不能不異也此不得於言之所以當求諸心也按告子以食色之生言性故犬馬與人無異以愛憎之愛言仁故愛弟與耆炙無異以長少之長言義故長人與長馬無異總緣一切看得粗淺故所爲外者固外而其所爲內者亦外所以養氣章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外之字連仁與性都在裏邊其所謂仁只是愛耳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仁義原非兩端義卽仁之合宜者是愛敬亦非兩情敬卽愛之不忍慢易者是天下有愛兄而不知所以敬兄者矣未有敬兄而不知所以愛兄者也飲食是仁飲食之合宜者是義飲食合宜有常焉有變焉飲湯常也飲水變也有夏日而不飲水者矣未有冬日而飲水者也有夏日而飲湯者矣未有冬日而不飲湯者也無不飲者其常不飲而有飲者其變不可謂變者宜而常者非宜卽不可謂變者義而常者非義故酌而先鄉人是義不酌鄉人而敬兄尤義尸而敬弟則義不尸而敬叔父尤義以一日之酌鄉人敬尸爲義豈平日之敬兄敬叔父反非義哉蓋義之在內如輪之有心如尤之有中推遷變化不失其準故在內而非在外告子以義如水之行地遇形成象皆非我所能爲故泛濫而有汙漫之憂孟子以義如舟之用檝推挽出入我所操持故有主而無飄泊之患倘非不變之庸以主之則亦何所主而見其宜何所主而見其不宜哉夫夏之飲水以飲之宜湯而遷焉者也唯飲常宜於湯故有夏日冬日之辨使水與湯無所分則冬與夏亦無所分矣又何人之飲與犬馬牛之飲之異歟按庸敬義之不變者也斯須之敬義之至變者也不變者義之體至變者義之用孟季子止見義之用不見義之體故亦以義爲在外其實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兩則字便是義冬

夏不同者是用冬夏必然者是體飲食是愛而宜生焉義即仁之合宜者是面告子二之所以紛紛有內外不同之見也

告子義外之說只緣不知義即是敬所以彼長我長一倒看做虛文故把同長處說外孟子直以心裏實敬爲義故把不同敬處說內義在行吾敬上　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旨　孟季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倒看都是外面虛文　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者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

啓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人生之靜者爲性性之動者爲情性之動而可以有爲者爲才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仁義禮智之發爲情者也仁之端動於惻隱而惻隱之至可以保四海阜萬物而不患其窮義之端動於羞惡而羞惡之至可以決生死厲名節而不虞其奪禮之端動於恭敬而恭敬之至可以格神明安百姓而不患其小智之端動於是非而是非之至可以斷毫釐決疑似而不憂其混是何情之可爲善至此極乎性之體無不備性之用無不充當其靜存如火之藏木石及其動發如火之足燎原其能燔能炙者情而發之莫遏者才

因情驗性以才盡性則性之善可見矣告子曰無善無不善是性無情也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才亦有善有不善也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有有情與才之性有無情與才之性也天下無無性之情亦無無才之性不究所發與所充而但指氣與習與質以爲性亦見其惑矣且情之所以挾才而處者曷見之哉仁義禮智之量瀰宇宙而不可終窮而以我之思求之取諸其懷而已足故行乎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順適而無勉強之勞歡欣交暢而有不已之致秉執之中實有攸好之情故能擴充以盡

其才說仁義禮智而非思之可得或勉強求之而無性生之好則才不足有爲而情不可爲善安見性之皆善乃有可以爲善之思又有可以爲善之好而思無不得得無不盡參贊位育莫非思之所致安得罪才而并誣性哉故人之爲不善者是不才也非才也人之可爲不善者是拂情也非達情也天下無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則亦無無仁義禮智之性天下無無仁義禮智之性則亦無無仁義禮智之好由好生思由思生得由得而至不可終窮則因好與思而見才之善因才而見情之可爲善因才與情而見性之無不善又豈有無善無不善可爲善可爲不善及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此三說之非所以不待辯而自明也按唯好故思唯思故求唯求故得皆性中自具之才得而至於倍蓰無算方見才之盡處以好字貼情字者如水濕火燥本體不隔故謂之情其實好即是才二者不分故曰才情通章只情性才三字側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得是才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無不善欲爲善者情也情之能爲善者才也是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　才非出於情之外　上節可以爲三字就是他才幹處若夫爲不善只是他不肯去爲善不是他不可以爲善　此節總是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著其爲仁義禮智之性而性爲固有特人不思而求不能盡其才以盡其性耳語意一氣不斷思則必求求則必盡其才此是倍蓰無算之根源處　在我的無求而不得之理此正是才善求之一字孟子專爲弗思指點路頭能思處即是求此又是靈機運

用處也　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順適略無勉強眞有歡欣暢洽之意故曰好孔子說詩只加一必字故字意皆已自躍然　曰則曰德性之別名也曰好情之別名也曰懿曰彝善之別名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凡人之行有合乎理義者一人然之千萬人然之天

下人然之則我之心亦無不然之豈我之心不與人同乎乃我之行有不合乎理義者一人不然之千萬人不然之天下人不然之而我之心獨然之豈我之心又與人異乎與人同者見在人與人異者見在己在人者無溺於心在己者有溺於心也無溺於心者其見同有溺於心者其見異故同者心而異者非心同者心而異者非心之同然理義可知矣心同然此理義則理義之悅心又可知矣理義悅心非理義在外而來悅我心也我實有心之所以為心者得則榮失則稿若樹之津液流注而後得遂其生設心

無理義則樹雖有枝葉而滋膏不為之灌故心之然理義者有與之為一者也理義之悅心者有以之為生者也以之為生故謂之性設心不以理義為生則口不以美味為嗜耳不以美聲為聽目不以美色為好矣天下有不同嗜同聽同美之口耳目乎無不同嗜同聽同美之口耳目而有不同然之心乎然而獨推聖人者何也他人有陷溺聖人無陷溺也聖人無陷溺者口雖同耆不以美味為期耳雖同聽不以淫聲為美目雖同視不以美色為好以心之理義御口耳目不以口耳目累其心故其心常得常人狥口耳目不知理義之為心故口嗜美味耳聽淫聲目覩好色自以為豐而嗇其身自以為肥而處其磽居砂磧之地當水旱之年而咎其才之不同曰種與嘉穀有異也則惑之甚者也凡為人者不以聖人之得為獨得而以為先得亦不以為先得聖人之心而以為先得我心亦不以為先得我心而以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心之同然者然之心之不同然者不然之而已無不得矣無不得則無不同矣無不同則無不可為聖人矣而猶曰理義未必悅心將芻豢有不悅口乎哉而天之降才無殊斷可見矣

始終只重个同字以心論性者蓋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也麰麥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而結之以聖人同類龍子至末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而結之以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聖人與我同類不著形亦不著性只空空說同類而降才之不殊便見不曰我與聖人同類而曰聖人與我同類此以我作主而謂聖人同之此人皆可為堯舜說得更親切聖人不為物溺未有感觸原無不然即先得也其實無先也理義二句正見其同可見類同則心無不同心同則才無不同而性善之旨此足以證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人之所以爲人者良心也良心之所以爲良心者仁義也仁義之所以爲仁義者好惡也有仁義而後有

好惡故合於仁義則好不合於仁義則惡而其梏亡者人事分投於外便於我之耳目口鼻者好之不便於我之耳目口鼻者惡之此不起於夜而起於晝夜無人事之接則清明之體自存晝爲情慾所營故好惡之眞遂失然而未嘗不生也人之有養者靜則存動則亡人之無養者夜則存晝則亡君子知靜之常存者吾心之本體動之常失者人事之斧斤故欲識吾心之體在於平旦之初而欲得吾心之存在常繼此日夜之息吾心清明之氣湛然常如夜半之時稍有引緣覺之卽是則萬變雜乘而好惡不失仁義之正始雖斷續漸旦自然息息常存而心乃相繼不息矣夫仁義之心卽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所以位寒暑之所以遷日月之所以照風雨露雷之所以涵濡鼓舞莫非一氣之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木無不滋長之時心無不常存之理須是物也牛羊雖牧不能絕其萌旦晝雖牿不能息其夜唯在能養與不能養耳養之者自今日以至異日自一息以至百年初雖萌蘖繼乃發榮濯濯之山不數年而蔚然改觀矣若因循怠惰任其牿亡則雖百卉繁昌而斬刈不止所爲美者奚有哉人毋以茂林爲

不克期而日復一日以任剪伐則天施地生自有日增月益者耳

夜氣二字指出一點將滅未滅的靈根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以其郊於大國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　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從旦旦而伐之中提出一息字　息者生氣非止氣也　夜氣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若存得這个心則氣自清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人主所以圖治者心心之所以善治者智智之所以增長者賢而賢之親不親則仍在乎其心賢人君子治亂源流較然於胷使前後左右莫非正人朝夕啓沃大廷之上得數陳燕閒之私得論議二帝三王之要道紀綱法度之原委一一闡其微而明其故則無幽不燭無理不明其有益人主之智甚大然言仁義者一而言功利者十言道德者一而言嗜慾者十人主胷無決擇視聽爲其所熒雖有賢人亦不能益而

要非智之故也言之從違視賢之親疎賢之親疎視心之疑信邪正義利之辨人主亦嘗知之但一心以爲正一心以爲邪一心以爲義一心以爲利則正之數不勝邪之數義之說不勝利之說小人親而君子疎徒以拜揚抑讓之禮接於大廷廣衆之間望其開發神智豈能益乎夫必心一於正而後能不惑於邪心一於義而後能不動於利故曰本原之地在朝廷又曰君心爲萬化之本誠能知及仁守而後親賢遠佞此誠意正心所以爲齊治平之本也歟

吾見亦罕已不勝寒之者之至矣況又有鴻鵠之驍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

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莫大於身身莫大於生死生死莫重於禮義禮義之死雖死猶生無禮義之生雖生猶死然人莫不有義而陷於利者大抵嗜慾爲之彼徒見膏粱文繡之

奉其身而不知非禮非義之辱其身彼亦知豆羹簞食之不足以辱身而不知萬鍾之不足以辱身不知萬鍾至輕且小者得不過意氣盈滿之資不得亦無損身心性命之故而身之重大可以擔荷宇宙繼述聖賢而不辨禮義雖欲湔洗不能故賢者愛其身以成事功不賢者棄其身以圖快意然非無是心也不見可欲則此心存可欲當前則昧焉從之耳夫天下不可已而不已者謂之義可已而不已者謂之利以生死之故較萬鍾則萬鍾可已而生死不可已以禮義之故較生死則生死可已而禮義不可已故以外

物為無與我身則萬鍾非重簞豆非輕矣以外物為有與我身則生死之簞豆不可已而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之萬鍾可已矣以禮義為更切於我身則禮義不可已而生死亦可以已矣夫生死可已而何不可以已乎人能決擇於平時而後能舍生於一旦人能萬鍾不動其所欲而後白刃不憚於所惡求舍生取義者其必於萬鍾不受之人而後可得之歟

嘑蹴不受萬鍾則受卒然之感其天易露宴安之際其欲易昏也然嘑蹴之不義人皆知之萬鍾之不義人皆溺焉而不自覺以此形彼欲人反求自得其本心　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爾甚字雖指義不義之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人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眞心來　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為苟得不為避患者此方是人的本心由於秉彝來自如此　四節一意反覆只歸重人皆有上　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影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心覆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　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天下本無仁名因人心本然而名曰仁天下亦無義名因人道當然而名曰義因人心本然而名仁則當即心以論仁而不得以仁為心所具之理因人事當然而名義則當即心以問路而不得以義為事所由

之迹即心論仁即心問路則心在即仁在仁在而義在矣學問之事言仁義不一而以求得其心者為言仁義之本蓋學莫難於辨此心辨其心之仁者為心稍一毫之不仁即非心辨其路之義者為心有一念之不義即非心則無不仁不義之心即無可存可放之心無可存可放之心即得不學不慮之心而學問悉舉此矣今人不知仁為心而以巧偽欺詐為其心不知義為路而以放僻邪侈為其路於是言學愈煩仁義愈晦豈知聖賢言仁言義無非教人求得其心豈有仁義即心而學問尚有餘事哉言學問者無取

仁義與心而二之而令人於心外求仁義則得矣

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个心　千古聖賢不過心心相印其說爲學問一途專爲未明者指點路頭

孟子指示求放心三字此乃學問眞血脈也　兩个人字見仁義即在當體學者宜即心論仁不得以仁爲心所具之理宜就心問路不得以義爲事所由之迹　放心加一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　纖知即不放即是求　不是在外而求得个放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之路也　求放心便是盡得學問之道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人之能及人者成於所好尤必成於所惡成於好者

我自能勝人我在而人求若之成於惡者我不能若人人在而我求其所以若故夫求若人者其事非一端已也而最切者莫如身衣服輿馬宮室所以養是身者欲求若人猶可以緩指不若人不可以緩爲夫衣食輿馬宮室之不急於身也衣服輿馬宮室不急於身猶無名之指之不急於心乃身則急之而心則緩之豈不知心之當急與人同此心本無不若其不若者自以爲智而愈得愚自以爲能而愈得拙耳果知奸盜詐僞不足勝人而無禮無義之爲不若人則知不若即自知惡矣知惡自無不若矣去不善以歸善唯在方寸間耳安有遠不可致而必求之千里之勞哉

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故以路影說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人之植立於兩間如樹之植根於天地本立者末榮本仆者末瘁從來立德立功在於人信自尊卑上下以至遠近親疎無不視吾身爲從違吾身修則一舉動而人信一出言而人服設身不修而人渙然去之

則於世猶面牆是以君子愛身扶之使不仆培之使不蹶凡身體髮膚以至一言一動無不愛之重之不使少有以賊之凡以身正則本端本端則功立人欲用世而不先愛身猶望良材而不先植根也豈有能成者哉然愛身者在養身而養身者又在善養知身之可愛而惟身之是徇焉則雖養之而實非所以生之矣此養木者所以又貴乎得場師也

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旦旦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非所以養身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人之愛身有養之以至尊富饗保百世廟祀者有養之以圖朝夕豐盈家溫食厚者有養之而併不得旦暮之奉且以虧辱其身者夫旦暮之奉固不足以養

身即使身處華膴而道德不修忽焉終老子孫轉盼不能自保雖百年猶同瞬息則昧於貴賤大小而反以養之者害之也聖賢知人爲天地之心而務養其所以貴於物者故不以膏粱文繡爲養而以道德仁義爲養膏粱文繡所以養形道德仁義所以養心養形者所徇唯口體所營唯旦夕養心者與天地同功與日月同照同焉爲人而爲萬世師則貴賤大小不可以道里計矣夫養不可兼養小者必害大養賤者必害貴辱身賤行莫非口腹累之而道德可師百世猶享祀焉則奈何舍其可兼而圖其不可兼哉人無

以目前而忘百世之養則善矣

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著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皆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　人只爲昏昏惘惘不自照察所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己取之此示以自考的方法正見等級分量當身面具勿認做近取之易大人善養不兼而乃以兼小人不善養兼之而乃以不兼　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未說到養字養其小二句正見其養之善不善處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人物並生於天地物不能通人而人能統物者唯其心之能思而已矣天地以一原而散爲萬殊紛然錯殽於上下之間者各有其故得其故萬物皆備於我身不得其故塊然總同於一物故人物止異乎其思然人有心而不能思者則非心之故心處內耳目處外內固足以統外而內失其官則內無以御外而外反足揣內故人而忽爲外物所揣奪者未有不失於不思者也大人非有異人之思而但不失其思之職理原不在心外心一能思則物不能誘故大體之從

止在能立能立卽在能思一物之來以思應之心得其官而耳目自然退聽譬猶法宮有主而庶司順從六卿任職而羣牧稟率也設內無主則外爲權舉凡一色一聲皆足移吾視聽是役乎物而非所以役物者安得謂之大人乎哉

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個機竅 思則得之二語正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 先立從何處見得只在小者不能奪上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

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人爵之榮原因天爵而設十人之聚不能皆仁義則覩其有仁義者而聽命焉故人而冠乎十人之仁義者爵亦冠乎十人推此而仁義愈大爵亦愈大自三德六德九德以爲大夫諸侯天子人爵未有不從乎天爵者後世天爵人爵未必如上世之權衡不爽然有天爵則人爵不失無天爵則人爵必亡公卿大夫而欲久安於其位亦必修其仁義忠信而後可立於朝廷公卿大夫而不修其仁義忠信則雖強處一時而終必爲人所斥逐故人愈多地愈大天爵愈貴天爵愈貴則但有修天爵以要人爵之事而必無得人爵而棄天爵之理然要人爵者必棄天爵者也棄天爵者終亡人爵者也以人爵之從而原其得失未有不出於一原者人顧知其得而不知其失何耶

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提醒世人語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眞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善惟仁義仁義原是忠信的這善原是樂之不倦的卽所謂好是懿德是也公卿大夫不與仁義忠信對說只可云若夫人爵不過是公卿大夫而已 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 今人之修天爵已非古人之修矣然天爵修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亡卽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修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 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本固已亡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隨之亦亡故曰終亦必亡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世以人之所貴爲貴者以有味可尋有名可慕耳然人得而貴者人得而賤則一尋味而意趣索然矣一朝而榮者一朝而辱則不轉盼而聲名寂然矣仁義之味玩之不窮索之愈出由一事一物推之至於古今無窮榮之不可終厭則其味爲天下之至味也仁

義之名一二人始之千萬人傳之雖有憎我忌我之人欲毀之不能則其名又天下之大名也以天下之至味與索然之味較則有味者良而索然者非良以天下之大名與寂然之名較則大美者良而寂然者非良然人不以良者爲良而以非良者爲良則豈非徇耳目而忘心思之故哉夫惟身爲仁義者獨得其味而不能以告人專享其名而不能以與物則唯返求於己者爲能知其人所自有耳然不取其良不良思之烏能敝修其可願哉

此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二所以字正要人思貴因有所崇重而得名欲貴

只虛虛說个願慕尊榮意 人得而貴賤徒供世途之顛倒耳人試思之 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个不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 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之爲可貴兩不願只是不在心裏非說不在眼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仁之爲道曠然與天地同量而不仁者如物之處於穴中而已矣昭然與日月並明而不仁者如人之居於暗室而已矣夫廣居勝穴處大明勝暗室不待較而知而人舍其必勝而居其不勝者則唯習之故習於穴者以伏處爲甚寬不知天地之有廣大也習於暗者以燭火爲甚明不知太陽之有普照也習於不仁者以利慾爲美好不知理義之爲尊安也夫習見膏粱以爲勝德義習慕文繡以爲勝聲聞然由一念之仁以至念念無不仁由一日之仁以至日日無不仁始而斷續繼而漸積終而渾合自然則天地日月皆與吾合德合明矣又安有物足以勝之者哉世之以杯水熄車薪者誠使續續注之則亦可使方揚無遺燼矣

仁能勝不仁須要察識擴充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人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其殺於萬事者不啻如喬木之發爲繁枝學者由視聽言動以至應事接物事事各得其宜不使有一毫間斷則萬理會歸一心如菓之熟而生氣仍聚於仁其所爲仁者卽其所爲種者也仁之爲人猶仁之爲種其始以仁而爲種凡枝葉華實無不具於仁之中其後以種而爲仁於一仁之中悉全夫枝葉華實之種故不必於種之外別求仁但使與生俱來者不少傷其

生之體不稍間其生之機凡日夜之息平旦之氣不使斧斤之伐相尋其中則由勾萌而生長由生長而發榮由發榮而貞固我生之理仍與生俱全而仁已無不成矣夫種之美者原無不美雜其中以五穀而慮莠稗必無是理但熟其五穀而種之美自全彼以不美雜美者是以莠稗荒五穀而非五穀之種之有變易也學者知其非種而去之則熟之道於是乎在矣

五穀言種之美正謂一粒而涵衆滙之生意也熟之有培養功夫在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學問之道有所爲性者有所爲教者性者所以爲爲也教者所以爲學也射與匠爲其事者也羿與大匠教人學者也爲其事者必識夫由一本以至萬殊之理而後不入於支離故射與匠必不以彀與規矩爲止境而務略迹而窮神教人學者必循夫由萬殊以求一本之方而後不流於放蕩故羿與大匠必以彀與規矩爲師傳而由下學以上達世之學者但知口耳不知心思執彀率與規矩而不知彀率之所以中規矩之所以巧故言之是而爲之非而世之教者又或欲舉中與巧而示之以爲彀率不足言中規矩不足言巧於是一言出而爲天下所詬病夫所以爲者不可以言求者也羿與大匠以言教天下者也以言教者止能言其所可言不當言其所不可言以不可言者而以言言之則一言而異端之目中之矣庸詎知爲之者之固以心相印歟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禮不可與物相衡也禮與物相衡則物物得操衡禮之權而禮乃不能以貞勝凡物有禮則重無禮則輕簞食有等於萬鍾天下不殊乎一介故禮重而物之

輕者亦重禮輕而物之重者亦輕初非取物與禮並衡之而較其孰輕孰重也今以食而言禮則其中輕者幾何重者幾何不啻錙銖毫髮之相判別矣以色而言禮則其中輕者何事重者何事不啻金羽木石之相較然矣若不論食之禮而但言食與禮不論色之禮而但言色與禮則食一物色一物禮亦一物物之相物多者重於泰山少者輕於鴻毛安得謂是物常重是物常輕哉屋廬子答任人不詰其食色何禮之問而但曰禮重則禮有輕食色有重軒輕之論得而低昂夫天下莫不有本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舜皐

之明刑不如申韓之刻孽湯武之征伐不如孫吳之陰謀堅白同異之流皆得逞偏詞以求勝苟推原夫本之所在則有本後有末斷無有末而大於本者夫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飲食天地者禮也飲食男女者食色也以食色而衡量夫禮不且以飲食男女而衡量天地哉嘗窺之智其不足與觀天地明矣

禮與食色原相輔而行其輕重如何分析得開任人止以食色一邊說去孟子把摟處子爺兄臂以破之正見無禮之弊一至於此則禮之重於食色自見屋廬子禮重之說是外食色以論禮是以窮於禮食親迎之辨孟子高處全在置禮於不論而即就所爲食色以破之何也食色即禮也食色以禮爲重輕不與禮相爲重輕提出本末二字以權重輕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是通章斷案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人之爲堯爲桀在心而不在形心欲爲桀不唯曹交可爲烏獲可爲即羸士亦可爲心欲爲堯不唯湯文可爲曹交可爲即匹夫下賤亦無不可爲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當其爲堯則格上下被四表事神治人不過孝弟之極於明察及其居一室則言忠信行篤敬隨事循理亦止孝弟之視於無形曹交欲假館受業而不知反求於心且以其形爲無用夫十尺九尺形

也被服誦言行事心也被服誦言行事之心卽此十尺九尺之形爲之則何必舍十尺九尺之形而別求所以服之誦之行之哉孝弟知能性所自具爲堯舜爲湯文亦竭其性之才焉已矣

爲字乃此章之要指出孝弟二字正見實落下手工夫　曹交問意重在皆字上孟子答意重在爲字上　食粟一語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此念便是聖胎　世人不能爲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爲患此節正見人皆可爲堯舜處　蓋約堯舜而盡之孝弟非謂率孝弟而充之也　服堯三句全要在源頭上看　孝弟自是孩提知能之良豈有聾聵子歸而求之此孝弟便是吾師川之不盡推之不窮豈不是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人子事親必無有怨事親而怨乃慕之極而爲怨者也勞苦倦極必呼天疾痛慘怛必呼父母使勞苦可望免於人疾痛可有解於體不至呼天呼父母呼天呼父母者人力不能免而望免於天當體不能解而望救於父母至望免而天不能免望救而父母不能救不得不以不能免怨天不能救怨親非怨天怨親也疾痛至於無可奈何而呼吸一氣之感通惟天惟父母是以戚而慕慕而怨其怨也以慕其慕也以戚其戚也以仁仁也者非人戚天天實戚人非子戚親親尤戚子故戚之乃以感之感而通則疾痛解而仁矣君父之過日月之蝕也浮雲之掩可聽之使開日月之蝕必伐鼓馳走以奔救之爲其過大而不可

以疏也幽王惑於嬖孽之聽黜元后廢嫡子亂亡之禍路人皆知宜曰身爲冢嗣此身安則宗社安此身危則宗社危亡繫乎家國能救者惟親耳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幽王感悟小弁之詩翻然復其嫡冢之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國事定則犬戎不作而西京之廟社不移豈有衰周不振之禍平王雖有是詩不能實致詩中之戚屬毛離裏不過師傅代作之詞非有感慕求通之意是以終於不仁不可言孝不然京國既亂父死謂何靡瞻靡倚之心枕干寢塊以復不共之讐豈

有遷洛邑戍申侯以豐鎬之地賜西秦而致併吞之禍哉故揚之水之詩所以暴宣曰之疏若與凱風同其不怨而非眞許其怨也嗚呼五倫莫大於仁而詩之教至許婦怨其夫臣怨其君子怨其父者以過之大者情必溺情之溺者唯性至之語能通之故尤而聽菲葑之詩則念勞婦而家不亡矣君而聽家父之詩則憎讒人而國不亡矣父而聽小弁之詩則愼屬垣而宗祉不亡矣情至者理必正理正者聽之足以存故過之大者必出於怨而後可以感使平王眞能以怨感其父則親親之仁可與大舜同其底豫矣按不

曰言詩而曰爲詩蓋以此詩之怨而見之於事爲可以感親可以保國即不然而可以復讐可以滅戎西周之業於是不廢皆此親親之仁爲之詩中所包其大如是而反以怨讒之則亦讀詩而未知所以爲詩耳孟子曰固哉高叟爲詩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今人讀書不知所以爲書故所見無一非固苟讀之思所以爲之自無有膠固不通之弊矣

通章以仁字作主 權衡於親過之大小而要於涕泣感悟君父以爲宗社計則其怨也乃所以成其爲孝也 家國之念深故其思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詞哀 親親要與涕泣而道相關此非徒自傷欲感悟其君父也故曰親親 凱風之過過在一家小弁之過過關天下故把怨不怨相形說正見仁孝之苦心處 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其所以爲仁人孝子耳不必貶駁小弁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

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從來兵刑之端皆起於利爭利而不知仁義則小者刑大者兵故飲食繼以訟師今以可欲之物人皆辭讓退遜不敢相奪則患消唯可悅之物艷其心不知有不可強得之道極智力以相篡取彼此不讓則訟興至於兩國則相伐其端與庶人不異而庶人則害一身人君必亡其國蓋人君者一國之倡也好利人心所同惟上之人示以天性之良使知彝倫非外物所能勝然後安於分而恥言利今見上之所好在此

而乃可以力而有此也則有勇無義之思作矣且非必其遠之人效之也君之效法莫如臣父之效法莫如子兄之效法莫如弟君倡於上而臣從之父倡於上而子效之兄倡於前而弟繼之且以效之君父兄者事其君父兄則家與家相爭一國之中人人自爲秦楚而禍不可言矣且悅仁義非旦夕之事也悅利旦夕之事也以非旦夕之事而以旦夕之情動之人鮮不舍此而趨彼者故言仁義之朝必深絕言利之號而後可不移其所悅今以罷兵仁者之言一出於利猶若此況乎不爲仁者之言者哉異日楚王入秦

爲利所誘而貪利之禍唯秦最酷焉孟子之言豈非二王之昭鑒哉按聖王非不欲利但言利則禍亂相尋而仁義之澤其利百世故舍彼取此君子飽仁義則不願膏粱廣譽聞則不願文繡而禮記亦曰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不期土地禮義以爲土地不期多積多聞以爲富苟所寶在此則其益無方豈僅沾沾與庶人謀財利乎

世主兵連禍結只起於計利一念人若無自私一念則殃民黷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何攻兵之足言

懷利相接處緊要在去仁義上人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之之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後不復知有君父兄說得去字醒然後懷字十分精神 人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攻處豈必兩國構兵哉舉本國中皆秦楚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由鄒之任見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百鎰之不受儲子之不見皆不可貨取之意蓋彼之所餘者貨賄我之所尊者道德彼以其餘收禮賢之名我以其尊負賠投之恥無論道不能行而我身所失不既多乎君子飽仁義則不願膏粱廣譽聞則不慕文繡非其輕世傲物

實有所挾以致然也夫有謀則就有爲之主且然況人臣乎

通章逐段推明不遽說盡首節爲相處守四字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相形說來正見

孟子權衡之妙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聖賢處世用則尊主庇民親見堯舜不用則簞瓢陋

巷獨善其身此亦人之所同也乃若父母之邦君雖知敬而不專心志欲就則君無用我之誠欲去則我無遠絕之義聖人必不自命爲君子而處其君以不賢故寧自同於庸人而不悻悻以明其去是以其心常不白而人亦無能識君子之心然而君子之心亦止求自安而已人生進退得喪非可自必聖賢於此有時爲人而無慚於已有時爲已而無傷於人有時若不爲人若不爲已而人與已有兩得之道要之心無繫吝而處世若權衡故聖與聖有同揆而聖與凡不同道孟子在齊以其地可王而民可用而其欲去則十寒一暴而不可以有爲至居其國而不受爵祿是以功業不建而名實無聞而無有官守言責之難辭則可行可止而不必其遽去淳于髡欲以名實責賢者是以出處定人趨不以所趨衡出處且疑賢者寡效而又以孟子爲非賢則必以皎皎暴著爲賢而用意忠厚委曲隱約者舉非賢也夫賢者行事原不欲告人但用則四境乂安不用則身危國削其或去或就惟心所安而無成轍可拘故常情不能窺而庸衆不可議口辯之士蠡測管窺烏足與語聖賢之指趨哉

名實即功名二字先後作緩急解在三卿之中似非自爲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其爲人仁字承爲人邊來主立功濟世說　庾似自爲惠似爲人尹似觀望於爲人自爲之間此君子孟子賠自指正與末君子之所爲句應　餘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　髡議孟子意分三段始一未字與去之二字責之猶冀繼曰無益人國然猶以賢字與之至直說其非賢總皆在事功上論也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模捉不著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爲仁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春秋以前有王業而無霸功霸功者賊亂之首而僭竊之源也天下大權不可有所竊無所竊則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故天下之權散權散而天下不敢生闇干僭偪之心若天子不能守而強侯盡得天子之權則權已聚於下權聚下則指大於股尾大於身愚賤皆思妄作而陵夷不可底止故罪莫大於五霸齊桓果有尊周輔主之思身入王朝夾輔天子稟命以討不庭誰不共命而稟王章者乃征伐會盟全從己出以威力糾諸侯而申明五禁假爲異日幸率之謀諸侯明知其文故未申而人不敢犯者既申而犯者益多其狡黠大夫又爲開導逢迎以干犯僭竊故五霸假王命以便私諸侯大夫亦各逞其私以干犯天子作始者猶掩飾欺人而效尤遂公行而不顧所爲五霸罪人諸侯罪人亦公義斷以爲然其實皆五霸之肖子也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慶賞刑威惟天子專之故人不敢冀自五霸興而人乃以命討之權臣下亦可以有之矣今有人不能

嗣先業其僕爲之專出納盛私交即曰經理其家無主之心就甚焉故家寧可有不令之嗣子不可使強僕之執權嗣主不令可冀悛改強僕執權則綱紀不可復振五霸者強僕之執權者也齊桓身明五禁而並寵匹嫡之禍桓之身實先之五禁之頒果足以戢諸侯之心乎哉厥後神器無常而合從起於閭巷五霸實爲之造端故終萬古而不復爲三王者舍五霸無所歸責也當時諸侯大夫固當爲之末減矣

當時王章侯度喪焉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　罪皆在無王土見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謂其春

秋而戰國之也晉文其作僞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僞也五命所載書詞皆是天子之禁桓特申明之言歸于好正爲後日執詞擾伐地也　惡卽指犯五禁言魯欲使愼子爲將軍　孟子曰不敎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建國之制所以定於百里者君國子民欲使人人各得其所百里民情易悉疾苦易知既足備典章祭祀之用而又不致封靡以啓淫邪至壤地趾錯則大小相維以成磐石之安故殷周之王千餘歲而諸侯亦得世守土宇以奉祖先建國之不長兼併爲之也凡均則安偏則亂我恃有餘以侵敵國使不足之勢在人則環起交伺以乘我隙一時雖若強大日後必至敗亡仁主知其然是以日夜撫摩其民但使太平至於數百年無事則萬物蒙休上承天地之心下奉宗廟之祀計久遠而慶靈長孰與圖目前強大而踵危亡之憂哉戰國諸侯但知爭土不知保民視其疆宇若勝祖先不知祖先守典制而國可久子孫背王章而國必亡蓋爭土則稱兵稱兵則殃民譬猶割肉療飢腹愈飽肌愈羸元氣竭而身隨之道之所在不可誣也聖王立法一本乎道其分土但使足以保國不足以併兼併兼者道之所惡民之所以死國之所以貪封建之所以亡典章之所以泯莫不由此人主淸心寡慾則志養民不志強大人臣陳善閉邪則言圖存不言戰勝三代以上天子撫有畿內而享國久遠三代以下聖王不勤遠略而海宇乂安無非秉道行仁使民生不罹鋒鏑之憂是以協氣流而太和洋溢也後人不知守約虛內事外以利他人之有究之得不償失而敗亡踵至豈非不仁而廢先王之道哉有國家者聽道德之言存行仁之志則可保世滋大而長享太平矣

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號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天下事論个利害尤須論个是非不敎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

非論齊不可伐　仁者不爲全在達制上論而況殺人以求之帶上殃民意說　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有總是一心作用處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時至戰國天地古今一大更易也井田之制有溝澮以通水道有徑遂以別井疆地有遺利而田無旱潦

一時雖若濶疎百世承無曠土君不獨富民不獨貧故上下安而享國長遠封建之制有聘問以通鄰好有朝覲以尊一王主之以方伯統之以連帥其講武有時其步伐有節雖有戰勝追奔不過數十百步故斬殺少而民氣不傷自阡陌開而田無隙地并兼之家得以專大利旱潦爲之災人力不繼則舉爲榛莽故古無不耕而今多曠土則闢者荒之原而充者散之媒也自戰伐多而縱橫是尚兵家專主形勢而詐謀爲之先外以欺與國內以欺民人兩國相爭膏血遍野則約者貳之尤而克者亡之漸也夫今之天下

即古天下乃古常治而今常亂者天地惟留餘故可長久帝王惟約信故可圖存今以目前小利忘日後大憂計一時則盈計百世則絀在一人則喜在萬姓則憂而猶目爲良臣藉以謀國卒之國併於虎狼難發於閭巷百世後猶有蒿萊滿目千里無人者誰階之厲歟夫天之立君所以爲民人君愛民爲心則必以天下爲家而區其疾痛疴癢使百姓如一體與國若同懷然後規模廣遠而德讓相先故元氣周流而太和洋溢不此之務而人爭小利無怪乎古之天下變而爲戰國之天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先王所以治天下者繁後人所以治天下者簡天下之大萬民之衆不可無綱維無綱維則亂不可無統紀無統紀則散故設爲城郭宮室而宗廟祭祀爲之

先建爲諸侯而幣帛饔飧通其好置爲百官而有司分其職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萬方也而取民之制則準衆事而酌其中使上不廢事下不竭財定爲十一無敢重輕蓋封建之制準於十一在官之庶人視上農夫而君十卿祿天子千里而公侯百里則什九在民十一在官大勢使然非由私意白圭逞心計之智一旦欲改而輕之夫有所輕於此必有所重於彼籠商賈之利以代惟正之供不惟他人不能爲而侵牟百姓使農末不相灌輸則民之耗病者多矣堯舜之道定君民之分不爲盈縮之謀我張其綱維而民

自爲補救則上不勞而下不病若廢節目去定限以從輕則必囂然無紀或不敷用而又他途取之則又以仁而出於暴夫有人倫然後有君子無君子則亦無人倫無君子以治人倫而謂可以國斷乎未有白圭以一人聰明欲廢天下大義不亦謬乎 按凡尊卑貴賤貧富大小有等差者皆曰倫故有人倫則有君子無人倫則無君子

中國之所用既不得不需之民間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究其敝而極言之 前言城郭宮室等項而下則歸之人倫君子末又專歸之君子言人倫則該城郭宮室等項言君子則該人倫蓋君子者又維持此人倫者也通章重在無君子上 本論輕賦却說重賦以形之亦以賦甚輕而不可行必加重而無算漢又捐租減稅至二十取一武帝遂算及車舟勢之所必至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天下水以海爲歸而入海必有其道禹之治水或入江或入河相南北之勢以爲先後之序故北條先治河而後濟漯使河之入海者無阻而漯濟之入河者乃得奔趨而不溢南條江自能入海但使汝漢淮泗一注江而無餘事故與舉有漸施爲有方順水之道

乃能入海天地山陵岡阜皆有脉絡瀆於海者非必皆下不尋脉絡而妄灌注則海高仰而地低窪乃有灌城郭淹室廬而成巨浸者欲其入海則必積與海平越而出之而留者如故故圭之治水非能搏而躍激而行但視卑下而不知入海之道則雖就下而皆逆行而水之所留乃與洪水不異聖人經天緯地必究所終不究其終而旦夕是圖則未久而必弊故順其道者爲大智違其故者爲小智圭以師心小慧欲駕聖人上之雖人情猶險於陰陽況川岳乎

水逆行二語只是大概言之跌出洪水二字正見其貽害之大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者明於心而信於守非徒堅固不撓之謂也剛愎之士自信甚堅而舉世或蒙其禍豈守之不力正其見之不明君子明信未嘗或離而明每先乎信當其燭理實能明利害而無二三之疑及其推施乃能要始終而無茫昧之禍識明守定故不期其執而自執設稍庸心其間有不偏執自用者哉

亮與諒同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心體見得明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漢疏曰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凡爲相者不可有才非無才也有才而自見其才則天下之才無有能自見者故相而不見其才則天下之才皆其才矣凡才皆恥於苟合而尤鄙夫讒諂面諛之人讒諂之流其巧智類能勝物相以強自許彼即以強中之以智慮自命彼亦以智慮中之以多聞識自詡彼又以多聞識中之相自以天下莫己若而若人獨能類己而不相忤因與之比而不復覩天下之才故雖若愛人之才而實止成其自恃好善之臣其心不知有才渾融淡漠之衷藹然惟知人才可愛外以煦嫗採納內以致之吾君使穆明布於有位則賢者接踵而至而狡獪之人自不得以偏才合之夫爲相之道非可一端理強者過於察智慮者傷於巧多聞識者泥於執故唯善爲無方好善者以無方之

心運量天下故無政不立不知天下之善而以人莫己及則雖強智多聞而爲小人所誤者多矣傳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夫惟無他技而後能有容不遐遺之心斯足以爲中行之大臣也哉

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之善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告者盡四海之善則知識勇略無一不在其中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君子爲道而仕總不計及一身故去就之節雖確然不移而去就之宜亦未嘗執一天生聖賢於隆盛之時與生聖賢於困阨之會皆氣運推移而非關一人通塞使以德責望於天必援盛隆爲例則聖賢皆爲身謀而非有道濟斯民之意故君子事道不執一途時而顯庸則明良會合而儀節不容少愆時當困窮

即饔餼相周而未嘗峻拒絕物蓋棲棲遑遑總欲行道世不我用而憤時嫉俗以深藏此悁悁石隱之流豈有道和平之士哉末世貪位慕祿亦欲援君子爲辭然君子大行不利萬鍾而貧窘不妨廩給稍可他適即峯裳去之去固去就亦未嘗不去也設隨時委曲而所守因之屈撓與君子守死善道之心相去遠矣

陳子考仕於古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爲行道討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概去總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　三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就　論君子行道之心即形迹有所不必拘論君子不屈之志即生死亦有所不可易明乎此者不惟可以決去就之義抑亦可以通辭受之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憂患不在貧窮安樂不專富貴以憂患之心處富貴

即富貴未嘗不生以安樂之心處貧窮即貧賤未嘗不死但貧窮不與憂患期而憂患至富貴不與安樂期而安樂生故傑士每遇迍邅而庸人多履豐泰理勢然也聖君賢相聰明志慮非必如恒人之過而改困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也然心不危則不動性不迫則不忍以其臨危肩鉅之才試之隱約困窮之會可以百折不回則臨大事而不亂中人雖諸艱歷試未必如聖賢之心無不明性無不定而通天下之全能也然不困衡則愈惰不色聲則愈昧習於諂諛便辟之論而宴安淫佚勢必悕憂而不返君子知天心

有在不以困阨惰其志不以安樂釋其憂平時讀書窮理實能深知倚伏之幾朝乾夕惕而不使一時之少逸則處危而亨者處安而固若不自樹而必困抑以有成平時盤樂而臨患乃始知艱時不可追又豈後圖所能補救哉

世多沉溺於宴安一遇憂患輒以爲不堪不知一生受用正於此得力　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因之乃所以成之　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由動心忍性來　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寧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即此便是增益其所不能　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　本文所以字指聖賢說不指天說謂困乃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所以增益　大節須看必先字三節須看而後字天之成人也常在先人之自成也常在後　拂字不必解作

弼字即所謂違迕耳之言以拂其君者是也　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

孟子不言生於貧賤而死於富貴指出憂患安樂四字自人心言不自境地言以安樂之心處憂患即歷憂患之境而未必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即歷安樂之境而未必死生自心生死自心死世境中之天原無定局

孟子曰敎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敎誨也者是亦敎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此又曰敎亦多術五者之敎見君子立敎之功多術之敎見君子立敎之心蓋君子有敎無類實與天地同其並生豈有不屑拒人之理敎而出於不屑所以發其感憤愧悔之心使之繹思內省反求而得其所以然也學者悔悟觸發則不敎之敎更深於敎誨之敎天之生人以困窮君子之成人以棄置曲成不遺君子不誠然一天地哉

此節是要人曲體君子敎方有進益處言術便有經畫區處在內不屑而亦敎使之愧悟正見君子成就後學之心固自無窮在學者善體之而已

孟子述卷之六終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天之心爲性而理與氣俱有屈伸變化之能則不謂心而謂命人之性爲心而情與才兼有發現擴充之力則不謂性而謂心其實一性而在人爲參贊位育在天爲祿位名壽至心不盡而相倍蓰命不全而凶短折皆非性之全量故在人修之凡形色之身即形

氣之天一元之大者爲天萬殊之變者爲身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性之所以爲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之所以爲身也天以性爲天人以性爲身故性全則身全身全則天全而欲全身以全天則在乎盡其心凡盡仁之量而至保四海盡義之量而至宰萬事盡禮之量而至安百姓盡智之量而至窮萬變此皆心之所有而實性之所有人不知性以清淨寂滅爲性以空虛寥廓爲天因以身爲無用而心無由盡惟知陰陽五行以生天即陰陽五行以生身則天不在性外性不在心外而欲事天非養性無由欲養性非存心無由矣蓋存者非或存或不存也非始存終不存也人心壹則存貳則不存貳之事多端莫大乎殀壽富貴貧賤猶在人殀壽必在天以殀壽之故事天則事天即爲貳心唯不知殀壽但知修身所存無非心所養無非性仁義禮智至誠不息心盡而性全性全而身壽聖賢之身與天地同久則天之命皆我之命而心之盡即命之立矣夫天理合與氣而爲命者也人心合與性而爲身者也無離理之氣亦無離氣之理故不外天以爲命亦不外身以爲性異端動言性而離身以言性動言天而離命以言天遂

以性爲空以心爲寂而求性於心之外求心於身之外夫性且不知而心又何以盡乎

全是以人合天之學　此章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樣人具之爲心心之靈處爲性性之自出謂之天天之一定謂之命孟子分別說來其意正要吾人從本來處討個下落然其結果在人身上故末又點修身二字來正見心性不屬玄虛天命不涉冥漠又見得此身不落虛殼故通章關鍵其歸宿在修身二字其工夫在存養二字其貫徹在盡心二字　知性知天無先後　盡字乃全盡之盡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初無限量非知性者不能全盡　上文從心性點出知天來見心性所在即是天所在只是不曾下存養工夫便與賦畀之初不相似耳　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存心即所以養性是一事　命主理言不主殀壽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修吾身無所疑貳直至危而不變只此便是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凡氣卽爲理而氣有運行卽數有盈絀故有正有變有順有逆君子知數雖莫違而理無可易以順之理處逆則逆卽爲順故遇難而艱貞則雖晦而能明雖困而心亨不盡其道而曰任命君子謂之不正命矣夫易之爲書聖人所以言陰陽往復而必以出險爲處險之道使委之命而不求夫正則天地無以爲心而聖賢無以爲道安可謂之知命者乎

此承上文正說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事　此干發身正也盜跖考終不正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人各有所求求必冀其得求而必得者一日求則一日得日日求則日日得其求不虛其得可積積而不已增長廣大終身歲月皆爲有用豈非求之有益者乎求而或得或不得者數定於天命出於人得者身顯名卑失者身名兩喪無益孰甚焉夫人莫不以得而求而得之可必不可必如此則何不圖其可必而舍其不可必者乎夫天爵人爵人或有慕有不慕至有益無益恒人必較焉而在我在外如此亦可以此思之而知所自決矣

此與富而可求節同意蓋以有益無益撥轉內外之關　仁義禮智富貴利達等語不必填實　求之有道不是有求的道理言求乃道所不載者要去求却有道在那邊防開了求不得的縱求之而得亦有命在二句串說語氣多少轉折只是要人絕無益之求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人之一身天地於焉會歸羣倫於焉待敘草木鳥獸於焉托命故中和可位育踐形可盡性恭寬信敏惠可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不外求而統備於身故合萬物而成一我誠者無理不實無私或隔一身之內渾然元氣之充周體卽天地之廓性卽天地之塞民胞物與上下同流何樂如之不然而去有我之私勉強擴充以盡四端之力使心之蔽者撤隔者通則元善之理於焉卽得蓋人之不能備物者以有我之私間之也私之足以間物者以身雖皆備而心不能通之也以我之心通天下之心則理無不得矣易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格物之理皆備於我之知也我之知足以通天地

敘彝倫育草木鳥獸則意以此誠心以此正身以此修家國天下以此齊治平而明德之量全而修身之事盡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凡有我者知我之皆備而修身以誠之仁安有或遠者哉

此章總是論仁首節是仁之本體二節言純乎仁者三節言求仁之方　上章既說求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混淪未破故此章直指個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也　不曰萬理而曰萬物正謂我與物原同一本不容以形體間隔必盡忘其累而後識真我能識真我而後能無我能無我而後知萬物之皆我　我非形骸渾身是仁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耳恕無強也　強恕做工夫亦只是要去個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恕而曰行是以我所備之物而付物仁而曰近是以此備物之我而完我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人共由而不明其所以然是謂行之而不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時時發現而不究其所本然是謂習矣而不察夫於理不能明其所以然而於身不能究其所本然則亦何由而知之而見之乎欲求知道亦於行習中審之可矣

孟子欲由道者加著察工夫　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無恥之人心中實有隱然之恥特掩其良心以求逞快一時然能掩於大庭廣衆之中不能掩於幽獨衾影之內故無恥之人心中未有不自知者因其自知而反之不遠之復豈有悔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機變之巧自謂勝人而不知不若人人者天地之德聖賢之材綱常名教之所維繫豈以機變爲能事然猶可以若人者心中本然之恥自在耳乃變詐熟而貪冒愈深反以巧爲勝人而以恥爲無用人心於是乎絕矣人心絕而禽獸不遠又何若人之有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天地之間止有善何有勢賢王所以好善者欲爲善於天下者也賢士所以樂道者以道者生天生地充塞兩間者也欲爲善於天下則自不知有勢以道爲充塞兩間則又何從見人之勢見人之勢者但知有富貴不知有善者也不知有善則君但見己之勢士亦但知人之有勢在道求合無所不至安有樂道忘勢如古人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人生俯仰甚寬而不能自得以無所操於已也無所操於已出則無以及人處則無以自守而惟以境遇之窮通爲欣戚遂不免操柄於人夫操柄於人而生平終無自得之日矣君子知人莫不有已而已之身

有德義德本於天義宜於事本於天者甚尊宜於事者甚樂尊之樂之王侯失其貴膏粱文繡失其樂外遇得失自不足以攖之今人窮者固多戚戚而達者亦不能囂囂此唯不知德義之故士人隱居守已雖已飢已溺之事功不爲羨而但以不爲不義爲持守用世亦不遠言事功而語默剛柔總唯以道爲準不爲不義則已先有以自立以道爲準雖功未立而民已知之此卽狷介之士苟能自守皆可自樂若夫才當大任世際昌隆出則取懷而寧處則卷懷而藏得志不得志不可知而要必有以加乎民而見乎世故一已之身可以獨善亦可以兼善獨善者固以全吾有生之初兼善者遂以全乎凡有生之量又何必汲汲營營以人之知不知爲慮哉夫人之可彼不可此者以不知所以操柄也一技之精進退出入左右旋轉必操持有要君子不言有爲而以非道非義爲防則所操甚約而握機在我故近則爲得已不失望之君子遠則爲仕止久速之聖人已之不修而徒慕乎人無惑乎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而爲亢龍之悔也

按窮不失義二節是有所不爲古之人一節是可以有爲士不遠言有爲而但有所不爲則操持在已一毫無待於人故無欲而自得

得已二字宜玩士只有一已已只有一身身只有一善而善卽德義是也尊德樂義則此已自然站得穩挈得定操縱自如又焉往而不自得古人兼善獨善正在此已上得力　囂囂不在知不知時全從無欲得來　德義本一物而別名由賦界言曰德由德而行曰義尊樂全在心體上打得乾淨所以不因外遇爲欣戚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強爲囂囂不可得也自尊故不見人知爲榮自樂故不見人不知爲閑

得已有以我完我意民所望於我者不在旣出之作用在生平之抱負　修之身者無逢世之心未始無震世之養其所爲見於世者爲廢迹之身不爲賸道之身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而道行固君子之志也故有得志不得志之分二則字要玩味有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境界變遷而吾弗獨善卽兼善無所不可是全不在事功上著脚此之謂眞豪傑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人有待而爲則因循濡緩事事皆居人後而不得爲豪傑之士豪傑者爲乎人之所不爲爲乎人之所不爲者非人所不當爲而人所不能爲人不能爲而毅然爲之故作事常居萬物之先而成就乃居萬物之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人之所不爲也人所不爲而文王爲之文王爲之而人卒無不興起而爲善則知善固人之所必爲也人所必爲而不能先爲而必待文王後爲則固後文王而爲凡民矣人何不毅然振興而以豪傑讓文王哉

此章不重論凡民亦不重論豪傑要人能以豪傑自期而不同於凡民後字與字猶字俱是激發人意

凡民豪傑品局皆由心造孟子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人生意量淺促韓魏之家雖富以我之生觀之亦蚍蜉之附大樹耳而得之則滿盈失之則消沮此乃視爲本然而不知其外附故以毫末爲重而以丘山爲輕君子修身樂道雖萬鍾不能擬其泰而欿然自下又望道未見之心無敢自足豈以世之豐瘠爲盈歉哉人能不以身外之附屬忘一已之內視而得所爲自焉則可以超乎流俗而與之言道矣

自視謂不從韓魏起見也見得我自家本來無物物何有增於我此眞是無加無損的境地故曰過人遠矣全在識趣上見得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帝王之御世以道道者大德而非小惠故不徒佚之且以勞之不徒生之且以殺之然勞之正所以佚殺之正所以生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以佚之者勞之以生之者殺之也大患不除大害不去三時不務武備不修上下恬熙一旦而勞不可勝計矣遙侈是尚黷貨相先暴慢不誅貴賤無序禮義衰微積久而殺不可勝救矣聖王以道爲衡不專姑息故不得已而以

勞之者佚之以殺之者生之夫不得已而用勞用殺則凡所以佚生之道無不至矣豈有非時之舉不教之誅哉道之所在何怨之有

本文二道字最重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帝王治世不以迹而以神夫不以迹而以神者操之甚簡握之甚微默運在神明而化成自不測非必顯

然表著而欲民知之也夫欲民知則必求之事求之事則必悅乎民以事悅民則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生之雖市恩而殺之則必怨益之雖見功而損之必多害教雖出於勸誡而貽人心世道之大憂者不知其然而然五霸之治莫不如此王者非不欲民悅也但悅在心不在事在人人自得之天不在感恩沐德之舉蓋其所以化之者如萬物之丕變於陽春而其所以存之者直窺乎人生性命之原而通乎鬼神造化之始故不言而喻不動而孚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於無聲無臭之內天之布化春夏秋冬不見其迹

潛移默運故萬物蒸變而不覺王之敷治道德齊禮不尚其文修已及人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天之元氣在斗杓王之蕩平在建極斗杓之轉皇極之敷同一流也流而不息則合同而化矣身之不修而惟民之悅豈可與王道同日語哉

王之民如雨露之草木霸之民如桔槹之夏畦　教本於性故不知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爲治之道始於入人而終於得民入人者由上以及乎下得民者以下而奉乎上及乎下者有淺深則奉乎上者有難易故觀得民而入人可知帝王之治先賞後罰則民知爲善之利知爲善之利而稍爲科條以禁人之不善不更端而民自遠於爲非故愛之慕之不惜其情以獻之先罰後賞則民知不善之害知不善之害而又必更懸令甲以勸人之爲善則非多方訓迪不能故民奉法循令而亦必急公以奉其上民畏民愛得財得心畏不可兼愛愛可以兼畏財不必得心心可以得財故必得民之至而後頌聲作夫豈仁言所可及乎

人君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則爲言播之則爲聲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統乎萬物仁義通乎天下而皆在人物自然之中鳶魚非有知能而鳶魚之飛躍莫知其然而然故鳶魚飛躍即陰陽之顯設也人心莫不有知能而惟赤子之愛敬出於不學不慮而自然知能則自然知能又仁義

之率性也天地設位非無故聖人成能非無因天以陰陽爲道故自昆蟲草木以至日星江河無一不具陰陽而陰陽體物不遺人以仁義爲道故自孩提稍長以至夫婦聖人無一不具仁義而仁義非生人後起人以仁義必由學慮乃外性以求仁義豈知學正學其不學之能慮正慮其不慮之知乎以後起之學慮求得夫最初之不學不慮則天下之道舉無有外於本然之良者矣

此章正破以人性爲仁義之說若非吾性原有是仁義如何合下生來便人人有此愛敬然則欲盡仁盡義惟無失其孩提稍長之良心而已　須知學慮吾人所不能廢但本體呈露之妙反在不學不慮中見

出可見人生原有天生的知能此足以見性之本善處　學只復得他不學之體慮只復得他不慮之體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人心遇善不能即發唯意見未忘矜持未化平時不與太虛同體則天機窒而不能感通天地之理靜專翕闢萬物俱保合於太和覺者善寂者未嘗非善靈者善蠢者未嘗非善我心無間於靈蠢無間於寂覺則善體全而至理自通於莫禦使矯語空虛而芻狗萬物則置萬有於一切必非聖賢同善之道舜之與木石居而鹿豕遊實有同乎木石鹿豕之善者也野人之與知與能非有外於聖人之大道而聖人之先知先覺亦非有加於野人之知能第以野人之純一無僞與聖人之昭明洞達交相感觸於不識知之天則聖人哲而野人不必皆愚聖人神而野人不必皆罔故一善之來於聖人不過如涓滴之於江河而聖人之有感即發觸處皆通不啻如萬壑朝宗而百川赴海蓋心純無間故形聲不隔而一理周通天地之善誠莫有圍於聖人之心者也夫天下唯無待神於有待洪鐘無聲而叩之斯應明鏡無影而照之斯形

設先有物據其中鮮有不當機反失者易曰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至神孰能與於斯乎　按後世帝王史稱漢高祖監門戍卒見之如舊輒洗吐哺從諫如環可想見深山野人沛然莫禦之意總是舜舜之心境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作等閒看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雖陷溺而良知未嘗或昏不爲不欲吾心本然之知也於爲而禁其不爲於欲而禁其不欲縱未見之事而意已行於彼矣善治心者不逆持於已行之後而順求於未行之先一念不爲即不復令其更爲一

念不欲即不復令其更欲吾心潔淨精明不令纖翳得掩則雖不求不爲而已無可爲之本不求不欲而已無可欲之機事不勞而功已倍豈非澄心內照斷於幾先者乎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正此本然之知之謂矣

孟子全是把眞心提醒人不爲不欲此眞心也　人不當爲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始爲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一生更無餘事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德而無慧朴誠不可應幾慧而無德小慧適足賈禍術而無智徑遂不可通方智而無術私智不可成事蓋離德無慧而德之慧愈用愈靈離術無智而術之智愈神愈巧然非境處其窮則靈機不能盡著人倫常變之遭莫如古昔聖賢而忠孝之忱無微不達亦惟聖賢爲然唯其意盡誠至是以疑消怒釋後人遭逢坦途往往率情任意孤臣孽子勢處孤危不得不思盡道思盡道則必委曲以全之是以仁孝之德聰明愈深忠愛之術心思愈曲蓋禍患之變無窮人心之靈無盡以無窮之變怵惕於操慮之心則相觸愈生而神明莫測也夫風雷感格古人之忠後世豈遂無致忠之道烝乂格奸古人之孝後世豈遂無盡孝之方誠思所以盡道與所以格天未有忠孝而或窮於境遇者故慧知有盡而德之慧與術之知無盡使心常危而慮常深即不疢疾何必不達哉

憂患一逆天所以開聖賢也今人一經險阻自謂不幸不知才識經一番磨練過來即事變當前如鋒愈淬愈厲作用自不棘手古人謂晏安爲鴆毒意正如此　德慧者德性中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中之知巧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即小慧離術之智即私智惟德慧術知乃爲聖賢家傢作用　若只爲身謀計夫亦何葬惟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罔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洞悉矣何不達之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臣事君必使其君爲堯舜之君故合則留不合則去事是君而必欲悅是君則不問其何如君而惟諂媚之是期矣安社稷臣心以安社稷爲期苞桑鞏固所欣然不幸而身徇宗社亦之死不悔其精神固與山河並永者若夫耕漁樂道非義不爲志存覺世而出必待時此身與道爲徒雖用世而不爲世用則觀我觀生固非臣列所可輕擬然而猶有正物之心

也若夫龍德大人閑邪存誠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天下文明則庸行庸言而物無不正此見田之德爲人臣之極致夫皐夔稷契德並百王周公孔顏師表萬世身雖處乎臣列德實首乎庶物故與飛龍同其利見若志存利祿而以容悅爲期則膏粱文繡遂足畢一生之事業哉夫人臣惟時位不可必而道德可自修以道德之身而徒屈於勢分之榮利亦見其志之卑而不足與語道德之林也按孟子此章欲爲人臣者放開眼界不僅沾沾以得君爲期也

此章不重列臣品之高下只要人取法乎上之意蓋天壤間有第一流人品則有第一流事業有志用世

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若一念墮落便自兒庸故把容悅者引起借彼最卑的品格引出最高的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耳 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臣徇國之念 天民即先知先覺乎天理者達可行只主道不主時要見得他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此大人即與天地合其德之大人正已亦不外全天民之理而物正則不尸祝稷之功若規規然有意正物則其道依矣此是聖賢精神不是豪傑事業

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

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從來性分之樂不可以擬勢分之樂而勢分之樂實不足以移性分之樂勢分之樂莫如王天下撫宇內宰六合萬物蒙庥固爲樂矣然而家庭聚順骨肉安全色養承歡肩隨倡和雖尊貴有致羨於貧賤者則其樂在生人所難必又如俯仰甚寬人多跼蹐而我泰然無歉於心上可問青天下可對儔衆陶然泰然衾影無負則其樂在一心又如雅化作人盛王樂意乃若駿雄才傑類聚一堂成德達才不殊大造則其樂又在傳人夫王天下者顯聖功明王事原以性天之樂發揚於勢分之間非以崇高富貴爲樂也君子修身立教無歉生初而天倫完敘又非人力可致天

地有缺陷日月有盈虧君子自一家一身以至成已成物無一不備則降衷之體固已具足而生我之厚有不同於外物之增益者王天下雖樂何足以與其間哉

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眞樂原與勢分毫無干在人認取何如耳 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樂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看云不在其數也 天下英才天下第一流人物也 關口說王天下不與未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眞有翱翔千仞之意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世之言養生者以爲性一於心心馭夫氣氣煉夫形故爲虛舉爲上昇蟬蛻軒冕傲倪王侯然其所謂性者終不離乎氣而君子之所謂性者則實有其理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仁義禮智天之四德而人莫不有之但人有心而私意間隔不能植根於心故其心多妄心多妄則氣不斂氣不斂則體不充多欲之人色張皇而形蹶張者根之不實爲之也君子有心莫非仁義禮智凡夫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之事俱不足

間之故其根深其根深則心之內者不出外者不入而其氣固其氣固則本茂而枝葉自繁故君子之睟面盎背一如帝王之澤施恩溥而君子之動容中禮亦如峻德之萬邦協和然以爲欲樂在此所性不在此者欲樂出乎性不能入乎性也夫有欲樂必有憂戚百姓昭明四方風動不可謂非性之事然外至之遇得之則樂不得則憂故可謂之欲樂不謂之性君子大行而垂裳恭己不爲多窮居而德盛體充不爲少此猶方術之家性全而水火不能傷刀鋸不能入也夫異端言氣不言理然氣全而形亦全故其生亦可以久況君子言理不言氣理實者其生必實安有君子所性而生有不盛大者哉君子有身而萬世仰其德輝則終必有始而與天地同其不敝大行欲樂固不足語之矣按所性不存言性中自有欲樂不以在外之欲樂爲欲樂如樹之發榮滋長根中自有不從特天之施生故得時而生氣發皇不得時而生氣具足也根心生色亦是欲樂但欲樂從性出性不從欲樂出故曰所性不存不可說可欲可樂莫大乎是名花異卉有根自能生至於或在山林或植名園乃是外遇使然豈有加損

根心一句是定性工夫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分字乃分內分外的分字纔說性便見分纔說分便見定纔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以加損處爲定根於心三字最有力常人四德同具於心他自傷其根便無生色獨君子栽得牢固不爲物欲所搖故根深則枝葉自茂曰睟曰盎曰喻都從根上

發出來睟然生於面者仁義禮知之英華也盎然生於背者仁義禮智之暢茂也不言而生於四體者仁義禮知之條達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原是一齊到的既是四德根心在一身則生色一身在一國則生色一國在天下則生色天下何欲可樂莫大乎是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聖王治世原非家賜戶給不過立爲制度使民共遵法式之中制其田里因天下之地養之也教之樹畜因天下之物養之也導其妻子因天下之人養之也

王道因民文王亦無異政然避亂者與去國之思圖大者起覬治之念仁政行而英才集王業由此肇興人主奈何不行文王之政哉

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矣然少壯只要無飢寒而老者必令其飽煖此政中之教也　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帝王治世使人有相親相愛之情而無相爭相奪之患則人人各得其所矣爭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一日不再食則飢故莫重於菽粟菽粟足天下無不足而使之足者非有他端莫先於重農莫大於節儉

重農者一其爲農之心厚其爲農之利則民爭勸矣節儉者勿輕農之財勿增農之耗則財不匱矣稼穡不力游惰不禁則田疇荒賦非什一斂非土物則稅斂厚故重農夫輕商賈抑末作禁游民又無嚴刑役作以擾之如是者田疇易田以粟米戶以布縷身以力作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如是者稅斂薄耕不奪而取有制民未有不富者也二鬴三鬴有制山澤伐登有時私獵豺有節如是者食以時喪祭冠昏有條珠玉錦繡有禁淫巧奇技有罰上之人躬行節儉以先之如是者用以禮品節修而物力愛財未有或匱者也夫聖王治天下人或疑有異政而所施不過如此但以清心寡欲行之持以至誠永久則生日繁而

藏日積閭閻之間蓄儲充牣婦子盈寧太平和樂民雖適千里不持糧豈有相爭相奪疾怨乖離者哉夫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成周太和實由開基農事故重農則俗朴俗朴則民和上下之間皆以眞意相與而無矜驕侈肆之心則必世之仁於是乎在非獨民之相親相愛而已

易田疇本上之人不奪農時來薄稅只是什一便是此見富民之道卽仁天下之道首二節是使菽粟如水火處無弗與者只影仁的光景當其富時不忍之心油然而興便是仁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教化又後一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天下莫高於太山莫深於河海太山非土壤之積河海非涓流之蓄有存乎形氣之先者而後有所積而高以無所積而愈高有所蓄而深以無所蓄而愈深然無所積而高積之不已而終不得高則其高必非積之極無所蓄而深蓄之不已而終不得深則其深必非蓄之至天積氣者也地積形者也聖人積理者也百家言天而以爲空虛言水而以爲淼渺言聖而

以爲無爲則無怪乎見海若而退然自沮矣人烏知夫無所積無所蓄者之不期高而自高不期深而自深乎人烏知夫無所積無所蓄者之不可及之高深之不異於有所積有所蓄之有可及之高深乎天地之藏不可窺可窺者在乎發現之端造化之秘不可測可測者莫如懸象之著惟其所見所著在乎有而不在乎無故君子攬羣言而爲之折衷合衆有而總其大觀以爲莫高於泰山莫深於河海莫明於日月莫盛於孔子而非懸虛以爲高杳冥以爲深積空以爲明混濛以爲德故水可朝宗不能激行以赴海山可陟巔不能絕跡以行地視可遠矚不能去明以索照德可學聖不能無門以入室學本於眞積使和順未至而何以有英華教期於漸進使博約未久而何以有卓立德基於善信使美大未充而何以有聖神功深於下學使宅心不密而何以希帝載故不積者非無積也積之極而莫知其所以積也不蓄者非無蓄也蓄之盛而莫測其所由蓄也彼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從心孔子之學且然而況君子而可無眞積力久之功哉夫學聖之門不專一術要必無所敗而後有所成彼狂狷之斐然成章獨非進取

不爲而能文采外著乎故必潔身而後能無私無私而後能無鄙無鄙而後能有文君子潔身必使不仁不知非禮非義之念不入於心而後能澡身而浴德故凡處聖門仰景行欲學孔子必自仁義禮知根心始矣

此章大旨只是服界欲空脚根欲實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遊於聖門者難爲言耳次節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末節又言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若在我未能成章縱有觀瀾之術容光之窺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始終形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　水之瀾日月之明就形容聖心上看所謂本也孔子之道所以若此之大都是心源活潑心體昭融上來　水日月亦非兩平兩觀字正承上難爲水來本之一字脫卸在日月有明句　末節不必重漸進意只重個本說下充積深

厚成個文章片段此便是本源上足便自達於聖人之大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人生惟有一善仁義禮知根心則生生不已雖未至舜而即可爲舜之徒乃人不知善在天地而唯以利在一身由是夜思晝作以爲之彼亦不欲爲蹠而不知已爲蹠之徒矣夫舜與蹠所分不在事而在心舜事而蹠心雖貌爲舜而與蹠無異夫唯心舜之心而後能入舜之境每進愈上自不能已故必身入其域而後能親切而眞知人曷於初寤之時而即醒其獨知之眞也哉

此章分別聖狂之界只在一念有覺之初人只見舜蹠懸絕不知善即舜利即蹠舉念即是若說漸爲便差　雞鳴而起不是平旦之氣是指人初醒服時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蹠一邊人　提醒人在知字上此知不昧如何肯向利一邊　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道無定體隨時而在稍以己意與於其間即滯一偏而爲吾道之大害異端欲居一道以自鳴每執一途以求過不知有所過即有不及而求過之處正不足之處然求過於過與求過於中均之皆弊彼知過於險與過於泛均不足以過人乃於二者之間求各得之半以爲執人之所不能執夫欲執人之所不能執而欲執之心皆求過之心是故中非所中均爲執一聖賢胸無成見渾然太虛其於道如水之行地無曲折之不至故雖不執一見而亦不遺一端求其說若不足過人而究其歸實爲上下古今之所不能越夫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稍有成迹而倫之端即著矣精

一執中必至無聲無臭而後爲極哉

中無定隨時變通處方是中認得權字明則中字自明　吾儒之一以一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飲食未嘗耽人而人自耽於飲食利欲未嘗溺人而人自溺於利欲乃至鴟梟爭腐蜫蛆甘帶旁觀者畏其臭腐而逐之者甘之如飴此惟不能得正故至此君子有以存心斯有以定分有以定分斯不以溺志志趣既高世味自不能害未嘗不飲食而飲食鮮有

不知味者也豈與世之營逐者等哉

此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累處要人在心體上打疊乾淨耳貧賤二字不必添出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甘非一端玩亦皆有三字虛含無盡正喚醒人處〈能無以三字最有力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是境不能轉的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賤職可辱身裸裎可侍側三出三仕可不去而不能以三公之尊使之易其所守蓋其處者汚而秉者潔耀雖隱而光則全彼不能介者必不能和使三公可易則惠之身固不以士師止矣自非聖人豈能泥而不滓如斯乎

全要本和處想出介字　惠非介亦不成其爲和蓋和者惠之面目而介者惠之骨幹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百里之行半於九十人當將有獲之時反有失所據之處於此不已則深造自得而乃有資深逢原之樂若意若於難而力阻於怠則茅塞之徑不可復開斷機之織不可復續雖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矣夫唯持其始要其終知夫爲必有及而決無掘井而不得泉之事則眞積力久其必有通乎

有爲者三個字喝得有力要人很下手做直究其底止也　此章只主爲學說學貴達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性之不知堯舜之爲仁義仁義之爲堯舜渾然全其賦畀之初湯武身之以其身體力乎仁義而不使仁義不全於吾身則仁義非由外至五霸假之彼全不知仁義之爲身而若假諸他人之所有夫他人之所有豈眞爲我有哉然性之者并忘其身身之者力返其性稍一離而心已知故不遠之復以修身若久假不歸則雖非有而不知其非有夫不知非有則

亦烏能有哉一身之中溺功利習譎詐全不知生人之理本於性眞而唯以矯情飾貌爲能事雖害中人心方且囂然自鳴得意此易所謂迷復凶有災眚不可行師爲國者也誠僞之分千里之異矣

五霸所假之仁義亦是性中原有的若能知歸便與反之之功同矣孟子喚醒五霸故把堯舜湯武並說性之身之對下假字說俱見誠的意思三之字不必實有所指與下章者字不同者字言是此等樣聖人之字則自各人身上之理言　假是假托歸者還其本性也湯武身之亦是以身歸於性耳久假不歸者此五霸與帝王血脈隔處并其假亦忘之眞偪亡其性之盡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放君而創千古未有之奇不惟可信於天下先能自信於其志蓋三年之久絕無畔睨之心亦無顧忌之意精白乃心以與日月相昭質雖使幽獨之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必無一毫不可自信於其間故能坦然行之而不疑於天下萬世設稍不能自信豈敢越理而干莫大之罪哉後世霍光廢立而有心悸之言則雖功在社稷而不免有赤族之禍蓋所以信於志者難言矣

志非臨事辦得全體精神全在堯舜其君所以可放可復不去形跡上周全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養其身以有為席上之珍以待聘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原非一手一足而力耕以自食故世皆碌碌而一人獨負道濟之才俗多庸庸而一人獨樹人倫之望特抱道不求知獨行不求與君雖勤求於上子弟憧憧於下而不知所以用之從之耳果其用之從之則帝王之道灼然可行詩書之經確然可守世雖目為寡效而信而試之實有操券取而非空言無用者伐檀之詩能無美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凡人事功德業莫不由志而成志高者其事高志卑者其事卑故不在乎事與志之分而在乎尚不尚之異人生窮達雖殊莫不有事即莫不有志但以大人自期即謂之尚不以大人自待即不謂之尚大人者

仁育義正之謂也仁可以育天下則凡育一物與育天下無以異義可以正天下則凡正一事與正天下無以異故所謂居由者非即有所為仁義之事也但不為不仁不為不義而已矣不為不仁而所居已無非仁不為不義而所由已無非義無非仁無非義而大人之敦仁行義已無有踰於此者矣夫士與大人有異而仁義之事無異仁義之事無異而士與大人亦無異大人者即士之不為不仁不為不義而命之者耳孰謂尚志非士之事乎哉

仁義正見志之所以為尚處以仁義為志則聖賢之大學術與帝王之大事功一以貫之矣志所以為事

下分兩樣　凡宇宙許大經綸那件不從心上做起士以志爲尚清虛一念亭亭直上便有倒觀日月的意思　大人事備卽在居仁由義中勘出不在異日作用上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異端浮漚天下做屣人世超然遠引常若有以遠過聖人而異端之虛終不若聖賢之實者聖賢盡倫盡制無一毫稍繫於心異端唯恐或免是以盡棄一切而唯孤行一意以自全夫廉潔之操以其不染汚濁能爲天下立倫紀之防也不染私慾而先盡去天下

之人倫則雖不染私慾何當哉親戚君臣於仲子乎無賴則亦於矯激乎無賴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人臣事君不以天子之故廢法則更無有廢法者矣人子事親不以天下之故忘親則更無有忘親者矣天下莫大於法人子莫重於親天子以法令天下而廢法之端自天子始則法不可行故不得私一家以廢天下之公人子以天下養親而使其親不得養於天下則天下爲輕故不得重天下而忘一家之私人君之身在天下則重天下在一家則重一家重天下者不以天下之故重一家重一家者不以一家之故重天下則兩不相背而臣得奉法以事天子矣皐陶用法不能執法勢必一去以自全舜使皐陶用法而令不能執法以去亦必有歉然不足於心者故惟海濱一處可以終身訢然其樂者非樂忘天下也樂夫父子之恩得全萬世之法不廢事可兩全而人情天

理俱得其宜也夫聖人一事未安不可爲法天下故但知爲法天下必不稍私天下爲法天下者一身重於天下稍私天下者天下重於一身聖人者必不使天下重於一身者也故萬世尊爲聖人而聖人爲人倫之至聖作物睹不亦宜乎

通是假設問答發出聖賢用心之極一在爲子但知有親雖天下可棄況其他乎一在爲臣但知有法雖天子父且不宥況其他乎　受不必說棄此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不過爲有天下便不可廢法耳故直說棄天下最是推勘妙處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　王子宮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君子德盛禮恭未嘗有驕矜侈肆之意然心廣者體
必充學盛者氣必裕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則雖不
加矜飾而自有光輝不可掩之處此唯心之所發故
不必有作而致其然王子體貌聲容未必有失而自
有不猶於人者潛移默運不自知其然而然者也君
子澤躬道德與造化爲同體有不睟面盎背而備四
時元氣之盛者乎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君下賢非幣帛無以將敬然玉帛承筐而禮意不
至則儀節總屬虛文從來帝欽王祇總一敬以開至
治之原禮士無敬則致治已失本原何以能來君子
夫才節之士非大度不能容而道德之賢非小心不
能下聖王作賭恢廓以馭英才而小心以禮賢士雖
意度豁如而絕不敢簡賢以失眞士此所以羣策畢
効而享有鴻業也夫

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無兩層

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下虛拘而申上豕交獸畜之意　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爲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心也此節恭敬字即上節幣字此節實字即上節恭敬字不可虛拘不說君子不當留既是君子自然去矣是說人君決不能拘君子也要辨得眞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耳目之際見形而不見理冲穆之朕見理而不見形
天地穹然塊然若在陰陽之表而不知陰陽之外別
無天地人生口耳百體若居天性之粗而不知天性
之外更無形色聖人有形而不滯於形是以天性昭
融而衆形俱實庸人有形而皆役於形是以天性蔽
窒而衆形皆虛嗚呼異端視天性在形外謂衆形爲

皆幻聖人知天性在形中謂衆形爲皆眞究之異端
滅性而聖人盡性此聖賢之誠身所以爲古今之正
學也夫

明作哲聰作謀方踐得耳目動容周旋中禮方踐得四體　性上加一天字所謂天命之性也此與生之謂性別脈處　原來人不爲聖便是虛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
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
孝弟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
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人臣責難陳善非以理之極至望君即爲阿諛人主位愈高則責愈重正當極盡禮法以爲天下先豈可虧德損則以示薄於天下故人臣事君而有恕詞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抱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爲三年此可以觀人眞心所爲處　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所賴士君子教以孝弟反謂暮愈於已何異教鈐兄之徐徐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有答問者　有私淑艾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君子教人如化工賦物惟其元氣渾全無所不到是

以精粗巨細不待物物安排自無一物遺於大化之中君子道德全學術大王事聖功無不具備其於羣材如萬物之在宥陶冶之在鑪是以高才力學者片語可通迎機立悟繼此而德器偏者去其瑕材枝長者通其閉然此及門之彥也至答問而途人皆可啓廸抑同時之事也至私淑而奕世尚可蒙麻夫君子非有區分以爲教而高者得之成其高下者得之成其下當時後世無不被其教思受其陶淑則此五者之中無人不樂其裁成無時可窮其教澤豈僅一人一時之益已哉此君子之教所以與大化同功而萬世宗之弗替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君子之不可貶道以教猶君子之不可枉道以仕貶道以教無以志於達天知命之學枉道以仕無以行其聖賢大學之道蓋教無可貶由於道本非高若改道以爲教不失之過即失之不及君子雖引而不發而發則必期於中故未發而中之機已躍如學者欲

學其發必學其引使謂拙射不能姑不引滿以爲教也天下有不引滿而可中者哉君子固望人能不望人不能學者當勉其能不自委於不能然射或有能有不能道則無不可能中道而立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何患不及而欲貶道以爲教哉

中道而立就是躍如中光景猶曰宛然在前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是謂以道殉身道顯而身與俱顯道隱而身與俱隱是謂以身殉道道無不在顯

而有道固足彰身隱而有道身亦俱泰若以道殉人必失其身矣世有失身而可爲道者哉人知應世之本在於修身自不敢離道以殉人矣

此章專爲以道殉人者發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有所挾而來者必奪其恃以去此不屑之教誨也若不能去其驕心雖與之答問我之所言必非彼之所領何足以爲教哉所爲教之多術者如此

受教者以虛心爲本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委靡之人多廢刻薄之人寡恩躁急之人鮮終此人情之常患有雖欲勉強而不能者君子自強不息庸行庸言夕惕朝乾始終無一毫之出入非剛健中正孰能與於斯乎

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爲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非過不及之說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惻怛慈祥視民物原無二致而自一本以至萬殊莫不有其當然之分故論君子敦化之心萬物皆爲一體而論君子川流之美推恩自有等差蓋以一體萬而重者自輕統萬爲一而薄者自厚君子之等級分明正君子之渾然一致也豈有容心於其間哉

不混其等正使各得其分倒行逆施如梁武墨氏則於民反不仁於親反不親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仁者之急於親賢正知者之知所當務人君莫大於愛民而愛民莫急於親賢堯舜之世水火工虞明倫敎稼皆當務也而不得人無以爲治則親賢又當務之最急者堯舜以親賢爲務而凡當務之事因之畢爲則仁固賴知以全而知亦因仁以顯不知當務又烏知側席求賢之汲汲哉

按知固屬事仁固屬人人布之所爲當務爲急也然當務之事非人不能爲故既言當務之急而又以急字緊着親賢則親賢眞當務之急者九經脩身之下即言尊賢儒者論尊之功莫如取友故中庸以親親尊賢爲仁義之大蓋身是一人是二萬物是三也

此章重一務字正爲小知小仁而發世主鋭精圖治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愛非惟不足爲治而亦不成其仁知矣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凡人利慾薰心往往昧其大而圖其細舍其重而從其輕此非不知輕重長短而一念之貪以至此故凡

殉貨賄而忘身家慕利祿而遺禮義重財求而輕百姓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豈獨梁惠王爲然哉

世主只曉得愛子弟不曉得愛民孟子特借此以醒之故子弟上加所愛二字　驅字說得最慘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之書所以尊王也尊王則三王罪人莫大五霸安從取之然世無尊王之實而欲明尊王之義不得不就其尊王之名以明理之所是若眞有無君之心則必探其意以誅之此春秋立法之大經也天子之權大於征伐會同朝覲可假爲名而征伐之事不可借以自擅既已輕用民命而怨讎相尋必思報復於是力征不已而流毒無窮若以上伐下則莫敢報復而兵端息矣故召陵城濮不過以其征楚而已之而書遂書及未嘗不著其欲逞之心蓋春秋以大義正天下九伐之威掌之司馬故戰則不義義則無戰知義之無戰而凡善陳善戰眞王法之所必誅者也

春秋書戰二十三書伐二百餘皆無取之者即召陵城濮之師其事似善然皆不稟王命故一則書遂以志譏一則書及以誅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

君道莫大於好生傷生莫過於好戰商紂毒痛四海武王征之誠非得已然使武王伐暴而稍有夸尚武功之心則人君一念之矜即爲天下後世之禍武王躬秉旄鉞未嘗不震怒肆伐而惻怛愍勩止期救民水火而止故前途倒戈者當時之實事而血流漂杵者紀載之文詞以紀載文詞而使後世假托武王以逞殺貽禍可勝道哉故著書立說寧謹毋濫以三代之書而一語鋪張孟子尚恐階厲若身非大聖而或以一時之事妄爲揚厲未有不爲後世患者善爲經

者疑則不傳庶乎得孟子之遺意矣

戰國時好戰者藉口古人以自文故特爲武王辨白血流漂杵之言原是實錄特借此參駁見與仁人無敵相反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兵家者流其言動天地藏鬼神覘勢度機雖聖人亦無以過然聖人不以之戰勝亦不以之教世者用吾大道以治民世治則與天下相覆於仁恩世亂則以仁易暴而天下自莫之或逆故七韜三略聖人非不能爲而有所不必爲蓋時未至聖人不先時以與戎道未隆聖人不違道以求福因時修道以乘天人之合則不舉衆而戰勝之幾在我矣又何必設奇用間之紛紛乎哉

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陣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詳言好仁無敵徵湯徵武總見不必用戰　革車二句只言不尚兵威

正己己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聖賢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節目條件各有秩然不紊

之條而究其用力之所以然則自有一致之妙君子授受而不循其序則放僻邪侈入於荒唐學者從事而膠固執守則又支離扞格而莫知用力之由故立教之法以規矩而受教之道以巧制器之精非規矩無以成而執規矩亦無以成以心思之巧而運乎規矩之精然後心手相得迹象皆化爲神明令人動以格致誠正區分節次以爲正學不知格致者合外於內也非隔內於外也隔內於外天下有心外之物乎哉學者以聖賢之說而求其所以運用之方則得意忘言而規矩皆神明矣

巧在規矩中即熟後自得之妙但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自證自悟匪由人得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凡人處世境而不能盡一者以其中無所有也古來處困阨者莫如舜其極榮臞者亦莫如舜然舜止知有聞善莫禦之舜不知有飯糗茹草之舜亦止知有深山野人之舜不知有被袗鼓琴之舜夫以爲忽榮忽瘁者旁人也非舜也舜自爲舜而旁觀者忽以爲飯糗一舜袗衣又一舜且當舜之境者必以飯糗袗衣爲其舜而不復知終身固有之爲舜則奈何以他

人之旁觀爲當局之眞境哉人之以世境爲欣戚者亦見其惑也

飯糗茹草四字畫出舜窮困風味被衫八字畫出舜榮華的景象若固有之若將終身畫出舜澹漠的精神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人君好戰殃民似與同儕忿爭搆鬬者不同而天道好還報復不爽豈以人君之尊而遂有貴賤之異視乎人君糜爛其民則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未有不信如桴鼓者也

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詞氣俱已事之詞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記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人主之富不在府庫使百貨充盈閭閻無所不備則物聚必賤一旦有事費不多而用已具故曰有財此有用錢貝之設所以權百物之重輕非特此爲用也黃金珠玉饑寒不可以爲衣食故明王不貴關市譏而不征非不爲國用計商賈通則財用足百物具備而謂上不足用者未之前聞人主立法初無厲民之心但意指稍偏末流遂濫觴而不可止古之不征意在禦暴則必不因之爲暴後人稍加征稅雖不爲暴而爲暴之端從此起矣仲尼罪作俑爲其象人後必有因之用人者立法之旨烏可不愼乎哉

衰世每借古人之美意行今人之厲政不獨一關貪暴乘間而害民猶特上之人禦之也　君上橫征而自爲暴使誰禦之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古人正心脩身卽可治國平天下而必先之家者人能嬌於大庭廣衆之中不能掩於家庭骨肉之際故觀化之原莫如妻子行於妻子而謂不能行於天下有是哉

兩道字作一樣看卽天理當然之則是也　媽淌之刑觀於二女汝瀆之化始自關雎乃知家難而天下易行於妻子無難於天下矣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邪之害正如敵之乘虛一不備而兵已入之矣邪說之興以世而生道德不用而後有功利之邪信讓不行而後有縱橫之邪仁義受禍而後有老莊之邪我

無道德仁義信讓之德以備之則功利縱橫老莊之流皆一時豪俊之士欲脫樊籠而超庸衆者安能不奪其操而移其守哉息邪說者必自周其德可也

周字足充足有餘之意　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亂以道言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大凡事不近情必非端士矯僞之士忍情飾詐能強人之所不能爲大者欺世愚民陰以權詐市名而竊國小者力不能逮則甘心矯厲而至讓國以竊名其竊名與竊國不同而其非眞能讓則一也然檢點不至則纖微必形虛僞之人豈眞能掩其實哉聖人視以觀由察安則由迹見心自無有能遁其情者矣

殉全在一好字以名爲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立國之道必使神氣振而元氣充則國常治而不至於亂國有賢才猶山有猛獸澤有蛟龍潛伏而威震乎外若賢才隱迹則朝廷乏人奸邪無所忌故振元氣莫如仁賢至禮義者綱紀所以立政事者條理所以分人身筋骸檢束則莊敬日強百脉周通則體臧充實禮義者所以束筋骸政事者所以通百脉使廢禮義而無政事則習偷肆而阻噓吸矣故必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生食爲用悉有其經然後富教興而元氣可固夫人有神氣則陰邪不能侵有元氣則飲食不能滯神氣與元氣俱固人有不壽考者哉享國長久者必本強而後精神可折衝也

信不止用他推心置腹始終如一之謂信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　政事不專爲財用設而財用則政事之所經理彼天下大勢煩簡疎密相均相制無非財用之湊理故政事最喫緊　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威竊於奸邪之手權移於堂陛之間三代以前世卿專政三代以後權臣擅朝勢在於上不在於下故僅可得國若天下之大人心之公得衆者昌失衆者亡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夫混壹區宇非大度之君不能彼以暴虐詐譎取天下者有不旋得旋失者哉

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懾服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

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民者天之所生原與我無二故曰天生蒸民又曰觀我生觀民也後世不知民與我同生而徒以貴賤視民與我於是視君重而視民輕不知我能盡生民之理則卽爲生民之主故聖作物睹而道德之士亦謂天民今徒以民視民不知以民觀生則雖有民而非得民矣夫得民者立羣生之極爲萬物之宗凡大舉動大措置無非應天順人故謳歌訟獄莫不咸歸若

私恩邀結雖可以動萬人之感不足以服丘民之心未有能爲天子者也得天子得諸侯莫不皆然而況虐民而危社稷水旱而困吾民者哉人知凡爲民者之無異生則不待較量而自不敢輕視乎民矣

丘民二字作匹夫匹婦解不必論衆寡　危社稷要根虐民說來　毀其壇壝總是爲民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生人之類甚多而行造其極者世必共相尊奉不唯稱道傳誦乃至廟祀烝嘗中心爲之感慕以爲人皆當爲而我不能爲一人爲之而獨造其極則必尊之奉之以爲我所取效夫我所取效者是我之師也能一技者一技之師專一家者一家之師習之者師一時創之者師百世故一藝皆有師一藝皆有聖而獨聖人爲百世之師蓋聖人者人之聖也人之道非一端忠孝廉節潔清和易莫非人道當然然忠孝廉節出於事爲潔清和易本於性情事爲成於剛大之氣性情由於生初之德剛大之氣可以厲人名節未必移人性情生初之德足以移人性情自能淑人品詣

故豪傑皆可動人而百世之師則必歸聰明睿知之聖人蓋聞激烈而思忠聞愛慕而思孝怯夫慕義何處不勉乃若頑廉懦立薄敦鄙寬德之移人如風入物易氣稟消疵累欲忠卽忠欲孝卽孝百行可修而無強直取禍之患故視之不見可異擬之莫可與京今夫豪傑人皆尸祝而儒者動稱聖賢正以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故忠孝之師猶一日也清和之師猶一時也若夫備四時之氣合天地之德與日月並明而不遺微小者其爲師豈有窮極哉時中之聖萬代瞻仰薄海編民罔不吟訟雖不親炙私淑爲無窮

矣

夷惠言其風最妙風善感人勾萌而甲析聖人猶之造化也被攝所及感化無窮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仲尼則四時之氣皆備不止百世師也奮字有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不是證其為聖人處況於親炙只是借來形容百世必興之意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天地之間理與氣不相離形與性不相隔理與氣合故成形形與性俱故有道太虛之中惟此一元保合之理流行布濩聚而為人既以仁生人即以人全仁惟賦畀之時無有少虧故有生之後渾然一仁至人類成而倫常因之具官骸備而彝則由此全則生生

不已之仁即為推施各得之道蓋有此仁必有所運故措於骨肉氣類之間有此仁自無所勉故必有等殺親疎之序不忍之至而經綸自生豈有勉強造作於其間乎佛氏離氣言理則舉萬象為虛幻而以理為一物未生故懸想本來而無着老莊離性視形則以物化為天游而視形為害生桎性故汪洋恣肆而無涯此皆分仁與人言之非合仁與人言之也夫分仁與人言之其害道何可勝言哉

生生之理流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謂率性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孔子接淅去齊孟子三宿出晝一以為去他國一以為豈舍王制行不同唯義所在此孟子所為善學孔子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時當失道君不重德臣不下賢雖在聖人不能無戹然非聖人之過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不窮不足以見君子又曰君子固窮使貶道求合未有上下無交者然豈君子所守哉夫子至邦必聞其政其禮遇交際之隆有非君子可擬者而陳蔡之間遇君子之戹

用君子之道不參以變通之說聖人所以德博而化也按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蓋固窮君子之道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嘵嘵者易欲皦皦者易污好修之士往往為世詬訾亦論其自修何如耳果能自命為士正不必同流合污衰晚之世人多匪彝見一善者羣然非之所謂醜正惡直也然羣小能慍孔子不能使千百世之後不致欽崇崇侯能慍文王不能使三分有二之天下不

歸周室則一時多口之憎曷足慮哉惟制行虧而見斥於賢人君子則雖一人亦足懼耳

孟子告貉稽有兩意一是慰之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己德未至不可專咎他人　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潔至汙亦是常理故曰無傷　語云止謗莫如自修憂心悄悄亦不隕厥問正所謂自修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仲虺之誥曰王自昭明德大學曰皆自明也日月麗於中天萬物不期自照不脩己而責人何異於秏徠索照哉賢者知及仁守莊涖一身之中固已內外交

治而又以禮動民使三物六行射鄉食饗足以感發天良則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爭自濯磨必不同於昏德之世矣

此節是明新註疏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人心私意潛滋不可謂用用者用之於仁義禮智擴充察識凡夫非仁非義無禮無智之念不容稍留則心地光明曠然不異生初而心體完矣後人不知心學而以言心為坐禪不知禪之異於吾學者以其高談若空離氣言理故謬悠不可為據若去私欲存天理省察克治以復吾本然之心聖賢曷嘗舍心言學哉不知用心而但言治心此異端所以竊吾似以亂真也

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字上見心學不可少有閒斷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音之道自正心脩身以至齊家治國無不畢具於中就器以言樂陋矣而又專就一鐘且以鐘之追蠡辨優劣不亦鄙之甚耶見止於迹亦就其迹之顯者

喻之深者固不足與道也

此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君子陳善閉邪固貴責難於君然亦必君有其心而後可迎機以道齊王撫有一國舉齊莫非其民發棠賑饑本不當待孟子之請孟子請而後發則齊王本無賑饑之心特因孟子之請而為不得已耳不得已

而發豈可再三瀆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君子固欲盡言亦非強聒不得則去言固非士之所肯輕者人主其可有厭聽之心乎哉

齊饑要見是再饑　士君子心切救民豈有目擊時艱恤一笑而中止者顧其勢有所不可耳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之本意可知也　笑者笑其事之無濟也非笑其不知止之說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必當然而然者不知其

然而然者似乎性而已涉乎形氣之粗故不謂性而謂命必當然而然者原於命而實為吾稟受之正故不謂命而謂性性命本出一原但出乎一物之私者謂之命合乎萬物之公者謂之性天之生物有物物各得之以為私有人人共得之以為公各得之以為私者有形氣即有嗜慾有嗜慾即有好惡彼此不相通故耳目口鼻之於臭味色聲大抵期於四肢安佚如草木昆蟲之各專一能雖根心而實聽於天故曰各正性命共得之以為公者可以統萬為一可以合異為同已物原無內外故仁義禮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唯聖人能全天道如日月星辰之宿離不忒雖運氣而實原於理故曰天命謂性夫曰各正性命則命雖不離性而性已入乎命之中形氣之動而非理義之真故君子不謂性謂命所以辨性之精粗曰天命謂性則性雖原於命而命莫非性之理流行之用實為繼善之微故君子不謂命謂性所以辨命之深淺夫性有精粗識其精而粗者不可言性矣命有深淺識其深而淺者不可言命矣凡物莫不有精粗莫不有深淺辨其似而後真者乃得出故曰惟精惟一又曰執其兩端然性識其真而命不可以雜性

命識其深而命又實以統性則性命之理又安有不合一者乎　按凡脩短通塞命也故物類之殊豐嗇之異皆謂之命陰陽剛柔性也故仁義禮智皆謂之性性命出於天地知天地之性命則知在人之性命矣

此章是性命合一之學總是要人盡性以立命　上節性字指嗜欲說下節性字指義理說上節命字指氣數之豐嗇說下節命字指氣稟之純雜說要知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須會意看始得　君子灼見性命合一處故性不落軀殼而命不涉杳茫　君子不謂性要見立命意君子不謂命要見盡性意　賢者勿改作賢否　天道屬於聖人故曰聖人之於天道句法與上文一樣倒轉便不是　天道即仁義禮智從出之原也　性命本是一個　世人都於耳目口鼻處看得太粗竟亡却天命之精於仁義禮智又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吾稟受之內故孟子特互言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天地之間止此善之一理而美大聖神俱不能外故舉其一在皆有可欲之幾勿以一端善小而弗爲也統其全人人皆有不可知之妙勿以善量有涯而自域也聖人化光德普其量極於同天地贊化育而究其事之所歸不過令人可欲而止但有一事不令人可欲則其善不充而又必事事求令人可欲則其

善又不化作聖之功始於實而成於化方其未有事事積之學慮思勉之所可及者無時敢忽也及其既有合同而化方體形象之所可止者不敢爲安也蓋天下之物大者可欲小者不可欲而唯善則雖小而無不可欲且天下之物不可欲者無涯可欲者有涯而唯善則可欲而又無涯樂正子既取是善而有諸己則當積而充之使無在不有篤實之休又必進之光大使善端實有莫禦之幾而且存存不已必使有諸己者淡然不見可欲之端形諸外者冲然同此太虛之體則化善之迹而歸於至神明莫測之妙即在返躬可據之中矣不能進此而僅守二則善本無方而吾且與之爲有方善本無迹而吾且與之爲有迹又安能積中肆外以幾善量之大全乎今人於善雖知可欲而於己無與及其有之又沾沾自足而止焉無惑乎神聖之詣不見於天下而所爲有諸己者亦不能充足而無歉矣

通章以善字爲主人心只有此善信是根基聖神是究竟然亦不過完得耀善之本體而已　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此欲出於理不著於情有字著力是堅固之意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　實即信也著力在充字上不可平看　光輝即其所充實之美不容掩藏處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是則所謂大也大即善之圓滿處　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

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　化即化其大之迹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也　聖不可知亦只復了善的源頭蓋源頭之善本於不學不慮者也此不可知與赤子之無知同百姓之日用不知同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凡人入道之念不堅由於信不能篤信不能篤由於疑不能消故不泛濫不能知歸泛濫而知歸此正道之所由信也求道之初必思用愛徒欲充愛之量不知用愛之方遂疑博愛爲仁及愛不可周而疑其無實又必求之於自爲此正歸儒之漸蓋自爲者爲己

之端也未嘗爲人或不能知自爲之似未嘗自爲又不能知爲己之眞歷乎爲人自爲之非而後知吾儒爲己之學至是而不可易則雖驅之不去此猶倦遊之子足迹遍經返室之後更不復作出門之想若足未至目未經雖在一室能無遊覽之思哉學者信道篤而不搖於異端固無岐途之患不能信而必博涉以求歸其聰明亦有可用者愼毋以竣拒而失人也

按學者去邪歸正如民之去亂從治自然人樂更生故不必追只去其危殆乎以安全以受其歸而已此兩階之所以格有苗也

凡人泛濫不情便厭苦而思近實然一味自爲又於事物上更通不去不得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聖王之制貴在因民于民者因乎地取民者因乎時因乎地者辨土宜飾物力使生於天者養之務盡其方則物不匱矣因乎時者勉其作用其成使出於人者取之必以其候則民不傷矣夫物非其時而取之則必假貸以奉上耕三而損一則三歲而無一年之食矣欲不流離得乎故君人者什一以爲征公旬以爲役而又稍爲從容以俟之則一念節謹而已養民於無窮矣

按後人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正此用二用三之謂矣

殍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懼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人留心玩好則正務必荒天子之寶在賢才諸侯之寶在土地人民政事士君子之寶在禮樂詩書不寶正務而寶貨財未有不敗亡立至者君子之寶在於可傳不在可玩可傳者保世滋大子孫得之足以啓宏圖傳後緒故曰寶可玩者導淫非溺心意使人

耽近小而忘遠圖故曰玩物喪志夫人之於寶往往手持弗釋而什襲珍藏誠使於當寶者而撫摩拂拭愛護鄭重不欲遺忘則政理而民和民和而地闢其所寶豈止尺寸之間哉不此之寶而寶珠玉殃未有不逮夫身者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巧詐者拙誠之奴無爲者萬事之本縱橫捭闔堅白滑稽之雄選言者之所必誅也陰陽反覆攻圍致敵

之術行兵者之所必棄也發奸摘伏鉏箠鈎致之情詰奸者之所羞稱也均輸平準糴貴買賤之法理財者之所勿道也君子秉道以治民則長善遏惡敷政寧人自能止亂未形起敎微渺何用此纖纖者爲百家並興皆起於不聞道而逞於私智君子律身以道則止行其所當然而不必別有爲以自逞內不勞神於己外不取尤於物無入而不自得又何有意外不測之虞乎騁一時之智而便利捷疾以求取勝才有盡而患無窮無惑乎不旋踵而禍滅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褻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聖賢有敎無類本不擇人而受但雖有嘉與之心必有造就之法太虛無我而歸於至公故既不逆拒於先而終不貽玷將來以爲門牆之辱後人以道自任卽欲嘉與樂羣而匪人輒得厠足豈知一念寡和之私卽以階之厲乎操戈入室標榜是非其所由來者漸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人情有所不忍則必有所不爲究之始不爲而終爲者大約隱忍之心累之爾汝之加加之小者也知其輕己則必爭至利害交驍則依違遷就而竟受之矣言不言之餂不必有關於我也知其非義則不爲乃喜於覘人則機巧熟而竟爲之矣故不屑之心雖辭

色不可稍屈於人而汚辱之加或至辱身賤行而不悔此非人之敢加於我而生於我之先加於人夫人羣然相處彼此必有艱深不測之端而我姑爲巧僞以曲探其情此姑試一念遂爲無窮含忍所由開而嘑蹴相加遂至有利而直受唯其禁之不力是以受之不辭君子欲全不忍卽在不爲去其隱忍之情持以堅定之力使皆有之心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沛然莫禦而放乎四海則仁義之量充塞遍滿安有忍汚受辱爲世所輕者哉易取夫剛人生於直蓋陽剛君子陰柔小人以言餂人甘受爾汝皆陰柔之事所以

與穿窬同類並觀人知有仁不可無義則不爲不忍亦在乎剛直而已矣

此章提出眞心以示人首節重一達字次節重一充字　充類至義之盡特舉此二者以見例此外更有不可勝言者　中心惻念便是無受爾汝之實卽此充之盡洗去貪昧隱忍之根便無所往而不爲義　孟子要人在微細處識取眞心合下節看自見　此節從人情所最忽者指出重一類字充字尚在言外　提出士字妙爾汝之名常人亦覺得不肯受至於以言餽士君子亦往往坐此而不覺瑩剔至此可謂精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君子之所爲守卽君子之所爲言故曰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故君子之守不外身而理得脩身而天下平凡禮樂刑政化民成俗之事皆所以脩身而非所以爲天下今人以脩身之事徒責之人故條教號令誓告章程言愈多守愈隳而立言之士或汪洋恣肆而指究無遠圖故無善言亦無善治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以此爲言言何其近以此爲守守何其約而遠孰有遠於此博孰有博於此者哉此百家之言所以至聖門而自廢也

言所以明道善言善道原是一意　不下帶只作借言目前意所謂不離當身是也天下至理更無有出於身外者故曰不下帶而道存正舉平天下之道而自此身言之耳　自身上發議論卽從身上運經綸　故言善而道亦善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句是影語不是譬喻　所求者重正打轉言上自任者輕正打轉
守上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性者天理渾全不假人爲命由此出反之則行所當爲而非有所爲而爲聖人之德無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但法自我出者未嘗有意以行法而自無不合於法之中循法而行者亦可作法將來而不無有意於法之內堯舜湯武均爲古今不可少之人而一性一反無非盡性以至命之事易稱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是爲乾道之聖人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是爲坤道之君子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子之學聖人一如地之效法乎天無成有終其成功安有不合一者

註

此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湯武做個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性者與性之不

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來湯武脩爲以復其性的聖人見得湯武與堯舜一樣　此節只是形容性之之妙盡德之至一句是主下三段承此說去　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　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踐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　言必可行之謂信有心正行者便思行顧其言故每每在言上去照管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　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若有規矩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　堯舜性之聖法自我出即是造命下堯舜一等則必行法俟命矣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爲出入亦不敢以迹爲拘擧循循天理一稟於法俟命只純心行法意非貞遇之說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大人勢分尊崇正可發揚其道德而徒以崇高逸樂臺榭服御之觀以自鳴其得意此與販夫販婦得數金而即以自誇多寡雖有不同而高下初無殊致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正不以能爲爲高而以不爲爲高豈肯輕已重人而致爲其所奪哉藐而弗畏非藐大人也藐其居大人之位而以飲食宮室爲大人者也

藐大人處全在我所不爲處見出面究其所以不爲之故與緊在皆古之制一句　大人所當畏所謂藐者乃藐其堂高數仞之大人耳　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　制字即加行　法二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口腹之欲於人甚淺而每足以累心君子志存道德自不役於口腹而或一念安飽遂爲終身之患而有餘故屏聲遠色似無關性命之精微而恬惔寡營實足以爲強志固慮之根本學者高言學問每以恒情爲淺易然非淡泊明志不足以安其心而無求於世

矣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非私欲之欲寡字作淡字看乃有而不染之意此欲即因心而具有而不染養莫善焉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人子於親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觸物興思固有無時而可釋者梧檟口澤即膾炙豈緊不思而廢食不御要於羊棗見其獨耳

要味不忍二字人子如生如存念哀
終身不解觸物偶動恃借羊棗點出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君子反經而已

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聖道息而後有異端異端者窺人心之隙而乘之者也人心惡刻而喜慈惡濁而喜清惡邪而喜正惡功利而喜仁義而時至衰晚深刻汚穢鄙詐之術興而功利反假仁義以欺世於是慈愛脩潔正直之道無所容而仁義爲世之大惡有好奇索隱賢知之士出其間然後以其近似而驚於高遠近者足以收天下之人心而高者足以籠天下之才智故說雖邪而足以稱述於後兼愛之說以世之刻薄寡恩而興也清淨之說以世之攘奪攻取而興也唯阿之術以世之

醜正惡直而興也仁義賊人之說以世之假仁仗義而興也舉世莫非寡恩攘奪醜正之人而人心終有仁義中正之好於是窺其所好而乘其空虛知聖人不作而竊近似以肆詆排則足以大伸其說於天下故邪慝之興聖道之息爲之今夫志期於古人行不爲不潔此高世之資而聖賢之所取也而世且羣然以爲非其羣以爲非者何也舉世下而彼獨高舉世汚而彼獨清則不與我同流而我何取其高不與我同汚而我何取其清一二人非之猶有善之者千百人非之善之者鮮矣舉世非之安知善者之非善而

非善者之爲善乎故鄉原特爲媚世之術使下不我驚汚不我潔一鄉之人皆以爲厚而我乃不攖禍於亂世夫媚世以免禍亦世之過也然惡其亂眞也聖道之仁必非兼愛之仁聖道之淸必非淸淨之淸聖道之正必非無舉無刺之正而聖道之仁義則自有根心生色睟面盎背而不可假者故君子反經不必與邪慝辨其非唯務與天下白其眞白其萬物一體之眞而兼愛者必非仁白其潔身脩行之眞而淸淨者必非淸白其志潔行芳之眞而闇然者必非眞使仁義明而人人共識夫中道焉則僞者人所本無眞

者人所本有睹其眞安有復從其僞者哉經之不正而欲攻邪民且茫然無所適從吾未見邪慝之能泯於天下也按顯然不中者可以裁之使中闇然似中者不可進之以中此孔子所以取狂狷而惡鄉原也似忠信似廉潔行似而心非以其志存媚世也

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眞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眞也惡鄉愿惡其似也中道是純粹的狂狷是有病的然皆可與入道之人故欲得而與之惟舍中道便思狂狷此正是眞血脈不掩其言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鄉原分明以中行自任想當時之人亦以鄉原爲中行故萬章因論中行狂狷而并問及之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讓狂狷狂狷流俗汚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不可入堯舜之道病根全在似字上經即上文

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

反經只在闢明人心更無別法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天下之事功賴有聖賢成其業天下之道統賴有聖賢纂其緒民生久則不能無亂聖賢出而後有治功

道統遠則不能無晦聖賢生而後有紹述治功者聖君作於上賢臣佐於下故有堯武以開其治即有禹周以相其功而距楊墨以輔春秋一如禹湯之於堯武紹述者見知衍其緒聞知紹其宗故有禹皐尹萊望散以宣其義乃有湯文孔子以紹其宗而孔子之有孟子一如堯湯文之有禹皐諸臣蓋聖不可知天不可階於穆之命無所述賴有四時以宣之神化之聖無可名恃有見知以闡之使堯舜無禹皐則無典謨贓贊之文矣湯無尹萊則無訓誥尊崇之義矣文無望散則無贊揚宣化之功矣孔子蘊時中之德集

千聖之成使非孟子宣之後人亦烏從而得梯階之自哉故性善之辭所以明性天之義皆備之說所以發爲仁之原孝弟之論所以廣言孝之文集義之功所以明見剛之旨至於名之以時發之以智推之以有本學之以成章皆去聖未遠故眞知而灼見之功豈在禹皐諸臣下歟夫道無時不行於兩間聖無時不生於宇宙陰陽迭運一元周通天地未嘗有異理秉彝物則孩提知能生人未嘗有異心然而儲精毓德天不能隨時而常生紹述淵源聖不能無因而得統貞元之運以五百年爲昌期而聖道之弘必藉見

知爲揚闢有孟子而後孔子之道大明則繼聞知者未有不藉見知於孟子者也然孟子以聖人之時地而猶自居於若疑若信之間則無有乎爾依然望道未能豈與世之儼然自任者同哉

孟子述 卷之七終

大學述 浙汜陳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註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物者有形者也明德新民無形者也以無形之道而釋之以有形之器豈精者反藉粗者以明輕重哉蓋物者條件之謂天下國家新民之條件身心意知明德之條件物爲明德新民之條件則由末推本莫先於知而欲致其知又在格物必意無不誠而後誠意之知至必心無不正而後正心之知至必身無不脩家無不齊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而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知至而意何以誠必意有慊無欺而後謂之誠心何以正必心無所常在而後謂之正身何以脩家何以齊國與天下何以治且平必身之在家無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辟身之在國必仁讓而無貪戾身之在天下必不寶金玉而寶善人而後謂之脩謂之齊謂之治且平然使念念自慊而自慊之中偶有纖微之自欺不可謂誠故必窮而極之格其顯然之欺又格其隱微之欺不使有毫髮之不慊則意之物格而誠意之知至心無有所而無所之中稍有四者之欲動而心不在不可謂正故必窮而極之格其

已發之所并格其未發之所不使有一時之不在則心之物格而正心之知至身在家雖不至於辟而好惡之發偶有善惡之不知即不能齊家身在國雖不至貪戾而求非之時偶有藏身之不恕即不能治國身在天下雖不至好惡之拂民而寶善之時徵雜以寶貨之意即不能平天下故必窮而極之格其在家無纖毫之或辟格其在國無斯須之不仁格其在天下無一念之內末則家之物格即齊家之知至國之物格即治國之知至天下之物格即平天下之知至而其所謂格物者非正心之後即不必誠意脩身之後即不必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後即不必脩身也天下已平國已治家已齊而其所為正心誠意者仍時時格時時致推而至於萬邦風動時雍協和而必無一意之不慊一心之不正一念之或辟或暴或貴貨賤德故格物之功自始迄終無有已時但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不見有格之之迹耳夫知止能得而曰定靜安慮者謂格之知為真知不格之知非真知也如行路然其人已至京師則從某至某過某省歷某縣其志必定其心必靜其身必安而欲某時至都則亦可以預料其遲速是為真知設未曾行而隻身

就道即使按圖而行而志能定乎心能靜乎身能安乎思能慮乎故物之本莫先於知而知之致即在於物物不推之於知則雖有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而不知其所為至善者何若也知而不格夫物則雖有誠正脩齊治平之理而於吾身無與也以此格即以此知以此知即以此脩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非格物而本何以治哉中庸內省不疚至於敬信篤恭不過無惡於志之極功耳故曰近道曰入德皆使天下之人得所從入之門也使不本於脩身則初學者將何從而致其力哉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明德即性也性之為言即物之所以為物明德之

爲人如太陽之爲日太陽其性日其名明德其性人其名性之靈卽爲心太陽之精光華四燦卽日之心仁義禮智之精聰明睿知卽人之心有心斯有意意者好惡之謂太陽好空而惡蔽人心好仁惡不仁故人有意太陽亦有意有意斯有知太陽雖有物蔽而稍有空隙容光必照人心雖有陷溺而平旦之氣幾希必知此皆出於性之自然不假人爲而自具者而至於致知則非人不爲功矣以日言之屋瓦之蔽在一室撤其屋瓦則一室之明復完浮雲之蔽在天下撤其浮雲則一方之明復完薄蝕之蔽在天下撤其薄蝕則天下之明復完此太陽之明明德於天下也以人言之意之不誠在自欺去其自欺則意之明復完心之不正在有所去其有所則心之明復完身在家則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辟去其辟則齊家之明復完身在國則有貪戾之暴去其暴則治國之明復完身在天下則有外本內末之失去其失則平天下之明復完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明德中自有之全量也唯意不誠心不正則身不脩而家國天下不能齊治平若無不格卽無不知卽無不至而誠正脩齊治平皆得所止而吾之明德明於天下矣今人不知而以心意知爲後起夫心意知皆性所爲出於先天而非出於後天故草木有性草木皆有心意知有好濕而惡燥者有好燥而惡濕者好者就之惡者背之其心知不期然而自然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孰謂人之心意知而非出於明德之性者哉

大學一章總爲格物二字不明所以無下手處 曾子十傳皆格物傳也康誥三章言道必在明新止至善也無訟至知至句教人以知本爲至也誠意則格其若者欺若者慊正心則格其心之有所而不正脩身則格其身之所之而不知治國則格其敖之不出乎孝弟慈平天下則格其財之不可聚此卽終身齊治平終身誠正脩仍須終身格也無時不格斯無時不知一時不知卽一時須格故曰事有終始 首節明新至善不過統言大綱次節由知止說到致知則萬事莫先於知矣而惡人之索悟於虛也故結之曰致知在格物以見知非離物以爲知也至於物格以至天下平則似乎誠正脩齊治平皆由於格物矣又恐人之逐物而求於外也故終之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明德在乎格物格物不外脩身所以先言明德爲本又言脩身爲本唯物本於身故天子不加多唯身全乎物故庶人不加少 大凡身不脩者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無有不薄故曰其所厚者薄我與民原共此德卽共此原明之體我以此德而新之日明以此德而與民共明之日新止於至善卽就明德新民當下說非又進一層至善是恰好處不是盡頭處至善卽明德本體人人有的時時處處有的一念純乎天理便是一念的至善一事純乎天理便是一事的至善但須止於是耳勿看遠了明德本明眞知涵焉緣明起知借知完明工夫本體只是一件

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太陽升於天而萬物無不照太陽非有心於照物也太陽唯自全其明故不求照而物自不遺於照天以明德全付於人人全具明德之量於物無不冒於功

無不成而其體量之崇宏實與天同其高大人不能自全其明德則天下之人有不覆天下之功有不集天下之量或有踰之者矣文王怙冒西土成湯九有有截帝堯時雍於變其功業配地配天而三書所載皆以爲明明德之事蓋惟自明其明德而庳世之功莫外焉此與天之離照無以異湯文升旭日於昏德之世者也帝堯煥旻日於中天之時者也除萬物之屯蒙開萬世之光被堯湯文無庸心也要以自明其明德而已然則王功之大帝德之隆孰有外於明明德者哉帝王繼天立極其必以此爲聖學之本矣

此章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　三引書是統三聖現成的榜樣不是敎他當日的工夫克明二字相連克是眞箇會的意思德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　顧諟總形容左右陟降在在懋昭景象明命卽在顧諟中顧是精神所注纔精神聚處便是天之明命若說以心去顧諟明命便差　總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己德千聖的傳只是一脈自字極喫緊卽指體性而言明德原是我性中自有的明明德便是自明自性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君所與天下相共者唯此天之命而已天命於穆而顯設於綱常倫紀之中人君而能建極斂錫則身

脩道立而德日新於上庶民而能訓行保極則日用飲食而俗日新於下故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夫至昭明於變而邦之精神煥矣邦之精神煥而天之命於是昭著顯露亦與之俱新矣夫天降者民也承天者君也天無命以民之命爲命民無命以君之命爲命人君而能純亦不已則與天命同其光昭故天之命以民之命而新民之命以君之命而新史曰日月光華弘於一人成湯日新又新不過自新其德而民由此新命亦由此新君子敢於此稍疎其功哉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此曰新之功也又曰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此作新之道也唯日新作新而舊邦之命亦因之以新此君子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必要其極也歟　明德新民止善三傳何以言格物明德而一念求之民卽非明矣新民而一念有所止卽非新矣止至善而明稍有間卽不能止於至善矣故格明德者格其無念不求之自也格新民者格其念之廢於半途也格止至善者格其學修之功有所疎忽而間斷也此三傳之所以皆爲格物也

極字意三條中已具末特責成君子　學問須日進一日故曰日新此苟日新又別又日新此日日新又別乃是一日新一日也若謂日新又新只照前常如此則不消不長有何精神　人到日日新已無間斷似不能有加矣復言又日新者謂於緝熙無間之際又加鼎新革故之圖也　苟日句略斷下連看方見工夫無間　新民二字連　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　新雖在民作則

在我亦自新而已矣作有鼓舞不已之意　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蓋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宮庭之內雞鳴朝廷之間濟濟田野郊關之內通行遲畤當時若重關一番氣象卽此便是天命之新　極字有何境地可指只在用處見得用字可味一息不用便與天命隔絕　無所不用其極言無時無處無念無事而不用於極處也形容徹底之詞　至善之理雖一中間工夫節目條件種種不同如自新便有許多格致誠正修工夫新民便有許多齊治平工夫須是一一造就一一理會直求到精微粹美聖神功化地位始得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聖人所以作則於天下者其綱常足以定萬古之極其規模足以貽百世之安而非有明明德之功則不能眞知而止其所當止天下綱常之善唯文王爲至備人能如文王之善卽能如文王之止而文王非昧

焉以爲止也唯其本體之明不使一毫稍卽於昏蔽則以明生敬以敬完明而小心翼翼之中卽有勅幾安止之妙人心一善不知不可言止一明稍間不可言知時時知文王之仁斯時時止文王之仁時時知文王之敬斯時時止文王之敬時時知文王之孝之慈之信斯時時止文王之孝之慈之信此非學不足以啓其明非脩不足以完其明非戒愼恐懼不足以保其明而學脩戒懼之功非有精進不已嚴密武毅之力不能發揮昭著而感人於寤寐久遠之大武公切磋琢磨武公學文王之緝熙也武公恂慄威儀武

公學文王之敬止也武公未必盡能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而以此求明要必有日新又新而盛德至善以使人不忘者豈特一身一時之事而已哉蓋明德不本於學脩不可以言至善新民不本於學脩亦不可以言至善緝熙之君子有一身之盛德則必有一世之訏謨有百年之操脩則必有百世之締造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而賢親樂利自無不裕焉不必別求所以新民而新民自無不至奕世之久安長治孰非一人明德之所留遺哉夫堯曰欽明曰允恭舜曰文明曰溫恭言明而繼之以恭者明則必敬敬則常

明唯明之不息是以親九族黼五典至於平章協和而萬世爲之永賴焉帝王之心學亦唯敬以求明而已矣孟子言求其放心又曰心勿忘勿助長心存則爲敬心放則非敬放不必邪僻卽一正一忘一助此心本體爲所間斷不能常明故明卽敬敬卽明而功在緝熙緝熙則常知常知則常止堯舜先言明而後言恭文王先言緝熙而後言敬止傳者釋淇澳亦先言學脩而後言恂慄蓋不明而敬矜持太過亦足爲敬事至物來不能止其所當止矣後儒言主敬主靜而不言明德故或入於拘或流於虛皆不知大學言明不言敬之故也

前三節條列至善言其不可不止後二節言至善如是而止　首節重止字王都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物之極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　次節重知字卽首章知止之知乃教人下手用功也　於止知其所止是提人非贅鳥如字解作像字　五人字見至善不越人倫外也

遍節敬字是綱緝熙即是敬五者之止亦即是敬心運用處　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敬止者此心之中常精常明而全其本體也心體既全即彝倫日用皆從心中流出止者心體上本合如此聖人恰好如此無些子欠缺　此二節不分明新說民不能忘便包民新意說親賢樂利便可想見明德　釋詩不比他處訓解文義乃從詩句中原出所指之意　切磋是研窮得十分精微琢磨是克治得十分瑩潔此等工夫盡處便露出心之本體精精明明純是一箇嚴敬更無餘物是謂恂慄而威儀即恂慄之發於外者存發妙於自然所以說盛德至善　無一念少疏曰瑟無一息少間曰僩則此恂慄處即文之緝熙其敬也　按盛德至善倒在至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　不能忘能字可會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此只申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沒世兩層

四其字與此以字正可想見他明德所在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之道亦格其物之本焉而已天下一物各有一本而物物共爲一本一物一本故事事必有其原萬物一本故天下總無二道明德之爲新民本也凡齊治平未有不由於明德者也新民之本於明德也即一事一物而莫不有然者也聽訟非齊治平之本務而由聽訟以格其無訟由無訟以格其畏志則非自昭明德無以使其無訟而聽訟之本可見矣夫民之情物也民之辭物也民之志亦物也而辭本於情情本於志非畏志不能懾情非懾情不能窒辭由辭格情由情格志格之如此而本無不知則一知如此而一知至知如此而知至豈多端寡要泛濫無歸者哉夫帝王之道執簡馭繁北辰居所而衆星共聖人人倫之至易言聖作物睹推極於聲應氣求雲龍風虎水濕火燥親上親下以明其類應聖人之格物亦如是焉已矣　此章是教人格物樣子物事也即聽訟一物格之辭本於情情本於志使無訟而格之由於大畏民志則可謂知本矣知本即知至故曰物格而后知至朱子以釋知本爲釋本末故別出補傳一章不知

聖賢經傳化工之妙矣

大畏句是足上文語非推原語　言上之人大有以畏乎民密勿隱微之地有大整頓大嚴肅以深入乎民之肺腑　按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爲知本之言固非也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爲知本亦非一說借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沾帶語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　知本

句是證前即轉一語此謂知之至也蓋家國天下皆本於身齊治平均皆本此身而出今既知本之所在則必誠其意必正其心必脩其身以端儀刑之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格物致知之功就有加於是故曰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常人以意爲有惡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意常介於

善惡之間聖賢以意爲無惡故以意爲心之所主而意悉根於至善之始蓋意本於心心本於知知本於善心意知總由於善故合乎善者好不合乎善者惡好惡而如其好惡之眞則快好惡而不如其好惡之眞則不快此皆本然之良處乎至幽之地而有炯然不昧之幾其明鑒可以晰毫釐其主宰可以輕萬物其剛大可以塞天地弘之爲廣居植之爲正位達之爲大道而總謂之曰獨獨者何卽此本然之知之不可掩者也凡人莫不有最初之意亦莫不有後起之意最初之意吾心自有之意也後起之意吾心緣感之意也以自有之意奪於後起之意則爲欺去緣感之意以還吾最初之意則爲慊欺非人欺慊非人慊總歸於自故欺則不慊好好色而欲其如惡臭之惡惡臭而欲其如好色之好其跼蹐不知何如慊則不欺好好色而得其好色之好惡惡臭而去其惡臭之惡其暢遂不知何如故意有眞不可不遂其眞意无妄不可不去其妄今夫小人之爲不善妄也非意也其欲揜不善而著善則意之眞而處於獨者也人未必視而已若有視人未必見而已若有見十目十手之嚴其窘蹙不可名狀君子好惡一如本來之意

可以質之天人心寬平而體常舒泰豈君子一自而小人又一自哉嚴與潤總分於意厭然者意不如其意故有意卽有獨中不可欺之知以照之潤身者意如其意則但見意而不見知故誠意者使吾好惡之意常如吾好善惡不善之意則不必言愼獨而意自誠矣蓋意原無君子小人之分也好善惡惡意之本然欺之者自慊之者自任人之或欺或慊而意未嘗少動故本來之知不可以或欺小人之揜著正小人之良知也知其良知而致之則厭然之小人皆心廣體胖之君子人以意爲有善有惡則必於意中分其

孰善孰惡而意在心外心在身外誠意之功不足以統心身而廣胖亦無由致君子唯自識其意而已矣好善惡惡者意有善有惡者非意知有善有惡之非意而吾之知亦致矣故致知之功在於先格其意始

可知格致原不在外　凡好善惡惡方是眞意然常人之情不能知其眞意而誠之故一欺一慊爭勝於內爲善爲不善交戰於中但可謂之獨不可謂之意於此愼之必使戒欺求慊誠於爲善而不稍爲不善至於德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之眞體於此方呈故曰故君子必誠其意獨非有功夫愼獨乃是功夫前儒竟以獨爲眞知者非是　昔時有一妖狐走入人家變作主人主人叱狐爲妖狐亦叱主人爲妖舉家莫辨直請道家行法斬妖眞假方辨今人以好善惡不善爲意亦以好不善惡善爲意任其欺罔非由於外故謂之獨然而此中之眞知自在也於此愼之十目十手莫見莫顯不敢稍寬則妄意自去眞意自呈

亦如道家之誅妖而無二主矣前此眞僞未分故曰愼獨至此妄意旣去則曰誠意若將獨字說得太好便不必言愼且十手十目節亦無著落矣　十目節特加一曾子曰正鄭重說出愼字工夫教人著實加徽連曾子亦有自省意在　知善知惡卽是良知愼獨方是致知若謂致知之後又去愼獨則將知字竟說向外而愼獨二字竟做一畏葸畜縮之人矣聖賢體用一源固不如是　如惡二句正是人的眞意未有見惡臭而不惡見好色而不好者但好色惡臭之好惡必求慊而好善惡惡之好惡不求慊則獨中之不愼爲之也愼卽戒其欺而已矣　說者謂好惡之量滿而後無好惡之體合非也好仁惡不仁正是仁之本體無尚不使加則好惡之力無不足處亦從仁本體得來但謂無作好作惡之本體則可耳

朱子曰大學雖使戒自欺而其本則在於格致之力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　大學致知一義徽始徽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修身及齊治平之間故首不以致知提綱結句隱含心未正身未修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案未竟也　愼獨之功則正是毋自欺下手處　此

之謂三字正與所謂相叶應與他處不同言必如此而後可得吾心之快足耳是著力語　愼就有簡點關防勿令一毫虛假之私潛伏於隱徽處所謂毋自欺者正於此愼字大得力　說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　小人厭然之心亦是良知之發但不能謹于平日至見君子而後爲此揜著亦何益矣　最妙是本文一已字乃他自家肚裏瞞不過也若作旁人解反寬一步　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君子所以必先自愼其獨　誠中形外是指小人見君子而后厭然的眞心說良知在人不容瞞昧此謂誠之不可揜也唯誠不可揜所以君子必愼獨　愼字從心從眞眞心上惕若何處　不是十目十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凡人身不可無心而心不可有身身不可無心者目能視耳能聽口能食非目視之耳聽之口食之也皆心視之聽之食之故能見能聞能味也心不可有身者一心之中萬理皆具虛靈洞達本無偏倚故形器皆神一爲身役則全體窒礙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非心有之而身有之聲色滋味不能快其肢骸之奉則萬感緣之而起故脩身者必使其心不爲身役而後可以脩其身耳目官骸各有所司玩好珍味不以快欲則無形非性無器非道視聽言動皆一於禮身安

有不脩者乎

正心脩身功在誠意中兹復舉身心相關言之以見脩身之在於正心也　不得二字有意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則此心向來澄湛之本體不由他做主　人有此身便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感先儒所謂從軀殼上起念者也　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人心之累緣身而起人身之累亦緣家而生身有忿

憧恐懼憂患好樂之擾而後心隨身而役家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接而後身與家而偏非心與身不正不脩而內役於外與已役於物故至此君子自誠意而後雖外與物接而中有所主正心而不使心爲身累則心正而身卽以脩脩身而不使身爲家役則身脩而家亦以齊凡我不逐物而移則物卽由我而治是故脩身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在家而好惡在身可好可惡之人在家而知惡知美在身不必以我之身求家之齊而但不使以我之家役我之身則身以此脩者家卽以此齊矣夫齊家者非能

泯不齊之形而以平等爲齊物也但因物賦物而各得其所耳得其所者以知處物之於其所者以物惑知以物惑知則逐物而不能格物故曰畏其背止其所也格物者亦格其物之各止其所而已矣

兩節俱言身不脩而家不齊意在言外　脩身只言好惡蓋國家天下之通關處也治國只言孝弟慈平天下只言老老幼幼恤孤皆提脩身之關鍵言之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好惡之通於國則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其通於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卽好好色惡惡臭之一點眞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此正所謂格物致知之眞脈絡也　正心以前所防在源故患其有所正心以後所防在流故患其有之致知者所以清其源而制其流也故剔出知字正救辟之良劑　此節只申明上文之意不可泥章句遂分上節爲身不脩此節爲家不齊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由者如三軍之聽令於將帥不可使知者如慈母之乳哺乎嬰兒蓋物莫不有機而機必操之於己今使盡國人而敎以事君事長使衆勢不能盡喻此如赤子之有欲而不能言也若盡國之人而敎以孝弟慈斷無不可知此如三軍之聽令於將帥也人莫不有家故孝弟慈無

不知人不皆有國故不能知事君事長使衆以能知之孝弟慈興起其不能知之事君事長使衆而民無不從則謂之機聖人立道綏動平章協和不過探性命之原以得其大同之理故所操約而其應甚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亦各從其類也書曰勑天之命唯時唯幾能勑其幾則萬物就理君子以教國之道藏諸身孝慈興事君使衆不同而仁同弟興事長不同而讓同仁讓總歸一仁而身爲之率其事親必孝其事兄必弟其子幼必慈而家無不喻家喻

而國無不喻其教之而喻者孝弟慈也其不教而喻者事君事長使衆也一身之孝弟慈有而一國之事君事長使衆無不有則豈必出家而別有所以教國之道哉夫赤子之寒暖燥濕赤子不能知也不能知而時其衣食則亦無不喻也民不知事君事長使衆亦如赤子之不知饑寒民之從仁讓亦如赤子之喜得衣食慈母以誠求而赤子之心喻君子以身率而民之心喻要之皆同此心耳同此心謂之恕故曰類得其類無不從故曰幾三詩所稱有一不本於身者哉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亦唯勑其幾而已矣孝弟慈正君子

所以教國人者也君子只教國人孝弟慈而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國人已無不喻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正不言而喻之妙如慈母之誠求而赤子亦能自喻也下則言教非徒求諸人必先反求諸己果能脩身以教其家則家之人從而國之人亦從矣三引詩俱要跟脩身意來不出家字兼百姓在內泛言家國相通之理未說到教家康誥節是言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衆總是本然之誠借不必學以明不待教之意既知孝弟慈則自知事君事長使衆如既嫁則自能養子也一家仁以下方著到君子教人上而歸本於身以見君子之教人孝弟慈皆君子之自脩其孝弟慈而非徒以言爾如此劃開方不混雜此章發明治國在齊家而其本原全在身上曰孝弟慈曰帥曰好曰藏曰宜曰足法皆本身教來　通章血脉全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蓋家國之間惟有一種眞精神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之人翻然勃然不待教令而自然興起此眞精神謂之誠謂之所好不誠不足以言好也實有諸己誠也實無諸己誠也所令必如所好誠也不曰所出乎身而曰所藏乎身見此皆眞神所鬱結也不然豈能如赤子歟

喻於無言之天　治國平天下只一與孝興弟興慈便了事君事長使衆舉民之所遍於君者言之以盡其類總不出此三端耳非泛言一理也　按孝弟慈之所以能遍於國者不外一箇眞心之相通耳引康誥剔出心誠求之一句正指眞心之自然流貫處言之　上文提出一幾字然握機而運者到底離不得身也故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　此節專挑出恕字示人　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　恕字與他處別他重及人此重推己　藏身於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即堯舜之帥也

已隱含下章絜矩意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天下之大唯賢與財而已矣賢與財不並立好賢者必不好財好財者必不好賢人主清好惡之源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好惡則所好者必在賢而所惡者必在聚斂之臣人主不能清好惡之源以一人之好惡爲好惡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所好者必在財而所惡者反在老成之士夫財者老之所以養長之所以事幼之所以撫天下之財人主與天下均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奉幼有所養則子不悖父少不犯長父不棄孤一家之內骨肉相連閭井之間鄰里相保邦國之大禮讓相維四海

之遥仁義相屬太平久而國無大費則不期富而自富矣設財聚於上而民無所資則骨肉不相顧朋友不相親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飲食虧則民心渙也夫民唯是父子兄弟親愛顧戀是以可安不可危可聚不可散若貧無所依則嚮然喪其樂生之心賢主知其然是以貴德而不貴財寶善而不寶金玉使吾之心唯以天命民岩爲心而求賢才以自輔凡選舉而加諸吾民之上者皆爲吾愛養斯民而非聚斂以長吾驕泰者也則得一賢而衆賢自至得衆賢而萬民自安至於萬民舉安而財有不富國有不利

者哉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欲養民而不得賢猶欲從禽而無虞人也必不得之數矣夫財者天地所生一人之生天即予以一人之財故百姓有財以養其身士大夫有財以養其家推而至於諸侯天子莫不皆同故君能知天之心者通天下爲之均財臣能知君之心者通君民謀其貧富若不能知君之心則必不能知天之心而逢迎聚斂以希寵倖如割手足以充口腹究之手足去而體亦隨以仆斷未有能永享其利者也賢君觀天命之原察聚散之理與賢才共謀百姓而家使之給人使之足人人得以養老長長恤孤則孝弟不倍矣孝弟不倍則相保聚矣民保聚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教民之道治國已具平天下者特在有以給之使遂其興起之心爾此絜矩之君子所以好惡同民而專務散財也上老老三句即教國人而

天下之興仁興讓已具此句已將治國勞去下只言絜矩以散財使民有財以養老長長恤孤而天下平矣但人主不能清心寡慾以好賢賤貨故引詩書之言天命民岩以警動之要之期於散財而已矣聚斂之心而後能排去君子以專權誤國也

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同其貨財用人之欲乃是公貨財用好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也三箇上字提起極有意在若曰爲人上的有父母兄弟妻子要仰事俯育專私其利於己不得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既事聚斂則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重在君天下者當絜矩以好惡之

不重在大人身上人主不能論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以自禍其子孫宰相不能好賢則一念好惡之偏足以空人之國家不曰拂情而曰拂性人性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即是眞性拂人之性則生人之厚已斷造物必以爲不祥菑必逮身辟則爲天下僇也理財而必先慎德用人而必先仁人方能好能惡可見天下治術未有不自心術做來故緊接是故二字指出忠信驕泰見得平天下的大道得失仍在人主自心上生財既有大道則非惟不當聚亦不必聚也又用此聚斂之人何爲雖有庸君誰不好義之利者而卒背義以趨利則聚斂之小人誤之也故引獻子以警之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獨急急於財第小人欲媚於君多借此以爲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

大學述 終

中庸述　浙汜陳詵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之與天地萬物相通者惟此一中而已矣中者何一陰一陽是也天地非中無以爲命萬物非中無以爲心人非中無以爲性天地之間有陰必有陽有寒

必有暑有春夏必有秋冬而在人則爲喜怒哀樂陰不偏於陰陽不偏於陽故陰不密陽不散喜不偏於喜怒不偏於怒哀不偏於哀樂不偏於樂故喜不脩怒不濫哀不傷樂不淫不偏者非酌劑之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有自然之中卽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者爲中不得其節者爲不中天地有自然之中卽有自然之節故無愆陽無伏陰萬古如斯人心莫不有中而發之往往失節者此不由於發之時而由於發之始亦不由於發之始而併由於未發之時未發之時見聞俱寂天命本體湛然常存而人心非昏則散於不睹而妄生其睹於不聞而妄生其聞但有睹聞而無不睹不聞是以未動之時憧憧紛擾固已離其本體至於初動之際又不能於此省察而一任其遷流於是喜怒哀樂皆與人乖而天地萬物無一可通者矣脩道之君子於人事不接之際湛然知夫天地之間莫非此理之所充塞而天地萬物皆與吾心之脈絡相通於是兢業保持不使一毫私意得乘於其際而至於念之初動更必審其所發當否以合於義理之本然則推而放之東西南北莫不皆準而四海之大無所不達矣夫中非虛寂之

中乃萬事萬物莫不皆具之中亦非徒包涵之中乃彼此對待相合相制之中故雖太極靜涵形聲聞寂而此中之本體如草木之含包而無所不具而枝葉華實聲色動靜之間又有至微之中以爲發生動運之本故草木鳥獸非中不生而中卽草木鳥獸之所以爲心人能不乖此中則吾心之喜怒卽天地萬物之喜怒吾心之哀樂卽天地萬物之哀樂不乖於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實不乖於天地萬物之中也不乖於天地萬物之中實不乖於吾心未發之中也理無有不具道無有不通忠恕一貫莫不皆然天地有

不位萬物有不育者哉異端以虛無言性謂天地萬物皆由性中來夫既成乃可言性未成不可言性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未成言性是猶指太虛而以爲草木鳥獸也夫草木鳥獸未始不生於太虛而不得謂太虛即有鳥獸草木唯以命言天而後知形氣之非天以性言道而後知清淨之非道知形氣之非天則知天即知性知清淨之非道則知性即知道知性與道而敎乃不入於岐趨矣庸者至常之理天地萬物皆由此出鳶飛魚躍舉目皆是豈不是常　不睹不聞是未與物接渾然天命之初獨是將與物接方成人道之始戒謹恐懼

則可以見天命之本體愼獨則可以收率性之全功　不睹非不見也但非以視而見不聞非不聞也但非以聽而聞此時正可想得箇天命本體　不睹不聞只是一箇中凡陰陽皆可見聞而一陰一陽之中則不可見聞即所謂太極本無極也　通章只是發明率性之謂道一句道即是性故不可須臾離性須用率故要戒懼愼獨而所謂性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率者即發而中節之和中是大本和是達道豈不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有豈外脩道而別有所謂敎哉

中綴之以庸者明對隱怪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幾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處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反之未發之體原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逞精采即此是庸　天地萬物只是一性中和位育只是一道脩其不中以致於中脩其不和以致於和只是一敎而其最喫緊處只在喜怒哀樂未發與發之頃未發是中即天地萬物保合之中中節是和即天地萬物各正之和可見萬物不在天地外天地不在吾性外天命我以性即命我以官天地府萬物之道率者率此脩者脩此

性道敎三字從來有此名目緣人認錯子思從頭指點出來以爲性非影琢天命便是性道非遠人率性便是道也敎非強世脩道便是敎也　三句遞說首二句相連爲是道字提起看當時異端亦各言性但不知其本於天故子思劈頭指點箇原頭出來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通子思自家註脚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乃知天之所以爲命即人之所以爲性　率字不是用力字只循乎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　脩道二字只就自家說爲是即戒懼愼獨是也但中庸之旨不分人己故脩己之道亦是脩了盡人盡物之道非脩道之外別有道以敎人也　所不睹者戒愼謂觀道於無形也所不聞者恐懼謂聽道於無聲也玩兩箇所字則不睹不聞自性體言非自時境言　戒愼二句是全體工夫該動靜說　君子不離道之功已盡於上文不睹不聞中第吾人之心常定者其本體常動者其眞幾此正理欲分途處故就中提出箇愼獨工夫正爲下學指點下手處戒懼是全體愼獨是緊關　莫見莫顯與十目十手二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不可離處若講做十目十手話頭如反觀內照等語便與本章上下文不相蒙且與後面費而隱微之顯俱不合　莫見莫顯云者蓋謂此獨非一人之獨也乃天下大本達道之所在也下文天下字正對獨字言而大字達字正其顯見處獨惟有關於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所以爲莫見莫顯所以當愼　未發爲中性也中節爲和率性也大本達道則道之謂也就率性上指點出箇中和而著其爲大本達道以明道不可離意　節原是未發中所具因物順應無所染著無所馳逐與本體不相乖戾故謂之和　按中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則其氣象不見　勿添出情字俗解開口說未發已發添出一箇已字便差未發是發的主宰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即發而有未發者在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中節之中字從謂之中中字來中節中其中也　未發不在發之外是和之所統會也千變萬化靡不翕受於此資始於此故謂天下之大本發又不在未發之外是中之所流行也萬物共由通達無礙故爲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工夫上文戒懼愼獨已盡提起一句亦只據見成說不必推深一層位育不必分承中和萬物育亦承天地位來

前說天命之謂性後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正是天命之謂性的註脚前說率性之謂道後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正是率性之謂道的註脚前說脩道之謂教後說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是脩道之謂教的註脚然性命不得分爲兩物中和不得分爲兩念戒懼慎獨不得分爲兩功未發與發不得分爲兩境位育不得分爲兩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自古帝王賢聖之傳不過一中而中之所以爲庸者何也陰陽升降而爲天地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寒暑代謝而成歲功呼吸出入而生萬物凡夫喜怒哀樂禮樂刑政生長斂藏大小高卑莫非陰陽闔闢所爲

而此一陰一陽之間唯其無少偏倚是以往來不窮使天下有一物能離此中則必不可以爲物不可以爲事故中則無不庸而君子之中庸者則唯時時戒愼恐懼收斂退藏以歸於至密之地然後能隨時處中而小人之反中庸者亦不能離天地萬物父子君臣愛敬仁義屈伸動靜萬有不齊之至理而或泯之以爲無或同之以爲一或反覆之以爲辨甚且以聖賢爲不足爲以帝王爲不知道而假之以逞其私此唯不畏天命宅心恣肆以至此夫肆則偏偏則無物天下未有往而不來屈而不伸靜而不動而能成萬物者也此中之所以必庸而不庸之不可以爲中也而君子小人之統自此分矣敬則不中即無忌憚凡有理即有氣有虛即有實有道即有器無氣何所爲理無器何所爲道佛氏之清淨何嘗不敬然外形即非性毀器即非道其壞敗體去人倫即無忌憚也故君子言時中而不言戒懼小人言無忌憚而不言不中內外初無兩層也一喜怒哀樂關係甚大喜怒稍偏可以使天地易位生民塗炭所以君子戒謹恐懼惟恐一時不中小人不知此理一味任情肆欲究之民物受傷一身豈能獲福故不曰畏懼而曰忌憚畏懼尚是理忌憚則禍患在其中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以無物可離而爲庸則所爲庸即所爲至而合乎中者爲至不合乎中者非至凡物有樞機是以能往

來能闔闢能變化能終始凡事有樞機是以能推行能感應能鼓舞能盡神樞機者何中而已有仁有即有義正有禮序即有樂和未嘗倚於一偏而人不能戒愼恐懼則唯任其情識而不復知天命之微於是喜怒哀樂無一中節而能之者鮮矣夫民既鮮能則必賴有脩道之君子而脩道之君子必何如而可爲斯道斯民之極則哉亦唯在乎能明與能行而已矣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一頓轉服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　中庸二字雖並提而中意全收在庸字上蓋爲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無過不及只形容得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愚不肖者減不得一分賢智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無日不行於天下而人有不行者由於識見之偏道無日不明於天下而人有不明者由於趨向之誤通衢大路萬國可通而不能使昧昧者之勞通四達故妄生意解與圓於知識者識不同而謬同周行大道如砥如矢而不能使空處者之瞭然心目故妄希一蹴與半途而返者力不同而妄同蓋道不可離如日用之飲食而人之有道如飲食之有味無無道之

日用無無味之飲食能知者鮮由於不能隨在而潛體之耳誠能行著習察道安有不行不明者哉噫道在一中而人之知行有不中無怪乎過與不及而不行不明也道行於天下則明故先說行後說明人必知道而後能行道故先說知愚而後說賢不肖但道之行由於人之知所謂知止而後能得也道之明由於人之行所謂行著習察也通節大概重在道之不行不明夫子無知行合一意末節說道何嘗不行不明但人不知耳方歸到人身上　人莫不飲食即道不可離意鮮能知味與上文鮮能後唯聖者能之相叫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在天下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道何嘗不行然而知者之所鑿愚者或從而震焉賢者之論說不肖者或從而聽焉則日月有時而晦蝕江河有時而壅竭矣道豈能自行者哉鮮能知味便是非知之過即愚之不及故曰道其不行子知罟擭陷阱是賢之過不能期月守是不肖之不及便是不能行道而道不明但此節說道不行而下節不說道不明蓋顏子一人行道不可謂明必人人行道方可謂明書所謂百姓昭明是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道無不中而中無日不在天下未有中而不在人者自人以意見參其中而心之聰明乃與道體相隔故知不及道而知小大知之人知道即在人故好問而不逞己私知道本在邇故好察而不探幽渺知惡者

非中而善者為中故有隱而有揚而又於善之內擇其至精者以為中故執兩而能用然而非遠於民也中之理在民非民無以為中而非中亦無以用之於民一念非中一念不能用之民一事非中一事不能用之民唯於民而得中即以中而用於民故道行而民無或咈苟非知與道際安能渾合而無間乎異端以因任自然為民性而不知民性之為中此所以自謂賢知而實與愚不肖同其不及也則知小之過也

上節說道其不行矣夫是空說箇道不行此言必如舜之大知這道方行下節言世人多用私知所以不能行道必如回之為人方能行道回之為人深潛純粹便非子知自用四節迴環究竟是知之意多故上

章歸重鮮能知味註於顏子我出道之所以明一句將明字貼在顏子身上遂有知行合一在上在下之論糾纏不清　中理人人同具好問好察舜知有中不知有人我也隱惡揚善中自當如此也執兩端於善之內又求其至中所謂惟精也至於用中則去兩而惟一矣善到兩端處最難擇此章當提中字作主蓋智與中原無二體凡智體合不著中體便是小智智體合著中體便是大智夫中也者無我無人無精無粗無遠無近善而已矣無惡也一而已矣無兩也只為人自家生出意見來分人我分精分粗分遠分邇不能化惡而歸善不能會萬而歸一非智者之過則愚者之不及矣惟大智如舜知體渾是中體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不自用而取諸人非合衆知以為知意虛靈之真體無一毫知識意見之蔽而無所不通者在是矣即所謂無知而無不知也此所以為大智也　說用民之中者非說以其中用之於民者亦非曰其中者凡民之中皆其中也隨他取用絕無彼此界限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大舜不矜其知故能無過不及下此過中之人即不及之人予知之流求過乎中無一不攖禍患而本然之明究不能離中庸故能擇而予知之心驅之則未幾而仍不能守夫老莊之變為申韓虛無之流為清談其禍可勝道哉而彼猶以己之知駕乎古今聖賢之上也則唯知之自用為之也

此章拱出予知二字正是賢智一生受病處擇守兩意即大舜精一工夫然能擇正在能守處見之不能守畢竟是知之不真世人不乏聰明自負之士只因錯走了路頭往往日趨於隱怪故夫子即借他自知一念以破之　上段不是喻辭罟擭陷阱只是險處君子居易一切俱是坦途小人行險便終日在罟擭陷阱之中　擇乎中庸此擇字要看得淺　驅非人驅乃自驅也非必是為利驅為勢驅即自己之智驅之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予知之人過猶不及則能守者必不自逞其知回之為人聞一知十可謂知矣而深潛淵默絕不稍露聰明故不違如愚而擇中庸而得一善則兢兢守之而唯恐或失蓋不矜其知則與道為徒而不敢過者自無不及也夫舜之知不遺一人故能用乎天下回之知不形一己故能守於一身欲行道者豈可不知舜

與顏淵之知哉彼予知者未有不反中庸者也　擇乎中庸句當重讀乃從萬理始終審擇得惟中庸為確不可易是以既得一善即與心體相印而更無一毫變易之心此即是聖經知止與上節迥然各別　此章重真知上而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即擇亦甚細中庸雖渾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細殊必須隨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　一善甚活與孟子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口氣同　拳拳字膺字都是身上借用字眼實實落落以身體之無些子放逸所謂篤行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有才力者皆能為之至於中庸不恃才而得不恃力而存唯於平常日用之間事

事有其至當不偏不倚合乎天命無妄之眞則有才者患其鮮終有力者遜其謀始也夫堯之平章泰伯之德比干之仁莫非中庸唯其合乎中庸是以千古莫及使是三者而徒爲高世之事則亦何難乎均之辭之蹈之也哉

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　三者在聖人亦皆庸行中事惟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勦峻節而步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內最難也　夫子嘗大帝堯德泰伯仁比干惟其中庸耳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

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天下有所爲偏倚之強者因乎風氣者也有所爲中庸之強者根乎性命者也南北之強其行也有常其習也有素能柔者不能剛能剛者不能柔皆非理道之正而囿於風氣之偏特其所居使然君子之強不囿於習俗不因乎時會可剛可柔而不可使爲委隨爲偏執可治可亂而不可使爲得意爲失己其操守堅固如乾之貞而終乎四德者夫乾唯無強是以能行健不息而爲強設有一強以主乎其中則其強必不能以久君子止一中庸而人己否泰俱不可易故乾之強由元之亨利而至於貞固君子之強由守中庸而至於不變蓋元氣充實則庸華堅完而菓木之有苞甲亦由滋生之不窮爲之也人可不知中庸之所以爲強也哉

強一也率性而出則爲中和倚於氣稟則爲南北須從心體入徹處辨別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爲氣習所移抑而強與句即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字所當強字　強曰而強正要他在自己身上當下識取本來面目　二居字根二方字來言居便有圍於方所之意若君子之強則有立不易方而又有員轉不滯者在　和不流中不倚則無依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境界也人見爲不

變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定力何如而不曰強乎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大舜執兩用中一而能權則何待素隱以爲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豈必行怪以爲述顏子知爲人之必中庸故服膺弗失而不已蓋中庸之理無事可遺無時可失如衣之被體而不可離如飲食之適口而不能告人而其於世也歷有道無道而皆不可變故君子

於人如天之在山而若將可近而人於君子如山之望天而終不可即蓋似近而實遠似易而實難非聖人不能有此潛確也夫人莫不飲食而民卒鮮能由於不知味耳誠知中庸之大遠於隱怪而機不能已則又安有不見知而悔者哉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其中庸不可能之謂乎

素隱行怪是設心要做一種奇特出人處以邀名而人情厭常喜新故遂有述之者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湮而想見先年有高奇之事遂杳藐而迎取以為新有字要看得活　中道現前原不待素隱而素之是過素也怪即隱者素而行之非以知行分兩件以下遵道而行反照自見　吾弗為之矣不重在表已之不為只是說這箇決不可為亦不必補出所為在中庸吾弗能已矣不重在表已之

不已只是說這箇真機自在住手不得處兩吾字只活帶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　隱怪之徒孤為名心大盛意欲以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見其奇不知道實不外於中庸只是此念毫無斷續毫無夾帶處便成絕德何必隱之素而怪之行耶所為吾弗能已矣固如此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在天下渾淪磅礴無非一氣之所充塞然非氣也道也一陰一陽之理天得之為陰陽地得之為剛柔人得之為仁義物得之為聚散而多寡不齊之數遂有清濁高下大小久暫之分而要其一本萬殊皆有合同散殊之理合同者仁也散殊者義也有合同則必相親有散殊則必相敬相親則萬物之情通相敬則萬物之分別情通分別而道舉無有越此者矣然而非有所造作於其間也有自然之知能在焉陽之噓陰之吸太極之生兩儀也陽得陰而亦吸陰得陽而亦噓兩儀之分四象也有噓吸則有交感有交感則有往來往來者知能之所從出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成利者自然也自然者良也夫婦之知能夫婦不由於學慮故夫婦可量而知能不可量今夫天地能為化育而不能為經綸是即夫婦之不知不能也夫婦不能為仁義而能為愛敬是即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也由其自然者為四時為晝夜為仁義為飛躍莫不有知莫不有能不可謂天下有一不知有一不能由其不能然者為形氣為時會為盈縮為缺陷不必皆知不必皆能不可謂天下無不盡知無不盡能可與知可與能者天

地萬物皆由知能以生也不盡知不盡能者知能不以天地萬物而盡也唯知能皆出於道故天下無不與有之知能而亦有不盡知能之道然則天地豈大鳶魚豈小聖人豈至夫婦豈不及者哉君子觀日月之晦明則知內外之所以分觀山川之肴錯則知恩義之所以濟觀性命之各正則知咸恒之所以辨舉天地總一知能舉知能總皆一道則凡天地之為上為下莫非斯道知能之所顯設而又何必岐端以為至離小以為大舍莫破而言莫載哉要之道必散見於無窮故有與知與能道唯隱藏於莫測故有所不

知所不能即散見無窮之體而有隱藏莫測之機故天下之至察即天下之至隱而不必舍費以為隱行怪以為述前數章皆言中庸而未言中庸之實此舉道之全體言之而天地萬物無有能出於夫婦知能之外者此君子之所以必中庸而中庸之道之所以歸於君子也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唯異端好為隱怪故以中庸為君子之道費即顯設之謂凡鋪設未有不費者不睹不聞總是一中中則有自然之知能凡屬知能之後者皆可與知與能其在知能之先者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也

中庸多為隱怪者立教彼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箇玄妙之道不知離費無隱故撇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其所以然不可得豈不是費即隱費字最奇即費用之費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天地之化動而愈出古今之運往而不返皆費也即章而萬象寂然即變而繅塵不動故曰費而隱非費而又隱也斯道運用充塞極其廣矣然只在吾性之不睹不聞處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如此方說君子之道由夫婦而推至聖人天地不能盡便是道之至大處而其大處又無空隙滲漏故總承之曰大莫載小莫破其實大小不平更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夫婦為小只是這箇道說大亦得說小亦得

夫婦知能照下文子臣弟友首章喜怒哀樂即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暗合處至字不應就隱上說做玄妙看分明是就費上猶云論到全盡處拗大在化育上見高明博厚之類不可作形體說莫能載即是莫能破渾淪磅礴處莫能破即是莫能載的精神貫入處大小原非二物大小分不得上下亦分不得只言其上下察而已分戾天為察於上躍淵為察於下便成板局鳶飛魚躍即吾與知與能者察於上下也不然不過氣使之然何能一一循道而謂道在是哉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只一般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察與隱照看把夫婦來結住一章氣脈正收拾到實體處造以履其

事言察以著其理言正著在君子身上造端非托始也夫婦之與知與能行即其所不能知所不能行之端也端即至也夫婦即天地也察乎天地從夫婦之端而究言之耳更何漸次之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察於天地而始於夫婦之知能以人人共此同然之心也同然之心在聖人不加多在常人不加少天地以此而易簡鳶魚以此而飛躍無非此忠恕之理貫通於天地之間乾之確然是卽忠之所以盡己也坤之隤然是卽恕之所以及物也事父欲孝事君欲忠事兄交友欲弟欲信此確然不易之理是爲忠以求子之心事父則能子以求臣之心事君則能臣以求弟求友之心事兄先施則能弟能友此隤然至簡之事是爲恕忠恕人人可能而有不能者以其求道於遠而不取則於人且徒事於言而不實求之於行

也夫徒事於言則不求道於知能之中而求道於未有知能之始無論夫婦非道卽天地亦非道可言而不可行故言常有餘而行常不足實求於行則不求道於不知不能之外而第求道於共知共能之中在聖人或有所未能而夫婦無不與知能言行可以相顧故行不敢不勉而言不敢盡言不敢盡者言不遠道也行不敢不勉者不遠人爲道也而總皆一忠恕篤實之心故已之心盡則天下之道無不盡矣夫天地唯此忠恕故能成化育人心唯此忠恕故能行達道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實心者天地之所以貞觀日月之所以貞明吉凶之所以貞勝天下之動之所以貞夫一者也聖人然而夫婦無不然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今人不知人人之皆有忠恕忠恕之違道不遠而必遠人爲道於是以仁義爲嶽壘以無欲爲素樸子臣弟友之倫一切等之果蓏之理而不復有忠恕之實豈知有不願之心卽有勿施之則有求子臣弟友之心卽有事父君兄友之則乎而又何可遠人以爲道乎 中庸首章是言道之原於性次章言中庸必歸之君子民鮮能至唯聖者能之言必知仁勇然後能中庸費隱章言中庸之道自夫婦知能以至天地萬物皆無有二以前皆未說到爲道工夫此章方言爲道工夫只在忠恕不欲者勿施之則我求乎人者施人之則二者皆忠恕也以

此爲德是庸德以此爲言是庸言以其皆不遠人也而行之謹之不敢不勉不敢盡以至言必顧行行必顧言如此慥慥篤實絕無一毫虛假則道有不近者乎下章又言如此爲道不可一毫有願外之心而自邇自卑則又有卽卑邇而高遠之事此後遂極言修己治人配地配天凡所爲高遠者無一不從卑邇中來皆不遠人以爲道者也

遵章重在違道不遠一句伐柯一節則爲忠恕發端夫子喫緊教人處在忠恕二字上 此章重一人字以人治人勿施於人子臣弟友皆人也認得人字透徹橫說豎說都是不遠的道理 道不遠人夫子指點出箇人字來正要學者在自己身上體認得其所爲人卽得其所爲道矣 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止者卽此是

道之意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道在於行而行不可以願外易以遯世無悶爲潛龍而魯論以不知不慍及知命爲終始蓋稍有願外之心則必不能心安於行而果知行之無在不自得則自不更求於行之外也事父君兄友之道卽在求子臣弟友之心人惟人已不能相通故此心窒而無所得若以此心流通於上下之間則忠恕之理上際下

蟠升降出入無所不貫觸處皆有生機隨在不能自已故行富貴而富貴之位得行貧賤而貧賤之位得行夷狄患難而夷狄患難之位得人以位爲止境故畔援歆羨而生怨尤君子以心爲生機故人已上下相貫通而鳶飛魚躍莫非忠恕之顯設於天地蓋讖忠恕則乘龍可御天不讖忠恕則寸心如叢棘卽富貴尚生怨尤況貧賤夷狄患難之遭逢乎然命非性外盡性卽所以立命人有願外之心必不能盡性故言俟命而不言立命究之俟命未有不立命者也失諸正鵠反求諸身比禮比樂則射中矣故下文遂言

遯之必遠卑之必高之道　位雖有四行只一行不陵不援只不願外耳正已方是行人處富貴只是願外而爲陵援是以不行貧賤夷狄患難皆然正已卽是易願外卽是險易卽是命德必有福也射之不中身爲之君子亦行其身耳外何與焉

通章只是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其得力處只在正已而反求諸身是其正已處此聖賢涉世之寶學　二句一氣說　行字要理會因位盡道非苟且塞責　素其位只是還他本色增一分不得也減一分不得要知增處就是減　不願句玩一其字正指素位中伏有外字之意若外字勘不破就是位以外一切無營逐而位以內所行者事微不與位協意微不與位適皆外也皆願也蓋人只知無求之爲不願外而不知正已之爲不願外要透入正已意方見微密　四箇行字有實落工夫在　人屢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自得不相妨　正已不應素帶上位下位說從君子不日學問工夫上看已卽下文身

字正已云者備體於天命之初無所欠缺之謂也無怨正自得之徵不怨不尤又在無怨內抽出言之怨天尤人工夫便放寬了到不怨不尤的地位方是工夫無歉乎處　易與險就心上說居易者率性自然坦夷平易險不是危險以小人之心行之都是險道　易者中庸也險者反中庸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雖不遠於人而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理與夫帝王卿相經世服物之規重蒸格被之道與麗之功叔氣之所以敷禎祥之所以召使皆視爲高遠而非吾生所有事則亦卑近而不可以服好異者之心君子

之道務乎此常得乎彼爲其一卽得其二道非無遠而非舍邇以爲遠道非無高而非舍卑以爲高步步邇卽步步遠步步卑卽步步高不必預有所期而能馴有所致故不必舍人爲道而自無不可達天者矣詩言妻子言兄弟詩非爲父母言也而夫子以爲父母順父母非徒宜室家樂妻孥而宜室家樂妻孥父母亦無不順天下事未有不自邇而得遠自卑而得高者也此所謂務乎此而得乎彼者也爲其一而得其二者也不必預有所期而能馴有所致者也以下遂極言卽卑邇而得高遠之事既言道不遠人恐遺却高遠一層無

以服好異者之心因言務卑邇自得高遠只做目前一節自有意外一節不期而至如宜室家而得父母順也上文居易俟命下文大德受命易與德卑邇也命高遠也有易與德則命自至必然之理以有鬼神存乎其間耳

指出一箇自字不是由邇而至遠由卑而至高之說乃是謂行遠只自邇處行之登高必自卑處登之也到底不曾離了卑邇妻子之樂兄弟之翕本非爲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行而至無階而升者一讀詩可知也此言邇之可遠亦邇之卽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卽高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首節強分階級以示人引詩則舉階級而掃之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道何以由卑邇而得高遠以有鬼神爲之也凡不知其然而然者爲鬼神草木之花也而香色俱備萬物之生也而知能自具善惡而禍福隨之如形之於影如響之於聲如潮汐之必以其時而莫知其所從至故鬼神者以爲有則不必有視無形而聽無聲執而索之無所也以爲無則必非無盈天地之內充塞遍滿不待求而舉念卽至者也忠臣之於君孝子之於親君子之於仁志士之於義豪傑之於功名凶人之於不善帝王聖賢之於德業苟積之終身無間則其

應亦必有不可解者此非我之所能而鬼神爲之者也我之所能爲者人我所不能爲者天人盡而天見但患積誠不至耳草木積誠於地而發爲華實萬物積誠於氣而發爲形生君子積誠於理而發爲德業人有一日之誠卽有一日之鬼神有一念之誠卽有一念之鬼神祭祀之洋洋如在屋漏之不可射度念之所在卽誠誠之所在卽鬼神君子務卑邇而得高遠致力於日用常行之內而通達於無幕無垠之鄉豈有所勉強於其間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二氣之良能發皇昭著而誠之自不能已也人亦積誠

於德而已又何庸心高遠哉此與下節總言誠即有鬼神誠即實理實理自有變化誠之不可揜乃鬼神之情狀舜之大孝而得福不測之故鬼神爲之然只是德所自致何也誠必不可揜也

此章即鬼神以闡莫顯乎微之義其所云弗見弗聞正與不睹不聞之意互相發明蓋吾人從陰陽變合而來原與鬼神合體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只因有生後參以僞妄便失却立命根基下文以承祭言者此念最誠非由作意故借此以爲指點正見顯微之無間耳夫見聞不到之地可謂微矣然念伏而神與俱潛念起而神與俱現此人心中一毀不可磨滅之精誠怎揜藏埋沒得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鬼神而云爲德其德自人心爲之也人心上何以見鬼神之爲德也爲之以誠也誠即齊明盛服而不射之心也洋洋如在乃齊明不射之心所顯處故論大段則人心亦鬼神所體之物論切近則鬼神體物體於人心之誠以誠字著在德字上方有著落贊鬼神正是贊道天地間只一氣流行而有陰陽耳鬼神則氣

之靈而默運是氣者氣不可指爲鬼神而氣之中有鬼神在焉何物非氣何氣非鬼神直是充塞天地之間一氣之往來屈伸即造化之妙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凡物之體即鬼神之體體物而不可遺者妙萬物而無不在也不是以祭祀之鬼神驗造化之鬼神天下無二鬼神也鬼神體物不遺驗之人心爲最顯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若或使之也連那齊明盛服亦是鬼神不遺處上三節皆微之顯不可揜處此乃指出誠來詠歎之是直斷語非推原語玩如此夫口吻只是歎誠不可揜聖人特借鬼神以詠歎耳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即鬼神之德也人於家庭父子之際克諧烝乂亦不過自盡其庸行之常而元德爲之升聞福壽爲之兼集者豈有異悖其間哉然而操之若券者天無往非生生無往非福草木昆蟲得天之生皆有華以發其英有實以續其緒人於一枝之能造乎其極亦必發其名享其實傳習其業以貽子孫況乎與天地合德者哉蓋天下之物莫非天地之生爲之生之理爲德生之氣爲福生之用爲鬼神天

惟生生不已故德無窮而福亦無窮人惟材不足受福則生氣有時而盡若有可受之材必無不申之福福即生氣生氣即鬼神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鬼神命者合理與氣而行鬼神者也果與天地同德則亦與天地同福二氣之良能鬼神之功用不期然而然者也豈有可必不可必之疑乎然必歸之孝何也親者生之本也體生生之心致之所生之地以歸於其本如草木之根蟠於下而發榮於上故入愈深而枝愈茂身者親所生德者身所具德大而身全斯完其所生之理故盈天地皆生斯塞天地皆孝而天之命

盡是矣而道豈遠哉

庸德莫大乎孝故中庸以大孝達孝歷言之　大德即聖人之德或欲專就大孝上看却泥爲天子者祿位固所自有未必件件完備合此四句看分明有篤厚申重稠疊無已之意　上節只據理而言未露天字至此始言天之生物以發明必得之理　生物節只概自物言引詩方著到人身上詩言令德之宜人民即物之栽也受祿而保佑申即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　必受命應前四必字受字可玩是舜可以受天之命非天私之也

章中數必字非必之人必之德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家之傳也必有緒自祖父以傳其子孫子孫上而承其祖父之業若一絲之不絕而必有德以存乎其間祖父若非德無以垂統而貽子孫子孫非德無以仰承祖先之基業而使之不壞自庶人士以上至於大夫諸侯天子德不同而緒同庶人之爲父子大夫士之爲有家諸侯天子之爲有國有天下皆此志也凡不克家者必有憂庶人不能繼四民之業則憂士大夫不能紹箕裘則憂諸侯天子不能保宗廟綏四海則憂上無以承乎先下無以開乎後此吾身之憂也處乎先者莫能開處乎後者莫能承雖非吾身所爲而不能無憂也人情莫不如是故通乎天下而謂之至庸聖人者非能於庸而異之但能於庸而盡之武王一戎大定不失顯名而光前後則纘緒之至矣周公制禮不惟使文武得成其承先之志而能使天下皆得成承先之志則成德之至矣庶人一身之作述也大夫士一家之作述也諸侯一國之作述也天子

天下之作述也而又使天下之凡有作述者無不得其作述者也以一人之作述而能使天下國家人人各得其作述則一人之作述盡而爲所作所述者又何有憂乎夫尊富饗保追王上祀斯亦極高遠之至矣而不過盡其作述之常則武周之纘緒成德一如庶人之父菑子艾是已而又何遠乎　上章言大孝格天此二章遂言孝道孝莫大於承先而承先之思莫切於祭無憂章統言承先達孝章專言祭祀人子不能終身事親惟祭則愾聞僾見不異生存武周以此心遍之因而在上在下天地祖先無一不周皆如生如存一念所通非專以車服禮樂爲也　有子本立道生言孝道之生機勃發此處武周達孝言孝思之曲暢旁通下章達道九經皆親親之心所感動而觸發者故於五倫父子九經親親中先舉親親爲大不可不事親言之

蓋生意從親發動最易故曰夫政也者蒲盧也文武之政只是一團生意滿天地耳　成德與纘緒相對一是功蓋天下一是德流無窮人得申孝思文武之孝量方滿

全章主意重武周能述以貽文王無憂　尊爲天子四句舜言諸福畢備武言大有作爲　惟有父作故不可無子述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孝庸德也而前人之心無窮故人子之心亦無窮以人子之心而曲體乎前人之心則雖一家之事而已盡乎天地萬物之量周自后稷開基大王荒作以來文王纘緒承休所極不忘者祖宗所必欲逮者子孫臣庶至於西眷之顧尤所欽承怙冒之恩訖於下土此皆志之所及而事之所周原無一毫未盡爲子孫者不患德業有過於前人惟患事功不及乎前人前人創業垂統開十世之規模者其精神遠周乎十世

開百世之規模者其精神遠周乎百世即使勢未逮力不遑而意量所包必有以大開承而宏啓佑故人子精心體會則知擴充光大必不能外前人而別有所爲而稍有狹小之心則功業必致廢墜武周九廟之制祫祭之文殷士祼將本支百世其逮於上下者盛矣然九獻之儀九奏之樂有位無德者不敢祭有德無位者亦不敢祭而文王積功累仁實有尊之親之之志亦實有可尊可親之事則踐之行之奏之武周非以己功讓美於前人正舉前人所蘊蓄爲之引端竟緒使親之欲敬者爲之畢達其敬親之欲愛者

爲之必達其愛即使前人生存不過如是而止則親之心達矣親之心達而我之孝亦達其禮其義安有不達者乎夫事親者孝子之事事天者仁人之事前人既爲孝子必爲仁人後人能爲仁人方爲孝子故敬祖先之心必達於敬天而愛子孫臣庶之心必達於愛國武周圜丘以祭天方澤以祭地大享時享以祭其先而仁孝之思誠敬之意本天本祖之義有以貫徹於治國之道則上下幽明遠邇親疎無非愛敬一念爲之旁皇周浹而前人之志無不繼前人之事無不述矣夫以格祖先事上帝保子孫安國家而總

一孝以貫之則庸德豈易盡而道豈遠人者哉此行遠之所以必自邇登高之所以必自卑也

春秋二節即禘嘗中事末又兼郊社而言見其享帝與享親共是一箇意思　武周以孝治天下故專以祀典言達孝又以達孝言治國則遍於天下之意瞭然已明而人人因分以自達又在言外　所謂達孝全在二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遍處言之　此達字即承上章達字來達之義幽遍乎先人明遍乎衆志上遍乎天下遍乎地郊廟而遍乎海宇總一箇孝心無所不遍　或以遍變不拘解達字此意自在善繼述內不得渾說　二善字專主隨時變遍說　此泛論夫孝爲後制祭祀之禮張本若以革命等事爲善繼述誤矣　此條及下條一時事都是所制祭祀之禮重敬祖考上就其中寓愛子孫臣庶意故特於祭先處推其意義之周密而以敬所尊愛所親總之不得將時祭祫祭分爲兩項　句句粘先王方是敬其所尊　宗廟句提起作主蓋統冒下文宗廟即承上祖廟言於其中制有禮在　按此節要見武周制

作詳悉眞把子孫臣庶的精神與祖宗的精神渾乎一脈流通氣象　世系不亂便是敦睦的大規括　宗廟禮法之所在而名分又禮法之大者故宗廟之中亦行朝廷之禮　王侯異分然時所宜踐宜行宜奏使先王在今日其位禮樂當亦如此故五其字俱指先王生存之志事易見死亡之志事難見如生如存所以爲繼述之善而爲孝之至也就孝之斟酌調停處曰善就孝之眞切懇篤處曰至就孝之旁皇周洽處曰達　明禮經濟滾作一團正見聖孝之達於天下處　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序齒者老老也逮賤者幼幼也親親貴貴賢賢老老幼幼便是治天下之經敬所親者敬也愛所親者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者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又是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已畢備矣此武周之所以爲達孝也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記曰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明乎郊社禘嘗而治國如視諸掌者仁而已矣仁者人之所以爲人即人之所以爲政人生惟此事親之心其生意爲最篤由事親之心推之凡倫常事物之間遠邇親疎之

際莫非生意所貫注則天下爲一家四海爲一身協氣橫流而太和洋溢兆民之衆無有不得其所者矣但事必有宜而宜必有則苟無人焉講明而切究之或有謂禮義不如刑罰者故在乎求賢以自輔而求賢自輔惟在乎講明天下之義理天下理原於天而知之存乎學賢臣勉君好學以明理然後能全身以事親故身非親不修而親非賢不事人主內事親而外尊賢則仁心全而人道立身以此修人以此取人存政舉未有踰於一仁者也蓋人道之敏政在乎仁地道之敏樹在乎生蒲盧不擇地而生唯覩陽和之

所至政必待人而舉唯此謂吉之所通人能於事親而全仁則凡繫乎一身而爲道通乎天下國家而爲政莫非仁之所行即莫非仁之所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雖有五而推以事親之仁則皆一貫親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雖有九而統以事親之仁則無二知者知此仁也行者行此仁也成者成此仁也雖有生安樂利困勉之不同而加以三近之功皆可至知之成功之一故凡事統乎身而修身在乎豫不豫則不修不修則不定不定則窮道固然耳古賢臣之告君也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

始與于學學者何明善誠身是也仁散於萬殊謂之善善統於一元謂之仁仁全於人而善出於天唯學則可盡人以合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善之所維繫也非學則幾疑刻薄爲可用尊親敬體子來懷柔皆善之所推暨也非學則或以權勢爲可憑故必學以聚之問以知之思以得之辨以明之而行以成之則善無不化而仁無不實天下之理皆實於身而身誠而全生全歸矣夫三近所以修身者強恕而求仁莫近也己百己千所以弗措者反身而誠所以樂莫大焉也始也由事親以通萬事則達道達德九

經皆本一仁故仁以事親爲大既也由擇執以底誠身則學問思辨行皆以明善故修身必至於知天人主知政之本於仁而仁之全乎學則事親尊賢以修身而政無不舉矣此爲政之所以必先聖學也是仁即親親也敏政即九經之尊親敬體子來懷柔也有親親之仁即可以修五倫之道舉九經之政故曰仁者人也若以君臣合爲人道亦必以大孝之君得孝德之臣方可然取人以下無一臣字意矣　唯孝爲爲政之本故於達道九經中先舉事親言之知人知天皆所以誠身而事親也我能事親則達道九經舉而措之耳故曰以孝治天下　仁爲元善之長有仁必有義有仁義必有禮統言之爲天精言之爲善萬善全備方爲仁人方爲孝子故總歸誠身　事親必事事合宜合宜要節文中禮皆修身以內之事　一是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人人有行道之德而有能有不能者在設誠與不設誠耳設誠者何己百己千是也故好學力行知恥可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天下之達道五句提起是言修身之事凡爲天下國家句提起是言治人之事而皆言所以行之者一修身之一欲其由困勉以幾生安治人之一欲其用擇執以合天道三近之功即己百己千之功所學所行所恥不過善而已矣必擇善乃能明善君臣何以敬父子何以親夫婦何以別長幼何以序朋友何以信此善之在五倫者也賢非尊不至親非親不篤大臣非敬不能任大事羣臣非體不能合羣力庶民以子而安百工以來而集威力不足以懷遠弱故非所以強餘此善之在九經者也不知九經之事者不能擇不知九經之效者不能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然後知明處當而爲善太和元氣而成仁其賅洙在賢其加功在學此聖學之功所以豫於事親修身之先者也　修身則道立不是單言故正所以堅固執之心齊明盛服不是單言事正是九經之善仁以親親爲大義以尊賢爲大皆善之理而出於天者也　萬理醇備謂之仁萬善皆實謂之誠而所謂善者生而已矣故仁之理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以事親之心而修身治人則達道九經罔不修舉矣　自鬼神章

以前備言天人性命之理微顯一致之故固不可遠人爲道矣然不本至真之心以行之亦未能通鬼神而不可掩也孝者人生至真之心以此饗親而親格以此饗帝而帝饗以之治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以爲仁莫仁於此以爲誠莫誠於此無所不達無所不舉此仁之原而誠之本也故自舜孝以至問政章皆言達孝事親之事　尊親敬體子來懷柔皆從仁字來皆從孝字來　觀九經之事則知後世備防疑忌馳驚遠駕皆非所以爲政矣　聖治本於聖孝聖孝本於聖學　古人立法大都不過參圜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經制釐然何須疑忌疑忌之端由體廢故也　仁爲元善之長必合義與禮而仁始全故知天以上皆爲仁之事事親爲仁之本也知人爲仁之輔也知天合萬理而爲一仁者也仁全則達道九經皆可修舉矣知天即是明善明善方可誠身必真行乃爲真知故學問思辨行皆所以明誠而爲知天也　地中污惡之物元陽轉而變爲精良地道之生然也臣民之性情各殊以事親之真意通之無有不化人道之仁然也唯其無物不化故謂之善　仁之中有義仁義之中又有禮以此尊賢則賢至以此親

親則親暨臣民倫物無所不遍無所不化豈非至善
故曰所以行之者一　仁包禮義智故曰元不曰仁
者善之長而曰元者善之長仁之中有義又有禮是
以能化物而爲善夫子立道綴動王者過化存神總
是元氣鼓動熏爲太和以地道敏樹譬之眞是切喻
一片晶融方謂之善如飲食入胃化爲精微無有
糟粕停留皆是元氣運化不待逐漸消磨故謂之敏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與夫賢親大臣羣臣庶
民百工遠人諸侯何人不有情欲而有包乎義禮之仁則既以眞意貫注而又區處合宜
節文有序誰復有參差不合者萬物之情無不大順
渾然大同豈非至善　賢人不肯輕出九族易於乖
離大臣遠嫌避勢羣臣不免顧私庶民之情多渙百
工之居多遷遠人裹足不前諸侯強大自擅而尊親
敬體子來懷柔則人人鼓舞強梗自消故賢親臣民
百工日勸者言其鼓舞樂從而遠人諸侯則仍曰柔
曰懷者言柔之而無不柔懷之而無不懷也此眞協
和雍勳而爲至仁之世也　五倫之仁敬孝慈信九
經之尊親敬體子來懷柔皆善也人人有此能知之
知能行之仁能成之勇而非有眞意貫注其間則不

能底於知之成功之一其道不可以不豫豫者何明
善誠身是也明必如舜之大知誠必如回之爲人但
彼爲其一我爲其十我爲其千以此加功
必使義無不宜禮無不中而成一元之仁則我之學
問思辨即舜之執兩用中也我之篤行即回之服膺
弗失也而仁於此全即人於此存政於此舉矣此修
道以仁之全功也　看來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
聖人亦未嘗無但聖人出于生安其次出于學利中
人以下則須出于困勉耳故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非謂聖人不學問思
辨行且不博不審不愼不明不篤也　舍明善無知
天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善原屬天天之所
以爲天一元保合而又有亨有利有貞亨即是禮利
即是義貞即是誠故明善誠身以下皆知天之學也
元亨利貞亨者元之亨也利者元之利也貞則全
其一元而已矣故曰利貞誠之復義者仁之義也禮
者仁之禮也誠則全其一仁而已矣故強恕求仁即
能反身而誠　利何以謂義之和事無不宜方謂之
利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利即順利之利行所無事
萬世永賴方爲大利　利於己者非利利於人者是

利然利於人者未有不利於己者也
義者事之宜此義之所以爲利也
政等蒲盧只是文武之政內一種生理勃發言之
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亡故下緊著仁
者人也一句仁只是修道中有一段慈愛惻隱之眞
貫乎其間後面脗脗其仁便是此意　只重一箇仁
字由仁而行之合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
是禮總是完得箇修道以仁的事眞指仁字作人字
看與仁人心也不同親親就父母說爲大不對民物
看對五達道看義字須在心之制宜上言若解做事
物之宜便是義外尊賢爲大猶云此是第一義正在
輔仁處見生字只當發見字看不曰發而曰生者見
其出於自然不待安排布置之意等殺處即是禮非
謂禮在性中而生出此等殺也　曰好曰力曰知見
此心之專一不雜處即有所以行之者一也意　要
知好學之心即知力行之心即仁知恥之心即勇近
是切近之近未離本體之名　學字勿泛看達道是
下手處　行即行此五達道是也力以行之自然眞
意流貫於倫常之間故曰脗脗其仁　九經首修身
而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皆有薦

然惻怛之意　修身即是修道則字不隔一絲
之道立以刑九族以式官聯以法萬民總在這裏　謂
此節要看幾箇所以字重在我身上　尊賢則不惑
先要除君心之惑方是尊賢　庶職無曠則大臣得
以總其成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
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　豫非誠也
所以豫乃誠耳　前定只是理得於心耳客感未形
而此心確有眞宰萬變不搖則謂之前定　明善者
洗淨此心絕無一毫私欲之蔽所以去妄而歸於誠
也明誠只是一事非先知後行之說　明非明曉之
明乃明淨之明明善云者擡退人欲瑩瑩淨淨箇善
無一毫夾雜耳若作明曉說則向事物上研窮而分
知行爲二矣　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
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一種眞原天降的本體來若
在見聞上辨別是非雖擇盡天下人之善亦無可執
處　五之字指善說　博學如道之五經之九一一
皆理會過　弗措百倍便是誠的意
思所以行之者一處隱隱含在內了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豫道止於誠身而必言明善者執兩用中之聖原有惟精惟一之功故不思而勝於思不勉而勝於勉如日月之照臨而光無不徹非徒斤斤篤實以爲誠也擇執所以明善而又言誠之者學利困勉之功正以求夫天命率性之理故致中而不敢偏致和而不敢戾如造化之運行而積精生明又非鰓鰓探索以爲明也夫離明求誠誠必專固離誠求明明必知解知行原無二道誠則明無行而不知之理明則誠無行而不知之功合學問思辨行之功而總曰明善則篤行亦所以爲明也合擇善固執之功而總曰誠之則

擇善亦所以爲誠也聖人之道配天地並日月安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乎知誠明之必兼至而後可言誠而不言明矣中庸言行道必言大知言誠必言善盡言誠不言明則恐有以冥行爲誠者不能執兩用中安能成己成物以下數章正欲極言己物兼成配天配地故於此先言誠明並至之理無論自然者必明即求誠者亦必從明得此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而參贊天地也

意思重明一邊

誠不與明對明從誠中透出提誠觀妙始見源頭

性命於天止有此誠明即性中不滅之靈光也言誠不言明似乏慧照然外誠以索明又落識解言明不言誠似少實際然舍明以言誠又落頑冥子思所以把明誠合一處分別箇性教出來又從分別處還他合一正欲學者由教而得性 論本體以誠爲主論工夫以明爲主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自首章言天命謂性致中和而天地萬物位育自此以下皆言率性之道至於上章言誠而率性之道復還其天命之初矣故此章以爲唯天下至誠爲能盡性蓋性者無他所爲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人有性物亦有性而總不出其性唯人之心有虛妄斯於其性有虧缺若念念循理事事循理明與誠合而爲天下之至誠則凡天之所以生人生物皆以予我者無不

極盡其理而人物天地悉包舉其中矣蓋盡物性易而盡人性難盡人性易而盡其性難盡物性者鳥獸草木莫不咸若盡人性者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人以爲盛德大業而不知在舉而措之耳盡其性者明庶物察人倫大明終始乘龍御天非有首出庶物之聖不能盡也然亦在乎誠耳有一節之誠即盡一節之性有全體之誠即盡全體之性位天地育萬物非異人事也但不至極盡則不能與天地參耳至誠盡其性則一盡無不盡矣此誠之所以貴乎勉強而必極於其至歟能成物則物物有終始矣物物有終始此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

此章則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俱指點盡性之妙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必至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是能盡其性誠即性也誠至而性渾然全矣至誠就是盡性無兩層不曰能盡己之性以對下人之性而只能盡其性正以性無人己物我之異也無人己物我之異乃其性也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己性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謂其游於一眞無妄之天也化育就生人生物處說化自有而之無有自無而之有誠者物之終始此至誠贊天地之化有也與天地參人都說與天地爲一不知參字是不可相無意只將贊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都少我不得此節內雖無後先節次然上俱云能字末云可以字則能字裏面有功用可以字特即其所能處而贊美之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生仁義禮之性無不全知仁勇之德無不備但窒塞障礙而不能直達其本然誠能由所知以至無不知由所能以至無不能則委巷可至逼衢細流可入河海故雖曲而能有誠矣至於誠則安有不達於外者哉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自有由微而顯由顯而章之驗如草木之含生而發爲英華也明則又安有不入於神者哉鼓舞流行幾藏不測更有積氣而精積精而神之功如萬物之蒸變而入於無形也夫天地非陰陽不化陰陽非誠不化天下唯不誠不能化耳寒暑迭運不期而成歲功水火既濟不期而熟萬物凡物之質化而爲至精者皆陰陽不息之運爲之耳豈有他造作其間哉甚矣致曲之即爲至誠而人道之無殊乎天道也曰能有誠則誠字尚是懸空說譬如深山當洞中有一隙微明即是天地亮光但向微明處愈走愈顯到出洞時便與平人一般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必到化處方可謂之至誠誠則形以下俱自微至盛工夫節次俱不可無蓋致之不已方能到得化處譬如美大聖神在堯舜仲尼有何層次若善信人豈能一蹴便到必至化不可知方可謂之聖神註中雖言悉推致之各造其極孟子亦言皆擴而充然蓋惡辭讓是非皆從惻隱來故首章止言不忍人之心而中庸亦止言致曲蓋果能充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自有無不充者致曲之功亦致其不忍之心而已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之道不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而且與鬼神合吉凶蓋天地惟誠故成化育日月惟誠故照四海鬼神惟誠故炳幾先國家興亡之有禎祥也妖孽也見筮龜形四體也非鬼神有意爲之誠則必形形則必著著則必明有興亡之事必有興亡之理有興亡之理必有興亡之幾理者誠也幾者神也至誠前知之於事而先知之於理知之於理而先知之於幾幾者何也福不在大一端之善而可以開累世昌大之基后稷稼穡而啓公劉豳風七月而開王業其發

越於奕葉之後者皆其肇基於千載之前者也禍不在大造端不善而即以伏亡國敗家之漸尊賢尚功而啓篡弒後義先利而致交征其顛覆於宗社之大者皆其隱伏於一念之微者也夫鬼神發見昭著幾不可掩故遇興必祥遇敗必災至誠光明洞達從微至著故見善知吉見不善知凶皆誠之必明者也夫豈有意於其間哉

國家將興六句是神前知處禍福將至三句是至誠前知處故結云至誠如神至誠而曰道見非術數非見解前知曰可以見得是知以道也非知以事也善不善先知者知之於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先也先知是性中之知如鬼神之有有無無而參三才贊兩間者也兩之字不指禍福善惡說誠之光不

善自焰誠之鑒凡幾皆鬼神所為即誠之不可揜也神之凝處便是誠誠之靈處便是神蓋以誠體物曰神以道遍神曰誠誠也神也總之一道動乎四體非四體自動也默默有動之者禎祥等亦然皆誠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前言盡性而人物兼盡固已合已物於一誠然但言物成於已而不言已兼乎物則將有外物言已而以專已為自成者是究未得誠之理也蓋物莫不有誠

而人乃始有自誠者實理渾全無少欠缺人人有之而為自之所以成然人人有之未必人人道之故道之亦在於自誠者資始資生之理由元而亨而利至於貞而復起元一物之終即一物之始故盈天地皆誠斯盈天地皆物天下無一物不在誠之中無一誠不兼物之理故合萬物而成天地亦合萬物而成一自苟物不成安得成其為自哉君子誠之必使自之性無不全自之道無不盡理全於一心而用周乎天下然後自乃成焉此非有加於誠之外也繼善成性之理原合仁知以為量仁者見之為仁於穆不已而

渾全也知者見之謂知條分縷晰而不混也人唯命於天而率於性故達道皆所以為自苟物與已有異理將外內之措有異宜矣安得時中而為位育之君子乎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內之合乎外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外之合乎內者也外內合則誠之理全矣誠之理全而已之自亦無不成矣自道之所以不可已職是故也世之却物以言已者不亦背於道而違於性乎首節應說誠者自之所以成而道自之所當道則誠字內便有已物兼用之意矣不誠則無物遺物亦非誠君子誠之便不是空空成已而已不曰已而曰自明萬物皆自一已而始也時措即時中是自道實際時措之宜包括得成已成物來即發皆中節而天地位萬

物有
也

通章只一自成而成物即在自成內言一誠即無不成總見實理無虧欠而君子所貴誠之也　自成自道兩自字都做吾人自身看不兼天地人物為是下二節中四物字都做天地人物看不分事與物為是　誠是天命之性道是率性之道誠字是主道字非與誠字對觀本文一而字即緊承上文以見分內工夫不可他諉只著自成說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此章自成在盡物理以成物上自成之時即物我兼成之時一了百當更無先後彼此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又曰合外內之道　二誠字二物字作一例看只一正一反申明所以當誠之故誠之之字即前章誠之者之字是著力字眼　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物終而復始者皆誠成之也正在此二字上見誠之脈絡貫徹　誠之即自道也　觀本文所以二字正見成物在成己之中無兩層也遂緊接云成己就是仁成物就是知原是所性而合外內的故以此成己即以此成物發皆中節己物咸宜此成己所以成物也　仁知二句不作推原說亦不落下一

層成己渾然此誠之本體是仁成物昭然此誠之作用即是知　合者渾合之謂外內猶云無外無內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蓋合外之飛潛動植為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為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不是合內外而為言的話頭或謂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非也　末節只該重成物邊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我故又剔出言之

故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

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天地之道唯積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繼者何一陰一陽之運於不窮者是德不積不足以崇高功不積不能以廣遠而由德而著為功者

不積亦不能由中以達外一撮之水不能生物也取杯水而傾之污下之地自少至老接續無間一人之力可為巨浸則水族不知何自生矣故道莫大於誠誠莫貴於積而積莫貴乎無間天下狹淺不足以載物故貴乎博厚卑闇不足以覆物故貴乎高明而博厚高明必非急迫而致之由一日以至百年則謂之久以百年而不期諸一日則謂之悠久雖在外而必本於中故功必久而後徵悠雖在中而實形諸外故徵以悠而能久悠久者內外之合而功化之歸故物非久不成久非悠不致而悠久非無息不能以要始

終人於天地間瞬息耳然而天地不加大人不加小天地不加久人不加暫者何也不貳之以形而配之以誠不配之以誠而配之以至誠之無息也以無息而徵爲博厚則卽地之博厚以無息而徵爲高明則卽天之高明以無息而徵爲悠久則卽天地之無疆天地之覆載成不待作至誠之章變成不待爲故止此至誠無息而物已無不曲成其際今夫物莫不生於天地而其生非意計所能知天地不過一道道不過一誠誠則必無或息天地非不息不能博厚高明悠久天地非博厚高明悠久不能覆物載物成物天

之爲物昭昭地之爲物撮土而其昭昭撮土之多運行不息而無或貳故無窮廣厚而不可圍量使天地或息則日星墜而川嶽陷矣唯無有或息故日星之繫不息者繫之華嶽之載不息者載之河海之振不息者振之而其生物之功莫可測識山之生者不知幾何物水之生者不知幾何物日星運行於上山川流峙於下莫知其所由然而自有其所以然凡物動則靈止則息靈則生生不窮息則斷絕不續誠之理公公者日運而日新妄之理私私者膠滯而不變天之太虛非邊廓而無所充塞文之不顯非偏駁而有所間雜實理運行而未嘗稍息於昭昭撮土敬止緝熙而無少參錯於一念故善貴遷義貴徙道貴行而天地之道莫大於易文之所以爲文卽天之所以爲天天與文雖有異形豈有異誠哉蓋誠兼己物而成物之功初非有外於成己唯己之誠不息故久之徵及物天地之生物以不貳至誠之章變成以無爲天地與至誠同此博厚高明悠久故同此覆物載物成物同此不貳不息故同此博厚高明悠久使昭昭撮土一念而稍有或息則天地與至誠俱無以自成矣而又何以徵何以及物哉今人以一念之誠爲不足

據乃欲超天地越古今以遊於六合之外夫六合之外要無有外於誠之不已者也人不觀天地之運行不息而欲以清淨之說駕於至誠之上則亦未嘗仰觀俯察而靜會之也 道卽是物所謂有物先天地也博厚高明悠久皆是說天地之道不是說天地之形 自昭昭之多以至無窮唯不息故能如是日星之繫河嶽之載皆不息爲之山水二段方實言生物之不測也

遍章重至誠不息一句無息不貳誠之別名只此一誠天地以之而不二聖人以之而無息不二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聖天卽合豈有餘蘊 誠之至者一真實徹莫得其精神起滅之端卽千古一息也 無息自至誠之理言不息自至誠之心言 運而不已日不息存而不變曰久久則徵與誠則形有別謂其驗於外者一如其久於中者說久卽說徵此正至誠合外內處 徵字提起看悠遠博厚高明都是徵處從

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明細潮形容其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者然而實無先後二則字輕帶　只就德上說勿說到及物處　成己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內兩節不分體用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大抵生萬物之功天地操其半聖人操其半共爲覆共爲載共爲成如夫婦之相配不可缺一　天地說無疆正是發明無息之理此句不言配悠久即無疆非二物也配云者言配之以成化有非謂德足以據之也　不測非言生之多不可測乃言物從不二生出如之何可測其所以然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君子以自道爲自成則可不言誠而言道而所爲道者何禮是也禮非節文之禮乃天命率性中自有之禮本於天而成於聖故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聖人之禮即天地之道故道不屬天而屬聖而聖人之道則固大莫可圍而小莫可破者也蓋大非虛空寥廓之爲大而充實無遺之爲大天之體至高矣而皆由陰陽之發育以極之故高而不同於虛渺聖人之道至大矣而著爲千百之經曲以範之故大而不同於荒忽使離禮言道則道竟爲杳渺不可知之物矣而何以謂至哉然而崇禮之功則固非拘曲以爲禮也禮卑而知崇崇效天知貴極於高明卑法地行貴極於篤實篤實而不高明則膠執而不能達變高明而不篤實則放曠而爲闊疎世未有膠固疎濶而可修德凝道者也君子以知本乎性凡經曲中之條理脈絡皆非由於後起之私故欲日去而識日高使與天同其峻極焉禮貴乎學凡千百中之節文度數莫不

有其至當之則故功益密而業益廣使與萬物同其發育焉以致極溫故日進於高而以盡道知新日就於實則知崇而禮亦崇豈有拘牽守執以爲禮也哉蓋聖人之所爲禮即天道之所爲易天有盈虛消息之時聖有上下往來之位聖人之位而不同天地之時則無以乘六龍而明終始故乾之文明利見有道之足以興也坤之含章括囊無道之足以容也而要不外明哲以保身使非精義入神烏能動容周旋中禮也哉後人以禮爲忠信之薄固非聖人制禮之意而以登降揖讓爲知禮者亦隔礙而非德性之明夫

必如聖人之乘時而後可爲行禮之君子此禮儀威儀所以不言禮而言道也歟由發育萬物故能峻極於天由三百三千故優優大哉至虛之中皆至實之理至大之體皆至精之用此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四句用而字重下一邊言體大者必謹小也末句用以字打轉恐人以禮爲道德之薄故曰敦厚以崇禮明其從德性中來不由人事後起老莊以性爲空虛自以禮爲薄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明哲保身禮而已矣故下文言議禮學禮言三重仲尼小德川流便是發育千百大德敦化便是峻極於天

此兩節莫泥注分大小發育二字串看峻極就在發育上見非截然兩事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實發育乎萬物道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皆道之彌綸布濩也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的意思　禮儀威儀即是道如此外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故道與禮而二之也　發育峻極者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者率性之道也　惟民生厚德性本是厚的禮即世之節文上精微等俱虛字只禮字是實字即

照應禮儀威儀說　末節是承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引詩正承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在上位一節不驕便有許多經綸參贊的事業便盡了達而帝王一邊事在下位一節不倍便有許多祖述憲章等工夫便盡了窮而聖賢一邊事　興非徒興起在位蓋是興道致治有鼓舞人心轉移世道意容亦非免禍默非緘口愍愍于于渾渾朴朴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幾是默容妙處兩足以字須諷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莫切於保身保身必先於爲下爲下之道在於學禮學禮之要在於尊王禮非聖人不制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即禮所從出故萬物統於一尊度者禮之制文者禮所載而天下之行莫不由禮以庠使天下而有不同軌同文同倫之治則僭竊亂賊而賊殺之害起矣夫子非不能作禮樂而有德無位則雖學二代之禮而遵乎時以從周二代且不敢反而況自用自專乎夫建極歸極所以錫福禮者愚賤之所訓行而近天子之光者也苟作好作惡而王之不遵刑罰

有不及之者乎此修德之君子所以不憯不戚而崇禮之是謹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

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君子成已之功卽所以成物者不出乎禮而已矣禮莫大乎乘時時必兼乎德位王者居可爲之時踐得爲之位而又有能爲之德其兢兢翼翼之心無時不以有過爲念而後能合臣民以寡過故禮曰崇而道曰重重者監觀求莫不敢一毫疎忽於其間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理具於身身非一人之身乃天下臣民前古後今天地鬼神之身天下萬世無異人天下萬世之人無異天天以元亨利貞而成乾道之變化聖以仁義禮智而致萬國之咸寧故明乎六位

之終始卽通乎鬼神之情狀而極乎人事之變化苟身與民之理未明而幽明古今俱無有能明焉者矣君子觀我生以觀民凡天之生人與人之承天大本達道之理無不察之極其精體之極其至而唯恐謬於三王悖於天地疑於鬼神惑於百世聖人於是考之建之質之俟之凡極乎幽而窮乎渺通乎無始而徹乎無終者無非兢業之心爲之擬議變化是以準之無不合推之無不通而百世之民不能異人不能異天卽不能異君子之動言行其道法則乎君子卽道法則乎天人且道法則乎天地鬼神三王聖人而遵道遵路遵王從時過於是寡矣夫度者禮之制也文者禮之義也君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而僅曰無惡射者恐違乎天而逆乎人則不能爲時中之君子是以曰明曰旦而不敢自寧也然風夜恐懼而天人上下之理無不合則位天地育萬物豈有出於戒懼愼獨之外者哉君子盡其性以盡人性盡物性亦惟致中和以爲作禮樂之本而已矣先言世者言君子之動行言可以世世信從也後言遠近者言民之信從君子也上言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末節止以終譽結之君子不驕之心唯求寡過而已

本諸身一句一章血脈前是脚出此一句後是發明此一句道本諸身是有三重的本子而知天知人

又是本諸身的精蘊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重字正對治驕字本諸身便是德性問學之身俱指道字貫去知天知人皆本諸身有了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如此二字指本身之知天知人說不可指六事說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之道知者見之謂之知脉絡分明條分縷晰推而極於至纖至悉毫髮之細莫不有緒可尋有端可竟未嘗有所舛錯於其間所謂小莫能破者小德之

川流也仁者見之謂之仁一元之氣磅礴無疆極而至於六合之遠萬古之遥未嘗有隙可尋有息可間無非太和之所保合所謂大莫能載者大德之敦化也雖在一物無不皆然而極其大者唯天地同其大者唯仲尼仲尼於天地之道無不備故凡創制於帝王顯設於俯仰者其包舉無不周也仲尼於時措之道無不宜故凡迭運於古今時成於六位者其精微無不協也無不周則其體全堯舜文武之道法天時水土之蘊含廣大悉備而仲尼與之合其撰無不協則其用當堯舜文武之時行天時水土之默運變動

不居而仲尼與之同其化此非仲尼有意於祖述憲章有意於上律下襲堯舜文武效法乎天地天時水土顯設於天地仲尼與天地合德則凡天地之所覆無不覆天地之所載無不載天地之運行無不行而就有外於天地即就有外於仲尼是故不知者以爲萬物自育於天地道自行於天地而莫測其所以然而知之者有小德以爲之分而後無不分者不可以數窮有大德以爲之合而後無不合者不可以意量不可數窮而於彼於此其出無方故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不可意量而大本達道淵深莫測故無聲無臭而終始不窮此非天地不能有此大非仲尼不能同此大而中庸之道有不備於仲尼者乎唯仲尼而後能中庸此中庸之所以塞乎天地也 中庸之道彌天塞地至誠無息配地配天全之者實唯仲尼道至堯舜法至文武至隆極備上唯天時下唯水土廣大精微仲尼以一身全之其中小德大德莫可窺測小德即道之小一也而有常無常之異理此處便須包得有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意在大德即道之大莫能載下二章遂極言小德大德以足此章之意結言天地不言仲尼以有下二章在也 道法一也而有鴻纖密紀之不同天時水土亦一也而有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異理此處便須包得有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意在

此見中庸之道盡於仲尼也 羣聖不如孔子只是不如其集大成然若一一集之則該此遺彼如何集得孔子蓋一原而時出者耳川流言其時出也敦化言其一原也 堯舜文武通在道上說 憲是遵守章是表章律是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屋之面不違也 譙按律者法也天曰律至圓而

有至嚴者存襲者因也地曰襲一定而有無定者存 錯行代明重錯代二字不重明行字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 譙按錯行代明只形容聖心全備陰陽五行意不重無息上 未飾即天地之大以明聖人萬物並育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是天地之所以爲大 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不消分配小德大德俱是小德之散見處但自物與道上各各分看起來則謂之小德而推原物與道的總根所在只是一箇道理舊爲化原故曰大德敦化 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其所流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至聖之小德川流者唯其純乎天德而無後起之蔽而已矣天道元亨利貞而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聖人仁義禮智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唯其理無不具用無不周是以彌綸六合而成覆載生成之大使稍有私欲障其間則天體全而人不能無間將德不足以周天下而無以成有臨至聖誠無不明其徇齊敦敏純乎清明之體而無人欲之私故耳目外接而無不

內通於心心思內藏而無不直達於外質無歉於生初則德自照臨乎天下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由是德無不足體乎天之仁而爲寬爲裕爲温爲柔物之待容於聖者不一類聖之有容於物者不一方自無不足於容者矣體乎天之義而爲發爲強爲剛爲毅事之待聖而就者不一端聖之能就夫事者不一致亦無不足於就者矣天之秩然者爲禮而至聖爲齊爲莊爲中爲正敬不一德而無衆寡無小大無不足於敬也天之凝然者爲知而至聖爲文爲理爲密爲察別不一道而明庶物察人倫無不足於別也至

足如此其體之廣大爲何如體而藏之靜深爲何如藏耶凡蓄之不裕者出之必不當天有四時而分爲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故周流普遍於寒暑代謝之間淵能停泓而取之不竭探之不窮故不舍晝夜而放乎四海至聖一德分爲四德四德又有四事體至廣而藏至深故物常不足而德常有餘時而出之見者時見言者時言行者時行天以時行而盈宇宙之物無不生聖以時出而極四海之遠無不服天下無一物不生於時則無一民不從乎時血氣者德之附也德者血氣之宗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濕火燥各從其類血氣雖殊安有不尊親乎德者哉然不曰至誠而曰至聖者何也成己者仁成物者知川流之道唯其通不唯其塞至聖非有意求明而明無或累則氣質清而義理著天下之大固無義理之不相通者也同明相照衆庶憑生時措之宜四達不悖高明配天此小德之所以稱至聖也哉小德川流如霖霖之細兩喬木之繁枝不可以計數故四德之中又各有四而以足字包括無窮有容言寬如廣厦蓉如備物温如燠室柔如重裯無所不備是以人物之衆需用之廣起居之適無所不有故曰足以有容下三句倣此溥博二節則極言其紛綸蔵裴如五行之雜糅磅礴而化生萬物也唯小德之纖微無不備故擊施之所暨無不周末節繼悉言之見天地之一物皆至聖之小德所被所謂物物一太極也

仁義禮知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容恭敬別皆君臨中事每段只重上四字下足以連上讀作一句　各一字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說五事爲一心　聰明在心上說通微爲睿藏往爲知總而言之心之靈妙本體也寬對窄狹看裕對急迫看溫對慘刻看柔對垂忤看發不廢弛強堅堅有力剛是不屈毅不間斷看無雜念莊不懶散中不偏正無邪文是大段炳烺理是文中有條件脈絡密是理中細密不疎漏處察又是密中纔纔分析無疑似眩惑處　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即至足者而究其量何等溥博即至足者而探其蘊何等淵泉　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爲四目難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也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脈處原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緒出爲奇者耳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　時出在體不在用　即上節而喻之以天淵驗之以敬信悅不是又深一層　如天是包含無限量意如淵是停蓄無紀極意　洋溢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　尊親俱就小德說　見天體與聖性無二不只重功業上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大德者天德也小德之川流易見故言之而不勝言大德之敦化難名故知之而不易知蓋至誠之可見者經綸大經而已分之有與爲分合之有與爲合而其所以分之合之者不在事爲之顯著而在性命之淵微性有不得不分故分之而無不晰性有不得不合故合之而無可遺要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而非人爲所可擬故性必至於命而命必極乎知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者彼之所至而我無不至彼之所能而我無不能也天地之道可見者莫如化育不可見者莫如敦化有所以敦之者而化乃不窮於天地至誠之知化育非知化育也知其所以敦化育也天地有所與通而至誠發皆中節與之通天地有所與復而至誠未發之中與之復且其所與爲通爲復者亦非有意以爲通有意以爲復而豈倚恃其間哉蓋天之德莫大於仁而仁不可以意測則爲淵仁不可以域計則爲天至誠之仁其敦厚篤摯難言也乃敦厚篤摯而莫測其深則探之而無可探敦厚篤摯而莫窮其際則量之而無可量凡物皆生於仁草木之生其一本萬殊皆有元氣貫徹其中唯其植根重淵而通天地之大化故發榮滋長而莫能明其故至誠之經綸立本而知化育其即草木之植根而通天地之大化者乎元始而亨而亨即復之機利貞而復而復即亨之漸闔闢動靜之往來初非有所作爲其間故乾始坤成而不可以意測使聰明稍出於心知睿知稍參以意見則化育無心而知滯於有心化育無涯而知域於有涯烏能舉大德之渾全而與之周通無間哉蓋化可見而敦化不可見化可知而敦化不

可知至誠之無倚與大德同其敦化則其體至於則天其德極於無名矣非夫子之忠恕一貫其孰能與於此哉從分處言之則爲聖如清任和皆聖一枝之精皆亦曰聖若至誠則渾淪如萬化之歸一元矣　此即萬物一太極也大德敦化非言語所能傳譬如一樹千枝萬派可以指數從小枝而歸大幹從大幹而歸一本俱在地上耳目所及至根則不可見矣然猶可掘而取也若根與地氣相貫注處此非言語所能傳又一樹貫注之氣即大塊無窮之氣不唯不可言而亦不能知非心通天地者不能與之合一也大經是五倫天下萬事何一不歸五倫之中如朝廷以六部總天下事經綸大經是至誠事業如樹之千枝萬葉也大本即未發之中經綸皆從此出即樹之根也知化育則非以樹之根資天地之氣乃以天地之氣貫乎樹根全體具備而非倚於一偏者也故肫肫如樹之膏所以發生枝葉淵淵如根之深浩浩即天之大氣天之大氣誰能知其廣大誰能知其變化必如孔子之贊易方可謂之知化育方可謂之

知至誠故不節曰其孰能知之　天下合同者爲陽散殊者爲陰陽能合而不能分必得陰而始分燎原之火以百千萬億之物取之則爲百千萬億之火溯海之水以百千萬億之器挹之則爲百千萬億之水去物與器則仍歸於一矣水火陽也物與器陰也陽附於陰而分故質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至聖小德川流見於事者也見於事者如水隨地而分而無所不比故曰配天配天者地道也至誠大德敦化雖乎事者也離乎事者如天太虛廣運而莫可限量故曰天德天德者天道也人知天地之陽以陰而分則人物之所以生可知矣

大經大本總歸至誠之化育其仁其淵總涵於至誠之天知即達不倚即固爲能即知天淵與仁字一例作實字看著不得如字

要得擬議不盡之意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性命之學所以異於事功者性命可以兼事功事功不能兼性命性命之理主於微微則深入於無間事功之意主於顯顯則扞格於有形天下之大非刑賞所能驅天下之人之衆非聲色所能化然而莫不有志志者何性命之理之所同向者是矣性命之理喻諸獨不能喻諸人貞乎一不貞乎變可以風夜相感通不可以文告爲勸率故莫惡乎其著著者敬信而表於言動勸威而藉乎刑賞無曰明日且之誠而求人非人此衆之所惡而文之所以亡也然不唯衆惡之而已之志亦惡之故遠必有近風必有自至微而極於至顯者莫如己之志知己之志爲遠與風之所

近自而由內省以入之則德愈微而功愈顯矣天命之理至淡而味不可窮至簡而文不可掩至溫而理不可亂而非敬信不能存存乎敬信則無疚不存乎敬信則有疚即敬信而必待存於言動猶非不疚之至而志必惡之故君子幾存於內省而功密於不愧其感通不可以意擬天下聲色臭味皆屬後起而最初莫如性命性命之理同故天下之志無不同敬信者性命之本體性命之體敬故一人敬而天下無不敬性命之體信故一人信而天下無不信入廟而肆爭聖作而物覩唯其敬信於無形故不言而自喻使

稍有作為其間則褻暴而人必惡之矣故天下之動威不待賞怒而君子之篤恭天下自平蓋君子化民如天生物天不因生物而有作為君子不因化民而為斐著天之生物唯陰陽君子化民唯敬信敬信在言動者為遠為風為顯而總不離乎聲色故謂之有倫敬信在志者為近為自為微而并不入於聲臭故其德為至言動不足感志而志始足感志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異端言性而不本於在內之志則虛無而無所與入君子之入德在志君子之志在無惡而志之惡在文之著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

育至聖之所以配天至誠之所以達天皆此道也使不本於在內之志而從顯見以求中和豈可得哉中庸首章自天而之人故從本體言性情而以中和為位育之本此章以人而合天故於性情徵功用而以敬信明不顯之妙蓋敬信則必中和未有不敬信而能中和者也此天命之性所以必盡於天下之至誠也此言君子之於天下總以性情相感也以性情相感者為不貴不怒為不顯篤恭為無聲無臭而統之為闇然括之為微為至究之不外一志而已君子此志天下此志志之無惡不過敬信敬信而至不言不動則民之敬信者勸不敬信者威天下同歸明德此闇然之章如太陽之明而無倫迹之可尋也不以性情相感者為賞怒為聲色統之為的然指之為顯為末要之志在風遠而已志在風遠則似厚而實薄

似繁而實俚似嚴而實寡我輩有疚於心則貴備而民不為德則孟而民不為威上下相通以文此的然之亡如衣錦之炫而為世俗之所惡也蓋志之所好者徵藏所惡者表暴慈志之惡即惡文之惡君子此德於王夫非貴

此闇然之禮乎

天命之無聲無臭是德的原頭惡文面闇然之心是入德立定的主意 通章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徵此正所謂闇然也挑出徵字示人下手工夫只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其間感化處直是與德俱遷裏面愈徵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聲臭俱無究竟只是完得徵體 君子未嘗惡文却惡那著著的文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偽處故可惡若無錦而綢則亦不貴之矣 按闇然本謂精神意念收斂在內略不馳騖於外故但見其外若闇然耳觀一然字便知從外面想味他一段況疑光景 日章就在闇然內日章非著也乃心地精采只重闇然不重日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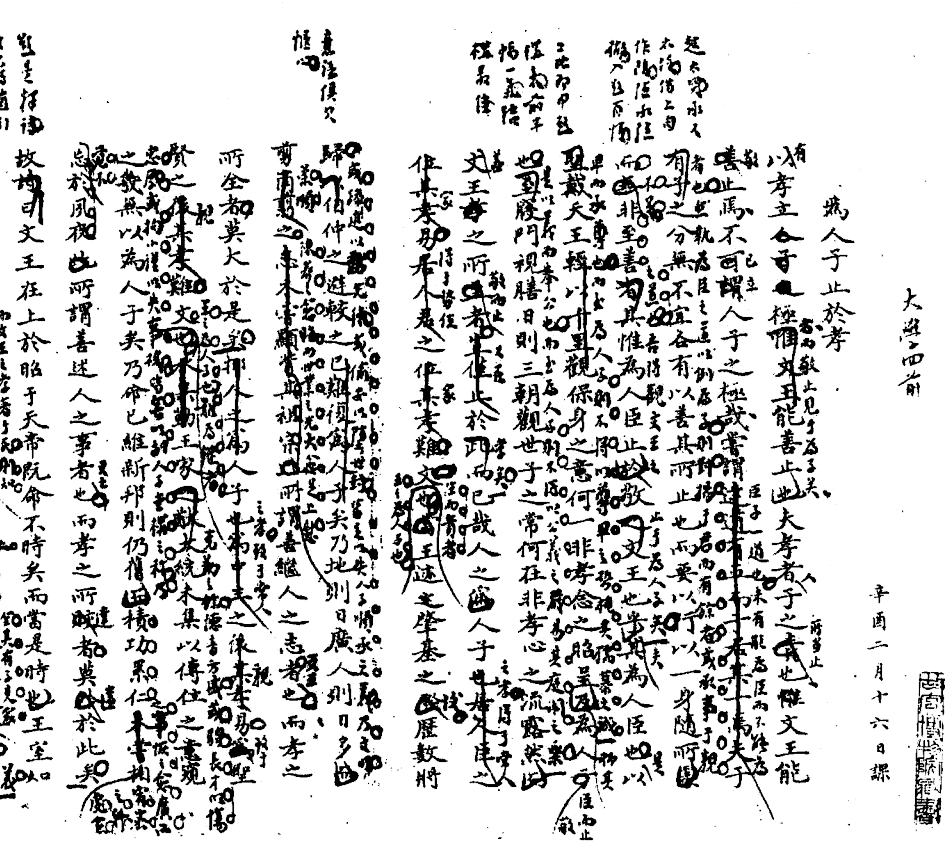
的然正是文之著發露無餘合下精理消亡 小人所以不能闇然者只為世味濃郁所染君子一切

嗜欲沾染不上見以為淡然真心內沃至味正在淡中學問只要減不要增直心直事不用許多繁文見以為簡然真心內炳至文正在簡中與時俱行渾不露圭角見以為溫然真心內朗至理正在溫中　知遠三句正指闇然實落下手處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挽出箇微字來微正與闇相照知得微顯合一則戒慎恐懼之功自不容已而又知幾之說　入德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達天之德也入字正謂從微處做起耳知微處能顯故曰可與入德由顯處歸微曰不顯惟德此處正相應　德性本微由知所謹微便可層層造進處直到篤恭方完入德之事入者向內入也莫漫漫看　二節正說知微之顯處潛伏之中而有孔昭者在這裏容不得有些子疚病故君子必要內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　闇然是君子之志也故其所惡在文之著若稍有一毫務外之心不待其形於外而此志已可惡矣　此與上節只是一意上云君子所不可及只在人所不見處故君子從不言不動處下工夫正是省於內而免於疚惡處　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矣是即外象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假二

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復是志之不能無疚處　不賞不怒四字就德上看分明是敬信功深之後喜怒哀樂俱不用特以真性與民相觸發耳　篤恭是戒懼恐懼疑罔之極不知是何為志是何為敬是何為信天地民物俱闇然中結果德非在內天下非在外人人還以不疚不愧之理　篤者篤厚篤實收斂極純意　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　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斯之為平　奏假二節非言及人之業乃言入微之德也　化民句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載者化育萬物之事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到至處亦只完得闇然之體

中庸述　終

王芑孫字念豐号惕甫長洲人
乾隆五十三年名試舉人官華亭
教諭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
号楞伽山人著作甚多士林景仰
劉哲



邦畏其如敖小邦懷其德雖開國漫廣已不過繼受舟阮圖之地此爲人子者之至善之道也非文王其孰能止於此哉

移之賦得敦六藝之芳潤得文字五言八韻

博採蓺芳潤寘搜六藝勤奉典墳盡三墳有緒永先志無言不古於心思帶道炒刻証揮其義與古謨猷言爲情雅頌俯仰傳紀堂斯義達清芬精一心源温柔教化歌才歌濟濟

郡治重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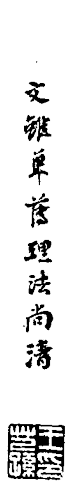
起清芬作塵授北水上不吸甲二北柱表善信而申述之善心能推廣之久詩演讀書爲用功

演旧章不違泰和脩于當采薄也

庚申八月二十六日課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聖人以君子之道自責言無能也譬人焉夫君子之道非聖人不能也而曰無之非自責以譬人乎且吾之欲齊於君子也久矣願欲齊於君子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無一毫是有欲齊之而無可齊之竇夫君子之道君子之能也君子而能能集人之能是天君子之人也必有道知君子之生知一人耳而何以君子之能遂爲君子之道抑君子之人也其道有三知其道有三天下事也而何以獨歸之君子而曰君子也蓋用心即用心而心心皆思君子之所爲而爲之人之所爲即思所以爲君子之道矣天下事也我未嘗不欲能有君子之道矣何也蓋其爲天下之人即可矣爲天下之事而事事即思所以爲君子之所爲而爲之然而我無能焉是知智而知之弗措也知仁而仁之弗措也知勇而勇之弗措也非我之所能想像使能有其一亦可對君子而無愧不爲而知之爲而之弗措也知智而知之弗措也知仁而仁之弗措也知勇而勇之弗措也非我之所能企及使能有其一亦可進其道而有登矣君子之能人之所不能皆能人之所當能者非



文雖卓詧理法尚清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盡君臣之道惟文王能止夫君臣之道豈易言盡哉止於仁止於敬不可見文王之止乎且建君心使其止於仁而相得者難其人守臣道而相得者難其位難其人猶可以一朝之遇而慊於有仁者亦足立臣道之防惟天無親而克敬惟親斯足矣大君之意則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者其惟我文王乎夫子所以贊之者之謂何觀文王之為人君為人臣也不可驗哉仁和君道之到處而凡為君者之所當止者也願為申主之後其仁如而為聖賢之後其仁難文王當預擊之君凡載作而生者也

重熙累洽之後歷數將歸或聘長才而陽忠厚或拘小謹以致堆迹乃積功累仁之事收之意廣而宵寐耕度意覺不忘于黎庶雖廟廊之謀嘗本諸身而徵諸民徵諸庶民而施諸家邦而施之四海達到江漢風行草偃之地君道子惠萬民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所以成和萬民和萬民此所以保其忠誠之仁者敬者臣道之善所以為臣者之所當此者也願臣聖賢之君其敬而為暴虐之君其敬難文王當湯德阮哀商受始作之日也忠良焚炙之時為臣不易欲致身而無以盡焚理之治欲袖手而無以謝輔治之思乃文明柔順之德養之意晦而惟和惟一亦足

上慰
朝廷
以服事殷
人心而
忘
上
以撫方
里
政膺天命而獨集其成
迨
到伐紂伐
暴救民
即
君道
聖致太
平之
德
天王明聖之
歎所以獻厥
美里
薛
山
和
周
是行之
敬者
然而文王之
此
固不
第為君為臣而見
緝熙光明之
盛此

第
多平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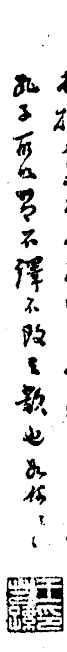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
譽有
譽於天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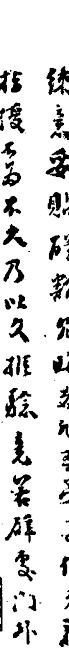
君子致
譽之端
如人道之惟
成
蓋君子惟如此而
譽於
天下也
而曰未
不如此
不可見
致譽之端之惟
已
嘅乎
夫主
德院
斯一世
感深仰
此其
道
固然
也
而
要之
致譽之
機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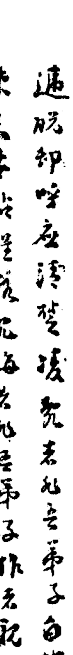
聖
德
愚
皇極之端以
為準惟
夫深宮
幾勉
型
百
辟而
式
萬方
則
德
可
通
天地道可
貫乎古今
儻
豈得曰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乎不
甲若
宅
侯
君子有
欽
遇
見
遠之
具
可以
賢諸
鬼神者
無不可以
賢諸
民
動其
慎厥
身
修之
意
君子有
基命有
宥之
效
凡以
對先王先
聖
無不可以
詔來
世
其
收
效于
彼此間者
夜
寐
風興者之
堅
孰
謹
為
觀民觀我之
無他
惟
其能
如此
也
是
以
譽
和
知
下也
然此仍為
能如此
也而非可
論于
克不如此者
也
使其
不
如此
未
下未有不
王
已之
驗于萬民之
譽者
天下未有可
堵天地鬼神
才
驗諸民者而
猶
欲求
之
三
王
不
求難
我是則不
知
天不
知
人使天下後世無所法則將遠近間有所不
堪亂之
事
悅美而君子之
譽于天下也豈其然哉然則君子豈先有
譽于天
下之心而後
如此乎如其然也則
先有
邀
譽之心以
挽乎于
譽而
不
終美即使其
譽于天下之
志
以
優其
後則
譽亦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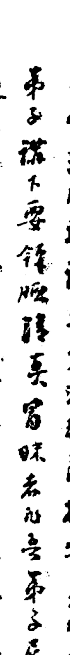
壬戌三月初三日初四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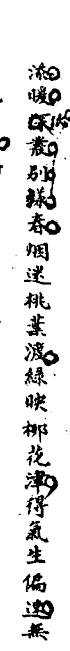
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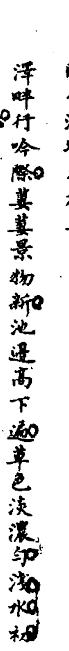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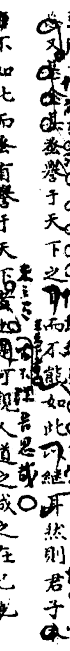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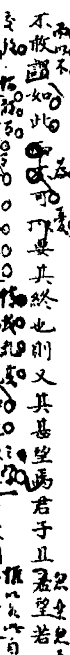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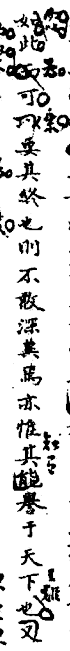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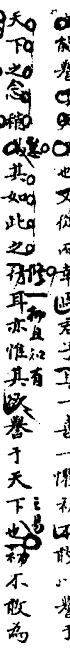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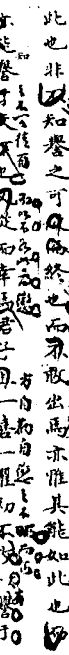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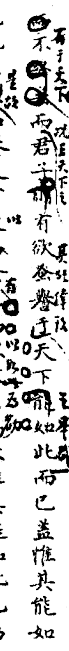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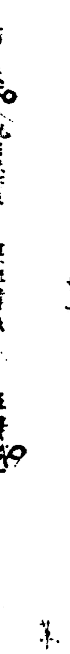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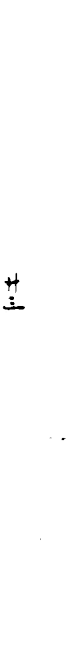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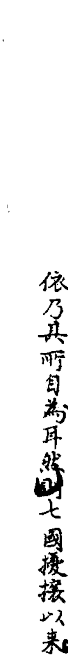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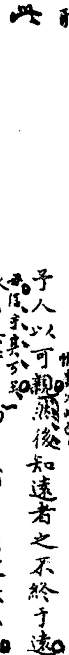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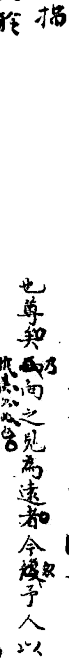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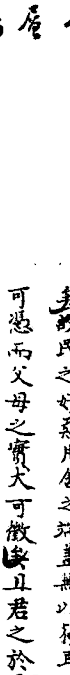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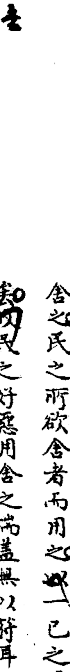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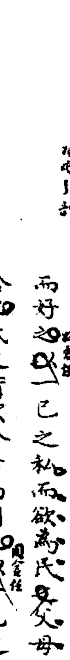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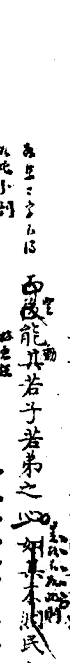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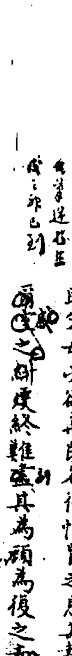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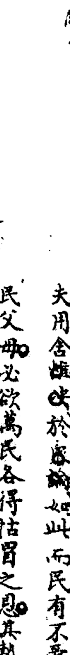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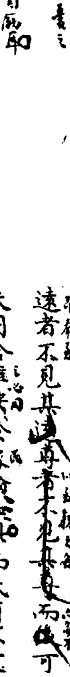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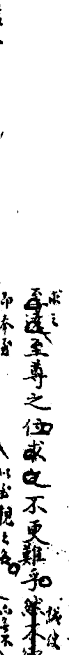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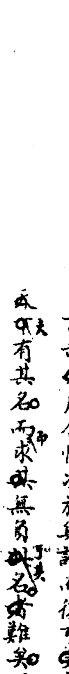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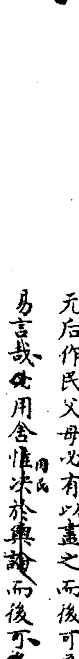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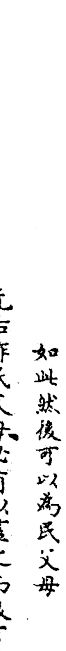












母也為子者以易為之時而行之以夫公無我之心雖久合于其
子而不過如此耳故曰其敬而已矣然而天下亂離之後人心
不古而可則為民之父母也難為之際而出之以柔悅
感之惠故以民可為己心然後可以為耳而已其勢也
惠其不如此耶如此然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賦得南風之薰得琴字六韻

正值大風洞庭唐奏雅音南薰字此調一曲聽連韻
上苑繅紗動華林鳴籟宜通心
聖人崇德化齊唐清吟
題白民言政因民立性以為君耳父母二字不著
為映帶不容拘泥以至肖象不在此也
乃重蕃擾之孫程表

輔世長民莫如德

有能濟之者莫不以德為尚矣夫惟有仁義之德而後可以永
國家之任也則輔世長民舍德而寧有濟乎嘗思國家所賴端在
正人而正人所無負于國家者端在不僅關齒齊也故致君澤民
之術不一而要惟臣之無歉于為臣之心與諸臣之所以不得謏
附于若臣之品者而後知古大臣乃自有真矣若言爵齒于朝廷
鄉黨則尊矣而德則何如哉輔翊為趙代之厲世而故有
無以輔之鄉黨有飛流之理民不可無以長之猶是為人
臣者資乎有才亦資乎有德古人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付之以專命之權而寄之以輔世之效為人臣者必
在于學亦必在于尚古之人尚哉詢蓄黃髮則周所恩養顧其
具茨者之士而尤陰其長民之如那居三事而顧也才後
可新黃髮台背而長民之才後可劭也然鼎折足覆公餗者非
伯而氏以輔之周十五十無聞非年高而長之也予曾是則
將興齒爵和恥武所可恃者其惟德矣當豐亨之時輔
在上之為君斯時之為輔之者易也若豫叔李之也時事
已非則震驚百里之才端本善則以自持其抱知國家值
無事之那然然者在野之為民斯時之為長之者易也

頑狠之民人心不古則慘慘幼勞之臣匪夷所思亦俗移風以自
盡其職勞輔世長民誰有仁義比德者其孰能與于此哉賢
才伏處衡茅其果行育德原無望于當路之揄揚然當德既
而卓越表表者即出而下對求庇斯時也宜力四方左右有
民而後知邦之榮懷固尚一人之慶矣所謂德日新萬邦惟懷其
此之謂乎賢才情殷用世其進德修業時不絕于風塵之
之遂然當德既成矣則其君儻而聽之者即其民仰而承之
時義天地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後知衮職有闕惟在
一人之補矣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此之謂乎輔世長民莫如
德勗德

賦得藏路待時 得成字六韻

雅時逢時羞同列爭藏米多盤節待處頗昇平砥礪占
攸往深沉卜大成詩運歌尚綢僝擬連城世具詳求意心懷
鄭重情

大君勤採納青黃實在衙名

受境閒展而用筆不滯誦後見其膚
沈而匹簡練描摹生手提挽移接老
筆老

真二十一

夫子言之

能自明都急索解人不得方思一善論者以為之辨頎此中之
委曲不足為外人道即道而自他亦烏足以得吾心哉今幸冰
夫子之教無一無所詔見牛羊之說君子之成
也君子之事豈足得吾心哉然言自夫子固不得謂夫君子之成
事也夫子即加所詔以小易大之說百姓之說
說豈足得吾心哉夫子習之固不得謂百姓之偏論也蓋夫子
之言非外錄我者也愛財之于方之而無從以外錄
之而自寬而夫子言之固非寬吾之論也夫子之言我之固
有者也頎斗何擇之于方之而不得何敢以固有之言以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賢者言君民一體可微之不可廢也蓋民之貧富繫在於君
君之貧富本於民非其事其理之必然者然君獨足其孰肯於哉嘗讀
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萬世可愛非君
而可畏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方非衆罔與守邦邦之不興
而可畏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方非衆罔與守邦邦之不興
守而謂當之徒與哉歛哉慎乃有位公以二猶不足特未行徹
耳耳行徹洋洋百姓足而百姓不足欲
一說者求君求之足而不求君難事今夫國家有財用天地生之百姓食之
未始愛不足也蓋嘗退思文武成康之世凡井田之制什一之制
散見於諸書而今人可想見其經國謀野之盛若未嘗不穆然
高望而遠志也此兵百姓足乎民與君相情相體年則厚生利
用歛乎民急公向上之心于詩可見矣而我公曰遑及我私
不也共享豐年之慶君與民為感應悉皆于書而與祁寒暑雨
君上懷保惠之意于書可見矣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無不
平章安變通之權且夫佈
如京以保我黎民云爾哉蓋百姓足君亦與之俱足驗諸君足以
知而仍次之百姓以驗準今日者舉用輔助有備而矣而徹并
田誰勤民之疲敝而君方慕歛橫征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未嘗備

賦得氣如白虹得天字六韻

美玉含輝久如虹上燭天在山雲欲飲映水色澄鮮氣衆應
千斗光騰欲飲泉恰回疑匹練品概重華遥三尺形原如千
尋悠自如

聖朝崇辨瑞採取認藍田

豁胸弘業而不敢登前居先到登即
心一片空機乃以登於久等而寒
酒勞都若之吹其痛左肘

則眼其七矣。向徽節用使愛民之心。輸兩國積憂其無給。兒其數
而不知有七人主侈靡之習。以不時收使民而埤十百之所
出者有矣。而卞載乘之以爲而無其國則歲于此興之于後無
異也。乾沒無名財于是沒焉散矣。木君當侵漁之歲有以事之
乘而君嚴足矣。吾滿幸矣。

賦得春風吹又生 得生字八韻

遥日春新線。王孫素擅名。載書從火盡。載雪借春生。偏過鍾
鼎慮。墻同造物成。吹噓消息遠。鼓盪化工呈。節用冬徵小。天時
自徵盈。早知芳意滿。但看草精明。纖閒侵吉道。翠色接荒
城。記書曾有帶。共喜覺風清。

予字句文理尚未能孰晏乳淨遽欲就名士大
觀化未能步而望絶塵之奮也必至爾宜
貽笑耳幸勿示人爲祝何如耳又氣弱目下
切要工夫勿使蔡高遠知論虛潤之成之嘻
也勉之哉之

詩云萬飛戾天

先引詩之咏萬者若于其飛有取焉夫萬誠飛矣胡爲而戾天也
詩豈第咏萬乎中庸若謂凡物之本乎天者莫不有翱翔之樂
當其境不知也即當其境仍不知也古人托物起興往往仰觀
有得而寓其摩淵鼓舞之鼓致令人載咏而焉而不能忘則試
爲知道者讀旱麓之詩物之數有萬焉數之而不能終也孜詩人
卽獨于百揆之內而有念于萬賦物之體不一仕舉焉而皆可咏
也乃詩人卽獨于一鳶之飛而有念于戾天者於是
有關于詩所云矣天之境至虛也而有萬以卽運旋其間卽虛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化有合乎人言者。其感應也神矣。夫立道綏動。咸之自聖者也。而所謂廣大之功

民之立行來和斯應之。子貢能不即斷斷以証夫子哉。今夫上

下感應之神。無以切指之則不明。而無以歷驗之則更難信。蓋過

念於夫子之得邦家。吾因念夫人之所謂夫。際重熙累洽之朝。井

得所藉手。則施至如應之如有合。人物熙然。即行權得位時。吾有

國。智術以馭民。而揚氛猜疑。又震驚而威隆之。則撫今追昔。欲

治。慨想宏猷。永竟蕩然無存。輒令人歎歎憑弔。

相及也。然而夫子有不異於古所云者。

十歲以下上所養。十一以上上所強。即養生送死。且務使各盡其

情。而民尚有貧窮之憂耶。斯立夫道。以若民性也。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即幼學幼儀。不使少跲其分。而民猶存梗頑之習

乎。斯行矣。然立而不能來也。可奈何已溺已飢。深其

匹婦輸其悃誠。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綏以善其立者。

而不能和也。可奈何有動之。

知。迷聽者風聲。忘帝力於何有。蓋善以動。動惟厥時。動以全其道

者。深也。而吾有以窺其微也。体國經野之模。有一不可名之政。

即有一未能慊之心。夫子何化之神也。篤恭揖光之體。而發

為立道動經。固在在予人以易。易即此易。易稽其機。流風餘

韻。不啻暴世知聞。而吾又有以決其機也。易俗移風之事。有

一拘於迹之心。即有一未能行之政。夫子何化之速也。富與

日新之德。而微於立行。來和又一一示人以相孚。則此相孚者。

而無厚澤深恩。不數合符。追觀於莫不尊親。而覺我夫

子莫與京已。

賦得白雲抱幽石得雲字八韻

笑凡山峯峻霏微漲白雲翠屏遥似合幽石渺難分骨立多

蒼蘚環周擢衆文無心還佛帶有徑繞紛起驗封中色持

懷嶺上孤高空點黛石落絶纖氛未愜從龍願先覘捧日

紋巖氣誠善抱不敢對斜曛

文格整齊綽約神力久遒以擬脫轉

宕未免題紗也

雖覆一簣

一簣之微有不可輕其覆者焉夫覆莫少於一簣然不覆一簣者也雖一簣豈可輕耶焉為山及於垂成而敗者非一簣夫將成之時一簣誠不可少而初基之日一簣詎足自多而要之未可忽也譬如平地不欲為山則已耶欲為山則必鑒前轍未成者而凜夫一簣也故彼之可以一簣而終者此方以一簣始此圖始謀新若相需甚迫而有感於終成者之不外乎覆也故人之一簣儻待於覆者而此覆之正始一簣而沾體塗足所願之急想其未覆之先視之依然平地也以平地而忽有一簣則一簣未盡之善而平地已無如此覆者何也及其既覆之後視平地忽有一簣也以一簣而在於平地則覆雖不止於一簣而人又無如此一簣何也於是有阻之者始以中夢想之境作為人活幾番相助之情終為人活幾番相助之恩也是欲恩之而無可恩也且有助之者遲遲而覆則且皇然辭曰子何能為助也是雖欲助之而將不勝助也然則覆之者以一簣自喜乎而正喜也然而覆之者又以一簣自疑乎而無疑也蓋曰一簣則覆之功不將從此始耶抑未忘高大之形而高大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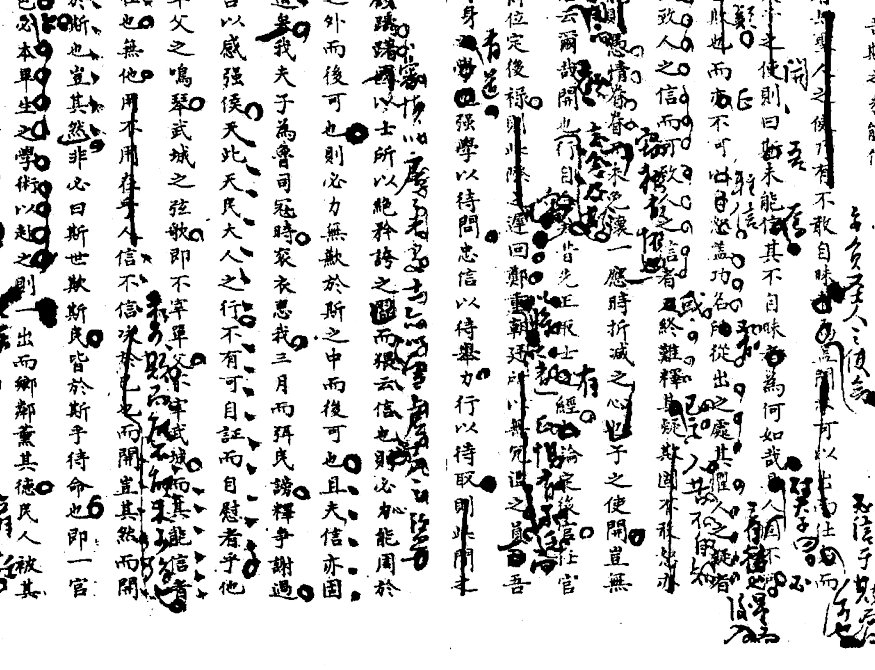
天下有功必視一簣如為山之難也則一簣雖覆而人即以一簣定其程惟其定乎覆之力視為山皆由於一簣也則雖覆一簣而人豈以一簣策其無他由吾止不由於吾止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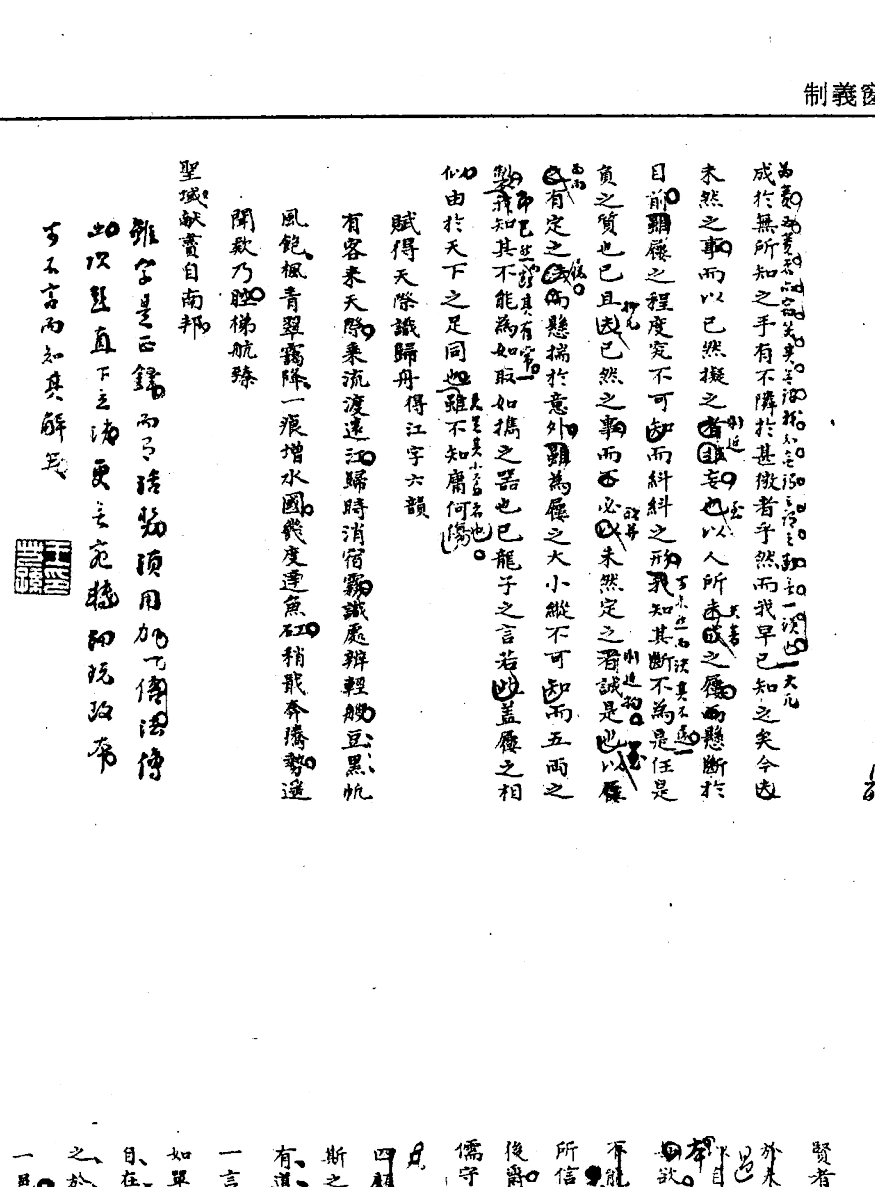
我知其不為簣也

有無害於不知者而古賢之言可述焉夫簣之與僵之相去遠矣知足者將終棄於此乎然則龍子其不為也蓋子述之若曰有不為而後可有為者則皆然豈必待及之而後知乎夫工之治物也即未嘗因物以適其用而斷不能使物他物以

參於其中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不知足而為僵其欲為僵抑不欲為僵乎欲為僵而類乎僵欲類乎僵其欲為僵而不類乎僵欲類乎僵而不為僵之為物也甚輕而不為僵之為物也甚重故詩則歌赤誰知之簣之為物也甚輕而不為僵之為物也甚重故詩則歌赤人有不流於甚輕者乎簣之為用也甚微而不為僵之為用也甚簣故衛衛足也在所必須覆霸也亦所難辭若以所甚簣之物而

吾斯之未能信





花懃吾於窗寢良辰佳景非必曰天地氏物皆於斯乎感通也即一技一能心有畫深之意量以將之則齋居而靖共立其志謹凜天其懷蓋其積漸使然倘一事未洽於疑似而慷慨以忽其[illegible]

[illegible]徵於當境茫滋甚耳使吾胸信也即肅然[illegible]而深[illegible]

[illegible]或[illegible]之[illegible]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惟勉未能信也即[illegible]

為而[illegible]必譏之曰人言處士純盜虛聲吾斯之未能信[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虛幾不負所使也乎

賦得淡雲微雨養花天得花字八韻

潞潞雲離岫微微雨着花天心多長養物趣信風華薄露芳菲盛輕陰色澤加烟迷三月景樹繞萬人家潤易蒸林外香還醞水渥十分春意足四面綠峭寒賒多照晴難久東風信未差生機從此發到處煥奇葩

君子有九思

論君子當戒之事而思有以盡之蓋君子之學所以成其身而可為君子舉其目此夫又各有思而君子之思不可以不有而可為君子舉其目此夫又各有思而君子之思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弱心則心自如○君子失己○反己以應事則事敗也須慮總歸於一致乎
試觀敬有九思求當或都出馳驟德有九也斷難致議參張則
九思之用固缺一不可者也夫然謂君子之九思或出於隨時亦
非也知之事心知思之與事遇如其分則思之用周乎與事遇
乎其則則思之用轉成也見變動之可以不屈乎試觀經有九也
治天下而有餘暗有九也統萬物而無不足則九思之有又加一
不必者吾得而徵其實矣

賦得參天晨氣潤得晨字八韻

早景田家樂花花參隴勻露華侵夜氣欲曉映黃昏雨
雲濕千疇綠野新青葱添曉色細潤洽芳辰合顯延朝慶雙
歧餉宿塵和風資鼓盪天意愛溫醇衆繪逢年日歡傚食力
人來牟貽我穉繁穰頌

皇仁

此君子之有三戒有三畏之君如敬法言
學者有字此法多並為此地自然為此
地又而思九儒皆是身心發動處一事
字不是賸語又字自上多次練不練則不
老不練則不活惟老於此地活此物者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簡本於敬其臨民有可信者焉夫敬非為簡而設也而簡必繇敬而行之則所以臨民之具不亦可深信也乎當思為政者治民之出與制事之精總不外乎心而已蓋心有休明自足定萬變之宰而四體有所著更建徵之一以貫之分心驗之精神未有不令人諱躲而滿志者也予以伸予以伸予以伸

深省而前戒焉惟於所敬者而潭而指之則發遇見遠之時遂不
啻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萬姓蒙一人之福而深宮之訪惡天下如
目覩之所其無遺有志者為之惕然而志滿千秋著爽德之休而
朝野之寧靜異世猶將賴之政貴有恒望古者為之流連而慨慕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傳南面而無忝者其在詩曰無敖
戲豫無敢馳驅君能之謂也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行簡之
謂也戒不如是以臨民則其民愁不為所治矣雍更質之夫子

○夫子為不學

賢者明聖學之有在反言之以示時人焉夫以學言夫子似有難
言者不知夫子固無所不用其學也又奚以為學疑乎且天下何
事非學特患人不用其學斯所學不繼此誠耳夫立百代之儒
宗樹千秋之範式斷無不學而成名者固不必謂其不待學亦烏
能定其所學此中事要非外人所能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是文武之道周地而在即隨地皆學矣子謂夫子烏學夫子
固不可以學言也尤不可以不學言也夫子天縱多能凡天地民
物之故原無俟探索引伸而名理可悠然而頓悟夫子融和炳
古凡典故文章之迹實有待耳識目徵而默事乃確然而不鑿是
夫子不能不學也亦無在不可以為學也夫以誦讀尋求之事而
止於夫子每說文以載道學而本於學心之為之而
要之不必疑也理不能窮而即推大會乃善用其聰明亦
必驚也事亦不能無藉而成維至仁乃克全其志量終則夫子
烏得而不學哉學為君盡君道學為臣盡臣道一切經綸之締造
賢者撮要而記者皆文武所創制而永垂者也夫子能不起而仕
學其鉅不遺其細學其精不遺其粗一切節目之周詳不賢者
窺測而得者亦文武之精神所分見者也夫子宰木郰而車之具
徇齊敦敏之資述而不作識以刊聖之經營貽謀未逮則觀光揚
烈自足慰儒生寥遇之心生洋水龍旂之國信而有徵憧是朝廷
之官禮簡冊常新故一獻一文皆足為學士冠章之助然則人和
即道在道在即學在夫子之學固非淺見寡識者所能推測於萬
一然目吾思之夫子固非無待於學而亦無能定其所學也書曰
德無常師其即夫子學之謂乎

眉批 簡而文作自夫子不可以學言以下七行筆筆神活滿生氣速即可見之要用勢一氣貫注有百數十古自然流溢之氣豈非苦心經營

小不易得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欲求聖志奇明夫志之所在此夫老安友信少懷子之志也由問而夫子吾之不亦聞所未聞乎此賢人之志在聖人而聖人之志在天下獨天下無一處聖人所藉志聖之人以共証聖人未嘗取天下獨此聖人之志可共明蓋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聖人未能一日忘天下也久矣無伐無施由聞四之志此願不知有念於子之即此為風昔親炙之餘原不易見然不易見者衆心而勇見者衆志也故一為質對困無俟默証而旁參受業同堂之際幸或子又可共窺然可共窺矣

何而雖窺常未集忠也故一為尋求正待夫明陳而切徵之子之志為由素昔所未嘗聞今日之所樂聞者也而抑知聖人之志固在天下也天下不有老者乎意念則已馥矣箭力則就衰矣使不予即安鮮不漠求路之艱也有以安之雖未登仁壽之域亦共有怙遷之神則允長於吾者事必使之安無等者何憾於吾耶抑天下不有朋友乎同聲則相應知同氣則相求知使不結之以信鮮不有陰雨之悲耶有以信之雖不效豪俠之為要勿存疑貳之心則凡同於吾者吾必使之信而靡他朋友且天下不有少者乎何居難目遽知怙恃所必依知使不可欺以懷又何有誠求之中也雖有以懷之即未覩啼笑之情要必存生成之意則凡少於吾者吾必結之懷而莫釋少必又感於吾酬酢紛紜之地懷至中節而限而托為天下之老者何限舍安即無以事之天下之朋友何限舍信即無以交之天下之少者何限舍懷即無以育之懷至四海勿忘之所即聖人之志與通與不及所可同日而語品倫之間即懷至厲者即釋而處為老者欲安因而安之老者無貴髮之嗟朋友欲信因而信之朋友有孟嘗之處少者欲懷因而懷之少者動天良之義即予勿忘通人之軌即為儕往之所在則聖人之志與切務遠所可等量而觀予之志此不惟顧閭之子路慨然沒知即無伐無施之亦應然遠知予之志何其大也

賦得藏器待時得成字八韻

大器深沉養良時遇合榮偶因藏不用原有待而蓄萬志蓋輕遲遠期悠晚成璞球波一折雖價連城以知難遇為及早望靈曜目藏質與更徒爭此日勤求他年享盛名

聖朝無棄物應拜頌昇平

方裕謹閱云有閒逸老健之面令人覽之喜真要眸湯源兄精深處實先得我心進一格看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李西

而喻者矣夫無德而能心廣若是乎非心廣而能體胖若是乎心廣體胖此其故問之人而人不知即問之已而已亦不解然則君子之誠意可從而決矣欺為幽獨所難防一念之不慊即有以入之君子慎當夫欺之際以誠其意而悠然望然有不當臨在在則閒在旁者若淺無敢戲褻無敢肆其顯焉耳懍然為閒往所乘一念之不當則有以入之而舍則亡者故良以誠其意而浴德澡身之際有不平則檢而舍則亡者故良以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有不覺其孳孳者也夫心以小而愈大體以欽而愈舒苟非誠意之君子又安能明其所謂也

賦得空中樓閣得通字八韻

浩蕩天機逈何由擬議工襟懷成別調樓閣現長空境向精微闢心緣樹立雄清姿遊玉宇妙相問珠宮聖域雙闕內光風霽月中瞻之欣易就高矣渺難通結構非無異根基定許同悠然千載意獨往獨徵躬

詔定未旬是主腦上三旬不容移一鋪御
注如作未旬故知上三旬原不拘定脫此前
半格若大意二旬直落三旬或者作題遠
往此未旬仍半字蓋採眉方製久主紀

辛酉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無廢事而事之外非所計也夫食亦所以酬事也然心勿忘之而已非其事矣而已不敬矣事君可不知所警哉且夫人祇一心未有歧而用之而能歸於一途者也況出而圖吾君和天有位於朝心有所滿於分外即心有所歉於分中豈言念純臣第覺若雪冷(此句當作兩句讀)澹然一寓恩之心相與終始而已今夫覩入臣者亦觀其所以事君者為何如耳策名委質以來何在不可以自見然君而曰事要必勿憤厥官而庶可免覆餗之懼也大廷隱微之地何時不可以鉛心然事而曰君苟不慎爾在位又安得致大庶之奉也蓋事君者固自有其事也是非敬焉不可敬則視其事為當然(如有之字)當然者目不容漠然敬則視其事為必然(如有之字)然者不視為或然且敬則懇摯其心思專一其志慮雖(此字可刪)可間其事(此字可刪)亂其事者不來如之何也況其應得之食更何必計也蓋事最難於遵如其分而又非一二端所能盡也事君者能敬以將之以(此字可刪)勉者定其志而即以憤勉者淡其天靖共之際倩愈摯而利更難嘗即至竭力以効馳驅并不敢有留餘之念人所視為俸分稱職而不愧致敷餐者皆彼所皇然而不敢即安者也而他何計焉事莫難於不出其位而又非旦夕間所能防也事君者能敬以預之以謹凜都鄙其氣而即以謹凜都鄙其神忠愛之忱義愈精而志更難奪即至致身以貽誠懃無或忘夫盡瘁之思人所思為效按呈能而無慚退食者皆彼所惕然而不敢或寬者也而他何知焉使其以食為可後而事始敬也則一念以為事一念以為食而圖之心漸流於怠要(即腰字)非淪海靜之原惟其以事為宜敬而食若志願則事固為食之基食本為事之應而退食之暇不即於私可嫌其委蛇垂紳之度覩其事而後其食為臣若此事亦嘆事君者之自有真也

賦得河海不擇細流得流字八韻

意量徵河海還知衆水彙濁清原不擇巨細亦兼收浩蕩誠無匹包涵孰與儔不(疑歸字之誤)辭大(疑誰字之誤)壑(疑流入字之誤)還長(疑納字之誤)岸(疑波濤湧字之誤)因曲折(疑注字之誤)望洋空有嘆向若(疑生愁字之誤)森森(疑注字之誤)御時恩滔滔(疑遞字之誤)度休

(疑文度之誤)

聖君恩澤遍入告盡嘉猷

又情真勢逼篇法渾成

王謙

古本大學釋論目錄

序……一
提綱……五
卷一……一一
卷二……三一
卷三……四九
卷四……六五
卷五……九四

四書述目錄

論語卷一……一〇五
論語卷二……一二一
論語卷三……一三八
論語卷四……一五八
論語卷五……一七八
論語卷六……一九二
論語卷七……二一〇
論語卷八……二三六
論語卷九……二五六
論語卷十……二六八
孟子卷一……二七七
孟子卷二……三〇一
孟子卷三……三二八
孟子卷四……三四七
孟子卷五……三七五
孟子卷六……三九二
孟子卷七……四一九
大學……四五三
中庸……四六五

制義窗稿目錄

制義窗稿……四九七